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民國五年第五集

The Grand Magazine.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姚鵷雛主任

春聲

第四集出版

主任　雲間姚鵷雛先生

撰述員　葉小鳳柳亞子龐檗子王蓴農葉中泠陳倦鶴趙苕狂胡寄塵　諸君暨近時著名小說家　林畏廬包天笑天虛我生周瘦鵑貢少芹　諸君等各有撰著美具難并得未曾有

宗旨　針砭社會語有關係深淺得中雅俗共賞

內容　（畫圖）　名書古畫孤本眞蹟選作插圖活色生香令人神往　（名篇）　葉小鳳周瘦鵑之短篇情文兼茂龐檗子王蓴農之筆餉唾咳皆馨其餘名篇不可殫述（門類）　共分短篇長篇劇本傳奇筆記叢譚詩詞選題序餘錄等十餘門

品式　印刷精良裝訂小本攜帶最便

價值　月出一集都十五萬言約三百面左右定價五角預定全年五元半年二元七角郵費每册五分

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清道人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574B
上海图书馆藏书

本雜誌特別啟事

本雜誌爲優待愛讀本雜誌諸君起見特製雅式布盒裝璜精美每盒可裝四冊凡預定本雜誌全年者憑定單奉贈一只其已購第五集者再定三集亦贈一只以表歡迎之意

上海 文明書局小說大觀雜誌社 謹啓

小說大觀第五集目錄

插圖

(上海)靈芸英花駢坐鈔書小影(彩色珂羅版)
(上海)潘第之西裝
(上海)愛琴 韻樓
(上海)竹卿與六小姐
(上海)張素雲 高第
(上海)春鏡樓之男裝
(上海)花影仙之化身
(北京)政治界之兩名姝
(一)陳七奶奶案中之楊二姑娘
(二)宋教仁案中之蘇佩秋
(北京)花元春之妖裝
梅蘭芳之時妝仕女
林顰卿之時妝仕女
(北京)武豔親王劉喜奎
(北京)名妓梁玉樓
(北京)霞雲閣(重慶)陳玉清
(天津)玉喜順(廈門)林寶珠
東方之花百助女史
巴拿馬賽會石像裸體美人四圖

短篇

言情小說 影梅憶語 天笑
哀情小說 菱塘淚影 觀弈

長篇

悲慘小說 我之罪 倚虹

愛國小說 鴿 天虛我生 甦漢

家庭小說 猴 瘦鵑

言情小說 西樓畫影錄 小蝶

宗教小說 信徒家乘 無愁

外交小說 晉井軼譚 天笑 聽鸝

偵探小說 斷指手印 倚虹 碧梧

社會小說 盜 山淵

偵探小說 ×與○ 半儂 小青

社會小說 童史 佑民

政治小說 波蘭之黨人 慟塵

商業小說 牛乳大王 半禪

立志小說 治遇 無愁

筆記

清夢盦筆記 肝若

蠹餘錄 馬汝賢

院本

儀鸞殿 小鳳

402565

社會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是書爲小說家貢君少芹所著描摹近數年來社會形狀禹鼎所不能象溫犀所不及照者一經點綴無不惟妙惟肖全書摹定一人爲主千奇百怪串成一線不同游騎無歸昔南海吳趼人先生所著目覩二十年之怪現狀爲社會小說之上乘方之貢君此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三册

價洋八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靈芸英花駢坐鈔書小影

1563799

包天笑主任

小說大觀

第一集至第四集

內容披露

插畫

（上海）靈芸 英花合影（彩色珂瓏版）（一）撫琴

（二）跽地吻手姿勢 （三）讀書作字

（上海）陳綠雲小影

（上海）豔娘小影

（上海）紉秋館 寶琴小影

（上海）綠豔 琴言 玲霞樓小影

（上海）田金花 林絳仙

（上海）憶寶寶小影

（上海）蓮芳 張瀛仙

（上海）薛靈芸（仿僞伶坐欄姿勢）

（上海）素娟 蔡瑞寶

（上海）含豔與妹妹 王熙鳳

（上海）林月紅之姊妹花

（天津）小小蘭英

（天津）新新茶花

（天津）小阿鳳之一 小阿鳳之二

（天津）女伶小花牛兒

（北京）霏雲閣 薛祥雲 張翠鈴小影

（北京）素素

（北京）陳蘭香 素雲

（奉天）玉紅 汪巧蘭 （保定）鳳宵小影

奉天行宮珍藏古畫一

奉天行宮珍藏古畫二

（開封）溫雪香 王銀喜

（太原）楊月英 劉鳳英小影

（太原）筱蘭芬 幽舫戲裝小影

劇本

「庚子紀念」燕支井　天笑

「喜劇」一戌纙　半儂

「社會劇」驗心　瘦鵑

筆記

蛻盧叢綴　佩秋

宦海軼聞記　肝若

都門雜錄　章鑑

無愁龕隨筆　無愁

迦龕筆記　迦龕

漁樵閒話　吳穎函

清乘摭言　幾庵

清夢盦筆記　肝若

日記

荒島之探金日記　毅漢

兩宮回鑾記　無僁子

自殺日記　瘦鵑　紫鴛

海上一寓公之日記　海上寓公

外傳

孝欽后外傳　士諤

宮詞

光緒宮詞　幾庵

（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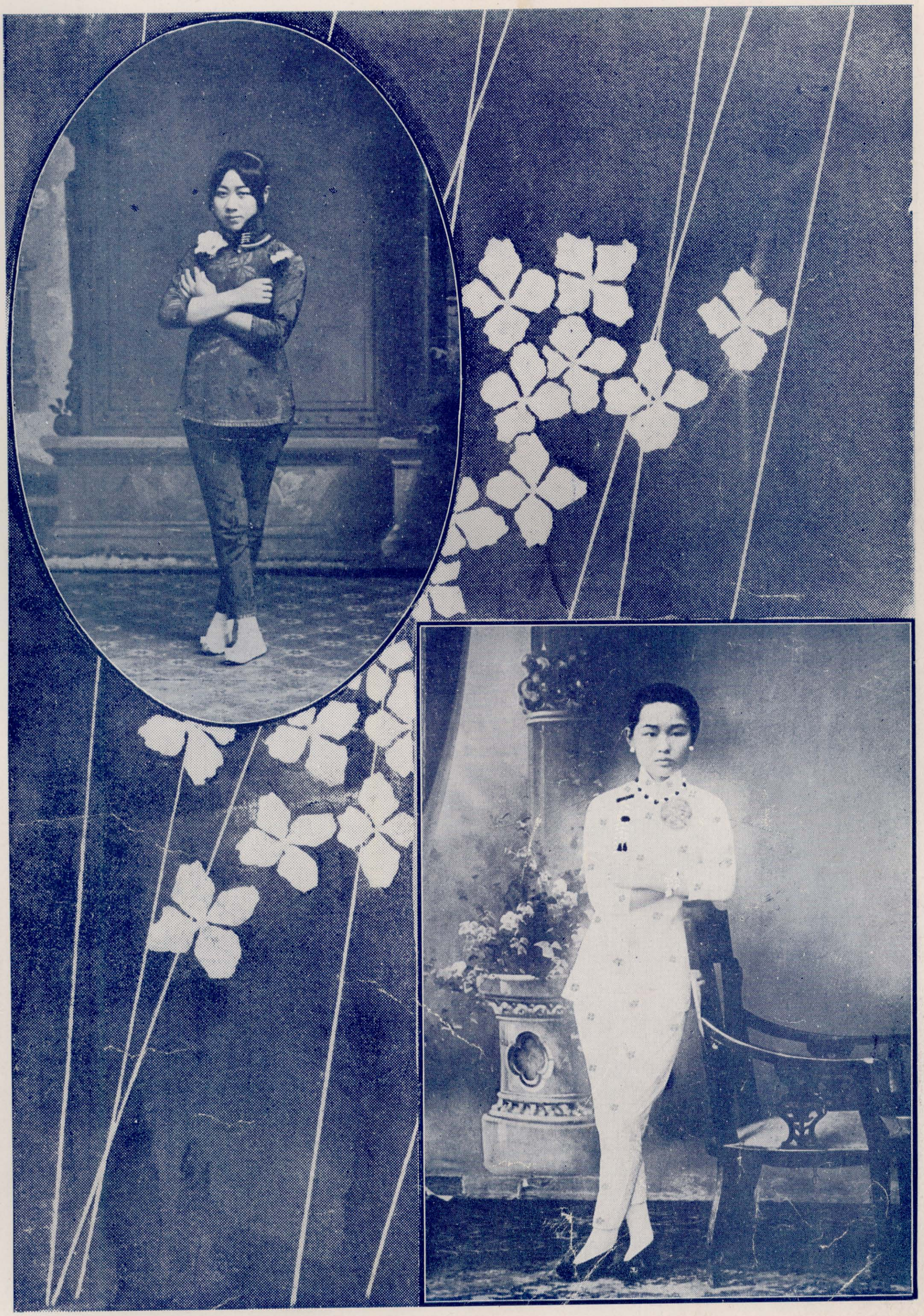
季出一冊約三百頁左右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元六角郵費每冊七分半

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潘第之西裝



上海　愛琴　韻樓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袁世凱全傳軼事

全書二冊

項城全傳爲得爲失大書特書不事攻訐不存忌諱此爲袁氏一生之信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氏侍從之人敍述明確新奇可喜此見梟雄行爲之絕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幅非外間所經見者可比

價洋六角

本書之說明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上海文明書局代售

[社會小說] 鏡中人語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愛國小說] 快活之旅行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官場小說] 帽影釵光錄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小說] 名花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慘情小說] 悽風苦雨記 全書二冊 價洋七角

[偵探小說] 猿幻奇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偵探小說] 奇童偵探案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偵探小說] 玉環外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哀情小說] 情戰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怪異小說] 妖像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竹卿與六小姐

上海 張素雲 高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卽中國之戲法敝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家之新箸虛虛實實奇奇怪怪**借聲光化電爲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而同工**譯筆旣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婦豎得此可以了解**研究科學借徑游戲**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東西魔術

●二百餘種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天4)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戲術

戲法大觀

此爲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衆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爲東西人士所歡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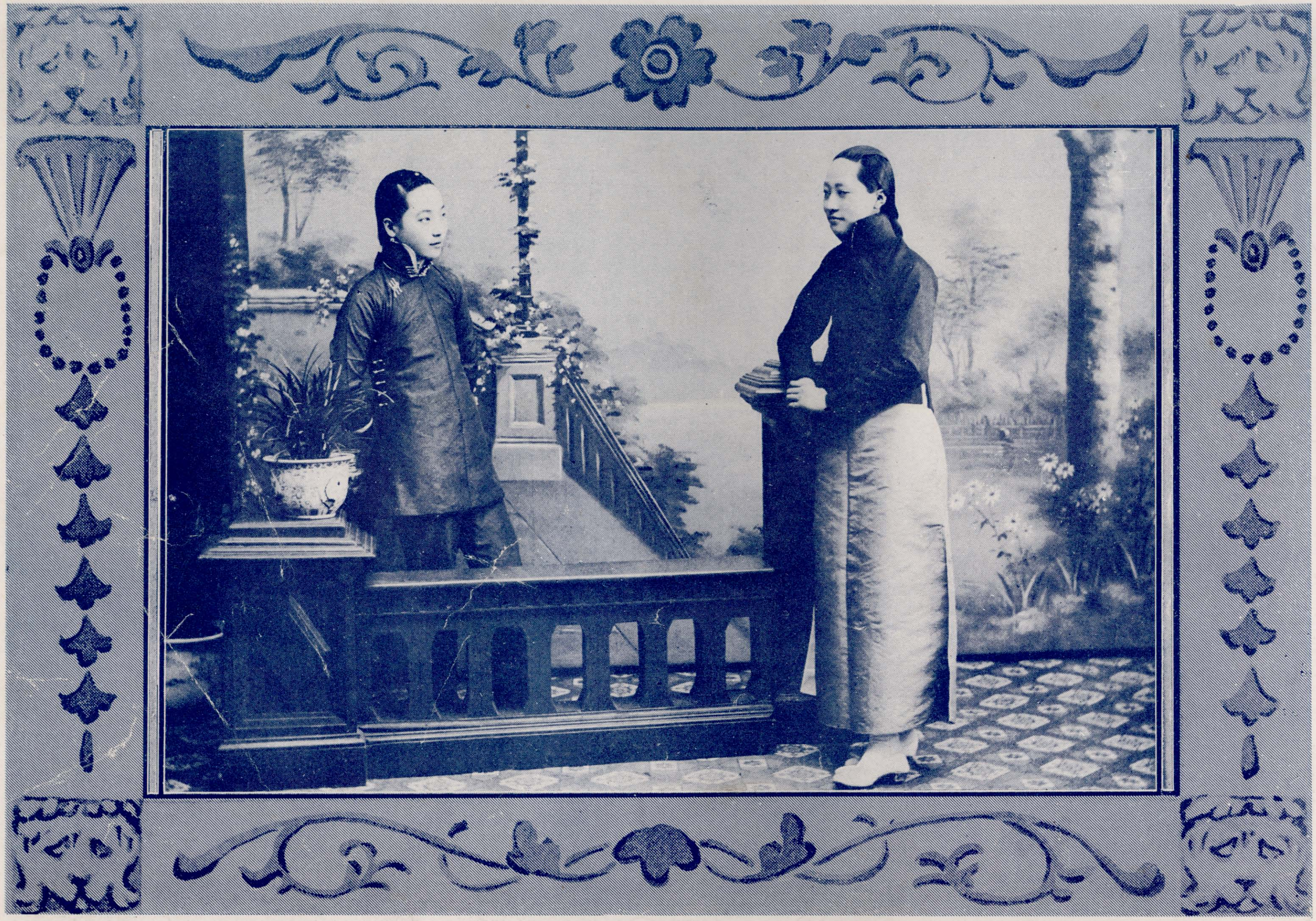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旣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全書四册　價洋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　春鏡樓之男裝



上海花影仙之化身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小本小說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哀情小說 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復仇小說 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社會小說 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社會小說 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紀事小說 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探小說 盜花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小說 美人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滑稽諷刺小說 紅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小說 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小說 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精印小本！帶攜便利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新小說

文明書局

本局所出小說先後凡六十餘種靡不事實新奇興趣濃厚文字不深不淺尤爲雅俗共賞下列各書皆最近新著現已出版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 ▲哀情小說 春水沉寃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
- ▼商務小說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理想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
- ▼哀情小說 靈鶼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豔情偵探小說 情諜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奇情小說 孤雛劫 全一冊 價洋二角
- ▲言情小說 藕絲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軍事小說 刺薔薇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偵探小說 黃金舌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 ▼哀情小說 碧血巾 全二冊 價洋五角五分
- ▲哀情小說 千古恨 全一冊 價洋二角
- ▼慘情小說 淒風苦雨記 全二冊 價洋七角
- ▲怪異小說 妖像記 全一冊 價洋六角
- ▼偵探小說 玉環外史 全一冊 價洋三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內子48)

北京 政治界之兩名姝

陳七奶奶案中之楊二姑娘

宋教仁案中之蘇佩秋

北京花元春之妖裝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林琴南

初著

大名著小說家

黑奴籲天錄

全書二册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林譯小說夥矣而黑奴籲天錄爲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徧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迻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爲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雖拚美具兩書有之矣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蹶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遂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迻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爲綱以其妻格西利爲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殺戮之再熾一一眞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爲盡致此爲琴南先生初著與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瀰滿結搆謹嚴前茅究勝後勁愛讀林譯者當不河漢斯言

（丙子三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中華書局出版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洋裝十二冊

定價四元

凡閱英國大小說家柯南道爾氏所著福爾摩斯偵探案者無不知爲偵探小說中之巨擘爭欲一讀其書爲快但坊間雖有譯本率皆東鱗西爪未具全豹讀者往往有嘗鼎一臠之憾茲特廣爲搜羅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爲我國所未譯即日本亦未譯有全璧也各案情節離奇曲折變幻莫測當其黑幕未開如墮五里霧中一經揭破莫不拍案叫絕洵足開發人之智慧增長人之閱歷且其書中所談偵探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倘警界人士能於公餘之暇手此一編揣摩既久心得自富一旦遇有奇案必能獨抒卓見洞見癥結是此書可作爲偵探界之範本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消遣已也全書分訂十二冊共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此後如更有福爾摩斯偵探案出現本局當繼續譯出作爲續集茲將全集細目詳列於下愛讀偵探書者尙祈速購爲幸

全集目次

血書　窟中人面　隔簾髯影
佛國寶　借書受紿　室內槍聲
情影　孤舟浩劫　剖腹藏珠
紅髮會　窟中祕寶　赤心護主
怪新郎　午夜槍聲　雪窖沉冤
弑父案　傴背跛人　荒村輪影
五橘核　客邸病夫　情天決死
丐者許彭　希臘舌人　掌中倩影
藍寶石　海軍密約　獒祟
彩色帶　懸崖撒手　魔足
機師之指　墟市重蘇　紅圜會
怪新娘　火中祕計　病詭
翡翠冠　壁上奇書　羅圜案
金絲髮　碧巷雙車　菲薇
失馬得馬　蹤原蹤迹

梅蘭芳之時裝仕女

林顰卿之時裝仕女

新編泰西學案

（全書一冊）（價洋九角）

泰西文明肇自希臘彼邦蘇格拉第拍臘圖諸賢繼往開來學統皆有師承嗣後英有邊心倍根霍布士陸克法有笛克而孟德斯鳩盧梭德有康德伯倫知理或以哲理著或以政治務或張民權或講生計類皆能以學自鳴如吾國秦諸子焉唯是旨專辭奧淺學難喻況各書浩瀚傳繹頗難侯官嚴幾道新會梁卓如兩先生獨能雜取諸家學識迻譯精華時加評述俾世之不克遥窺歐哲原著者藉斯少知泰西學術源流派別嘉惠士林誠為不淺茲特輯錄成篇以學分派名曰泰西學案學者手此一編苟能玩索有得則嘗一滴水可知大海全味也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學生用書

學詩初步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作文初步

此爲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49)

北京　武豔親王劉喜奎

北京 名妓梁玉樓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稗史叢書之一

古今宮闈秘記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本書之類目

帝王類　皇儲類（公主諸王附）
后妃類上　外戚類　閹寺類
后妃類下　宮人類　雜誌類

全書洋裝六册價洋二元

稗史叢書之二

古今閨媛逸事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援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本書之類目

賢懿類　情愛類　神怪類
俠烈類　幽恨類　雜誌類
才藝類　淫惡類

全書洋裝六册價洋二元

本局稗史叢書共出七種此其首二種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天7)

長智識資消遣之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一輯二十種

全書八十册　價洋八元

小說始自虞初
唐宋明清所著
尤多事實之博
贍詞采之醲郁
廣見聞引興味
讀之如獲一良

諧鐸	清沈起鳳著
觚賸	清鈕琇著
子不語	清袁枚著
螢窗異草	清浩歌子著
閱微草堂	清紀曉嵐著
耳食錄	清樂鈞著
增廣智囊補	清馮夢龍編
夜譚隨錄	清閒齋氏著
夜雨秋燈錄	清宣瘦梅著
秋雨盦隨筆	清梁紹壬著
三異筆談	清許仲元著
埋憂集	清朱梅叔著
墨餘錄	清毛祥麟著
里乘	清許叔平著
庸閒齋筆記	清陳其元著
金壺七墨	清黃鈞宰著
庸盦筆記	清薛福成著
壺天錄	清百一居士著
淞濱瑣話	清王韜著
嘯亭雜錄	清禮親王著

師交一益友大足為研學臨文之助本局搜輯有年已得著名小說二百餘種大半係孤本原刻本以八十冊為一輯陸續出版餉遺社會廉價出售版式一律旅行舟車攜帶最便

第二輯　二十種　全書八十冊　價洋八元

- 棗林雜俎　明談孺木著
- 湧幢小品　明朱國禎著
- 舌華錄　明曹藎之著
-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 虞初續志　清鄭醒愚著
- 南漘楛語　清蔣超伯著
- 堅瓠集　清褚學稼著
-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
- 漫遊紀畧　清王勝時著
- 蟲鳴漫錄　清采蘅子纂
- 淞南夢影錄　清黃夢畹著
- 聞見異辭　清許秋垞撰
- 此中人語　清程趾祥著
- 鷗陂漁話　清葉調生著
- 吹網錄　清葉調生著
- 浪跡叢談　清梁章鉅撰
- 清嘉錄　清顧鐵卿撰
- 春在堂隨筆　清俞曲園著
- 千百年眼　清張和仲纂
- 香祖筆記　清王漁洋纂

第三輯　三十種　全書八十冊價洋八元

- 夷堅志　宋洪邁著
-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 蜀碧　清彭遵泗編
- 廣陽雜記　清劉莊著
- 西清筆記　清沈初著
- 淥水亭雜識　清納蘭性德著
- 茶餘客話　清阮吾山著
- 津門雜記　清張燾輯
- 初月樓聞見錄　清吳德旋著
- 歸田瑣記　清梁章鉅撰
- 履園叢話　清錢泳輯
- 貓苑　清黃漢輯
- 谿上遺聞集錄　清尹元煒輯
- 島居隨錄　清盧若鵬著
- 暝庵雜識　清朱克敬著
- 雨窗消意錄　清牛應之編
- 池北偶談　清王士禎著
- 榆巢雜識　清蓬樓居士著
- 雲間據目抄　清范濂著
- 鸝砭軒質言　清范濂著
- 甕牖餘談　清王紫詮撰
- 冷廬雜識　清陸敬安著
- 聽雨軒筆記　清清涼道人編
- 蘿庵遊賞小志　清李慈銘著
- 夜航船　清破額山人編
- 耳郵　清羊朱翁編
- 瀛壖雜志　清王韜著
- 薈蕞編　清曲園居士纂
- 影談　清管世灝著
- 鋤經書舍零墨　清黃協塤著

發行所　上海　文明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清史紀事本末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言都爲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爲首尾二百七十餘年之紀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此編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太平天國軼聞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區宇之大半爲有清歷史上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擄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北京 霞雲閣　重慶 陳玉清

天津 玉喜順　　廈門 林寶珠

本雜誌季刊一册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查照上列簡章塡寫定單並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小說大觀定單

姓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小說大觀　册

自　年第　集起至　年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卽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丙小四）

預定小說大觀簡章

（一）本雜誌每季出一冊全年四冊定價表列下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數		每季一冊	半年二冊	全年四冊
定價		一元	二元	三元六角
郵費	本國	七分半	一角五分	三角
	日本	一角五分	三角二分	六角四分
	外國	三角二分	六角四分	一元二角八分

（二）預定者不論何集皆可預定或定二冊或定四冊悉聽閱者之便

（三）預定可在本局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預定將來出書後即由各原定處寄奉茲將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地址列左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抛球場　天津北馬路　奉天鼓樓南　廣州雙門底　長沙新坡子街　開封北書店街　溫州府前街

長春商埠街　漢口黃陂街　南昌百花洲　南京花牌樓　杭州保佑坊　濟南西大街　保定西大街

武昌察院坡　太原橋頭街　常德大高山巷　福州南大街　成都古臥龍橋　重慶白象街　雲南城隍廟街

北京琉璃廠　徐州中道街　西安大差市　石莊石家莊

（四）如郵匯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以一角之郵票爲限二角以上郵票不收）惟郵票概以九五折計算

（五）預定者請將定單塡明價洋與郵費一併寄至本局收到後即出收據爲憑

（丙小三）

言情小說

影踪憶語

最便初學之讀本

歷代詩評註讀本

古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唐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全二册

清詩評註讀本　全書二册

●六大特色

一　選擇精當

二　評註詳允

三　音釋明白

四　體例完備

五　深淺有序

六　興味濃厚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41）

言情小說

影梅憶語

吳門天笑生述

憶英生曰我今握管述此憶語時其人已別我一年矣韶光迅疾直類逝波其實風過無痕儘約此枝上繁英以去瞬經一載而紅雨滿襟廻念玉纓翠佩盡化離愁亦寧有許多筆墨爲之一一寫來惟於斯人則香定茶温儘多追憶之餘地矧夙有蕙約合種蘭因此生草草總不能打破文字之障筆枯墨澀成此憶語因思地下巢民當匆笑我影射淒豔之文須知傷逝惜別各有懷抱之不同借酒澆愁想亦無傷雅趣爾

我今第一語先明題旨何以曰影梅者則以斯人姓氏與孤山處士之眷屬固有所係連也我之識彼姓氏蓋在第三次相見然彼本不以氏行此爲閑中着筆而適成我命題之巧嗟夫凡人遇合無論何人必坎所最不能忘者卽在第一次之相見我之遇斯人也憶在初秋晚涼散步偕二三友人沽飲市樓隔鄰哀絲豪竹之聲震人頭痛方將起去斗來一粲者呼吾友止識之其人名素素曰我今有一妹公等見之必稱賞又目我曰憶英汝必想起一人是兒年穉請君加以拂拭可也余唯唯不知所可

少選素偕一鬟至香姿玉色丰韻天然而有十分之五六雅類蕊雲惟彼以倜儻此以沉靜衣雪色紗衫緣以墨花之邊淺碧之襪粉白之履修短適中腕上寶釧絡以金練傳傳有出塵之致而嬌弱若不勝衣髮黑而豐結辮外更束其髮於頂簪以末麗花穿成之小鳳行時作巍顫狀花香四溢素命坐我側我亦不知其所可默念此尤物也我將何以自持之坐定靦然微笑不交一語問以年素代答曰十六終席無

一言遂別去此實爲良晤之始

我今廻想其貌似與初見時不同初見時面龐淸瘦後乃微豐玉顏映雪不假脂粉惟頷略豐腴似有不足然亦不損其媚更有一癖則好以舌尖舐櫻脣惟以美人態度寧能一致我嘗謂觀美人如觀山試爲蕩槳湖上而嫩晴薄陰之天烟巒萬重時時變其態度美人亦何獨不然我此時以蕊雲而憶及彼又以彼而憶及蕊雲兩兩交糾似有不能解者我本空洞自此後似心上又置一物矣孽哉

八月上浣有友自京師來余卽借其妝閣觴吾友羣謂此豸娟娟非凡品也他日必有人爲之顚倒者酒闌人散素烹苦茗相待曰我知汝兩人皆耽靜我暫去汝輩可作淸談也於是叩以語僅一答語必以莊對坐可一小時殆不及二十語然固相印以心余誠不自知有何泥人之處而令人不能已已當時欲覓一言以解釋之殊不可得

會中秋節近其母欲令之別樹一幟不與素偕余固詢以鶯遷所在彼目視素不能答意以我爲素客於禮不當招也素曰無傷憶英喜妹我早知之我寧能以拘此舊例而間汝兩人之情愫但願勿忘蹇脩之人暇時顧我談心可耳於是出一縱橫不及以寸之名刺上印碧嫺二字下署住址余懷而藏之嗚呼諸君自今以後我之憶語中所述彼名均以嫺字代之矣

鶯遷之夕余張以雙筵賓朋咸錯愕謂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也及見嫺則羣驚其豔掠鬢弄袖舐櫻脣而笑余友某君調我舊事者搖首喟歎曰何苦哉何苦哉又增此一段煩惱也於是羣飛觴以賀我一若此酒之卽爲定情者其實我之與嫺曾未進一匿詞相見恆多落落往往並坐忘言至於半小時之久

余素好詼浪獨至一見斯人反爲之噤素每戲言若二人殆相敬如賓者嗚呼其始終能維持此四字者殆我之與嫻歟

嫻既與母偕略覺稱意惟其母多病恆與阿芙蓉爲緣嫻有一弟十歲而殤深痛惜之嘗語我曰苟阿弟而在者我必不墮落此途惟弟殤而母病又中此五印之毒物脫我幽嫻作好女子者則一家啼飢號寒矣嫻雖沉默寡語惟好談家常事一啓其扃卽娓娓不已蓋以彼之身世如此良不足怪然亦惟相知有素者乃肯言耳

嫻本吳產家住虎阜半塘之橋惟久居海上不復省憶某日余以事欲返吳嫻言與君偕遊請於母亦許之惟囑晚車卽歸不能以嬉遊而曠本業也嫻謂我生長十六年曾未一坐火車從未出家門至於二十里以外亦殊可笑人也余謂秋來亦無勝遊惟天平看紅葉耳第恐非一日之遊所能盡而卿之假期又甚促亦祇能寒碧山莊一攬東籬秀色匆匆而歸本訂定以後日早車往破曉卽起理妝余以馬車迓之孰知天竟不如人願余是晚歸後卽發寒熱此遊遂作罷論一臥兼旬而嫻之遊興亦闌我亦無往蘇之必要以是知凡事之必有緣卽草草一遊天既慳之又奚能與天爭歟

嫻之爲人俗客每不喜之以彼有一種清嬌之態而彼之對於市駔纖豎更有凜不可犯之狀以是生涯殊未必佳媼侍輩心弗爲善私謂以彼麗質若能稍降其格則門前車馬喧闐可以立致而與彼貞白之軀更何所損勾欄中人一顰一笑皆有作用亦當俯仰隨人烏能介介然徒標絕世之格哉嫻聞之泣曰我之入於此途爲母耳我固操媚人之業然亦當視其人可媚者而媚之我之宗旨在免一家凍餒詎欲

朘人金錢以飽我囊今欲令傖濁之輩盡來溷我我固何仇於彼哉

猶憶有一日者余友某君招宴羣花環列中有儇薄子某臙脂隊裏無不識其人昌言於衆曰今日諸校書大半均余舊識也余必一一得親薌澤至少亦得一握柔荑於是此儇薄少年者乃如蜂蝶之尋芳於衆香國中余恐嫻之遭其輕薄也促令行而嫻乃不動聲色最後至嫻許嫻立肅其容曰我不識君幸勿擾我儇薄子遽斂其手勿敢前而嫻卽起立微拍我肩曰我先歸君席散卽來飄瞥如驚鴻之驟[illegible]客皆瞠目而視其冷嚴之懾人如此

余嘗顧嫻而歎曰以君貞靜乃令之墮落此途天乎何酷也嫻曰我苟不墮落此途尙未能識君君又何從而知其貞靜與否言下頗多感慨之意細觀嫻之容態眉黛間似蘊有深憂雖對客輒作笑容然似極力爲之我恆至其妝閣覘彼獨居深念時似有無窮心事見我至則含笑起迎我輒詢其何思則笑言無之然而凡人有所思慮往往莫能自掩意者必念及一身未得歸宿之地而又不能不爲雙親計畫思慮深遠因於端居時有不自知其雙蛾之蹙損耳

一日偶談及某名妹嫁荒傖事妹爲大婦所蹂躪至於憔悴不堪余曰此足爲古今薄命人同聲一哭也時嫻母亦在座嫻曰使我處此寧早脫塵緣之爲愈也語時俛其粉頸至不能仰余捬其肩曰而母豈彼嫗若安忍令卿失所哉卿無惴惴爲一笑而罷是日嫻母治數小精饌餉我酌以玫瑰家釀嫻亦進一巵微有醺意所謂面暈淺春纈眼流視者庶幾近之余酒後恣言更申論頃者所談因言勾欄中人與閨閣中人之不同今婚姻自由尙未能普徧於社會不能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轉不如青樓女子可以放開

慧眼擇人而事未審卿之意中有何種標準我輩相契不妨一傾所蓄

嫻面微赬曰君謂如何我弗知也余曰我爲卿借箸籌之第一須其人不俗昔紅拂之奔越公人多其能以巨眼識英雄然我甚望卿之嫁才士不甚望卿之嫁英雄以英雄多脫略才士見溫文而不見當日起義之豪宅第雲連姬侍環列一朝失勢遂爾星散甚至流轉重操故業者比比也第二須略有家產以卿之能安貧守分未必不能與寒士爲緣然我觀卿之軀體殊不耐操作矧更有一事汝之適人與他人不同則不能不爲贍其二老計萬一勉强則以境況之艱窘反受精神之痛苦甚而至於不能復合則悔之晚矣第三須大婦慈祥上之兩項既允洽矣然其人門第必略高在勢不能娶青樓女子爲婦則必在小星之列夫小星固亦無能逃者蓋身既墮落此途天卽安排此局以相待與其爲傖荒之婦無寧爲才人之妾然必先探知其大婦如何卽如頃者所語遭彼鯨鯢詎不令人寒心喪氣耶抑更有一種人拋其故劍別攬新歡新人笑而舊人哭勿以爲彼既傾心於我心腸永永不變須知其根性之涼薄已種於深處今日見君暱君而棄其故異日卽暱他人而棄君矣萬一至此地位使人何以自聊我閱人多矣此語蓋非無因發也上所述之三種標準實爲驪龍頷下珠其餘則鱗爪而已嫻聞我言低首不贊一詞

余之與蕊雲一見傾心余之與碧嫻亦一見傾心顧對於蕊則敬不敵愛而對於嫻則愛不敵敬蓋彼爲勾欄中人而我實目爲至貞潔之女子從未敢加以狎視之心每次相見則僅見時一握手別時一握手而已雖於無人時亦未嘗有過甚之婉暱偶仿西俗一親皓腕實爲難得之事兩年以來僅一偎頰則以彼病中試度寒熱適自外來爲寒風所侵手冷未敢拊其額也至於情話纍纍實未一履此境此則與蕊

有別矣。

余有胃病。醫者戒勿飲。嫻苦咳。亦弗宜飲。每在筵間。友人泥飲。嫻輒欲爲之代。我則不許。曾有一次以爭飲。故酒翻襟袖。舊痕宛宛在也。嫻亦不善飲。故鮮見其醉容。惟頗聞某某之夕。侍兒告我。曾狂醉一次。余因詢醉後何狀。嫻告我以醉後作憨笑。繼則僵臥。惟據侍兒私告。我則謂初本憨笑。後乃恣哭嗚呼。人卽强自矜持。往往於醉後露眞。嫻之中心。蘊有幽恨。於此見矣。

時有一張某者。顯宦也。華顛老子。而看花之興未衰。頗賞嫻。徵召無虛日。而嫻疾之如蛇蝎。從不假以詞色。謂此老自項至踵。塵濁之氣。撲人欲嘔。而張某則以媸皮呈媚態。愈增其醜。百計求所以悅嫻者。而嫻乃恨之愈甚。嫻之客。頗多政界者。宿嫻亦周旋中禮。而獨於張銜之次骨。最可笑者。於某日之晨。嫻方擁衾而臥。張斗入妝閣。袖出重可半斤之金約臂。置其枕畔。云以此爲饋贈之品。嫻駭笑言無需此。而張已翩然行。嫻云此不能不返璧。否則糾擾無已時。於是迫其母以原物歸張。而張亦知從此希望已斷。遂絕跡矣。凡此軼事。均嫻毋告我者。而彼則曾未與我道隻字也。

一日嫻語余。將讀書。君其爲我師。余笑謂。絳帳女弟子。其將以何爲贄哉。雖然。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君輩夕陽西下。卽奔走於金迷紙醉之場。那有閑功夫作此呫嗶之生涯。不如其已。嫻聞言。頗不懌。余恐掃其興也。卽轉語鋒曰。卿眞能讀書者。明日我爲之預備書籍筆墨之類。但嗣後不許逃學。彼始爲之莞爾。翌日我卽送去一大紙裹。其中初等小學國文三册。石版石筆。毛筆。潤紅紙。無所不備。彼大有小兒得餅之樂。是晚卽上課。初等小學國文誦其小半部。充其量則全書直可一日而畢。余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卿勿

一鼓作氣再三而竭也
自是間日必往爲之授課時方長夏二次革命事起黨人羣撲滬南製造局機關槍歷落如大珠小珠之走玉盤嫻素膽怯聞之心慴余曰勿恐且讀書耳嫻曰彼輩革命健兒以其膚革與硝烟彈火爭烈而我輩葛衫紈扇雪藕冰桃尚嫌無逭暑之所試問良心何在也余聞言爲之愀然爾時除讀書外亦嘗握管作字見有客至則什襲藏之然此中豈讀書之地旋以他故中輟而國文第三册尚未竣事也後嫻又以姊妹輩之介紹延一女師敎之讀亦僅兩月卽止語我謂遠不如君之講解詳明余笑謂我之於卿蓋特殊之敎育而又力盡義務者也庸能與渠輩相提並論者乎自此後嫻遂不讀然讀書之心固未嘗死行看其得遇何種之機會也耳

余友有某君者好鬨飮終日在醉鄉一日嫻在座某君醉後作僊僊之舞時擾及嫻嫻幾欲哭余曰乞君恕之彼不喜人擾也某君蘊怒曰汝將爲之護法耶我豈暴虎詎生吞汝之所眷者語時故牽嫻袖作昵態以撩余怒余怒氣吼發不可自已而嫻急制之以目笑語某君曰君醉矣曷敢再作搏戰乎我必勝汝也凡醉人最不欲人之言其醉嫻以搏戰激之彼卽奮起曰來瞬忘前事矣散歸余往視之則見眼波之紅尚未退余曰頃者之事我誠無以對卿嫻笑曰無傷我固操此業者寧能視爲神聖不可侵犯耶惟某君我聞其有咯血症何尚鬨飮至此頃者我見君有怒容將與渠爭此何可者彼乃醉人而君尚淸醒君乃與醉漢爭耶人將謂曲在君矣余唯唯頗服其識

嫻之心性聰明而又精細能味人言外之意凡語略含機鋒彼卽知之而必以相當蘊藉之言以對付之

其慧眼又善相人若者篤實若者狡黠若者厚重若者輕佻我嘗就彼言試之百無一爽故凡爲嫻之客無一逋負者曾憶將近中秋之節有人投一函縢以銀券一紙署五十圓謂除局帳外餘者贈君爲購花之資倡家舊例凡以銀函至者必犒以資隨其多少而酌定之嫻母將以銀四圓犒來伻嫻持券沈吟曰且住何不將此券一驗眞僞於是持券往驗則云贗也急索其人則已潛遁矣此足見嫻之精細處也

余自以三種標準之策進深懼嫻之不能遇合則亦枉然然而我則深望嫻之念念不忘也時余有小病蟄居者約十餘日一日赴某處宴席間召嫻嫻私語我曰今日君必一臨吾家我有一物與君觀之余詢以何物則笑而不答曰君見後自知奚必瑣瑣問爲余曰卿不言使人悶損嫻曰悶損亦僅半小時不則君隨我歸耳余默揣嫻從未令我觀何物果何物也耶席散卽匆匆至其家嫻方飯余曰與觀何物趣將出嫻忽曰無之余凝然木立念嫻向不揶揄人更不揶揄我何乃有此

時嫻母不能耐曰兒非渴盼其來爲之解釋歟卽示意侍兒啓橱門出一匣匣中更出一物則雪白之手帕也帕之一角以精細之小楷書七律一首下署別篆而印以猩紅小印作延陵二字余一觀其物更誦其詩知定爲翩翩濁世之人物而嫻母急求我解釋詩中之意余曰君輩且勿問我詩中之意我且先詢此爲何人所貽者其人何姓也實則我見此印章篆文作延陵二字固已早知之姑試探之耳其母尙作躊躇而嫻則直捷言之曰姓吳余曰然卿不欺我也因略詢其家世嫻母約略道之余顧嫻曰賀卿此佳偶也讀其所作望而知爲敦摯至誠之君子因爲之解釋詩意且曰此人於我前所言之三種標準於第一第二已無疑意所注意者則其第三者耳時則嫻母之意尙未決定但曰且徐圖之

嗣後若輩果試驗第三種之標準矣而其結果十分圓滿則以大人之賢惠一見嫻卽愛之此問題直可解決矣而嫻尙有所戚戚者則吾知其必懸懸於二老養贍問題也以嫻素好强爭勝寧能使其父母累人如犹且阿母又抱烟霞之癖甚深不易支撑余謂此必約言在先矧嫻父年力未衰則何妨謀一枝棲不愈於作蔦蘿之附耶嫻有一癖則迷信虛無是也燒香求籤殆無虛月而尤注意於子平家言聞某處有一精命理者則不憚道路之修阻而往問之矧其爲此終身重大之事哉

後每見必詢以事諧否嫻母謂尙待商酌旣而斗聞延陵作遠遊余私詢其母曰此何說也曰其事有七八分矣遊固無礙大局也余曰然則阿母自不知耳臨別當有堅約也其母曰吾兒之爲人君深知之彼終聽命於父母耳語時忽曰我忘之矣臨別尙贈一聯也余索觀之聯中之語不甚密合余惴惴然恐其良緣之弗諧正觀時嫻忽歸曰君非亦允我一聯乎余曰得一聯足矣嫻卽沈吟不語余自懺失言卽轉語曰我不能書容撰就後倩人書之余前爲嫻擬一聯曰此來玉笑珠顰地合署絳香綠豔樓旣不果贈後併延陵所贈者而亦未懸也

嫻生平有與人特異之點則我自識彼以來玉指春葱從未見其御一指環詢之則曰我不好此問其何以不好此則曰我亦不自知也又不喜香水花露之屬詢之則曰我體弱恐不耐此香氣也衣服澹素從未作穠裝素面不施脂粉余友某君見之評曰此淸微澹遠之文章非麤心浮氣人所能領略也惟其多病常不離藥余恆勸之謂藥之效力偶服爲佳常服非宜也彼笑曰余豈好藥哉迫於母命不得已也是歲長至節後嫻之好事諧矣客來漸疏長日無聊則惟弄骨牌或手拈鋼針製毛絨之具以爲禦寒之

具製襪一雙以贈我我藏之未敢一着宛如戰地軍人得其國皇后之所頒賞榮寵逾分也骨牌之戲則打五關一事無有過於嫻之眼明手快者但見其玉手上下不停而各關通矣此故事出於三國演義因念彼青龍赤兔之關壯繆何不借重於此玉腕翠袖者耶惟憶有一寒夜走訪嫻嫻適歸其母處云少選即來我無聊亦弄骨牌侍兒曰休矣適彼連打五關至於三十餘次而不能一通恚甚推牌而起君未必能即通也余試之果然俄而嫻至曰此花骨頭不靈我且與君接暗龍骨牌戲中此法我輩玩之最多以兩人能互鬬其心思也憶曾有一次全局無一爽者然僅有一次良不易易也

年來風尙不留指甲余爪略長必乞嫻爲之修翦是日寒宵嫻仍爲我修指甲余曰此爲最後之一次矣待此甲長時則侯門如海矣嫻亦不語歲闌掌院者例進以筵因私菜而彼即以轉餉熟客嫻母餉我余思此眞西廂之請宴也如此離筵教人其何以堪既而思得一法則邀朋輩閧飲之時有余友某君私語我曰頃得友人傳述聞嫻於元宵後將適人矣君知之否耶余曰偶亦聞之未敢以爲定也蓋此消息漸傳於外矣

嫻以正月十四日出院余以初六日往院主循例請進果盤余犒之略厚因知妝閣蕭閑除我外無第二人至也十二日爲嫻生日嫻母在家中爲之做壽以爲出閣之紀念余贈衣數襲聊爲添妝之一助嫻亦直受不辭嗣後余滿擬不再往嫻妝閣以徒增惆悵又奚爲者乃十三日以電話見招謂嫻囑君必往至則嫻尙未來院第囑媪侍輩我至則往召彼既而嫻至兩人落寞無一言已而出一照片授我曰此即君去歲爲我攝之小影我僅此一枚矣敬以贈君嗚呼嫻雖一向能自持然至此亦辭氣淒惋幽咽不成聲

矣。又語。我。謂。彼。十。六。日。方。出。院。尚有。兩。日。可。敘。君。明。日。必。來。及。余。行。後。則。命。人。以。電。話。告。我。謂。明。日。上。午。即。出。院。君可。以。無。須。來。矣。

天笑生曰我讀。影梅憶。語。未嘗。不。笑。憶。英。之。癡。蓋。浩。蕩。離。愁。深如。春。海。而君。乃。取。一。瓢。飲。耶。雖。然。嫻。或。藉。君。文。字。以。傳。知。嫻。而。仍。不。知。嫻。寧。非。多。此。一。障。哉。余。則。直。襲。陳。思。靜。思。之。賦。以。調。之。曰。夫。何。美。女。之。嫻。兮。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嫿。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和。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留。嫻。乎。嫻。乎。憶。英。當。更。爲。汝。賦。靜。思也。

（完）

靈鳳雜詩

三更清露溼羅裳悵望星河意杳茫玉笛一聲涼月瘦秋心如水落銀塘（秋夜詞）

美人鼓瑟發清歌奈此尊前百感何斗酒不辭今夕醉少年時日已無多（吳門席上二首）

一曲琵琶淚萬行無聊涼月又銀黃愛河橋下銷魂水不許吳娘不斷腸（愛河橋在閶門西）

銀箏鴈柱十三絃彈破春風只自憐賸有羅巾裹紅淚錦衾消受夜如年（春晚寫愁）

悲惻小說

我之罪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超前絕後之選本

歷代文評註讀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大學校！

文學專修科！

均宜用此讀本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南北朝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印刷中

唐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價洋五角

清文評註讀本 全書四冊 價洋八角

(六)(大)(特)(色)

一 評註精當

二 音釋詳允

三 體格完備

四 興味穠郁

五 深淺合度

六 價值極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子46)

悲惘小說

我之罪

倚虹

「我」爲何物歟此問題至難解釋者也植物耶?礦物耶?抑動物耶?以爲植物歟則植物中之體質無有如我之堅硬壽命無有及我之永久者以爲礦物歟則礦物中孰有如我之能言語動作者然則其殆動物矣我知動物中神經最敏活者莫人若在此世界中位置最高倘手腕最強健勢力最雄偉者亦莫人若以我比諸動物中之人亦庶幾是矣然而大謬大謬嗟乎我之神經敏活直超過世人萬萬我之手腕強健直超過世人萬萬且不特超過之而已我之勢力且能驅遣全世界之人之神經手腕使其對於我汲汲勞動不已終其身不許其有一分鐘一秒鐘之休息質言之全世界之人皆我之奴隸已耳我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榮則榮之辱則辱之欲之笑則笑欲之哭則哭欲之喜則喜欲之怒則怒欲之胖則肥碩無倫欲之瘦則枯瘠如腊欲之孅則西子可立幻而爲無鹽欲之妍則嫫母可忽變而爲南威嗟夫我亦不知是何因緣仁慈之上帝竟能付我以如許偉大之勢力嗟夫我又不知是何因緣舉世界之人竟俯首帖耳屈服於我勢力之下稱臣稱妾鞠躬盡瘁不敢有一絲一毫反抗之心理革命之動作吁、亦異矣雖然我因負有此偉大之勢力於此世界中磅礴縱橫南面稱孤每每有意無意之間有形無形之中不知製造幾多罪惡散布幾多痛苦使世界中而無我在我知世人之罪惡總量必減去百分之九五世人死後之靈魂得優游天界者必較今日增加十倍而生前之歲月更不致有憂戚愁慘之感想嗟乎舉世之罪惡皆我使之罪惡也舉世之痛苦皆我使之痛苦也嗟乎我知罪矣我今敢略述我經過

之歷史布之世界或亦表示懺悔之意耳或有引此以爲我之罪狀也我亦無辯

某年十一月某日北風瑟瑟吹雪滿地簷溜玉筋下垂盈盈可尺許狀至明潔可愛倫敦西郊哀斯村東畔有矮屋兩楹牆斑剝作灰褐色窗牖不完整斜欹脫落如老嫗之齒向北一窗以背來朔風肆虐摧折尤甚玻璃亦碎其半張以油膩之舊裙風呼呼入室吹裙如海帆腹飽欲裂顧室中鑪火熊熊照映室中如晝鑪畔一年可三十許之男子方運斤椎鐵目不他瞬其聲鏗然室之西隅一少年村婦顏色憔悴方倚敝案俯首製襪針上下不輟一若與鑪次男子之斧競其勞動者嗟乎此正勞動家停辛佇苦之可憐時光也

已而少婦停針謂椎鐵之男子曰魯貝得毋疲乎汝今日工作已逾五小時盍勿少休魯貝曰瓊司無妨

我力猶能自支我擬窮此半日力成此火鑪架明日持以上東貝侯爵侯爵必嘉吾之敏而賚多金語及多金魯貝不期微笑門齒悉露瓊司聞之亦報以微笑既復微喟曰儂固願吾愛得多金尤願吾愛自珍其筋力須知多金有時而罄筋力衰憊莫挽也魯貝未及答此時戶外大道上嗚嗚之聲自遠而近瓊司顧其夫曰試聽之是何聲也魯貝曰是摩托車上汽笛聲耳必貴婦人詣其別墅來者瓊司曰如此大雪奇寒徹骨倫敦貴婦人胡不重幨高閣擁鑪圍坐顧僕僕於冰雪中奚爲者魯貝曰吾愛彼貴人苦怨都市人烟稠密炭氣熏雪落屋脊俄頃便融不若別墅中瓊樓玉宇觸望皆白光景之瓌麗可觀故相率擕妻子擁貂裘驅車郊坰也嗟夫吾愛吾他日苟富貴者爾時對此皚皚之雪光其感想自與今日矮屋風簷迥別吾亦必挾卿登車機捩一撥巨輪飇馳車行雪地如礙瓊琚直向壯麗無倫之別墅中去共卿倚欄情話消受此銀海奇觀也瓊司曰得此寧非所願然儂曾聞一老牧師言謂金錢之力足以變動人類之良心特不知吾愛愛我之良心他日能不……此時鐵工魯貝手製之火鑪架已告成功方收拾椎鉗之屬聞瓊司語趨至西隅案側出其熏黑未浣之手堅握瓊司柔荑曰惡是何言卿視我爲何如人汝勿再語此使我難堪語罷相向一笑

嗟乎此勞動家鐵工夫婦之談話我適一一聞之我私歎曰傷哉此一對可憐蟲工作既如此其劬苦愛情復如此其濃摯得非上帝最良善之赤子也耶我苟助之彼夫婦今日腦球中所懸想之「摩托車」「壯麗之別墅」「貴婦人」不難一一現諸事實我亦何樂而弗助之耶在我則一轉移之勞彼可永遠脫離此可憐之光陰痛苦之生活而登富貴之域我胡吝而弗予耶此時我之宗旨決定助此可憐之

鐵工矣

我既實行助此鐵工後凡彼所希望者我力爲之羅致凡彼所困難者我力爲之排解凡彼所障礙者我力爲之鏟除彼以我之力不數月得東貝侯爵之介紹入克羅司鐵廠爲技師矣居無何乃晉而爲技監月薪所入殊不細此時之魯貝已非復舊時矣厚毡廣簷之帽佛蘭絨之衣巴黎所雕之手杖紐約流行之韈悉萃於魯貝之一身頸際更綴以蔚藍之領結尤覺雋美無倫其妻瓊司亦冠白羽之冠曳茜紗之裙雙瞳韶媚腰支嬝娜矣每値夕陽西下工廠散工後卜來斯敦公園中必有亭亭之雙影彳亍於茆亭東畔者即昔年面目黧黑相對愁苦終日丁東於鑪畔之可憐鐵工也我竊於旁點首曰窮措大今日亦居然翩翩有紳士風味矣雖然猶未達汝二人最初之希望也會當爲汝促成之

於是我昕夕爲之運動俄而新聞紙上競揭載魯貝之寫眞於其下題曰「近代工業界之明星」復撰文稱述其技術如何之精經驗如何之富人品如何之高尙執業如何之勤恪自是而後魯貝之名乃大噪國內博覽會舉之爲工業審查長矣工商聯合會舉之爲會長矣此時雖神聖之天皇莊嚴之巴力門亦罔不知有魯貝會政府擬建設皇家鋼鐵廠博采虛聲遂任魯貝爲廠長魯貝就職後名貴不可一世田園裘馬不期而自至住宅宏麗髣髴離宮縉紳朝貴每星期六咸就之開跳舞會士女如雲賓從雜遝繽爛赫奕直類皇家劇場魯貝因顧而樂之我亦竊歎我之威力之盛成功之銳而魯貝西郊之別墅三月後亦將築成我益欣慰行看彼鶼鶼伉儷共駕青車轆轆大道一償彼雪竇風簷之願嗟乎詎知此一幕喜劇未終而悲劇登場矣

瓊司者圉人約翰女魯貝爲鐵工時得偶瓊司殊覺門閥相當而結褵時瓊司年才二十魯貝驟得瓊司第覺其一舉一動都明媚無匹深信天下之大舍我瓊司無有能當美之一字者嗟夫新婚者之心理大抵如是特窮措大得妻爲尤甚耳乃魯貝貴後投身交際社會妖姬豔女目眩神迷驚爲得未曾有回睬瓊司一顰一笑在在可鄙於是厭倦之念以起又以其母家式微不能齒於縉紳之列恆引以爲辱尤難堪者每值瑤筵夜敞主婦席次坐一委瑣之村姑與當筵粉黛不相儔儷動容周旋又都格格不入此皆魯貝心口相語之秘密批評也蓋已由厭倦而至於鄙薄矣

適美洲有鋼鐵大王攜其愛女琲珈者來遊英倫與魯貝遇大王覩魯貝之事業功名嘉歎弗已常語其書記曰惜魯貝已有賢婦否則吾以弱息壻之寧非得所且老朽殘年風燭鐘漏垂歇未了事尤願得人而付言已微喟事爲魯貝所聞中心竊喜不自勝而郡主琲珈明瑙翠羽尤豔奪一時亦恆於花底鐙前密致殷勤於魯貝此時魯貝奢望與良心奮鬭於腦海已而良心敗北矣默念曰除舊布新一轉移間事耳於是一方面於琲珈則多方曲媚以冀愛根日固情苗日茁於瓊司一方面則不惜種種之侮辱表示種種之決絕嗟彼可憐之瓊司雖來自田間而賦性倔强殊不肯下人今覩魯貝如此其暴戾脫輻之占亦既屢矣最後之一日瓊司實不堪其侮抗聲曰嗟乎汝邇來之狀態何驕蹇乃爾汝亦弗醉弗瘋頻頻以如此之動作施之於汝之妻法律上良心上詎得云當世間有一種無恥女子屈辱於男子之金錢而生戀愛若吾瓊司者但知夫婦間以愛情相聯屬不知其他故昔年與汝相依相偎於哀斯村小肆中雖胼手胝足憔悴幾死儂始終無一怨懟語蓋儂甘爲情人之犧牲不願爲錢神之奴隸今汝日以錢神面

目相向夫復何戀嗟乎哀斯村西温仁慈藹之老父今猶無恙馱吾至汝家之栗色小駒今猶在廐汝果見憎汝幸明言請從此別吾將終身奉父以遣此灰心人海之餘年嗟夫吾命固薄吾骨殊不忍以貧而自賤也魯貝聞言獰笑曰別亦良佳其聲絕忍

明日魯貝果偕瓊司詣禮拜堂行正式婚姻之解除魯貝狀至沈毅瓊司亦默默遠瓊司擲還魯貝昔年訂婚之約指魯貝悵觸前塵不期腮赤蓋約指爲銀質雕刻亦極麤陋在魯貝今日視之固糞土弗若也事畢相將退出禮拜堂而今而後魯貝瓊司遂如陌路人矣瓊司出門後一偉丈夫冠律師之冠鞠躬謂

瓊司曰令娘駐足吾有一言魯貝負夫人甚矣離婚豈易言哉夫人盍提出相當條件要索多金用爲遲暮計某不敏能助夫人一臂力求而不得可控之於裁判所某固有司法大臣所認可之資格得爲夫人

出庭辯護也瓊司曰謝君盛意儂豈不欲多金奈儂之倔强之志氣剛果之骨幹不許何嗟乎金者不祥之物也多金尤爲禍胎也君幸勿再以多金兩字汚儂耳膜幸甚語畢掉頭不顧布衣椎髻飄然去矣嗟乎倔强哉瓊司也可憐哉瓊司也

距魯貝與瓊司離婚之三星期一日薄暮雪大如掌英倫西郊哀斯村板橋東畔一少年村婦行汲歸俯首彳亍意態殊淒瑟橋西忽來一褐色之摩托車疾駛如犇電橋窄雪滑村婦不及避車行疾驟又不能止衝少婦仆焉車輾其上血汩汩出若春水之泛桃花蓋已玉隕香消繄何人得非可憐之瓊司也耶車中人舍機關手外端坐者爲兩人男女各一狀類伉儷蓋即皇家鐵廠廠長魯貝先生偕其新夫人琲珈郡主也

嗟乎此一闋悲劇至此閉幕矣此悲劇脚本之編輯主任舍我其誰我不能不獨負其責使魯貝與瓊司之間而無我爲之造化則一雙可憐蟲相親相愛至於白首必不渝其盟乃我一念之動忽欲使魯貝富且貴於是富貴之魯貝厭棄瓊司矣於是光豔之琲珈欲嫁魯貝矣於是魯貝與瓊司乃宣告離婚矣於是可憐之瓊司流血野橋伏尸輪次矣嗟乎寧非「我」之罪耶

★ ★ ★ ★ ★ ★

「我」自演鐵工之悲劇後心灰意嬾乃息影於亨利之家亨利者以刻薄成家之富商也彼之愛我乃逾其命保衛護惜彌所不至我終日伏處其堅固精美之保險屋中不與擾擾之塵世相接唯每至夜深人靜時亨利必以秘鑰啓屋擁我於懷對我而笑喃喃謂我曰可愛者汝也復以脣吻我曰嗟乎使我之

魂靈一日不離其軀殼者我誓必盡力以衛汝決不使汝落他人之手汝何爲使吾愛汝至於此極耶摩挲久之始送我歸臥更珍重嚴扃鐵甲之門至再至三始去而就寢日以爲常迨擁衾倚枕猶目灼灼向我之保險屋而凝笑復微語曰此中已擁擠太甚再逾一年吾將爲若曹別闢一殖民地也我就保險屋中之鑰竇外窺固聞見頗能了了嗟乎亨利之待我不爲不厚愛我不爲不篤護我不爲不周詎知最後之結果亨利轉以我而自戕其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今日追憶之我心猶戚戚也

亨利早鰥或有勸其爲鸞膠之再續者亨利笑謝之莞爾曰吾自有意中人在語已目視其金庫之保險箱友人喻其意亦不與辨亨利有一子曰喬治襁褓中玉雪可愛穎慧絕倫其母死後亨利即送其入幼稚園讀俄而年日長而學級愈進不轉瞬已升入中學校其年亦十五矣同學中多知其父之刻薄恆揶揄之喬治有時篝鐙夜讀同學有黠者顧而語之曰我輩肵夕硜硜於矮箋寸楮間者爲他日溫飽計也吾子家世疇不知爲巨富子女玉帛而翁已早爲汝安排妥貼汝胡亦兀兀爲此苦生活耶喬治曰嘻富者固不必讀耶同學笑應之曰然

明日爲星期日喬治歸家面父詭其詞曰父乎人皆嗤我貧吾應之曰吾有夏屋吾有高車胡貧之有人皆曰是汝父貸之他人者非己產也吾爭辨久之僉曰弗信父乎吾家果貧耶兒亦不能無疑亨利聞言親其子額髮曰悠悠之口烏知吾產之巨汝幸隨我至秘室吾將示汝以世間最可親愛最可寶貴之物也言已亨利挈喬治行抵秘室出鋼鑰啓保險箱之鐵扉一一指示喬治曰此爲國家公債票若干萬磅此爲鐵道股份票若干萬磅此爲實業公司股票若干萬磅此爲倫敦地產契券若干萬磅此爲銀行定

期存款單若干萬磅此爲零星債主所署之債劵統計之亦若干萬磅其下有四屜兩大者一則儲銀行之兌換劵一則儲現金兩小者所儲一爲燦爛之金鋼鑽石一爲巨大之明珠及上古希世之銅幣此時喬治目眩神迷如入多寶之窟舌撟不下亨利更就各種品物契劵詳細分析其價額不已最後顧喬治曰嗟乎阿翁畢生辛苦亦不知絞幾多之血汗負幾多之危險犧牲幾多之道德乃能積此巨大之財產今分此箱之一屜已足供汝一生衣食之資喬治乎汝此生可無憂也言已喜極而悲不期老淚盈睫於是復嚴鎖其箱而出諄諄戒喬治曰孺子志之外人幸弗宣須知富人之名稱最畏人知知之不祥喬治應曰諾

既而喬治復狐疑曰吾親愛之父乎今既擁此巨大之財產他日將交付阿誰乎亨利喟然撫喬治之背曰將悉以付汝喬治曰當在何時亨利笑曰待汝有管理財產之智識能力時吾當畀汝……雖然汝父更事多孺子經管之術必不逮而翁之工我將爲孺子委理保護鞠躬盡瘁至於死而後已第有一事他日汝消費時勿濫勿奢須刻刻念汝老父之劬勞也亨利方續續致其告誡之辭弗已忽侍者入白曰密司忒茄孟請謁茄孟者蘇格蘭銀行行長也亨利頷之微笑曰是必爲抵押煤礦事與我磋商利息來耳喬治汝且退吾將延客矣

喬治自窺破其父之秘密寶庫後心乃奇樂態度亦驟變途次有兩小學生攜手前行喬治怒甚微語曰咄汝窶人子對富人胡得無禮乃爾汝不知避道行耶喃喃自語超過小學生之前小學生見其脣開闔弗已以爲其默誦耶穌讚美詩也亦了不以爲侮若果知之則無禮之責任當歸喬治擔負也喬治歸校

後觸目都非其實學校則猶是學校同窗之朋儕則猶是舊友安有毫末之變動不過喬治之自身以爲昨日今宵有天淵之判覺昨日之吾乃一困苦之學生今日之吾乃一確定之富翁磅礴不可一世眼角眉梢不能容物矣嗟乎富之一字最易變化人之氣質賢者有時不免矧此根基淺薄血氣未定年才十五之學童耶

晚餐既竟校中鈴聲鏗然起於是一羣英敏活潑之學生魚貫入自修之室以爲翌晨功課之預備此富兒之喬治亦列席其間顧或者攤書而誦或者奮筆而寫或則以手扶頭而冥思幾何之答案碌碌無已獨此喬治則否對書危坐狀如入定之老僧不知者方以爲是兒沈潛探討明日課堂中必有精微之問題難倒講師而不知非也彼所玄想者皆日中老父所告彼之說嘉言懿訓已忘十九惟「喬治乎汝此生可無憂也」一語銘肝鏤肺沒世不忘迴環咀嚼不能已已耳

自此而後喬治之志趣乃日益墮落喬治之嬾惰乃日益擴充蓋此時純粹以依賴老父之財產爲唯一之目的彼喬治自身獨立之人格不翅宣告死刑矣於是讀歷史數頁見「凱撒」「東羅馬」「西羅馬」之名詞曰噫安用是紛紛擾擾爲哉我喬治固此生無憂也習幾何見若者爲弧角若者爲鈍角若者爲銳角若者爲垂線若者爲切線曰噫此何沈悶枯澀乃爾耶我喬治固此生無憂也其他科學亦悉擲腦後弗事溫習一日二日乃至於一月二月不易其度講師之訓飭亦既數矣最後一白鬚皤皤之校長呼喬治至密舍諄諄誡之曰孺子幸速覺悟速回復爾向日神明之腦筋以從事所學不者我將逐汝於校外須知青年人不受完美之教育者終其身陷入於憂愁悲苦之境界也孺子知之乎嗟夫此苦口婆心

之老校長雖致其仁慈嚴切之詞至於舌敝脣焦而頑冥之喬治則一一漫聽之而漫應之心中則竊笑曰此老猾欺人之談耳吾父不云乎「喬治乎汝此生可無憂也」此語吾固耳熟能詳也

無何校中果布除名之令於是喬治遂翩然歸去爲浪蕩兒矣亨利聞之亦不加詰責入夜亟亟就鐙下檢出其預算案於支出項下喬治教育費一款則以紅墨水鈎勒之於收入項下則書增加收入喬治未用教育費若干磅揣亨利之意似亦頗贊成喬治之退學以爲大可借此節省金錢也嗟夫此種荒謬之經濟主義在亨利方自詡爲精覈絕倫而孰知實斷送其愛子一顆無形之達姆達姆毒彈耶

嗟乎二十世紀倫敦社會之繁華又豈上古時代渾樸固陋可比耶苟無眞正之學術技能博相當之代價者亦不容其立於此社會一日試問喬治以一浪人資格溷迹此奢侈無度之酒陣歌塲年復一年力何能支乞錢於阿父又往往見拒於是乃逼出於舉債以自給之一途初則舉其小者久則厭其零星乃化散爲整貸以利息盤剝愈借愈重不可收拾而債權者日逼日緊竟不能自脫就中有一伯爵索債尤急最後之催告則委任一律師名禮明氏者代表繕致喬治一函期其一星期內還款不者將控之於法院此時之喬治乃大費躊躇矣以爲乞哀於債主耶則緩之無可再緩以爲乞哀於阿父耶則阿父之支出金錢較之以刀刲臂剪肝爲尤痛苦是固萬萬不能嗟乎「喬治乎汝此生可無憂也」一語寧非誑我之詞耶不然何困我至此喬治沉思至再不能不苦怨老父之誤我憤而幾欲自戕已而忽憶及小學課本中有一古代格言曰「自殺者無勇之人也」又曰「人當困厄時當着力於希望一方面」嗚呼此二語固歷歷在目也我其從往喆之訓勉爲一有勇之人耶雖然我今困厄極矣我之希望又何在耶

既而斗憶及我之希望其殆承襲阿父之財產耶然而老父固有誓言彼必管領財產至於死而後已是老父有生之年我殊無得產之希望故我今日之希望第一當在老父之死死則我之最佳之希望至我之莫大之困厄解矣噫我其着力於此一方面耶

此時富翁之亨利金錢則愈積而愈多腦髓則日勞而日涸蓋已白髮蕭疎垂垂風燭殘年矣彼雖居如是衰朽之時代鈎稽之精出納之吝猶不改其初度每屆夜分彼於此一日中之財產利息表必子細審覈一遍秘密之金庫必啓門攷察一週以致腦筋勞動過分得怔忡不眠之症必飲以安眠藥水始酣然入夢初則每夕僅飲少許便能生效已而亨利之年愈高而病愈深於是安眠藥水之飲量亦隨之繼長增高一匙二匙乃至於兩杯三杯仍不能召睡魔之來亨利苦之商之有名之醫學博士博士曰君之神經太敏銳感覺太速思想太雜故入夜倚枕不能沈睡今非普通之安眠藥水所能奏功乃沈吟久之曰吾將爲君製一「安息粉」實集多量之安眠藥材煉取其精液而成其力絕猛其性絕險普通之人啖之必昏迷不醒即足下取以化水飲之亦不宜過量萬一過量君將沈沈長眠得永遠之安息去矣不可不愼亨利曰無傷也吾按照君之分配分量就吾之權金鋼鑽石之小天秤上子細秤之以紙分包貯於磁瓶亦不虞藥氣漏洩每夜臨臥時取服當無意外之憂醫學博士曰善明日博士所製之「安息粉」至亨利一一如法秤之藏之入夜化水試飲果不俄頃而酣睡翌日亨利之精神更壯旺於昔掀髯曰博士誠神人也

有一夕亨利處分其應行之查帳手續既畢方欲就寢覩鐘上短鍼方指十一點曰今日爲時尙早我將

喚喬治至與之作片刻之家庭談話也乃掣鈴呼僕囑其召喬治即來俄而憂傷蕉萃之喬治至矣亨利曰吾親愛之孺子乎汝面色胡憂鬱乃爾豈以汝父之年邁而多病致汝煩憂不舒耶孺子乎我前日已得醫學博士之「安息粉」一言時指案上一藍色玻瓶曰此即是也我自飲此已能得甜美充分之睡眠日中精神異常之壯健老人得此靈藥受惠不淺一時當不死猶之垂燼之燭得玻璃之罩以護風光燄雖暗澹似不致俄頃即滅詎非幸事嗟乎汝最愛之父能與爾多聚首一日固亦天倫之樂事抑亦孺子之福音也汝聞之當亦欣然此醫學博士之嘉惠我與爾能勿永遠紀念之耶喬治亦強笑曰父言良是但……喬治言未既忽門外有彈指聲亨利曰入之一僕入告喬治曰頃禮明吒律師來電話云今已星期五明日爲預約最後之一日囑趣白公子注意云喬治聞言顏色斗變顧防爲其父窺破仍勉力鎭定其精神點首謂僕曰哦禮明吒事耳我知之矣汝且退亨利問狀喬治曰西郊賽馬事耳前三日渠堅約兒去兒以事冗謝之期最後一日往故渠以電話來敦促無他事也亨利聞之亦將信將疑亦不窮詰但正色謂喬治曰孺子乎凡業律師者往往律足以濟其奸其心絕險詐富人與之交游尤不利孺子宜愼之喬治謹曰諾其心中則不禁深歎老父閱歷之深而知人之明也

已而亨利又與喬治雜談營利盤剝事及家產增加之狀況相與愉快不已蓋此爲亨利之得意談抑亦喬治所最願聞之事也繼而亨利又爲喬治議婚事云汝一青年詎能采而父老鰥主義耶宜擇一勤而樸之女子爲嘉耦彼風華豔麗所號稱「倫敦之花」「巴黎之花」之流萬萬不可娶實傾產敗家之一種美術魚雷耳而翁目擊以奢妻而毀家者多矣孺子亦宜痛戒之亨利雖續續發其精闢之情話而喬

治僅漫應之而已蓋渠近方與一名女優沙雷有密約沙雷者即號稱「倫敦之花」之一人凡人迷墮情網時任何危言嘉訓都格格不能入宜乎喬治聞亨利之言將沈沈欲睡脫非明日債家之難關臨頭此時已頹然臥矣

亨利方欲致其他之訓詞忽壁上巨鐘鏗然作十二響又覩愛子有倦意乃欠伸曰是其時矣我輩宜休息已較平日遲睡半小時矣喬治起立欲去亨利曰愛子乎汝幸少緩須臾候我就枕汝再去弗晚嗟乎不知何故我今日殊願與汝昵談一若我有無限之語言仍將對汝一吐又若我明日將遠行與汝久別者嗟乎是何故耶言時已解衣登牀既就枕謂喬治曰汝可去矣喬治曰諾乃向其父道晚安而出方及門次亨利呼曰喬治！！汝速還我幾誤大事矣喬治聞言乃回身返榻前亨利曰今宵我與汝健談忘卻飲「安息粉」矣吾已寢嬾再起立汝爲吾一調和之長瓶中貯有淨水汝傾少許於案上綠色玻璃杯中不必滿但及其紅線處即足藥在藍玻瓶中汝取其一包投入杯中屜中有小鎳匙取以攪之即可矣喬治曰兒知之矣乃一一如法泡製方注水於綠杯時亨利又呼曰喬治注意汝啟藍瓶取藥時珍重爲之勿多取果誤取兩包或三包者則我將痲醉致死醫學博士曾再三告我勿大意飲過量之藥否則將沈沈長眠得永遠之安息去矣蓋此藥力極猛烈孺子慎之故我曩時皆親手調治不敢假手僮僕也萬惡之喬治聞其父言忽大震動心跳蕩不已幾不能自振不覺驚呼曰父乎藥力果如此其猛烈耶亨利曰然喬治顫聲曰兒知之矣回首視亨利時已倦極閉目而倚枕頻頻促喬治曰藥已調成乎水不可過多多則吾難咽也喬治應曰兒知之矣心中則微語曰嗟乎吾其於此着力於吾之希望耶乃急以背

向父就案上調藥爾時室中寂然但聞案上玻瓶相觸聲叮噹不絕於此可以想喬治心緒之紊亂手段之忙迫已而藥投矣啓屜取小鎳匙出平日亨利投藥於水杯後取匙僅三五攪但使藥與水調和而即可飲乃喬治則屢攪弗一攪乃至於千萬攪嗟乎豈以投藥過多不能不多攪之以求溶解耶抑故借此攪動藥水之光陰爲天理與人慾商量之時候耶

已而喬治復回首視榻上老父閉目擁衾蕭疏之白髮數莖可數不期陡然淚落嗟乎喬治此淚不知爲憐惜其老父而落耶抑明知自身之罪惡將上通於天永遠沈淪於萬刧不回之地獄而凄然自痛耶是眞不可知也爾時亨利又呼曰藥已調成乎胡久攪爲趣奉吾飲喬治顫聲曰已成矣我親愛之父乎幸恕兒……之……遲於是乃力振其氣捧杯奉亨利亨利張目視喬治微笑曰兒亦太子細矣吾不曾告汝以匙

微攬之即可耶喬治齒格格震顫聲曰幸我父恕兒……之……遲亨利以手擎杯就杯視之曰水果乎紅線不多亦不少吾親愛之兒乎汝誠細心哉想古孝子之所謂侍奉湯藥未嘗廢離者亦不過爾爾也言已一笑猛擎其杯張口一飲而罄乃以空杯付喬治曰仍爲我置原處我明晚將再飲也吾親愛之兒乎汝事畢可歸寢矣言罷又一笑喬治覺亨利此一笑爲從來所未有之慈愛溫仁不禁大感動緊抱其父之老手弗釋又顫聲曰我親愛之父乎幸恕兒……之……去更珍重道晚安冉冉掩門以出出門時迴顧室中瞥見老父榻前兩巨大之保險箱森然照眼喬治怒目視之微語曰天乎汝誠孽物也

嗟乎此萬惡之喬治是夜在其父室中種種之行爲「我」蜷伏於保險屋中就鑰竇外窺一一了解迨翌日日上三竿至愛「我」而又至保護「我」之主人亨利猶沈眠不起嗚乎蓋飲過量之安息粉長眠死矣嗟乎誰之罪耶寧非其子喬治弒之耶雖然使「我」而不久依亨利或亨利愛我護我不如此其優厚周密亦何致未待天年而遽殞於其子之手喬治若不以「我」之故而有恃無恐亦何致幼而廢學壯而浪蕩終而弒父謀產耶嗟乎是皆「我」之罪也果亨利喬治之間而無我在則天倫樂趣寧不美滿或爲嚴父或爲孝子皆意中事今則慘厲酷烈作如此之收場極人倫之大變亨利喬治我兩負之矣嗟乎寧非我之罪耶至喬治弒父之罪身體遭國家法律之顯戮靈魂受上帝神明之制裁我今亦不忍再述以重增我罪因喬治之罪惡皆我造成之也嗟乎

於戲人類中至愛無過夫婦至親莫逾父子今皆以我之故而如是如是嗟乎茫茫天壤我欲無言悲夫

（完）

愛國鴿

小說

民國五年六月

梁任公先生手定

飲冰室全集

上等連史紙精印四十冊

定價十元　預約六元（另有樣張函索即寄）

梁任公先生學問文章。久爲世所欽仰。偶有撰述。無不紙貴洛陽。前曾有文集之刻。然僅至壬寅癸卯而止。十餘年來　先生學問日進。著述日弘。但皆散見各報。未刊專集。且有未曾刊布之作。學者有難窺全豹之憾。本集爲先生手自編定。壬寅以前文字。多所刪除。近年文字。採至民國五年六月止。未刊之作。亦均列入。先生平生文字。略備於斯。先生文字。不獨爲文學革命在文學史上占一重要位置。凡近年思想之變遷。政潮之進退。無不惟先生之馬首是瞻。其於　吾國進化之關係。殆在馬志尼、福澤諭吉之上也。承先生交由本局刊行。特用精良鉛字。上等中國連史紙　印行。凡四十冊。分類如下。

第一類　論說文　通論　專論

第二類　記述文　序跋　學說　歷史　傳記　地理　雜記

第三類　雜文　時評　雜評　書牘　談藪

第四類　美文　詩詞曲　駢文

附錄演說

上海　中華書局　發行

准期陽歷九月底出版＊預約九月十五日截止

愛國小說

鴿

(英國赫洛德司的温司著)

甦漢譯述
天虛我生潤文

去今未久吾英北方名城監獄中以痕司卡爾德希米脫自殺之事惹起一般人之注意然終莫得其詳時人每責報紙記載弗詳其實新聞記者當此之際莫不竭盡心力以刺探其事之內幕所得亦頗鑿鑿顧其指尖之影甫着紙上卽有一種障礙之力遏使弗宣遂使社會中人悉無聞見所謂以一手障蔽天下耳目者蓋卽新聞檢查官之魔力也雖然事往境遷今已不妨昌言無忌爲吾儕小說家留一資料亦未始非新聞檢查官之餘惠也今請舉其事以供讀者諸君

是日上午十一時希米脫被逮於萊卡司德車站及至十二時略加研鞫卽禁錮於監獄中最堅固之一室蓋希米脫實爲日耳曼人也閱四十五分鐘後獄卒以牛肉果餌入餉希米脫而獄卒大駭見希米脫方伏牆隅頭垂垂欲倒面貌乃模糊不可辨蓋已置身血泊中死矣及經醫生檢驗驗得希米脫之頂門深陷顱骨碎裂致死然顱骨至堅必受猛擊始碎室中既無凶器在此數十分之時間又決其無人入室故於希米脫之死殊爲可疑及視牆壁則於牆上離地四尺之處得有血跡且黏有頭髮數莖乃決定希米脫必因憤怒至絕猛觸其頂門於牆上致殞此事發生之初凡人悉起注意然不轉瞬卽又忘之如遺蓋因外間傳有一種消息實較此事爲大消息爲何卽謂敵人空中艦隊大遭損失聞者莫不欣欣然有喜色互相傳告甚有喜極而唱歌者故於希米脫之死轉覺無奇然以著者思之希米脫事除受理此案之政界人外得悉底蘊者殆不滿六七人至因希米脫之死而吾英國空中艦隊不致遭劇烈之打擊者

知者尤無幾人卽至今日於敵人秘密召集空中艦隊之事亦仍懵然不知然吾當時固知其必有一纖密之緣因也當時敵人方秘密召集空中艦隊而一般社會中人適値耶穌聖誕從事宴樂粉飾太平嗟夫當彼之時曾有何人一念此數小時之快樂實有多少男兒方埋骨於亂塜間耶抑有何人念及敵人方在空中召集艦隊乘機以襲吾耶讀者乎敵人駐紮飛艇之處原屬分而不聚乃不轉瞬之間能使數十百艘雲集一處是其組織之完備寧不使人聞而失色然吾知其此中實有一人爲之導線也當時官報局報告亦頗具至理謂據航空部部長報告敵人以飛艇二艘或三艘爲一小隊每三分鐘先自弧形之地點出發飛至指定之海濱乃分十艘爲一排於是大小二百餘艘同時出發乘風飛渡北海直向吾英而來爲勢實至險也旋得漁人報告謂敵人空中艦隊方遨翔雲表來襲吾英之時未及半程驟遭颶風數十百艘之敵艦遂向北吹去而吾漁船當風起之時加煤愼駛駛抵奇姆斯培海口遂得無恙至於敵人空中艦隊則已逕向冰天雪窖人跡不至之北極而去此事當於一千九百十七年俟司敢維生自北極探險還時或能報告吾人否則彼敵人亦無他唯坐待末日之裁判已耳

讀吾書者當知吾人蒙天佑之日是日實有愛格登夫人乘火車往北方存問其夫其夫充海軍士官軍艦之名及停泊所在則與吾書無關故不贅述夫人抵車站時見車中坐客多爲兵士擁擠至不可堪唯頭等車坐客尚稀夫人乃擇一室而坐將其行囊散置坐椅之上不使有隙地意蓋拒絕旅客侵座也時方有一少年其孤獨之性正類夫人見坐客擁擠則徘徊於月臺之上不卽登車久之見夫人室中祇有一人則挾一籐籃而入卽於夫人椅上倚窗背車頭而坐夫人覩少年無狀乃收拾其行李而於對面一

椅之上面車頭斜向少年而坐時則天氣明媚東南風微起枯枝乃搖搖而動地上枯草亦復微𩗗𩗗作蝶舞夫人殊喜蓋郎君作海上生涯故於氣候寒燠至爲關心今覩天氣晴佳心中乃頗自慰且念此行良晤不遠則尤喜迨車啓行乃出雜誌一册翻閱排遣途中岑寂車行久之夫人仍閱書不輟而於對座之少年幾忘之矣俄聞咯吱一聲夫人始如夢中驚覺廻視少年則方移其籐籃置諸身次兩唇又復牽掣自動夫人知爲咀嚼麵包蓋見籃上置有鹹肉麵包一疊而以白巾襯於底也惟夫人殊詫以爲此時尚在上午九時少年何已取食覩少年狀乇暇豫其食麵包似當消遣且食且眺車外風景時則天色清朗絕無浮雲夫人細視少年度其年事可三十五左右服時式細呢旅行服儀態萬方望而知爲上等紳士也頃之少年食既取巾向窗外而揮去其餘屑夫人乃念此少年好潔其妻殆一嬌嬾之人故雖旅行中亦復自爲料理然少年果已娶否則未可知也念既又取雜誌細閱時車方駛抵英國中部之平原村鎭寥落鷄犬不聞車行乃倍速茸茸草地一望無際夫人覩此乃念凡人何以喜居塵市不來居此享受田野之樂乎既視車中時刻表又視時計則喜曰感謝上帝半小時後當抵培蘭根敦車站途程已過半矣既又低聲曰噫少年又進食矣視之少年果咀嚼麵包夫人因念此少年前後兩次實未及一時少年誠徒餔餟哉惟今所食爲適間食餘者乎抑否乎夫人乃不禁起爲好奇之心因凝視少年則見麵包一疊又置籃上用巾襯之如前而少年意頗自得一無羞赧食盡取巾向窗外揮去細屑之時始覺夫人以冷眼覷彼乃亦不禁赧然因向夫人凝睇夫人覺則於一秒鐘前已廻其目光少年乃見夫人之目光方注車上旅館廣告之上時車方踰鐵橋而過夫人又視少年少年方倚窗以巾向窗外而揚風吹巾上巾

第五集

之一角乃被捲起夫人於茲瞥見一物其物為何讀者且百思而不得蓋鴿羽也夫人且覺巾中實為活鴿轉瞬即已飛去此時少年之上半身方傴出窗外垂其兩手揚巾不已旋即回入窗內則又佯揮其巾始折而置之籃內且加蓋而下栓焉坐定夫人乃大詫然猶鎮定不使外露惟暗念此人何鬼祟若此既念干預旅客之事實非己責徒自取辱亦殊不値惟思此人於途中放鴿其中實有可疑方念間已抵培蘭根敦車站車乃戛然止車抵此處須俟來車駛過始得前進故有數分鐘之停頓少年乃離座略視其籃復向夫人足恭而出夫人則凝注此少年目光乃不少移則見少年自甬道出車門登月臺逕入車站電報房覺少年於車站途徑至稔蓋其行時一無張皇猶豫之色也迨入電報房之後夫人忽起一念且啟籃視之果為活鴿與否又思此舉實非正當行為設於此時

少年適撞入者將奈何惟思敵人間諜行爲詭祕少年今於途中放鴿得毋又爲敵人之間諜乎果然者國人生命死於此輩手者不知凡幾卽如吾夫多少同袍之死亦受此輩賜也然則揭破此輩陰謀實爲吾人天職不容稍緩否則吾英之人不又將有數人死於此人手乎念至此勇敢之氣立伸則卽欻然而起先向窗外門前窺視卽趣籃次伸其顫動之纖手力拔籃上之栓似歷數十百千年之時光始將橫栓拔去略啓其蓋向內覷視則見一巾之外又有一巾鋪於籃面惟無異徵可覩無已竟啟其蓋一手持蓋一手去巾巾去而異徵立見蓋馴鴿兩頭赫然伏籃底也毛羽美麗頭光滑目伶俐籃格爲四兩鴿各佔其一餘則空無所有惟一紙裹殆又麵包之屬夫人見之大驚幾忘其時間之短促視鴿之翅下繫有鵝毛管與否而兩鴿驀見生人卽振翼欲飛夫人此時旣須顧鴿又須顧少年慌促乃無倫念此時設被少年窺見者則必乘機脫走甚則出手鎗餉已皆在意中方念間迴視車外見少年已款步而來距車門止十步而遙時少年方視其櫻色紙之電封意乃不屬其籃然夫人已大窘思惟有放去其鴿已則遁去繼思此着實爲輕縱敵人寧與少年相遇之下直揭其陰謀之爲愈此時車忽向後退蓋退入支路之後乃車開也少年正欲登車則被多人訶止遂已讀者乎惟此實與夫人以絕好機會使之從容收拾夫人乃力撳兩鴿於籃底復以巾蔽之加蓋下栓如初至是夫人之胸始寬則又調詼曰汝美麗之鴿今日不幸遭予虐待予甚抱歉惟汝當知此舉亦殊不得已耳語旣卽坐其椅上以毯加膝如初時而車亦止少年已款步入入時卽視其籃見無異徵卽坐下無何車開矣斯時自甬道中來一傾碩之旅客對夫人而坐喘喘曰佳今日車乃準時而開未爽毫釐夫人此時力爲鎮定不使少年起疑少年方細相來客殊不屬

目。夫人夫人胸中以爲適間幸未僨事。惟猶不能謂爲成功。必使此少年不漏網始佳。時少年方向車外視。天氣而手中電信已撕爲粉碎擲置地上。惟其愉快之色今已消盡無遺。於時天高氣爽。惟西隅起爲浮雲一疊。夫人仰視空際。而胸中適起一念。念必如何始能逮此少年。而於此際且須禁其放鴿。蓋多放一鴿。國中即多一層危險。最佳之策莫如止其放鴿且逮捕其人。此着要非一人所能。必得外力之助。於事始濟。惟少年每於食麵包時施行其計畫。今距其食麵包之時間尚止二十分鐘。則少年此時決弗取食以啓人疑。卽食亦必於一小時之後。然則當乘此間隙告知車守。又念頎碩之旅客。雖弗能求其帮助。然當離室之時。正可利用此人監察少年。夫人因卽離座。又故示暇豫對鏡而窺掠髮整冠。始經車中甬道。姍姍而出。然夫人此行殊險。蓋嬌弱之身。車當疾駛之時。彳亍於車中長甬道之上。稍一不愼。顚仆隨之。行過列車銜接之間。險更倍蓰。久而久之。始抵最後之貨車。所裝各貨多爲鹹魚鹹肉。入其中但覺臭氣薰蒸。夫人見車守方蜷伏貨堆之中。其人年事耄矣。灰色之鬚茸茸殆滿面。作枯蠟色。知此人必因歷年晝夜勞苦以致憔悴如此。夫人卽與耳語。惟時車行轆轆。聽乃不晰。夫人復高聲詳述一遍。車守始聽之。明晰則向夫人足恭。讀者知此車守熱心祖國。亦能如愛格登夫人乎。是實不然。蓋車守語夫人曰。人謂吾儕終日閒暇。祇於停車之時躍上月臺吹叫。而於開車之時再吹叫下車而已。實則予終日碌碌何嘗有暇。惟夫人既以是爲言。容吾一視其人。夫人多方勸誘。車守始允之曰。抵下一車站之時。當致電萊卡司德車站。命車站之警備隊逮捕少年。惟有効力與否。殊不可必。夫人至是始折回。然經此跋涉。骨骼痛乃如裂。及抵室門。則聞室中一人曰。火車上之麵包。予決弗欲食。蓋予實不願卽死也。一人曰。然予嘗

憶一次……夫人聞麵包兩字。不禁大驚。豈少年又已食其麵包乎。亟奔室內。則籐籃已啓。少年方與頎者閒談。少年且取其食餘之麵包。送入口內。復以其巾向窗外揮揚。夫人欲攫其巾。繼思此時實已不及於事。徽特無濟。且適告其陰謀已露。反使設備有加。於事直無少益。則復鎭定坐下。惟視少年意正自得。以為此時雖遣人捕獲。大功實已告成矣。夫人乃自念適纔之事。實自僨事。當啓視兩鴿之時。應立斃之。卽不然。當少年放鴿之時。應自其手中奪下。卽與少年毆鬪。亦所甘心。何乃計不出此。而反使之成功。然其所成功者為何事。吾英所遭損失者為何事。要不可知。惟吾人女子。竟坐失報國之機會。何以對國。何以對夫。思至此。惟自怨艾悲憤。乃無已時。幸而不移時。夫人勇敢之氣。又立盛。所有一切懊喪之念盡消滅無遺。以為凡事不為則已。為之須堅持到底。幸而此時猶未為少年所窺破。則後此舉動。必當有所監察。吾寧與之相搏。雖犧牲生命。亦所弗恤。綜言之。決弗再任此少年遁耳。無何。車守偽為查票人而入。注視少年。少年昂然無怯容。迨車守出門去。而頎者已昏昏睡去。少年亦闔目假寐。夫人則覺少年滿面露其笑容。是則少年無論是睡是醒。胸懷得意無疑。久之。天忽昏黑。風撼窗櫺。振振作響。車行亦漸緩。萊卡司德車站已巍然在望。時夫人之血管陡漲。脈息亦寸寸跳動。思車守電報究拍發與否。不然已且挺然捕少年。時車守又入室。略一視察。卽至隔室。夫人乃知死神已壓少年之頂上。蓋於其時。夫人已見有一陸軍軍官。率兵士五六人。荷鎗而來。刺刀如雪。光耀人目。而車守方與兵士竊竊私語也。少年覩狀驚駭失措。然猶力自鎭定。離座向甬道而趨。然殊不幸。此時頎者方醒。橫梗甬道。搓其惺忪之眼。少年乃不得出。方欲排之。而車守已立頎者之後。愛格登夫人且高呼曰。隊長至此。隊長卽入曰。夫人是誰。夫人曰。此

少年是也。復指籐籃曰。此卽少年物也。隊長卽牽少年衣曰。從吾行。復迴首曰。汝儕來。攜此籃去。少年始。則驚駭。失色。旋卽堅定從容。如初。略不抵抗。至是卽有兩兵居少年前。兩兵居後。左右各一。隊長乃發令曰。行耳。於是衆兵卽擁少年去。愛格登夫人隨於後。則見少年坦然隨兵士行。且與兵士同其快步。隊長則自語曰。不圖此人。乃普魯士人也。旁人驚訝未定。已抵車站。站長乃以事務室。權作拘留所。而愛格登夫人亦入焉。隊長囑兵士曰。將籃置之桌上。愛格登夫人曰。注意此中。尙有活鴿一頭。毋使遽逸。少年聞語。目灼灼視夫人。但其面仍現笑容。絕不露其獰惡之狀。蓋少年自知死期已屆。雖抗無益。但須查得其鴿及秘密書信。則性命從此休矣。則故壯其色。絕不現畏葸之態。隊長則伸其巨靈之掌。探入籃內。且曰。汝美麗之鴿。盍從吾來。言次。已取出活鴿一頭。兵士見之。以爲此物美麗可玩。絕不知其危險實與炸彈無異。而少年亦略不注視。蓋其胸中方念一事。而隊長已於鴿翅之下。覓得長不盈寸之鵝毛管。用絲線繫羽上。乃語站長曰。噫。是無所用其疑矣。此語出。少年已撲隊長。立攫其鴿。隊長緊抱其身。而少年手中之鴿。已向窗外而放。讀者當知此時惟愛格登夫人一人。專心一致於少年。覩少年忽忽凝思之狀。卽已早會其意。則立閉其窗。鴿乃撞窗而仆。少年至是如發狂。易力以肘擊隊長胸。復以拳擊隊長臂。然隊長之臂。環少年之腰。有如鐵箍。卒不得脫。少年怒極力掙脫隊長之身。乃如懸旌搖搖不穩。兵士則因鎗械在握。無能爲助。既而數兵棄其鎗械助隊長。隊長喘然曰。弗庸汝儕相助。吾自有法。又呼一兵士名曰亞立小大。汝視之。吾祇須如此足矣。言時已伸一足。鉤少年股。復伸一足蹶之。少年已仆於地。隊長乃跨少年身上。少年知不敵。怒氣乃全消。惟現一種失望之色。兵士則助隊長縛少年。愛格登夫人見少年狀不

禁。憫然惟少年。固知籃中有鴿。何以見鴿之後。忽發狂易。欲放去其鴿。此實疑問。令人不解。旋於鵝毛管中得一膠片。片上有英文曰(不順利)及少年入萊卡司德監獄之後。卽自裁。故於片上之字。人卒莫明其用意。及致電倫敦某機關。請得偵查敵人間諜專員至。一見少年屍身。卽曰。吾儕早已注意此人。惟未得確證。故未逮捕。蓋其人乃一已入英籍之日耳曼人也。原名痕司卡爾德希米脫。至英之後。乃改名麥剛森。此人爲參鴿俱樂部會員數年。以來此人對於俱樂部中贊勷擘劃。不遺餘力。後乃偵知希米脫實與敵人航空隊人員祕密通信。蓋自英國氣候報告撤消之後。此人專以英國氣候報告於敵人航空隊人員。其人且與各地人士聯絡。故培蘭根敦車站電報底簿上。是日實有人致電希米脫。惟視電文亦至平常。殆爲密碼。故勿覺耳。是日希米脫於車中所放之鴿。卽使飛過北海。以氣候報告敵人也。惟其敗露。愛格登夫人實居首功。故於希米脫事。夫人知之獨詳。故惟夫人一聞敵人以空中艦隊襲擊之耗。卽知與希米脫有關。惟夫人所詫者。希米脫於報告之事。似先預備。則希米脫於培蘭根敦所放一鴿。必爲誤放。惟旣爲間諜。決不疏忽若此。思至此。又殊不解。後與其夫研究此疑問至數十次。亦卒不得要領。夫人旣忽大悟。此事實非希米脫之誤。蓋當揪兩鴿入籃之時。必因兩鴿地位互易。所致希米脫未知有人啓視。故但記其格。不視其鴿。及於隊長手中見其鴿。始知大誤。無怪希米脫發爲狂易。蓋犧牲一己之生命。初不足惜。所惜者數十百艘之空中艦隊。將斷送其手。愈思愈憤。卒於獄中自殺。然敵人因得其順利之報告。竟準時出發。卒致猝遭颶風。政府乃念愛格登夫人於此事功實非淺。錫以維多利亞十字勳章。而於戰史中又放一異彩矣。

(完)

幾庵雜詩

登狼山支雲塔

如此江山果屬誰。眼前風物太淒其。紫琅山上看西北。雲氣如潮塔不支。

崇川雜感

江山門外晚風斜。城上燕兵陷莫殷。漸古中原金鼓氣。夕陽無處不胡笳。

月夜江干候船

晚風吹水皺羅痕。搖曳菱花綠到門。解識江湖蕭逸趣。濛煙疏柳亦銷魂。

漁火淒清照眼圓。蕭蕭平野鬱疎煙。半江寒浪濯黃月。人倚斜橋待夜船。

家庭小說

猴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古今文綜

▲華裝四十冊

▲分裝布套四函

定價 本洋 連史十四元 十元

（另有精緻木箱每只取價八角）

本書注重實用不分駢散取參伍錯綜之義名爲古今文綜其特色有五

（五）（大）（特）（色）

●選錄之博● 本書選錄上自三代下至近世不分駢散不囿宗派鈎深索隱無美不盡

●類別之碻● 本書別爲六部十二類更析子目確定統系綜貫比較爲有選本以來未嘗發明之巨著

●格式之備● 本書以部統編以編統章每章之中符記明晰眉目粲然而所選之文又復無格不收無式不備

●評點之精● 本書每篇精加圈點抉摘菁華示以義法而每章每目均有簡要綴辨述其源委體要

●校訂之善● 本書選錄之際廣羅各書參較異同求古求是十易其稿可無魯魚亥豕之患

家庭小說 **猴** 英名"The Monkey"

法國大小說家阿爾芳斯桃苕氏著　瘦鵑譯

阿爾芳斯桃苕氏小傳

阿爾芳斯桃苕氏Alphonse Daudet爲法蘭西大小說家之一。與囂俄大仲馬白爾石克等齊名。以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三日生於尼末Nimes。初肄業於利盎書院。畢業後爲阿萊某學校助敎。年十七。從其兄歐納司得Ernest同之巴黎。同爲莽奈公爵司筆札。氏初爲詩。一八五八年著一詩曰「情人」"Les Amoureuses"後編「最高貴之神像」"La Derniere Idole"「長兄」"Le Frire Aine"「犧牲」"Le Sacrifice"諸劇本。一八六六年。爲說部「小物事」"Le Petit Chose"。前半描寫其少年時生活之苦況。而全書主旨。則爲一「悌」字。讀之令人篤手足之情。書出名噪一時。後作「耶克」"Jack"「小弟洛莽與老利士來」"Fromont Jeune et Risler Aine"「大富豪」"Le Nabob"「流竄之王」"Les Rois en Exil"「薩花」諸書。俱負盛名。一八八八年。草「不朽」"L' Immortal"一書。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直與英國大小說家却爾司狄根司氏相抗手。氏以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而其名至今猶藉藉也。

一夕。爲禮拜六夕。日與禮拜。均於此際。作一結束。人人心目中。咸覺禮拜日至矣。是日固爲市日。譁呼之聲。徹郊坰。而市中酒家之門。亦復豥翕弗已。蓋聚飲者衆也。工人無算。鱗屯側道之上。道隘弗能容。外溢以入廣衢。斯時羣人中。乃有一纖削之影。背道趣小山行。摳衣蹣躍而登。其人裹一肩巾。薄日皺。雙屩蕉

萃黯然現於一頓冠之下以面小冠乃盆形其大容色似慚似憂似有所急殊弗審此婦去將安之又奚事也但見其過街時步履蹻捷雙眸作作前注眸中似有語曰安得以時戾彼而進乃盆疾工人輩一見

其人均作輕詆之態相向緣此婦貌不揚衆復識之平昔嘗錫以嘉名曰猴至是卽有一二佻撻者齗脣而笑相顧呼曰趣觀趣觀猴至矣是爲佛冷汀之猴此去將挾其夫歸也衆聲愈噪婦行亦愈疾間有人則作冷澀之聲曰嘻拙哉猴也而夫已不在彼去將焉適婦仍弗顧踔厲而前呼吸既促乃喘息弗已而此街直貫小山而過復犖确不易行已而至矣其地在附郭最高處適當十字路口爲大工廠一當婦至時廠門已闔引擎之聲俱寂沈沈如死烟突歸然尙有餘烟噴薄而出裊天末如環廠之四周空氣猶溫似人垂斃吐其最後之殘息然廠中已無人矣第見第一層樓

上有火一星現於窗格而光亦黯然弗明意爲廠中會計者方挑燈覈其賬目須臾此火星亦杳四陬都歸暝黑嗟哉此婦來亦遲矣乃夫已挾其一禮拜之工資以去是時殆已歌呼入酒家方向鑪頭買醉初弗顧家中窘甚兒女均不襪而跣而麵包肆中積欠亦尚未付市中酒家夥不知彼飲於何所脫欲往覓其人實至非易婦失望已極仆坐道周邊石上眸子空泛注此晦冥之夜欲起去而力已盡矣維時附郭酒家座客已滿燈光樂意在在奪門而出日間工廠中擾攘之狀已移入此酒簾之中窗間陳酒甕三五成行自此黝黯不光之頗黎後燦然外露似誘街上行人作碧色者爲阿孛星酒作玫瑰色者爲苦酒作黃金色者爲白蘭地酒酒馨四溢棘人鼻觀又有高歌讙呼之聲雜以酒杯相戛聲金錢鏗鏘聲嚻然外達聞於街上有醉者則倚其臂於桌上沈酣欲睡既爲工作所苦復困於酒身罷力盡幾於弗能自振顧猶留連於此溷濁之空氣中樂而忘返初未念及家中無火妻子方號寒也夜未央在一闃寂無人之街上有一纖削之影踽旅徐行倏進倏止若有所瞯每過酒家輒以肩巾去窗角積垢張眸內窺無所得則復彳亍而前爲狀似惱尋至一家復就窗以窺窺未幾身乃不期大顫蓋其夫佛冷汀者茲已入其目奩被白色之衣坐羣人中以鬈髮及其魁梧之軀傲示朋儕時方抵掌高談意氣甚豪羣人環坐傾聽狀亦至專佛冷汀意得則罄其貲市酒稱觴遍酌之而此可憐之猴則貼其瘦靨於窗外且窺且顫見此室中明燈照臨一巨桌之上其夫卽據首席而坐瓶盎離立如兵陳人面四匝被酒似蘋婆之果婦竊窺移時顫乃彌甚顧佛冷汀則殊未見此慘白之面隱於窗上頗黎之後且以含悲之目惻惻相窺談興既高洗盞更酌狀類長鯨吸水將吸此酒家使成涸轍矣婦覩狀猶逡巡弗敢遽入以其朋輩都在一入不啻辱

彼彼性絕暴怒且立滋貌美尙能動其憐惜之心而今乃奇媸又何能爲讀吾書者勿謂此婦媸也當十年以前與其夫初薾菪時實亦明冶如花一時無兩每日淩晨佛冷汀赴廠工作必與彼遇彼亦傭於一肆中力作自給碧玉小家不識綺羅之香而玉貌娟娟已足奪人心目爾時彼二人目光一接情芽乃立茁顧二人多情而不多金亦殊無以爲家鳳想雖殷鸞願難遂遷延久之兩家母氏始出其撙節之資各市一褥爲兩小合巹女於肆中夙得人心則皆力贊其成一友假以吉服復自一理髮匠許假得一幕面之紗一日之晨二人遂徒步過街同造禮拜堂會有人家治喪行彌撒之禮則靜焉俟之不敢促也俄之市廳會有富家新夫婦方署婚券則復靜焉俟之不敢促也婚禮既成遂相將而至郊外稅一湫隘弗潔之屋以居比鄰均赤貧之家爲況正復相類而叫囂之聲徹日夜弗絕新夫婦蜜月未過卽覺承家之苦二人魚水之歡因亦未能持久佛冷汀固酒徒至是則又呼朋嘯侶縱酒博醉不垂橐不歸女無能爲惟有啜泣天下婦人舍啜泣外固無能事每値夫在酒家時婦則憂心惙惙勾留鄰人之家臂間挾其雛跋來報往時復申申而詈鳴其不平不特此也長日尙須持家瑣事蜎集粟六無已於是好花萎矣便娟之貌立變爲媸肆中女伴因羣呼之曰猴斯時猴尙在彼酒家窗前蹀足往來纖削之影顫動弗置中心鬱勃舉步絕重側道上足音跫然歷歷可聞婦蹀躞久之仰天作空嗽天既陰寒雨復廉纖而下彼人何時始出猶未可知婦以手把門柄者再終弗敢入厥後念及兒女輩方嗷嗷待哺則力鼓其勇氣奓戶立入足方逾閾而室中笑聲已四縱繼以譁呼之聲曰佛冷汀視之而家之猴至矣婦聞聲次且不敢遽前時其爲狀實亦肖猴奇醜乃無倫匹鬢髮漬雨直被其肩而雙靨亦慘白如死無復血色已而羣人復同聲

呼曰佛冷汀視之而家之猴至矣婦顫甚木立弗動中心懷慚幾無地以自厝而佛冷汀則已虎躍而起以婦來即所以辱彼心有所忿懥乃悻悻然見於其面尋握二拳來撲婦狀至戇憧婦弗能堪奪門立犇羣人作梟叫送之用爲笑樂顧婦已罷犇乃弗迅佛冷汀脚力絕健善走如猿猱超越兩武眴已得婦於街角時則天昏月死無見之者傷哉猴也然而不須臾間猴即忻然說矣蓋佛冷汀雖已洪醉天良尙未盡汨一去其曹偶憬然遂悟面其可憐之妻不期而萌悔艾之心即聯臂與之同歸於時靜夜沈沈中乃有婦人諫夫之聲破寂而起愴悽憯惻纏綿婉媚其間似又滲以淚痕聲乃微抑則彼所謂猴者已制勝一酒國中之英雄茲方奏凱歸也

（完）

近世新粧觀

聞人髮髻千變萬化競鬬新樣今卽約髻朱絲瓶偏左方名之曰轉灣心我謂女子有一種幽戾繚曲之心思此轉灣心三字恰稱也前有句曰一縷猩紅輕約髻灣灣曲曲轉灣心

邇來女郎冬日不帽頗多頭痛之症於是額角眉梢時有一捻之紅謂可以愈頭風實亦爲新粧之一也前有句曰爲道昨宵頭裏痛眉梢擣得一絲紅

歐洲女子喜着高底之履今此風亦東漸矣恆見十五六女郎躡履疾行丁丁作聲髣髴館娃宮中人物前有句曰良宵莫負可人約靜聽廻廊響屧聲

（釵痕）

言情小說

西樓畫影錄

乾隆英使覲見記

洋裝一厚册　定價七角

是書爲英國派赴中國首任大使馬戛爾尼伯爵自述。江陰劉半儂譯。杭州高野侯校。都三卷九萬餘言。凡純皇之政見起居。及其暮年之信仰佛教。與夫和坤。福隆安。福康安。松筠。長麟等各大員之識見態度。以及內庭之供奉。萬壽之儀節。叩首禮之爭執。中朝對待外使之夜郎自大。英葡兩國僑民之衝突。圓明園及熱河避暑山莊之景物寶藏等。均紀載極詳。不特爲諸家筆記所未備。且有爲今人所夢想不到者。而於當時官場之敝竇。小民之疾苦。尤能言華人之所不敢言。於中國舉國謳歌聖德。粉飾太平之際。獨抉其內幕之不穩。識者謂英人自有此書。其謀我之心始起。是此書不特可作爲十七世紀末葉之中國社會史讀。且可視爲中國國本動搖最早之痛史也。至於譯筆之明達透澈。尤其餘事。

上海
中華書局
發行

言情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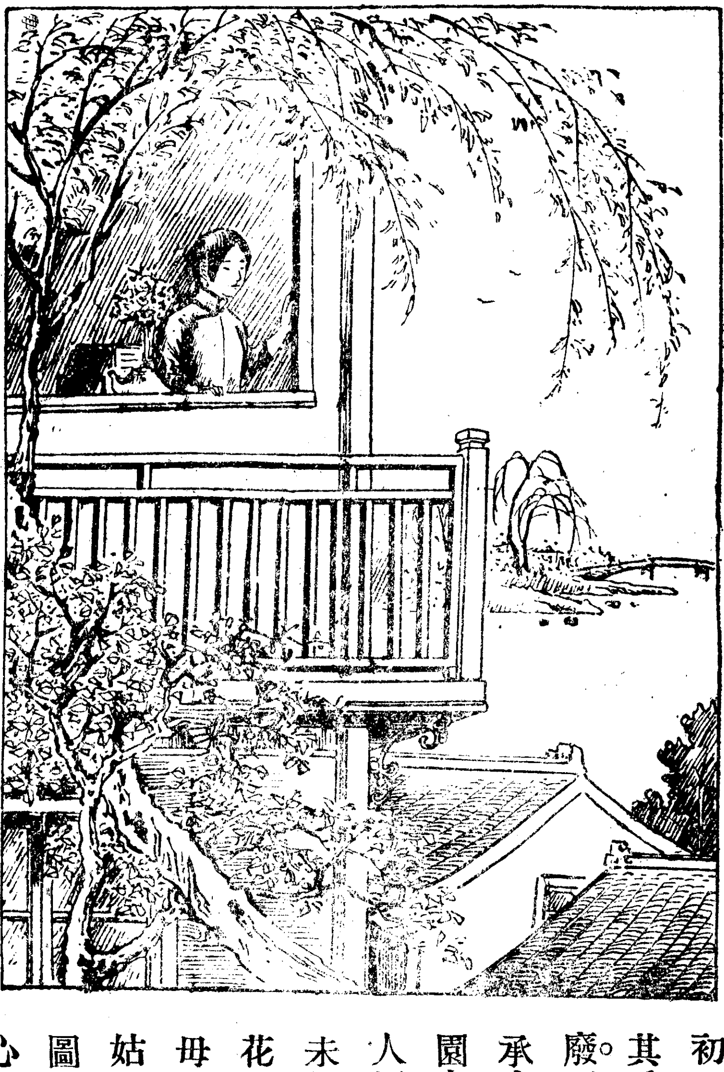
西樓畫影錄

小蝶

清明近矣。好山如曉妝美人。膏沐初罷。明媚乃無其匹。西湖邊幾樹垂楊。則方搓其黃金之髮。似爲惜春人用繫韶光者。此景卽在村落間已堪入畫。矧爲名勝甲於天下。豔如西子之西子湖哉。惟是桑田滄海。變換無常。湧金門外本爲游人薈集之所。今乃畫船游艇悉改泊於西園。電燈徹夜照水。如繁星而油壁之車。日轔轔於浣紗路上。昔日之聽鶯處。固已無復問津者矣。但一二雋逸之士。尙復別有懷抱。寧捨繁華而趨幽靜。故錢王祠畔尙有幽人踪跡。吾書所敘景物。卽錢王祠西之修園也。此園在昔盛時亦頗足觀。特至今日則已頹圮過半。唯西邊一樓尙完好。但亦朱檻封塵。雕闌失色。登臨者輒爲黯然無歡。獨一般畫家視爲寫生佳處。謂天公設此景物。正以警繁華夢中之人。寫上生綃。以供後人憑弔。蓋亦吾人之責也。畫家爲誰。則吾書之主人翁曰蘇辛者是。

蘇辛吳人。愛浙江山水佳。乃辭其母氏。爲杭寓公。凡名勝山水。經其收入丹青者。已不知幾許矣。尤好搜求幽蒨之景以作畫稿。其意以爲畫猶人也。明媚美麗不過浮豔。偶一展玩。固足悅目。然習久亦且轉歸淡漠。易生厭心。不若幽蒨者其秀在骨。淡雋而神遠。可以玩賞無窮。蘇辛既愛修園。乃排日必一至。展其畫架於綠陰中。拾取眼前景物。令登紙上。調朱殺粉。意欣然自得。每一圖成。見者皆嘖嘖歎服。謂雲林山谷復生。亦未必能奪其席也。一日晴窗日暖。花氣襲人。蘇辛獨坐無聊。復攜畫具步出湧金門外至修園遺址。坐垂楊下。冀覓得一佳景以供揮毫。顧園中景物已將描寫殆遍。其餘者非失之平淡。卽過於妍麗

爲蘇辛所不喜。乃不得已舉首四矚。則於垂楊以外。蠣牆以西。忽見紅樓一角。軒窗半拓。中有綠鬟之人。倚欄小立。衣袂飄舉若仙。一手拈折枝桃花。似有遐想。蘇辛自念曰。此非園中西樓耶。吾來作畫幾一月。



初未嘗見樓中有人。今此麗人。其爲誰耶。既忽轉念。此樓已久廢。吾嘗一登臨。以望隔湖風景。承塵且霉損。安可居人。要之守園人女兒來此拂拭耳。但守園人固未嘗有女。若果有之。何久未見。吾聞山川靈秀之地。每多花妖月魅。憑跡其間。今之所見。毋亦類是。念至此。不禁自笑曰。姑勿論其爲人爲妖。且收作畫圖資料。亦是佳事。乃支遠鏡細心測量。且量且繪。由近而遠。先爲小溪一曲。夾以幽竹。流水淙淙。穿竹過。一薄板橋通之。過橋爲蠣牆一帶。月洞門中有垂楊叢鬖。展爲幽綠。流鶯三五。方繞樹而飛。垂楊深處。則小樓在焉。文窗六扇。映日而拓。其中有美一人。以手絹遮闌干。

斜身小立。雲鬟欲墮。秋水凝波。似含幽思。如有佳語。而櫻脣微哆。則又似不勝芳草天涯之感也。蘇辛平生見美人多矣。然皆澄心自好。一無感動。彼固謂天下之事與物。無一非幻夢泡影。即此鶯嬌燕婉者。初亦等於畫中愛寵。然畫中人雖歷數十百年。而顏色如故。不若世上美人。轉瞬且老醜隨之。則以世上人比畫中人。且不若。復何愛戀之足云。然至是則寸心亦不禁飛越。但恨此身不能化蝶。飛上闌干。一親美人香澤。心有所念。則以目注畫中人。又舉首以視樓中人。忽見彼美之後。又添一人影。畧較彼美為高。翩翩白袷。有如玉樹臨風。以狀度之。殆為女郎夫婿。蘇辛不覺嗒然若失。遂取遠鏡不復視。而心緒棼亂。亦已無意作畫。草草收拾畫具。逕出園門。行數武後。回首試瞻。則已紅窗深掩矣。明日蘇辛復至修園。則樓空如舊。芳踪杳然。唯簷前燕子。尚復呢喃。似說蘇辛癡者。不禁廢然而返。自是更無佳緒。理治繪事。心中所念。惟念此美人者。果為誰氏女郎。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謂非天緣。又安可得。雖明知羅敷有夫。使君不能作非分之想。但得與神仙眷屬友。此生亦云幸矣。既而思之。既未詳其姓氏。復不審其里居。我雖曾於遠鏡中得識美人。而美人固未識我也。則我雖與覿面。又安能博其畧一垂青。思之久之。翻恨造物弄人。無端邂逅。致令夢想顛倒。無復寧晷。殊不知情魔乃由自召。天公未嘗強畀之也。蘇辛不自警覺。苦尋煩惱。厥狀有如春蠶吐絲。自縛其身。今正其作繭時也。故至明日。而蘇辛遂病相思。感冒其速。實勝於傷寒。特此相思之病。其腦力乃愈靈敏。因於萬千思想中。念守園人或知彼姝消息。乃遣平頭奴召之。至守園人曰程三。老矣。聞召立至。蘇辛命就榻前矮凳坐。欲語又不禁自羞。終乃曰。程三。前日之日。汝在園中否。程三曰在。曰汝亦見有遊園人乎。程三曰有之。其人乃女郎也。蘇辛喜曰。然則汝亦識之歟。曰安得不識。

蘇辛大喜曰。趣言之。程三忸怩曰。先生何故忽問此。蘇辛不覺遽赬勿能答。既而曰。汝但言之。勿問。言次。納一銀圓於其手中。程三得金大樂。曰實告先生。此女郎者。蓋吾女甥。小字阿牛。渠本居越。昨隨其母來杭。求爲人傭。倉卒不得主家。乃寓吾所。蘇辛詫曰。美麗若此。乃爲人傭耶。程三曰。先生過譽。渠在越中。固嘖嘖有美名。然與杭州女郎比。則亦不過道旁野芳耳。吾家小兒子阿花。比之曰喇叭花。以其蠢蠢然殊無婀娜態。吾思之。肖也。蘇辛曰。此喻不當。吾意海棠小朵。其嬌豔或差似之。汝試視我牀畔所展畫架中繪一人。不與汝女甥甚相似耶。程三視之。頃曰。嗟乎。此觀音化身像也。否則殆爲嫦娥或織女。阿牛何足與比。蓋阿牛之目細如鼠。殊不稱其名。此則澄鮮如秋水。盼兮倩兮。吾魂亦爲之銷。阿牛之指日日挖泥種菜。粗頑幾如蘆蕢。此則纖纖……蘇辛聞語頗詫。亟曰。汝甥女前日亦登西樓耶。曰然。耶然則此妮子不可敎。吾令渠助吾妻炊。乃偸暇嬉戲。安可以爲人傭。蘇辛曰。渠衣粉霞色綺緞歟。曰然。渠見上墳船中載有美人嘗衣此。渠甚羨之。前夜夢中詡嘗衣此。或者爲先生所見。未可知也。蘇辛愕然。覺其辭語詭異。殊不中情。乃曰。彼平日果何服哉。曰藍布之犢鼻褌耳。蘇辛忿然曰。已而已而。吾蓋詢汝粉霞衫之美人。豈問汝籠下婢哉。程三嗒然。念一金之賞。勢將不穩。若無微功足錄。問心亦殊自愧。乃曰。先生休矣。無已。吾其爲先生物色之。蘇辛曰。信耶。曰然。吾妻識人多。果曾遊吾園者。渠必識之。蘇辛曰。然則謝汝。汝行矣。得有端倪。願趣告我。程三唯唯。遂去。顧乃三日不至。蘇辛焦灼殊甚。度一刻直如一年。不知凡歷幾千百年。而程三始至。至時眉宇盎然有喜色。蘇辛讓之曰。若何往。乃許久不復至。程三曰。纔三日耳。然此三日中。小老兒亦幾奔波死。今幸邀天之賜。及先生福。乃偵得彼美消息。蘇辛一躍起曰。已得之耶。曰然。先生。

豈不知我家有阿牛耶蘇辛大失望怫然曰孰問汝家阿牛吾不願聞趣行程三曰否吾語必自此始耳蘇辛曰趣言之毋故緩其說程三曰不如是則吾意不達先生豈不聞吾家阿牛求爲人傭歟曰知之程三曰今彼已覓得主家矣曰彼得主家何與於我曰否主家之女公子卽先生畫中人也蘇辛喜曰汝何言程三曰吾言卽爾日西樓憑闌之美人耳蘇辛大喜曰何以知之程三曰如阿牛言固與先生所畫適合曰然則女郎何姓已有婿乎則愕然曰不知容吾歸問之明日復來告蘇辛則女郎姓謝氏字咏絮未有婿也蘇辛猶豫曰曩日樓上固有一少年與之俱此是女郎何人程三曰吾聞其家尙有一公子字少逸是日所見殆卽其人蘇辛曰少逸現在家乎曰然其父爲皖省某縣知事公子隨侍其間數日前奉命來省阿母不久仍當往任所蘇辛點首又曰其家乃在何所曰迎紫路十三號去此冏密邇蘇辛曰謝汝見告然而句程三曰然而奈何蘇辛面赬不復續仰視窗外日影聞鳥聲嚶然作求友聲程三笑曰吾知之矣先生欲一見謝家女公子耶蘇辛大赬程三曰此易事也吾當歸而謀之阿牛如何則喟然曰蒿生生見亦何益程三乃撫掌曰然則先生之意並欲求小老兒執柯矣蘇辛嗔之曰老老何得妄言程三失笑又小坐移時遂自去玉人消息得之於無意之中蘇辛喜可知矣越數日蘇辛方作畫容光已復煥發唯神思不屬眼簾前輒現西樓人影尺幅之上彷彿見其顰笑顧一落筆轉復失之方惘悵間而程三忽入程三之來蓋送好音知謝家姊弟今日當作湖上之遊蘇辛乃大喜推其畫具起曰謝上天小生今日得重見玉人矣

夫以一分鐘時間於遠鏡一識玉人既未通辭又非晤對乃卽鍾情其身至於不可自釋言之令人駭怪

然細思之其事亦正在情理中也。大凡少年情緒。有如天空遊絲。春風吹之。正苦無所依賴。一旦與花枝相值。則卽牢縛。不可復解。理固然也。是日天氣絕淸朗。和風拂面如酥。蘇辛時方憑欄坐兩宜樓上。引醆獨酌。遙見蘇堤盡處。春水如油。乃有畫船一舸。載春人兩個。自柳陰中欵乃而出。則咏絮與少逸也。蘇辛此時。直欲化爲鸂鶒。直傍船舷飛去。竊擬買舟一葉。從其所至。顧又恐爲美人所斥。視爲儇薄之行。乃又未敢唐突。心潮起落。如轉轆轤。幾不自知所可。方忐忑間。而天公倣美。忽起片雲。下映湖水。泛爲深綠。兩堤垂柳。盡如十三女兒。散髮爲天魔之舞。遊人知雨將至。則爭打槳以向湖堤。兩宜樓外。瞬息如山陰道上。遊人如蟻。莫不惟此是趨。蓋登樓把醆以賞雨中風景。坐看西子膏沐。實無有勝於此者。顧蘇辛此時心理。獨不與衆人相侔。其目之所在。不在樓前山色。而心之所聽。乃在輭紅簾外。嚶嚶嬌語。似方與酒傭作問答曰。豈汝樓頭竟無一席地。足容我二人乎。則有一粗俗之聲答曰。姑娘此間座客已滿。實無能容。其語率直。乃益足以形前語者之嬌婉。又聞一少年曰。姊吾儕不如往樓外樓也。女郞曰。山雨欲來。去將何之。言時雨果驟至。滿湖篷背。悉起繁響。蘇辛不禁挑簾微覷。則簾外亭亭而立者。蓋卽西樓憑欄人也。少逸固不識蘇辛。見其座虛。乃曰。小二。此座之客。不已去耶。酒傭顧蘇辛曰。先生不尙需酒耶。蘇辛得此機會。亟曰。小二。既有貴客。吾人不妨退讓。少逸見蘇辛撝謙。乃亦道歉辭曰。此何可。蘇辛必欲退讓。少逸無奈。乃曰。然則吾三人不妨共席。蘇辛以目視女郞。則靦腆如不勝羞澀。顧亦未嘗有堅却色。乃允之。著者曰。蘇辛至此。遂夙願矣。特是少年女郞。初非相識。貿然竟使同席。少逸亦未免唐突甚耳。一句鐘後。蘇辛與少逸已極投契。相見恨晚。惟咏絮則仍赧赧然。以指理其手絹上絲縧。理既復棼。間或舉首。無意與

蘇辛視線値。則大赧。蘇辛亦赧。蓋此少年雖慕少艾。但初涉情塲。猝與女郎接。座乃轉無以自容。顧又恐爲女郎所笑。則故爲脫畧。絮絮與少逸閒話。藉自掩飾。其時急雨已止。天氣復晴。朗日光下。映湖水波鱗鱗。散如碎金。咏絮乃顧少逸小語曰。弟盍歸去休。於是少逸起立。與蘇辛道別。且約其暇日相訪。乃與其姊姍姍而去。蘇辛仍倚樓小酌。目送咏絮去遠。直至不見。乃始移目以視湖光。則已日落崦嵫。大堤人散矣。

蘇辛少逸。以一語相投。遂成莫逆。花晨月夕。時復過從。謝夫人尤愛蘇辛。謂老身雖有子女。顧皆不如蘇姪。倘不棄。何妨移席居此。爲老身伴。則少逸去皖時。吾家亦不患岑寂也。蘇辛大喜。遂移居於謝氏西堂。自是以後。蘇辛與咏絮。遂無一日不晤面。惟咏絮凝重。見人時輒羞澀。故蘇辛雖與相處一月。仍如相見第一日也。已而少逸奉其父詔。促赴皖。咏絮乃治酒餞之。蘇辛亦在座。臨歧惜別。不勝惆悵。少逸忽飛一盞曰。辛哥飲素豪。曷盡此觥。爲我一壯行色。時蘇辛飲已過度。乃不能遽諾。謝夫人復從旁勸進甚殷。咏絮乃曰。辛弟似不勝酒力矣。姑置此。少逸乃以進阿姊。咏絮接酒。一飲而盡。流盼及蘇辛曰。非我則君醉矣。蘇辛曰。此恩當不敢忘。咏絮笑曰。此乃恩乎。於是一座均笑。蘇辛乃大赧。

少逸去後。光陰乃至迅速。修園中桃花已落盡。遍地如染胭脂。枝頭綠葉。漸漸成陰。於時石闌干畔。有二人佇立。一爲女郎。低鬟斂黛。默默如有所思。一爲少年。衣白袷。以手撫石闌而立。微語曰。絮姊奈何現此頽喪之態。咏絮不語。首益低。淚珠瑩然。綴其雙睫。少年惶遽曰。此何爲哉。倘我有所開罪於君。則請……言至此。忽見程三蹣跚而至。曰。蘇先生不臨敝園久矣。咏絮見人至。乃草草拭淚起。開軒倚闌面湖而立。

蘇辛聞聲一駭見爲程三乃曰老老近狀佳程三曰佳先生丰采益勝得意當可想但今日何不攜畫具至耶蘇辛惡其絮乃曰吾吻渴欲死老老曷注茗餉予時程三尙未見咏絮因曰可一盞足歟曰然程三

去蘇辛亟赴軒外見咏絮尙悄立無言芳心杌楻若有深念欲前慰顧又莫從措詞若聽任之則又殊不自釋忸怩無策則亦倚檻而立以觀湖水特是咏絮立於其左回顧頗不便且四目易値尤難乎爲情乃易其視綫以觀湖底則覺澄鮮如鏡凡其一顰一笑莫不畢現咏絮初不覺蓋其目光所注但顧影而自憐初未一窺蘇辛久之始覺乃顧水中影曰爾何癡癡蘇辛曰我思吾姊之影足以聚游魚惜我之身乃不能與魚水同歡耳此語出蘇辛實挾斗膽特非覿面而語故亦不患其呵斥庸知咏絮此時竟不復作羞態直曰汝爲此言豈已知吾事耶蘇辛不解所指亟詢之則

泫然曰。吾父已爲我字人矣。蘇辛聞語。如被焦雷。木然不知所語。目光癡然。直注咏絮之面。久之久之。始曰。然則汝意當乎。咏絮曰。否。吾愛君也。著者曰。咏絮自與蘇辛相識後。其言愛者。此爲第一遭。蓋咏絮冰清玉潔。其愛情之發生。初不自覺。及覺則已根深蒂固。不復能拔。今爲此言。蓋亦脫口而出。初不自覺。及覺則亦羞赧無及矣。蘇辛此時。心中似覺五味俱備。蓋於美人口中得一愛字。其味實至甜美。及一念其已字他人。則又不禁酸苦萬分。而鹽者則爲流入口角之淚。而辣者又爲激刺心頭之奇痛也。故惟發爲長吁。不復能道一字。咏絮見蘇辛不語。則頳然曰。辛弟。汝將奈之何。蘇辛乃始猝然曰。吾意此一泓水。爲我葬身地而已。咏絮曰。此吾所勿贊同。吾意多才如君。何患不得佳耦。特我嫁一素不相識之人。於心實非所甘。吾弟將何以慰我。蘇辛此時方寸已亂。語乃不知所擇。曰。吾無能慰。但願君之新婿溫婉而多情。非復薄福如我。則我心慰矣。咏絮默然久之。乃始回眸以視蘇辛曰。吾今而知吾弟之心矣。蘇辛大窘曰。吾姊以我爲無情乎。咏絮徐徐言曰。天下之多情人。豈有過於君者。特吾未之前知。遂使光陰坐誤。未嘗向吾母一言耳。蘇辛聞言。始知咏絮實怪其因循。乃自悔曰。嗟乎。吾姊責我。我知過矣。然我實爲禮義所誤。乃致靦覥不敢冒昧自謀良緣。既失矣復何言。我非不欲吾姊不字他人。但吾之力不能助吾姊以抗嚴命奈何。咏絮曰。然。我固以汝爲守禮君子。故重汝也。今吾之身。惟聽吾父之命。嫁鷄嫁狗。我不復能自由。故我直以告汝。自今伊始。汝勿復以情絲纏繞我也。蘇辛不能答。則但注目水中之影。鉛淚直滴水面。人影乃被搖亂。則遽以袖障面。倚檻而哭。頭目漲眩。幾失知覺。第聞耳邊有粗鄙之聲曰。噫。先生胡爲恣哭。豈有水蛇囓而脛耶。蘇辛昂首。則咏絮已遽去。而呶呶者爲程三。適以茗至。尚復勸飲。蘇辛乃益悲慟。

以手麾之去曰汝毋聒我任我哭死可耳

蘇辛歸後萬緒潮湧亦不自知爲苦爲樂既念吾生猶在青年正當求學時代安可以一女郎之故遽灰厥志且天下多美婦人吾何必唯咏絮之是擇特爲咏絮思之渠既愛我而不獲與我竟成伉儷其心中之失望爲如何乎且其所謂婿家者果爲誰氏倘亦溫存如我則我雖失一咏絮而咏絮固仍得一蘇辛咏絮可以無憾唯如不幸其人傖者則咏絮此後幸福當何如念及此搥胸撫膺益自悔其蹉跎在理蘇辛固不妨馳一寸箋問少逸以始末無如顏嫩如女郎且事關於己終難出口於是萬念起落一夜乃不能寐夢想顚倒幾成癲病目視東窗之白而心頭事仍一無端倪也於時牆外雞聲喔喔不已其聲酸楚使人心煩蘇辛欲起則覺頭沈沈然如戴重石試一撫額熱乃炙手蘇辛不禁自驚乃復睡及醒則已花影滿窗三竿日上矣謝夫人知蘇辛病遂親來撫視且言咏絮宵來受寒亦復病熱蘇辛不答但點首而已夫人復言及咏絮婚事蘇辛因詢婿家爲誰夫人曰不知其父書來但言已許字於同寅之姪新郎小影彼已見之謂亦翩翩美少年也蘇辛聞新郎美心乃少慰夫人又曰雖然蘇辛曰雖然奈何夫人曰今無論矣言之徒傷吾姪之心蘇辛曰請試言之吾無傷也夫人曰此事存吾心中已久今一旦成畫餅吾甚悔不早言耳實告姪吾本欲以吾女奉侍君子今已矣忽曰姪何事姪何事駭死老身矣蓋蘇辛驟聞此語悲怨交集遂乃暈去久之始甦則號聲而泣及見夫人尚在其傍則又大賴夫人亦泫然曰姪之意吾知之唯木已成舟徒悲無益今吾但爲吾姪禱之上帝使另得一美妻尤勝吾女萬倍蘇辛聞語但有痛哭自是遂臥牀不起謝夫人雖憐之顧亦無如何也咏絮則自園中別後亦復懨懨苦病深處閨中且

爲避嫌故即不病亦不復與蘇辛相見蘇辛至是乃大澈悟自念此身寄人籬下實等贅疣徒使咏絮傷感則不如永別之爲佳也適其老母以書至促返吳門遂乃支持而起覓向居停告別夫人知留無益亦竟許之瀕行特治盤餐爲蘇辛餞行咏絮亦共座坐次均默默無言詞但以四目互視寄情於不言之中夫人則復絮絮話家常且問蘇辛以故鄉景物謂某處吾嘗駕舟一游至某處曾經某處其風景何如又謂玄妙觀中曩嘗爲絮兒許願會當往償之蘇辛但唯唯而其寸心飛越則縈繞於咏絮及己將來之前途覺其黑暗有如漆室中心悲苦乃轉厭絮絮之無謂實則夫人亦何嘗樂爲此絮絮哉因知二人惜別故以此亂之耳飲未半蘇辛以病體不勝酒乃起辭席入室料理行裝夜半復起秉燭揮毫擬作書慰咏絮頃刻盡十餘紙既復自讀則覺心中所欲言者猶未盡其萬一而紙上所書轉皆虛贅輒焚之復書終不得妥直至曉日窺簾始草草成字兩行但言珍重而已書成并以前在修園所畫之圖上之咏絮

曉鐘既鳴七下滬杭車中坐一喪穨少年回首瞻望曾不一瞬者蘇辛是也其時四月天氣猶覺清和途中山色水光鳥啼花落頗堪賞玩然在離人視之則覺無往非傷心材料也既抵嘉興以車行不勝顛簸乃易車而舟櫓聲搖夢逕渡平望翌晨始達胥門登堂拜母則方有一白髮翁與母對坐喁喁似話家常煦和之象盎然一堂蘇辛進其母喜曰辛兒歸矣汝世父恐不識汝矣蘇辛乃拜翁翁撫其肩笑曰十餘年不見襁褓物乃成玉樹矣武林之游其樂如何蘇辛曰山明水秀故鄉實無此好湖山也一旦拋却而歸心中猶有餘戀翁曰汝別湖山而見汝母亦當樂汝知汝母盼汝切也蘇辛曰是當樂且得見世父康健勝於疇昔尤當謝天地母曰兒遠歸飢矣因呼廚娘備餐食次母屢屢目蘇辛而笑蘇辛曰阿母何爲

笑。我豈我冠不正耶。因以手自扶其冠。母曰否。此事。我若告汝。汝亦宜笑樂。惟汝當先謝伯父。蘇辛不解。因尋思曰。殆伯父已遷官耶。是誠宜賀。翁捋其鬚。笑曰。喜不止此。此喜蓋屬汝。非老夫也。蘇辛曰。姪有何喜。惟前次成一美人畫。朋儕均謂得未曾有。嘗赴巴拿馬與賽。豈已倖獲優等獎歟。既而忽念及西樓畫影。乃復酸楚。語遂不續。二老固未覺。翁復絮絮曰。此何足喜。大喜尤在其後。蓋予已為姪締姻矣。此語一出。蘇辛顏色立變。箸墮於地。母笑曰。少年人聞得婦。何便狂喜至失其箸。既忽曰。辛兒何故變色。蘇辛時已淚下。顫聲曰。母。兒不願也。母愕然曰。不欲娶耶。此乃何故。翁曰。兒當知新婦天人也。若世父漫游一生。所見女郎。實惟此人為美。抑且聰慧無倫。足為兒匹。乃始定聘。蘇辛曰。世父亦曾見女郎乎。翁曰。雖未覿面。但其小影。實至美也。吾試畀汝一觀。即知老人之言非妄。因赴室內取照片出。授蘇辛。蘇辛拒之。片乃墮地。翁怒曰。若狂矣。人家閨秀小影。神聖不可侵犯。汝乃推而擲之於地。且得婦如此。何辱於汝。汝乃抵死不願耶。蘇辛亟拾影片。返之老人。曰。兒無狀。乃浪擲人家照片。今知過矣。但兒不願娶。願世父及阿母弗強兒。翁益怒曰。不孝子。汝父早世。吾亦無嗣。兩房僅賴一汝。爾何懟於祖宗。必欲絕吾蘇氏血統耶。莫汝此次外游。已覓得牀頭人矣。蘇辛曰。皇天鑒臨。兒縱不肖。何至若是。翁曰。既不若是。固何理由。天下豈有一身事業。方在萌孽之初。而甘以鰥魚終者。蘇辛曰。世父當憐兒。不當奪兒幸福。翁曰。悖哉此言。汝當知老人閱歷。較汝為勝。為汝擇配。豈有差哉。若爾自擇。吾知必擇學堂中人。梟張如母夜叉。吾家尚有甯日耶。蘇辛曰。兒非有所自擇。特以年事尚輕。初無足以自立之地。殊不願以室家之故。為阿母累耳。母曰。吾兒此言猶近理。但汝年已十七。阿母老矣。得一佳兒婦為阿母伴。亦正所以慰汝母也。世父為汝擇婦。

不知費却幾許心力汝盍觀此影片美麗如此吾生平未嘗見也言次復以影片置蘇辛之側蘇辛本不欲觀顧此影片似有吸力直引蘇辛目光注及紙面則愕然曰噫此何人哉其母笑曰此人蓋即吾兒婦也蘇辛乃大赬面色遂泛紅白囁嚅曰阿母亦知其人姓氏否耶母乃顧其世父曰新婦家非東山後人歟翁曰然蘇辛乃益愕亟曰世父亦知其小字乎翁曰此吾未知但知其年十八蘇辛曰其弟似名少逸然乎翁曰然豈汝識少逸耶蘇辛至此不禁喜躍而起力趨其世父之前跽而言曰敬謝吾叔兒固欲得此婦前言冒昧願吾親愛之世父恕之二老不禁詫曰出爾反爾汝胡前倨而後恭哉蘇辛亦不禁自笑則姑置之勿答亟赴書室握管攤牋草一書函以寄詠絮曰吾親愛之絮姊今吾作此書時吾心狂喜幾不能道隻字綜言之吾姊實爲吾妻而姊婿則即汝所愛慕之蘇辛書至此不禁吃吃笑不止聲達戶外其母聞之乃入視曰吾兒狂喜過度乃瘋作耶汝果何由而識新婦蘇辛笑曰阿母茲事甚長今吾亟當以書致兒婦不則恐伊亦在鼓中直將憔悴死矣至於此中一段情史則兒有日記在言次即啓行篋以一小册奉其母册面題字蓋即西樓畫影錄五字云

（完）

詩餘

浣溪紗

游仙詞集樊榭句　倚虹

戲躡青鸞上玉霄仙娥結束學嬌嬈坐中誰弄九靈簫
夜靜廣寒宮未閉月明花暗路迢遙恨無錦字寄蘭翹

銀漢迢迢望轉賒一叢樓閣一仙家往來弱水不乘槎
螭髓麟脂都俗膩敎炊金竈煮胡麻雙成笑隔碧桃花

纔是雲華攏髻年青霞爲帔月爲鈿玉肌那怯雪羅纖
綠髮細梳三角髻雙眉依舊鎖秋烟銀臺金闕盡前緣

清瑟閒彈五十絃花間故惱鳳皇眠鏗鏘音韻羽衣妍
碧落夜深秋似水涓涓花底瀉紅泉琉璃宮殿水精簾

宗教小說

信徒家乘

古今情海

情中貞　情中烈　情中義　情中諧　情中俠　情中豪　情中愛　情中癡　情中私　情中緣　情中靈　情中化　情中媒　情中感　情中幻

情中正　情中憾　情中仇　情中報　情中累　情中妒　情中淫　情中浪　情中神　情中鬼　情中妖　情中外　情中通　情中蹟　情中案

全書八册

天地一有情之劇場也 人物一演情之角色也男男女女生生死死貞淫愛惡離合悲歡大欲所存古往今來同出一軌 正史所甄收稗官之記載顧未有薈萃成集者 梁安曹君多情人也剔蠹搜蟫廣觀博取歲餘十稔 成此巨編名曰古今情海全書五十餘萬言分類三十都爲三十二卷 本好色不淫之旨竭薰香摘豔之能 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價洋二元

（丙小十九）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宗教小說

信徒家乘

無愁

紀牧師幼年事

葛福生上海之浦東人父賤蚤世葛窮窘隨母依叔氏食叔待之虐益浪遊兒童時嘗竊足禮拜堂聞牧師宣講述耶穌異迹心奇焉於是日竊往冀益聽聞窮聖蹟所以異第牧師矜慎不數述聖蹟而葛興不衰至益頻葛爲苦兒素鮮幸福說書俱樂部非錢不入嘗轉輾拾唾餘耳食而心終未饜始過公會門聞琴歌洋洋出廣廳中疑爲消閒之俱樂部健羨甚徘徊停趾竊視奚作覷人不備已乃稍進又久益稍進二足潛移而目灼灼則甚備教士若巨木之浮浪間雖屢動人幸無覺葛入乃愈深鄰回首偶見葛以醜生憎駭然曰此狡童奚至是言未終葛已立逃逃復返顧心終未釋乘間復竊至方是時司鐸者一老牧師裕口才立志教孝嘗稱述故事勵人心敦末俗有足多者聞者嘗泣下葛有時天良萌動亦俯首揾淚淚洗泥面益斑駁可駭幸葛似地鼠先衆人出後衆人入見者鮮見亦勿問葛意亦稍抒矣日曜日教徒集最盛葛是日遙見樓宇輒心喜躡足揚肱鶴步狼顧而後入既至卽竦立一隅隨成人身後翳教士目聆異事撟舌聳肩備呈百醜牧師稱聖蹟一二事例唱讚美詩美上帝七言長歌和以鋼琴衆聲交作音渢渢可聽人有書一巨册備載歌詞葛溷迹而無名書故勿及葛聆仙樂樂不可支帝鄉縹緲如在目前念非讚美莫可書無從得竊企踵自人肩井後窺手中書但字均莫識爽然自愧急閉目引吭循聲而和義未可知而音調似協自以爲上帝鑒我矣思紛而調已亂衆聲都歇而獨歌之人餘韻猶

在喉間衆駭異競返顧牧師上坐亦自眼鏡中出二目撐眸皺額低首下望訝而詢衆曰此誰也衆都笑童覺欲逃老牧師徐曰童子汝止葛聞言欲動復止身被電吸卓類石偶童子逃亦易但受牧師

教義深念老人似慈瀰迹淸府雖有罪求似可免且己往日嘗少竊人物悔罪入道老人似有術總之童子落拓甚無論賞罰似均於己有益因涕泣自述慕道志及愧悔狀牧師亦隕涕降階霽色執手謂童曰孺子汝動天良信吾教義深足悔也吾播道久信徒亦衆彼男女事急因人似均有所挾持而來無似汝之誠心汝至是二週間矣老夫良見之於吾言無所不悅嘗觀汝以微無論笑泣均載眞誠知汝憚我故不與汝接雖然老夫之意必欲得汝爲徒所以不即明言者知汝服教深終不吾叛汝入世淺惡亦細譬猶素絲猶守本來之潔罪淺識亦似易纔自今汝當擴張汝之

善念勉爲天壤完人汝頃者長歌綿延似皆祝禱規則蔑視上帝但余知汝心誠由誠入誤亦似可恕也

老夫愛汝今錄汝矣

童子一日間遍潔其體並得脊皮金字書精圖悅目後數日已入苦兒學堂矣蓋教旨初佈固宜有術盡其招徠而童子家屬且及餘蔭教友以牧師厚童子意甚妬第剖心相示又無如童子誠也

葛自此信道日篤孜孜無倦歷數十年如一日復苦研中西文但學校陋課程又絕滯祈禱讚美靡時滋鉅又瑣瑣治雜務並印書賣報而葛已大樂長歷數校亦嚴冷寡趣學重復習不尙銳進而神道哲學天文教史充課程者十而九餘數小時治英算與唱歌文字粗通葛已垂老矣治心既切亦儼有道貌方幼時心儀牧師尊羨寶座若大寶迨至中年幸傳衣鉢口辯差遜然誠過老牧師也

紀牧師得妻事

吳氏者棄嬰也無姓名與生日會中人拾育之以姓氏書第得嬰之先後是女適姓吳始有知識即灌輸教義人棄我取老牧師子女多也牧師聽經之日適値女嬰下地之時幼共盤飧長同學校天然遇合吳之與葛巧成姻眷矣此二夫婦宣力教務幸恃薄俸以食迴念幼年身世艱貞蒙難自否之泰在在均感天心老牧師厚已尤足感泣吳葛既長老牧師已前死而垂訓尙在親仁泛愛無間友敵視宜一體蓋謂天程杳邈積善如階德薄階淺升陟匪易此二夫婦礪志攻書斂心入範從善慕義銖累寸積若錢虜之嗜金中年以往譽乃日至吳氏美尤知醫術以施人都奇驗復不取人以資以醫愈人即誘人入道實則狐鳴篝火猶竊教主緒餘吳美且潔體瑩似玉丰采既勝言論亦倍有力說者謂吳氏魔力盛似葛先生

也値終歲統計勸教成績葛有愧色頗太息謂吾盡吾力若一上帝忠奴而爲功遜汝似一時僥倖而然夫人笑曰君言過矣人事萬變定則自在揣摩迎合本自有術大抵莊言易厭不如動人以諧正襟訓誨何似感人以誠牧師恍然復點首笑曰卿言甚是惜我愧未能耳

紀牧師夫婦得女事

歲將云莫二夫婦處斗室中華燈朗照輝騰一室燈非甚朗以室淨無塵器物嚴整燈亦似增光度室虛盡白銀光寒焰似呈瑞靄燈明欲笑笑二主人勞也葛是夕適伏案著書闡發教義但恨中西文學植基甚淺臨穎遲迴苦不達意側首案次力以枯筆掃硯筆敗欲脫猶狂掃不已葛氏者著述艱辛似蝸循壁而自視前功更多費解此時贈書播道正在預計之中手民環請迫待出版葛翁惶窘難名夫人是時共坐案側調藥臼鐏之中碌碌研磨似畫圓規而首則右傾一歷史圖置鐏左第一幅乃聖母馬利亞始得神人異夢圖次則慈母撫兒婉孌可念吳氏既屆中年境猶煢獨觀圖興感研藥漸懈而葛氏苦著呻吟鬘鬟如患重癱俄聞鈴震天寒夜靜聲琅琅然吳聞鈴聲遽植其首葛氏大恐以爲索文債者至矣急抱殘編狂吟婦歎曰居停主翁歸何遲也語未終似有呼葛師母者吳聽益切欲待問詢門已驟闢有一貧婦共室外寒風而入婦狀甚垢油漬其衣燈焰外肆衣亦閃閃生光婦面甚赤枯髮蓬捲灰積髮上點點如星以語急轉格格莫吐且語且以口呵指室門既闔面狀始悉目黃似病惟頸部粗突垂似牛腹衣末盡紐紐亦參差頸圍素領一膩痕縷縷黑白互顯觀彼急迫之狀似既睡更起者夫人傾聽久似鄰女病篤求夫人診也牧師辨數語仍治事不輟吳氏摒擋醫具遂偕貧婦上道行

貧婦且行且語夫人曰余李姓夫俞某隨官而食子幼在家半載前余鄰空屋中一少婦來居始有少年間數日一至近忽絕迹此少女獨處而鮮出尤有一傭婦今去矣冷屋淒涼炊煙不作余疑婦已徙排闥入婦臥後室呻楚不絕面灰敗見余至急揮余退謂有異病畏見生人更至者實與余非利余愕且退顧余念婦殷數往探日暮時婦似沈睡汗泚額上余置粥案間呼婦不應而外室器物已竊徙無存矣及余睡後婦似劇痛而叫設果獨居病殁累鄰非淺矣言次二人行近一廢圃婦指謂吳曰夫人此廢圃是也是時月明似晝照見廢圃外垣絕高大但磚零垣斷敗象滿目野蔓枯藤糾紛敗壁之上地皆枯草廢基殘礎均爲衰草所沒烏柏數株烏巢其上後二屋婦與少女居也中隔籬壁貧婦指謂曰右爲余家左即少女所宅此時月照瓦屋之上霜華絕重吳無言隨婦推門入此中有人生死未卜已足令人毛戴既即外室土花奇臭似久鮮人居者二人噓不已擕燈四照室空已無餘物但見壁懸美人數幅而已二人都默念此墟墓也奚爲至是

鄰婦是時尤股弁吳令呼婦屋空而小聲極清朗呼數回迄不應是時斜月窺後窗入直照牀幃吳復撚燈令明見案堆雜物無數食品亦多有殘食之胡桃與冷炙尤有牙牌與占卜書但鑪香久燼吳駭曰此一人島也生活若是豈非可慘亟視牀間人面白如紙然修眉細目儼具絕世風神散髮橫枕金釵一股旁落枕上吳前趨踏牀間輭履身幾前仆以手撫少女額額已冰眉目凜凜似忍劇痛者一足外露襪亦非潔揭被審視忽得嬰兒於婦袴間二人方知婦非病實難產耳兒體尚温牧師夫人遂以手術出兒視之女也然兒生而母死地方人士鮮知亡女來歷者官中以有教中人在置不問牧師夫人遂以遺產歸

官而收遺雛爲己女節縮衣食得乳母以養女名女名曰寶娜有時稱之曰阿寶男寶娜既長丰神絕世甚似彼母牧師夫人家居時時與養女述當時一生一死狀幽淒慘厲令人震悼夫人每謂嬌女形容儼似亡母也彼母臨命之頃室中陳列纖介如在目前少女淒苦之狀尤復百滌不去今則茂草幽居已易新構舊規臢迹亦已不可復尋膩婦人已隨夫遠去而嬌女亡母已就叢葬短塋三尺白楊新樹忽已粗逾人臂柔條當風瑟瑟四舞墓中小女身世若何不復更有人知非甚可哀耶寶娜聆夫人言亦潸泣而夫人悲慨似甚寶娜寶娜笑謂夫人曰兒思現家庭樂也母所言兒殊未信兒殆母生耳嗟乎母爲是言殆試兒心母外有母事甚渺茫夫人甚愛寶笑語曰汝婉妙能言吾得一女勝產十男牧師先此亦甚愛女唯父女感情儼隨年齡而遜吳氏見狀意不能平忿詰之曰此美女非天賜耶眉目膚髮何一非美爾之遇彼奚爲冷澹至是牧師歎曰吾女飄忽而好動於吾學無一足嗜哲理數學淺嘗輒厭信道亦勿篤特妄人耳

紀牧師得壻事

西人義某有爲鎮江礮臺官者嘗轉輾識牧師方是時牧師境地差足溫飽而狀況已屢變壁有衣地有毯窗有幔琴臺時鐘方丈之屋歲有增益唯牧師寶儉滋以奢僭是懼念己娶婦之年室中僅一敝案另取巨篋糊紙著迹其上長衣僅一付人浣濯潸待衣乾而後出而寶娜豪邁時以盛讌娛賓中西裙屐翩翩斗室之內酒香噴溢如瀉銀濤來者都貴遊交際既盛揮金結客似因牽制而然牧師夫婦居處自奉益不能不更事儉約冀以羨餘補償缺失寶娜自幼涵濡歐化返觀比較滋以生活簡陋爲戚夫婦駭然

但猶未忍直斥一日清晝吳共寶娜登樓閒眺指點庭樹謂寶曰嗟乎寶娜兒試觀之巢中聚處者非鳥雛耶但余先此登樓嘗見母鳥營巢嘵音瘏口奮飛無定銜柴均寸許長殘枝之上盡帶口血母鳥辛苦雛豈盡知耶寶娜聞言默息不怡久而謂母曰母乎母試觀之水濱一人頂方奚作也噫嘻彼乃垂釣也母乎兒頗私念天下垂釣之人設計最巧嘗以區區芳餌鉤致巨魚魚甘芳餌自至吞鉤魚爲己得而魚餌仍在可見人生慮事亦正巧拙不同母笑曰兒言巧也言未終遙見柳陰深處有一西人揮杖而來母曰噫嘻彼臺官職任綦重至奚頗也母女均喜趨下樓級未幾笑騰一室燈紅酒綠間琴歌之聲悠揚入耳矣又未幾座上佳客竟爲東牀坦腹人矣

紀某西人自殺事

牧師夫婦幼受人格教育至深且至耽嗜勞苦如悅食色而西人亦儉嗇西人處中國久頗與中國士夫相結納嘗曰吾愛中國冀望富强之心時切夢寐余娶中國婦女郎厚愛中國之證而葛夫婦視西人亦以爲保家令主殊與揮霍浮夸者有別心喜甚而女意不謂然嘗窺鏡自詡以己美且甚少年愛我數亦孔多但余謝彼等所必外國人是適者非因見異思遷而然以西人歲入豐又重婦而不靳金彼以西籍幸授中職歲入尤不貲多金儲蓄已有年矣器必過滿而外溢余爲彼婦殆義務也既盡義務宜享權利且巨魚吞鉤計亦非易報功崇德正宜揮金以自勞迨至一月還家殊光寶氣輝生百體周旋會衆間貧居儔侶均已望女短氣足縮不前手亦未敢逕出寶娜意得甚會衆竊議均謂牧師夫婦慈祥愷惻宜得佳壻佳壻富貴滋可歎羨第牧師聆會衆言慚雲湧起幾欲掩耳而疾走以牧師居恆以廉儉刻嗇爲教

旨狡以欺人陰以肥己心難自白罪多幾莫可逭蓋女炫壻富不啻自彰己醜尤可恨者新婚夫婦愛情極澹甯家之日終歲指計幾及三分有二食客既盛門第亦復改觀貧民窟宅轉眼之間幾等爵邸牧師

怒愈甚幾欲操杖逐女特投鼠忌器既有憚於貴賓亡羊補牢難自全其晚節積勞苦志年矢潛催忽忽經年牧師竟歸道山矣享年五十有九也

寶娜非愛西人以官榮爲愛而西人亦謂吾愛吾妻不如吾愛吾官之甚朝廷命我以官卽爲重己而然圖報知己功浮於官於心方安孜孜終日自以爲官外無事而臺防成績益臻優美矣煌煌天語時用褒嘉西人感極益喜且負蓋彼效忠中國亦既十有三年始以微職薦升重任銳志更張功隨年進時有中國臺官張（姓似假託）某者共事至久位次於義而交甚莫逆一日飯間義忽愀然不樂續作太息張知義隱笑謂

義曰人生萬事作退一步思均爲樂境矣義忽曰吾欲辭職後當保汝繼我之職張笑曰此奚爲者君材滋偉正宜徐圖展布休矣無作是想飯罷別去未幾義又入張室逕坐椅上出拳抵案狀似焦煩者遽曰張君余意決矣進退失據舍辭職外別無善策張乃起慰之罕譬曲喻義搖首冷笑言曰君烏知之且君戀故友以余歸國爲惜實則自此以後余將永爲貴國之民君亦無所用爲戚戚張更錯愕眙視不語義狀如狂傻傻出室去

此時牧師既死吳氏時寓壻家家距臺甚近寶娜疲於社交日鮮家居及次日凶問至矣是日午後義復愀然入張室愁眉如結慨然語張曰余境至是窘甚矣語竟探囊出密函一束皆己國政府所寄者張視一二卽錯愕難名蓋政府意旨以義所爲效忠中政府甚實心行事頗加切責後數函責令自解防務隱壞成規再後則限日見效逾限不理將爲國衆所棄削籍懲汝張曰君如所言自毀前功耶義曰果如是者亦不示汝祕密矣然余某國人也又受中國恩遇無論進退皆屬可議計非辭職不足明余心迹張曰君辭職後將焉往義笑曰天壤悠悠任我所之但終不出中國境界耳此後余且爲中國人民矣言罷逕去張駭然嗒然獨坐無語甚久目視壁鐘已一時二十餘分俄聞義臥室內槍聲砰然心知有異趨視之青煙縷縷義已倒身地上短銃卽置身側神識尚清張俯身痛哭欲起相扶義屢以手指案視之有二遺書在張呼衆入氣已絕矣

義死後一書上督臣保張代己又一書遺牧師妻吳氏者意謂己妻浪蕩恐非能爲死者守節遺金九百付存岳母能守者卽以存款生息爲苦食計願嫁亦聽以三百金贈妻餘贈妻母一女二子中以長男某

歸國籍某友歸國求便挈去另具若干金作旅費使知孤臣在外未嘗無心祖國云云

事後張收遺函面稟督臣督臣某公深明大體誠恐國人誤會致傷兩國感情而未亡之人桃殭李代竟受無因之辱矣一時論者均謂西人自裁蓋爲彼婦失檢而然並有遺書足證督臣以張某辦事克持大體深用嘉許竟徇死者之請令以張某承西人職

西人死後寶娜不即嫁然身世無聊落拓益不自檢數年以後忽得異疾膝蓋隆腫若二巨泡表裏晶瑩作半透明狀稍一觸手即痛徹心肺嘗終日狂叫因求某外國名醫診察醫見狀即搖首歎曰疾不可爲也余至貴國行醫醫人及萬患此疾者昔有一男一女及此三人矣然此乃自作之孽病固可異僅見之病必僅見之人始有之耳

（完）

哀情小説
菱塘淚影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册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昔者不盡適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册價洋二角

愛好爲女子天性本美而長保其美不美而能使之美其中有人工之作用焉梁溪錢瑛女醫士於歐美修容新著無所不窺擇其實行有效者彙輯成書前編備述轉移顏色消去斑點與一切隨病療治之奇方後編具言修養之要與一切化裝品之簡便造製法人工作用之神妙請於此編驗之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册價洋八角

是書都凡十九章第一章述泰西女科之沿革第二章論創傷之最新治法第三章論麻醉法第四章論蘇生術第五章論簡單之外科小技第六草論止血法第七章論移血法第八章論創傷法第九章論腫傷第十章論皮膚病第十一章論皮下結締織病第十二章論皮膚及皮下結締織外傷第十三章論骨病第十四章論骨外傷第十五章論關節病第十六章論關節外傷第十七章論筋腱之鞘粘液囊病第十八章論神經病第十九章論神經外傷實外科中最新最明之佳書改良之導綫初學之津梁其在此乎

小兒按年養育醫治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本書博採羣籍溝通中西說養育既悉按年齡論醫治亦一依時代全書分十一章曰生後三日之小兒曰生後四日至一個月之小兒曰生後一月至一歲之小兒曰生後二歲之小兒曰生後三歲之小兒曰生後四歲至七歲之小兒曰生後八歲至十二歲之小兒曰生後十三歲至十六歲之小兒曰小兒食物烹調法曰小兒救急法曰種痘術末附西文藥名服藥用量表牟尼一串層次井然誠破天荒之兒科書也至其詳略之適當深淺之合宜猶其餘事

不老長生之秘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是書根據日本山崎增造之不老青春術更博攷古今學說中西名言彙輯而成凡十有六章論人類與動植物壽算之比較論長生與男女等種種之關係論精神上之長生論身體上之長生及其他之長生法論常行健康診斷可以養生論常觀佛經可以長生論勤習導引可以長生揭長生之好模範關長生之舊迷信述長生之新理論舉示男女之壽相義深而顯言簡而賅人人能熟讀而力行之天扎之患免矣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哀情小說

菱塘淚影

觀弈

距桃源十里有一村。位置在運河旁。四圍樹木鬱蓊。居民數十家。皆張姓。俗以張村呼之。時值春季。蝴蝶亂飛。野花怒放。綠楊掩映中。有數人。衣服翩翩。策怒馬向村而去。村外有一翁。年約五十餘。拱立以待。騎者抵村。卽下騎。脫帽與翁爲禮。翁肅入。村旁觀者甚衆。男婦老幼不一。咸肅立。俟去遠。相謂曰。先生讌客矣。

先生何許人。有知其歷史者。謂亦張姓。爲前清之茂才。村有慣例。稱秀才曰先生。而不名。由是先生之稱。噪於一村。而其名號轉隱。先生有妻一女。一女名慧娘。年二十。秀外慧中。先生教之如子。凡詞章經史。靡所不窺。亦能文章。所爲詩頗楚楚有致。先生課女之暇。輒爲村人之魯仲連。村有爭者。得先生一言而決。有公事與縣官接洽。亦推先生。從此先生與官場相接近。凡新官蒞任。或歲首。必讌官於其家。又不時招縣署幕賓飲。村人視之如神聖。先生亦以此爲光寵。至客散後。輒語人曰。縣官與我作何語。幕賓若何與我善。聽者嘖嘖稱羨。以爲村有先生。一村皆被其賜。今日之讌。蓋爲縣幕季子高洗塵也。

季皖人。前清末造之拔貢。年二十二。美丰儀。工詩善畫。爲皖省知名士。其父與縣官爲同年友。死久矣。縣官垂念故舊。延季司筆札。季以途中所爲詩。呈縣官閱。縣官大激賞。嘆爲奇才。又以公牘試之。援筆立判。悉中竅要。由是爲縣官所信任。張至署。署中人具以告。張投刺謁見。談次。極譽季詩畫之佳。實則未見一字也。臨別訂期招飲。季乃偕幕賓數人。如期往。

先生屋不多布置絕精門內有一院落落花如錦綠艸成茵垂楊外海棠一株迎風而顫枝頭好鳥呢喃不已北有廳事三間壁懸名畫地無纖塵古雅無匹宅後有一菱塘清香撲鼻不啻身入畫圖中也先生殷勤奉客厥狀至恭飲酣先生笑謂子高曰聞君詩格高騫直追工部令君亦極欽佩僕有息女初學爲詩春蚓秋蟲自鳴其意似尚有一二語可誦僕久抛筆墨荒村又無良師幸大雅賁臨願効郢政以博一粲可乎季聞女子能詩異之便向翁索觀衆賓亦以爲奇笑謂張曰某等與翁交最稔竟不知翁家有不櫛進士先生掀髯大笑意甚得呼僕入內取詩本出子高展視之簪花之字秀媚絕倫詩多清新可喜子高索筆批點略有斧削還先生曰女公子字字珠玉某妄加點竄正如佛頭著糞幸恕唐突先生遜謝送閨座傳觀衆賓讚不絕口席終座衆賓於廳之東室先生持詩入內有頃出謂子高曰小女謂君點石成金佩服無地願效隨園女弟子故事不審肯收入門牆否季曰某年少假於禮未嘗同座一人笑曰子迂矣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子長於項橐之年十有五奚不可爲師者又一人曰方今世界文明男女界限已破滬上各女校男教員至夥子號稱文明何拘拘乃爾先生亦固固請季不得已從之同座一人戲曰弟子當行謁師禮先生頗以爲然季止之不可旋偕慧娘出延子高登堂以古硯爲贄謁見如禮慧娘返身入亭亭之影猶回旋於子高之腦自思得婦如此抑又何憾蓋子高猶未婚也子高方呆立沉思先生又肅入東室子高弗覺呆立如故再言之始悟面發赤入室同座見狀笑曰子初爲人師乃羞澀如新婦耶相與大笑

此後先生屢邀子高至其家慧娘之母亦與子高相見如戚串然慧娘有新作子高輒爲批評每逢星期

六或星期日子高必至爲慧娘講解唐宋人詩集口講指畫語如泉湧慧娘或有問難子高應答不窮慧娘深重之大凡文字之交感情易洽不三月兩人熱度升至極點慧娘以子高之才舉世無匹子高亦以

慧娘其美在骨爲西施王嬙所不及惟慧娘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且每出必與母偕不敢入以游語一日子高與慧娘談詩突有一蜂嚶然而至慧娘亟走避之子高笑曰么麼何足懼慧娘曰吾幼時被蜂螫痛極今猶憶之故見之輒避不知造化何以生此惡物子高曰此益蟲非害蟲也慧娘請畢其說子高曰植物之有果實以蜂之力爲多因植物花蕊有雄有雌雄蕊之粉落雌蕊中乃成果實其落入雌蕊之故或以風或以蜂故博物家稱蜂爲益蟲語至此適慧娘之母他往子高乃微語曰物猶如此……慧娘意似覺色忸怩翩然而入

斯時子高思潮起落不能自主竊思慧娘慧麗若此詎可失之交臂繼思當幕中有洪某與先生交最厚當乞作蹇修返署卽詣洪謂曰某有私事相干語未畢洪笑曰我知之矣子高愕然洪曰君弗信耶盍效孔明公瑾議破曹故事各書一字於掌脫我誤者當設盛饌款君乃各取筆書之互視其掌皆一媒字相視而笑洪曰個妮子嬌豔絕倫誠可爲君配明日吾往說焉事成當畫梅十幅以勞我子高笑應之翌晨洪乃策騎去

子高與洪約午後二時返署午膳後子高以爲洪可歸矣取時計視之尙指一時也子高不能耐徑至署外探視信步出城約一里許見一騎疾馳而來以爲洪也孰知近前視之乃一傳達文書之武弁大失望擬再前行嗣念卞急無益不如少待適柳陰中有垂釣者小立視之然意實不在於釣自念婚約果成實占盡人間之豔福思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繼又思可否之權操之張翁倘張翁知吾貧而不之許寧非天下極痛心之事念及此又淒然淚下終則以爲事如不諧洪必早歸今遲遲不反或婚約有成議乎當子高忽喜忽悲之時忽有人呼曰君在此胡爲者連呼數聲子高方覺掉首視之洪騎已在前矣洪下騎問曰吾連呼數聲而君不應何耶子高無詞以答囁嚅而已洪笑曰我固知君之有所思也惜好事多磨奈何子高聞言若失魂魄呆立道旁洪曰呆立無益盍歸休非絕望也子高聞此言又轉憂爲喜急問故洪笑曰君何急不能待如此乃令圉人牽騎去已與子高步行回署且行且語曰我至翁家適翁他出命其紀綱覓之返予道來意才數語翁不待言畢卽嘆曰子高爲人僕甚佩之奈小女無福三年前已許字於僕之內姪彼時僕之內兄尙在親爲僕言僕卽許之雖祇口頭契約然內兄死矣不忍背也既而嘆曰竟

不知渠等飄零何處予詫曰翁之內姪已失蹤乎先生曰然也僕之內兄本軍官前由淮北調武昌攜眷而去未幾內兄死適值武昌起義之前半月光復後音問遂杳有謂僕之內姪已隨其母至粵者蓋其母本粵人也僕曾通函於內兄之岳家亦未得覆今女已及笄尚不知壻鄉何在愚夫婦頗引以爲憂予笑曰倘歷久無音耗者汝女竟以丫角老耶翁默然長嘆既而曰果如是自當別論今非其時也予亦未便再言瀕行時翁告予謂當代君另覓佳耦予姑妄聽之而已歸途中將翁言反復推究翁之許婚不過有此議耳並不成爲事實得毋藉詞推諉乎然翁語我時輒憂形於色似所言確也翁其拘執鮮通者歟及聞予言而謂後當別論又似爲予所動矣予因思得一策子高急請其說洪笑曰翁最慕勢凡居停一言一動皆奉令惟謹君盍丐居停再爲翁言之奪人之婚法所不許彼婚約未成奪於何有居停必能爲君撮合也子高喜極擬返署卽請見縣官諄託之及入署官方坐堂皐判事黃昏始退休又赴某紳之宴三鼓方回入內署睡矣子高滿擬明日請見不料四鼓時忽有報命案者官黎明卽赴鄉驗尸地距城遠往返需三日子高雖焦灼萬狀惟有靜待而已至第三日子高黎明卽起兀坐一室屢命其僕視官回未不料日晡猶未回也不得已倚枕讀小說以遣悶顧亦不得終卷惟因連夜失眠不覺倦極而睡夢中忽聞有人大聲呼子高驚醒揉目視之見洪立牀前對之拱手曰大喜大喜姻事諧矣子高急躍起問洪曰眞耶夢耶子高扶之坐笑曰眞也乃並坐於牀語子高曰頃張先生來訪袖出一書謂予曰此僕內姪之書也予曰然則令坦有消息矣先生搖首抽書出送予閱予視其書略謂武昌光復時隨母至粵寓外家旋移居東鄉之某村經粵人某挈至奉天充某營排長隨營長剿馬賊營長被圍某突入重圍救之出營長

感其德擢爲連長并以女妻之已結婚矣予閱至此笑謂先生曰然則吳某非汝壻矣先生不食言如他人食言何先生笑謂予曰君知僕來意乎予笑曰已知之矣先生曰得壻如子高抑又何憾筮日納聘可矣婚期遠近唯子高之意翁言如是特來賀君耳君許我畫十幅幸見惠也子高喜欲狂稱謝不已又以官廨迎娶不便乞洪與先生議贅於其家先生許之筮期九月某日合巹先於中秋日行聘子高此時心滿意足預想蜜月之快樂輒眉飛色舞欣喜不置

中秋後二日縣官因事赴省邀子高與俱子高亦以僻處荒城衣服器皿多不入時擬乘便購諸海上備結婚時之用遂偕縣官行孰料明月難圓好花易謝子高不返矣

九月二日洪得其居停書蓋自鎭江寄來者展視之其文曰

(上略)痛哉子高死矣子高在途忽身熱喉痛抵鎭江病益劇延西醫診之則猩紅熱也乃入醫院命其僕侍之某即赴省昨在省得電訊痛悉子高病歿即乘快車抵鎭江爲其棺殮暫厝於某寺據其僕云子高歿前一日語僕曰我死汝乞洪先生致意張翁慧娘不必守也再言則模糊不可辨君以其遺言告張翁可耳惟子高家無期功之親恐不能歸骨或當葬之於鎭江(下略)

洪閱畢太息不已闔署之人亦同聲悲嘆是日洪訪張先生先生之屋方塗堊一新見洪即問子高回未洪嘆曰子高病矣先生驚曰病耶洪又嘆曰病且死矣先生失聲哭問何病洪出居停書與之觀先生且泣且閱閱至子高遺言毅然曰子高誤矣小女生爲季家人死爲季家鬼耳洪方慰藉忽聞廳後大呼救命聲先生奔入洪從之見一僕向後奔先生顫聲問故僕奔應曰姑娘投入池中矣洪隨先生往見三五

人泗水中旋覓得慧娘舉之起已返魂無術已先生慟哭先生之妻哭謂先生曰女聞汝哭偕予聽之聞洪君云子高死女頓變色向後急行予知有異尾之甫及後門聞人墜水聲遂大聲呼救也言訖痛哭不止洪亦爲之流涕

厥後先生乞洪白縣官謂子高既不能歸骨於其鄉不如於村外覓地與慧娘合葬之縣官然其說乃命僕扶子高之櫬合葬於張村外葬之日縣官親爲文祭之觀者如堵咸哀嘆不置云

（完）

新談異

杭有蔡某新娶婦卻扇之夕登牀後伉儷間不通一語唯互相擊掌徹夜不休翌晨家人詢之皆云若有人脅迫爲之已亦懵然罔覺莫知爲而爲入夜怪叉復作擊掌如前如是者亙三五夜一雙嘉耦固能苦弗堪家人亦驚爲得未曾有乃廣延僧道解禳繼以天師符籙都皆無效其戚某君曰是必木匠安牀時爲祟耳檢視牀頂望板有黑色之手印一某君曰嘻祟在是矣戒其家勿語陰以鐵釘就手印中釘之仍置原處是夕怪遂絕逾三日安牀之木匠踵門號乞謝過請釋其罪旋木匠之子左手中驟起一巨疔痛徹心骨云蔡使人覘之果然乃拔去牀板之釘未幾其子愈矣吁亦異矣此事聞之友人延陵君延陵君誠篤人也所言當不妄渠云事在辛亥秋間云

（迦）

社會小說

盜

消遣之良品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滑稽寓意小說 春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極貧之女思嫁富貴人家積想成病因病入夢如願以償種種得意一朝勢落種種失意夢既豁然頓醒文亦戛然而止其描寫驕奢處勢利處窮形盡相自足喚醒夢夢

社會小說 美人局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著名翻戲之賭棍設一美人局誘致某浪子墮其彀中資產蕩盡父母髮妻相繼須命賴有義僕控訴得直末路幸免乞丐其間種種羅網均從浪子口中一一道出此係近時實事可為浪子作當頭棒喝

最近情天趣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全書共七十七則皆近日女界之趣聞如沈佩貞案朱三小姐事原原本本據京友確實之調查就事直書不作左袒一面語尤為本書特色餘亦閨閣瑣故脂粉噱談新奇可喜不加評語而褒貶自見於言外深得勸懲之旨

哀情小說 鴛鴦夢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男子矚一閨秀挾以私逃置聘妻而不娶無何相繼而歿其聘妻經營殯葬歸骨故鄉種種事實均由其未婚妻口敘出情節真實文筆沉痛洵為哀感頑豔之作

俠情小說 淫毒婦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一婦人淫而毒與一行徑孤僻之富翁野合生一女乃離散其正妻並欲殺其所生女賴一俠士探知暗中防護保全母女還其遺物感恩圖報遂諧秦晉事既詭奇文亦雋雅可稱雙絕

哀情小說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敘光復時一女學生與一男學生私締婚約易裝潛遁該男子旋避逅一形體半男半女之女學生挾以偕行不知所終其中情節離奇忽男忽女變幻不測通體用倒敘法種種秘密均由前女口中道出百密而無一疎故佳

上海文明書局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盜

山淵

癸丑之歲余忝為國民推轂方將襆被北上瀕行前數日鄉黨戚屬羣餞余於雪香居雪香居在城南艮垌市距余鄉廛里許其地與警察區署相距不數武前臨清溪背枕峻嶺移樹作壁疊石為山水色山光時可開門延之入座雖雜市廛中恍有點塵飛不到如隔萬重山之概日亭午賓主畢集至者數十人警察長吳君余舊友也亦在座是時適值初春正為養花天氣百卉吐豔晴光媚人窗外日影幢幢穿疏欞而入照地作金黃色煦和可愛而梁間燕子亦雙雙接翼舞且舞且自語似惜剛帶春歸遽值余之遠行也者良辰美景彌助佳興而觥籌交錯極盡賓主歡酒半酣衆起舉盞既余作極懇摯之詞以勗余行余肅然敬聆之詞未已忽聞大聲發於戶外萬口喧雜勢若潮湧衆咸色然異方欲命人詢厥故則雙扉已轟然闢有數人排闥入疾呼曰警察長安在警察長安在疊呼不已

余視其人似鄉民而為團防勇者而聲勢甚洶洶莫明其故仰矚戶外則萬首攢動塡塞街市而龐雜之聲益甚莫辨其隻字警察長吳君即起曰何事余是也呼者曰強盜橫行白晝劫掠余已縛之來矣余儕聞其語始知為捕盜事心乃釋然然方今盜賊多如蝟毛遍地皆是捕一盜何足異而喧雜乃爾則又不能無所疑而是時羣目咸覩吳君似待其言吳君乃問曰盜何在被劫者又何人語未畢陡有一婦人越衆奪門入厲聲大呼曰余即遇盜被劫者語時疾步而前昂首直登廳事踞傍几而坐叉手支頤作大喘額際汗出如瀋余觀其貌似二十許人明眉皓齒肌膚潔白如脂瘦削腰肢臨風婀娜頗有嫽娟娬媚態

而兩頰赬霞又譬若帶雨桃花倍增嬌豔雖布裙荊釵異於大家閨秀亦覺楚楚動人惟是時雲鬢蓬鬆衣冠不整蛾眉倒豎臉含秋霜怒氣逼人咄咄而兩眸啼痕欲滴而不流一似萬斛珠淚纔溢於眶却被

憤火燒乾者既而自言曰余姓阮氏適爲梁氏婦垂數載矣今適掃祖父墓余夫爲事所羈獨余踽踽一人往竟有强盜截途劫掠余一弱婦人何力與之抗惟一任其攫奪釵環珠飾爲之一空余一生之所有盡喪於盜手往昔盜雖披猖祇敢劫掠於昏夜今乃白晝肆兇爲禍益烈使長此盜風復成何世界言時噓氣喘不已衆聞阮氏言咸爲之不平有失聲惋惜者吳君亦頻點其首有間阮氏復曰今幸鄰鄉團勇爲余捕得盜來非寸磔之不足以雪余憤言至此衆鄉團已擁盜至

盜年約四十許顏色憔悴衣服樸陋瘦骨嶙峋似荏弱不勝衣而兩顴赤如赭酒氣薰人欲嘔兩眼朦朧猶有醉態是時以巨繩反縛其肘鄉團牽而前俯首於胸際不敢一仰視余陡覩其狀似面貌甚善若前曾識之者惟彼果爲何人則絕無從記憶是時吳君問之曰汝何名何竟敢白晝劫掠婦人獨愍不畏死耶盜泣曰余非盜……塵半語阮氏遽前掌其頰戟指怒詈曰汝頃掠余衣飾尚未閱一小時今竟敢強云非盜耶言時切齒齗齗有聲又奮力痛擊盜首吳君亟叱止之曰彼果盜當置於法毆之奚益阮氏不得前益瞋目視盜目眥憤欲裂頻頻握拳自擊其掌不已階下忽有抗聲呼者曰強盜劫掠當場捕獲鐵證如山警察長絮絮訊問奚爲者衆視之則一少年男子年可三十張手如箕劍眉彎目卓立斜陽中昂首仰空作獰笑其金色之面正與紅日相輝映吳君曰而何人阮氏在旁答之曰此余夫也吳君向階下厲聲呵之曰汝婦被劫汝未嘗與同行彼爲盜與否汝何以知之且既送盜來余烏可以不問

吳君回首仍命盜畢其詞盜方欲言而阮氏憤猶未息環目怒視之盜慄慄有懼色有間乃囁嚅而言曰余本良家子非盜也余姓陳名遂昌嚮爲傭主人每稱余謹愨比來以多病故休憩於家足不出戶者累月今晨某戚邀余過舍飲余病後不勝酒飲略多歸時乃大醉塵半途眩暈不自持即昏然倒於山石側比及醒忽聞有呼盜聲余踉蹌而起彼婦人即指余爲盜遂被縛而來余病後體弱力不足以勝一匹雛奚足以爲盜余死不足惜獨惜無端汚以盜名即死不瞑目幸先生察之盜言已諸團防復前而言曰余儕鄉團數十八今午方操演忽聞有呼聲出自遠山林樹間余儕亟集衆以往至則適值陳自林中出厥狀乃張皇無措余儕異之而阮氏已自後奔馳而至指彼爲行劫之盜索其身則贓物杳不可得然以彼

形跡極可疑乃縛之來而阮氏則沿途擊之頭額幾破裂以致觀之者衆聲洶洶不可遏彼果爲盜與否余儕究未曾目睹之莫敢決也團防言已乃辭去觀者亦漸散阮氏猶旋轉庭中連呼盜宜死狀乃若狂吳君笑曰余無生殺權當送盜至縣署盜宜生抑宜死盡俟縣長決儻盜果白晝越汝貨縣長自必殺盜以洩汝憤勿躁也阮氏乃愀然隨少年行余亦告別而歸

是時途中議者紛紛意咸袒阮氏以陳儻非盜奚爲聞聲而張皇阮氏儻非遇盜又奚爲憤之乃爾離根樹下衆口一詞余本無心聽之而東風吹來竟字字入於余耳余亦深以爲然惟陳面頗善其名亦似甚熟不無可異然又自笑何至與盜相識旋亦置之惟領略一路鳥語花香以略解頃者不能盡驩之憾途未半忽有一人哭於余前余愕然亟視之其狀亦與盜相彷彿叩其何人則云陳宜昌蓋即陳遂昌之弟也宜昌且泣且言曰余兄爲人德厚信矼識者無間言今慘遭无妄之災橫被彼婦强誣爲盜世事幻變譬若夏雲多奇峯可駴孰甚然吾兄上有白髮慈母下有黃口嬰娩八口坐食咸仰一人吾兄死一家老幼將隨以俱殉先生獨忍不援手救乎余曰汝兄已詳送縣署矣此後當從縣長公判余何能爲然即欲救之必須得汝兄非盜之憑證汝兄果爲盜與否臨時既未矚其事平日亦未知其人彼婦之口若挾戈矛豈泛言非盜可以服其心而折其曉曉汝情親骨肉必有所黨所言又詎足爲信讞宜昌亟曰余兄嚮傭於貴鄉某藥店前後踰十稔貴鄉人無老幼大小莫不錫以良善二字之徽號先生獨不憶之耶余聆其言沈吟回溯果有其事始恍然於與遂昌面善之故

蓋陳遂昌爲余之鄰鄉人十年前曾爲余鄉某藥店司出入略善醫時余方弱冠於鄉中習見之其人質

樸忠實生平未曾一作欺人語與人交不多言有所言輒訥訥若不出於口每爲人任事亦竭毅力以赴之力任勞怨不少避有非責之者亦笑顏受之未嘗聞其反惡聲余鄉之人咸譽之曰良善君子其主人亦敬愛而信任焉然遂昌因是而自責益厚待人益恭未嘗見有德色其妻某氏亦賢婦人也遂昌有母白髮蒼顏皤然老矣其妻鞠躬事之維謹數十年如一日而夫婦間感情尤篤且摯余鄉面環長河春漲至河水輒高三尺帆檣悉集門前歷歷可指數遂昌偶乘船自外歸水急船搖蕩遂昌失足落水水深猝不易救其妻聞之大哭犇而至湧身入水圖救夫然素不識水性夫浮而婦沈幾死眾力救之始獲免由是一鄉稱賢夫婦焉其妻昔又曾爲余家乳母婢僕咸稱其謹厚余嘗偶患疾諸醫紛至沓來皆不瘉而疾益亟家人咸惶恐其妻以其夫遂昌薦姑延之一投劑果霍然病若失余深感之惟自時厥後藥店主人死子不肖蕩其產遂昌不忍覩辭去而之他其妻亦不復來余家蹤跡遂杳莫相聞十數年來余常旅食於外偶一返家旬日即復出有萬里是鄉家是客之感（按近人詩云萬里是鄉家是客三冬披葛夏披裘）於遂昌夫婦事亦恝然忘之矣今聞其弟言回溯昔年事恍然如在目前而時序推遷已十易寒暑爲之慨然余是時深信遂昌於平日決其必不爲盜且感其夙昔醫我之德理不可以不救乃語宜昌曰汝兄今已在獄未必即死當徐商救濟法惟汝家比來狀況比前若何想汝兄雖被逮汝嫂賢當不患凍餒也宜昌聞余語色驟變既而淒然曰余嫂……余嫂已死矣儻余嫂在遑有今日事余嫂死已三載祇遺一子子至不幸呱呱墜地時其母即棄之長逝惟祖母鞠育之今已三歲每能臨風孩笑解人意呼祖母爲母陳氏血食盡視此一塊肉今復爲無父之人痛哉此子亦將不免矣言次泣下如雨余益哀之

既而語之曰汝兄無罪被誣誠爲不幸余當竭力營救之惟事之成不成祇聽天而由命儻果自晝劫掠爲法律所不宥雖聖人復起亦不能爲力矣言已乃分途而別

是夕沈思竟夜久而不能成寐若其事常起伏翻湧於余胸際兔起鶻落不能自已冥思遂昌之爲人雖確可信之於平日斷無昔之稱爲良善君子者今一旦忽爲盜賊之行然當場捕獲萬目共瞻彼婦人尤理直氣壯言之鑿鑿有據似此鐵證昭昭萬難脫卸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遂昌平日貌爲善良咸由矯飾而成至今日始露其廬山眞面目耶抑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此耶余思至此覺遂昌果爲行劫之大盜萬無營救之餘地深自悔頃者許諾其弟之躁妄惟既許之於前未可遽自食其言姑竭吾力以赴之不惜於此未及首途之時自陷其身於五里霧中一窮其險巇之幻象以作爲世途人心化分之實驗則於閱歷上亦不無裨益意既決乃於次日以宜昌之言告於縣長以爲其研訊之資料且欲一徵其意見何若縣長姓熊氏亦吾幼時同學友也是時清祚初覆一切規模未備省自爲制各縣知事均可以本土之人任之且並無知事之名祇稱曰縣長熊君爲衆所推不獲已而就是任熊君爲人神於料事而怯於自斷每遇難決之事必殷殷下問旁蒐博採以求其實而與余交尤莫逆故余敢以此瀆之熊君曰余已訊之矣彼二人所言與警察長所錄之供詞大略相同惟未及余詢之之詳然余竊有所疑余詰之曰君何疑熊君曰疑遂昌非盜余曰然則彼阮氏奚爲誣之熊君曰亦非誣也竊疑此糾紛者爲奸案非盜案耳

余聞熊君語一若山窮水盡之際頓別開一天地深欲窮其底蘊亟請詳其說以相告熊君曰陳遂昌平

日之爲人余未及偵悉今君來余始知其詳然余昨覘其狀病骨伶俜不及一握而狀貌恂恂似婦人女子絕無彪悍態余已疑其非盜且彼至此時宿酲猶未析則距彼行刦之時必大醉之人詎能行刦此亦可疑者然皆憑其狀貌以揣測之耳尚未可爲確據也既而提訊阮氏詢其被刦時之情狀彼云余方擕墓遂昌忽過余前絮絮詢余姓氏籍貫且云汝一人獨行獨不畏盜賊耶言時故向余作鷺鷥笑余均嚴色拒之不之答彼乃奪余牲醴而坐啖之余大怒厲聲呵其罪彼乃突起攫奪吾所有吾至是時始知彼爲盜也余詰之曰余觀遂昌狀似荏弱無力者汝豈不能與之抗奚爲任彼攫奪耶阮氏云彼手持刀作欲殺人狀余奚敢抗余詰之曰捕獲時無刀刀安在阮氏云彼已擲之矣余又詢其擲於何處阮氏不能答擲刀必有地豈有不可覓得者其爲阮氏揑造已可概見阮氏又言被刦珠飾值數百金半生所有咸萃於此夫以鄉僻婦人獨行於外斷無炫金珠以爲飾聚一家之所有於一身以謾藏而誨盜之理則彼之所言寧足深信余更進而詰之曰據團防言索遂昌之身贓物杳無所有則汝之被刦纍纍者豈不翼而飛去耶阮氏則云行刦時有二盜彼一盜已挾贓而遁矣阮氏前云一盜今復云二盜其詞之反覆前後不能自掩卽令有之則理當以身輕者易遁遂昌不挾一物乃坐以待捕彼盜身挾巨贓反能逍遙遁有是理乎阮氏之言枝梧若此則遂昌非白晝行刦可以決然無疑然觀阮氏沿途毆擊遂昌拳足紛下至余前猶悻悻不能平一若視遂昌爲殺父之大讐不可與共履戴者而遂昌乃隱忍受之唶然任其詬辱不敢一置辯此中殆必有深故頗足令人沈味設阮氏於遂昌爲素不相識之途人奚爲憾之若斯之甚設遂昌絕無所犯嬰茲奇恥大辱寧復能忍故竊疑爲奸而非盜又疑其奸必已遂而非未遂觀阮

氏所供最初絮絮問答之詞其爲乘醉調戲可知蓋必遂昌偶疑阮氏於途以爲採桑少婦未必羅敷有夫無侯琴心之屢挑當必處子之可摟繼乃見荒山曠野四無居民酒膽既洪色心頓熾故强與之奸然阮氏雖力不足抗其暴而終非心之所願因是憤莫能平而又不可以告人是以諱奸而言盜誣之爲白晝行劫陷遂昌於死地而後心快且又沿途痛毆之以洩其難言之憤此雖由余私見測之未有眞確之證據然蛛絲馬迹可按而尋或當與事實相符未審君以爲然否

余聆已覺其推勘入微恍若目覩按之於理亦頗撲不磨頗爲之心折不覺首肯者再然以遂昌平日之爲人篤實可敬今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爲禽獸之行人非舊識時非黃昏地非瓜田李下則其心術之猥薄殆尤甚於殺人越貨又爲之太息不置熊君忽沈吟曰余揣此爲奸案理當不謬惟以之訊遂昌彼乃堅不自承奈何余曰奸罪與盜罪相去遠甚且徐設法以誘之彼終當畏死而自吐也熊君頷之余乃興辭而返轉述其語於吳君吳君亦深以爲然由是外間紛紛傳述亦咸以爲絕無可疑羣推熊君料事之神惟余以詢宜昌彼則期期以爲不然宜昌曰余兄斷非奸余兄數十載以來素視女色若蛇蝎避之若恐不及雖使西子當前日捧心而作態吾兄且視之與嫫母同妍醜今何至是儻吾兄稍戀女色則今日之禍……言至此色微變急吞其半而不終吐余頗怪其言之不倫力詢之彼則鉗舌不肯一言惟曰吾兄非盜亦非奸而已余以彼婦雖悍然何不以之誣他人而獨誣漠不相識之遂昌豈得云此中絕無轇轕彼兄弟之間終有所秘雖言亦未可盡信乃置之

踰數日熊君屢訊遂昌且提至私室詢之遂昌仍堅持前說於奸案則力言非實事於盜案則默無一語

惟求縣長亮察而已熊君未得其確據仍未敢以奸案判決而阮氏則憤激如前其夫某少年亦日日投牒請速殺遂昌以償罪詞高盈尺熊君亦無以難之余是時行裝已束馬首欲東而此案未決深以未獲闚其奧妙爲恨余乃轉詢於阮氏之鄉人則祇云阮氏于歸未三載與其夫伉儷頗篤此外則無可偵者乃廢然而返行期已迫余固不敢以他人之事縈余胸際然僕僕經旬仍無以饜余好奇之望心終伊鬱不自舒也將行之前一日適熊君開庭大訊訊時許人旁聽邑人以茲案頗離奇咸聯袂戾止旁聽之席幾滿余亦乘此未行之光陰偕吳君蒞觀焉是時兩造俱至婦人之夫某少年及遂昌之弟宜昌亦皆拱立堦下惟遂昌囚首垢面狀貌枯槁目每斜睇阮氏若有讋懼色厥狀至可憫其弟宜昌亦瑟縮若蝟蹙不敢仰首視而阮氏則怒目切齒憤氣上薄霄漢其夫亦握拳如斗倚柱傲睨似皆欲生噬讐人之肉而飲其血者觀者愈絮絮耳語以理直斯氣壯理屈斯氣餒觀於兩造之形貌不須問其供詞奚若已曲直攸分矣既而熊君命遂昌前語之曰茲案連綿匝旬尚未判決何以服人何以服彼控汝之婦人更何以服彼婦人之夫余今以此爲終審以後不再訊汝生或死有罪或無罪盡俟今日決汝知之乎遂昌曰唯熊君復曰吾視汝貌非行刦之人或者涉於圖奸行刦死罪也奸則徒刑耳汝其直言無隱遂昌愀然曰余雖小人粗識義理居恆每以淫爲萬惡之原常以之戒少年子弟豈肯身犯之者盜猶可藉口於飢寒所廹奸則無所廹之罪更浮於盜余寧受盜名以死不願受奸名以生言未已堦下阮氏譁然噪曰縣長所訊者盜案耳奚爲及其他豈故欲縱之耶熊君若不聞仍語遂昌曰汝素識彼婦人乎遂昌昂首閉目作凝想狀乃徐徐曰素未識之熊君曰汝與彼既素非相識彼豈無端誣汝想斷不出於奸與盜之二途

汝自言非奸則決爲盜無疑果爾汝將無所逃死矣遂昌默然良久乃慷慨言曰余此年以來不如意事常八九今復喪名敗節於婦人之手先生又不能察余寃雖生亦奚顏見人乎請速死熊君曰汝不念及汝三歲之幼孩乎遂昌曰有吾弟在熊君曰汝又獨能恝然於汝皓髮之老母乎言至此遂昌頓掩面大哀淚紛紛落如霰淒然不能答堦下少年忽厲聲大譁曰余嚮未見訊盜而惜盜死者今若此是獎盜也全邑將盡化爲盜矣是時堦下聲漸噪人洶洶咸有憤色觀者亦多以熊君爲失言熊君亦怡然若無覩既而聲少息熊君仍命遂昌言宜昌忽趨前堅握遂昌手泣曰吾兒盡直言乎遂昌曰吾奚言吾惟瞑目俟死而已宜昌陡呼曰兒不言乎母來矣果有一白髮老婦年約八旬許拳背跛足右手扶筇左手抱一小兒一步一顛踉蹌哭而來衙役不能阻小兒亦呱呱哭小兒哭聲與老婦哭聲相雜若怪鴟哀鳴震人心魄階下諸人皆失色老婦既至前以杖叩遂昌脛且哭且責之曰汝堂堂七尺軀竟甘爲一無恥婦人所播弄且以身殉之而舍汝母垂盡之年於不顧耶天下豈能無惡婦人言之何損汝名汝不言余且代汝言之遂昌亟長跪老婦膝下嗚咽言曰母勿哭兒言矣老婦曰汝速起向縣長陳之是時觀者咸悚立駭愕而堦下少年及阮氏則面若死灰僵白無人色余亦莫明厥故遂昌乃匍匐熊君前縱聲大號曰縣長及諸君以彼婦人爲何如人乎……蓋即余妻也言至此頓暈去

是時觀者咸錯愕駭呼萬聲鼎沸罔不詫爲亙古奇聞余亦咄咄呼怪事以爲遂昌之妻余所曾識何料阮氏亦其妻又奚以很毒至此顧視阮氏則若驟遇嚴寒腰肢震搖莫定譬若風中楊柳其櫻桃小口忽翕忽闢一似振振有詞力辨遂昌之誣妄繭寂然不聞其聲蓋昔者三寸生蓮之舌今頓木强口雖欲言

爲舌所阻終格格而不能吐惟聞其齦齒相擊有聲而已既而遂昌漸甦閱月有間始能言乃且泣且陳曰余農家子也長學醫未能深造家貧甚無所得食乃棄而爲傭求略得養膳以自給余妻某氏亦賢婦人也事姑相夫皆中禮一家賴焉余妻歸余二十餘載未嘗一舉子余弟亦無所出余年已四十餘將老矣余母乃竊竊以爲憂恐陳氏血食於焉中絕私與余妻議欲爲余納一妾是時適彼阮氏者來傭於鄰鄉不明其來歷惟姿首頗佳而操作又似頗勤余妻欲納之彼阮氏以窮無所歸亦甘爲余妾余妻商於余余以家貧至此終歲鹿鹿且恐不給豈宜復納妾有子與否天也納妾亦復奚益力拒之乃中止是歲余妻竟舉一子余心大慰且以前之不納妾爲幸詎料余妻質素弱產後復多病竟奄然長逝遺此煢煢之孤於人間果誰撫育之使長成耶言至此大慟不已宜昌與之相對而哭其母亦頻揩老眼潸然自洒無淚之涕觀者咸泣下

既而遂昌復曰妻死子幼母老家貧人生至苦萃於一身我生不辰莫斯爲甚不得已乃重申前議聘阮氏以歸以撫此孤雛然余妻既死彼阮氏不肯爲妾媵固儼然而爲妻矣阮氏之返也余始知爲再醮之婦更一偵其往事有議其曾毒殺前夫挾財私遁者余益疑之然彼初歸貌頗恂謹上事吾母下撫吾兒亦頗能恪恭將事余不忍重念前愆以塞其改過之途乃待之一如前妻於是一家獲相安者踰半載庸詎知彼楊花水性故態依然日乃倚門賣淫招蜂誘蝶而借余家爲合歡場耶彼之所歡即某少年是也余傭於外每匝月不歸余母復老且病彼乃任所欲爲莊王之臺不知幾經雲雨余偶返適彼與某少年白晝宣淫於室余憤不能忍破門入並縛之將鳴諸官彼二人哀求不已余以顧惜名譽故乃逐少年而

重笞阮氏以警其後來然自是以後勃谿之聲日起於房幃遇刀砧則刀砧之聲與咒詈之聲疾徐互答遇盤盂則無晨無夕皆一一鏘鳴鳴時亦必挾詬厲之聲如浮屠誦經必助以鐃鈸鐘磬之音者由是鷄犬為之不寧闔以內春風吹不到天地若長冬羅幙沈沈朝陽無光森然有殺氣然余仍忍之自怨命運乖舛於人何尤惟恨一部二十四史都無悍婦傳令當纂輯成篇以為歷史開新紀元而已言至此大喘不已有間復噓氣而言曰未幾余之財產每每破壁飛去銷亡於無形余一生傭工所蓄蕩然無餘否亦乘氣傾棄撕毀盆盌几案往往紛飛庭中衣服亦片片飛颺若百鳥舞家產乃至殆盡尤甚者則欲肆其毒手鴆殺吾兒余乃不能忍詰之曰汝何所欲曰欲去余曰去何之曰嫁某少年余憤甚思欲捶殺之然以此乃禍水也余無力以致之死留之必釀烈禍不如任其去乃痛笞而逐之彼悻悻而行不旬日果聞彼與某少年賦海燕之雙棲矣余以彼既行余兒或可生余母或可安余家或不至於終覆余心轉大慰惟以中冓之醜不可以外揚力祕之不以告人吾鄉人稔其事者亦多方為余彌縫故外人罕知之者且彼行之後消息不相通者已兩易寒暑無母之兒亦由吾母卵翼之今亦幸漸將長成矣詎知彼惡婦蛇蝎為心肺腸別有而讐余之心紓益甚而未已耶

余今年飲於某戚之家大醉而歸倒於山石之側頹然睡去不知歷幾何時忽耳畔有呼余之聲余乃遽然醒展目視之則彼無恥之惡婦盤膝坐余旁余大駭疑在夢中注視又無訛亟起欲遁彼曰止止吾且與汝言汝尚識我乎余俯首不置答彼乃揚眉作獰笑厲聲呼余曰此豈可以不言了曩者貸汝百金今可以償我矣余思彼婦人虎狠也不可近近必為所噬乃狂犇而逃彼突大聲呼盜自後馳逐而來鄉人

出果疑余爲盜遂被縛彼更沿途毆擊以洩曩被余笞之憤余以彼婦人已天良喪盡不足與較片晷之強弱余無兇器無贓物一到公庭皂白自分無俟嘵嘵辨倘必辨其誣則必須盡述昔日之事昔之祕不告人者今乃盡暴之寧非自揚其醜以昂藏七尺不能自治其妻妾任其淫犇改節且復誣其夫爲盜雖彼婦之無良亦實大丈夫之羞胡顏之譏將無以自解故終隱忍而不言余被捕時余弟趨來謁勸余速自白前事必立脫於縲絏余堅不可余弟亦因不敢代余陳之今吾母來余不得不言矣言已觀者咸大憤有以老拳餉阮氏者熊君乃命阮氏及某少年前嚴鞫之彼無可遁飾惶恐伏罪於是無辜之遂昌乃飄然出獄矣余愾然歎曰人心澆薄於今尤甚推刃之讐竟出於牀頭結髮之親寧非怪事然今日身爲大盜而反誣人爲盜者何限豈獨彼婦人哉

（完）

趣話

揚鎮之間謂婦人所私之人爲孤老其實乃婣嫪也見說文段注

通州如皋間妓女呼所驩曰爹爹枕邊輭語隔窗聽之不知者幾疑爲愛女呼爺也

（阿龍

偵探小說

X與○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中國連史精印

歷代詩話續編

全書二十四册定價洋八元

本局前出影印歷代詩話一書發行以來大受海內歡迎茲由無錫丁仲祜先生繼選續編實足補前編所未備爲詩話中之完璧不僅後先媲美已也本局用連史紙精印現已出版茲將要目列下

本書內容目錄

本事詩	唐孟棨
樂府古題要解	唐吳兢
詩人主客圖	唐張爲
風騷旨格	唐齊己
觀林詩話	宋吳聿
誠齋詩話	宋楊萬里
庚溪詩話	宋陳巖肖
草堂詩話	宋蔡夢弼
優古堂詩話	宋吳幵
艇齋詩話	宋曾季貍
藏海詩話	宋吳可
碧溪詩話	宋黃徹
對牀夜語	宋范晞文
歲寒堂詩話	宋張戒
江西詩派小序	宋劉克莊
娛書堂詩話	宋趙與虤
滹南詩話	金王若虛
梅磵詩話	元韋居安
吳禮部詩話	元吳師道
升庵詩話	明楊愼
藝苑巵言	明王世貞
國雅品	明顧起綸
四溟詩話	明謝榛
歸田詩話	明瞿佑
逸老堂詩話	明俞弁
南濠詩話	明都穆
懷麓堂詩話	明李東陽
詩鏡總論	明陸時雍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地T)

偵探小說

×與〇

英國當代小說名家維廉勒苟著
半儂 小青 同譯

郤耳司。吾友君胡。爲復憶此×〇之事。乃以見詰。吾甚奇之。此事自發生以後。聞者震駭。人人詫爲奇觀。即彼蘇格蘭場盛名鼎鼎之偵探。雖竭思力。索費無數研求之力。卒亦莫釋其奧。今君既諮詢。敢不悉舉此中祕密以告。然君得吾詞。得勿將據以爲自供之爰書。聲斥吾罪。或嗤鄙吾行。吐棄不復友吾。實則吾中懷昭昭。自信無爲惡之意。即今搦管紀載。亦但據情直書。初未有纖微文罪掩過之筆。以自護吾短。郤耳司。吾友。吾今亦不復曉曉置辯。徒貽辭費之誚。但願君於掩卷之際。能加一公允之判語。爾時君了然眞相。或者能曲諒吾衷乎。

吾執筆作此交叉與圜圈之符號時。乃忽憶及同學時游戲畫棋之情狀。彼時此×〇之符式。吾儕固日日畫諸石板之中。相與嬉戲。不意至於今日。此×〇之中。竟演出不可思議之怪劇。聳動一時。是誠匪夷所思矣。

此×〇符號發現之初。實在梯鳳州警署轄境之內。其地有小村曰勃格佛斯。林木蓊鬱。蔚然深秀。風景幽倩無倫。勃格佛斯村之東偏。有愛墟墪村。村毗達德瑪河流。地較荒僻。而介乎兩村之間。則有石屋一所。屋臨通道。車馬可直達屋前。有小園。構制頗精雅絕俗。去石屋不半咪。則爲勃格佛斯廟。廟宇幽古。其建築時代。渺不可攷。或謂建自巴列弟派僧徒之手。年代至悠久也。而石屋之主人。爲密司脫亨利朋斯。經年之中。主人不恆居此。但每當炎夏。始來避暑其中。蓋視此屋如別業也。朋斯耽文字。其居石屋之時。

恆以書自遣或披覽古籍或撚翰弄文或則挾竿至達德瑪河濱垂綸而釣藉以消磨永晝以河中產鮭魚甚富每值夏令釣者麕集此輩咸寄頓勃格佛斯小逆旅中爲數匪尠而漁罷歸寓釣者多引觥相祝以酒自勞逆旅去石屋既邇朋斯間亦戾止初時見者不知其爲石屋主人轉以爲客且指其爲美利堅產蓋朋斯者身頎而瘦側面狹長目眶深窅眸子藍灰惟髮色已花白逾乎其年以狀貌言之殊肖美人方其避暑之時塊然獨處惟康伯夫婦二人差爲伴侶康伯爲承管石屋之老傭其妻佐之主人除夏月暫居於此餘時悉令此老守屋信任綦深而老人經紀一切亦復井然有序且平時坐擁此屋儼然似主人焉

距勃格佛斯廟附近有古屋無數鱗次櫛比屋牆砌紅磚爲之年久色朽乃作深赭屋周樹木交環其高參天蒼翠掩映遠望如披畫圖是中居者多遁世避俗之士及崇信宗教之老婦有密司脫梅耐爾者亦寓此紅屋之中其人與朋斯交稔爲石屋中唯一之客梅耐爾寄居逾數載長才而多藝雅喜漁事凡勃格佛斯中人匪不知者平日遇人和易不吝小費村人偶沾微惠因爭稱其人蓋凡人欲得名於窮鄉僻壤之中其事至易但以微資購之名乃立歸惟梅耐爾底蘊若何村人初無知者或謂其嘗經商於美欠司式嗣遭意外之變灰其初志乃遯跡此冷僻之境優游歲月或則言其人嘗於倫敦操賣空買空之業因以贏積多貲究之衆口紛綸莫衷一是顧有一次有行客自倫敦來偶遇梅耐爾於逆旅梅耐爾既行客忽語於衆曰頃見之人非密司脫梅耐爾耶彼人當六年前倫敦人無不識之今茲胡爲居此蓋曩者彼嘗以智力博取巨金爲數可二十萬磅也自是以後村人遍傳其事咸推梅耐爾爲村中巨富之人遇

者靡不敬禮實則客語誠否村人初未之究但憑此一言之微不獨深信弗疑且渲染附麗其詞侈爲播揚不知人情詭譎咸以機巧相尙放言誕說虛爲標榜恆有其事惜村人泯泯無機未解此耳

據報紙紀載當×〇案發生之先朋斯亦循常往石屋避暑此事君亦必於報中見之爾時朋斯舍讀書著述而外仍行釣自遣偶爾得鮭卽烹之以供盤餐或以分饋村中相稔之人其趣彌永而老傭康伯亦惓惓侍其主人相安無事一日康伯忽得其子病耗子爲警察中人方服役於彭臺浦警署其地踞梯鳳州北境距隔甚遙顧老人戀子心切不憚程遠立偕其妻赴之瀕行令其已嫁之女密昔司包德者代承其乏女諾之老人遂行是夕朋斯晚餐既罷踏月閒行旋赴勃格佛斯村中與朋輩聚譚遲至十一句鐘朋斯始歸歸後卽鍵戶就寢而次日清晨密昔司包德以六時至石屋及七句鐘時有郵卒款關進函件數事密昔司將之登樓叩朋斯臥室之扉朋斯應之但令置函外室初不啓關密昔司遂下十分鐘後朋斯忽迋然下樓聲言有要函宜郵須亟送至勃格佛斯郵局俾及第二次倫敦郵車因曰密昔司包德汝趣爲備此函現方繕寫晌息蔵事五分鐘中行矣語竟復迅馳而登更三分鐘陡聞有呼聯之怪聲雜以詛詈囂然自樓中而出密昔司包德竚立聽之了了可辨聞朋斯呼曰否……否……此決不然吾落其穽矣汝爲梟惡之叛徒吾必訐發汝奸天乎吾……吾呼吸窒矣移時聲寂不復更聞密昔司包德大奇疾犇登樓見朋斯臥室之扉半開未闔因騈指彈扉示意欲進良久無應遂叅扉自入入時驚怖亡魂駴却直欲暈仆蓋地板之上一人橫陳衣服完整如故撫之已殭蓋卽其主人密司脫亨利朋斯也少須密昔司驚魂畧定歛神四顧見室隅書桌之上有一函留置函口已封郵花亦黏讀其封面蓋寄柏列閔海

某書館者。然信面住址。初非出主人手筆。實爲字機中活字所印。卽其信封。亦不爲朋斯常用之物。以理度之。此卽其急欲付郵之函。密昔司駭愕滋甚。立馳出號警。復命人飛報村中警士。警士大駭。不敢擅專其責。則以電話告愛克司德總部。候長官發落。未幾部中遣一人至石屋勘閱。既竣。遂發見此怪異之符號。蓋死者臥室之中列一圓形小桌。桌上有白布蒙覆。用爲桌衣。就布細驗。乃忽有紫色之記識。記作×○形。爲鉛筆所畫。詭秘不可解。釋其式如左。

S ×
× ○ ○ ○ ×
× F

既而令村醫檢驗屍體。乃謂屍無異狀。殊不知致死之由。次日舁屍至鄰村病院。復招兩醫驗之。而其結果。則謂朋斯猝斃之故。實以憂患內嬰心病致命。惟此×○之記識。百索都無朕兆。於是消息傳播倫敦

各報中靡不徧載其事論旨所歸咸思鈎索此暗號之秘顧雖多方推測久久仍亡端倪而余則瞭然眞相靜觀其變有時購報瀏覽則覺滿紙議論各執一說囂囂聚訟都無中窾之處輒笑其紙上空談紛呶殊無謂也

朋斯既死官中調查其產知除石屋以外尤有寓屋一所屋在倫敦芭耳冬街卽爲其寄頓之所然平日墐戶深居鮮與往還但有書記一人襄理其編纂文學之事書記名衣葛門爲一瑞典少年其人似與梅耐爾爲舊識平時恆過存不絕方朋斯避暑石屋之時衣葛門亦歸國銷夏若就常情而言朋斯之死既得醫生左證斷其碻係心病致死則其事殊無足稱異惟其未死之先言有急函須郵遞之狀不能不動人疑猜而密昔司包德所進之函爲數凡三乃死後搜檢僅得其二此外有灰燼少許遺諸鑪次似一函已付焚如因知彼亟欲郵致之故必用以答覆此焚毀之函且知函中消息決非尋常不然亟亟若是儘可發電以告今乃藉郵筒傳之則知其必爲秘密故也餘如桌衣中×○之記識尤屬可疑之點詎此詭異之暗符殆用以傳遞消息計耶抑尙有其他之秘旨則一時殊莫之悉矣以是之故蘇格蘭場一般偵探頗注意其事案發之初立遣人專誠探之而驗察所得則謂布上筆跡實係案發前一夕所作以時計之當在其自村歸屋以後而其遺留之函亦經偵探剖閱函蓋投寄柏列閔海穹森書館囑令郵致某種稿紙若干辭意平常絕無疑竇可尋卽此印字黏花之信封要亦爲書館中先時寄贈用以爲招徠主顧之計初亦匪奇後思澈究其由則持函詣柏列閔海詢之及叩諸書館主人乃云信封非館中之物且與死者素無往還從未有交易之事經此詢詰翳障愈深轉覺糾結不可解悉綜其疑點厥有數端蓋朋

斯晨與獲函遂至倉卒斃命在勢殊不能與來函無關顧彼於臨命之先胡爲引函焚之不令留迹且其遺留一信但爲尋常購致之事又何須亟亟付郵刻不可緩即此印就之封既非自書館寄贈則必爲死者先時所預備以室中無印字之機咄嗟不能有是夫以購物細事竟特以備此豈不出於常理之外他如桌衣上詭異之符號則亦不審其胡爲於脊中留此詎以患遺忘之故因隨手誌之以備明晨之需耶抑另有用意存耶凡諸疑竇吾固了然洞悉今甚願揭舉其秘一一告之吾友然願君少濡晷刻勿厭吾喋喋辭費耳

郤耳司吾友曩時吾恆謂事貴實踐弗尙虛想君輒韙之蓋空論無補斯語至偏切當理若徒務其表摭拾一二模糊影響之談往往失眞是案發後報中議論譁然紛歧雜出竟有擬之爲自殺案者以爲朋斯焚毀之函或爲仇家所致危辭恫嚇必含脅迫之意朋斯悸懼不勝遂至自戕至其亟欲郵函殆故意爲之將假此以遺女傭俾自行其策此就表面觀之亦差近似顧醫生所證謂朋斯以心病致死則自殺之說已不攻自破此外×○記識尤有全案中最大之疑點一自刊布日報見者咋舌靡不稱怪而吾女蘭珊見之尤詫奇不已實則此詭異之符號吾已兩次前見今試縷舉其事以告吾友藉以破君疑團也

吾今追述之先深願君歛神凝慮就腦府中一加搜索君亦憶三月中風雨晦冥之一夕吾猝至君寓就君詢事乎是日君爲萊姆斯一老婦辯護殺兒之案各晚報中咸載君雄辯之辭譁讚無藝此案以老婦窘蹙無聊忽手剚其嬰唯一關鍵即在故殺誤殺之間而君以妙舌瀾翻多方陳辯婉轉措詞聽者動容卒脫老婦之罪不然婦苟坐實勢必至於繯首一左一右乃係生死律師口齒之功邁偉若是洵可畏矣

當是夕把晤之際。君見吾神色迥異。頗爲訝疑。蓋吾雖業醫。而日來則爲好奇之心所勝。方探索一秘密之事。鎭日鹿鹿。刻意研求。竟似變業爲偵探矣。顧爾時尚堅秘弗宣。初未以實語告。君此著固自審匪當。殊不足對越故人。然亦情勢所關。未敢遽洩。不得不然耳。是夕吾以君辯訟勝捷。作詞賀君。復詢君惠忌遜夫人行狀。冀能助益吾事。夫人爲勳爵約翰惠忌遜後妻。頗以豔聞。而乃夫英武之名。亦震爍一時。同臻其極。惠忌遜者。歷戰於印度蘇丹等處。征夷戡亂。屢建殊勳。因得錫爵。此時方踞要職。服務於參謀本部。而夫人與君相識。實由吾介紹。交期雖淺。君言曾一次就讌於阿白德街爵邸。且與其夫惠忌遜同席。賓主頗相懽洽。至外此之事。君自言亦不了了。而吾既不得要領。遂爽然作別。第君以吾行止飄忽。勢必蓄疑於心。吾意今茲見詰。殆以爾夕之疑爲之起點耳。迨別君以後。復乘夜至阿白德街爵邸。往視勳爵症候。勳爵吾素識。彼每或沾恙。輒令吾爲之診治。時方疾病。看護之婦。日夕侍側。無片刻離間。余察視病勢。果沉頓非常。旋遇夫人於廳事之中。蓋爲一三十許麗人。容止端好。秀媚軼羣。而勳爵則皤白一老叟。年事近古稀矣。夫人見余。顏色皇皇。卽以乃夫病情爲詢。吾默覘其狀。含糊應之。君須知婦女慣每好以讕語僞態。用爲瞞矇醫者之具。實則吾輩業醫之人。神經感覺。大都視常人爲敏。察言觀色。立能辨悉誠僞。而吾觀夫人懸懸之狀。似初不屬意其夫之病。乃似別有殷憂。因是疑焰愈熾。益思窮究其隱。蓋爾時。吾微聞夫人舉止詭秘。若有隱謀。預其事者。尚有寓居苞耳冬街之亨利朋斯其人。吾始特疑信參半。猶豫未敢遽決。今覩此狀。昭然若揭。知傳聞之辭。不盡無據也。

明日吾復往臨診。勳爵病勢如故。略無起色。忽看護婦密斯訃倫者。作色視余。若有欲語之狀。訃倫。精細

識醫理操職甚佳此次侍勳爵之病實吾所薦引余奇之因招之至外室就詢其故討倫低聲曰維勒醫士吾目擊諸狀頗深疑駭滋不願更留此間今試觀勳爵病篤若是而夫人潰然若不相關何也余亦微語答曰此何足奇須知以少艾而偶垂暮之老翁宜其情愫澹薄汝但靜默觀之勿事聲張吾意當更有詭異之事足以引人注意也討倫曰先生言然惟……語至此忽茹而弗吐余促之曰汝趣言之奈何吞吐弗盡豈有所顧忌於吾不見信任耶討倫聞余言躊躇有頃乃曰吾謂夫人似有惎君之意雅不喜君微聞將別招某醫不謂君說然也余微笑答曰此何害吾所診斷咸有理可憑且昨日曾就商於御醫弗侖克彼亦贊同余說即使夫人偏延倫敦醫士加以駁詰吾不患無辭對也討倫曰以吾默揣夫人疑君之意殆別有主因不爲此也余笑而不答少選討倫復曰噫吾悟矣此中關鍵殆即在少艾老翁之間君云然乎余應曰信哉汝言中鵠矣討倫曰昨夕先生行後夫人旋趨視其夫勾留病室逾一句鐘之久而今晨洒掃吾於榻底得一紙厥狀甚奇因詢諸值夜之老媼據云夫人坐病榻之畔微語喁喁似慰問其夫聲細不可辨復出紙件一束就膝草書書時甚久不知所作何語由是而言則此紙必爲夫人所遺先生觀此不亦奇乎言次出一紙授吾展閱之中多×〇形爲墨筆所畫今試錄之

〇〇×

×〇〇×〇〇×

×E

余察驗其紙乃非英國所造紙中有淺藍之方格格式絕小似爲法蘭西物而×〇之記皆一一位置於

方格之內細審其狀茫然莫解亦不類吾儕童時畫棋之戲因知此中必有不可思議之秘密關係匪細乃取紙藏之復隱囑討倫留意伺察或能更有所獲既歸百計揣度冀解悉紙中之奧卒亡端兆時吾女蘭珊恆與惠忌遜夫人往還交誼殊洽余輒乘間詗詰藉刺消息蘭珊不知吾隱每攄懷直告以故凡夫人秘密舉動得諸吾女口述之助亦殊不尠無何勳爵病忽轉機日漸就瘳夫人無所藉口乃不能謝絕遣吾而吾乘此時會遂得頻頻出入爵邸竊自欣幸不已於時彼亨利朋斯其人亦時時造邸託詞存候夫人余至輒過之余知夫人秘謀必關涉此人因虛與委蛇極意與之聯絡而朋斯以余愿愨亦頗暱就弗疑嗟夫余今以愿愨二字冠諸吾名知君必掩口葫蘆或且直加呵斥實則今茲事後追思卽余亦不能自恕試思以老謀周當之間諜竟能吞餌上鈎信余弗疑則知余掩護之術其精工爲何如耶數星期後勳爵病瘥遂復往部中視事參預一切機密是時雖不復往還邸中然幸識得一人足爲余助其人名福麥司爲勳爵馭者執役多年頗得主懽惟每見夫人揮霍不貲輒陰議其奢而夫人嫌其老醜亦不之喜有時驅車出游竟別僱駕御之人不令侍從以是福麥司常銜之余覘得其罅遂以術攏勒其人納之以賕囑令伺隙報吾蓋夫人好爭逐於交際社會中頗著聲譽凡茶會劇場歌舞冶游之地蹤跡無虛夕千金一擲糜費弗吝誠無怪其老僕喋喋譏議矣且君亦嘗以此見疑謂惠忌遜位望雖高資產殊不豐厚卽夫人母族亦非閥閱巨富之家揆諸情勢安從得此多金恣夫人之揮霍爾時余聞此見解雖亦甚韙君說顧以事無繫涉初不深究不知卽此一著實關秘謀之主因是可見君感覺之敏勝余多多也

一日清晨福麥司忽造余居氣息咻咻神宇倉皇若將得非常消息者余迎之入福麥司卽曰維勒醫士

君能稍拓餘暇借吾作新堡之行否余愕然曰赴新堡耶胡爲遠行福麥司似弗聞余言但曰先生果行午後三句半時可往王十字車站趁新堡之車吾亦以此時同行惟當乘三等之車不能爲先生伴侶君既抵彼宜以行縢置諸近站旅館然後遲吾於月臺之次再圖良晤余聞言愈奇因詢曰吾友汝果有所發見耶福麥司曰未也但竭來多所蓄疑今微得消息願借先生一證之也語已復默余知旨立允諸其請不復更詰屆時余如言赴王十字車站乘頭等車往新堡登車時見三等廂中一工人裝束之老者睨余微笑余視其人冠簷覆額頰下傅假髯磔磔如蝟毛辨爲福麥司所喬裝因亦微笑示意車行機聲軋軋震耳意至煩擾余思隱几假寐藉延晷刻然車中苦熱睡亦弗寧尋購報閱之用自排遣顧目雖注報心則外騖似紙中漫無一字以此時方籌念此行結果若何中懷憚悇轆轤不能自已繼覺志忑無謂因倚窗外矚屛慮弗念時車行迅疾景物過眼瞥然直如逝矢濺跳久之斜日西落晚涼襲人仰見聖彼得寺十字架尖高聳泬寥之空暮靄朦朧矗然照眼則知車距新堡近矣

比至余翩然下車此時客衆紛下勢殊擁擠又天色昏黯遂不辨福麥司所在余令役夫提行篋寄頓一鄰近旅館既竣復至車站迨近月臺之次四覓無人因出捲煙吸之閒步徘徊移時福麥司果至坌息曰先生吾已預僱一車趣行毋滯余無語立同車而行車沿泰森河而進不審何趣福麥司兀坐無語但時時就車窗外瞭若以辨識道路而余身處迷陣茫茫如墜重霧至不能耐顧亦嘿不致詢有閒福麥司斗令停車車止余等偕下福麥司付車値引余遵一小徑而趨余知此處已達河岸盡處地至冷僻左右矬屋櫛比居者多勞働食力之人少須幾經轉折遂至一陋巷福麥司戢步弗進謂余曰先生願少遲此因

指一廢屋示余語已自行倐忽不見余如言踔立就屋陰自蔽踰半句鐘驀見路燈之下有三人蠕蠕而至三人中一男兩女服式襤褸似皆苦力之工人比近余前不覺大震蓋婦人非他即勳爵約翰惠忌遜

夫人而男子則亨利朋斯也惟一婦高碩蒙面冪絕厚獨不能辨則似爲夫人之侍從三人聯袂而行直趨巷底余俟其過濟躡尾之已而三人抵一小屋之前發扃入之方愕奇間忽有人輕叩余肩竦然返顧則福麥司也福麥司低聲曰先生汝見之否余應曰見之且已辨識其人然若輩胡爲至此福麥司曰彼輩於一星期前嘗會聚於此吾因尾蹤而至而昨日聞夫人密謀又將約會於此間某酒肆中然後更至此屋至彼輩何所圖謀吾尚莫悉其故今但靜默觀之不難立抉疑團也余等遂不復語擇一暗陬俟之延候可兩句鐘尚不見三人之出時屋中窗戶嚴閉不露燈光

近扉聽之亦無聲息苟非親見有人必疑爲空閉之廢屋然幸巷僻宵深人跡都絕余等逗遛乃不爲人見又久之三人陸續出屋朋斯殿後出匙鑰扉而行既出小巷轉折嚮泰森河已而見一車遂僱車代步於是輪蹄得得直趣車站蓋將乘末次火車返倫敦矣

頃之余等復歸小巷福麥司探囊出一鑿引鑿挖小屋之扉扉闢余等乃入室中黑漆福麥司又出電盒發光見室頗深邃陳設寥寥多陳舊之物窗上咸幕重帷光因秘而弗透更進有方桌絕巨桌空無物及引光燭之不覺大奇蓋桌面之上列一巨幅之地圖四角以銅針壓之圖作正方形縱橫各三尺爲英國海道之圖縱自哈威基海口迤南至梯耳盤橫自猻藍文斯至杜佛就圖審視海灣軍港靡不瞭如指掌而圖紙之上滿布方形小格格中徧置詭奇之記號或×或〇皆以紅色畫之尤有多處則畫以藍色之×形爲數可十二分列四隅與衆迥殊如愛克西司及康德等處皆是福麥司見此瞠目愕異訝曰奇哉吾意此事必關係海軍秘密君意謂何余但頷首不答就地四覓復檢得團摺之敗紙數事取而閱之紙中方格×〇之狀悉與密昔斯討倫於病室中拾得之紙相同紙質透明似係蠟製余執紙疑思忽大悟徹知此紙覆諸地圖必能有兩兩符合之處而紙角字母殆用以指示一定之地點因立取紙試之以紙中心之×形合圖中藍色×形初猶弗符及移置三次遂告成功凡紙中×〇一一與圖相合而紙角F一字適指富而納司海灣余覩此狀不期躍起呼曰天乎此非賣國秘謀耶吾友聽之須知吾言賣國雖出一時料想不期談言微中竟成事實蓋後知爾時政府中方有某處添增軍備之議用固海防其地即富而納司也余等既發見此重大秘密駭怪滋出意表旋即滅去入室之迹偕福麥司離室是夕下榻旅

館之中翌日之晨早車歸倫敦復囑福麥司加意偵伺隨時以所得見告自是一星期後余東西犇波多方偵索其事遂獲眞相乃知彼亨利朋斯者原名赫立區襃司吞實爲一德國秘密間諜其人爲雜種產父德人母則美洲人也餘如衣葛門梅耐爾輩亦皆其夥而夫人與彼相識實在未嫁約翰勳爵之先時朋斯受德政府所嗾專刺探英國軍情因以巨金啗夫人令刺取乃夫機密夫人心動遂爲所利用而今茲×○之秘密則不僅爲傳通消息計且爲私購石油計蓋德國所產石油極少一旦開戰必失其接濟爲先事預謀計不得不於和平之時購諸他國以爲備然所需甚多購諸一處必啟人疑就各處分購之且以夫人之名義往購則作奸犯科之跡自可消滅於不知不覺之間今圖中之○卽爲採購石油之地×與×相聯之線則爲私運石油之海道然又恐盡舉此×與○之符號而繪諸一圖之中萬一此圖落諸他人之手卽易僨事故另以透明之薄紙繪其重要部分而於圖中作一藍色×之符號以爲其中點則加紙於圖合其中點全局卽了然於指掌矣是可見德人處處惎英恆思乘間而逞蓄蓄戰之心已非一日矣

在理余既洞悉秘密法宜告密政府俾沮德人陰謀顧是時爲一千九百十二年戰釁未啟英德邦交表面尙完固如故而德人養鋒蓄銳躍躍欲試之野心吾政府中人懵然未覺苟有人宣言英德將有戰禍宜亟起爲備則聞者必嗤之以鼻指爲謬妄或且直斥爲瘋人之談寧能以余一言之微遽然醒其酣夢（譯者按著者維廉勒荀嘗著英德戰爭未來記一書故有是言實則英人亦不致懵懵若是）且此事關涉惠忌遜夫人果余指實其秘亦當按律論罪而勳爵眷戀其妻勢必起而抗辯若然則以余蕞爾微

躬又豈足與勳爵敵耶綜茲數因余遂躬自執法裁判朋斯應得之罪以此秘密之謀朋斯實爲中堅論罪行誅自宜首懲此人法至當也時朋斯已赴梯鳳託名避暑實則別有所圖因潛修一函冒署惠忌遜夫人手押由倫敦寄往石屋令代購方格之紙亟候應用紙即用以傳寄秘記者也函中復附一黏花印字之信封俾易於付郵而余信未發之先福麥司告吾似夫人又有一函致朋斯告以最近消息朋斯殆於脅中得之即錄其記識於桌衣之上以備次日寄告柏林既乃毀去其函用以滅迹及次晨接閱余書果信而弗疑以余力摹夫人筆迹殊酷肖不易辨別因立傳命密昔司包德言將有急函致郵既復焚毀原函草書致柏列閔海書館如言購紙既訖即取封封之然黏封之時此獠必用口津因是遂墮吾謀一分鐘後躓地殭矣

郤耳司吾友余之死彼法至簡易但以毒液少許和諸封口膠質之中彼獠以舌尖溼膠毒遂入腹此液性至猛烈苟一沾染匪不立殞且爲效神秘縱加檢驗亦不能得受毒之證而余自發明以後初未實驗今一小試果奏其功矣雖然余出此辣手要非以私怨宿嫌之故憤而爲之實亦顧念祖國藉以沮敵人陰謀耳今君得此未知能見諒否耶

厥後月餘惠忌遜夫人忽亦猝斃勳爵痛悼亡妻哀慟逾恆而夫人致死之由亦頗離奇非常然與吾事無涉茲不贅述矣

（完）

社會小說

童史

新小說

書名	冊數	價目
歐陸縱橫秘史	一冊	三角
石麟移月記	一冊	三角
德國軍事偵探談	一冊	二角五分
戀海之惡波瀾	一冊	二角
紀克麥再生案	一冊	三角五分
拿破崙之情網	一冊	四角五分
雲想花因記	二冊	七角
天刑記	二冊	七角
情競	二冊	六角
情鐵	一冊	六角
竊中竊	一冊	四角
歸夢	一冊	六角
盧山花	二冊	六角
心獄	一冊	六角
八一三	二冊	八角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童史

佑民

第一章

木匠老沙方輟其工作。倚鋸於壁。出腰間尺許之竹菸管。納菸於管端。燃火徐徐吸之。乃於其二徒。伐木丁丁聲中。斥一童子曰。小李及汝。乃太惰。胡以弗奮其斧。小李及者。卽伐木者之一。年可十二。髮短弗梳。且亂。而面削。如瓜。踆破履。衣亦敝舊。當受斥時。汗被其額。且斧且答曰。師傅。吾用力至也。顧木堅。吾斧乃不能入。小李及言尚未竟。而老沙怒發矣。斗見煙紋繚繞中。一獰惡之面。力破煙陣而出。及煙陣既過。而老沙已至小李及之次。小李及知必無倖。然弗敢逃。則如受杖之狗。靜待老沙之扑責。顧老沙乃弗遽扑。但獰笑曰。小鬼。容吾試之。汝頭。

堅。抑木。堅。也。言已。獰笑。立。歛。而手。中。垂。燼。之。菸。管。已。及。小。李。及之。顱。援。老。沙。之。意。殆。欲。以。童。子。頭。顱。爲。敲。除煙燼之石塊顧煙燼雖去而小李及之頭則大痛乃號哭弗已。

老沙見狀益怒方欲再扑。忽一人。踽踽。入。肆。髯毛如蝟鼻軃見老沙在肆。卽曰。老狗。數日。不。見。吾。意。汝。其。死。矣。汝佳乎。老沙曰。馬番聽之。老、沙、既名、爲狗又安、能、死、者。二人傾談時老沙徐將其菸管插諸腰際。遂舍小李及弗扑。而馬番言次。已擇一木堆而坐。亦出其菸管。并洋鐵之菸。合。啓合取菸。納菸於管。乃拾。地上。之。煙。燼。噏而燃之。此際人各無言。但聞伐、木、之、聲、與小、李、及、歔、欷、聲、若、相、應、和、而、已。

少頃。馬番突去其菸。呼曰老沙。……老沙曰。何也。馬番曰。童子佳乎。老沙聳其肩曰。汝言殊未明了。吾何由繹其端緒。於是馬番續言曰。汝二、徒、爲、狀、似、健、老沙意得曰然。馬番試觀之。吾徒雖瘠其筋。力。偉。也。遂顧一伐木童子頭癩而衣短衫。者。曰大。黑。汝試。縱其斧示。勇。力。於。馬。番。先。生。老沙之令一出。而大黑斧聲果大震。時馬、番、之、菸、已、燼、尙、頻、吸、之。顧乃無、煙。既見大黑力下其斧。則畧頷其首。狀似許可。旋曰童子。心野。而。身。惰。想。老。沙。必。時。加。敲。扑。老沙曰。勿敲。扑。者。藝。亦。莫。就。須知既名。爲。藝。必自。夏。楚。而。來。迨。藝。成。矣。而父。母。乃。食。其。報。在。理。宜。感。謝。其。師。無。復。怨。懟。馬番忽曰。汝言父母吾乃憶及一事矣。謂小李及曰。汝母近狀如何小李及曰。先生、聽、之、吾不、朝、母、者、可、一、閱、月、近、狀、乃、弗、之、審、小李時言時。尙帶哭聲言及、母、氏、尤復、淚、熒、其、睫。

老沙聞言。掀動。其。鼻。曰。馬。番。汝。殊。有。禮。至。起。居。李。及。老。寡。婦。馬番曰。其人乃大可憐。吾今日過其門。外。李及母爲狀似病見而呼我曰。先生非老沙之友耶。余曰然。李及母且喘且咳曰。先生、如、過、老、沙、之、肆、者。幸

爲我言之。吾病甚。乞令吾兒小李及暫歸。則感激無既。馬番言已。復曰。老沙以爲如何者。老沙無言。而小李及聞其母病。則大憂。欲哭。恨不能飛越肆門。歸而覲其母氏。顧弗敢逕自陳請。唯以目頻視馬番。馬番者。亦業木匠。貌雖不揚。心直而口快。見狀知旨。則曰。老沙胡再不言。老沙欠伸曰。吾何言者。馬番曰。小李及詎不能歸乎。老沙曰。意或如是。馬番曰。何也。老沙曰。小李及童心未盡。矧工作均弗中程。故不允歸。馬番又曰。母病良篤。請老沙今且置之。老沙聞言微哂。哂已。徐曰。誠如馬番言。日後將何以令衆。馬番意不能平。乃大恚曰。由是言之。則老沙一爲木匠。若有母且病者。亦不容歸視矣。於是二人乃大訟辯。綜言之。二人辯止。而小李及方得半日之假。蓋曠典也。當是時。距老沙木肆數十碼之遠。有童娃翹其一足。作商羊之舞。步步逐木肆而近。童衣紅色。梳辮。面圓而鼻垂清涕。女娃也。女童且行且以衣袖拭涕。既抵肆。見馬番坐於木堆之上。卽曰。吾行遠矣。不意爸爸乃在是間。馬番曰。吾寶竟何事者。女童始不肯言。經馬番再四催促。乃附馬番耳。似有所告。馬番不待辭畢。急自木堆之上聳身而起。向老沙曰。行也。卽挈女童出肆。而老沙待馬番行後。乃聚其滿腔恚怒。鍊爲一字之精言。叱小李及曰。行……

小李及聞言。方欲舉足。老沙忽又曰。且止。汝今日歸。必以明晨至肆。若遲一分鐘者。卽碎汝骨。記之記之。

小李及靜立待命。久之。老沙無言。始肩伐木之斧。轉入肆後。登梯。梯級既盡。有小樓。黑闇如張厚幕。樓心勿加汛掃。而敗爛之木器及木屑充牣其中。霉惡中人欲嘔。小李及摸索良久。得置斧鋸之所。遂寘斧其中。下樓與老沙爲別而出。行數十武。回顧木肆。則見夕陽一縷。斜射屋山之上。而老沙鬚髮鬅鬙。獰獰如鬼。翹一足坐於木肆之門次。督視大黑治藝。斧聲丁丁然。尚無休止時也。

第二章

一年。時爲四月。天忽徵雨。凡三日雨止。見陽光矣。施材局司事白老弟。晨興刷其釘靴。靴破而泥濺其上。星星作淡黃之點。白老弟刷之可一句鐘。尚未蕆事。以狀測之。白老弟似甚寶貴其靴。與施材局之寶貴其棺材爲狀同也。司事白老弟刷靴未竟。而司閽者入。言曰。現有婦人求見。意欲得棺以瘞其家人。白老弟恚曰。吾殊蹇運。晨來乃多見鬼。則以手中之靴刷。力敲其靴。忽自悟此爲寶貴之靴。乃非乞棺之婦人。則立縮其手。謂司閽者曰。汝試觀之。吾局施棺者。乃有無名之人耶。彼婦人又誰氏者。死者是否可徵。吾乃一無所悉。胡由轉白董事。而予之以棺。司閽者曰。先生言信。吾當再往詢之。司閽者言已立出。少須閽者復入曰。婦人年三十許。色悴有身。自承爲李及之妻。李及者業木匠。然於一年前失業矣。近且病癱弗藥。乃病而死。家貧無以爲殮。故來乞棺。婦人且曰。設局中弗信者。尚可以木匠老沙爲證。司閽者言既。靜待司事白老弟決其可否。白老弟初欲拒婦人之請。但百覓乃不得一辭。始慨然舍其寶貴之靴。起立曰。可也。遂赴同樂善堂。面其董事。取進止。讀者聽之。此施材局實爲同樂善堂之附庸。顧善堂雖名同樂。而董事者乃好獨樂其樂。設有貧人一蒞其中。則面上之笑容將立歛。

白老弟既見董事。董事爲老人。微聾。白老弟供職久。知董事稔。遂大聲述李及婦人乞棺事。聾董事聽畢。啞聲曰。李七耶。昨日已舁一棺矣。胡得再乞。詎李七之尸。乃有二耶。白老弟曰。非也。是爲李及業木匠。聾董事復啞聲曰。碻耶。嗟夫吾善堂又須耗費矣。休矣休矣。聾董言時。頻搖其首。且揮其手。於是白老弟遂出。可李及妻之請。且遣人往襄葬事。

讀者須知善堂中爲力偉也。不十分鐘。諸事已備。即見二人舁棺前導。荷鋤者一人。土工也。善堂之棺。輕而窳。舁棺者行。乃如飛。李及妻。則迅步躡之。且行且哭。始經廣道。繼穿小巷。無數至李及家矣。屋低而陋。無瓦。上覆以茆。而以蓆爲扉。舁棺者寘棺門外。李及妻則啓扉蛇行而入。伏於尸次。大慟。舁棺者亦隨進。揭蓋尸之衣。舉尸。尸體黃瘦。面目作痛楚狀。於是草草入殮。加釘。李及妻見狀。立暈。而二人者已舁棺行。土工隨之。迨李及妻暈止。追及其地。則李及之棺已下窆。李及妻乃席地大哭。忽胎氣動。誕兒矣。是爲木匠李及之遺腹子。名爲小李及者是也。小李及之生。恰丁其父死。母悲之候。故其身世。乃至爲艱屯。幸母氏。慈愛。誓弗更嫁。而小李及方足成立。顧家無恆產。則殘局亦殊難支。李及母乃爲人縫澣。得錢以撫其孤。而光陰易逝。小李及倏已十齡。以外其母令紹父業。遂禮執友老沙爲師。吾書至此。當續敘小李及假歸省母事矣。

小李及自老沙木肆歸而覲母。途中忽念己爲無父之孤兒。年幼時。依母氏肘腋之下。舉世界之險巇。百不之省。今乃知之。因思茫茫天壤。詎少無父之兒。未審其苦況。一如我耶。矧習藝幸而有成。亦足得錢養母。否不艱辛否。如是種種。盤旋其腦海中不已。而一及藝事。乃斗憶其師老沙之獰狀。并一身所歷之痛楚。母氏之劬勞。於是心曲斗亂。遂大奔。

既抵家門。啓扉。而此屋之荒陋。歷十二年。乃如一日。且益加陋。李及母年鬢漸多。以操勞過甚。頭髮已見二色。結小髻於頂。久弗梳櫛。鬢乃四飛。面削。目眶深陷。作病容。當其子入時。李及母方面牆而坐。牆爲土築。其下。亂砌以磚。作小巷狀。上支小鐺。實薪巷中。令爇。李及母伏而吹火。且吹且哭。且咳。迨回首。見其子。

已歸則曰吾兒歸耶小李及咽弗能聲立投入其母之懷抱李及母既撫其兒之首復親兒頰且命兒飯且哭且咳嗟夫嗟夫父母之恩終天罔極矣

第三章

馬番挈其愛女自木肆匆匆而歸吾著書者當於馬番未歸之先抽敘其家庭之景況馬番之家蓋偪近公共之塋地纍纍野冢望之令人寡歡土屋二椽且圮然亦有窗窗爲破甕之口嵌諸牆上而成者而煙囱則爲無底之長甕馬番家垂死之炊煙常自此無底之甕口縷縷而出門外多樹則伐去枝葉作叉形橫竹竿其上曬婦人之圍裙及袴顧馬番雖居曠地左右乃多叢薄弗能逕行必須經一蜿蜒之小徑而越過曬袴之竿始抵其家當馬番歸時已瞥見所曬之物乃弗令其家人撤去則毅然自圍裙之下俯身過之讀者至此或且疑紀載之弗實以爲馬番男子也奈何乃出婦人之裙下須知馬番者固久受裙腰之專制一如拊掌錄中之李迫者也唯馬番運蹇乃弗獲飲李迫所飲之酒則殊爲恨事

馬番偕女至家乃躡步入室据靠牆三脚之木櫈而坐默弗敢聲而其妻在隔室中聞足音知馬番已歸詬詈立作馬番驚駭欲逃忽一木杵自隔室中飛騰而出直至馬番之顱頂馬番見狀立奔止於門外竹竿之後引圍裙自蔽其身而其妻亦隨出貌陋而胖揎袖露雙臂如牛股叉手當門努目以視馬番可畏極矣馬番惶悸中忽悟竟日逗遛於外其家人蓋未飯也於是搜索其囊得錢將奉其妻顧弗敢進乃納錢其愛女手中令上其母婦人得錢怒止而詈語猶續續而發旋拾地上擲馬番之木杵入室挈筐昂然逕行馬番自其妻行後如逢恩赦且知奇險已過後此皆爲坦途乃與其愛女競走狂嬉不復思遁越時

婦人歸。筐中盛米及菜。遂治餐。然婦人雖忙碌。而口中仍時時訴詈。直至餐竟乃止。

夜中。馬番之屋外。洸黑如漆。風聲挾樹而吼。已而風息。曙光遂現。此際有童子目腫。狀似失眠。迤邐遵小徑而至馬番之家。此童子。獨行墟墓間。心中忽大悚懼。其故爲何。己亦莫省。固知父死即葬是間。使先靈而有知。必以慈顏向我。又何懼者。但覺此蒼蒼之死海（指墓地也）己身漂泊其際。舉目無親。從今爲畸零之人矣。

童子思至此。忽自咎。胡以乃咒吾母。遂屏弗思。逕至馬番之窗下。連呼馬番弗已。馬番聞聲披衣而起。既見童子。即自窗中言曰。小李及汝乃晨興赴肆耶。小李及哭不能言。少止乃曰先生：：吾母病甚。昨夕咳忽帶血暈矣。今幸稍甦。在勢宜得良藥以餌吾母。顧醫藥之事。吾乃未悉。故來乞助於先生。馬番曰可憐哉童子。容徐議之。遂啓扉納小李及入室。而馬番之妻女至是亦興。且呼小李及問狀。小李及遂哭訴母氏之病。一如與馬番言。馬番婦人者雖酷遇其夫子。然好事而恆右婦女。今見小李及至孝。其母意特憐之。力以看護病人自任。且囑馬番代籌醫藥事。馬番意得頗搓其手。向小李及曰。吾得之矣。童子亦知此間有官醫局乎。此局蓋專爲貧民而設。倘有病者。局中當爲之診治。不取一錢也。未審童子願否。小李及聞馬番夫婦言。感極出涕。再三申謝。且浼馬番同行。馬番亦慨然允之。

二人至官醫局時。陽光甫上。街道中人跡尙鮮。而醫局亦未啓扉。顧其門首待診之男婦童嬰。呻吟之聲已大動。小李及鵠立牆隅。諦視待診者爲數可四十。中有老翁以棉絮蒙首露面於外。顫聲謂一婦人曰夫人。想當痊可矣。婦人者年眊拄杖頂藍帕而瞽其一目。聞老翁言。則力搖其手中之杖。作恨聲曰未也。

凡求治於此中者醫劣而藥壞又安得痊一抱嬰少婦攙言曰夫人言是吾患咳服藥咳乃益甚言未已而抱中之嬰兒忽大哭索乳少婦遂不復言旋聞一男子曰時晏矣局中胡不啓扉一人答曰想其中必有死者

方衆聲雜作間門闢矣則一老局役盎其背挾帚出外氾掃衆問曰醫官先生興未老局役仰首見待診者爲數至多色微慍置而弗答唯力掃其地爲狀若聾於是病衆亦不復問則爭入局中報名掣籤而馬番亦令小李及隨衆報名訖遂至待診處候診待診處者列已壞之長櫈十數中有桌椅桌上置紙筆及診脈之枕枕紅色垢膩作光地上遍布病人之痰及涕尤有拭膿之紙少須醫官至有髯御黑色大目鏡遂入座首就診者爲瞽目之老婦醫官且診老婦且搖其手中之杖與醫官辯醫官大恐亟處方給藥揮老婦行

老婦行後。繼之者爲蒙首老翁。再次則爲抱嬰之少婦。於是此醫官逐號診視給藥。病人乃陸續挾其呻吟之聲而去。良久。至小李及矣。醫官曰。何病者。小李及曰。吾乃無病。醫官聞言大愕。諦視小李及。弗已。馬番至是擡言曰。醫官先生聽之。病者實爲童子之母。病劇乃弗果來。故遣其兒至此。詳述其病狀。醫官診病既多。意至焦悚。即曰可可。於是小李及且述。醫官且書。小李及敘病狀未已。而醫官所擬之藥方已立。就藥亦隨得。馬番遂持藥裹。二人嚮李及之屋而趨。將至。馬番忽曰。未審吾妻至否。若果至者。則爲事良佳。小李及曰。胡敢煩及夫人。馬番曰。以吾度之。而母爲病殊甚。在理宜得一看護之婦。今吾妻既允爲助。不宜背之。因令小李及往速其妻。小李及待馬番言已。立行。既抵馬番家。而婦人已他出。其小女郎曰。已赴李及家矣。於是匆匆言歸。中途忽與一人遇。小李及視之大驚。其人蓋老沙也。老沙作苦笑曰。小鬼汝遨遊竟日。樂耶。吾今茲逐汝歸。肆矣。小李及方欲申訴。而老沙已挾持之。狀若鷹隼之攫雀。行如飛也。

第四章

小李及此時乃禁錮於老沙木肆之樓心矣。蓋老沙既獲小李及以歸。則謂其徒曰。大黑。汝趣以繩至縛此小山羊者。大黑者。亦貧窶之兒。其母氏實爲老沙之伯姊。父母在時爲鐵匠。逝後乃百無所有。但遺大黑以精鐵之身。受彼淒涼之磨治。吾書至此。當續敘正傳矣。大黑既聆老沙言。復睹小李及之狀。心緒潮湧。因思小李及之苦。況與我同也。在勢宜救其人。顧對此獰惡之老沙。又安敢置喙者。無計可施。乃發爲長歎。而歎聲方至喉際。又咄然而止。則以手自搔其頭上之癩瘡。持斧起而取繩上。老沙仍治其藝。老沙得繩。縛小李及已。且棒且問。如鞫大盜。小李及受棒。狀若淚人。則詳述母病及偕馬番覓藥事。一無

諱飾老沙哂曰遁詞也復下其棒棒多力罷乃曳小李及登樓加鍵復循梯而下劃火柴吸煙顧火柴受濕數劃乃不得燃老沙大恚而此時馬番至矣

馬番問曰小李及曾至肆否老沙揚其手中煙管曰至矣吾百覓僅乃得之言際以手上指意言其人在樓上也馬番大駭曰其母今病且死汝乃禁錮小李及耶老沙面作鐵色曰吾何知者馬番怒曰老狗汝爲人亦太橫矣須知人倫之奥妙汝乃悉舉而滅絕之嗟夫汝生須以面嚮天躬待上天之降罰於爾垂死之良心方云無怍老沙亦怒曰止…馬番汝言殊悖試問小李及廢藝而嬉其罪詎云可赦吾只知督彼治藝耳彼母之死生吾老沙又何所用其悲悼馬番休矣君去休毋再溷我馬番氣結弗能答逕出肆門亦不與老沙爲禮行未遠過一酒肆酒馨一縷直衝動馬番之腦馬番者酒徒也而其齇鼻即無異嗜酒之證書於是登肆樓狂飲以平其氣而此樓之窗適斜對老沙之門肆中動作一一可瞭馬番大悅乃故掩其窗於窗縫中且飲且伺初見老沙坐於肆內吸煙大黑則蹲而工作少頃一人衣黑短衫入肆與老沙言狀似購物者旋見老沙負一白木之杌黑衣人隨之出肆而去老沙行後而童子大黑欠伸矣乃輟藝縱觀門外已覺倦罷則伏而假寐狀至甘也

馬番自酒肆樓窗中見狀忽爾得計亟付酒值下樓乘其酒興踱至老沙之木肆中而大黑睡酣乃弗之覺馬番於是躡步登樓去其鍵但樓中沈黑弗審小李及何在復不敢聲遂摸索前進忽覺足觸一物且輭馬番俯身微呼曰小李及……小李及應聲曰諾來者非馬番先生耶馬番曰是也幸勿高聲適汝師他出故特來此見救小李及哭曰馬番先生吾母病狀何如者馬番曰服藥後狀至安適而吾妻亦已至

童子。家中矣。馬番言時。已釋小李及之縛。令行。且曰童子第行無阻。若老沙有言者。吾為汝任之。於是馬番偕小李及下樓。悄步出老沙之肆。而大黑之酣睡猶未醒。二人行越時。將至家矣。小李及心旆搖搖。觸家門而奔。忽見馬番婦人自門中出。面色灰白。作驚惶之態。小李及知事非吉。斗覺天地迴旋。噭然一聲立仆於地上。

讀者想猶憶及吾書之第二章中。曾叙十二年前有婦人者。至同樂善堂乞棺葬夫事。乃年華似水。而此貧窶之孀雌。復有人乞棺瘞之也。是日施材局司事白老弟。振筆書其簿籍。曰本日施棺一具。死者為已故木匠李及之妻。乞棺者其子小李及。而匠人馬番為之證。白老弟年事已長。亦不復刷其釘靴。既將其事白董事。則循例而行。當馬番挈小李及至此時。其中之人物。一一如舊。唯聾董事聾憒益甚。而司事白老弟。已鬑鬑有鬚。闇者亦皺其面。而土工則以長日瘞尸。背乃微僂。但舁棺人易矣。

小李及既喪其母。昏惘中初不覺其悲痛。但傀傀隨諸人行而行。次覺有婦人扶掖之。手巨而粗。亦不省為誰氏。似是馬番婦人也。小李及之後。即為棺槨。二人舁之。再次則馬番及土工。已至墳地。距馬番之屋十數碼。遂下葬。小李及此時在昏惘中。忽大悟曰。吾親逝矣。乃據地大哭。哭久悲止。諸人亦散。小李及遂暫憩馬番家。

第五章

一日距小李及喪母後。可四閱月。天氣忽燠。為候已屆夏中。植物之屬。春時各發奇馨。今則密葉如雲。日受驕陽之蒸爍。而鳴蟬翳葉低唱。稻田青矣。設轉入街衢之上。則樓屋高聳。陽光下偪。街石熱可炙足。此

街者。實爲要道。車馬如梭。塵土大起。道旁瓜攤。遍布。尤有赤身之童子。鬻冰水。以享行客。若蒼蠅羣飛之處。則爲肉肆。而屠人之胖。乃如其肆中所懸之豕。屠人且揮其扇。且睨其豕肉。以時將過午。設無人購之者。則豕肉且立敗。狀乃大憂。方屠人睨豕時。有車過其肆外。馬驚車忽後退。有童子負木器者。適尾車行。車退輪傷其足。童子痛極。立躓於地。一老人在童子後。爲狀甚醜。見狀卽呼曰。童子傷矣。趣見救。

車人聞聲。知已肇禍。而行道者亦佇足聚觀。於是御人力調其馬。俾弗再驚。而車中人亦呼御者啟車出而觀狀。車中人者。一老而一少。似皆貴婦。老婦慈祥而精健。少婦則娟秀。若二月之桃花。然眉峯雙鎖。非病。非顰。又似娟娟之花。中帶微雪也。二婦既下車。則張小纖臨視受傷之童子。童子是時已坐於地上。呻楚不已。醜老人蹲於其側。狀似察其所傷。實則目光專注於地上之木器。老婦歎曰。可憐哉童子。傷弗劇乎。醜老人曰。幸尚非劇。然傷足矣。醜老人言次。并自承爲木匠老沙。而童子則爲其徒小李及。

二婦聞言。作悲憫狀。續續而歎。乃斥其御者駕馳弗謹。致傷及孤苦之兒。御者中年而誠慤。受斥則屏息。俯首。弗敢置辯。於是老婦面衆曰。童子之傷。其罪固在御者。然其人誠樸。此事實出諸無心。老身敢爲之作證。御人亦曰。夫人言是。吾唯弗謹。故得是咎。此意惟天知之。老婦續言曰。須知童子倘弗尾吾車。而馬弗驚者。則車輪又安得傷及其足。其事固甚巧合。不能獨咎吾御者。今惟憐童子之無妄。給以傷費。俾治其創。則於彼此之天良。均無所慊。

二婦人張纖立烈日中。以壹志撫問傷兒。既忘其熱。並忘揮其手中之扇。及老婦言畢。觀者乃羣贊其言之公允。及心地之慈祥。而老沙初見小李及傷足。口中雖爲呼援。而其意則殊大慰。自老沙意中測之。殆

以爲小李及者。不可一日弗予以創痕。今既傷足。則稍。可。省。其。敲。扑。之。勞。罷。矧。今。日。之。事。木。器。既。無。所。損。尤能。獲。取。意。外。之。金。錢。樂。乃。無。翅。亟向老婦人申謝。老婦見老沙允可。遂出二銀圓付老沙。爲小李及醫藥之費。即振車行。車行之後。老沙乃拭其額汗。復詳察木器受損與否。然後負之於背。將行。叱小李及曰。小鬼。汝無用極矣。須知此木器。購者實爲巨紳。汝奈何墮之地上。設有。幾。微。之。傷。損。即。剷。汝。之。肉。又。奚。能。補。而。平。之。汝。哭。耶。汝。狡。極。矣。吾。知。汝。僅。傷。趾。耳。胡。不。趣。行。還。肆。而。留。戀。是。間。行。矣。行。矣。老沙叱聲既止。即負其木器。赴購者之家。而肉肆之屠人。値門外擾攘之際。亦出視狀。洎人散車行。則仍入肆中。揮扇頻睨其豕肉不已。

小李及於老沙行後。乃拭其淚。忍痛強自起立。循道前進。顛。頓。若。跛。足。之。龜。六。月。之。驕。陽。既。已。炎。鬱。而。熱。風。斗。扇。復。挾。道。上。之。塵。沙。時。颺。行。人。之。眼。矧。地。當。衝。要。行。者。固。多。而。車、馬、尤。駱、驛、不、絕、街。道、亦、濺、濁、而、弗、整。小、李、及、彳、亍、其、地。狀、至、艱、苦。但、覺、炎。日、炙、其、身。風、沙、颺。其。目。男、婦、推、擠、於、前、車、馬、飛、馳、於、後、而、街、石、偶、觸。其。創。處。痛。徹。骨。髓。則。不。禁。失。聲。而。號。似。此。日。也。風。也。塵。沙。也。人。也。車。馬。也。甚。至。細。微。之。石。塊。咸。一。一。起。與。小。李。及。相。抗。

小李及跛行道路間。且行且哭。且哭且止。良久抵肆。則受熱已深。汗出如瀋。創痛乃益加劇。大黑自老沙偕小李及行後。狀乃大悅。即於肆外與童娃爲鬬錢之戲。小李及歸時。見之即曰。大黑。趣以水飲我。於是大黑果以水至。小李及且飲且呻。飲已。神志稍定。乃拭淚去履。視其創足。則趾踝及膝皆創。幸未爲車輪所礙。僅及肉而止。然創。處。血。仍。沁。沁。而。出。大黑駭極。問狀。且覓布爲小李及裹創。小李及遂於呻吟斷續

中。雜敘貴婦之車傷足事。以告大黑。言既立睡。其狀。爲痛。極。而暈。耶。抑力倦。而思。寐也。則不。可。知。矣。逾十餘日。小李及足創始痊。可而老沙初不費一錢。在理貴婦所予之資。宜即爲小李及已其創足。否則亦宜畀之。俾識貴人之恩惠。顧老沙初不出此。則悉納之囊橐。迨小李及創足日愈。而老沙之鞭扑亦日加。小李。及。未。喪。母。時。尙可。向。慈。親。愬。其。楚。毒。今則孤。露。一身。又誰。愬。者。受苦。既。酷。思親。日深。然。結想之極。一夕。果夢其母氏。夢境似逃歸省母。忽老沙持棒追至。母曰趣逃。趣逃。於是惶遽立奔。乃踣而醒。小李及自念吾果能逃耶。胡以吾母氏乃於夢中詔我。於是欲乘間而遁。顧老沙。日。日。固。其。圉。乃無。罅。隙。可。得。而小。李。及。在。木。肆。中。度。彼。淒。涼。之。歲。月。不。覺。歷。夏。徂。秋。又。屆。嚴。冬。時。矣。

第六章

新歲將屆。老沙忽宣言欲作遠游。向友人索其夙欠。而其二徒則知索欠非確。實逃債耳。老沙行後。小李及逃計立決。無復疑滯。是夕寒甚。天黑如幕。小李及遂以意私告大黑。大黑力可其議。且曰。吾與君。孤。露。同。也。君若。行。者。誼。宜。從。君。顧老沙爲人雖劣。分爲吾舅。舅。答我當也。我胡敢逃。唯平日處君。則殊爲非義。須。知。君。母。疾。篤。舅乃錮。君。於。樓。心。卽。此。一。著。已。足。令。人。呵。詆。矧馬番釋君遁歸。料量其喪務。揆諸情理。亦爲非悖。詎君歸肆時。吾舅欲逐君弗納。與馬番至於大鬨。致其人蕺足弗至。亦不令君面之。此又何爲者。小李及聽之。世界廣矣。無論何適。咸足以自謀其生。胡必鬱。鬱。居此。大黑與小李及爲言尙多。茲亦不復贅。及綜言之。迨曉色甫動。小李及乃挈其行囊。與大黑爲別上道。

敬。告。讀。者。吾。此。書。非。令。習。藝。之。童。子。逃。其。師。也。實。則。果。有。師。尊。一。如。老。沙。之。獰。獷。則。其。弟。子。在。勢。亦。不。得。

弗逃。唯吾之意。殊不欲世間有老沙。其人亦不欲習藝之童子。竊效小李及之故事。吾書至此。當續敘小李及矣。小李及行矣。忽念馬番夫婦夙厚我。今將遠行。奈何不與之爲別。於是遂至馬番家。馬番已他出避其債帥。爲況與老沙同也。而馬番婦人聞小李及遠行。乃大悲。則出其私蓄二枚小銀幣。及其愛女一小方之糖爲贈。小李及力却弗受。婦人不允。悉納之小李及囊中。且納且爲之祝福。小李及感極出涕。乃謝婦人。至父母塋兆之次。平昔弗蒞其地。但有懷想。今則一見墳臺。斗覺悲苦塡膺。不能再忍矣。遂伏地大哭。哭已則擷墳上之枯草。貯之囊中。用爲遺念。乃僞旅前行。狀如苦海之孤舶。固知老沙已避債他方。然心中憂惴。恐己身仍爲所獲。而行次引目四矚。則見陽光未動。天際作玫瑰色。寒氣中人欲僵。晨風吹樹。樹枯而無葉。迎風槭槭有聲。寒霧尚凝。野際如張紗幕。而塘陂曲曲。夏時荷芰叢生。蒼碧可愛。今則枯落殆盡。但有盈盈之水。而水亦復凝凍。草色黃萎。覆地如氈。隨廣道蜿蜒無極。人稀地曠。鴉雀時下。而老狗低垂其尾。循行荒墳斷碣間。爲狀至劣。一聞人聲。狂吠立作。若投以石者。即力奔而去。且奔且回顧而吠。直至人遠影匿。吠聲乃止。

迨日暮。北風大作。且冷。天殆欲雪。小李及抵一巨鎭。鎭中人煙繁庶。街衢以石。其滑如膏。果皮棄物。狼藉道上皆遍。初不加以汎掃。行人即踐之而過。沿道多傖人及童子。斜戴其冠。挾鞭賃行人以驢及馬。有過其側者。童子輒呼曰先生……驢乎馬乎。行客怒之以目。弗答。逕行而童子笑聲乃大鬨。刀砧錚錚然。油膩撲人鼻。觀者則飯肆也。而著圍裙之廚司。方持刀細切豕肉。且切且與同伴作諧語。復頻搔其髮。而巨肆陳設宮麗。肆人高踞其中。示客以塞態。議值偶一弗合。則詈語立發於吻。而慣予人以僞銀者。則小錢。

肆。也。

小李及既至其地。乃絕闤市。逕入小巷中。巷黑而低濕。已至一家。屋陋且圮。狀似旅肆。有老嫗方在門首。吹火。燃燈。頤鼓。若核。桃。小李及曰。敢問老嫗。是間能容旅客乎。嫗是時已燃其燈。即曰可。賃費一日四銅幣。不備餐也。小李及悅。乃隨嫗入肆。肆屋深黑。有長窗已壞。直臨野次。地上藉稻草。而臥具則縱橫草上。人氣。不。一。氤氳。作。奇。臭。小李及以臥具度之。爲數可十五人。然是時旅人盡出。乃無一客。老嫗遂於近窗處。爲小李及寘其行囊。曰童子憩此可也。小李及兀立是中。爲意至得。自謂。此。地。邃。僻。縱。有。十。老。沙。又。胡。從。得。我。者。少頃。遂挾馬番婦人所贈一枚小銀幣。至錢肆易之。以備飯也。錢賈。老而黠。面皺。若。敝。舊。之。鈔。票。乃於。燈。下。以。銀。幣。擲。之。作。聲。復。頻。視。小。李。及。之。面。詫。曰。此。幣。胡。以。乃。作。銅。聲。小李及曰。銀也。何得言銅。老錢賈復搖其首。囁嚅曰。若彼。此。相。就。者。易。七。銅。幣。可。乎。小李。及。初。不。欲。易。顧。餒。甚。亟。欲。得。錢。乃。與。老。錢。賈。商。之。久。久。自。七。銅。幣。零。一。錢。由。一。至。十。增。至。八。銅。幣。小李及知弗能再加。乃首可。於是老錢賈取錢作歎息聲。以付小李及。小李及遂行。

既而飯罷還肆。北風益勁。天忽降雪。小李。及。瑟。索。如。蝟。乃展。其。臥。具。解。衣。逕。入。睡。鄉。忽。聞。衆。譁。震。壁。乃驚。而。醒。張目。竊。視。則。見。屋。中。懸。小。燈。光。暈。搖。搖。欲。墮。自。昏。沈。燈。影。中。觀。之。則。旅。客。盡。歸。老。壯。弗。一。面。目。至。爲荒傖。方亂拂其衣上之殘雪。有數老者。已去其濕履。倒矗壁下晾之。各踞其臥具。狺狺而談。厥聲。若。羣。狗。之。爭。骨。且。頻。嚙。其。煙。斗。雜。以。詭。笑。煙。氣。如。海。而。詭。笑。之。聲。似。即。裂。煙。縫。而。出。時。一。老人其年事較諸老人尤耄。軃鼻作怪聲。方言一故事畢矣。軃鼻老人復曰。此童子乃敢叛其季父。並叛其受業之師。詎復成爲

世界有少年頂氈帽穿鼻帶環者至是言曰以吾卜之彼爲父師者待童子亦殊嚴酷似其罪不專屬童子少年言後即聞一人抗聲作答音吐至穏其人曰汝輩少年故宜右此劣童耳若自吾老沙觀之其罪萬無可恕試問師傅也乃能叛耶在理宜縶付有司雉經之以儆其餘小李及臥而靜聽聞言知老沙在此悸弗敢聲乃急引衾蒙首弗爲老沙所矚少須齆鼻老人曰此間又添新客矣帶鼻環之少年曰非近窗而臥者乎蜷伏如小龜狀似童也齆鼻老人曰碻耶安知非逃人者老沙曰意亦非謬容吾且往覘之言畢立至小李及臥處將去其衾小李及大震突起越窗逃去捷若善走之狸狌而老沙斗見小李及亦大驚呼追蹤而出於是齆鼻老人及諸客咸大愕羣嚮窗外而望則見皓雪漫天萬象一白微聞犬吠人聲挾寒風而至也

第七章

巨鎭之次有河如帶沿河行二里許則水勢東嚮旁出爲小溪溪流紆緩景物妍妙無倫再進見小山作赭赤色小溪繞出山背而流水蜿蜒赴之山盡水匯爲湖湖身夏時純綠荇藻交影游魚時出其下今則冬季水涸氷雪相映其光皚皚照眼偶野風微動則殘氷相撞滿湖作琤瑽聲若箏琶之雜奏者湖陂古樹鬱列雪覆樹顚枝咸微俯林影邃密時聞隕雪聲其青葱入望者則寒松也松積之次有巨閥其水扉直臨湖上扉內藏游艇今在嚴冬舟亦弗出是閭實爲路將軍之府第路將軍者驍勇冠時位列大將軍年老仍勤於王事卒戰而死當大將未歿時偕其夫人建第於湖上夫人系出名家顧乃無子大將有弟夫婦亦前逝然生女矣女曰璧德依大將以長此女實鍾山川之靈氣而生性情旣淑尤能得大將夫婦

之。憐。愛。而府。中。奴。僕。亦咸。稱。其。女。公。子。迨及笄之歲。嬪於大尉麥盔斯。踰二年而大將卒。大尉有兄曰麥禮。妄人也。其婦爲小家之女。專行其忮刻。已而邊釁忽啓。大尉奉命從征。數月後。噩耗傳來。則大尉陣隕矣。戰事亙年餘弗已。而麥禮夫婦自大尉陣逝。益酷遇其弟婦路璧德。大將夫人怒。興師直摩其壘。遂擕路璧德還其府第。

一日。適爲小李及自逆旅逃出之翌日。亦爲路將軍府中拯得雪中僵童之一日。是晨風雪方霽。大將夫人與其女公子路璧德。闉爐而坐。火光。熊。熊。然。斜。射。玉。顏。之。上。狀至。溫。藹。有老蒼頭立於扉次。恭肅若有所白。少須夫人問曰。童子甦未。蒼頭聞言立鞠躬曰。甦矣。老蒼。頭。者。頗有。刀。瘢。衣飾。若。退。伍。之。軍。人。大將在時。每出征必侍大將。夫人又曰。童子。可。哀。也。汝當。令。僮。廝。謹。護。其。人。言後繼以歎息。老蒼頭曰。敬如夫人旨。蓋是日者。園丁於邸外積雪中。忽見僵臥之童子。乃大驚呼。邸人聞聲而集。遂舁童子入邸。加以灌救。童年似未及冠。氣息僅屬。而枯。瘠。如。腊。創傷。鱗。集。其。身。隱隱。作。青。紫。色。髮糾。如。棼。絲。衣。敝。見。絮。而履。露。其。趾。夫人及女公子見此僵童。爲狀似稔。顧不審於何處見之。遂盡召諸人蒞認。咸不之識。而中年之御者。方在廄中。爲老馬加其蹄鐵。聞召亦至。御者曰。吾憶及矣。夫人挈女公子赴寺禮神。時非六月耶。歸途中礙傷童子之足者。即是人也。夫人曰。天。乎。碻。也。言未竟而童子乃大呻。於是諸人進詰童子之家世。旣而知狀。諸人乃大感動。而老蒼頭聞童子述及其師。則怒不可遏。夫人。及。女。公。子。悲。梗。已。極。以巾。頻。拭。其。淚。女公子遂面夫人曰。母氏。聽。之。此童。子。孤。露。可。憐。也。望母。氏。體。好。生。之。德。羽翼。其。人。弗再。爲。兇。徒。所。獲。夫人曰然。於是小李及乃長依路邸帡幪之下。

新春一蒞路將軍府第中氣象至爲融怡此十數日間主人寬厚家政大弛縱奴廝爲樂弗禁於是老蒼頭爲衆領袖轟飲於司閽之室狀至喧豗尤雜以摴蒱之戲博已復飲泥飲無算人人咸酡其顏於時衆中乃有醉人矣中年之御者忽起自座中跨一長櫈持箸爲馬鞭嗔目作叱馭聲而圉丁則傴躬向地作刈草狀尤有二僮斷目赤若顛狗慴伏牆隅作顫聲相謂此巨舶胡以簸動弗已幸勿縱聲否則風濤益恣將覆此巨舟直淪諸海眼永無面天之望而老蒼頭尚踞座間揎臂掀髯演述故將軍殺敵事尚有數人則隱身瓶影中持杯睨老蒼頭而笑小李及初亦在座今則擁衾而臥以受凍微病不勝酒也而廚娘者肥碩如江豚方在庖室洗滌其殘器女侍三數蹀躞左右嬲之作謔語廚娘微慍則以盆水灑諸女諸女忽大奔

既而酒罷醉人皆出唯老蒼頭獨留弗去時在上午雲陰解駁陽光忽現邸外官道上殘雪盡消寒林疏影隨陽光徐易其位老蒼頭酒人也爲量至巨今日狂飲如潮然亦半醺則大開其衣以祛熱力方凝目邸外忽見一人兇狡而荒傖面皺且醜面上每一皺紋似皆刻劃其殘酷之狀以示人者衣短斜戴其冠而斑白之亂髮四出冠外厥狀如鬼既至府第闖然逕入蒼頭見狀斥曰止……汝無眼之驢胡以不自通名逕闖將軍之府第其人大言曰名耶吾老沙也汝若畏服王法者當速出小李及其人須知吾偵伺二日有半矣逃人乃碻在是間蒼頭怒曰汝耶汝暴虐之狀吾已夙審小李及固在此顧吾主已錄其人衣之食之不復容汝之陵踐老狗將奈何者老沙聞言作不屑之狀掀動其鼻曰死生繇我汝無權也吾今日必索歸其人斯時二人情狀大類氷洋之與火山將永無融和之一日老蒼頭義憤磐礴則火山也

而老沙出言無狀則加蒼頭以醜詆且詆及故將軍之身於是蒼頭火山燄發矣斗一騰躍老沙已仆蒼頭奮拳擊之老沙作鬼嗥曰諸公趣見救汝何人乃敢辱我且藏匿逃亡堅不令歸汝爲罪大矣蒼頭叱

曰老狗趣閉汝喙再嗥者且下其拳是間幽邃汝縱竟日作鬼聲亦無人憐而捄汝老沙曰汝辱我我胡能甘吾必愬之於理蒼頭插拳於腰際曰訟否由汝老狗汝歸矣若再至者必令汝帶重創以去老沙無言但以目很視蒼頭久之拾其冠作獸行而出

第八章

老沙蹩行道中憤恨之極則緊握雙拳格格作響復伸其枯瘠之臂舞動於空氣中作恨聲曰此辱又焉能耐決興訟矣老鬼汝須之吾必於公堂之上索歸其人而寸磔之方洩胸中之怨毒忽又自念訟之固也若小李及揭我劣狀者則此訟詎不敗衄已矣已矣老沙且

行且思。直抵巨鎮之逆旅。逆旅老嫗。方假寐於門次。膚。革。若。垂。敗。之。革。囊。以。手。支。頦。而。口。吻。頻。動。如。嚼。物。者。老沙亦不與嫗爲禮。逕入屋中。閴寂。如。墟。墓。旅客無一。留者而鬅鼻老人及帶環之少年。亦各他適旅肆之中。唯老沙一人在也。

老沙留此。蓋欲偵取逃徒小李及。已而知狀往索。詎既弗能索歸。顧飽受蒼頭之老拳而去。老沙一。生。獰。獷。初。未。罹。此。則。怒。氣。幾。裂。其。胸。既弗敢訟。尤弗敢登門而再索。計唯暫歸。別圖良策。以制其人之死命。計定。遂飭行具。而怒。目。如。火。詈。語。稱。臆。而。出。如。發。狂。易行具中有破衾一。及童子敝衫一。衣囊中貯小銀幣。尤有小方之糖。糖漬衣上。觸手如膠。老沙乃斥去糖塊。而取其銀幣。此則小李及之物也。既而行具已飭。老沙乃醒睡嫗。付賃値。挈其行囊而出。方至門次。嫗忽曰。童。子。之。賃。値。如。何。者。老沙岸然曰。人逃。矣。又胡從。償。嫗曰。此。童。既。爲。先。生。之。弟。子。所。有。賃。値。在。理。宜。責。諸。先。生。老沙怒曰。妄言也。趣行。毋溷乃公。嫗聞言亦怒。則張。其。如。柴。之。臂。當。門。而。立。阻。老。沙。行。老沙怒發。攘嫗以肱。嫗仆。老沙遽出。行未遠而嫗已起立。且號且追。老沙聞聲回顧。則見此。嫗。瘦。瘠。如。芻。靈。張。口。而。號。牙。齒。零。落。如。老。狗。老沙。心。緒。潮。湧。遂大奔。狀若遇。告。

老沙行如鬼影。亦不記其道塗之遠近。質言之。則天垂黑幕時。老沙抵木肆矣。木肆小扉雙闔。扉爲木製。年。壽。既。永。扉。面。蠹。紋。縷。縷。其。劣。狀。一。如。老。沙。之。面。牆。壁。久。弗。加。堊。咸。露。其。墼。而。蠨。蛸。結。網。屋。角。陳。陳。入。望。綳。際。尤。罥。有。枯。死。之。蒼。蠅。及。小。飛。蟲。之。屬。牆。隅。雜。置。木。屑。木。板。與。垂。成。之。木。器。而。肆。樓。垂。圮。其。勢。外。傾。作瞰。人。狀。支。以。一。木。有。若。巨。靈。自。塵。埃。厚。積。之。樓。窗。中。伸。其。巨。股。入。地。者。老沙叩扉久之。無應聲。焦灼叵耐。

於是撬扉而入。肆中無燈。黑暗如漆。老沙怒詫曰。吾入是間。胡以沈沈乃有死氣。大黑又安往者。外史氏曰。老沙汝待之。此死氣行集汝躬矣。

老沙言際。於懷中出火柴。燃桌上煤油之燈。遂置其行具。坐憩於木板上。吸煙靜思。大黑詎亦逃耶。然其人決不叛我。忽又自疑料事之非確。而一矚行囊。又憶及小李及之事。乃大憤懣。惡念一萌。鬚髮皆豎。則自謂曰。苟訟弗勝者。寧不可以資賂盜。剚刃於蒼頭之腹。並刲小李及。而歸加以寸臠。或夜中縱火於路將軍之府。焚殺其人。則吾仇亦足以報。老沙思極意得。乃以行囊作枕。偃臥木板上。而支足於置燈之桌。仰視燈影。若圓明焉。老沙凝視久之。覺此燈逐漸而遠。老沙之目。亦漸合入睡鄉矣。夢境皆爲復仇事。其狀至樂。樂極伸足。桌上之燈。忽倒撞而下。墮於老沙之懷中。火光四迸。老沙大驚而嘶。直奔門外。行人咸集救援。顧煤油之火。延及衣上。又安有倖者。於是愈撲愈熾。大類金蛇萬道。蟠繞老沙之一身。已而火熄。老沙了無聲響。蜷伏於道周。而老沙遂死。

當是時。大黑方在馬番家。與其夫婦追論小李及潛逃事。已忽面有憂色。謂馬番曰。吾舅胡尚不歸。無他變否。馬番者。避債而出。至今日始歸。且知新春一蒞。債帥無復索責理。心中泰然。則引酒瓷自慶。聞大黑語。乃曰。汝舅來去如鬼影。吾何由知其趨嚮。意者小李及道中。或適與之相遇。因而縶付有司。方涉訟未已耳。大黑曰。安知非見困於債帥者。馬番悚然曰。殆亦近之。言次深自幸未罹斯難。又念果見困者。吾無術自脫。則債帥必羣執纍纍之債券。訟吾於公堂之中。而問官必曰。馬番汝負責多矣。胡悍不還。是時吾必曰。堂上聽之。被告貧窶無力舉此責也。問官必又搖首曰。是安可者。而諸債帥則求問官籍吾家爲抵。

不足者仍取償於吾身問官許可於是案結債帥出羣張其銀光之眼至吾家逐物而簿錄之吾妻號於前吾女哭於後相率入卑田之院毀矣毀矣

馬番方寄其思力於空際作種種之幻想而其妻吼聲忽動乃大驚急拆其空中之樓閣收視而返聽見其妻方持刀劊一小方之豕肉三足之桌上置燈及碗碟數具其小女則實薪於爐釜中貯沸水水汽欵蓋其聲若輪船之機器然者壁上懸物事甚夥至弗能縷悉其名塵積其上作黑色狀若木默之臂股是時婦人指馬番詈曰酒鬼汝太無聊賴矣須知瓶中之酒乃備饌需者汝奈何竊而飲之馬番理屈則僞欵以掩其羞旋作昵聲報其妻曰吾愛且聽我言婦人不答仍詈弗已少頃馬番力壯其膽前行附其妻之耳若有所言婦人怒色稍霽然不欲遽歛怒容以損其威重則令其小女曰趣擊此老狗者女郎聞命果前扑馬番馬番知恚怒已解亦佯作受扑怪叫聲以媚其妻婦人乃大笑立捫其舌大黑旁立觀狀深用驚詫然此事在馬番家庭中特小動風漪而已

馬番家之趣劇方下其幕突聞叩扉聲大黑啓扉則入者乃爲嘗與大黑籔錢之鄰童左手握糖塊右持小燈謂大黑曰趣行趣行汝家老翁焚斃矣遂拉雜顛倒演叙老沙被焚事且言且進其糖大黑聞變驚極而暈繼則大哭馬番謂其妻女曰可憐也顧大黑曰吾挈汝歸矣於是馬番挾大黑鄰童持燈逕奔木肆既至見此肆兀立如故而老沙尸體焦黑僵伏肆外尸氣中人作奇臭馬番大震弗敢屬目大黑則痛哭其舅氏弗已鄰童持燈兀立忽其母至批童頰引之逕歸而債主聞耗羼集肆中如鯽矣老沙者既爲鰥夫尤鮮親屬今不幸猝死則此肆乃歸於其外甥大黑於是馬番乃大忙碌既助大黑料理其喪事復

濤老沙之逋欠。迨葬畢償清。此木肆幸能弗踣。大黑遂請馬番代主之。仍曰老沙之木肆。弗易其名。馬番者。游方之木匠也。一旦獲此乃大樂無藝。一夕自木肆還家而飯。飯時其妻忽曰。吾女與大黑。其身軀之長短。乃不差一粟。詎非奇事。馬番立盡一觥曰。孺子誠慭可妻也。時其女方坐於側。聞言狀至羞澀。立奔入隔室中。

第九章

小李及在路邸中。非復貧兒故態矣。髮澤而貌腴。衣亦修整。初屐破履。今亦新矣。吾書此語。讀者之大人先生。見之。或嗤以鼻曰。此常事耳。又安足書。須知素封之家。潤身而潤屋。初不覺其可貴。設以加之貧窶則此樂不翅登僊也。顧小李及雖繇貧薄而厠身富貴。弗敢稍鳴其驕亢。人既愿慤事主尤摯。故上自夫人女公子。下及奴廝之輩。靡不愛悅其人。而就中尤得女公子及蒼頭之寵異。蓋女公子者。青年而孀。又屬孤露。乃發其悲天憫人之深慨。化爲萬朶之慈雲。小李及亦孤苦者。遂不覺引爲同調。而蒼頭自扑老沙後。恨之既酷。則視小李及乃益加摯。吾書至此。須補述一事矣。當蒼頭怒責老沙時。小李及臥於閣者隔室中。聞二人鬨聲大悸。幾失其魄。既而酗酒諸奴廝自巨鎮倦游而返。蒼頭訴狀。諸人咸大譁笑。而夫人及女公子。亦力贊其能。蒼頭意得。則倩畫師摹爲圖。張之壁上。畫師劣手也。顧弗能肖。蒼頭怒。遂於畫上一一註之以名。且誡諸僮廝。勿裂其畫。以詔來者。

讀者聽之。古哲云。樂極晝短。蓋非謬也。小李及厠身是中。光陰乃同逝水。晌覺湖濱。纖草。逐漸萌芽。樹亦漸青而綴葉。野桃娟媚。而湖水綠滑照眼。夕陽映波。倏忽萬變。衆綠沈沈作春睡狀。而水鳥飛鳴。湖陰若

欲醒此春夢者。居暮春矣。日暄晝永。府第肅然。小李及忠事其主。爲役亦輕。則灌園中之花。或飼籠鳥。或侍夫人女公子。啓水屏。駕小舟游於湖上。暇時尤出新意。支木爲玲瓏之花架。或助御者。修繕其廐室。若風雨之晨。則僮廝儕集一室。蒼頭坐而飲酒。徐詔諸人以故事。或令小李及描寫老沙之傖狀。以爲笑樂。而蒼頭聞之。輒以拳頻觸壁畫。畫老沙也。

一日夫人偕女公子御車。展故將軍之塋兆。將軍塋兆者。與小李及故居近也。夫人行時。侍從至盛。中有女侍三。僮廝凡六。蒼頭則騎白鼻之老馬。而小李及亦得從行。追逐老馬之前後。小李及蓋得請於夫人女公子。將順道省墓。並謁其執友。而夫人恐其復遭擒辱。則令蒼頭與之偕。已而輪逐馬奔。至其地矣。小李及四矚。風物歷歷。如溫故書。乃爲樂無極。蒼頭忽勒轡問曰。童子之先壠安在者。小李及前指曰。未遠。蒼頭乃驀馬至夫人車前白狀。夫人曰。汝第攜童子行。事畢在此候我。蒼頭敬諾。待夫人車行後。乃下騎引韁偕小李及前行。路經小巷中。有土屋半圮。蓆屏亦壞。中居一鳩形鵠面之窮叟。此則小李及之故居易新主矣。而轉出通衢。又爲小李及傷足之地。行人熙攘。弗改舊觀。瓜攤及鬻冰之童。仍在此。顧未居冰瓜之候。乃易業而鬻櫻桃。肉肆之屠人。以時非炎熇。亦不復揮扇。憂其豕肉之腐臭。唯身軀益胖。且壽矣。而道中尤有殯者。則善堂之贊董事也。執紼者至衆。中有司事白老弟。毛喙如胡羊。以贊董死。已升爲董事。神情栩悅。而弗哀。土工僂而荷鋤。固以瘞貧窶者。乃今日亦以此鋤瘞其董事矣。而官醫局之醫生亦在執紼之列。仍御黑色大目鏡。贊董之上賓天國。此醫官與有力焉。

蒼頭偕小李及佇觀久之。仍前進。已至馬番家。土屋一如故狀。但甕牖已易木製。壁加堊矣。而馬番與其

妻女嬉笑聲。聞於戶外。小李及乃踴身而入。諸人大愕。顧喜極弗能出一語。馬番乃趨抱小李及而力搖之。狂呼曰。小友汝佳乎。汝適何來。須知老夫爲汝懸心也。是時蒼頭已繫馬入室。小李及遂爲馬番介紹歷敘逃出以後事。馬番聞狀大悅。而其妻女則感極而下淚。既馬番亦以近事相告。且曰大黑今爲吾壻矣。小李及初聞老沙焚死。念及師徒之誼。則潸然而涕。繼聞大黑與馬番之近狀。復躍然而喜。少頃。展墓事畢。遂與馬番蒼頭至木肆中。老沙在時。此肆陰沈而慘默。今雖仍爲故物。而氣象頓殊。交易亦駸駸進。諸人至肆之際。大黑方坐而工作。斧聲丁丁。狀至閒暇。非復前此之觳觫。而衣履亦煥然一新。唯頭顱仍癩耳。迨與小李及相見。則彼此握手而哭。木然無語。久之。始各敘肝鬲。大黑忽曰。吾舅被焚後。檢點肆中。見君之行囊亦在此。初不得其端緒。今了然矣。讀者須知日影逐歡娛寸寸而移。固易逝也。諸人暢敘有間。蒼頭遂攜小李及。別此陰沈之木肆。而蒼頭與馬番語言契合。乃同故交。臨行謂馬番曰。君有暇者請蒞府中。與老夫一醵酒也。馬番獲交於貴人。爲狀大快。以手拭額。額上若有圓明焉。蒼頭牽其白鼻之老馬。偕小李及至約會之所。遂俟夫人車衆合羣而歸。入暮抵府第。閽者忽報曰。麥禮夫人以暴疾卒。而今日適得碻報。大尉麥鑫斯噩耗。誤也。陣隕者實爲同官莫鑫斯。今大尉已用戰功升少將矣。女公子聞言喜極而暈。

外史氏曰。吾書在此第九章中結局矣。小李及此時在路邸之中。百凡順遂。無復艱屯。當暇時嘗至巨鎮舊游之地。則見小巷中之逆旅。以藪盜故。爲官所沒。嫗亦逃去。而老錢買則以混用挫邊之銀幣入囹圄矣。馬番既時至邸中。而小李及亦時至故鄉。省其先壠。或訪馬番及大黑。木肆交易既增。而馬番之家計

亦立裕馬番婦人亦不復酷待其夫子以意度之此婦人非畏馬番殆畏錢耳洎邊釁既靖大尉果奏凱而歸與女公子重圓其破鏡麥禮自其婦死迴憶平日所爲頗用悔懾及大尉歸乃躬自謝過遂爲兄弟如初而大將夫人則爲善弗倦體益康强老蒼頭仍爲僮廝之領袖長日持杯引其醉目睨壁畫之老沙不已而小李及見狀則斗憶在木肆時老沙持棒獰目而側立大黑蹲而治藝斧聲丁丁猶在耳也

(完)

新談異

友人張君爲余言。某年冬。渠道經揚州之仙女廟。入夜投逆旅。客舍已滿。唯東廂有餘榻一。因屋中先有一病客在。勢危甚。呻吟牀褥。厥聲殊厲。客無敢與同居。多望望焉去之。張後至。無已。乃就餘榻臥。以爲俟晨卽行。艸艸一宿。當無妨也。比天明。張醒。聞病榻呻吟聲寂然。側、耳細聽。並呼吸聲亦絕。張呼與語。病者亦不譍。張大驚。知病客死矣。乃坐起披衣。詎病榻之尸。亦坐起披衣。如張狀。張動亦動。張止亦止。尸狀絕獰厲。目灼灼相向。張益震。繼得一策。急解褲帶。僞爲繫足於牀狀。尸亦效之。固不知張之僞也。牢牢緊縛其殭足於牀。次結束者再。張知尸已無能爲。遂猛躍排闥出。尸亦犇起。顧足爲牀絆。仆地不動。張乃呼逆旅主人。集壯者多人。舁尸火焉。亦無他異。唯尸仆處。地凹入三寸許。可以見尸力之巨。

（迦）

政治小說

波蘭之黨人

庚子使館被圍記

△△洋裝一册△△定價七角▽▽

上海
中華書局
發行

記者英國樸笛南姆威爾氏爲庚子拳變使館被圍中之一人論當時各公使之懦怯嫉妬……防禦線之疎密不稱……拳匪焚殺之慘酷……董軍鎗砲之弱點……德公使之遇害……清營伙夫之竊售彈藥及雞子均及身親歷之談已非他家記載僅恃耳食者所得比擬而況停攻使館之廣告牌……侍衛房中之縊死者……美兵瓜分法醉兵之大銀袋……二十元出售德皇贈清帝之黑鷹大寶星……俄委員等偷分慈禧宮之珍品……日兵隊裏清慶王……德兵手中之金扣帶則皆記者所目覩也哥薩克兵之焚掠當舖……俄兵搜索戶部庫之掃輿……搶刼民家之牲口車輛則記者亦其中之一分子也坐清太后之御牀……作滿清親貴家庭之主人翁則記者亦自述不諱也其他被圍中種種趣聞如各公使夫人之養尊處優……銀行經理夫人之甜美歌聲……俄學生風流笑柄……絕糧聲中貴婦人之以雞子洗髮尤屬窮形盡相描摹盡致益以陳君貽先冷汰昆仲手譯敘事顯明考證詳確如觀劇本如聽評話津津有味不忍釋手誠庚子拳匪書中第一信史也

政治小說

波蘭之黨人

英國法學博士斯考脫南氏著

慟塵

歐洲俄羅斯西陲華沙省有著名之監獄曰巴威克建築宏廓陰慘怖人辦公室亦幽寂無生氣室軒敞四周咸位以木凳光滑無塵壁間懸先哲圖畫與夫俄皇肖像屋隅置寫字檯一案卷纍纍紛紜錯亂叢牘之上置伯郎林手槍一柄閃然觸目據案而坐者爲一身着制服之獄官方讀其小說亡何履聲雜遝橐橐而來室中岑寂忽爲之破蓋階次已有人至獄官聆聲立擲其小說燥躁而歎曰又墮茲囹圄矣言際殘忍之色映現於面復太息曰來者非長鬈而何斯時警察數輩已縛五人至獄官以若輩突來初未得有報告即推座而起遽詢警長曰豈羣犬已弋獲耶

答曰誠然諸囚一致皆捕之於某秘窟者因官中接有匿名信件指爲波蘭社會黨人故耳蓋黨中分子在俄屬波蘭之當道視之不啻萬惡無赦之罪犯此五人中一爲青年博士甫於大學卒業一爲丰姿曼妙之女郎年方二九少年之未婚妻也一爲某著名律師之女年事稍長即其閨中良伴其餘二人方在求學時代偶以登門造訪亦罹不幸羣犯畢集於斯狀至恬靜察其儀表固皆上流人物獄官聆說欻然而起徐行至彼輩之前從銀匣中出紙烟一然而吸之兩手置衣袋中炯炯雙眸默察五人之顏色有頃面警長曰軍曹吾儕其謹愼將事嚴鞫彼奴之眞相此一對女郎幸付我毋牽累也言際返身至案側立取手槍而詳察之驕縱之態露於顏面蓋示其子彈纍纍固非虛備者旋即納入衣囊昂然面衆先謂輕年之女郎曰依理而言汝固滿臉頑皮之貍奴耳言時張手而前勢將摟抱女聞言却步而立持其溫柔莊穆之態度婉轉而言曰先生幸恕儂此種舉動儂誠引爲大謬法律云審求婦女之虛實者惟牢獄中服務之女員始能爲之獄官冷笑曰親愛之姑娘乎汝意此中員吏其所注意者僅一針之微任汝取舍耶女仍持其自由侃然抗辯曰先生幸自重毋爲小人態曰誠然吾當踐之吾固爲君子吾愛其報我以吻乎彼傖威淫之態咄咄逼人女憤極立抗呼曰止其堅强不屈之毅力任誰見之斷不以此豔如桃李之美人能具茲氣概者獄官伸其兩臂將近而挽之且戲之曰吾儕姑試之也可際斯忽聞喧嚷之聲發自室隅蓋少年爲警察搜索怒不可遏騰身避之奮躍而脫旋即伸其巨掌迎而擊之獄官未備立踣於地既仆以痛楚故極力狂號迨掙起一目已紅腫如豆至斯愧憤交幷遂舍此悲哽之女郎然尙力自矯飾從容面仇家而立默然出手槍向之猛擊彈再發少年應聲而踣血泊殷殷斃於女郎之側亦可憐哉

室中諸人目擊慘狀如感電而懾卽警察亦然獄官夷然曰趣與諸狗俱出言畢據案而坐取巨牘一走筆疾書以判諸囚之狂悖復於卷緣批之曰餘四人者當特別監守余將耑詳總督罪其兇暴云云書訖徐以手帕揉目抽身而起至死屍側以足蹴之曰此犬亦牽去可也回顧女郎玉容慘淡憔悴無人色則柔聲慰之曰親人蓋爲汝耳今夕良宵爾我豈能虛度余所希望者自玆以往當不致惱人如斯再生窒礙未幾卽有獄卒數人舁尸而去掃除之頃遙聞號慟之音響遏雲表蓋此中幾無時不有槍彈之聲驚人耳鼓此種酷法一若桎梏之徒分應享受司獄之官恣睢暴厲兇殘無人道無辜赤子犧牲於此輩之憎惡者不知凡幾幽幽慘獄雖鐵石心腸亦爲之太息按斯獄之建由來已久種種虐政間有當道者力欲挽回然相習成風終不可得監守者爲數至夥巡邏偵察跬步不離犯人中凡有抗喉而呼者卽不得何證亦不難任意羅織以致於死生命寶貴至斯則等於草菅寃獄纍纍聞者酸鼻而典獄官之爲人尤較羣吏爲酷呼號愈慘者愈樂聞之卽如目前流血之少年死狀之憫雖係渠所手刃亦復淡然視之毫無愷惻渠意不幸而戕者爲數甚夥卽屈枉而死初不過等於螻蟻耳惟斯日飽此一掌覺痛不可遏隨向袋中摸索得小鏡照之覺病腫之目厥狀頗劇蓋受此巨創眼官當毀殘無疑渠爲司獄之長官又握是處之全權撫躬自念竟見辱於空手赤拳之狂夫且毀其面部忿恨交集熱血奔騰雖少年飲彈而斃足可洩忿然僅予一死又奚足蔽其餘辜卽以毆官論已足死其同黨暗自忖度究將假以何詞付此羣狗於法其縊之耶抑槍斃之耶默念之際羣囚悲歎之音又震耳而起滾滾思潮因以抑遏亡何庭外槍聲爆裂而發數秒鐘後哀號啜泣之聲相繼幷作旋奮身躍立蹀躞不已雖力欲掩耳避此羣噭亦不可

得有頃景象轉寂乃啟戶而出一詢其究竟旋得報告謂獄卒某正在柵外巡哨瞥見某號男犯方由窗隙間與對牢之女郎密作啞語情狀祕異究詰無從以意度之殆表示少年博士已經槍斃者此種舉動實大干厲禁獄卒察其情遂舉槍擊之彈甫發即洞胸而過按斯人之死殊出意外當其禁錮於斯耳之所聞目之所擊雖所受之恐怖初與羣囚無異然又安料無意中亦作飲彈之的耶該犯瀕死猶回首面同囚者奮聲狂呼驚楚之音甚於慘哭且曰上帝乎對窗之美人胡然而天兮從茲永隔幽明再不能與之相見矣噫嘻眼花腦碎心悸神搖室內胡昏黑若此言未終仆地而僵如許慘劇在獄卒視之洵可謂熱心供職獄官聆狀嘉其勤頗滋愉悅蓋以爲懲一儆百方足濟事遂乃號召員役齊集廣場俾犯人之繫於斯者躬聆其辦法獄官揚聲岸立對羣衆而令曰愛及摩夫爲汝曹之同役渠於軍人之天職愛國之義務應如何矢忠履行茲已有所表示洵不失高貴之模範言際回首面愛及摩夫曰茲於公衆之前謹以皇帝陛下之名義賜汝盧布五枚以示奬勵願皇帝萬歲羣衆亦和之曰祝吾皇萬歲於時芸芸之可憐蟲不幸而身處縲絏者目此慘狀咸於鐵柵中喃喃而詈果上帝庇佑一旦恢復其自由誓當殲此萬惡之代表庶幾光天化日之下不復再有此暴舉愛及摩夫被此無上之褒寵樂極欲狂領奬後立奔赴餐室措貲置酒飲長官之福澤兼以自壽羣吏蜂聚一堂咸譽而頌之愛及摩夫遂宣言曰諸君思之吾人輸忠王事希望邀功亦猶彼儕之冀圖革命耳燦然黃金唾手而得雖云天貺實得之非易豈偶然耶獄官逡巡入室躑躅沉思以眼部被創心恨之實引爲不幸然喪心病狂必欲籌思良策以博女郎之曲從惟娟娟此豸唐突惱人冷若冰霜知不可犯雖彼可惡之少年固與之有白首之約者而今則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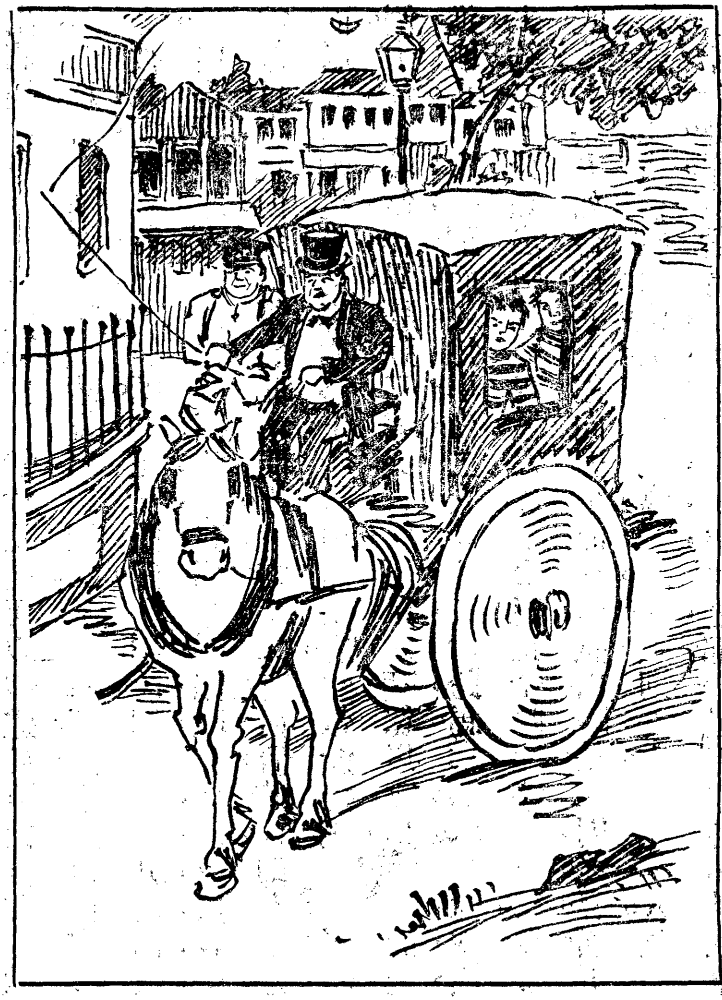
死矣。又何如耶。默念及茲。壁間電鈴。忽丁當而作。立持聽筒於耳。凝神聽之。旋聞聲曰「喂」音至熟悉。似有所命令。且聲浪之來。一若先行表示。待察其無誤。而後可以接話者。獄官遂揚聲報之。筒中乃曰汝爲巴威克監獄長否。曰然。汝爲誰。其詞莊嚴。凜然有夜郎之概。繼聞答曰。余乃華沙之警察長耳。獄官聆此。旋又改其音調。肅然而諾。曰。先生有何委命。音吐柔恰。酷肖賈人之夥。周旋其顧客者。電話又續言曰。請汝注意。汝其聽之否。曰唯唯。謹聆教。曰兩禮拜前。禁於汝處之兇犯十二人。卽波蘭社會黨徒。係由吾親解者。曰先生。誠然。僕記之甚晰。曰其囚於十六號耶。曰是。卽幽繫於彼。曰現經軍事裁判所議決。已處以死罪。卽於今夜在礮臺中行刑。曰先生。斯余之本願也。曰汝遇事精敏。其將彼輩姓名詳細開列。目下干鈞一髮。稍有訛誤。關係匪淺。佔姑弗論。茲事試愼重預防。一切手續。要皆出之秘密。否則輿論沸騰。又將惹人注意。余意極不贊成槍決。蓄隆隆之聲。倘令羣囚聞之。當生感觸。曰是爲正當辦法。頗佳。獄官答此。默念警察長之爲人。素稱剛果。而何以對於茲事。獨異其素狀。抑對於羣囚。悽楚又何以矜憐。乃爾旋又聞其詞曰。約於今夜一時。當有囚車一輛。遣赴汝處。幷佐以十二人之衞隊。吾司獄長乎。彼時鮑烏六夫大佐。將有執行之公文。畀汝。示以成律。翌晨汝當惠然肯臨。貢我以詳細之報告。曰先生。此下走分內事理當然耳。曰抑仍有囑於汝者。余於此事。尚有緊要之原因。以期解釋此中眞相。待晤面時。再行語汝。至於提取犯人。則仍循慣例。幸毋孟浪。中尉。汝試記之。以汝任事謹愼。一切皆託汝。無疑。再見。獄官返其聽筒。且報之曰。先生其放心可也。言畢。獰笑不已。蓋以如斯處治。方足慰其病目。然叛徒多矣。其將登斷頭臺。飮伍伯刃。自投網羅者。寧止十二人而已。因自慶曰。畢竟今之時代。尚有天道在焉。讀此篇者。當知

俄羅斯之專制實爲萬惡之罪魁革命號呼尙不惜摧殘同種况茲波蘭志士已淪爲亡國奴耶青年烈士鐵血男兒旣不幸而墮於叢棘之中羅鉗兔誣安能辯憑證據剜虎胥狠吏將視此爲邀功致富之捷徑耶然威權在握似亦不能疏忽獄官以行刑地點相距至遠果咸施以酷刑似亦增人困憊若僅予槍斃安愜本懷惟羣囚日夕號呼殊慘耳目迅予一死轉覺痛快惜未處以凌遲不無拂意耳譯者按巴威克監獄在世界上眞不啻恐怖之鬼窟罪人不幸流於西比利亞者雪地冰天尙有生還之希望而一經囚繫於此則待死而已種種凌虐罄竹難書蓋俄羅斯之軍警直爲內亂而設而其所定法律亦無非黨人之罪狀耳茲以巴威克牢獄而論捕而待決者日必數起故每値午夜必有囚車來此提取死犯每次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往往如夢方回驚悸而覺而獄卒預防騷亂則以釋放給之且和顏悅色故謂自茲而後汝輩當永享自由噫自由乎蓋幻想耳其實不如此云云者則其餘諸犯雖飲刃較遲殆不免殞狐之感因以滋變此種辦法不動聲色以行之見慣司空已成常例迨乎犯人登車車則嚴扃木輪轆轆展轉而行逕載至華沙礮壘亦卽著名之希泰的拉也佈置旣畢則引之俱出驅入一特別屠場四肢嚴縛面部則以巨帛裹之於是矢忠不貳之軍士一如愛及摩夫之成法命中而擊大都以手槍施之行刑之手續卽如斯而已可哀哉諸囚乎至斯大夢方醒始知自由二字實卽犧牲之代名詞耳斯卽決犯之情形而華沙警察長所謂慣例者也讀吾書者旣知此中之大概則斯案之結果茲再述之獄官奉諭後立選獄卒十二人預事一切幷告以斯夕行刑其各靜竢若輩本同鷹犬服役於此其應盡之職務不過如斯故上官之命令雖寥寥數言亦祇唯唯受敎蓋專制國之奴隸本無所謂自由也夜將半矣獄內之

鐘聲鏘然驚夢時囚車一輛繞以鐵欄大佐戎裝跨馬率警察十二人護之而至値此宵深人靜萬籟無譁惟獄官住室燈光如豆陰風慘淡夜色淒涼鐵鍊耶當聽之淚下斯夕獄官委頓較甚於常雖提犯之手續布置完畢然以警察長重託於前不得不兢兢以待亡何聞剝啄聲知來使至矣立呼曰試入言際舉眸而矚其喋血如飴之伯耶林仍在案側斯蓋每日所需屢顧之亦習慣也於時應聲而入者爲大佐鮑烏六夫想卽警察長之密使察其狀貌固一精敏活潑丰儀韶秀之少年年事約在三十左右勳章金綬輝煌於制服間燦爛炫人足以表其才能確有功於政府者而雙眸烱烱氣宇軒昂尤足令人起敬左手持紙夾一中爲判狀及公文之屬幷載明十二人卽由其押護獄官肅然起立依陸軍之典禮趨前致敬以盡屬僚之儀節大佐昂然入室徐點首報之此種答禮似不屑與之鞠躬也驕慢極矣獄官移椅而前曰先生祈稍坐答曰謝汝吾意光陰寶貴殊難逗留汝當知之吾所干於汝者茲事當速期完結毋作無謂之稽延以誤要職彬彬委婉言之至爲得體獄官聆言卽取案上黑册應聲答曰謹如命大佐許之曰甚佳茲爲判決之主文此十二人者卽依此執行其善錄之於册余卽預備引渡毋稍忽焉曰甚是曰余之衞隊極佳惟不知彼輩蠢奴其能俯首就命不與吾儕抵抗否想波人之性質汝當孰悉曰先生余知之彼輩皆狗耳曰如斯甚妙幸毋嘵嘵吾之隨從人各手槍一柄足矣曰誠然曰一切手續均齊備耶曰尙未有二人者已於今日槍斃曰惡是何言哉總督意旨雅不欲於獄中執法始於礮臺中行之曰先生僕滋慮焉惟以余被毆辱始出此耳曰吁有是哉然無論若何自當姑待翌晨汝其面白警長茲且從速進行毋再緩忽大佐之爲斯言錯亂無倫次然獄官惶然於衷見其詞色嚴厲頗形跼蹐故亦不覺崙

榷既定相將出辦公室庭際偕從之警兵及獄中之軍卒咸舉手致敬大佐遂下令曰「上刺力」階下肅然立荷槍成隊惟時月華皎潔與警士之刀鋒光芒幷耀健兒鵠立氣象森嚴大佐乃詔之曰十二人成雙行分列車側可也又面獄官曰手槍何在答曰少頃當可取至曰噫請諭若曹毋懈玩乃爾吾觀此處行事無不怠惰可笑言時其音甚厲一若煩不可耐者獄官囁嚅以答曰先生幸恕余余滋愧矣未幾一兵士負手槍十二支疾步而至大佐從冊中出收據一紙與之然後親自檢閱知皆實以子彈者遂分給之既畢謂獄官曰中尉幸即提犯曰如命大佐出雪茄一然而吸之因即閒步廊次亡何郎當鐵索之聲自遠而近諸囚者四周咸圍以軍吏觳觫之狀頗引人憐大佐令立正畢隨轉身向車門而立羣犯囚首喪面慘淡無人色魚貫登車悚然默坐惟末後一人甫舉足瞥見衛隊中一人猝狂呼曰善哉上帝鑒諸彼非吾儕之同黨葉安乎吾儕不幸竟爲此叛徒所賣噫嘻汝不惜玷辱良知飲吾儕鐵血眞無心肝之人耳警察聞言爲之色變然尚自矯鎭故作不知大佐目此冷然出手槍向此罪犯一擊然黑暗中未能命中彈丸飛越觸石而墜迨擬舉槍再發旋忽易其意旨厲聲叱之曰汝狗耳余未能斃汝則汝儕螻蟻仍應死於伍伯無疑然果抗喉再吠者當立殺汝亦猶撲一鼠耳囚聆言垂首不語既入一一檢而察之知無訛誤大佐乃問曰其藏事耶扃之可也言際則又詳察鎖孔以防兔脫未幾則有一獄吏趨前手黑冊一按例提取人犯必有照會經獄官簽押後當遣書吏一人伴羣囚俱往斯人即典守此職者車將發渠乃一躍而登與御人幷坐而此司命之黑冊仍緊持焉旋聞獄官呼曰啟門於是一隊衛兵遂護此囚車而去逆料獄內羣囚始聞槍聲一震必疑斯夜中又將有人慘死獄官自羣衆去後惝怳不寧面

若死灰彷彿階下囚之躬聆罪狀者然回念瀕行之時大佐之舉動凜凜無私則亦狐疑立釋因喞喞自謂曰彼犬狂吠之候大佐舉槍擊之敏捷從容頗類獵人射兔不無可異臨去車門應嚴扃而渠獨否何耶默念有頃夜色漸闌遂亦返身入室立取涼水少許以滌其目長夜漫漫車聲轆轆警兵護之行徐向華沙而發車過處途人目擊慘狀多有撫頸自危者惟時有馬車一輛中坐麗姝二殆由劇場中歸去者馬蹄得得急駛如風相值之際車中一女郎擲其所攜花球於囚車之前書吏見之頗滋厭惡面御人曰彼姝乃擲花球於羣狗耶斯誠可疑輕狂如斯法當槍斃果吾爲汝者早停轡捕之矣御人不答書吏見此則揚聲詫曰吾語汝未聞耶若不見茲舉之可怪否御人指鞭如故曰誠然斯可怪也……書吏機警立察其顏色詰之曰噫吾語汝試觀此向不誤耶今當左轉然



後再向右而趨御人曰否何誤之有瞬息卽至余之取道於茲者卽爲此耳書吏疑團莫釋久之乃狂號曰此輩惡奴毫無法紀目其同歸於盡殊饒興味第不知汝意云何御者曰吾殊淡然凡人作事固有時出諸逆料汝其以爲然耶曰信然汝喩此何以假道於斯曰吾友毋耿耿汝其寬懷我御汝當不背道胡可懼爲若有烟耶言際探諸袋出捲烟二製作極精洵上品也獄官接而受之曰謝汝燃畢則以火柴付之彼此默然惟狂吸耳有頃書吏又問曰余謂汝烟何奇馨乃爾曰或然曰誠語汝余吸此如飲醇醪一甕曰吾青年之友乎汝愚矣曰汝斥我耶余縱溺職汝又何敢斥我愚者御人聆此憤然報之曰蠢才緘爾笨口書吏曰余口笨然耶敢問汝輩厮卒又有何價值者御人不答忽奮拳痛擊書吏未防遂自車箱而墜無何殭矣至是車亦停止衞隊趨而察之知暈逝遂施以手銬體輭如棉乃舁之而登仍置御人之側大佐忽鳴笛作異響聲二發突有皮篷車六輛駕以雙馬疾馳而至其來也以方位測之一若分道而進既止羣警一躍而入每車坐二人大佐橫槍跨馬刹那間并此載囚之大車得得轔轔倉皇向曠野而去約二十分鐘之頃抵一森林大佐下令曰止全隊遂停轡不發復令曰汝十二人分守兩側毋忽車門既啟警察乃如命排立大佐向囚車而呼曰試出瞬息羣囚從容而下大佐握手槍二面羣囚而告曰汝曹幸勿愚妄倘猶聲張喧囂以觸巡警之注意則吾當立斃其人試聽之自茲以往汝輩咸自由苦海無邊幸登彼岸噫斯時之景況其愉快爲何如耶於是警察各出其攜來應用之器件一一釋其手銬車中固藏有平民之衣服者羣囚及警察咸易而着之每人予以護照一紙火車通行劵一張并資斧少許屏當訖大佐乃告衆曰同胞毋勾留光陰至寶貴也其各乘馬車分赴車站陸續而往切不可蜂聚一處以

滋人疑願上帝福汝汝儕其珍重焉囚得釋感恩罔極咸趨前握手而親吻之夜色蒼茫中各駕車電掣風馳倏忽而逝留與囚車俱者惟麻木之書吏與夫犯衣刑具及軍裝之屬耳衆既遁大佐冷然而笑目擊書吏正僵臥也遂從膽瓶中傾流質少許注入其口繼乃取其黑册納入一紙仍悄然置於渠側隨又舁之入車閉而鎖之而鑰匙即藏其袋裏句當畢然雪茄一噙而吸之四顧寂然始攬轡上馬目覩此狀遂乃掩口胡盧蕭蕭而去翌晨標色甫分獄官已起莅辦公室較平時獨早病目痛腫愈烈焦灼異常似此醜狀必須面謁警長然狼狽之態苟爲署中人所見將又滋其嘲笑繼念此重要之黑册舉眸四矚竟不在案端立按鈴傳話一獄卒鞠躬而入乃詢之曰几上之黑牘安在曰長官僕弗知曰速趣此昏醉不省之書吏來曰渠未歸也獄官駭然曰何謂曰僕所言者渠昨宵未歸來也獄官勃然申申自詈曰試捕而囚之言際據坐遐思頗欲科以重律且非酷不可似此疎忽將何如而儆其惰耶躁怒之餘奮然起逡巡室內久之該吏返矣果模糊大醉警察二掖之而行黑册一尚懸肘間踉蹌之狀至極可怖獄官忿叱曰汝酒鬼耳昨宵未歸究勾留於何處者曰先生余不自知只覺病乏一若幻夢也者幸恕余獄官不察回顧警察曰其納之於獄言訖甫待展册獄吏又進其詞曰先生余滋憂矣獄官叱之曰犬速出於是警察乃推之而去獄官展册而觀目灼灼不轉瞬凝察有頃忽長歎曰吾其夢乎抑瘋乎盍此鬼籍中忽發現一紙書至可駭異其文曰

茲接到巴威克監獄中著名之英雄十二人以後尚希見教波蘭社會黨啓

獄官閱畢立躍至電話前呼曰「警察長」情迫切不及待乃狂號曰噫余爲巴威克獄官茲欲與警長

談話旋得回音曰余卽警長汝需何事曰卽關於尊諭之罪犯十二人曰汝言何謂獄官答曰敝獄有波蘭黨人十二名日昨電話中曾蒙訓示者曰余不知也誰曾有電話致汝者汝其來此面剖可也獄官於是憬然悟不禁爲之駭汗方知所謂公文也判狀也警隊也大佐也以及其他一切證據殆皆黨人爲之耳此兇殘萬惡助紂爲虐之獄官至是頹然枯坐嗒焉若喪目眩神搖惟兩手掩面而已

（完）

外交小說

賀井軼譚

下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國恥一鑑

無錫孫鑫源編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狂咸引爲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章損滅國威喪失權利又豈僅此一中日條約也哉本書卽緣歷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國選錄分類爲八曰**割地**曰**藩屬喪失**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利損失**曰**租借地**曰**賠欵**曰**劃定勢力範圍** 編末殿以辛丑和約近日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說逐條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者手此一編 **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與夫近者日本提出要求之由** 不啻運諸掌上如數螺紋噫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乎**

(丙小二十二

洋裝一厚册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外交小說

智井軼譚

英國末克司推墨著
法國保祿依伏亞譯
吳門天笑
吳江聽鸝 重譯

下篇 博物院中之秘密

第一章 大食古井人忘之矣

余返平和旅館直入問事室見髀肉震動之豐腴女郎方高坐賬桌之旁搖曳其軀與館中司事稽核賬目雙眸旋轉叶其清脆震顫之聲而數之曰五•四•九……八•一•七……六•二•三……此項不誤女郎方欲續讀下項之數余猝然問曰今日有致余之函否曰細那無之曰余今有事就詢女士知大食古井之所在乎女郎聞之凝眸視余默然不應司事亦蹙頞不道隻字如是良久兩人乃抑揚其聲而自語曰大食古井乎大食古井乎吾儕不知也有頃此西班牙女郎旋轉其晶瑩之雙瞳若地球繞日而運行謂余曰若所舉之名得毋有誤乎曰不誤以彼告余之人熟悉道里必不致錯謬也曰吾儕試為先生訪問之有所得即以奉告曰余急欲知此井之所在女士其速為我探訪之余今往閱報室繙函數通苟有所聞望即賜告女郎嬌聲答曰謹聞命矣余遂入閱報室時僅九點三刻耳以此知早起之便益蓋自晨起至今僅歷三小時而出入格式烏佛海往來蜀飛拉巷詭異秘密之事絡繹於余前使非晨起絕早烏能獲異聞如許耶余在閱報室作書數通皆致友朋問起居者字草率而語簡勁歷時未久即已畢事余更取報閱之連篇累牘皆郟宿勃郎岡交涉事德意志法蘭西兩國之外交官各竭其口舌之能反覆論難各不相下形勢頗惡大有決裂之象余讀之而歎余之際遇誠為不可及試思同業諸君未嘗不以所

聞貢諸報章然皆此事之皮毛膚詞泛語烏能如余之深入重地而探索其秘奧哉余於今夜將往大食古井觀大俠X323之行動或者將助彼一臂之力解此關係全歐之大問題又豈彼儕所能料及乎一念及此胸中愉快不可言喻余方詡詡自得而問事室之女郎來矣其行甚疾髀肉之動蕩尤勝於前觀其狀若有無數言語蘊諸胸中而急欲一宣者雙唇時啓時闔喃喃私語若恐爲人竊聽入室即呼曰細那君必誤矣大食古井之名此間無人知之上自總理下至庖丁灑掃趨走之僕除穢洗濯之婦凡有事於此館中者余皆詳詢而細詰之無一人能知大食古井之所在者余怏怏答曰此間既無人知之則當詢諸阿爾梅尼博物院鄰近之居民女郎抗辯曰噫彼處亦必無人知之余家與王室劇院爲鄰去阿爾梅尼僅兩步耳余生長於斯未嘗聞人言及大食古井者女郎雙波流動與余相對狀至嬌媚然余殊無意於周旋即謝而遣之余獨居室中默然深念以爲旅館諸人既皆不知則當問諸旅館以外之人井既在馬突利中則都城中之警察必知井之所在以此問警察宜得要領脫警察猶不知者則當詢諸馭者丐者治麪包者蓋此輩職業所在終日巡行街市窮巷僻徑無處弗到井雖隱秘此輩必能識之殆如吾儕訪員之書阿倍山耳（阿倍山即字母ABC也訪員日日作書報告所聞於報館日與字母相熟習書之甚易言訪員之書阿倍山者言易也）余意既決遂出旅館見館旁即有警卒一人植立道中余趨而前詢以大食古井之所在馬突利中之警卒殊和易聞余言絕不怒其煩瀆欣然應命探手入衣袋出一小册册上備書街巷坊市園囿井塔之名以類相從警卒凝神閱之且閱且言曰吾儕今所求者大食古井也當求之井類中井井全城之井悉具於是數頁而大食古井不列焉噫君所舉之名毋乃有誤

乎所謂大食古井者非即晶井之異名乎余不得要領舍而之他問他警卒其辭如前歷問三警卒皆不能言此井之所在此可見警士中無人知之矣當余歷問警卒之際馭者數人環而繞我余見警卒不能答即舉大食古井之名問諸馭者此輩雖粗莽然貌皆和藹與我咸有暱就之意見余有問雜然並進曰細那乃惠顧吾儕者也凡英吉利人一至此間吾儕馭車者無不利市細那有問孰不願竭誠相告乎然大食古井之名稱吾儕實未嘗聞之不敢妄指一地以欺細那當馭者與余問答之際有一少年作學生裝乘馬而來掠我儕而過相去僅數邁當耳馭者之中有一人呼止之曰請先生勒馬暫停我儕有事就詢於先生也此間有一英吉利先生欲雇吾儕之車往大食古井吾儕不知其處願先生有以教之少年按轡勒馬垂其兩手聳肩答曰此英吉利先生與汝輩戲耳大食古井者太陽光之頸練也少年欺余外國人故以隱語嘲之然余實知此語之意義所謂太陽頸練者故老相傳之遺聞也其中述一淳樸質魯之子為滑稽者所弄日拾太陽光線置之筐篋欲積無數光線製一頸練贈其聘妻因此故事遂成陳語凡勢有所不能而勸人強為之者皆以此語譏之今少年以此報馭者其意蓋謂大食古井無是物也英吉利人殆為是言以戲汝輩耳馭者聞之譁然曰否否斯言實太過烏有篤厚如彼而以播弄吾儕為笑樂乎然阿爾弗榮鐸（此即乘馬少年之名）者學校中之豐於學問者也今既不知大食古井之所在則此間當無此井可知矣余對此乘馬少年仍傴僂為禮謝其勒馬周旋之勞少年策馬疾馳而去使非杜寧鮑文件關係之鉅余亦必不必更求是井之所在矣顧今烏可已耶余蓋泰晤士報之訪員也探祕索隱乃其天職彼X321詔我以井名并詔我以是井鄰近之地名而余仍不得其門而入異日我報

館中必將咎余疏懶而失此好機會矣因此好奇之心余遂不得不更求大食古井之所在是時衣服襤褸面目膩垢之丐者絡繹於途余一一要而問之常與以一貝斯脫而諸丐無一能舉余所問之井名者又見賣火柴者往來不絕即與之貿易詢以古井之所在彼儕待余絕殷勤細那細那之聲充塞盈耳然彼儕所以益余者僅物質上之一點光明耳若知識上之一點光明足以使余燭大食古井之所在者彼儕仍無以益我也當余與此輩相問答時有一麪包師自橫巷中出駐足聽之正色謂余曰馬突利城中決無是井先生殆誤聽也是時余至怏怏鐘鳴已十一下又半矣所問之人不下五十此五十餘人職業既殊流品又雜使城中果有是井五十人中豈無一人知其處哉使城中果無是井何以霍爾斯朋知之X323知之高蘭利德亦知之井在西班牙都城中土著之民不知而客居於是者反知之何耶猶憶當X323舍我而去時忽對我微笑此笑雅有深意蓋此義俠之士知余不與之偕行必不能達霍爾斯朋伯爵所指之地而復與之合也余出旅館閱時頗久然距館門纔數十步耳余乃前行且行且問所聞答辭與前無異有一處則土埂特起塼石縱橫羣匠蝟集方築室廬此處距莽塞納河甚近新築室廬之旁有板屋一所形制草率僅足以蔽風雨工人休憩飲饌之地也時已近午匠之一部支桌於板屋之前環坐會食恣飲大嚼狀至歡樂余立而觀之夫工匠會食何所用其觀察然而余此時仍會心游神於大食古井蓋余雖屢問不得井之所在意興阻喪然信仰X323之為人未嘗因之而渝雖X323臨別時之一笑微露譏諷然彼固未嘗有欺吾之意彼以井名洩之於我而未言其詳細地址是猶與我以未燃之燈耳固不得以燈之無光而遂謂所與者非燈也且所謂大食古井者或非眞有是井乃別一

建築物之冒井名者也井有廣狹兩義掘地及泉汲水致用者謂之井此井之狹義也巍峨天空之塔亦可謂井蓋井與塔似異而實同塔者立於地上之井井者陷於地中之塔也故塔蒙井名往往有之此井之廣義也例如俄羅斯高加索省之帝拂利城其郭外有名剛井者實非汲水之井乃一方塔昔日之監獄今日之民居也此即實非井而冒井名之一證也然則⋈ωɷω所謂大食古井者豈可僅求之井類中乎藉令彼所指者確爲井而非他物此井必非尋常人所共知不然何以稽之地圖地圖不誌詢之負販負販不悉耶此或前代之遺物今人忘之久矣惟博學考古之家如霍爾斯朋及⋈ωɷω輩乃知之耳於是歎⋈ωɷω處事之神妙足以制彼德意志之間諜而有餘彼未嘗不知余好奇之心甚熾一聞大食古井之名必將探之以覩今夜爭奪密約之壯觀而當審察地圖之際慨然以井名及其鄰近地澳之於余者知馬突利中罕有人識此井之確實地點余雖知其名必不能識其所在地也彼制霍爾斯朋之僕以栒哈而制余也以大食古井狡哉是人不愧爲霍爾斯朋之勁敵矣余立於板屋之前沉思良久飢腸轆轆見工人飽啖大嚼計不能耐念自今午至日沒尚有半日之閑探訪大食古井一事曷不於午餐後爲之且先哲有言曰首當保養體魄然後徐議他圖旨哉是言余遂奮然曰趣返旅館進午餐余腹枵矣大食古井其深千尋余腹空洞與之埒矣余遂旋踵疾馳向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而去

第二章　大食古井今得之矣

吾儕求物往往不得於皇皇大索之際而無意得之於意闌心灰之後此亦理之不可解者造物若故以是弄人使人知全力赴之而不獲者皆可於無意中得之無意即偶然偶然即天功也二者名異而實同

凡物得之於人力之外者皆可歸之天下事成於人力者半成於天功者亦半余之於大食古井也人力窮矣而天機忽露此不得不感天之默相余也余前行可十邁當忽聞琴韻悠揚起於身後迴首顧之見工人皆已輟食環立而觀操胡琴者乃一老婦額上縐痕重疊頂髮蓬勃虬結若亂絲所御之衣至單薄僅著一印度紗衫耳揮手於胡琴上琴之弦有斷者有脫者蓋古物也老婦彈琴片刻揚手空際若有所招道旁有衣衫襤褸之女孩戲嬉於土埂之側及見老婦招之即縱跳而前若小羊之奔食既近板屋立於衆工人之前俯仰轉側作舞蹈狀余覩其狀知老婦爲賣藝以乞食者不欲留戀將去矣忽聞有人悠然而歌歌聲絕幽細然歌者非女孩乃老婦也老婦且歌且按其琴以和之其詞曰古井淵淵兮白石爲欄余聞古井二字心爲之動遂趨至歌者之側靜以聽之私念余方求井而老婦忽歌井得毋彼所歌者卽吾所求者乎繼念天下事必無若是之巧合老婦所歌必別一井而非余之所求然詩人篇什詠古王宮者有之詠古戰塲者有之詠危塔高樓者亦有之而詠古井者至鮮今老婦乃以不恆見之篇什歌詠之此婦亦可謂巧中之別開生面者矣此井之故實必奧衍曲折離奇詭異足以耐人尋味者故詩人發爲長歌以詠之此井雖非余之所求然得其故實可化韻語爲散體作一鍛鍊古奧之文以記之登諸泰晤士報之雜俎中以資博古者之考證亦未始非一得也余遂靜以聽之老婦歌曰古井淵淵兮白石爲欄時方深宵兮黑影婉委有人俯窺兮其面若墨余聞之不覺失聲曰俯窺者得毋大食人乎老婦若未聞者續之曰大食之雄兮其性殘刻貪如狼虎兮毒若蛇蝎來此何爲兮曰玩寶藏聽至此不覺兩足前行余遂緊貼老婦而立私念井中何能藏物既藏矣奚能出入把玩之此必有故不可不急聽其下文老

婦續歌曰所藏何地兮井底冥茫所藏何物兮娟好女郎大食之雄兮慘無人理掠之深宮兮置之井底其宮何名兮格斯德尼嗟此麗姝兮志節皎潔身雖被掠兮心不可奪大食之雄兮愛之不釋金玉錦繡

兮皆非所計所寶惟此兮匿之深秘微人能窺兮曰此井宜井水潭潭兮下有幽宮余聞而思之以為井水之下尚有幽宮則不特所掠之女可匿於是即所竊之文件亦可藏於是矣夫掠女者大食人也竊約者德意志人也而余之腦筋乃混二者為一蓋余以求井不得故情狀若痫雖欲拭去此類妄想而勢有所不能操琴之老婦仍歌曰井水潭潭兮下有幽宮何人建此兮大食之雄彼有密呪兮能使水從密呪一宣兮有路中啓掠女之賊兮即由此趨彼既深入兮水自後閉余聆之不覺冷笑曰是井之水通靈矣老婦歌辭荒誕不經余不耐久聽即謂歌者曰余有事相詢汝

能爲我言之乎老婦酣歌之際聞余攙言頗憤目光灼灼視余以其瘦削之手推余吐其冷峭峻厲之聲謂余曰余歌方酣余樂方調先生愼毋以閑言相擾語畢復調其琴而歌曰入此幽宮兮來會麗姝嗟此麗姝兮節操皎如身可掠奪兮志不可渝千言萬語兮屹不爲聽大食之雄兮無術逞淫志喪氣奪兮離井而昇幽宮之中兮一燭之光闇闇沉沉兮獨坐女郎嗚咽悲淚兮上訴穹蒼揚臂如空兮以頭觸壁他無所願兮願見天日重返人世兮惟天之錫老婦之歌滔滔不竭余殊無意聽之然亦不敢急問以拂老婦之意蓋勿以閑言相擾之一語猶震於余耳也余遂姑聽之以竟美好女郎之慘史老婦揮弦數聲復歌曰美好女郎兮跪伏於地俯首合掌兮朧朧哀祈祈者何人兮格宮嬌麗貌若神仙兮志若冰雪幽閒貞靜兮無過無忒忽囚於此兮宜其鬱悒此處僅敘女郎之祈禱耳而回環往復洋洋數十言頗具恣肆酣適之趣全篇之佳處也余聞而善之方欲致讚而老婦復歌曰祈禱良久兮地府光明此光何來兮神力所生有神扶掖兮女郎遂登井水湯湯兮中開大道非賴密呪兮誠感大造重見天日兮載遊載傲余聞此節爲之欣然女郎出矣歌將畢矣余可問矣老婦稍息復揮其琴而抗聲曰闇闇沉沉兮夜色漸侵殘刻之人兮復向此行既入幽宮兮不見麗人奪吾所愛兮誓不甘心欲出求仇兮井水不分大食之雄兮遂喪厥身嗟彼奸雄兮掠此嬌娥飢之辱之兮無所不可人言不卹兮天譴不怖作法自斃兮身殞命徂舉世之人兮聽我謳歌老婦歌畢持其琴走入工人叢中兩女孩從之三人者每至一工人之前必傴僂求乞佈施之銅幣絡繹落於老婦所執之銅盆中鏗鏘有聲工人貧矣見尤貧者不惜投其血汗之資以此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老婦求乞已遍將去矣余示以價值二貝斯脫之銀幣而謂之曰噫此白

色銀圓汝欲之乎老婦急伸指取之曰敬謝先生厚惠特不知先生有事見屬否先生有命老婦無不從也余不語探手入衣袋取一忌耐（價值二十六佛郎之金幣名）示之老婦雙眸炯炯兀立不動意余戲之也不敢取余謂之曰汝其聽之汝能實言不欺此金屬汝矣曰細那大度之人余烏忍欺之曰汝言之誠僞余今設問以證之汝知大食古井乎余詞未畢老婦急應曰此非余所歌之篇名耶曰否余所欲詢者馬突利中眞有是井乎抑詩人鑿空之談乎余詞甫畢縐痕密布之面忽若熠熠有光余知老婦必得此金矣老婦曰微天之幸先生所問余實知之西班牙首都之中確有是大食古井也且誠如歌中所言能誦伏水呪者將令井中之水時漲時落曰余非欲知幻術也惟欲汝答余問耳此井余能往窺乎曰先生欲往奚不可者曰然則汝其爲我言此井之所在曰此井離此不遠余聞之樂不自持心爲之躍大呼曰信乎曰井距阿爾梅尼博物院僅兩步耳余念此去往阿爾梅尼不過數百邁當老婦之言鞭辟入裏矣謂之曰佳哉金圓將入汝囊矣汝其詳言之老婦聞之張吻大笑滿面縐紋因以牽動曰井所在之地爲諸維落巷此處地僻人稀荒蕪已久雜樹叢生亦無園丁來此删芟枝幹虬結陰森茂密望之若一小叢林焉城中富豪之家末緣至此故社會中罕有識大食古井者惟吾儕飄泊無定所者乞得數文佈施錢恆徜徉於甲馬愛納酒肆之旁乃識井之所在蓄酒肆之後有廣場爲泥滓荆棘幾絕人踪場之左叢樹密列若圍牆滿絡藤蘿蒼翠幽深此即大食古井之屏蔽也叢樹有彫疏處每當夏夜吾儕恆由此以入納涼於古井之旁此地警察之所不至實吾儕貧民之樂土也歌者語畢余即以金幣擲其掌中老婦胸中之意似已傾洩無餘余遂急行返平和旅館余之急行者非飢迫之實好奇之心迫之急欲一探

此詭異神秘之井也。

第三章　噫剛決哉此西班牙婢也

嗚呼。讀者諸君亦知英吉利人者深沉不露之民族也。斯言實天下所公認。當余周遊列國之際。所遇民族亦多矣。孜其舉止罕有及吾英人之冷峭而嚴毅者。發揚蹈厲。好飾外觀。輕舉妄動。喜爲狂言。世界民族。輒蹈此弊。而吾英獨否。顧所謂深沉不露者。將木然如公園之造像。兀然若道旁之電桿乎。臨大事不震懼。遘奇艱不屈撓。眞深沉者。蓋若是而已。余返平和旅館。急命侍者進午餐。心中狂喜不能自克。雖坐於椅而身屢搖。若有電自椅通至余身。令余不得不震顫者。爾時余狀殊輕脫。幾不能保吾英人鎭靜嚴重之故態矣。繼念我當靜以處之。遂從容進食。徐圖善策。今既知大食古井之所在矣。將以何術探刺之乎。將耐心靜候。俟日色西沉之後。然後潛入甲馬愛納酒肆。隱身榛棘。蛇行鼠伏。掩Χωωω之不備乎。抑任意而行。午餐既畢。先往一探。誌其道里。以爲夜來之一準備乎。若以此二策。取決於余之好奇心則二策之中後者爲善。若以此二者衡之於理。則後策決爲未當。蓋Χωωω有鬼神不測之奇。余今往探寧不爲其所覺。則今此一行。不啻先以心事告之。脫彼易其計畫。變其趨向。盡力掩蔽。不使余見。則余今夜雖往。徒撲空耳。以理斷之。此實下策。第午後至夜。歷時頗久。余將何以消遣此不可耐之光陰乎。繼念頃者侍者曾授我一函。乃泰晤士報所發者。總主筆以余久無音耗。郵書相詢。大致言交涉近況日益險惡。恐將有決裂之虞。中有警句曰。細察情形。君所知之秘密文件。實爲此次交涉之主要原因。報館中既以書來。余烏可不報。然答書措詞。絕枯窘。僅可言秘密文件關係至鉅。君言良不謬。第僕所知者僅其大

略而非詳情若據此上告恐蹈語焉不詳之譏且恐以不詳不實之機密而貿然洩布將反與大局有損無益故今暫守秘密願君靜以俟之此事豁然開朗之期不遠矣大約明日即可揭曉僕一得確耗即馳往電局以有線電與無線電並發使吾報得獲消息最先之榮譽則僕亦爲不負足下矣余所擬覆書大略如是午餐未畢覆書大意均已擬定將於餐畢後書之念握管作書其事至易雖字句加意修飾書法力求精善所耗光陰亦僅一小時耳彼作書以外之光陰又將何以排遣之哉思索良久不得善策而余之午餐已畢事矣遂徐徐起立以爲凡事遲滯亦消耗光陰之一術也余方離席忽聞有人課於余後曰此必致未克司推墨先生無可疑者余回首顧之見課者爲館中之侍者手一函呈余余曰書翰上苟列余名姓此必余函有何可疑持函者曰函上未列姓名請先生自觀之余凝眸察之見封套上人書曰內函呈英吉利先生啓閱侍者復言曰英吉利人之寓於吾館中者惟先生一人以是知此函之必屬先生無可疑也侍者若振振有詞余亦不與之較急取其手中之函即啓函抽箋箋絕精美且香氣馥郁隨此書翰而發噫發書者必閨閣中人也及觀書法而與余之意見大謬字絕粗拙不類閑雅敏妙之閨秀所書奇哉紙精而書拙此必婢學夫人竊其女主之箋而書之者也展箋一觀余言非謬函中署名者果宮波松阿臘哈郭也宮波松者尼愛脫之侍兒也雙睛蔚藍風致絕佳不知今以何事忽通信於余余展箋閱之書中行文失律及字體錯謬之處不可勝計幾不可貫串而讀然而纏綿悱惻之情則溢於言外讀其詞可想見其爲人余約略述其原文之意曰先生鹿鹿婢子烏敢妄以尺素上達然以女主人故款款之情欲默不能先生慈祥愷惻人也必能憐其誠而諒之今晨女主人自聞先生讜論愁懷稍減而今

則鬱悶之狀仍如前矣其殆無人慰藉而然歟婢子不忍其久困於愁城之中故以書來願先生一存問之婢子今侍女主人往遊內園內園大道之旁列樹陰森石像嵯峨其地名英吉利園者卽吾兩人之所在焉願先生一臨存以慰吾主人則婢子之所感於先生有如大西洋之水渺無涯涘矣侍婢宮波松阿臘哈郭敬肅余讀函畢深歎是女之敏給彼於文字非所長而能善揣他人之意知余之爲人不可以勢迫而能以情動故措辭婉委而懇摯令余讀而哀之不忍不往狡哉婢也余置函於桌默然兀立徐思處置此事之策念尼愛脫方困愁城余烏可不往慰之然霍爾斯朋女士今晨與我握別矣而茲又往會艮非所以避嫌遠疑也他人聞之將謂我何已而思之揆之於理固不可往揆之於情任其悲哀而不一援手又豈吾心所安試問如此美麗溫柔之女郎一任其以淚洗面而不一動心者庶幾其爲生番野蠻之性質乎私情勝則公理退處無權當是時余之愛情已假仁惠之美名以行事不復能顧公理矣余之意志猶夷良久然後定以較宮波松之剛毅堅決大有愧色矣夫彼一侍兒耳然其行事也直截爽快絕無遲疑畏縮之態世俗婦女拘文牽禮之陋習彼皆無之一任心之所安以行事觀其草數行款斜不整之書竟致一異國之人之余以舒其主人之困亦足以知其爲人矣嗟乎若而人者匪特西班牙爲僕婢者所當奉爲範型卽吾儕觥觥丈夫亦烏可不敬佩哉歌詠西班牙故事之篇什莫著於高耐葉（高耐葉者法國十七稘詩人也）所著之華特利茄西特希梅納（三者皆樂府篇名）其中所敘之事實往往以婢女爲樞紐然則西班牙侍兒之有聞於世也其來久矣宮波松者將無爲高耐葉樂府中之人物歟自古文人以書牘聞者莫若山維年夫人（山維年夫人法國十七稘之文家也）書牘最勝婉雅曲折文

境與我國之歐陽永叔絕相類）余嘗讀其書札，文體閑雅，措辭敏妙，然感人之深，轉不若宮波松之狂草數行甚矣。是兒之天稟不可及也。余歎美宮波松者良久，繼念泰晤士報之覆函，不可不作，且詞已擬定，一揮甚易。遂趨入閱報室，振筆疾書，一刻鐘耳，事已竣矣。急命侍者投之郵筒。此事既畢，余遂若假期內之學生矣。一切事都不置念，不復知有交涉，不復念身爲訪員，不復慮泰晤士報之急求音耗，不復憶彼竊文件之危險。所往來於腦際者，則惟霍爾斯朋女士耳。試思彼姝者子，余忽令其久困愁城中乎？余遂急行出旅館，遵桑柔虎大道，循內園牆而走，牆盡得門，遂入之。穿叢林行良久，豁然開朗，林間道漸闊，森森列兩旁者，皆白石造像，雕琢絕工，爲叢樹所擁，面目忽隱忽顯，風致絕佳。叢樹間忽覩一牌，其上大書曰英吉利園。余知宮波松所約之地在是矣。此處有曲徑數道，余行至此，心殊猶夷，以爲遇此可憐憔悴之女郎，將以何辭慰之？萬一措辭不當，彼且怒我。爾時余轉歆羨宮波松矣。彼雖逢困難，一意孤行，其致書於我也，不以字之草率、文之拙陋而有所怯，其膽壯志決，於此可見。彼之吐辭亦無拘牽，欲言則徑言之，其於世俗崇尚之繁文縟節，皆非所計。古諺有之：凡事之有益者，無不可宣之於口。簡質伉爽之侍婢，其殆奉是言爲圭臬者歟？然惟彼爲之始佳，脫吾儕流品稍高者亦若是，則將受世俗之譏評矣。爾時余之腦中，惟宮波松所持之態度是念，精神不屬於行路，舉足莫知適從，忽前忽卻，左周右旋，有若繪圖器中之畫圓規，信步所至，余已離石像薈萃地而入英吉利園矣。行未久，髣髴若有所覩，胸中感觸至深。時去余數步，有石櫈一，其旁植一楓樹，葉茂而紅，亭亭若車蓋，蔭適覆於櫈上。櫈上坐兩女郎，兀然不動，此卽尼愛脫與其侍婢也。女郎側首悄然，有所凝思，故余雖至前，彼猶未覿，而宮波松則已見余矣。嫣然

微笑黝然深黑之雙眸灼灼視余似深以余之履約爲幸事者余見之亦爲之怡然默念自今以往此絕世之佳人殆將爲余之膩友矣

第四章　余與女郎締交

余方欲晉謁女郎而情怯不能自持致余旁皇未敢卽進人謂男子之膽壯於女子然亦有未盡允當者以余閱歷所得知女子胸襟膽氣未嘗無勝於男子者且有男子所不敢爲而女子爲之者例如向所愛求婚吾儕男子雖已對此玉人爲之顚倒脫非彼女郎假以辭色微露芳衷則男子往往不敢貿然先發卽此知男子之膽氣固未嘗勝於女子也此時余之情狀幾大類欲向彼美求婚忸怩審顧口欲言而舌若滯膠身欲行而足似縛鉛而意且猶夷於進退之間然宮波松甚欲余之前進見余惶惑不卽發言微推其女主人之肘且舉手指余霍爾斯朋女士覺之奮然疾起若乳鹿之突圍而出然余已遮立於前女郎知不可逸復坐此時女郎雙眸盈盈欲淚全體復搖曳震顫胸中之悲苦懊惱恐怖憤恨雜糅交錯矣余見而憫之默念可憐哉是兒也因此憐憫之心而余之發言益難矣蓋必善措其辭使彼能平其憤鬱而後可靜思良久不得善策爾時余不語亦不動狀若木偶默然良久計無所出念今對此女郎不發一言辜負此行矣遂勉進數步至女郎之前對之鞠躬其恭恪之狀雖教徒之瞻祭臺無以過之於是余遂復申今晨臨別慰藉之語謂之曰希望卽從靜候中來女士尙信之乎女郎搖首示之以否然其眉黛之愁慘已不若頃者之甚矣余心大慰默念自今以往余又可與女郎熟習若友朋睽隔生疏之態從此可以一拭矣復謂之曰今晨臨別女士之悲當稍減矣今何以復頹喪若是耶女郎低聲答曰噫君猶未知

我中心難言之隱痛耶語至此雜以幽咽之聲至不能竟其辭殆以余不爲畫策而徒以空言相慰藉其怏怏怨望之微旨已含蘊於零落之數語中嗟夫我今將何以慰藉之哉沉思良久余忽憶倫理學家臘爾巨松之名言其言曰與獄中人語未可道被囚時之苦楚當論釋放後之樂趣旨哉言乎彼罹拘囚之苦者方知自由之樂鐵窗紅淚中之生涯日夕所盼望者惟釋放耳與之言釋放後之樂趣者所以引其希冀鼓其樂生之心也今欲引起女郎希冀之心莫善於譯述大食古井長歌中之故實蓋歌中所敍被囚地府之女郎所遭不幸正與尼愛脫同而後竟得脫尤足使尼愛脫聞而興起且假此事實足以舒余談吐尤饒淋漓酣暢之趣出詞不虞枯窘矣解女郎之悲懷而助余之談興計未有善於此者遂語之曰女士人雖至窮極困斷未可怏怏失望女士亦曾聞諸古樂府乎其中所敍事實有足與我言相印合者女郎愕然凝眸視余夫余詞初發端耳而女郎已動容傾聽則後所述者我知女郎必不厭惡之矣時余遂決意述此古井中被囚女郎之歷史以消尼愛脫之憂思曰女士曾亦聞賣歌度曲之老嫗其曲中所述之故事乎此輩歌者有類乞丐吾英謂之薄愛迷操其斷絃之琴行歌於市其聲鏗鏗然市人羣集余亦聽焉所歌者爲大食古井女士諒所未聞是蓋一美麗女郎蒙難得脫之歷史也歌中雖未詳誌女郎之名姓里居然於聽者固無害余今詳述此事之本末則以昔有一女郎麗若天仙而凶殘性成之大食人見而愛之掠之而歸置於井底之地室中女士試思之室居井底潮溼必盛地室構造之制度歌中雖未明言然可以意度之此必以石爲四壁而塗以堅韌之石灰令井水不得下滲出入地室之門其制必與今地窨之門相似而加以堅厚蓋此門不與空氣通而與井水接非堅且厚不足抗水壓力也能出入

是門者。惟此大食人耳。蓋彼擅邪術。能誦伏水呪。呪語一言。水即聽令。無不如志。此呪詰屈聱牙。學之不易。且非諳邪術。雖誦此呪。亦無徵驗。余述至此。霍爾斯朋女士之容顏。大覺舒展。縱未以笑顏對我。然愁顏慘黛。已不復隱約流露於眉宇間。余念此嬌小可憐之女郎。已爲余言所動。蓋余所述者。僅及其半。而渠之靈魂。若已超困苦悲哀之境。出矣。余於是坦然坐女郎之旁。因復述曰。以女士之意度之。將謂此女郎者。永淪井底。無出世之望乎。蓋彼不能誦伏水呪。烏能分水闢路。自由以出乎。即鄙意初亦以爲如是而孰知其有不然者。大食人性極凶暴。上干天怒。女神中有名薄納達末者。救苦解厄者也。既誅毒龍。久欲誅此凶殘。一日方巡行於大食古井之旁。忽聞女子哀祈聲。自井中出。聲絕慘怛。此聲惟神之聽得以聞之。人不得聞也。薄納達末聞聲赴救。闢水開道。啟地窖之門。門雖堅固。然烏足以抗神力哉。門既闢。神遂援女郎而出之。於是女郎得重見天日。復獲自由。幸何如耶。嗟夫。若是女者。沉淪地穴。永無生還之望。不圖復有今日。以此知否極泰來。人雖當窮極無聊之際。未可存怏怏失望之念。當女郎之出。大食人不知也。至晚仍往井中。方其入也。水仍退避。迨其不見女郎。憤恨而出。通靈之水。已受神戒。不復遵令矣。於是此凶很殘酷之大食人。遂葬身古井之中矣。演述既畢。余遂默然。雙眸灼灼。凝視女郎。欲其詳察此樂府中之微旨。而玩索之也。沉默良久。余乃復述曰。女士。是歌所述。有類神話。事絕荒誕。里巷豎子。樂聽之耳。曾不足當大雅之一哂。然其微旨。有可繹者。苟能體會細味。即可恍然悟。強者摧殘弱者。其術雖神。終得慘報。而人之困於牢獄。困於悲痛。困於煩懣。困於一切人世苦趣者。終有脫離之日。不必怏怏失望也。是數語者。陽若樂府之評論。陰實以釋女郎之愁煩。女郎聞之。心有所感。觸蔚藍雙眸。盈盈欲淚。愀然曰。

人之困於羞愧者一時殊未能脫離也余曰惟有罪者乃羞愧耳無罪之人羞愧何來女郎低聲曰雖然蒙此罪人姓氏羞孰甚焉余率爾告曰姓氏何礙變易之可耳奚事戚戚女郎聞言良不以余說爲然搖首曰姓氏亦可易耶恐父母有罪子姓自當連坐耳余曰凡女子能易其姓則罪不及之女子適人後更易姓氏縱令其父母有奇垢異辱亦不能玷及已適人之女女郎聞之面色頓赬雖欲制之有所不能吐其艱澀斷續之聲而言曰君之爲我者至矣然君試思之其誰肯以清清之姓氏與我耶余曰恕我唐突下走願以姓氏貢諸女士者此語余若不假思索而出之既吐是語心若柳絮飄空蕩漾不定當是時余與女郎默然相對癡若木人余之默不一語者非有所悔也深喜是言洞中竅要冀萬一之効力耳急欲以此意宣之女郎而一時苦不得措辭之方遂亦無語當吾兩人默不作聲之際各以其爛爛雙眸相對互射是時余若有不可告人之隱深踞胸際心旌搖曳意馬奔馳不可控制霍爾斯朋女士不耐即言曰君於此事亦曾詳審之乎嗚呼諸君余之愛情積疊至厚未嘗一展今聞女郎言若水決隄防而下遂乘勢傾瀉而出曰余審之久矣余審之久矣尼愛脫女士聽之女士苟能洗却繁華一歸儉樸則末克司推墨雖不才尚可賣文爲活日草數千言登諸泰晤士報以每歲二千或二千五百佛郎潤筆之資供女士之用文字生涯固不豐厚然所得者非造孽錢也女郎聞之狀似猶夷若不信余言者搖曳其身而言曰信如是儂願足矣余即取其手而堅握之驚喜若狂當是時余爲愛情所縛昏昏顚蹙如醉醇醪良久乃言曰女士既諾之則吾兩人終身之約自此定矣女郎聞語斜欹其身覆其額於余肩嚶嚶啜泣一縷髮香沁余腦髓余遂以脣吻女郎淡金色之髮髻吾兩人雖各不發一語而情感之深實莫可比擬茲女郎

之泣非悲也以余相待之誠感極而涕耳吾兩人自此締交矣締交者吾英之言也不曰訂婚而曰締交言必交誼素厚然後能成伉儷所以重婚姻也至吾友法蘭西人則謂之飛昂散飛昂散字義之源流實

出於飛昂思飛昂思者信任也言必兩人相信任而後能成婚姻也然余固英人也則吾兩人之訂婚似以締交名之此時沉默良久略鎭其歡喜之熱狂然後從容輭語尼愛脫嗚咽言曰儂之獲免罪戾君之賜也嗣今以往我必竭誠以報沒齒方已曰尼愛脫吾所愛之尼愛脫斯言不無溢量使余何以克當試思昨日此時余與女士尙未相識今日此時吾兩人已訂鴛鴦之盟此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耶蓋皆女士之剛明堅決有以致之不戀戀於穢濁之富貴而委身下走潔身遠引入汙泥而不滓此女士之明決不可及也爾時余所以慰藉女郎者其語甚摯反覆引證洋洋數

百言急不暇擇所陳意義有笨拙可笑者然欲堅此女郎之心而塞其胸懷之悲不得不殷勤若斯也當吾兩人輒語溫存之際忽不見宮波松噫是婢慧黠實甚彼見吾兩人偎傍昵語卽覺在此有所不便故引而去之而余之感宮波松也至深且摯以彼之於吾兩人奔走往來不辭勞瘁以玉成吾事雖慈母之爲女擇壻亦無以過之脫非是人爲之聯絡吾兩人烏能相聚於此耶余不禁慨然念曰可愛可憐之宮波松乎汝之惠我者至矣余永不忘汝之盛德汝不爲一身謀而惟爲女主謀高情厚誼直薄雲天世間有多少鬚眉丈夫愧此豸多多矣

第五章　吾兩人婚約益鞏固矣

余方默感小婢之行義斗見一人自曲徑中昂然而至余方偎倚之可憐女郎一見是人幾欲失聲而呼此人非他蓋卽霍爾斯朋列刺倍伯爵也其行徐徐雙眉微蹙觀其眸子似含慍意女郎急以手掩面曰阿父來矣彼有所問余將何以對之余低聲曰某在此女士勿恐語畢起立余遂與伯爵面以伯爵之爲間諜余本薄其爲人纔念心所未許卽悻悻現諸面詎爲通權達變之丈夫刹余與尼愛脫之婚姻卽爭此片刻中烏可輕率僨事乎遂起而傴僂爲禮古云柔能克剛蓋因此周旋而剛猛很鷙之霍爾斯朋伯爵遂爲余所克矣相見之禮已畢余遂進而言曰伯爵今晚下走本欲晉謁左右一談衷曲不意與君相會於此使我所欲陳於左右者不俟晚而卽宣焉幸何如之特不知伯爵能垂聽下走之所陳乎伯爵聞言惘然蓋余貌肅而辭婉非彼意料所及也然彼擅外交才機警絕人容色稍變卽從容對曰足下有命敢不謹聆鄙人健忘竟忘君名余曰賤子名末克司推墨泰晤士報之通信員也尊邸昨宵之宴得蒙

寵招竟預盛會殊爲有生以來莫大之榮幸……當時曾欲以賤子之姓名上達左右而賓客夥頤想伯爵已不復能記憶矣伯爵聞而點首似默認余言爲確者然余復抗聲而言蓋余知吾兩人之舌戰將不能免而迂迴繞道徒耗光陰則又於事曷補遂告曰然則賤子姓名伯爵今審之矣不佞今有求於伯爵者以幸福故以愛情故賤子欲與令嬡霍爾斯朋尼愛脫女士訂終身之盟想伯爵長者必能見許伯爵曰異哉汝兩人愛情發軔何時伯爵之問頗爲鞭辟入裏且其發語時從容鎭靜絕不一露驚愕態若預知余之有此請者然余將告以吾儕之愛情始於昨夜乎則彼將疑吾儕之訂婚與彼之陰謀有關此危道也且彼爲間諜之生涯余何能告以眞情而尼愛脫方欲與余偕遁今若以實情告之則吾儕潛遁之秘謀將爲彼所偵矣余此時斗憶伯爵之旅居於馬突利也已二載矣遂佯語之曰吾兩人之相愛始於去歲鄙人心殊惶惑以爲窮窶如鄙人烏能配麗若天人富可敵國之名姝伯爵曰此勿須過謙汝兩人曾互易其意見乎尼愛脫聞之急趨至余旁曼聲答曰阿父吾兩人意見已融洽矣吾父愛兒兒之幸福吾父必有以玉成之勇哉吾之尼愛脫進是數言伯爵烏能不允顧伯爵意中頗有所不懌旋亦鎭定如常乃曰末克司推墨君續有所見告乎老夫亦無成見吾兒以爲善余無不允諾語至此忽作高抗之聲曰雖然余願吾兒之鑒擇精審不謬余願吾所愛之女兒不爲愛情所溺而迷其趨向余願吾兒今日之識見有以燭異日之隱微而無纖悉之遺憾伯爵語時雙眸炯炯視余不瞬余至忸怩若負芒刺伯爵語畢默然良久繼復言曰吾兒既傾心於君余決不沮之余今以君爲壻鄉中人矣余卽謝曰伯爵慨允感激靡已伯爵聞之大笑笑聲震林薄曰婚姻大事也而汝曹乃訂盟於此荒藤野草之間尊重婚姻之神聖

者。果若是乎。語至此。忽舉手變調曰。今且不必道此。嗣今以後。君其舍館余家。以勤學問乎。余聞而訝之。默念霍爾斯朋神奸巨猾。今忽館我於家。寧無深意。偶一不慎。將蹈陷阱。顧自表面觀之。此舉惠我至厚。奈何不允。遂答曰。謹謝大人盛德。此固我之所願也。伯爵獰笑曰。未克司推墨君自明日起。格式烏佛海邸門戶洞闢矣。願君惠臨之。余聞之。瞿然而驚。揣霍爾斯朋之意。以爲余非有愛於其女也。實來格式烏佛海。有所窺偵耳。蓋彼以間諜視余也。彼之末二語。抑何咄咄逼人。夫彼所竊之秘密文件。明日已入高蘭利德之手。即邀我入室。當亦無所畏憚。是自明日起。祈君惠臨之二語。非目余爲偵探。而故以是相嘲乎。一念及此。余怒氣勃發。有若水沸。繼而極力自克。念余之愛尼愛脫也至深且摯。欲脫無辜女郎於困厄之中。雖受惡名。亦所不辭。彼縱肆其嘲笑之詞。我又何足較乎。因此一念。余心轉覺泰然。即置伯爵之言於不諍不辯之列。若未喻其意者。爾時余之爲狀。至爲肅穆。然伯爵雙眸注余。旋轉不定。猜疑殊甚。蓋伯爵意中。終以余爲XYZ之同黨耳。頃之。伯爵迴身顧尼愛脫。而微笑曰。吾兒。汝願挾余臂。而閒遊以返格式烏佛海乎。今日事繁。自晨至今。未嘗稍息。余首殊沉重。且覺微痛。意欲偕汝游息片時。以蘇吾軀。女郎聞命。即挾其父之臂。繼流目盼余。狀至嫵媚。旋舒素手與余握手。霍爾斯朋視吾儕而微笑。笑時緊歛其脣。似含有狡黠狀也。旋亦與余握手而言曰。君之愛尼愛脫也深矣。余曰。不才與令嫒既訂終身之約。生死以之。不敢有貳。余自有生以來。所獲愛情之濃厚者。無有逾乎尼愛脫者也。伯爵礫礫作獰笑。兩目流動不已。觀其狀若有所蘊而未宣者。旋即厲聲曰。君言誠否。吾儕當於異日驗之。第余有一言。今當預告君。於異日意有所不通。而挫辱吾愛女尼愛脫者。余即殺君。決不寬宥。余方欲辯白。而伯爵即迴

身而走且曰君其憶之汝兩人情好甚篤余固無間言非然者余爲顧惜弱女計不暇慮其他矣伯爵語畢卽挾其女循曲徑入叢林而去兩人既行余亦不能獨留遂出內園而返平和旅館暮色蒼茫時已晚矣

第六章　探井

余返旅館卽更易裝束去寬博而御短小緊歛者以備夜行所御之衣至簡時方十一月馬突利中夜來氣候頗寒爲禦寒計外套良不可少其餘僅壯觀瞻之品皆去之所御之衣色皆深灰與破寺古廟間風雨剝蝕之牆壁色至相類凡此求不爲人注目耳裝束既畢卽取海爾斯米次廠之新式手鎗納於衣袋繼念革履滯重不利走趨且著地作響大不便於潛行遂易以氈底之履冠兎皮冠用以禦寒且此冠緊貼於首不易墮落余之冠履衣服既畢事遂計及夜間所需之物夫夜行要物手鎗居首而電筒次之蓋

一以禦暴一以燭幽二者不可偏廢然余今夜之行殊不能為人見若以電筒往時時發光則伏於暗陬者將有以窺余之形相矣繼念余之名刺及泰晤士報主者與我之書函不可不納之袋中蓋暗中摸索而前警士或窮詰可以名刺及書函示之準備既畢余即肅然凝思自問曰尚有所遺漏乎思索良久則自答曰無之余遂從容下扶梯至門首之遊廊時方六點三刻距今百零五分鐘以前全城電燈均已發光蓋當晝短夜長之際不及五下鐘全城已為黑影所籠罩星光已滿布天上矣念霍爾斯朋往取密約期以深宵則Xmmm之偵伺也亦必以深宵矣今時尚早往亦無益雖然欲與人晤惟知其約定之地而不知其蒞止之確時則百不失一之妙策亦惟早蒞彼處靜以候之耳余遂毅然出旅館門循甲爾梅亞街而行甲爾梅亞者彪愛德台肅勒街之枝路也其向與桑柔虎街適相反行盡是街即達阿爾梅尼區當時夜色雖未深而行人殊寥落以馬突利人方據案進晚餐飲酒歡呼歌嘯自得室中譁然故道中寂然矣行未久忽得一曲徑道隘僅容一人念此當通甲馬愛納酒肆者余遂捨大道而入曲徑約數十步忽覩板屋一所牆上有字已剝蝕矣讀之果甲馬愛納也酒肆黝黑黴垢牆以石為之外塗以泥年久泥落石骨遂露窗扉玻璃油膩滿布塵垢厚積肆中燃火油燈其光自不明淨之窗玻璃而外射昏沉闇淡與未燃燈者相去一間耳默念酒肆僻居窮巷而室又陋黴飲此中者非呼盧喝雉之賭徒即殺人越貨之暴客不可不慎遂以手探衣袋握手鎗鎗中實六彈苟遇暴客尚可一戰余膽略壯甲馬愛納酒樓之前有門焉飲客之所出入也門甚低身高者當傴僂入之門上有球啟閉者所握也凡出入是肆者率多貧窶污下之子門球日與膩垢之手相周旋歷年既久塵垢遂堅厚若膠漆余將啟門而入矣斗念肆

中情形余殊未悉曷不窺之遂側首窗畔見室內列桌數行窗上懸幕幕上斑點至多皆汚垢也凝眸審之此室實有兩門其一臨街而啓即余所立之處其一則闢於與此門遙相對之壁上出此即達廣場余往大食古井所不可不由者然兩門之間却設一桌一人巍然坐桌旁是人絕肥特其形方髮膚鬚髯黝然深黑此蓋酒肆之經理人亦即周旋飲客之侍者一人而充二役者也使余穿此門而出必繞桌而過彼見來者非稔客不將疑而問之乎繼思此亦過慮焉突利中之習俗當與倫敦無異肆主雖嚴謹未有不可誘之以利而蔽其雙目者余意既決遂握球啓門挺身入室飲客皆驚疑凝視以爲將無警卒有所稽查而來也繼見余不作武裝而服平民服衆心始帖歡飲如常余入室後鼓勇直前徑向壁間之門而趨此門卽臨廣場者經理人見而疑之目灼灼視余余卽示以兩銀圓(二佛郎)且作細語曰此兩圓用爲君壽經理人大喜若狂幾欲失聲而笑傴僂其身似表謝忱伸其一手來接銀幣手上膩垢滿布余見之且爲此非人掌乃猴爪也余行盡廳事之極端遂達一小室黝黑逼仄形若庖廚室之中央卽門啓處也隱隱露淡白色則天際星光所映矣余遂由此門而達廣場泥濘陷足禽獸之糞悉委於是廚中穢水腥臭觸鼻然余不以是而餒其氣仍急行而前因是歎攷究地理者非親歷其境不能得其深邃卽以是地論若僅據老嫗一人之言詎足以盡其纖悉乎行盡廣場見叢樹密列有若屏障此卽老嫗所謂大食古井之屏蔽也余又歎先哲都韻之言不虛矣其言曰通都大邑者藏垢納汚之地也予遊於此益覺其言之信而有徵蓋是地踞馬突利之中央而荊棘縱橫野木槎枒余恍惚身入亞細亞美利堅洪荒未闢之區矣

第七章　井欄之側

當是時則余之步履至艱下踐荊棘上觸枝柯徐行而進久之余之目光乃習於黑闇目前之物漸能辨晰斗見列樹疏隙處隱約現一微徑蜿蜒曲折迤不知其所止方欲循徑探幽忽又念此地隱僻偶一不愼將失其方向不可不先識是徑之位置余遂徬徨審視有頃即得之矣是徑位於酒肆板屋及廣場後牆之間與酒肆前之狹巷作一直角是徑非官府所闢乃往來行人踐踏而成此必丐者日遊於大食古井之旁成此小徑念頃者霍爾斯朋伯爵及X∞∞∞之赴古井也亦必取道於是特彼儕靈敏迅疾必不若余之遲回審顧耳繼又自慰曰遲速雖不同而達古井之目的則一余遂鼓勇猛進直取小徑余僅以踵著地兩旁荊棘密布藤蘿蔓生其芒時刺余衣履忽於闇淡之星光中得一隙地狀與頃所歷之廣場同余頗疑慮因即停步方舉目四顧而余所渴欲一見之物遂呈露於目前矣蓋此處實另一隙地隙地中央有一圓錐形之石隆然特起乃井欄也余不覺失聲呼曰大食古井在是矣大食古井在是矣爾時余之愉快寧能言喻急趨至井旁如獲至寶然是井與他古井無異絕不見絲毫特殊之處余偃僂憑欄而望井中水不波黝然而深距余身可十邁當默念霍爾斯朋既藏密約於此則此井必有奇異秘奧處遂凝眸內矚見井之內部圍以鐵圈數道層累而下此圈俗名甃井梯蓋濬井工人施功之際必置足於圈然後可入深處也余觀此圈恍然悟霍爾斯朋之取約X∞∞∞之奪約皆將由此道入矣繼念彼兩人行將會合余不可不藏身隱密處以覘其異余遂挺身而起徬徨四顧以覓之距井五六邁當許有矮樹一叢榛樹也枝葉茂密而疏隙處則有藤蔓牽附之故其地至深晦幽秘夜中藏身於此罕有能得

其蹤跡者。余遂爬羅而入。隱身叢榛間。軀體與枝葉黏成一片。冥冥沉沉。人耶木耶。無能辨也。顧四體偶一轉側。或罥於藤。或牽於枝。或刺於荆棘。膚體之痛苦。幾不可耐。繼而思之。余若爲一身計。則殊不適於

體。脫爲大局計。則藏身之固。莫善於此。余隱身此間。共閱若干時。當日作何思想。今日不復記憶矣。惟知匿身灌木之際。時時仰首窺天。見衆星歷歷。耀於空中。未嘗不喟然歎息。念吾所愛之尼愛脫。未知爾時作何景象。殆與我同其無聊。將舒其蔚藍之雙眸。而數此天上繁星乎。使吾所愛之尼愛脫。銀燭雲屏。而亦與余同觀一星。則吾兩人視線相較。其差幾何。斯時余身雖困於灌莽。余心仍沉溺於愛河中。此數問題。殊天文家所不能測。而精研三角學者所不能推其答數者也。此時余軀幹時時轉側。枯枝擊余首。荆棘絆余足。至覺不安。於是急斂心定氣。平矜釋躁。蜷伏良久。忽

覩一人影隱約現於林際余心砰然動念此必吾所候兩人中之一然來者果誰耶非X323耶抑霍爾斯朋伯爵乎余方驚疑睠矚而是人已出叢林矣彼亦循余頃所行之微徑而來是人情狀益復清晰蓋實爲霍爾斯朋列剌倍伯爵也

第八章　伯爵之探井取約

伯爵挺身直前正向古井而趨初不虞有人窺伺於旁蓋彼自格式烏佛海至此道上所逢無一足以挑其疑者彼將謂路上無邀擊之敵則井旁無潛伏之人矣余既見伯爵不禁憶及X323念此公何以不來豈有意外事猝發耶更遲數分鐘伯爵將下井取約疾返邸第則彼縱來此無能爲矣一念及此心殘餘灼躍躍欲出繼思此事未可孟浪我若出而奮鬭伯爵必且憤恨余與尼愛脫之婚約將爲所毀雖然此私情也而今日之事公義也烏可以私情而忘公義余思潮起落有如轆轤而余之雙眸仍注視伯爵之行動伯爵趨至井側傴僂其身憑欄下窺對井發一長嘯嘯聲入井其音響益洪繼發數語余聽之未審噫此即大食人所誦之密呪乎此時余之意境與童騃無異蓋樂府中所述掠女者役使井水之一節深印余腦故一聞伯爵語直疑其能誦密呪矣伯爵誦畢繞井而行俛首視地有頃忽止步傴僂至地余深異之審視之見彼方據地握一形若鐵紐者而旋轉之繼聞水聲汩汩起於地中噫此何聲耶乃井水吸收入管之聲也於是恍然悟所謂大食古井者非井也乃一蓄水之渠可以機械排其水於外者也而所謂密呪者即排水之鐵紐也樂府中之秘奧余今悉之矣此必古代工師出其巧思濬此奇異之井而西班牙人民智短識淺無人能悉其奧歷年既久地遂荒蕪及大食占據此邦其人多擅藝術乃發其

覆而利用之而西班牙民少見多怪遂羣相訝曰此神術也於是形諸歌詠科學不昌之國其民智多若是余不禁爲西班牙歎惋也伯爵既盡排井水於外余思渠必循此鐵圈而下特不知古樂府中所詠之地室與夫被掠女子所哀祈於此者今何如矣余方沉思忽見伯爵旋紐數匝之後兀然不動頃之徐起其身雖俛首窺井而身之離欄漸引漸遠蓋爾時井水已自欄側噴薄而出其聲汩汩水之激射約歷十分鐘伯爵忽喃喃自語曰水尙未竭我當靜候須臾也今夜余事畢矣語至此若有所疑側首沉思已復自慰曰畢矣畢矣無論爲敵爲友均不能測余之妙計變幻不測之魔神今爲霍爾斯朋列剌倍所破矣余聞而默念曰伯爵未一語蓋指Xωωω言也嗟乎伯爵誤矣藏約於此不特汝之敵知之即汝之友亦知之而汝猶栩然自得耶第因此一言而我又睠念斯人不置Xωωω既欲乘此奪約曷不早日滋臨得毋中途有所不測乎繼忽傲然自負曰Xωωω既不至則全歐之禍福今日悉係於我之一身余處置此事之勇怯巧拙實爲世界大局所係不可不愼夫密約離井以後僅有兩途或以汽笛一聲載往柏林而去或安然入於泰晤士報一訪員之衣袋中二者必居一於是凡一事當前恆懸揣其究竟且人人好以一己之偏見衡度天下之事變余以此兩端臆斷秘密文件之前途即其一例也然天下事奇幻萬端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烏能執己見而加以妄度每念及此覺余之所料良不足恃則又爲之爽然若失爾時伯爵復僂其身於井欄之側喃喃自語曰水之平面已低却許多矣可憐馬突利中罕有識是井者斯亦奇已伯爵語時摩擦其掌狀至愉快繼忽僂身蹲於井側之叢草間復持一鐵紐而旋轉之此紐與頃所見者至相類當其旋時其聲磔磔然靜中聽之清晰莫比數匝後水聲息矣余雖不知水渠機械

之作用然亦可以意推度之伯爵今旋此紐者必闔水渠與他貯水器相通之門也水聲既息伯爵起立抵其膝於井欄余躍然私念曰彼必蹈井內所圍之鐵圈而下矣既有鐵圈入之自易稍習柔術技勇者類能爲之此固不足爲伯爵異所可疑者既入此井彼將何往思念至此而古樂府所述之事又闖然入余腦矣詎井底果有一室足以藏嬌如樂歌所載者乎已而思之此必詩人之虛構井底安有是室繼復自慰曰未克司推墨汝性太卞急矣汝既好奇之心熾若烈焰何不深入大食古井之深處一探其奇乎隱身叢莽以此自嘲殊可哂也是時伯爵已深入井口冉冉而沒若汽機圓錐筩中入一引擎焉余遂披荊棘排枝柯而出手足時爲芒刺所罥痛徹骨髓荊棘者植物類中之猛獸而芒刺即其爪牙也余屏氣息聲躡足蛇行潛至井旁側首睨之不見一人伯爵已失所在而水平面較余頃所見者更已低却許多矣井之內面隱隱露一竇竇之所在黑影倍深余以是知此處固有竇也余兩目近與黑闇相馴習故窺物無模糊之弊既見此竇恍然悟霍爾斯朋即由此入然則余亦何不可潛身入竇以踪跡之余即舉足跨井欄將踏鐵圈而下矣斗念今夜之遇神奇詭秘不可名狀當一一悉其底蘊未可鹵莽當以所見所聞一一詳攷其所以然彼伯爵何以能涸此井中之水乎曰彼旋鐵紐故也顧鐵紐之狀究若何而鐵紐之作用果安在論者將譏余斤斤於瑣屑然自來鉅功偉業往往從一二瑣屑中來彼聞望赫赫之偵探家所以能破鉅案者皆不捐細微有以致之念頃者伯爵傴僂其身披草萊而旋鐵紐之處余尚約略識之曷往探以窮其蘊余遂拔足於井欄之外旋身往伯爵頃所立處傴身叢草間摸索之果得一鐵紐植立於地此即啓閉水渠之機括也余遂詳審之覺余頃者以實事證樂府僅臆斷之耳及今目睹此鐵紐

之形余之說乃堅不可破所謂升降井水之呪令人聞而震驚者即此鐵紐毫無疑義矣余方栩然自得斗念全歐生命懸於眉睫余寧能多所流連即此詳審鐵紐之數分鐘中靈敏迅疾之霍爾斯朋已不知遁形何地余既決其由竇以入即宜急追之吾大不列顛之密約稍縱即逝將向德意志而去不速阻其進行將奚及也

第九章　井中

此時余遂越井欄踏鐵圈而下其事與游戲運物中之懸身下墜等耳小學生之稍有膂力者皆能爲之既入乃知余頃所見果不謬井身之旁果闢一竇竇口甚狹蛇行可進竇之下部尚有剩水瀦其中泥濘滑足是時天色黑闇幸尚有星光而余目已習能於闇中窺物故得試探竇之內容竇中建一石梯余隱約於星光中睹其第一級繼凝神靜視自一而二自二而三皆隱隱可見自三而上則列宿微光所不能見全沉黑闇中余乃無所措矣以私意度之此梯必甚高且長必超出灌溉是井貯水器之上是梯所達之地必流水之所不至不然曾相鐵匱中之密約伯爵必不藏庋於是余凝神以聽竇中有聲息乎久之寂無聲聞念伯爵殆已知余蹤跡而至故伏於暗陬以待余乎未可知也然我爲祖國計爲全歐計爲可憚險而中止脫爲邀擊余即死耳爲國捐軀雖死亦烈所戀戀者尼愛脫耳余此時奮身入竇竇旁皆壁余遂扶壁而行用以導引且免傾跌行數武即登梯共歷廿七級以近世建築術衡之每級之高約廿生的邁當（一生的邁當當一邁當百分之一）則余之離竇已五邁當又四十矣平日井水烏能達若是之高度哉行二十七級而石梯盡舉步前進路絕平坦覺所行者爲一狹長之衖徐行久之斗有所覩余大

驚幾欲失聲而呼蓋忽有燈光閃爍於街之他端也念霍爾斯朋入此地穴一電筒足矣而乃高燃明燈抑何從容閒適若此凝眸細瞥則見霍爾斯朋果傴僂於燈側噫處此黑暗中余之敵乃照我以燈豈余

初意所及料哉余向火光而行舉步至緩屏息抑氣不敢洩幾微之聲響以驚霍爾斯朋幸余所躡者爲氈底履着地無聲因之稍慰然街旁之壁以歷年久遠所塗之泥漸有落於地者偶一踏之綷縩作響聲雖微伯爵靜中可以聞之第彼方凝神壹志以治事絕無餘暇傾耳以聽且彼以爲所居之地至隱且秘惟彼一人能履此耳他人必不能偵索至此余以此自慰膽氣稍壯顧一念及X323心又焦灼彼何以久久不至稍緩須臾霍爾斯朋將挾密約而去則彼來亦徒勞矣夫監視伯爵之行動而設法抵抗之者X323之責也今負此重任者乃在末克司推墨豈爲正

當乎心殊煩躁自入此衖歷時若已數小時而所行之程僅百二十五邁當與百五十邁當之間耳隨此火光而行而火光之閃爍又恆在余前其大小復相等余方推勘火光之大小以驗距離之遠近斗聞轆轆之聲起於頭上噫此何聲耶凝神聽之則車輪旋轉聲也於是恍然悟所行之地道乃在通衢之下因念地若陷裂彼驅車策馬往來道上者見地中有人踽步閒行不將大驚却走耶余方凝思忽睹照我之火光離地漸高直向頂板轉瞬卽沒余大驚愕急行而前暗中摸索約行二十餘步忽觸一物以手撫之知爲扶梯之第一級念由此登梯乃出地穴梯所達處必目光所及斷非若向者之陰森幽黯是時余既爲好奇心所勝又恐失霍爾斯朋之蹤跡急登扶梯其行甚速行至極端火光又現賴此微光迴顧方知余之所在蓋梯所通者爲一寬廣之廳事頂作圓穹形廳中陳列古英雄刀劍甲冑矛盾戰袍等物方余初涖此地不審何所及事後攷之乃知爲阿爾梅尼博物院地室之一部凡貴重之古武器不便列於遊人麕至之廊中及諸廳事中者皆秘藏於此余既達梯端方欲詳察廳中陳設之物而驀有一束之火光來撲余面余目爲之眩定神細察見兀然立於余前以火燭余者卽霍爾斯朋伯爵也伯爵目灼灼視余貌似和善實含陰狠態一手持小燈而搖曳之其光搖蕩爾時余悚然震怖知霍爾斯朋非易與者急探手入衣囊堅握手槍以備不虞顧伯爵殊無怒容莞爾而言曰幸余早識汝爲未克司推墨不然余將以私探機密罪君矣余遂鞠躬爲禮率爾曰是誠小子之幸也伯爵復問曰君來此奚爲者然伯爵殊機警既發此言卽深悔之蓋恐余以此言還詰彼將無辭以對也於是疾下轉語以解之曰余雖詢君以來此之故然君卽不答我要亦無妨蓋各人有各人事耳余思伯爵詞遁然以尼爱脫之故亦不忍與其父相

詰難姑爲飾辭以答之曰小子嗜古成癖故入古井以探奇曰信乎曰烏敢欺長者頃者遇一老婦蓋賣歌度曲以乞食者爲我言大食古井之事余遂徘徊井邊見井無他異惟內圍鐵圈而井身之旁忽闢一竇余爲好奇心所逼遂踏圈而下僂身入竇以窮其境不意竟遇丈人寧非冒昧伯爵聽時忍笑微頷其首顧默念余於深夜中履此隱秘地如獵犬之偵彼行蹤則余之行動亦彰彰明矣而彼顧待余以無怒是人雖暴不可謂無寬恕之心余則又從而爲之解說曰以鄙見度之長者好古之癖殆勝於小子不然何爲探幽索隱來此井底哉伯爵聞之欣然答曰君殆知我哉余蓋孜孜古者之健將也余方欲致讚辭未及發而伯爵復申言曰余每過古戰場見夫傾斜欲倒之戍樓堠堡及古王宮之斷垣壞壁未嘗不徘徊瞻眺歷久不厭余於古物若醰醰然有至味者每當沉鬱煩躁之際一覩古物即覺心曠神怡此余之特性似不可以常理論者今日治事過勞頭腦岑岑然遂於晚餐後駕言出遊以吸空氣閒步良久胸襟漸爽頭痛亦漸蘇而好古之興勃勃念大食古井距我家至邇神奇詭秘談者娓娓此吾儕博古者所有事也久欲探之而鮮其會今盍往觀之遂入叢莽披荊棘冒險緣圈而下幸邀天祐深入至此不期而遇相逢吾增以伴老夫則此行不落寞矣伯爵語時余念首相鐵匱中之文件此公必已藏諸懷中不然何態度從容乃爾繼念我殊不必與之爭奪彼欲邀余偕行共返邸第者中途設法劫之未爲晚也余凝思未竟而伯爵果然適符吾之所料曰足下願與老朽同戻寒舍乎途中藉以暢談至足樂也至大食古井之曲折與秘吾儕可俟日出後再來領略大食古井之信史老夫略有所知當於途中爲君詳述之此類故實知者絕希足下聆此大足以增長見聞未始非遨遊此邦之一得也彼賣歌度曲以乞食者僅知樂府

中虛構之辭耳烏能悉其眞相乎此時余未嘗不知伯爵之狡猾彼挾此關係全歐之密約決不返格式烏佛海然不允同行彼必疑我益危險矣不如姑妄應之以覘動靜遂歡應之曰謹當侍長者語畢反身向梯乃欲拾級而下以達地道伯爵阻之曰否此迂道也吾儕可由此徑出大食古井淤蕪久矣開闢者鄙人也我爲君導必不致謬伯爵語時以手曳扶梯之門而闔之地道與此室之路遂塞復反身登階余亦從之階上卽地室壁間之門也既至門側疾闔之彼之啓門有何機括余無以知之投一鑰乎抑旋一暗栓乎蓋彼之舉手爲至迅捷余雖欲審視而無從門闢霍爾斯朋卽挾余臂而出吾兩人遂置身園林中余回首顧之見小門已闔此秘藏古軍械之廳事僅陷於地中一室耳未嘗有特異之處也伯爵趣余疑慮乃作他詞以擾之曰阿爾梅尼博物院收藏古軍械之富甲於全球衝鋒與防禦兩者皆備語至此伯爵挾余臂復告曰夜間罕有人遊此園者然吾輩攷古家乘遊人闃寂之際靜心觀覽摩挲鑒賞何莫非增益見聞之一助乎吾儕可穿叢林繞樓閣出此園後儘可取道甲爾梅亞以達彪愛德台爾肅勒街余曰頃者長者允爲余述大食古井之故實今其時矣曰善曰公之所述必信而可徵者非若樂府所載之怪誕也曰君記憶力良不弱頃余所告者尚熟記之一字不遺也曰樂府所載公不必全疏解之所謂役水神呪及大食之雄已悉其意義役水神呪者卽吸水機也大食之雄者卽夜行賊也惟中載美好女郞爲大食人困於井底一節余向不得其解豈眞爲事實抑詩人之寓言乎霍爾斯朋笑曰所謂美好女郞者卽西班牙古代羣雄割據時阿爾甲臘（西班牙邑名）王所服甲胄之名也兜鍪之上琢一婦人容相遂有此名余曰然則大食人與甲胄何與而詩人乃長言以詠歎也曰此甲胄藏於博物院中大食

人震其名遂鑿井開地道以篡之余聞而驚呼曰医是區區乃興鉅工此計無乃太拙曰君未悉甲胄之價值故云爾耳阿爾甲臘之美好女郎者人間瓌寶也其名震於世界且國中名將前輩皆云服此以戰無不致勝故其價值雖明珠寶玉有所弗及以是大食人不惜勞師動衆以求之兩人譚正酣斗見前有兩叢林其間僅通一狹徑兩人不能並肩行伯爵遂命余前行法蘭西名臣搭雷航（搭雷航歷事那坡崙一世及路易十八世兩朝以外交聞於世）之言曰凡與位尊而齒長者相周旋遵命即恭敬也余遂尊伯爵之命挺身前進僅行兩步忽有物猛擊余顱頓覺腦痛欲裂余遂昏倒於叢林之側嗟夫諸君余若即此戕生者此一段故事尚能披露於諸君乎

第十章　醒後之追憶

余微啓兩眸見此身穩臥於平和旅館之寢室中且微聞鍋中水沸之聲澌澌然低聲閒話之聲喁喁然談者何人余未知也頗欲側首窺之而略一轉動頸間作奇痛以手撫之余首滿裹繃帶且傳藥末其臭惡劣余邀遊埃及蒞傷軍病院時曾聞其臭爲之駭然自念何爲狼狽若是蓋林側受傷倒地之事余已不復記憶矣驚魂未定似聞有人嚶嚀言曰細那麗德渠生轉側生機動矣余審其音知吐語者爲宮波松自念身臥平和旅館中此侍兒何爲而來眞有令人索解而不得者余殆已入夢境乎否否此決非夢境夢境中之見聞烏能淸晰若此時余方欲竭我目力有所瞻矚忽覩一女郎盈盈立牀前低俛粉頸其首幾與余鬢相接余覺一縷幽香沁入鼻觀手持一杯旁余脣際嬌聲告曰君其飲此杯中物者余呼曰尼愛脫乎汝非即吾愛之尼愛脫乎女郎頷首曰君姑飲此吾再告君余遂一吸而盡杯中藥餌之良否

余恐未知特以尼愛脫之情誼懇摯余又爲忍辭者宮波松見余飲畢趨而前尼愛脫即以空杯授之復柔聲告余曰君勿多言以耗精神此乃醫生所切囑者嗟夫余悚然兩日矣恐君不能回復其知識也若吾父則受傷後次日之晨即能識余之面余聞之愕然驚視念女郎所述殊不明晰此時余腦際漸呈光明之象非若頃者之渾渾噩噩尼愛脫顫聲復言曰君傷勢至重人皆以爲無救今若此豈非萬幸尼愛脫言及傷勢余腦中之光明頓熾舉前者一切事都能記憶大食古井阿爾梅尼博物院與夫霍爾斯朋伯爵歷歷在目因念余之受創必伯爵有以致之蓋伯爵欲殺

余以滅口也女郎復言曰幸吾父傷勢較輕於君故渠命余挈宮波松挾藥餌來此看護余深訝斯語之不倫因詢之曰女士乃受尊公之命來耶女郎曰然吾父傷勢未痊然堅囑余來爲君看護故此行實吾

父之所命耳曰渠亦創乎此時余之靈明又覺模糊試念余之創也彼實致之彼之創也誰致之耶又念此事又未可以語尼愛脫脫令彼知吾翁壻參商之狀彼且驚而成痫矣余深憫尼愛脫乃有此父眞覺人倫之痛事是時女郞仍續續言曰吾父傷痕亦在頭顱與君正同惟其勢較君爲輕次日之晨腦筋卽復其常曰君所謂次日之晨果指何日曰余語匆促未及詳盡所謂次日之晨者卽余與君會於園內之次日亦卽余與君訂盟之次日也君尙能憶之乎曰余一切都已忘却惟此尙能記憶女郞卽以纖手按余吻曰願君勿多言喪氣以犯醫生之戒余當爲君述受傷之詳情君第靜以聽之當與君相會之日吾父不嘗言頭痛乎此語君諒能憶之吾父女自與君別卽返邸第而進晚餐晚餐既畢吾父欲出遊以吸空氣余以夜深不能從卽歸寢室怡然入睡鄉夢境惝怳忽與吾英吉利之良人晤自視裝束亦成一英吉利女郞矣是時女郞玉手在余頰側余聞是語卽吻之以口女郞玉齒微展狀至嫵媚復言曰余睡至夜半偶爾驚醒陡聞全邸人聲鼎沸有按電鈴者有急呼者有疾馳者私念紛擾何爲披衣而起詢諸羣僕知警務局之夜巡隊舁吾父返邸首有傷痕已弗省人事矣舁之者云夜間有一不相識之人遽來警局報告曰阿爾梅尼園林中有兩人昏倒於地是人告畢卽去不留名姓馳往觀之果得二人其一倒於叢樹間狹徑之側卽君也其一僵臥於博物院地室小門之旁卽吾父也君所倒之地距吾父所臥之處約百邁當余所聞如是君試思之在驟得驚耗之際余之恐怖愁悶爲何如耶君之傷勢固重於吾父然囊中之物絕無所失故警卒一覩君刺卽舁君至平和旅館至吾父則數重衣囊悉被搜括懷中所藏纖悉不留警卒獲吾父初不識爲何人擬送入醫院幸警卒中有一人識其貌知被劫者爲霍爾斯朋伯爵

遂送入邸第余靜聽女郎之言默不作聲而思慮則已紛起念霍爾斯朋既設計以謀我彼何爲亦受創然則擊伯爵者誰耶繼聞女郎言伯爵懷中諸物悉被搜括知邀擊伯爵者必X323無疑然此變幻莫測之奇人何以忽在阿爾梅尼園林中彼殆已預料吾儕自大食古井入而自博物院地室中出歟信如是也則斯人智計誠非吾儕所能及矣瞬息間余之思慮又移他事念警局定例既獲傷人必將受創之故徧詧各報則余傷既痊警局必來詢致傷之顛末余將何以答之使X323未嘗搜得密約則當警廳來問之際奪約一節自以不言爲宜蓋密約消息自余洩之其害更甚於德意志政府自洩之也爾時余思慮紛糾若亂絲女郎似已揣得余之用意復曰茲事誠奇矣然就中又有駭人聽聞之一則據警廳之報告吾父確臥於阿爾梅尼園地室之門側而據吾父自述則云是夜未嘗遊阿爾梅尼園是園夜間扃閉遊人絕跡君之所知也吾父之言良信余傾耳聽之覺女郎此語其中當別有深意此必其父切囑轉述之於吾者然則伯爵命其女至此者乃覘余以對答警廳也女郎稍息復低聲告曰據吾父自述云自出家門後信步閒遊野行良久覩一教堂教堂何名渠未知也第知行近教堂之際白烟四起若濃霧斗有人猛擊其首遂仆於地自此以往一切事都不復記憶矣余念尼愛脫之來殆專爲此數語縱尼愛脫未必知之而其父命彼來此實專注於是伯爵之爲人强毅狡獪因此一擊頭腦雖昏而智慧不稍衰卽此一端已足見是人思慮周詳矣夫彼既導我以對答警廳之辭曷不附和其說以釋彼疑設異日尼愛脫悉底蘊而詰我則我亦可以風聲一播將危祖國設詭辭以對余意既決卽故作驚皇狀愕然曰茲事之奇實出余意料之外爾時宮波松緘默已久靜極思動不能復耐則抗聲曰細那所怪者何事侍

兒之問余深德之蓄藉此一問而余之詭辭遂似奔流傾瀉而出矣余卽答曰憶受傷之夜余亦未嘗涉足於阿爾梅尼園此園定例不許夜遊余固習知之也今警廳乃謂余仆於是園叢林之側寧非奇事耶兩女郎聞之同聲稱怪曰斯眞異事余復從容言曰受傷之夕余爲愛情所纏綿方寸已亂遂擬至寂靜處一蘇息之步出館門信足所至不辨東西徜徉良久遂至芒式納虎之濱語至此侍婢急釋之曰芒式納虎者馬突利中之名河也流貫全城與倫敦城中之搭米斯河相伯仲余續之曰斯河寬廣水流之盛搭米斯有不逮焉余方徘徊河干以眺碧波斗有人自後猛擊余首余遂倒地弗省人事矣嗚呼余之此語倉猝構造非預擬者自與霍爾斯朋遇而余之機警已勝前矣尼愛脫與宮波松雖躁緩不同性及聞余言皆覺愕然低首沉思者良久乃徐爲余解之以爲猛擊兩人之凶犯必一瘋人此瘋人必居於阿爾梅尼博物院之近地故曳倒地者至博物院之園中余聞而竊笑之及今思之此數語亦非無因蓋余蘇醒後之次日馬突利各報大書特書曰某日某時霍爾斯朋伯爵及未克司推墨先生爲阿爾梅尼博物院旁不知名姓之瘋人所擊傷瘋人傷人之重案遂諠傳於全城然則兩女郎之說必得自伯爵此必伯爵時時言之兩女郎熟聞之故以告余則尼愛脫之來不啻爲其父傳語達意而彼不自知以爲其父命彼來看護也然而余於伯爵殊無所憾以彼命其掌珠來此雖別有用意而尼愛脫之嫣然一笑有足煥發余精神蘇息余病軀者因此一笑而痛苦頓失其效力實在醫生之上則尼愛脫之一行不可謂無裨於余余於伯爵又何爲恨之耶余自與我摯愛之人晤談後精神漸振心地舒泰血行亦復其常先哲亞利斯大德有言曰愛情者百病之聖劑旨哉是言也

第十一章　受傷後之第四日

是日夕陽西下尼愛脫乃與余珍重而別活潑生動之宮波松亦隨之而去余知尼愛脫返邸必以余言轉達伯爵必將未婚夫受傷之顛末詳述之且於敍事之後以表兩人受傷情狀若一之奇伯爵聞之必悅以余爲之迴護也霍爾斯朋之意尼愛脫達之余之答辭亦尼愛脫將之尼愛脫此行實任往來傳命之職特彼未之知耳兩女郎去後余即酣睡次日之晨余尚未醒宮波松已來探視醫士亦坐牀側及我睡足欲睁醫士慰余曰君傷勢大減不日告痊與會若佳今日午後可起坐以舒筋骨余舉手按顱醫士之言良信醫士去後余閉目靜息宮波松亦默不作聲迨鐘鳴一下余遂按電鈴以呼侍者以宮波松與侍者扶掖之力余遂離牀略整衣履坐於胡牀胡牀臨窗窗以外即彪愛德台爾蕭勒街也閒坐未久吾所愛之尼愛脫忽啓門入滿室似透有奇暖而宮波松尤興采遄飛十分鐘間口無停語語冗雜不可辨惟聞其歷舉西班牙之神名上自古代以迄今茲夫希臘古詩人荷馬氏以善詠古英雄軼事著聞於世而獨不及西班牙者以西班牙戰事多勇士如鯽不勝詠也今宮波松縷縷舉之其記憶力勝荷馬矣時宮波松言泉噴薄雖瀑布所激之水機（是機之輪每分鐘可旋萬一千匝）無以過之因念墨哥得此長於應對者爲婦良足自豪且以此婦主持糖果肆酬應往來之人不患貿易之不盛況耳尼愛脫入室坐於余旁頗厭其婢之諠雜即搖手止之而宮波松遂默然於是尼愛脫女郎從容進言貌藹而容和聲柔而辭婉一片親愛之深情溢於言表語既喁喁而情尤款款然所語亦不外勸余珍攝釋余鬱悶慰余寂寥而已女郎又述近日憂慮之多往來護視傷人之勞及傷勢就痊後調攝之不可緩云其父近日亦

能起身且能理事第額上繃帶尚未除耳數日後創痕可愈第有一事至可慮即眉宇間仍呈愁態也余聞之心砰然動知伯爵怏怏不樂是必有故鐵匱中所失之密件今仍在伯爵處乎抑已爲人刦去乎其不能釋然者必以此也余方凝思尼愛脫復言曰吾父近日雖困疲時與其最信任之秘書密商秘書名維爾海蓬昂蒲(德國地名)人也鬚髮虬紛望之如猘犬性堅忍强毅是人最忠於吾父者也宮波崧好探他人陰密據其報告云維爾海蓬已準備行李行將出遊余聞而大震念伯爵之秘書出遊其意何居秘密文件殆卽由維爾海蓬挾之以往柏林歟是時余又惶然以疑念昔日伯爵昏仆時有衣袋被搜之說而今日又有秘書出遊之耗由前說攷之密約似已失去由後說證之密約似仍在伯爵處兩者果孰是耶豈伯爵出阿爾梅尼園時固未嘗懷此密約搜索者一無所得乎抑邀刦者乃一尋常越貨者志在財物而不在密約餘物悉掠而獨留此紙乎信如是則Xmem果安在者余以凝思故神情肅穆尼愛脫見之以爲余厭煩惡囂精神疲矣不復以言進默坐於旁蔚藍雙眸凝視余面觀其狀態似誘余安睡靜息者當時余與女郎默然相對飽餐秀色覺女郎之麗有非載筆者所能形容風神皎潔雖名花無以逾之肌膚皙白雖天鵝之羽亦遜其色此非凡質乃神仙中人而深於情豐於德摯於愛之天人也此一雙明眸余尤愛之女郎耽靜稠人廣衆之中交際酬應之塲雙眸雖啓似闔不欲多所觀覽及默對情人秋水雙瞳晶瑩若鏡流波橫眄嫵媚欲絕與之相對者未有不心動嗟乎脫非天人孰能致此耶斯時余不欲睡姑徇吾愛之意閉目休養寂無所覩而意念中覺吾所戀愛之人仍舒其蔚藍之雙眸以凝視余也靜息僅片時忽聞步履聲繼聞啓門聲則見來者館僕也呈一名刺曰今有客造訪先生云先生傷勢

若瘥。倘能見容。則彼擬進謁。余接名刺朗誦曰。墨根賴依斯。是時尼愛脫已起立。余怏怏曰。君竟去耶。余甚憤。墨根少尉來不以時。念一日之間。無時不可訪我。而獨於此時忽相攪擾。安得不令余恨恨。女郎聞之。嫣然作微笑。因此一笑。滿室若透春氣。余之恨恨。似不留纖痕矣。女郎媚聲答曰。儂偕宮波松暫往閱報室小坐。姑俟客去。當來伴君。君其无悶。女郎語至此。畧頓。繼復慨然言曰。吾父已能治事。不必余爲之看護。若君則傷勢雖減。尚未全愈。又掩口而笑曰。若童稚然。不可無保母以護持之。爲君保母者。非余誰也。女郎語時。貌漸莊。語雖近謔。若非是不足以表其愛情之深。責任之重者。余聞而大悅。私念得此麗姝爲保母。余福不淺。然此保母非易與者。一切舉動。當聽節度。否將怒我矣。女郎語畢。即促宮波松同行。爾時宮波松方刺繡。所繡之錦。展於桌上。尼愛脫疾捲之。而渠手中之針。尚未停。仍持錦之一端而繡之。喃喃詈來客不置。以爲施功將畢。今忽間斷。耗時廢工。皆此客有以致之。宮波松性憨跳。無一刻鎭靜者。然我正樂其天眞漫爛。爾時其主人爲之捲錦。而彼猶持其一端而强刺之。歷二分鐘。乃起。且捲且語。語喃喃不可辨。旋其線團。作憤恨詞曰。此懊儂物。繡已久矣。尚未畢事。眞令人悶損欲死。余戲語之曰。宮波松。汝前途希望正富。何便云死耶。侍兒聞之。縱聲大笑。亦以戲語答我曰。先生言是也。我死亦無以慰主人。語畢。挾錦而出。尼愛脫亦從其後以出。低聲迴眸謂余曰。是兒捷於應對。我不如也。

第十二章　列邦之近況

尼愛脫語畢即出。既出。屢回首顧余。若小別亦戀戀者。余目送之。已忘侍者立於余旁。候吾復音也。侍者見余神情肅穆。默坐若有所思。以爲余已忘客之相待矣。即作嗽聲以覺之。余亦警省。囑曰。汝其引客進。

有頃墨根賴依斯進矣是日少尉作平民裝未御軍服儒雅從容不類武夫既見即握手少尉不作酬應語率爾告曰余今見君非視傷也乃以直言忠告此語或非君所樂聞然烏可默爾而息乎余曰此必：：語未畢少尉即問之曰凡既受命於人當悉遵是人之節度斷未可任意妄動余愕然若有所疑墨根賴依斯即釋之曰此理至明余軍人也試以戰事例之士卒不受將命而私自出戰雖克勁敵其功不足錄矣少尉語時聲色頗厲然余不與之較仍柔氣下心以聽之以爲少尉責我當必有故特未明言耳果也少尉見余柔順辭色爲之緩和復曰此事顚末若播於外自今以往將無任君以事者矣雖然君固忠於泰晤士報者也以被驅於好奇之心欲於報章中增一詭異神秘之紀載遂不惜生命投身於大食古井余聞而訝之念余之陰事少尉何以知之遂失聲呼曰咄斯眞奇事君何以知余曾入大食古井少尉目光若電灼灼視余而笑曰君毋訝余洞燭隱微君不嘗以大食古井之所在訪全城人乎風聲一播遂令霍爾斯朋伯爵爲之戒備故彼與君出阿爾梅尼地室也未嘗以密約納諸袋中約固仍在井中也余驚呼曰然則搜其衣囊者一無所得乎曰不可謂有所得然亦不可謂無所得曰此語何解曰倫敦鐵匱中之文件固未獲然其他函牘所獲頗豐由此函牘亦足以考見霍爾斯朋近日之謀彼已知四圍皆儲敵且欲設計以破敵人所布之網羅余聞此語又念維爾海蓬之出遊矣尼愛脫於無意中吐露此消息然此遊實與密約至有關係亦爲是案一關鍵也是時余渴欲知其底蘊急問曰布網羅以困霍爾斯朋者非即X[illegible]乎少尉曰君識其人乎繼又聳肩曰誰識之哉余曰君曾見之當識其人曰彼狀態屢變雖識猶未識也少尉語至此稍息繼復告曰余所以知君有大食古井之行者即彼所告語也渠至使

署直入余辦事室觀其情狀似一電報局之技師約其年可十有八入室卽報告君入井探約因傷仆地之始末余問其名彼曰君第呼下走爲1323可也余聞而愕然雙眸斜視電話箱彼卽知余欲發電話召集衛隊以圍捕之怡然告曰君之能力不足捕余區區衛隊無能爲也語畢揚長出門去余卽發電話囑閽人如見一形若電報局之技師者自內出速命署中衛隊一人緊隨其後以探其所往少尉語至此余急問之曰然則電話達時此人殆已出門衛隊追之已無及乎曰其奇更勝於君之所料少選電話機忽動閽人告我曰未嘗見有形若技師者自公使館出也余聞之愕然方欲致詰而墨根賴依斯阻之曰君勿窮詰吾儕今姑舍此此乃枝葉非本文也然余於詳述本文之前先有一言奉告卽自今以後君萬不可輕舉妄動此大食古井之行可爲殷鑑縱余之來不專爲此然此亦晉謁原因之一端也君能俯納此言乎余點首諾之少尉見余納諫意頗忻悅非復若向者之嚴厲矣徐曰人孰無過有過勇改斯爲豪傑以君達人余故以列邦政治之近況告君亦他日泰晤士報紀載之資料也余念因傷臥病者數月矣外間情狀了無所知少尉以此告我旣我至厚遂歡應曰願聞其詳少尉遂述之曰德法兩國之邦交日益險惡德意志政府雖不得倫敦首相鐵匱中之文件亦必借端啓釁矣余曰此亦稍研究外交者意中之事不足異也曰我亦云然蓋德人終欲一戰慘劇今或暫免他日必將破裂其時距今當非甚遠少尉語至此憮然有間繼復正色曰顧德意志帝國內部之險象有二一曰社會黨一曰民權黨是二者皆德意志君相所脊且沉慮者也數年以來德國同盟罷工之事日夥皆二黨指揮之扶助之以此知二者之爲害固信而可徵也余聞少尉談及同盟罷工卽問曰德意志同盟罷工之事自千八百七十年以後

乃日益夥其故安在曰君之此問頗中肯綮余今爲君釋之千八百七十年之戰（卽普法之戰）德意志得法蘭西賠款五百兆佛郎德人傾此鉅貲以興工業以彼機械之精利科學家之夥頤技師之幹練工人之勤奮工業之盛遂冠全球第以全國之資本盡爲工業所吸收工業愈盛資本愈乏夫以工業既盛則工人貴資本既乏則工貲勢不能過豐於是同盟罷工之事起矣余默然聽之覺墨根少尉之論淸晰確當由是以觀此次危機間不容髮所竊密約脫至柏林大禍起矣有間少尉復言曰同盟罷工之舉雖由工業盛而資本乏亦以民權黨有以煽動之耳工人入黨者多合全國計之民權黨員可三百萬人凡此皆德意志之精實少年一旦失業鋌而走險革命其可免乎余曰若是則戰禍殆終不能已乎蓋德政府非是無以移國民好大喜功之心於外而免花郞族累納朝（花郞族累納德國多瑙河旁地名也爲德皇祖宗發祥地故威廉第一卽帝位後卽以此名其朝）傾覆之禍少尉頷之似深以余說爲然繼復言曰自吾英聯俄法之盟以衛全歐之民有識者卽慮戰禍爆發蓋德勢孤立憤恚之餘必出於戰所謂秘密文件者特挑戰之利器雖無文件亦必假他故以發難矣少尉語至此忽聳肩作哂態凡英吉利人見日耳曼人遭逢困厄時作此態以嘲之少尉笑且言曰脫有人爲輸鉅貲於德政府以維持其工業或可爲德意志度此厄運然此數至鉅德政府曾計算及此云非增百兆圓之新稅不能保工業之現狀余曰德政府曾以增稅百兆之說咨詢議院矣曰君言不謬曰增稅太鉅議院何能通過曰吾亦爲此懼增稅案若不成立戰事必起時余爲愛國心所激言不加擇曰德政府既知增稅案不能成立曷不急戰奚爲多此波折與議院以文書相周旋耶曰英俄法三國同盟已數月矣其壁壘甚堅德雖强以一敵三

艮非易事以思慮周密之德意志人烏肯草草少尉語至此稍息悠然若有所思有間復言曰德雖好戰然非國內有暴動之象亦不肯輕啓戰端以賈天下之怨故其政府仍欲不戰而屈人君知郝宿勃郎岡交涉中彼國政府之新要求乎曰余臥傷數日烏知外間情狀曰余今爲君言之法蘭西政府允將此次交涉案移至海牙和平會以求萬國之公判曰此固余所知者曰今且述君所未知者此案移至海牙兩國已允洽矣德政府忽電達法政府云此案移交以前法政府當向德政府謝誣蔑郝宿勃郎岡德領私匿土人之罪余聞少尉言爲之憤憤念兩國有爭訴之和平會此恆事也然誰曲誰直當於審判後明之寧有未加審判遽迫他國謝罪按之情理寧得謂平余憤激之餘不覺厲聲呼曰若是則法人豈肯屈服戰事終不能免矣少尉聞之搖首不以爲然余愕然問曰余之所料詎不中的乎曰君之所料蓋非事實也法政府以吾國元首之勸告致一覆文於德政府措辭頗妙其意在不迎不拒之間非長於外交者不能草此妙文也如此答覆雖不能令德意志默爾而息然亦可因此稍稽時日徐圖轉圜之策君當知交涉窘迫之際畧展時日誠一妙策蓋閱時既久則挑釁者思慮疲而銳氣消矣數日後德意志政府知密約之必不能獲雄心因以漸減和平從此有望是亦未可知者倘德政府今日遽得密約即可公布之以激全國人民之怒彼以爲師出有名藉此以煽國人之心否則徒爲戎首德人雖很不出此也故欲暫救目前之禍當使密約不落德人之手雖德人或假他故以啓釁然所據之理總不若假密約以出師之振振有詞然則密約之得失實目前戰禍起滅之原因亦德意志師行曲直之關鍵也少尉語至此忽微笑意頗自得曰能傳遞密約於德政府者惟二人耳曰霍爾斯朋曰高蘭利德霍爾斯朋自守之虜謹愼有

餘膽勇不足知四圍網罟密布不敢挾約遠颺此不足慮所可慮者高蘭利德也彼蒙商約專使之名日與西班牙政府往來磋議數日後議畢歸德挾此三國同盟之密約而行彼固專使也西政府必衞之出境烏能劫其行李而奪密約此則大可慮者然今亦不足慮矣君試探高蘭利德近日之起居而知余言之非謬余恐嗣今以往高蘭利德不復能爲其國任秘密事矣余曰此言何指余殊不解少尉曰君姑探高蘭利德近日起居即可得余言之微意君傷初痊余不敢多言以勞君神余今與君別末克司推墨先生余與君相見有期慎勿思念吾兩人性情契合不患交誼之疏薄矣少尉語畢起立向門而趨余急詢曰前所遇之阿爾瑪山達侯夫人君所素識乎是時侯夫人之容顏忽現腦際何爲其然耶其殆因吾兩人談論之際時念[illegible]故牽連及之歟少尉聞之駐足而答然其答辭至渾淪絕不顯豁呈露與未答等耳其詞曰阿爾瑪山達侯夫人家世華膴此蓋西班牙之貴冑也風度翩翩姿賦聰穎又擁鉅貲貴婦人中所不可多得者也爾時余方微起其身欲爲少尉闢門而少尉已不及待矣一手握門球邏啓之顧謂余曰君毋勞動病者爲健者導引於理不順且余心烏能安末克司推墨先生君其酣睡靜息可耳

少尉語畢闔門而出其行匆促若恐余復詢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之詳情者

第十三章　高蘭利德之病

少尉匆匆而去使余無以詳究侯夫人之爲人至用怏怏顧爾時即有來慰余者則吾所愛之尼愛脫又翩然來矣女郎靜候閽報室少尉既去彼即復至坐於余旁至宮波松則坐於尼愛脫之後仍展錦縫紝且展且歎兩女郎初進默然既而談鋒稍縱聲至沉細幾不能辨余偃臥病榻無聊靜寂之中姑妄聽之

因以飽餐秀色余心至樂斯時情狀頗似遊歷者終日行沙漠中焦喝欲死忽睹一泓清水匯爲池潭上蔭櫻樹愉快之狀有未可以言語形容者余客此邦受創僵臥於逆旅中至落寞矣而忽有此姿容曼妙之女郎爲余佳侶時展其蔚藍之雙眸向余微笑慰余寂寥天之福余厚矣大凡處子之用情也微婉而深摯清澄皎潔其殆如出山之泉至婦人則不然其用情也蓬勃恣肆流蕩泛濫則爲潰堤之水矣蓋惟深婉微妙之情足以怡人心神而使人有縹緲空靈之想此非能領畧者心知其意而又未可以筆墨傳也余方坐對玉人忽聞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諠聲競起何爲其然耶余探首窗下觀之尼愛脫亦側耳以聽宮波松方繡亦捨其針而來余凝眸瞭之見賣報者數人奔突人叢中譟曰最新之報出版矣曰德意志專使忽羅奇疾曰高蘭利德命在呼吸曰此必中讎人之毒故得此奇疾此諠譁之聲紛紜錯雜混成一片此倡彼和靜中聆之耳鼓爲震尼愛脫傾耳良久若有所疑曰高蘭利德乎余不應正默念墨根賴依斯之言少尉臨行時告余曰君試探高蘭利德近日之起居斯言也不啻以高氏患病之消息洩於吾矣然余不可以此告於吾所鍾愛之人蓋事有關於政治者當堅守秘密雖對至親極愛之人未可妄洩也因是余又念X323矣此淸癯瘦削之高蘭利德精力充盈忽羅奇疾必X323有以致之斯人也人皆見之顧無人能識之變化若鬼神眞奇士也余方穆然沉思尼愛脫忽發嬌聲曰宮波松汝可下樓爲我購報一份我將藉是以慰岑寂也女郎舉動雅合余意卽此一端足以例餘侍婢領命趨而出直下扶梯履聲登登至門首抗聲呼賣報者有頃挾報章啓扉而入余與尼愛脫遂各持報之一端而讀之當吾儕瀏覽此要聞時高蘭利德忽羅奇疾之消息已喧騰於高突利全城矣報章詳述羅病之顚末曰

近日斗有一意外之災殃籠罩於高蘭利德之身都人士倘欲知其詳情本報竭力探訪粗得大概今爲諸君縷述之高蘭利德當世外交聞人也性和易都人士與之接者無不稱道之其來也奉德意志政府

之命磋議德西兩國通商條約開議已數日矣尚未妥洽今晨高蘭利德折柬邀吾國商部中諸要人會餐於其公寓中藉議商約事議久不決晨餐甫畢此德意志商約專使忽覺不適謝辭衆賓退歸寢室身甫貼席寒熱大作且形若狂癇時作囈語語不貫穿曰郊宿勃郎岡曰秘密文件⋯⋯曰戰事⋯⋯由此可見德法間之困難交涉時時縈繞於此公之腦髓中縱平日絕口不道此事而昏迷之際不覺信口出矣本館以此事離奇特派專員探之今據專員報告云高蘭利德病勢日增且此病至怪誕罕有人識之太醫院長虎愛斯巴第君曾奉吾王之命馳往診之亦不能以科

學之理解其致病之由此醫學博士遂謂高蘭利德必中一新發明之毒藥高氏首中此毒致醫者不識竟無治法也此說一播高氏中毒之聲遂諠傳全城報界中人皆引此爲定論記者以爲此說雖是顧亦不能徵信蓋是日會餐者不下十餘人食物苟蘊毒質何以十餘人皆無恙而高氏獨遭其殃耶故此說亦懸揣而得非確論也近數日來離奇詭秘之事時發現於高突利中阿爾梅尼園之奇案未破而高蘭利德之怪疾復見矣然此二事吾西班牙人皆不預以受禍者非英吉利人卽德意志人也吾國當軸者將以何法處斷兩事當拭目觀之吾兩人讀此篇訖稍息復縱觀其餘見其下尙有二標題皆與時局有關係者曰歐洲人民之恐怖曰國際之秘密行動尼愛脫低聲讀之余縱目覽之滋饒興趣蓋身爲訪員見報章紀載之文詳審明暢起訖分明未有不欣悅者此天性然也然三篇之中首篇最奇耐人玩索夫高蘭利德患病之消息罨根賴依斯洩之則此病之源必自X323出彼以爲高蘭利德之不卽揆密約而離馬突利者陽以商約未定實以霍爾斯朋遲回審顧不可輕出其約於秘藏耳今已數日矣商約將定矣霍爾斯朋雖欲靳之而勢有所不能故毒之以羈其行蹤彼人今次操勝算矣彼之勝算卽大不列顚之勝算也吾不禁爲英吉利賀余方栩然自得而夜色蒼茫暮靄四起尼愛脫遂挈宮波松別余而去將行尼愛脫低聲告曰晚膳後余必復來慰君寂寥以消良夜君之夢魂可以安適尼愛脫語畢反身去顧是夜晚飡後尼愛脫實未至來者乃宮波松也宮波松奉其女主之命匆匆啓扉而入舉動倉皇語言錯雜云霍爾斯朋伯爵自聞高蘭利德之病卽怒不可遏咆哮如虎尼愛脫見而生怖不敢離父且尼愛脫孝思甚熾見其父盛怒必思所以慰藉之遂無餘晷至此矣

第十四章　生動之德瑙茄偶像

受傷後之第五日余至快樂蓋醫生允余出遊矣第不敢遠行不敢久遊惟徘徊往復於彪愛德台爾肅勒街歷半小時之久以舒筋骨耳顧伏居房中者數日今忽出遊一領天地間清曠之氣愉快之狀不可言喻矧此次出遊尼愛脫為余伴侶任扶掖之勞樂更甚矣吾兩人從容閒步於彪愛德台爾肅勒街街中馬龍車水熙熙攘攘道上之人縱觀高睨指天劃地體態各殊靜中觀之殊饒興味然余不敢效途人所為惟簡默耳蓋重創之後初次出遊身飄飄如履雲霧中多言傷氣將不支也余雖縱觀行人而仍神遊於尼愛脫情之所鍾未可已已有莫之然而然者吾兩人情之相契何以堅牢若是以是知胸中微妙深摯之情有非字典上所載之字所能解釋者然則我將寫長篇文字以寄此幽思乎又奚能悉如分量洞中竅曲乎故余之於尼愛脫也第能言愛而於其微妙深摯之處則斷不能以語言達并不可以文字傳也此行也宮波松隨其後彼不能如吾儕之靜默則時發議論語殊冗雜而無倫序不甚可聽顧事後追憶侍婢之談叢中亦有一節可採彼言伯爵記室維爾海蓬已起程赴法蘭西將自巴黎往柏林夫維爾海蓬奉其主之命以行全歐安危所繫此一節至關重要而當時聞之殊不措意者以尼愛脫故也蓋尼愛脫是時與余駢肩行行秀麗姣好之影悉收攝於余之眼簾而晶瑩蔚藍之雙眸又時時向余盼睞因此盼睞如處我於穠醒中余與尼愛脫情深若此顧亦不暇詳聆婢子語而審其輕重矣吾三人閒遊良久白日冉冉西匿暮鴉數十背負斜陽而疾飛觀景生情知與尼愛脫又屆離別時矣念今日之遊尚未暢適明日當更遊遊時當較久明日晨餐後余即往訪霍爾斯朋伯爵謝其命女探視之盛意然後邀

尼愛脫同遊嘯遨於林墅之間以補今日之未足其樂有不可勝言者計畫已定而尼愛脫似已窺見余隱曰明日再遊余亦應曰明日再遊尼愛脫遂與余別挈宮波松姗姗而去余立斜陽中見玉人冉冉入綠陰而沒正絕妙畫圖也乃返平和旅館館主人殊通達知近代文化且進凡人無不以通識世界事務爲要卽政界要聞有若飢者赴食渴者赴飲不可一日無所聞見故於館門遊廊中懸一方架架中實以板板上滿黏紙條上書世界近日重要新聞此類字皆以巨筆染藍墨水書之故點畫分明而顏色顯朗人立數步外覽之卽能識其大略省目力而嗇精神勝讀細密之報章也館主之惠旅客者至矣余行至遊廊見旅客密集於木架下有側首者有蹙額者有沉思者有朗誦者有談論者狀至紛紜余方趣而過斗聞兩人言曰高蘭利德之病狀仍如前日日所患何病仍無人能識之且無治法斯眞怪事余念商約專使臥病之故乃敵人設計害之之意惟余知之彼兩人所論者皆浮泛之辭不足聽也遂亦不復駐足挺身入內至直通寢室之扶梯下又聞人語聲起於余旁其聲清脆其入於余耳也若輕車就熟路至相馴習呼曰來者非末克司推墨先生乎余愕然停步凝神察之不覺驚喜蓋立於余前者乃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余曾以德瑙茄女神像比擬之者也彼之玉容較霍爾斯朋伯爵設筵之夕與余初相見時微畧蒼老矣雙眸之旁隱隱露灰色圈而憂鬱之色溢於眉宇侯夫人審之旣眞卽曰君何爲見余後有駭愕之顏色乎近日有意外事相糾纏致與君蹤跡遂疏余無以應俛身禮之而已侯夫人復曰前日格式烏佛海中賴君臂助得奏成功寸衷感君曷其能已侯夫人語至此忽蹙其眉愁容橫溢曰余今將離馬突利烏可不一敬探吾友之傷言至吾友二字嬌聲逗頓者再令余聞而生感愕然問曰夫人何爲行也夫

人聞之作愁歎之狀而又制其太息聲不令外洩任其鬱伏胸中愴然言曰職務所在又焉能避此事不特非余所欲爲且爲之亦良不易夫人發此數言時聲情激楚懇摯之態溢於言外嗚呼夫人之信吾深矣夫余與夫人會晤此爲第二次耳然聆此懇摯之言殊令人不作初交想蓋爾時余已忘吾兩人曾於霍爾斯朋設宴之夕僅謀一面已以故交視之矣夫人語畢憮然繼忽搖首若欲驅此無益之憂愁者有頃神漸鎭靜抗聲告曰茲事且捐棄勿復道余今行耳微論如何余之此行必不能免今來與吾友話別耳不當絮絮道別後事語至此夫人忽微笑曰余今以君爲吝夫（吝夫者法國文豪莫理愛所著劇本名也描摹吝者心理惟妙惟肖至今傳誦）中之柔克以君雖一人實蒙二名曰泰晤士報之訪員曰余之至友余於二者今皆與焉余曰余今爲莫理愛傳奇中人物不知夫人所欲與之言者二者之中孰爲先也夫人曰余首以君爲泰晤士報之訪員告君以詭秘之新聞繼以君爲余之摯友進君以忠讜之箴言君得新聞而樂或不以余之箴言爲忤乎夫人之言雖以談笑出之顧彼所欲告者必爲重要之事必爲至有關係之消息余聞而瞿然急告曰此非吾兩人密談之所余思慮粗疏今始念及鹵莽之罪夫人其宥之余欲導夫人往閱報室夫人其許我乎余語至此亦以詼諧出之曰彼處靜寂爲柔克者可以暢聆夫人所告之新聞及其容納夫人之箴言夫人諾之吾兩人遂往閱報室室中虛無人室隅設一胡牀旁列圓椅數事余即偃臥胡牀上而俟夫人則據椅而坐余靜息不語默察夫人狀態覺容顏之美雖仍如昔而憂愁之態溢於眉宇初坐交其兩手繼即下垂至膝若百無聊賴而然者噫此天生麗質之佚夫人余曾以德瑙茄女神像比擬之者今何以清愁爾許得毋有未可告人之隱衷歟矧夫人今日裝束簡

素御黑色衫披一絨領衣以此知夫人心有所苦而未暇多飾也然以夫人秀逸天成斷不以服飾之華樸而變衣雖濟素而風韻之美仍不減於往昔余今凝視夫人夫人其覺之耶既覺之矣余一片憐惜憫念之誠意夫人其能鑒之耶靜晤良久夫人忽報我以盼睞似已鑒余誠而表其感謝者從容言曰泰晤士報訪事先生非以高蘭利德忽罹奇疾乃知倫敦鐵匱中所失文件尚未入原主之手君以爲然乎曰余亦云爾墨根賴依斯少尉曾以此意洩於余矣曰阿爾梅尼園事發後警務中人皆言霍爾斯朋伯爵倒地處乃在博物院地室小門之側小門本嚴扃及是忽大啓君曾聞之乎曾於此端詳加推究乎余聞此數言絕不驚愕蓋侯夫人既能深入格式烏佛海而逸赤室中之大俠則其地隱秘事必盡知之伯爵仆地之詳情出夫人之口固意中事耳余答曰否余未措意及此曰此君之疏畧也即此一端足證伯爵擊君之後反身向地室而行闢小門將入矣已亦爲人猛擊遂倒於地夫人語至此少頓繼即斷之曰由是觀之此重要文件至今尚未取出所藏之處必仍在大食古井與阿爾梅尼博物院地室之間余躍然曰信如是取此密件殊不費力夫人搖首曰難言也由高蘭利德患病一端考之探取此件之艱可見矣蓋下藥以毒敵人令其不能起身必虞敵人之行動也若要件已得奚必多此煩擾既以寒熱困其身又以狂癲昏其神哉余深以夫人之說爲然爲之點首夫人又曰又有一事爲泰晤士報訪員所不可不知者余當爲剖白之霍爾斯朋實有殺君之意至擊霍爾斯朋者則無意殺之故君與伯爵之傷有輕重之別夫人語至此聲柔而辭和曰余所欲告者盡於此矣君其加以敘述草一記載之文登諸泰晤士報可無絲毫遺憾矣余曰尚有一隙未明寧可謂全無遺憾曰君其趣言之余當竭吾見聞以補君之缺陷曰

商約專使高蘭利德之病果何自而來敵人所下之毒其物何名夫人能爲吾言之乎夫人微笑皓齒粲然雙波微轉炯炯有光答曰所下毒物名哈斯希克斯乃麻質中取出之精與他物質相混合而成者也曰敬謝夫人指示之盛意曰余所當陳於泰晤士報訪員者其辭已盡今則對於足下以友誼而進忠讜之言夫人言及友誼二字聲絕懇摯曰余將貢其直言君許之乎余奮然答曰夫人其盡言之無有所隱曰余意戇直或忤君意君倘能以大度處之余聞而愕然夫人曰余之所言或病拘迂然望君甚勿以我言拘迂而忽諸夫交誼摯則讜言進可知忠讜逆耳之言皆從友誼肫摯中來也嗚呼諸君余性素剛愎恆怫人勸則以余所決定者一聽衆人之言因以搖惑不得爲所欲爲畏葸不前之敗德即以此生然此非所以論於德瑙茄之女神也彼發言時其聲抑揚抗墮肫誠懇摯之意溢於言表則彼之所以告余者寧有一毫自私自利之見我安得不虛懷納之乎遂告曰夫人有言下走敢不敬聽夫人是時忽舉手至睫其勢甚捷以手掩目可一秒鐘纔乃去之而晶瑩之雙瞳忽呈朦朧之象見之者將以爲雲霧起於鏡中矣夫人靜息片時乃抗聲言曰君愼勿更爲非分之事君今已受創矣然凡事不以審愼出之則今之傷特其發硎焉耳余曰是誠下走之疏忽爾時余蓋未深思也曰凡處一事烏可不加以深長思也此後君若妄動更蹈前次之覆轍則將蹈殺身之禍夫人發此末一語時聲絕高抗幾震屋瓦余殊心感蓋此類懇切之語惟昆弟姊妹間乃得聞之余何修而得此於夫人耶余能將如何而不負夫人之誠意耶方默然凝思間夫人復言曰君大食古井之行匪特短於智抑且乖於理故責君輕舉妄動不若責君抗違命令之爲當也君不遵命令率意妄動致遭慘禍且他人準備之計畫亦將因君攙入乃致失利公私兩

無所取雖欲不以粗疏之罪責君其可得乎夫人所告意亦猶人且吾嘗聞之於墨根賴依斯矣顧即此數語一出德瑙茄女神之口便覺婉委動聽曲折盡致情深意茂有無限纏綿之意以是知妙於辭令者之足以移人趣向也余俛首無辭侯夫人續之曰君勿自苦君英吉利人也性絕伉爽勇於任事而於譎詐變幻之世態尚未深究乃有此失因此挫折後將戒懼則此次之創未嘗非君之福是時余局蹐不自安蓋夫人既責之復慰之若撫弄稚子者然夫人則復從容進言聲益柔辭益遜矣曰過與忒二者不同物無意爲之謂之過有意爲之謂之忒君所犯者過也非忒也然君當知以善意行事而適得其反者比比皆是余所告君者盡於此矣嗚呼余今者心如轆轤殊不知所對語者爲何如人第覺此貌若神仙之麗姝閱歷至深想彼艱苦備嘗故能處事精詳而發語中肯望之僅一二十許之少婦而聆其言論雖老成人無以過之余對此人不禁爲之心醉侯夫人語畢發一深長之歎息聲似於談論之際因呼吸迫促至是乃一舒其悒鬱者余欲博此納諫之名且坐對美人娓娓清談意頗不惡況彼所告者皆屬忠讜之語余所未聞於他人者人非木石寧得不生感激之心余遂告曰夫人之言余皆銘之肝鬲提撕愚蒙足開茅塞願夫人盡言勿更瞻顧使余長淪於過失之中而不自覺也余尚欲續言之而夫人卽間之曰君誤會吾意矣我之長歎息者非以君故乃別有所思而然耳余胸中悶損非君所能識也夫人語至此忽作微笑是笑似出於勉强者非心有所樂而然也曰聞君鍾情於霍爾斯朋家之尼愛脫此說信乎余不假思索而答曰有之夫人聞之玉容斗變雙眸凝注瞳光閃爍若深夜天際將滅未滅之微星峭然言曰斯蓋間諜之女也曰夫人之言良誤今此女郎已爲英吉利篤厚君子之婦矣此語甫竟夫人甚張其

目灼灼視余因此凝視余爲氣奪然夫人之所以逼視余者實含無限之恐怖驚駭懊恨而胸中實蘊有不可告人之隱欲洩不得欲語不能遂作此態然此一端余亦於事後追憶乃始體會及之爾時余之方寸地已爲夫人目光所逼蹴踖不知所措烏能深入微奧若是哉夫人凝視良久卽起立余亦隨之吾兩人遂相對而立彼此不言亦不動久之夫人忽發細弱之聲而言曰可憐哉尼愛脫也彼今爲人所眷愛也耶然君言殊當於理兩人既愛情固結無人能間之矣夫人語至此少選復言曰渠得人而嫁之足拭其家世之汚垢矣幸哉尼愛脫也夫人是時神情恍惚語若無倫意不相貫忽爲尼愛脫憐忽爲尼愛脫幸聽者莫獲要領蓋此中微愔惟夫人一人知之他人不悉底蘊而聆其言宜其不得端倪矣此時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之面忽呈悲哀之色愀然囑曰君其愼之人情險詐至不易測忠以衞國信以交友勇以幹事貞以篤情此卓卓諸美德皆非間諜所能有彼未嘗不以此數者騰之於口然罕有能實踐者可畏者間諜尤可畏者間諜之亂也今之世人凶狡奸惡已至極地君寧能不愼之又愼乎余聞言心神爲之歛若有不可解之隱痛鬱於胸次而德璐茄女神似已窺見之忽告曰余今癇發矣語皆狂妄願君子諒之夫人語畢攜余手而堅握之曰茲將與君別聲絕高抗夫人遂向閱報室之門而趨余欲送之夫人舉手令止余遂駐步夫人啓門疾趨而去余憮然若有所失不禁徘徊室中嗟夫余豈以夫人之言詭誕離奇索解不得中有所慊乎抑以夫人已去因得凝神壹志專其思於尼愛脫深以爲慰乎是二者余皆有之蓋是日余首傷口已合而思想力亦頗強健也

第十五章　公謁

是夜早睡夢境酣適次日之晨赤日高升余蘧然醒覺頭腦清爽肢體舒泰有頃醫生來爲余診視欣然謂傷亡已全愈明日可無事再來爲余去首上所裹之繃帶繃帶已去余之面目頓復舊觀對鏡自攬覺

余之容顏絕未毀損不至爲阿鐸尼阿巴龍昂蒂莪梅蘭亞干（是四者皆古代美男子後因戰傷而毀其容）之繼起人仍還我英吉利俊美男兒之面目亦云幸矣惟面容畧憔悴雙頰畧瘦削微露重傷初愈之象然繃帶已去余願亦足醫士診視已畢余遂披衣而起整理裝束時愉快不可言喻時時吟咏古詩人寄託遙深詞旨綿邈之作以適興趣繼念奮爾斯朋伯爵者吾仇也彼欲死吾者也今日午膳後將往訪之登堂趨謁握手言笑於廣廈細氈之上豈非事之至饒興味者耶伯爵長於應酬見余傷勢已愈必將致其頌祝則祝我之詞即出傷我者之口恐有更甚於詛

者而事之離奇孰有甚於此者耶脫以此事編爲韻語播之詩歌而名其篇曰兩仇握手曲則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曲矣伯爵擊吾幾斃而吾以晉謁之禮報之以德報怨伯爵雖很似亦感吾矣余方悠然以思而宮波松啟扉入矣此行也雖探病狀實達其主人尼愛脫之意云尼愛脫將於午刻挈彼同遊內園俾余登門時女郎適不在格式烏佛海中以避其父之疑然宮波松於傳達主人命令後談興未能遽遏遂與余閒話云維爾海蓬確往法國言次詡然自得以爲一見記室準備行李即知其有巴黎之行料事之明非他人所能及也繼言高蘭利德之病狀云鎮日偃臥瘋狂之態仍未稍減太醫院院長日來診視云高氏之病決係中毒所中之毒必爲鴉片縱非鴉片亦必鴉片同類之物侍婢述至此忽吁氣曰吸鴉片者多矣何以高氏一中其毒即昏迷若是至於數日不醒其故安在斯眞令人索解人而不得者侍兒語至此覺爲時已晚急返格式烏佛海蓋將伴其女主進午餐也遂反身啟扉而出其疾如風又若駿馬之馳坂余自與宮波松閒談後心地愈覺暢適偃臥輭榻閉目靜息久之斗聞鐘鳴十二下知午餐之時至矣遂往膳室是日館中供備之肴頗覺精美然當余執叉匕以進食已神馳乎格式烏佛海矣晉謁之際所措之辭令所持之態度皆於此時擬定之故食而不知其味雖珍羞羅列余亦忘之不能舉其名也餐畢時已一點三刻遂出館門從容就道余以病體初愈舉步遲蹇然旅館與伯爵邸第相距甚邇故行未久已至桑柔虎街時屆一點五十七分已登霍爾斯朋家之門既登門即按電鈴有頃侍者闢門出導余入辦事室是時伯爵午餐已畢正於室中靜候來賓見余入起立爲禮伯爵之對余態度從容舉止舒泰絕無忸怩跼蹐之態余幾疑伯爵非人殆類鐵製伯爵倘稍有人心見己所擊傷之人赫然立於其

前良心一現則踧踖不安之色必顯於面今伯爵乃處之怡然以此知彼固視人生命似草芥生死皆穆然無動於中寧非鐵石心腸耶伯爵既傴僂禮我卽曰末克司推爨君君今惠臨余實欣幸請君寬坐伯爵本坐於書案之前見余入乃起立及招余坐身復據椅是時余態踧踖轉不若伯爵之閑適余思是人惻隱之心牿亡殆盡是人心腸之堅冷鐵猶不足以盡之可比諸百鍊之鋼用以裹鐵甲艦三百零五磅之巨彈所不能洞之者也若余一黍晤士報之訪員耳無三百零五磅礮彈之巨力又烏足以當伯爵哉伯爵復言曰連日據小女之報告知君傷勢日就痊愈我心良慰余愕然不知所答夫擊人幾至於斃絕不加以顧卹而猶對是人歡笑之曰君之創傷余甚望其痊可今竟痊矣余之願也是豈人情耶然伯爵亦見余慍懟不卽答則曰余語語出於至誠若其勿疑伯爵語時挾有訕笑狀余見而恚之恨不躍起猛擊之撲殺此獠以洩余憤繼念伯爵爲意雖惡而於禮無愆擊之無名將冒魯莽之罪遂已然余之兩掌已躍躍然將試一擊矣顧余一轉念間又思此非尼愛脫之父耶猛若鷙獸之父何以忽生嬌若名花之女造物之奇殊令人不可思議當余幼時聞之保姆凡人生時皆有神人監察使此說而信則尼愛脫生時神既肯予以美麗之姿則伯爵生時何以不稍去其凶殘之性使其父女相稱乃凶與美各造極端斯非造物之弄人乎憤恚之餘余强爲歡笑佯持鎭靜以應之曰下走今日來此將致其感忱於先生也當余創傷昏臥之際先生日命令嬡前來護視不治之傷遂獲蘇痊今後歲月皆長者賜也且此非常之恩誼卽出於中傷我之人尤令下走感不能忘余以爲此數語直揭其隱伯爵聞之必愧恧無地而孰知有不然者於是歎伯爵心腸之堅亦非百鍊之鋼所能及金類中無一物足以比擬之矣伯爵聞余言聳肩

作冷笑曰君之感謝余不克當願君勿遽以恩誼二字妄掛齒頰蓋余命小女至君所非來護視將以達意也余聞之爽然自失念頃者余直發其覆欲攻其要害令彼倉皇失措耳今伯爵不特無愧色且自抉其隱微豁然顯露斯人之凶悍慓肆誠未可及也余猶夷未答伯爵繼之曰實告君君前所遭之事乃余有以致之君苟不悛則此類意外之殃方繼起未已君英吉利人也余德意志人也雖同有好古之癖然事關國家大計則爾我雖為翁壻亦不能有所顧卹矣嗟夫伯爵竟申阿爾梅尼地窖中之言抑何恣肆乃爾少選伯爵復言曰阿爾梅尼園中之襲擊僅小施余技耳自後正有過於此者夫戰鬬者人類生存之要道也戰鬬而出於自衛其名尤正嗣今以往君其抖擻精神余亦摩礪以須各為其國各行其志余欲告君者其要義概此矣君頃者不已談及吾女耶非與吾女訂終身之盟耶余故以眞誠愷切之言相屬伯爵語至此握拳奮髯作憤狀厲聲言曰尼愛脫者余所鍾愛者也余於世界無所愛所愛者第此女耳異日此女脫以君故不堪擢辱……伯爵語至此忽頓口不言意似猶豫繼乃畢其詞曰余不君宥也伯爵是時鬚髯戟張魁梧之頭顱向後而欲全身肌筋特兀隆起若運其力於四體以備決鬬者余則仰身向後以背倚椅交其右股於左股之上余之所以如是者防敵之襲擊也蓋雙股虬結則敵偶來乘卽可縱身躍起猛力撲擊余所據之勢柔術家謂之坐敵法言坐以候敵者宜若是也按兵法凡戰先動者勝然余乃答也不可妄啟戰端以乖禮儀且伯爵雖怒不能決其必出於用武不如姑忍以待機會吾兩人各持釁非我開之見未敢先動惟相對眈眈之怒視若兩虎之相鬬然古人有言曰有備無患又曰武備者和平之保障也斯兩言今竟驗矣伯爵見余戒備甚嚴卽不敢輕視反鎮其怒容佯為歡笑以釋之

曰君脫不以余言爲然儘可平心靜氣從容剖辯奚事怒爲余笑而應之曰余未嘗怒特長者怒耳我不過爲自衞計亦屬正理伯爵從容答曰君誠過慮哉余曷嘗怒君特以愛女情深遂不覺其言之戇直伯爵語時仰其身向後偃臥椅中伸其足置之暖爐之銅檻上觀其狀若甚閑適實則以余無隙可乘故作疏懶態以懈余之備耳念霍爾斯朋既以閑適對我余亦當以閑適應之遂解股正坐如初入室時伯爵從容問曰君吸菸乎曰余甚嗜此每歲所入耗於雪茄者頗巨曰暖爐之旁有一木匣上書愛斯班阿三大字母者即雪茄匣也君可伸臂取之余今不能爲君取此蓋余所坐之地位頗不便於轉動也余遂起立啟匣取雪茄吸之余欲於敵人之前故示整暇既燃煙捲即頹然欹於椅中如絕不介意者笑曰長者何態度太強無活潑生動之趣得毋貴體有不適乎蓋此肅穆之象惟道貌儼然之修士始有之冒險出奇之英豪亦有此乎吾兩人木然相對下走殊不耐久坐矣伯爵不語旋正其身莞爾言曰君不慣寂寂談興必豪我與君暢談可乎曰固所願也曰君靈智聰明人也余傴僂謝之凡人譽我我必有所不敢當習此已久遂不覺身之倦矣伯爵繼之曰資秉聰穎之士而任事又勇則其充泰晤士報之訪員必能勝任愉快君之生涯殊不落寞伯爵譽我至於極地然詞鋒所及實含訕笑之意余方欲設辭報之而伯爵續續之詞有如流水曰余今非與君有所戲謔也語語出自至誠絕無諱飾君脫以誠意聽之而不妄以小人譎詐之見相揣度則必知余言之眞實矣余心有所思即矢於口雖遇仇敵亦不相欺余曰公從容談論中何以忽入仇敵二字此二字即指下走乎曰汝言不謬曰公目余爲仇其理安在曰君英吉利人也以公義論君固吾仇也嗚呼我爲英人即爲渠輩所仇視其言雖偏激失中然而英德之結怨深矣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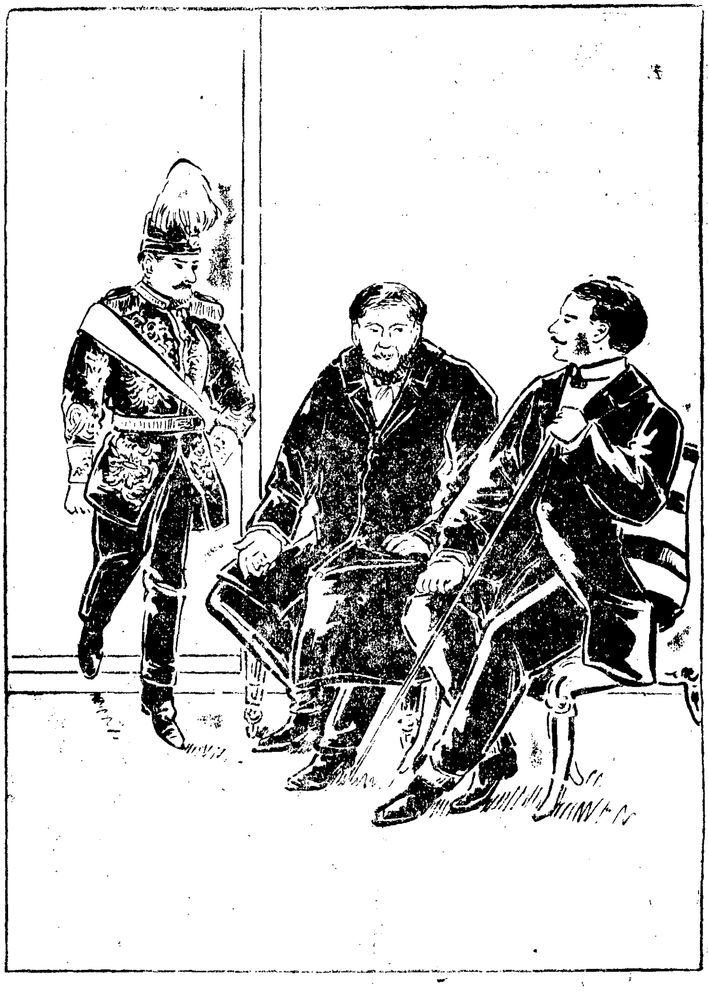
聞之憤恚然余不欲因此決裂姑爲好言以解之曰以公義論吾兩人固爲仇敵然以私交論余甚欲竭忠盡智納其縷縷之赤忱以周旋於左右蓋公與余有翁壻名分相繫屬固不同泛泛也伯爵聞之猛搖其首雙眸炯炯奮然告曰余惟以鍾愛尼愛脫故當此謠諑朋興敵國間諜環而謀我之際坦然見君絕不疑忌與君暢談告君衷曲且君此次訪我乃君自來非余所邀胸襟局促者處此且將拒君於門外而余獨否以此知余之待君逈優於他人矣伯爵語至此稍作停頓繼忽變調作愉容曰天緣湊合而吾兩人忽會晤於阿爾梅尼博物院地室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當時情況君猶能憶之否余急答曰此事余曷能忘語畢舉手按首恐觸於椅背也蓋傷雖痊而受傷處尚隱隱作痛未可撼觸余於晨起櫛髮時覺之故今慮及此也雖然余之按首或將令伯爵見之生其愧心乎因笑謂之曰與公會晤地室中之紀念碑乃植於此此長者之所賜也余烏能忘伯爵聞之佯若未喻斯言之旨曰何謂紀念碑烏有銘功頌德於君之頭顱者噫以彼梟黠豈昧語中之微意殆佯爲未審以相唐塞余遂申言之曰蒙公樹此紀念碑於余之頭上小子心甚銘感顧自維德薄不克當此繼自今願君勿於余身再加藻飾則余之獲幸多矣蓋余甚不欲公更以豐碑表其功德於余軀也伯爵聞而呼曰向者之事余亦不得已而爲之耳今者險關已過寧復下此毒手矧余對君職務亦已畢矣君其勿過慮也余曰職務爲誰語時呈驚愕色念彼豈以擊碎余顱爲職務耶伯爵夷然答曰此事之至顯著者奚必多所疑問余曰公謂顯明以余觀之殊覺闇昧也曰君既有所不明余將爲君解之吾兩人既會合於阿爾梅尼中卽縱談古學興豪而語肆吾兩人學問之淹博初亦不相上下而詞鋒之銛利又適相敵則後生殊可畏也余點首以示贊同伯爵從

容復言曰吾兩人學問辭令旗鼓相當而所處地位實居仇敵試思衝突其能免乎夫兩軍對壘必有先發礮者爾時君未嘗無擊余之意特余之舉動較君快捷耳嗚呼伯爵固自承殺人之犯而其解析當時情狀亦至精確語狀又復從容若行所無事者陰鷙殘忍可想見矣余曰公所解釋理確而詞當余誠無以難之顧凡人發語必有其的今公與余往復辯論滔滔不竭其的果安在乎公語余已明晰公發語之旨歸余猶昧之伯爵正色言曰少選余將詳言之以釋足下之惑則余語之旨歸不難昭然若揭矣是語甫竟伯爵復啓曰方欲繼有所語而室門忽闢來者乃伯爵邸中之僕從也觀其裝束似爲御者伯爵見之頗惡其來不以時卽大聲斥之曰余曾下令不得於此時妄來冒瀆僕人急聞之曰吾儕未嘗不遵主人之命今乃有一輕騎尉登門造訪謂有公事當面見主人吾儕不敢匿故冒昧稟告余與伯爵聞之皆蹶然而興霍爾斯朋初蹙其額繼卽鎭靜如常當時余腦際思慮勃起念彼一間諜耳而此邦之輕騎尉乃以公事謁見耶伯爵旣鎭其靜卽遣僕人去謂之曰旣以公事來謁烏可不見汝可導輕騎尉至此余欲起立引避伯爵挽之曰君勿爾余悉以肝腸之言相告一切無所隱秘今輕騎尉或以密事告我然其事必非君所不能聞者君盍坐而聽諸曰公待余以不疑余心至感伯爵忽攙言曰余之待君誠信不疑耶是言恐未確君殆以此嘲余耳要之吾兩人談論未終誠信與否今尙不能預定也是語甫竟僕人復啓門入側其身以導輕騎尉尉衣制服蒙綠手套

第十六章　輕騎尉

輕騎尉雖武人然狀至和易無獷悍態方其進也面呈笑容約其年可二十七八軀幹不高然較之尋常

西班牙人固已碩矣既進肅然行禮從容告曰下走貿然來此正自有故願霍爾斯朋伯爵宥其冒昧之罪下走今日實受政府之命來此有所詢問故敢晉謁崇階霍爾斯朋答曰吾尉願勿先自解釋第請迅



言君所欲垂詢者何事鄙人苟有所知無不竭誠以告伯爵語時輕騎尉目灼灼視余似有所疑且慮彼所告者不便聞於余也伯爵覺之即告曰此君為余摯友乃余同心合力之人也伯爵頃以仇敵視余今忽引而親之置余於摯友之列且以余為同心合力之人其言可謂游戲三昧然此豈游戲時乎輕騎尉方以密耗告關係至巨烏可游戲處之伯爵之於余殊覺變幻不定余實無以測其用心至輕騎尉則初未虞伯爵之別有用意以斯言為信念坐於此者既為伯爵同心合力之人必非無名之子遂亦對余行禮三人周旋既畢輕騎尉遂言曰伯爵余所欲告者今將詳言

之輕騎尉吐語安詳其敘述事實亦至有條理雖善敘事之文人無以過也是人既長武藝又擅詞令儒雅風流兼而有之遂從容自述曰今晨鐘鳴十下萬國專車往來於馬突利依倫巴黎高羅業柏林間者至依倫車站而停較之尋常時刻遲兩點三十五分車行時間時有參差故鐵路中人統計全年特定此兩點又半延緩之時以糾準之恐君等訝車行太緩故特表而出之以袪聽者之疑余聞輕騎尉言悠然若有所思西班牙國中鐵道之車恆患遲緩所定停留啓行之時刻至不足恃故其民爲之諺曰君欲速當策驢君欲健當舉足君欲緩乘汽車今聞輕騎尉言益覺是言之信而有徵矣然輕騎尉發語至緩滯循序漸進則與西班牙汽車之速度相彷彿也徐徐言曰車既達站卽停輪車務長往來車中號於衆曰依倫至矣客可下矣於是衆客疾趨而下惟坐特等車者留瞬息間影消聲寂衆客盡降矣惟頭等車位中有客一人偃臥座中沉沉酣睡車務長見之愕然失聲呼之曰咄細那達依倫矣乘客皆下矣君奈何猶酣睡依倫者法蘭西邊界也君猶蒙蒙耶是人鼻息如雷絕無所聞車務長大驚不知所措急命車中灑掃之隸往告依倫副站長副站長趨告正站長於是車務三要人羣集臥人之旁謀所以遷徙之者遂命侍者數人掖之以下當其下也侍者挾臂其兩足則絕不用力以此知是人喪其知覺運動矣侍者既出車卽舁是人至站長辦事室中站長遂延陸杭族診之陸杭族者山維爾醫院院長辦理本地事務者也陸杭族醫生診視良久云是人爲綠氣所熏故深入睡鄉觀其形色不久醒矣當醫者診視時車務長站長詳察是人知其昏然入夢之際曾爲奸人掠奪蓋所躡之履已失蹤矣命侍者索諸車中暗陬深隅遍覓不獲及是人既醒衆窮詰之云彼所躡者爲輭履非革履也且履端繪48二號目全履漆光黝然

潔無屑塵佳製也反覆詰問歷時頗久且昏迷初醒體氣疲弱是人遂留站長室中仰臥休息不復登車衆以是人失履不便行走遂爲之覓二舊履一紅一綠今是人所躡者卽此不相配偶之兩敝履也余聞之啞然失笑然輕騎尉整襟危坐形若肅穆絕不雜以戲謔仍侃侃而談余竊有疑焉念是尉吐辭歷時已五分鐘矣詳述失履旅客之事實滔滔不竭其意果安在耶余與伯爵均無以測之爾時伯爵眉宇間隱隱呈厭惡之色似不耐聽此繁碎語者然伯爵機警人也知談興豪者無術以中止之止之適生其枝節耳故默然不語一任輕騎尉從容進言絕不加以阻撓輕騎尉態度至安詳吐辭至精鍊以吾兩人皆聞人辭令必工不敢輕率出之以招僿陋之譏徐言曰然則是人必挾重貲或其身佩帶之物足動奸人之欲故發綠氣以迷之俾失知覺用便掠奪不然此綠氣何爲而來耶何以他人無所覺而是人獨中其毒耶綠氣功用君等知之審矣此惟外科醫士解剖人身時偶一用之此非酒醬調味治肴均不需此車中綠氣何爲乎來以爲外科醫士適治病於車中乎則解剖人身之大功必不可施於行役匆匆之際由是言之發射綠氣者非陰謀掠奪之奸人而誰且此掠奪者必屬製履之工人不然中毒酣睡者何以忽失其履乎伯爵見輕騎尉絮語不已厭惡之念大熾不能復耐遂詰之曰君以此節告鄙人其宗旨果安在乎余欲發此問也久矣然余亦客也烏可冒昧今伯爵以此詢之實獲我心矣伯爵雖發此問而輕騎尉絕不爲之動徐告曰伯爵無乃太躁急乎願君息心平氣靜以聽之談至結穴之際自可得余語之旨歸且君輩名彥也而下走奉政府之命有所詢問烏可發語無倫序乎余不可不先發其端徐引其緒然後聚精會神以赴結穴則事之顚末自纖悉無遺矣伯爵恐輕騎尉語益枝蔓急截之曰吾尉君其續言

之君其續言之繼自今吾儕決不攙言亂君敘事之次序輕騎尉微笑捋其黑鬚旋復怡然言曰君等容余緩言余當續言之輕騎尉遂繼前文而述曰吾儕曾言奸人灌輸綠氣以毒旅客矣此非余摹擬揣之辭蓋有確實顯明之證據焉是人匪特雙履被奪即內衫外衣表裏相合之縫亦被拆去頂上之冠包中之睡帽盡呈割裂之痕至行囊中所貯雜物傾覆顚倒爲人搜索乃現此狀然則發射綠氣一節決非偶然事其爲奸人覬覦旅客所挾之物而爲此無疑也蓋非得綠氣之力必不能久醉是人而施其胠篋之功伯爵聞之意頗愕然大聲詫曰得毋奸人以爲旅客身懷要件所藏之處不在尋常囊篋之中而在衣衫表裏之間及雙履之夾層內故搜索若是之詳盡歟伯爵是語深中肯綮余聞之恍然悟知綠氣之發射有自來矣余丈人峰初聞輕騎尉所述之事卽已疑及此端特引而未發耳今聞輕騎尉所敘事實與胸中所慮者恰適然合遂直言以發之至輕騎尉則不處伯爵之別有用意惟覺對語之人聰明絕頂料事如神耳肅然起敬讚歎曰伯爵智慮殊絕於人實下走之所欽佩所料者與事實深相印合然……尉語至此忽作停頓爲下一語作勢也繼乃續之曰然旅客醒後絕不承認身懷要件足以動奸人之覬覦惟云此行實歸故里何以被掠已實不知伯爵以尉語繁贅意仍厭之促之曰君其趣言之君其趣言之尉則仍徐告曰余語必有歸宿之時公第靜以聽之聽至末節余所以來告之故躍然自見公何爲急急且委宛紆徐有倫有脊者敘事法之正宗也余不可不恪遵此法蓋非是所敘之事實將有遺漏也吾友有名凡落海者屯駐山勃斯蒂朗輕騎軍第三隊之尉也適以公事于役依倫遂見被掠之旅客而詳詢之客自言名維爾海蓬德意志海末倍省人也年三十有七伯爵邸中之記室也是數語實爲全篇之

歸宿余則久揣知之矣故聞此數語殊不震驚而伯爵則怒不可遏握拳抵几恨恨言曰吾尉君奉長官之命特來此處豈僅爲是故耶輕騎尉微笑答曰然長官恐維爾海蓬所言不確故命下走質之先生今維爾海蓬乘車返馬笑利矣有警官伴之余居營中接警官電話囑余走訪先生詳詢是人之眞相以便裁奪伯爵曰維爾海蓬確爲儆處之記室彼所言之籍貫職業不謬也曰然則維爾海蓬可直入馬笑利而返君之邸第矣蓋無君爲之保護警官必不任其自由當送往警廳詳加詰問且須覓一聞望卓著資產殷實之人爲彼證人方能聽其自便今彼既爲君記室則是類曲折皆可免除寧非快事乎輕騎尉語畢卽起立鞠躬以禮伯爵語言雜遝所以周旋伯爵者甚殷且摯大致言伯爵寶貴之光陰因此耗費者至多抱憾無既然職務所在鐵路局章程所規定爲公衆治安計不得不如是也嗚呼輕騎尉是數言者皆贅辭也而娓娓言之令人生厭使彼非奉長官之命而來霍爾斯朋必譴斥之驅之門外矣當輕騎尉滔滔發語之際余靜觀伯爵狀態見其鼻頰顫而雙眸屢向窗間外逸以此知伯爵惡是人之煩碎也至矣輕騎尉知伯爵精神不屬卽別去行至門限復反顧與伯爵絮語伯爵不耐久候急欲其去爲之代闢室門於是室門遂介於主客之間伯爵探手囊中謂之曰吾尉枉駕顧此余甚感激此五班斯搭所以酬君之勞且誌余感君其哂納之輕騎尉伸手取五銀幣欣然道謝蓋西班牙軍中月餉至薄今得此意外之酬宜其生感道謝之聲未歇伯爵已閛然闔其門輕騎尉遂被擯於門外然余敢決輕騎尉必不怨懟蓋既得五班斯搭之重酬區區禮數之愆不爲較矣

第十七章　數日之疏散

輕騎尉既出門伯爵目灼灼視余余亦報以盼睞吾兩人相對兀立者久之伯爵憮然言曰格式烏佛海之左右前後網罟密布余未嘗不知之特以國事爲重未敢遇險而沮耳余默不作答以爲是數語非指余乃指變化不測之X323而言非是人爲祟維爾海蓬決不遭此意外事霍爾斯朋已見及之故其言若是伯爵語畢徐行歸原座抗聲言曰吾兩人談興方豪彼傖忽來饒舌敗人淸興今余將繼續言之以畢前次未竟之緒君其有意於此乎余點首諾之伯爵遂承前文而言曰未克司推墨余今與君不爲繁詞縟說將直達要點矣君聰明義俠人也必能憐女子之善良無辜者而愛恤之勿使痛苦余聞之心微躍私竊訝之念伯爵何爲出此言方欲索其故而伯爵已復言矣曰所謂良善無辜之女子卽指余女尼愛脫言也質言之余所以告君以是數語者欲君毋苦吾女耳余急詢曰公何以忽慮令嬡將爲余困苦而預爲是言以防遏之耶曰君若不愛之則勢必困虐之矣此亦意中事耳曰公烏能料異日余與令嬡之愛情中變耶伯爵曰愛情者恆隨時世而變遷者也異日君既無所賴乎尼愛脫則君之待之也殆將落漠矣言已目灼灼視余余駭怪莫釋念吾兩人相愛至深而伯爵顧何以疑之彼果何所見而云然且彼料吾二人之愛情異日必中變其言尤謬此猶瞽者生不見日而妄度日之形庸有當乎余既不以伯爵之言爲然抑若吾儕締盟不關愛情今試問公男女訂盟之原質舍愛情外尙有何物伯爵聞語默然者久之已乃搖曳其詞以答曰余任尼愛脫自擇其壻絕不加以干涉蓋人各有心不能强同他人代謀必不若自謀之工且婚媾者兒女終身之所係也以故擇壻一事一任吾女自爲之雖然君所以與吾女訂盟者固別有用意吾女年穉無知當未深悉而以余老練豈猶昧之余急辯曰否余與尼愛脫訂盟

者出於愛情非有他意也曰君言贋也君與尼愛脫訂婚者欲藉此婚媾入吾邸第窺吾動靜君之志趣如是而已余聞之心砰然動念伯爵竟以余爲間諜矣急告曰公其許我一言余辭未畢伯爵急問之曰汝奚爲急自剖白君所設之計謀亦外交偵探家應有之事不足爲君咎夫戰爭者鬬智運奇之事也凡有所爲務達其鵠其餘鱗爪皆非所恤古來善戰者無不深沉陰鷙好爲奇謀詭計陷人於阸雖不才如鄙人胸中所蘊亦至慘刻特不肯輕洩於口耳故爲君所畫策欲弭尼愛脫以愛情因以窺吾動靜此亦尋常恆有之事未足怪也然君計實左自明日始格式烏佛海中無絲毫隱密之事足以供君研究則君計雖工亦徒勞矣且自明日始余將館君於邸酣宴劇飲夜以繼日且願爲君鄉導遍遊各室登高望遠臨深矚幽俾君足跡普及吾邸以袪君疑君其有意於此乎伯爵語畢獰笑其聲磔磔聞之生怖余解之曰噫乎公所慮者無乃太甚余實無偵君動靜之意……余方欲畢其說而伯爵不我待矣攙言曰余頃所言者皆彰明顯著者也君尙喋喋置辯乎余曰公以爲彰明顯著余以爲與事實不符頗欲一剖析之曰我自謂料事自不謬君尙何辯曰余今爲君詳細剖析則君疑自解曰未克司推墨君余今舉一事以證余說之不謬使君無窺余動靜之意何以躍入古井深探隧道與余相會於阿爾梅尼地室中即此以推足下心事昭然若揭矣狡哉伯爵此數語直揭余隱余實無辭以對爾時余默然俛首胸中雖有無限剖白之語顧爲伯爵詞鋒所窘不能傾吐而出遂穆然靜對蓋忠厚之人與狡黠之輩相周旋往往爲其所窘反形局促余與伯爵亦猶是耳伯爵見余久不應殊患寂寂乃勉抑其聲徐徐言曰胸有所懷曷不直言奚爲沮鬱不宣當輕騎尉之來訪君適在座此亦一大佳事蓋君聆彼所述事實即可見君之同志

滿布於余之周圍其稠密有如蜘蛛之布網無以過之今欲脫網而去鮮能獲免維爾海蓬之前車可鑑也余聞之默然無以應然心至欣悅蓋霍爾斯朋之不利即吾英之利也伯爵以余不答復問曰鄙見如是君以爲然否余急應曰公之所論甚當余實無以難之曰君既以鄙見爲然何爲圖入吾邸窺吾動靜良以君等密網既籠罩余之左右前後則偵察動靜之人亦贅疣耳奚爲多此一舉哉曰公強以余爲偵察動靜之人余之心跡雖竭力辯白終不獲見諒於君然余爲間諜與否今且不必深論即以余爲間諜試問近數日間余何嘗有一事掣君之肘乎伯爵點首微笑深以余說爲然曰是言誠爲余所心折最近數日間君因傷高臥不預吾事而吾之行動因以無忌斯誠亦一快事第此皆已往事奚必深論今君傷勢已愈精神漸復曷不時來格式烏佛海邸以相遨遊蓋身爲未婚夫者例當頻往內家以通殷勤也余曰小子亦作是想頻來此間即可與吾所愛之尼愛脫時時把晤寧非快事伯爵聞之陡蹙其額繼復沉靜如常答曰君之所期正與余反余願君頻來此間然良不願君頻見吾尼愛脫也余蹶然起曰是何言者公乃不令吾頻見尼愛脫乎是時余至憤憤念伯爵命吾至此而不令見吾愛是猶以物餌獸而不令其食能無怒乎余方吼怒而伯爵忽現蹙容若有不得已之苦衷茹而未吐者余見之怒爲之戢伯爵復言曰昨日一探吾女之意知與君情好至篤且深以君之愛情爲可恃吾女年穉閱歷未深故其言若此以余度之汝兩人之愛情必不能始終如一與其鞅鞅於異日毋寧落落於今茲余欲吾女免異日之悔痛憤恚故不願君之頻見吾女也雖汝兩人情愫敦摯強疏間之吾女之痛苦必深然及今猶可排其悒鬱振其精神以剗滅此情魔於無形失今不圖積日累月情根之蟠踞於吾女意中者愈深則後日之痛

苦。滋。烈。矣。欲偵人機密而不憚以愛情爲餌因以坑陷女子之終身其罪孽至深君亦審之也否耶黠哉。伯爵竟以余結好女郎爲罪孽然彼以險詐之術竊取密約因以擾亂全歐之和平其罪孽不愈深耶余聞此數言爲之愕然念吾兩人方訂鴛盟寧可遽離伯爵之言殊背情理不可不與之辯遂評曰吾兩人情好方篤而公乃以暴力欲疏隔之此寧非一罪孽耶且公自命勇毅日處敵圍之中而不懾何畏一窺伺之人矧我已剖示胸肊絕非忘情尼愛脫者伯爵聞之爲之覼然曰君言固當然爲吾女前途計不得不如是曰公强以余之眷戀令嫒爲出於一時之權謀而不知余與令嫒婚姻之成實成於一片憐恤之眞誠非有他意也余將詳述訂婚之始末以釋君疑伯爵是時弛手伸足作怠倦狀似不欲傾聽余之訓白余見之大恚曰公之待人抑何不恕頃者公與余言滔滔不竭余未嘗倦於聽聞今余方有言而公顧厭棄之不欲聞耶伯爵遂正色傾聽曰君言君言余乃撮前事之大略概括言之氣盛則語勁詞明而事備所述者一一皆信史其中惟與X323有關係者則略而不述其餘諸端若伯爵設宴之夕余何爲往蜀飛拉若霍爾斯朋女士之歸余何爲遇之於便門之側皆娓娓言之繼又述途遇女郎之翌晨潛入邸第重晤女郎目覩其悲哀哭泣致憾其父之慘狀及其父忽來匿身幕後復覩父女憤爭齗齗不相下之悲劇已而遂及大食古井敍次此事頗加點染令聞之者有生動活潑之趣乞食老婦之狀態古樂府之文情及余當時好奇心之深摯皆歷歷言之繼述月夜探井之豪放隱身叢莽之困苦瞥見伯爵黑影出沒林薄間之震慄伯爵投身入井蹈圈而下之奇詭及余冒險探幽所見所聞之怪誕無不敍次如繪淋漓生動聞之者如身親其境述至此以要言概之曰以上所述皆爲實事絕無片言虛誕自入井以後事

皆長者所目覩不煩余爲之贅述矣方公見余於地室時胸中必皇然疑慮以爲是必偵探之尾隨閣下者不知余非偵探乃泰晤士報一訪員也特以好奇之心狂熾不能自克冒險探幽遂至井底而先生徒

按其跡不諒其心遂疑吾爲偵探矣其實大食古井之行僅與步月賞花登山玩水諸游戲事等耳與眷愛尼愛脫固劃然兩事而君乃強爲一題實非事實矣伯爵聞之微頷其首似以余說爲然蓋余所述之故事雖間有刪節然所刪者僅余與X323晤敍及格式烏佛海中會見墨根賴依斯少尉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之兩節耳其餘各段皆按事實敍至眞至確絕無罅漏錯謬遭人駁詰處故伯爵雖猜疑性成亦不能不以余言爲信矣余欲因此盡拭伯爵之疑痕復言曰余之愛令嬡也銘心鏤骨歷久不渝豈因公泛泛一言遂離間吾兩人之盟而令令嬡有中道捐棄之感

使我亦負薄倖之名且余之愛尼愛脫也不盡屬於情慾中有道義存焉尼愛脫貌美性柔學優行修余將以彼爲操持家政之良婦爲教養子女之賢母解悶慰寂之佳侶伯爵聞之雙眸灼灼狀至猙獰聲言曰余不以絲毫奩貲贈諸吾女君知之乎曰公以是言告下走殊覺失禮蓋奩貲豐儉權操於公我不預也丈夫娶婦問賢否耳奩貲何足道哉此數語至兀傲顧伯爵聞之殊不怒其顏且較霽伯爵之深意余知之矣故以不贈奩貲一語試余之心世風薄弱娶婦者往往以奩資之厚薄爲進退今伯爵見余不爲利屈知余之欲得尼愛脫爲婦也純屬愛情也故聞而悅之卽舒其兩手而答曰君與吾女兩情相洽至於極地余烏能强迫相離自今以往任君爲之余不加以干涉言已起立且起且語曰吾兩人言盡於茲不必更饒舌矣語畢默然者有間繼復問曰君離此間後將往何處曰往遊內園曰得毋尼愛脫遲君於此乎曰然伯爵拍余肩而言曰趣行趣行毋令吾女枯候林薄間生獨遊岑寂之感余既不預汝兩人事則自今以往因緣美滿歡好無涯矣余遂起立與伯爵握手夫伯爵効力於德政府探刺吾英陰事之間諜也而余與之周旋於禮貌無所忒以此知吾英男兒天性伉爽絕不效悻悻小丈夫偶不如意卽現於面者之所爲也時伯爵復歎息而言曰可憐哉尼愛脫也斯眞可謂兒女之兒人類生存之要質人世應歷之險阻彼皆懵然無所知惟以愛情爲銷愁之物汝兩人能善持其愛始終不渝則余願多矣伯爵語畢導余出申言曰君其趣行毋令吾女望穿秋水繼又附耳低聲告曰女子好固執己見不知變通余以婚事屢與之爭彼不稍通融斷斷然自以爲是父女間相憒訴者數矣今幸君來彼此意見均已融洽余於婚姻事不復置喙矣君往見吾女時其善爲吾言之以彌父女間之嫌隙余諾而出遂訪尼愛脫於內

圍五分鐘後余遂與溫柔娬媚之女郎合復與活潑生動之蔚藍雙眸相對矣自此日始六晝夜間余無時不處於閒適疏散之中報章乎密約乎戰事乎泰晤士報乎余皆不復省憶矣惟預備香車一輪攜我豔如天人之尼愛脫鎮日馳驅於馬突利之各地或瞻古堡或訪勝蹟或登危塔城中名勝無處弗遊遊必與尼愛脫偕此六日間纖悉之事余都不記憶遺影之留於腦際者惟一而已其一惟何即吾之油碧香車駕以雙駒招搖過市而已當車行時尼愛脫輒偎其身於余肩吾兩人握手默對情意綿密心有所思手即微震故吾兩人胸中擾動彼此交相知之至宮波松則坐於馭者之旁仍發其言泉滔滔不竭馭者苦之然無如何也惟於策馬時戲語之曰細那麗德語可稍止余欲策吾馬以速行程無暇靜聽高論矣吾馬性馴彼之遲遲吾行者得毋聞嬌音嚦嚦而步步迴頭不肯行乎當時車行之狀所留於腦際者如是而已鎮日馳驅身至困疲故每日之夜一返平和旅館即昏昏欲睡間取報章鹵莽閱之殊不深細惟知高蘭利德病愈可起矣惟不能出門耳知德意志對法之要求法蘭西之覆文已宣布矣大致言法蘭西政府爲兩國和平計願將郟宿勃郎交涉全案移交海牙和平會由各國公判審斷之後法國果曲則德意志要求之條件悉數允從以贖誣衊鄰國之愆惟於公判之前法國不願有所承認以曲直未分不敢盲從以喪國體也法國覆文措詞委婉而陳理堅確歐洲列邦無不直法而曲德列國報章議論洶湧無不責德意志政府之有意挑釁以毀全歐之和平此六日間余所得於報章之重要消息如是而已六日之中往來書函亦頗不尠然有關係者絕鮮雖與余最親密之泰晤士報所郵之書亦僅探余近況賀余痊愈而已故余於書函皆約略視之不甚措意蓋當是時余之精神別有所屬報章函牘過眼即忘

殆如拖牀之過滑冰所歷之處不留纖痕余精神所注而寤寐不能忘者厥惟一人曰尼愛脫也舍尼愛脫無世界舍眷尼愛脫無事業故余已整頓全神注意於是而其他皆非所計耳所聞者清脆之嬌音目所覩者蔚藍之雙眸腦所印者純摯之柔情其餘諸事皆充耳不聞熟視無覩矣此六日間未克司推墨所享之幸福不可勝計至第七日而事變來矣

第十八章　雷震雲中

第七日之晨余起絕早閒坐室中忽聞叩門聲甚厲余方欲呼應而是人不及待已戛戛旋門球躁急若是余意來者必爲宮波松及門啓而余所料者果不謬特其容顏莊重異於平時沈毅其聲而言曰細那晨起佳乎言已黝然雙眸視余不輟若有重要事來報告者余竊訝之疑而問曰宮波松侵晨至此有何事故約其時汝尚未進晨餐也侍婢憮然答曰細那麗德憂慮方深婢子烏敢從容進食曰此細那麗德將謂尼愛脫耶曰然伯爵曾以拂意之言相告故吾主人愀然不樂也曰伯爵所云何事余急欲知之汝其質言之趣言之曰君且少安毋躁俾余從容畢其詞余侵晨至此特以此事上陳耳然三寸之舌不能同時發兩語應循序漸進而君乃督促之豈欲余數語幷發耶曰宮波松乎循序漸進固敘事之正宗然枝蔓之詞亦宜刪節汝其擇語之有關係者言之而毋雜以浮辭則得矣侍婢遂從容言曰細那麗德頃者恣哭曰何爲恣哭曰所眷愛之人不設法有以慰之令其歡愉則彼之哭也亦宜曰奇特哉汝言所謂眷愛之人係何指也曰細那所謂眷愛之人非君也耶曰然則尼愛脫之恣哭乃余有所開罪也耶斯眞異事余實莫明其妙曰吾主之哭雖非君之所致然以伯爵議及君故遂致女主大慟則謂尼愛脫之哭

與君無預不可得也余聞之愕然幾欲失聲而呼繼即自制念宮波松性浮動好嘵舌今余驚呼彼必窮詰輾轉相詢其語必枝不如靜以聽之或可得此事之究竟侍婢復言曰昨晚霍爾斯朋家父女問話其語云何余以他事外出無所聞及余返女主爲我述之乃始得其梗概蓋女主曾表暴其心事於伯爵云欲早日與未克司推墨締婚以正名分以篤伉儷余聞此數語心中如飲甘露蓋尼愛脫之芳心正與余同余亦欲早行婚禮俾尼愛脫早脫霍爾斯朋汚穢之氏族宮波松稍頓復言曰君亦知伯爵以何辭答之乎爲之父者固有以挑其子女之悲戚爲樂事者余今於伯爵見之矣伯爵之答其女曰尼愛脫汝愼勿以他人之讕言爲希望尼愛脫聞之愕然驚視伯爵復言曰吾老矣更事多知識較汝輩年穉者略勝此輩務誘惑人家兒女以遂其奸謀余深悉其伎倆汝愼勿輕信之且汝能必彼之終愛汝乎尼愛脫竭力剖白嗚呼君試思之致疑於女子鍾情之人是猶探手於吝者之藏鳥有不遭其搯擊者乎尼愛脫辯論已畢伯爵復言曰尼愛脫汝之聘夫偶與余遇往往避道何爲引避余亦不欲深求第旣以余爲憎惡之人而欲遠避之曷不求一永不與余相見之策此策維何即早定婚期是也此策甚簡且足以慰汝之望余私怪汝所鍾愛之人何以計不出此嗟乎吾兒恐汝一片殷殷之意付諸流水也伯爵言已引去尼愛脫遂大慟以上事實乃細那麗德悲痛哭泣之緣由也君試思之吾女主慈祥坦直人也深以君之愛情爲可恃今伯爵忽誣之爲讕語斥之曰奸謀能無慟乎且凡爲女子聞人談其意中人愛情之不可恃未有不悒鬱悲痛者即余亦何嘗不如是人有言墨哥將中道棄余者余必心痛若刃刺其胸矧女主與君愛情之深有非尋常人所能及者乎今彼已如淚人君將何以慰之宮波松語畢絕無笑容以是知其

所言之非戲侍婢見余面無戚容揚揚如平時爲之怫然黝黑雙瞳熠熠有光而憤懣之態溢於眉宇責余曰此決非戲言也細那麗德哀苦若是而君顧怡然不爲動何耶曰否余方澄思之耳伯爵之言離奇莫測吾與尼愛脫之訂婚其殆不利於彼而又不便明言以毀婚約故爲是言以離吾兩人之交此反間計也而汝主不悟爲之悲泣直墮其術中矣曰君所料者庶幾近之第君不可不急白於女主之前以釋其憂曰晨餐後余卽赴邸訪尼愛脫攜之同遊因以辯白吾誣曰此舉良佳曰在吾兩人出遊之前余往見伯爵而懇其擇日爲吾兩人舉行嘉禮之期汝以爲善乎宮波松擊掌歡呼曰計未有妙於此者君果以擇日事商諸伯爵吾主聞之必悅則伯爵誣構之寃不待辯白而明矣解女主之憂堅婚約之信一舉而兩得也方欣忭忽又愀然曰君策雖工其如機緣未合何蓋伯爵今午當往高蘭利德所會飲且商略要事吾儕出遊之前約其時刻伯爵殆未返邸也余曰宮波松此亦何害汝可伴尼愛脫先往遊玩余則坐於邸第以俟伯爵之歸侍婢聞之悠然以思已而曰先行亦佳特吾主不聞婚禮舉行之日心緒未免不寧耳然此亦不暇顧及矣今之第一著在釋女主之憂余當疾奔還邸歡然進於女主曰細那麗德伯爵耄矣愛情中事殊不了了前所料者全非事實余今見未克司推墨先生矣彼之愛吾主也始終不渝老主人所言皆妄語也吾主一天愁悶頃刻卽冰釋少選彼人卽赴是間與吾主把晤貢其情愫傾其胸臆然後知吾言非妄耳宮波松言已欣然卽提其裳躍至余旁高舉兩臂環繞余頸以吻親余頰者再歡呼曰余之愛君至深且摯又曰彼墨哥在是見此親暱之態必生妒心第以愛君故余亦不暇計及矣蓋非是不足以表吾親愛之忱也余今返邸往拭女主之淚矣婢遂行門啟卽闔其跳蕩奔躍之狀一瞬卽

滅余穆然坐於室中覺櫻口餘芳猶留於余之兩頰也

第十九章　意外之幸獲

鐘鳴二下余遂赴格式烏佛海邸循桑柔虎街由前門進知宮波松所料者果不謬蓋伯爵尚未返也自午至今已歷二小時而伯爵尚留高蘭利德所以此知兩人所議者非細故矣然余殊不以伯爵未歸而生懊恨蓋乘伯爵未歸之際余可直入尼愛脫之璇闥與之從容款洽以白昨日之冤庶玉人不致抑抑蘊其哀怨未始非一得也故靜候伯爵之歸決無寂寞淒涼之感余遂曲折入邸第深處至尼愛脫遊息之室而叩門焉門啓美人據案坐蓋彼欲於出遊之前與余會晤因以謝今晨誤聽老父之言鞅鞅失望致怨無辜之罪尼愛脫見余進卽起立與余握手悄語輕盈芳喘咻咻發語之際亦頓挫至多其詞曰願君恕余罪今晨余殆瘋發矣此皆誤聽阿父之妄言故然靜坐深思迴念身世惴惴然惟恐君子之見棄余初不料君之深情厚誼至於此極也君勿怒我自今以往余決不更聽讕言疑君有他斯言之出有若盟誓余必竭吾力以堅牢之勿使陵替願君深信之……試思吾兩人情愫已相密合何爲尚多此顧慮特以近數日間病軀躁動每多無謂之思慮夜來時得惡夢故吾父之言易入也余今已醒悟不復疑君君其諒之女郎語畢邀余坐余遂投身於輭榻女郎偎余而坐親暱之狀不可言喻靜談良久余即促其出遊以爲伯爵若歸見吾兩人相聚於此則少選余以請擇婚期之意告彼必疑吾兩人相協議然後有此請將恐拒而不允也女郎諾之遂整裝束挈宮波松緩步入園自與蜀飛拉巷相通之便門出余隨其後以行既至門側兩女郎舍余而去余踐門限立而送之爾時余爲狀至從容以爲伯爵卽歸必自桑柔

虎街正門入余佇立於此必不與伯爵遇奚爲倉皇哉余遂立於便門之中縱目送兩女郎見娟秀婀娜之影自斜陽中愈行愈遠行未久已至小屋之前卽余遇Xω∾ω處也有頃至霍爾斯朋家僕被擊倒地處余所永不能忘者也自此以往路曲成角兩女郎折其向以行遂不見其影余反身入旋闔便門摯愛之人雖去而余之精神則仍注於彼兀然立於高樹之前若公園中之造像然因念得此絕世麗姝爲吾伉儷喜何如耶復念娶一間諜女爲婦將爲輿論所叢詬則我將如何拭去其汚點當此思慮紛擾之際Xω∾ω之容顏忽湧現於余之腦際不禁私念曰余與尼愛脫情深若是大俠必知之且必悅之蓋大俠曾以密約故挾尼愛脫爲質頗以挫辱女郎爲憾今余鍾情於彼慰其寂寞療其苦楚足爲彼補過地矣繼忽啞然自笑所笑者今日之末克司推墨與昔日蟄居倫敦時之末克司推墨固判若兩人也此日之末克司推墨日與神奸巨猾之間諜變化不測之大俠相周旋履艱蹈險詭異離奇之見聞日接於耳目於是歎余之遭遇誠爲不可及Xω∾ω奇士也阿爾瑪山達奇女子也而余皆親接其言論余之遇亦幸矣Xω∾ω之詭異固爲衆人共見不待深論至阿爾瑪山達侯夫人雖一婦人而其行事之恢奇殊非常人思慮所及彼何以能深悉格式烏佛海中之曲折彼何以能得邃密門戶之祕鑰邸中婢僕若墨哥若宮波松彼何以悉其名氏知其陰事此又何爲者耶誰使之耶爲公義乎抑爲私情乎余誠無以知之余方醰醰以思此侯夫人之行蹤而斗然而醒念深入邸第意欲何爲亦惟圖見霍爾斯朋伯爵乎今木立此間樹前殊非來此之本意夫伯爵雖間諜然亦非常人也彼雖擊我幾斃而慨然以女許我不可謂非恩於我者且其行事殊勇毅壯烈似愛國冒險者之所爲特陰狡奸詐不惜破壞大局其心術

至不可問耳然其人既爲尼愛脫之父微論其品若何余不可不與之從容商酌以定舉行嘉禮之期余遂舉步疾進欲急返格式烏佛海正廳以探伯爵之歸否行程方及三分之一有玫瑰花叢一行當路而踞頃余過此間曾摘一花贈諸女郎女郎插之冠上今復過此矣余以花叢當路遂迂道以行有頃遂置身花後余與便門不相見矣然來自便門之聲浪則非花叢所能隔也余前行數步忽聞輕微之聲起於門側似有人啟門而入余初以爲雜聲之起於蜀飛拉巷中者耳凝神審之乃知其不然蓋確有人啓門潛進也余心砰然動念此聲何爲乎來豈尼愛脫恐其父與余談論之際斗起衝突心有所不釋故於近處畧遊即返以觀其究竟歟余遂反身隱身花叢之後撥玫瑰花藤使成罅隙然後縱目窺之凝神審視不覺驚駭失色默念人言格式烏佛海中時有怪異之事發現余今信之矣蓋余所見者形也即軀幹强健而偉碩行事陰險而狡詐余欲與之商訂婚期之霍爾斯朋君也霍爾斯朋奚爲不由正門而進此便門其意何居余良不解蜀飛拉之爲僻徑固不待言然使此羊腸小道爲通市之捷徑則由此以達便門猶可爲伯爵解今蜀飛拉不能語是徑曲而崎嶇所達之處究爲何地非窮其境者不知則非繁盛區域可知矣伯爵何爲僕僕往來於此耶當時余隱身花叢之後思索伯爵之行踪復窺伯爵之舉動伯爵既闔便門即向高樹而行登階入室室中帷幕盡捲故伯爵舉動歷歷映射余目彼入室後即向四隅窺探若有所求遍覓無所得即啟門出反闔其門歷階而下噫伯爵入室非有所求也蓋彼將與人密議於此恐有人潛匿樹中竊聽其言論故入室搜索之也伯爵既降自階即坐於樹前石櫈之上此石櫈即赴宴之夕余與宮波松共舁尼愛脫至此者此即余與尼愛脫初次相見地也余欲出見伯爵與之議婚期以

爲擇期行禮此爲光明磊落事奚地不可言者又何必深藏密室中然後可以議之且余可鍾鍊其語作簡賅之談則決定此事僅三數言耳余尙可追及尼愛脫與之同遊告以此事之成功寧非一快事乎余計已決旋將出矣若何措辭方在思索間忽聞軋軋之聲又起於門側凝眸察之來者非他即酣眠車中之霍爾斯朋記室維爾海蓬也維爾海蓬入門即向伯爵而趨絕不左顧右盼由是觀之伯爵在是記室早知之矣然則是兩人固約會於此也夫兩人不於治事室而來此僻地則所議者其爲機密要事可知矣維爾海蓬行至伯爵之前卽行止步垂其兩手植立不動德國軍士見其長官恆作是狀德意志軍國也軍人習慣漸入民間遂寖成風俗於是凡德國人見其尊長無不作是態矣余私念此兩人所議何事豈欲運計設謀以破余與尼愛脫之婚約乎是亦未可知者蓋此次婚媾吾兩人心心相印良非伯爵之所願且恐不利於彼是用惴惴今日所議得毋卽此事乎余遂於花叢後微步潛行擬與石欖稍近得以聆兩人之言適花叢之旁有矮樹一叢枝葉繁茂足以藏身且與伯爵所坐地至相密邇余遂蛇行而進入此叢樹而聽焉霍爾斯朋發問曰余囑汝投遞之函汝已妥交高蘭利德先生乎余聞之心砰然動念伯爵方飲於高蘭利德所有事儘可於席間言之今何爲命其記室投書於彼且會飲之消息得自尼愛脫固甚確鑿今以投書一節攷核之兩人會飲又似無其事矣開端一語已令人恍惚不得端倪維爾海蓬答曰函已面交專使矣然其中曲折頗多不可不爲吾主陳之伯爵笑而言曰余固知此事之有曲折也忠實之維爾海蓬汝今可見余設計之密矣余於邸中揚言往高蘭利德所會飲余實未往乃在一不著名之小酒肆名甲第克司利兒者引觴獨酌設此計策所以亂敵之心而迷諜之目汝能見及此耶言

次栩然自得繼復問曰投遞要函時途中所歷之曲折汝其詳言之記室遂肅然進言屬僚之對長官爲狀恆若是也曰余往高蘭利德先生公寓取道阿達利亞那街有一工人迎面來余欲讓之而其行至迅其勢至猛不及避遂爲所撞余幾倒地余憤不自持詈之曰莽夫是人止步捉余肩而言曰君衣冠中人也肆口罵人何無禮也君疾趨而來其行欹斜不中程式故有此撞乃歸其咎於余耶莽夫之名余之所不任受也君亦知余輩工人矜尙武力君不服罪余將飽君以老拳當時勢頗洶洶將毆余矣而工人之意忽中變怒容略霽彼殆以毆一文人勝之不武乘此要素當可如願故有此變態歟彼遂與余商和解之策曰此次失禮之愆當以杯酒贖之君能惠我一觴余憤即釋不與君較余慨然諾之以爲成大功者不吝小費彼兩手空空而余則挾一要件今余與彼鬬無論孰勝孰負而當此擊撲之際余之所挾恐將毀損墜落故余諾之以息爭端吾兩人遂進一酒肆肆名拔勃婁踞阿達利亞那街之轉角處乃英吉利人所新設者吾兩人據桌對坐呼酒保進佳釀余志在息事不在豪飲且恐醉後誤事故舉杯絕遲緩如不欲飲然酒至芳烈畧一沾唇頹然醉矣余在叢樹中聞此數語即竊窺伯爵顏色以爲伯爵聆此必驚愕失色而孰知其有不然者伯爵聞此殊歡樂鼓其掌而言曰果不出吾所料維爾海蓬如未嘗聞此語者承上文而言曰余酣睡之時至短僅數分鐘耳醒後見鄰座之人皆未更易與余對坐之工人則側其首與他人閒話娓娓不倦若未嘗知余有此片刻之入夢者余遂付酒資別工人而出匆匆向高蘭利德公寓而去自此以往路上平安無意外事堪以告慰然余今思之此工人必間諜之矯裝易服以愚我者投藥酒中令我酣睡然後乘余暫失知覺之際探我衣囊索取君所書之密函而竊閱之因窺吾黨之機

密此皆意中事也余隱身樹叢聞此諮實欽仰彼人不置喃喃自語曰勇哉X323此人眞力衞吾英吉利之俠士也余方贊嘆無盡而霍爾斯朋有言矣余聳耳靜聽之伯爵爲其記室解之曰維爾海蓬汝勿憂慮汝所逢之意外事余早料及之矣余知敵人必於汝行程中設法竊余書中之秘密然余甚願敵人之竊余圖也不如是余烏能陷敵人於阱耶言已狂笑記室愕然伯爵復言曰維爾海蓬汝任事忠勇余殊嘉之故余於汝前一切無所隱諱由昔日汝在車中所逢之意外事攷之知格式烏佛海之四圍網羅滿布余與汝之動靜邸中婢僕之出入無不爲敵人所詗察嗟乎吾與汝身處絕地與吾祖國德意志更不相聯絡矣其可不振奮精神與敵相枝持哉維爾海蓬聞之點首深以其說爲然伯爵復言曰吾儕此時情況如一旅之衆扼守礮臺爲敵所困樵汲不通不復與大軍相呼應矣舍誓死力戰別無救亡之策今處重圍之中吾儕當竭其智謀盡其膂力舍身效命闢一血路俾取於英吉利之狗之密約妥抵柏林則吾儕之職分盡矣余於叢樹中聞伯爵痛詈英人爲之憤憤念伯爵與吾英以公義相仇耳非有私怨也而伯爵顧斥之曰狗何耶得毋曾爲吾英人所窘伯爵視之如爲獸囓故痛斥之歟伯爵語時氣旣傲岸凶悍之態咄咄逼人少選復言曰凡人爲敵所窘當謀所以破此重圍不可徒希應援死中求生乃爲丈夫維爾海蓬屢頷其首不發一語霍爾斯朋復問曰維爾海蓬汝有何妙策足以脫寶貴之密約於險使之妥抵柏林乎記室伸臂作無聊狀繼乃猶夷其詞而答曰余思邸中惟一人挾此密約而出或不爲人所疑此人維何卽令嫒霍爾斯朋女士也伯爵曰汝勿妄語斯語之出聲絕嚴厲雖家主之呵斥臧獲無以過之伯爵是時怫然不懌怒容現於面目繼卽自克憤態盡拭從容釋之曰余寗不欲吾嬌女蹈

此險機故不願汝言及之且吾女年稚智短識淺非吾輩老於閱歷者比烏足當彼奸詐百出窺伺吾儕之間諜哉幸哉尼愛脫也其父實護之深摯若是余在叢樹中不禁爲吾尼愛脫慶矣伯爵繼言曰汝所

擬者下策也夫若輩窺伺吾動靜者方甚張其目吾當設法闔之使之無所見乃爲上策若徒遣一人冒險出圍徒落密約於敵手耳庸有濟乎玩索伯爵語意知陷害X323之狡計已胸有成竹矣余念及此爲之悚然伯爵續言曰余之舉動X323盡知之雖一舉手之微亦不能逃彼之燭照今欲於網羅密布之中闢一生路惟有佯爲動作誘彼入阱然後從而殲之伯爵語至此兩目血張兇鋒盡露大聲呼曰鬆此神奸路乃得通余聞此很語覩此怖狀益震慄不安念此人惟知達其擾亂和平之鵠不計其他凶毒殘忍殊足爲德意志間諜之模範矣人有言曰德人腦髓

蘊含毒質今觀此人斯言信矣記室見其主人大聲咄咤亦爲之懼兀立於前不語不動然其主則未之覺也作一快語若可以稍洩其憤者又曰余欲X323落阱故作一函致諸高蘭利德是函卽汝所投遞者陽致高蘭利德陰實餌X323也高蘭利德秉性忠直然處事少果斷謀畧非所長彼得余書必不能深悉投書之故余特以彼爲獵笛耳（伯爵作書致高蘭利德用以餌敵猶獵者吹笛以誘獸也）書中之詞尙能爲汝誦之曰商約專使全權大臣閣下今晚夜半下走將往阿爾梅尼之地室中發秘藏而探密約既得此約卽獻於君望君亦於今夜往博物園鐵柵之側以候之君不嘗言凡事當求速了乎少選下走以密約之封套授君下走之事卽了矣第有一言不可不爲君警告今夜卽吾兩人莫大之險關即在此授受密約之際封套一脫余手重如山岳之責任盡着君之兩肩矣君其愼密之下走此言非以相怖實緣偵探密布窺伺者衆不得不作此警告以求萬全耳伯爵霍爾斯朋列刺倍謹啟伯爵誦畢微吁其氣以舒呼吸容顏若含有至樂欣然言曰當余握管草此書際早料是函出格式烏佛海而入高蘭利德公寓必過X323之目記室駭然曰然則今夜間諜將伺君於阿爾梅尼以奪密約矣曰然余早料及之余已準備矣彼必以爲今夜之舉乘余不備成功可必而不知其有大謬不然者此僅畧施小計耳然足以斃此間諜矣矧此人殊詭異隱其名姓而自號曰X323是乃代數學中包含未知數之算式也特其式未全耳余將足成之若以喪失生命爲零則是人之名可以代數學中方程式表之卽X+323=0然是式用於今日夜半之後尤爲適當言已磔磔作狂笑獰厲無比

第二十章　擾攘之際

余聞之震慄莫知所措念伯爵方出奇計以謀彼而Xmam憎無所知必遭毒手矣嗟乎余苟知大俠所在必蹤跡之告以消息使預爲之備蓋彼爲英吉利利益計不惜冒死以爭密約而余則英人也烏可不設法以衛翼之哉然如此奇人將於何處覓之無一定之居址無可認之面目更無確實之名姓余雖與之遇於途余仍不識彼也爾時伯爵與其記室靜寂無言余得從容思索久之兩人復語欣然皆有喜色以爲成功可必矣維爾海蓬則竭力面諛其主深讚其設計之奇妙斯亦屬僚媚其長官之慣技也兩人愈樂余憂愈甚輾轉思維不得良策方寸焦灼不知所爲繼而平心靜氣休養片時因念伯爵密謀已爲余聞久立於此將爲所覺不如舍此叢樹躡足潛行逕返正廳以待伯爵之來與之斟酌婚期婚期既定然後出邸往昔日余與Xmam會晤處雖大俠行蹤飄忽無定未必蟄居於小屋中然至彼一窺或可得其跡兆若絕無所遇則援救彼人別無長策惟挺身以預此戰事蓋余既深悉大食古井中之曲折則可深入阿爾梅尼地室而狙伏其中脫Xmam將遭不測余可急起救之必不使衛吾英利益之俠士受彼鯨鯢此計妙矣顧於余尚有不便蓋余曾與尼愛脫約今夜偕往王家戲園觀劇今當往阿爾梅尼則觀劇之舉行將作罷尼愛脫不將怒我乎然是行也泰晤士報之名譽大不列顛之尊榮歐洲之安寧世界之和平皆於是繫之烏可顧恤一女子之嬉游而失之幸余傷勢初愈可藉口創處作痛欲返旅館早息以此爲辭女郎可原我矣計畫已定心至寧貼遂自叢樹中出躡足側行掩蔽其身於枝葉叢草間既至兩人目力不及之地即挺身而前直入正廳坐未久伯爵來矣余肅然起立鞠躬禮之吾兩人會話之時至短道安既畢即談選擇婚期事伯爵約畧聽之殊不措意亦不反對往反商酌僅數語伯爵之

意已定云自今以後歷三星期卽爲尼愛脫舉行嘉禮伯爵爲其女選訂婚期所以草草若是者是時精神方全注於戕殺〤〣〢〣一事區區婚媾不足煩其神慮也不特伯爵如是卽余之精神亦別有所屬不耐久談矣遂起立告別將行懇伯爵轉告其女謂余傷處作痛今夜靜息不能偕遊矣伯爵微聳其肩其意若曰或遊或息悉聽君便然仍陽爲好語以相慰藉允爲轉致於尼愛脫且謝今日事冗不能暢談之罪伯爵語畢退入治事室旋闔其門余遂急行而出將往求〤〣〢〣矣行至格式烏佛海前門瀕桑柔虎街之遊廊中忽與尼愛脫遇渠遊未久卽挈宮波松歸邸者急欲知余與其父斟酌婚期之定局也余告以伯爵選定之期彼爲之欣然繼又告以顱創作痛不能偕往觀劇彼復爲之愀然嗟夫女郞胸無城府絕不虞余言之詐勸余早息愼勿夜遊以冒風露且云彼之往王家戲院也其父伴之宮波松從之不患寂寞矣余念此行至險生死未卜意欲與女郞作訣別之語曰女士其勿以我爲念繼念今日之別自彼視之小別耳而鄭重其詞彼將起疑不如已也余遂舍之而行且行且語曰明日再見此蔚藍之雙眸遂不復與我相對矣余直詣柏烈渡而去既至登其廳事無所遇遂出往蜀飛拉巷徘徊於小屋之側窺伺良久亦不見〤〣〢〣之影踪兀立門側愴然以思念彼行踪阿爾瑪山達侯夫人或知之然侯夫人舉動之詭異亦與渠等余不識其居處何從覓之繼念余苟拯〤〣〢〣於阨而保歐洲之和平則余之榮譽大起泰晤士報館中人皆將崇拜余矣蓋報館主任人見其訪員能冒險探密廣報章之紀載新世界之耳目未有不歡悅者且名愈高則利愈厚利愈厚則所以供給尼愛脫者愈豐寧非一快事乎繼忽啞然自笑其癡念此皆未來事也余烏能保未來事之必能如願乎世界芸芸稱意者鮮則余亦妄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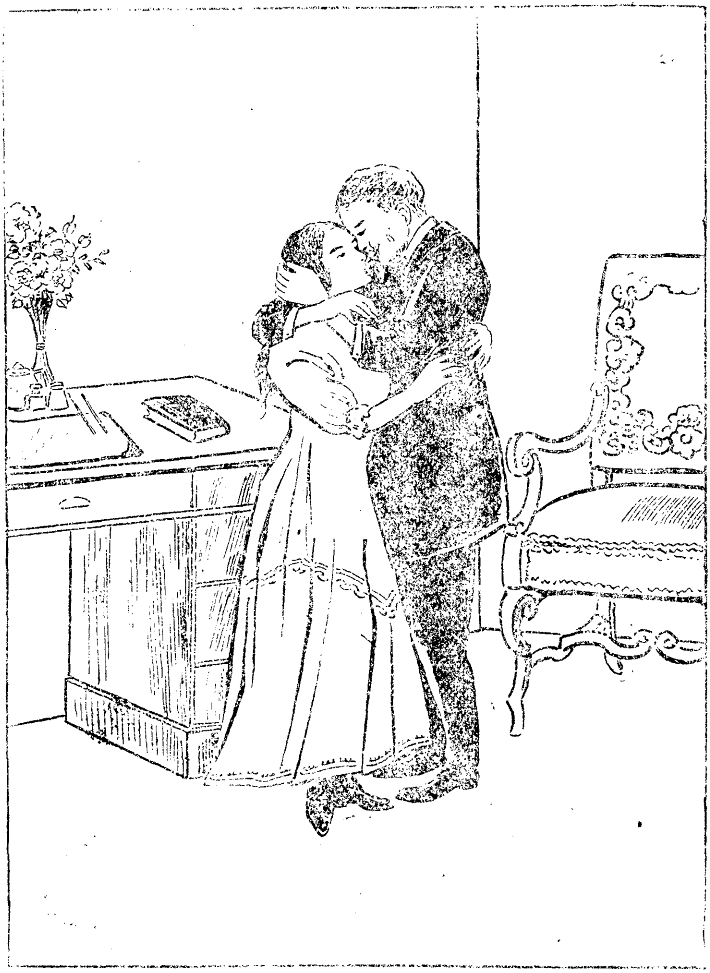
而已奚爲顚倒若此哉余旣恍然憬悟卽舍小屋而返平和旅館步入寢室靜息片時時已晩矣卽整頓裝束作重遊大食古井之備貯烈酒於瓶納諸衣袋爲入地後驅穢鼓勇之用準備已畢涼月一丸掛於簷角余遂戴月光循曲徑穿甲馬愛納酒肆直向大食古井而來時僅晩炊時耳余念是役也鼓勇以臨戰地者莫早於余矣使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蒞地室也先於伯爵余尚可與之從容密議共籌應付之策則此次戰事非伯爵襲擊吾儕乃吾儕襲擊伯爵也夫伯爵我之妻父也然是時以國事爲重不暇計及矣當余行經甲馬愛納之際仍如前法賂肆主以銀幣二彼絕不阻難余行至古井之側四圍空曠寂無一人余遂旋吸水機井中水平面漸降至適當之處余急闔之然後踰圈而下余前次伏身叢莽之中觀伯爵之所爲知之甚悉故今日運用機械無不如志所以必闔之而後下者此機一啓水卽疾退旣闔之後遲二十分鐘水復上升至原處水平面旣復其常則後來者不虞有人先彼而至斯亦防敵覺察之要着也余旣入井由竇升階廊盡登梯梯門甚重余力舉之僅乃得過余遂置身於阿爾梅尼之地室中矣室中黝黑若漆闇中摸索得一古式戰馬之甲甲罩木架上中空而外蔽藏身於此最爲隱秘余遂蛇行匍匐潛入甲下余氣雖豪今置身於陰森黑闇之地亦爲之戰慄矣遂藉地而坐探袋取瓶去其塞以吸之用蘇吾氣默坐良久寂無所聞然余之戒備未嘗少懈摸索於木架之旁得一馬鞍以意度之此物與甲時代相同或竟係一人之物故兩物合置於此余以手把玩之溫然柔輭知爲絨所製者時有凸起處蓋繡花也此必前代珍物跨此鞍而馳驟於戰場者必古代之英雄無疑然是時余不暇計及矣取馬鞍展諸地偃臥於其上靜息假寐以俟聲息

第二十一章　此皆宮波松告余者

余之不能往王家戲院也實有所不得已心至悒鬱顧尼愛脫誠人也烏能知余心事知之者其惟狡黠之宮波松乎此西班牙婢睛黑若漆活潑流動其光若電人有所思彼必覺之雖善遷者不能欺也若就是婢之藝術論其優劣則其材智亦僅中等耳惟偶涉愛情事則是人智謀捷出聰穎絕人心細若髮目光深遠余所遇女子無能勝之者當余別尼愛脫而行神情如常自以為善匿其情矣孰知狡黠之侍婢見余微露倉皇之色已覺其心志之有異故余行未遠彼即微語於女主之側曰是人豈眞以頭痛故而不導吾儕往劇場耶尼愛脫聞而異之急問曰宮波松汝言云何曰末克司推墨先生舍吾儕而去必有事故其事必不能洩之於吾儕所謂頭痛者託辭也其殆以吾儕觀劇或與伯爵偕而又知伯爵有不悅於彼之意故託辭以遁歟曰汝所料者確乎曰料事之明婢子自謂不弱今之所度當十得八九也惜也余為侍婢使余居細那麗德之地位則必晉謁伯爵聽其言論觀其舉動伯爵有不悅於彼之意與否不難詗察得之嗚呼尼愛脫深於情者聞其意中人與乃父有所介介事雖微細亦必鄭重視之以侍兒淡淡數語而尼愛脫不能無懸懸蓋此雙睛蔚藍媚態橫溢之美其愛余也至深且摯雖見片雲過余頂上亦必愁然憂之以為偶一墮落或且傷吾情深若是聞侍婢言能無動乎是時尼愛脫心躍不止直向伯爵治事室而趨排闥而入其捷若風尼愛脫一見伯爵驚愕不知所措蓋其父方立椅上啓陳列古軍器之懸櫥取一鍊鋼所製之椎是椎伯爵游歷南美洲所買得者其形若巨掌所握之拳頭大而柄細頭上顆粒特起滿布若釘頭羅列於拳上以此擊人首無不立碎伯爵方取是物忽聞啓門聲失聲驚呼急匿

凶器於衣袋中一躍而下。然伯爵所爲。尼愛脫已見之矣。是時女郎至爲悚懼。恐乃父責其無禮。蓋尼愛脫行至急遽。闖然入室。未嘗叩門以告進也。女郎倉猝致辭。謝失禮之罪。且告之曰。末克司推墨以舊創作痛。返平和旅館靜息。不能伴我輩往王家戲院矣。伯爵不語。頷之而已。尼愛脫復言曰。兒有仰懇於吾父者。願父偕往兒室與兒閒話。吾父其許之乎。語至此。少息。若不勝其嬌癡者。向者有所請求。吾不允諾。今日諒不却兒也。霍爾斯朋默不卽應。少間乃言曰。此固余之所願。特今日有不便者。余當往高蘭利德處晚餐也。曰今午吾父已往矣。晚間又當往耶。曰然。要事待決。吾兩人當屢會以商之。伯爵語至此。聲漸峭厲。若心厭於尼愛脫之喋喋者。謂之曰。尼愛脫。今晚不能應汝之請。余至抱憾。然汝當知我有所不得已也。汝年稚識淺。不達事理。故余之行動不汝告也。告汝恐傷

第五像



汝意且敗吾事余所任之要務今將畢事矣一過今夜余卽優游無事可與吾兒暢遊矣伯爵語畢行至女郞之側抱而親其額爲時頗久爾時伯爵殆念及此行甚險生還難必而膝下僅此一夥掌珠不能不與其所愛之女一致其親愛之意人雖勇猛迨赴戰場一思生還之難未有不愴然者是時伯爵方專心壹志以思今夜之決鬬不復詳攷其女之狀態不知其女已戰慄無人色矣蓋尼愛脫自聞其父之言身卽震顫心卽恐怖以爲其父與其未婚夫皆託辭不往王家戲院其中必有事變益信宮波松所料者爲不妄也於是尼愛脫意念之中自問而自答曰豈吾父與末克司推墨指定一地以會晤乎曰然末克司推墨必有不便告余之隱情故當舍我而去之際其行也匆匆絕不回顧與平時不類而吾父今日神氣詭異吁辭沉痛非中有所感觸不如是也觀其形色似將有大舉動者然又念脫吾父與末克司推墨爲好會者何爲挾此凶器此椎惟南斐印度之野人用以擊路人吾父挾此將何爲耶是時女郞思慮傾瀉而出如懸厓之墮瀑布澎湃涌溢不可控制又若孤舟航行於巨浸之中大風忽起波濤洶湧恍惚震蕩行舟者失駕御之能力既驚且疑憂懼交集兀然木立形狀若痴是時伯爵以國事爲重亦不暇顧其女矣卽挺身啓門而出伯爵既出宮波松卽款關而入見其女主木然癡立異而詰之尼愛脫告以故於是侍婢之議論蠭起語冗雜無倫序聲又銳烈非習聞其語者不能得其要領也撮其大畧不外自詡識見之明智慮之周且謂伯爵此行必不利於末克司推墨尼愛脫疑而未信以爲伯爵行事雖失之剛必不殘酷若是然宮波松殊不以此說爲然反覆辯論硜硜然堅持己說不肯少屈蓋宮波松默察末克司推墨之神情已早知其有異及今聞尼愛脫所述伯爵之言益信伯爵將不利於末克司推墨之說爲非妄

也伯爵此行非往高蘭利德處晚膳也有所求耳末克司推墨不往劇院非患頭痛也恐首觸伯爵袋中之椎而碎耳侍婢詞鋒銛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尼愛脫無以難之遂亦深信其說倉皇籌補救之策久之議定命侍婢急躡其父之行踪蓋是時伯爵去格式烏佛海未遠追之尚可及也宮波松遂奉命而去半小時後卽返以所見者告女主而尼愛脫益震怖矣侍婢倉皇言曰上天佑我此行不虛然所得者非佳耗也伯爵果未往高蘭利德所乃在甲第克司小酒肆中進晚餐此類酒肆惟小商人及裁判院之書記隸役輩入之耳而伯爵乃紆尊降貴進膳於此其欲掩人耳目密有所圖可知矣至末克司推墨先生之踪跡則惟天神地祇目能燭幽者知之耳婢子凡胎無術知之余曾訪之於平和旅館館中人云先生出遊矣當其出時第言夜歸必晚至往何處遍訪館中人無有知之者末克司推墨殆如嚴冬霜林枯葉爲西愛海（西班牙崇山名）大風所吹不知飄向何處矣尼愛脫聞之惘然若有所失以爲其父此行必不利於意中人不然何以隱諱其行踪何以挾鐵椎而行此皆鐵證也尼愛脫鞅鞅然如喪魂魄懊恨不可言喩兩女郎計無所出念相對枯坐於事曷補不如潛行尾伯爵之後或可相機圖之於是宮波松爲導尼愛脫從之出格式烏佛海取道蜀飛拉巷曲折向甲第克司酒肆而去既至尼愛脫立於窗下側首於玻璃以窺之見其父方與肆中傭保核算酒肴之資將行矣將達其暗殺之鵠矣尼愛脫忽念此次謁父其道艮險既見之後必苦懇之俾勿下手以衞吾夫脫彼不允將以死爭之父女間或生衝突未可知也侍婢在此見之且不便不如遣歸而已獨留遂命宮波松返格式烏佛海而侍婢抗不遵命蓋彼好奇之心甚摯既覩此事之始當究其終不肯中輟且彼之愛女士也若孺子之慕慈母不肯暫離烏忍一

人獨行脫彼行後女主偶遭不測誰實爲之將護哉故尼愛脫見其婢强留不去催促之怒斥之宮波松無可奈何怏怏而去於是可憐之尼愛脫身軀微顫獨立窗下凝眸內矚是時伯爵膳貲付訖穿其手套將出矣萬不料其嬌女之伺於窗下也

第二十二章　紅光一閃

余居阿爾梅尼土室中以寶馬之甲爲帷以古繡之鞍爲褥雖處土室而余之肢體不與泥塗匿乃亦足自豪矣余之蒞此也適七下鐘余未攜時計而所歷之時知之甚悉蓋鐘聲時起於牆外報點報刻報分靜中聽之歷歷可數鐘聲何自而來余實不解事後詢人解之者有二說焉曰暗中默坐心至沉細外間聲息纖悉畢聞此鐘即市鐘也靜中聆之倍覺其淸晰耳此一說也曰土室必有竅穴與他廳事相通他處鐘聲自竅入室故聞之歷歷此又一說也余於科學非所長二說未知孰是當折衷於精於聲學之君子焉余坐室中靜數鐘聲初聞八下繼聞九下歷三小時暗室之中仍余一人無來此者不耐枯候心至煩悶念Xωωω以慓捷聞何以遲遲未至凡與人約會以先蒞爲貴此理豈彼未之聞耶豈眞以書中之言爲信必待夜半而後至此以蹈其陷阱耶使其見果若是則是一庸庸者流耳余向以神人目之謬矣余身雖肅穆而心實紛擾爾時情狀若坐熾炭之上是語爲法蘭西方言喻人之心神不寧者思念既久精爽外越神魂飄蕩狂奔遠馳以求Xωωω以覓霍爾斯朋伯爵擾攘久之以理自克忽恍然悟若夢初覺則塊然一身仍在土室之中未嘗離此一步古哲先賢以斂納放心爲要務良有以也巴黎藝術大學定章學生有來應試者敎員先發一問以徵其靈明之優劣所設之問語至雋妙遊於巴黎之諸友

時爲我述之以其事與余居暗室思慮紛擾之狀況相發明故偶舉一事以告讀者諸君焉學生有來藝術大學應試驗者某教員手持一滿布墨色之紙展於桌上令學生熟視之然後從而問曰今將發問以覘君之靈明君試爲吾言之此紙所繪者何物所呈者何狀新生瞠目直視窮思力索良久無所得教員正色謂之曰君資秉殊鈍君以爲此紙所呈者一片黑色耳不知其中固大有邱壑在焉此乃繪事之至工細者顯幽微之情狀達奧衍之神形宜莫善於此矣是乃黑種人戰於黑夜中之眞景也余於深夜坐暗室中冥想行踪飄忽之人物殆類於是教員所舉之畫圖矣冥索良久鐘鳴十下矣靜寂中忽聞軋軋聲起於梯側梯門闢矣余心猛躍念來者誰耶友乎仇乎X323乎抑霍爾斯朋乎即自甲縫中窺之隱約露燈光藉此燈光見來者軀幹偉碩舉趾凝重手持小燈蓋伯爵也既覩伯爵余之雄心勃發矣念此德意志間諜既先至是間余當擊殺之以衞冒死救國之俠士繼念擊殺此獠於國有功矣其如尼愛脫何彼與余有殺父之讎婚約不將毀乎美滿因緣敗於一旦能不顧恤乎公私交戰意尚未定而余之精神忽他屬恐怖之念特起蓋懼藏身於此將爲伯爵所覺察也是時伯爵往來室中左顧右盼見室中所列武器無不詳察之摩挲之豈伯爵好古成癖覩此珍器心焉慕之故一一攷其形制將勒成一博古之編乎是必不然然則伯爵之往來室中者殆以X323之行踪詭秘恐其潛匿於暗陬僻隅故反覆詗察之歟是說庶幾近之當伯爵之往來於室中也余自暗中凝眸察之見其左手執燈右手握一物其光閃爍似純鐵所製者余竊訝之此何物耶握此何爲耶伯爵閒行久之忽向梯門而趨伯爵此行之意余已料得之此必因頃者梯門闢而未闔恐其敵追踪而至故往闔之以阨其進且使後來者不虞此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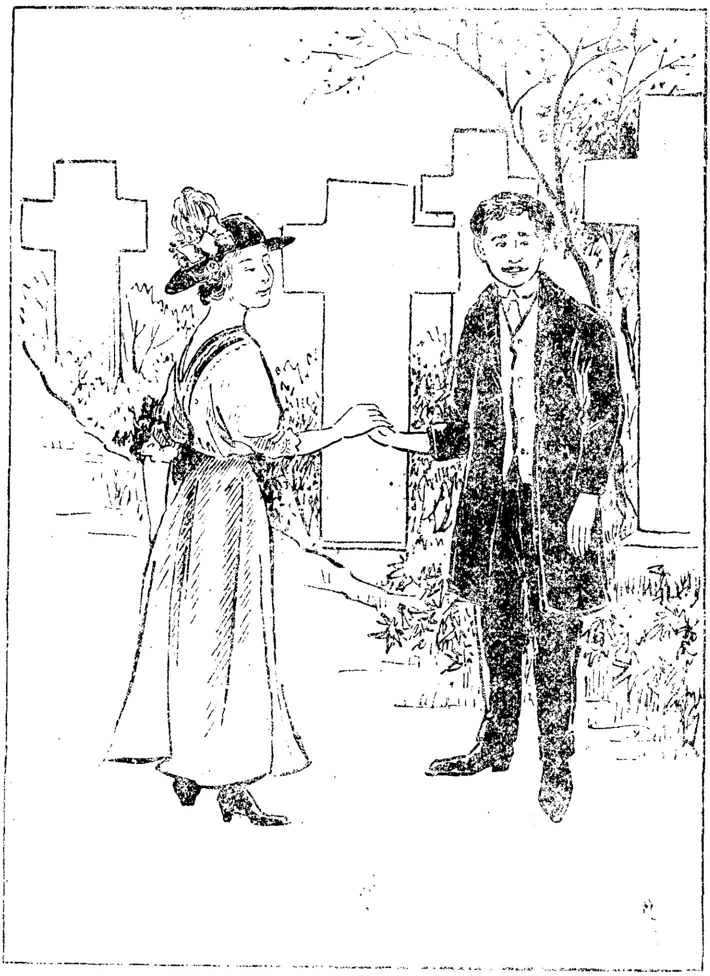
已有人在焉而不知余之所料適不中的伯爵趨至梯側瞋目下視若有所覩繼卽吹滅其燈於是地室復全浸於黑暗之中余既無所覩復坐鞍上屏息聽之微聞窸窣之聲起於梯上當是時余神魂震慄念吾英之安危全歐之禍福悉決於片刻之中最危險之時機至矣繼聞足踐梯上塵土戞戞聲噫來者必X323也伯爵吹滅其燈預伏暗中彼人入室必被猛撲余爲英吉利計何可不出而助之余遂起立將出矣未及行劇戰已起於梯側彷彿若有光閃爍於梯門之洞中藉此一閃之光隱約有所見見一臂起於洞中向空盤旋若與人搏未及審視一線之光復滅遂無所覩第聞猛擊聲慘惻短嶒之呼號聲人身倒地聲繼遂寂然上所聞之數聲接續而起其迅若電幾相混合耳不聰者不能辨別也一切聲響皆不足異惟此呼號聲令余聞而震駭蓋此聲非他乃女子之聲息也嗟乎頗有似乎尼愛脫之聲也噫彼嬌小怯弱之尼愛脫何以忽於深夜來此地室余方欲探其故斗見紅光一束破黑影而出此蓋袖藏電燈之光也余藉電光詳審景物見霍爾斯朋兀立梯側手持鐵椎其足旁衣裳委積似一女子倒臥於地且其衣似爲余所熟識方欲窮覽其究竟而槍聲斗起其聲猛烈全室爲震神奸巨猾之間諜大吼倒地兩臂交叉彈中其額矣余隨電光而凝視審此光所由來見持此燈者乃一身御制服之博物院衛士軀幹短小狀至精悍似一久歷行陣之戰士余遂自馬甲中傴僂而出直至其前絕不露絲毫驚駭之色從容謂之曰今日之戰余早見及之故伏於此以觀其究竟是人不待余辭之畢卽愕然曰咦今日又與君遇余有所爲輒爲君所偵得誠爲一異事語至此忽變其調而問曰然則伯爵致高蘭利德一函之內容君知之乎曰然余不特悉此函之內容且知彼儕誘君入阱之毒計斯時余知立於余前者爲X323

矣。惟其。形相與前途。所遇。者。無絲。毫。相肖。處。使余。無從。推。度。爲可。歎耳。是人。忽俛。伏於。霍爾。斯朋。之尸。上。似有所搜索。少選。卽起。手持。封套。欣然。謂余曰。密約。在是。矣。彼藏。密約。於是。室者。有日。矣。是室。所藏。征伐。大食。時之古軍器。卽是。約之。貯藏。處也。是人言。已。握余手而言曰。未克。司推。墨君。其誌。之。槍聲。一響。絕世。梟傑。今竟安在。設計。禍人。適以自斃。好權謀。而輕啓戰。端者。觀此一節。亦可。憬然悟。余聆。此訓。言。頷首者。再。此時。恐怖之念。忽起。於余之腦界。念頃。所聞之呼號聲。似尼愛脫。所發。今何如矣。遂急問曰。尼愛脫安在……曰噫。君未。聞鐵椎。猛擊之聲乎。尼愛脫之首碎矣。可憐哉。無辜之女郎。身爲間諜之女。乃竟香消玉隕。於此。余聞之。哀痛不能。自持。擬覓。其尸。撫之。一慟而是人。乃不。我待。急挾余臂。曳余而行。其力至强余兩足。離地。無術以脫之。遂從是人。歷扶梯。而下。捷奔隧道。中其行。若飛。十分。鐘後。吾兩人出。大食古井矣。闢榛莽而行。出甲馬愛納酒肆門。翹首一望。有車一輛。停於道左。距肆門可二十邁當×……指而言曰。一小時後。余卽登夜行快車。離馬突利。向倫敦去矣。明晨君可以今夜所見者。敍述之。登諸泰晤士報焉。余此時木木然。神魂如脫軀殼×……忽有所感。慨然言曰。可憐哉未克司推墨也。自今以往。君其力學勤事。稍紓苦痛。我知君摯情人也。何堪受此打擊。人生力學勤事。亦爲忘其苦痛之一法。不然君將以尼愛脫故。而此恨綿綿。永無盡期。則殊鮮生人之樂矣。語畢與余握手告別。馭者啓車門。是人一躍而登。馭者振鞭策馬。車卽疾馳而去。當車輪迅奔之際。余於車箱玻璃中。彷彿覩一麗人。與彼並肩而坐。其狀酷肖阿爾瑪山達侯夫人。嗚呼。是豈余神經錯亂。目光昏瞀。有所誤會乎。則吾亦無以知之矣。

阿爾梅尼地室劇戰後二日。馬突利之僧徒羣集於聖德珂志敎堂中。爲霍爾斯朋家兩柩舉行葬禮。聖

德珂志又名聖都墨斯爲馬突利諸室之冠是日葬禮極盛鳴鐘伐鼓誦經懺悔弔客競作挽歌以哀之來會者不下數千人焉兩柩之中其一裹以白呢於是聞望赫濯之霍爾斯朋列剌倍伯爵與手姿絕世之尼愛脫哀歌一曲慘然入地矣嗟乎美人黃土千古傷心自今以往此活潑嫵媚之蔚藍雙眸永不與余相對矣人生朝露色相皆空我豈能爲此曠達之語哉自阿爾梅尼地室中發見兩尸後馬突利人士大譁奔走相告議論蠭起各報館皆刊號外以記此事僉謂此事離奇無從索解而阿爾梅尼地室下鑿隧道與大食古井相通其事亦都人士前所未聞故此案發後非特服務警部之人奔走往來皇皇大索卽研究輿地學者亦駭汗相告而當都人士紛擾之際余絕不預聞外事索居旅館閉戶謝客除端坐墮淚思念玉人外則耗二十四小時之光陰草一七千三百三十七字之長篇名之曰大食古井探險記詳記奪約之始末兩人之死狀曲折盡致纖悉畢載非身歷其境者烏能親切若是屬稿既竟卽郵諸泰晤士報夫世界各報泰晤士爲之王泰晤士紀載諸文則大食古井探險記爲之巨擘矣自此文登載後泰晤士報之聲價益高余之名譽亦播於全球然余則悵惘若有所失蓋吾心坎所置之人既永無相見之期而其聲音笑貌猶時時現於腦際揮之不去當余草此文時髣髴見宜嗔宜笑之面亭亭玉立於余前諸君思之地老天荒我其能再見尼愛脫一面乎故此文出後主任人嘉之同事諸友交口譽之而余則淡漠處之人世浮名烏足醫我心頭之痛且一讀此文徒增余慟耳當衆僧徒爲霍爾斯朋父女舉行葬禮於聖德珂志也余亦預焉挽歌競作哀樂悠揚淒愴悲惋之氣沁人心脾余不自知其潸然淚下凡此眼淚皆自肝鬲中流出爲吾尼愛脫而落者也方在淚眼模糊之中忽有人握余手側首視之乃宮波松

也其旁立一男子余亦識之乃霍爾斯朋家僕宮波松之未婚夫墨哥也兩人淚痕滿頰神氣頹唐想與余同狀宮波松既握余手卽悲梗嗚泣詳述別後情形及尼愛脫追踪其父卒遭不測之顛末凡我前之



所述皆出於宮波松之口而余乃追述之以告讀者則尼愛脫之死非力護情人乃致此耶余聞宮波松言不禁大哭宮波松與墨哥亦悲慟是時室中喪禮已畢遂舁二櫬以車載往墓地會葬者皆送之至則穴已啓矣舉棺而下掩以黃土頃刻畢事嗟夫嗟夫此明眸皓齒之麗妹伴其殘酷之父永閟幽宮矣有頃賓客盡散余獨徘徊於墓道之側依戀不忍去悠然以思愴然以悲念或得一覩尼愛脫之芳魂庶幾一剖胸臆乎方沉思間斗覺有人輕按余臂余愕然驚顧心至不懌以爲余與尼愛脫形骸雖隔精神相通余方凝神壹志思其容貌冀感格之而是人忽來擾我懊恨

何如耶及余一顧而使余懊恨者乃易爲驚愕矣蓋立於余旁者非他乃余曾以德瑙茄神像目之之阿爾瑪山達侯夫人也夫人本爲絕世美人及是則嫵媚之中畧挾莊肅之態顏色亦頗怏怏窺其狀似亦以余之婚姻中斷爲可哀者慘然謂余曰悲哉未克司推墨君也君其力學勤事君胸中之痛苦惟此足以醫之噫是言也……末次對余忠告之言也侯夫人之言何爲竟與之不謀而合耶豈……恐余忘其臨別之贈言特命夫人至此爲余重言申明之乎則前日與彼同車者果夫人矣余方默然沉思而夫人復抗聲言曰余非不情人也君與尼愛脫之事余亦爲之慘然余爲君悲且爲尼愛脫悲然君與尼愛脫之訂盟也余殊不以爲可早料此事之終無好結果余曾爲君言之是時君方沉溺於情海之中余言又何補也今果挫折偶一追憶余言殆不謬矣語至此侯夫人容色愴然慘沮欲哭即重述平和旅館閱報室中與余臨別丁寧之言曰所謂忠以衛國信以交友勇以幹事貞以堅情凡此美德間諜凡多缺乏蓋陰險狡詐者間諜之能事也心術壞則無所不爲而家人盡化之矣惟以尼愛脫不類間諜之女殊出恆情之外然正因其不類遂爲其父所不容致遭慘禍此亦理勢之所必至者君與尼愛脫訂此鴛盟余早料其無善果即以此也夫人語畢徐行而去迴首顧余重申前言曰君其力學勤事毋忘余言足紓君痛苦也

余遊馬突利見聞所及事有關於……者無不詳載於是書矣其大畧卽七千餘言之長文登諸泰晤士報者也泰晤士報風行全球奪約奇聞亦播於全球矣自今以往余於通信員中誠足稱霸於一時訪員中寧有能冒險探奇如余者彼儕見此奇聞無不相顧錯愕嘖嘖稱之曰此報界奇人也……

冒死力爭之密約究藏何地書中雖約畧及之然未詳言其處今將補述於此以饜讀者諸君蓋劇戰地室後之次日余方獨居平和旅館寢室中草大食古井探險記忽得一函啓而讀之乃Xω2ω所書也其詞曰未克司推墨先生惠鑒昨夜匆匆未及詳言密約儲藏處今特致書爲君告焉君知古代騎士所執長槍之形制乎槍之首以鐵爲之其幹則堅勁之木也槍首之末作螺旋形幹之首中空用納槍首年代久遠螺旋多毀損者首與幹往往不能相合故博物院中分置焉而霍爾斯朋伯爵卽以所竊之密約納於幹首之中空處彼所擇之槍卽古英雄黑王所執者阿爾梅尼博物院中第千四百十七號物也Xω2ω謹啓自得此函余於是案之詳情纖悉無遺矣然余殊不以此爲快事偶一深念輒爲之惘惘密約固得而吾之厄愛脫則因此而殉矣蔚藍雙眸一瞑不視絕世佳人重來無望此恨至於海枯石爛何時已耶余此行所獲方謂美滿姻緣成此有情眷屬今則瞥眼成空能無感喟閉目靜思尚可得其形容之想像啓眸一矚跡影渺然嗟乎余永不能與此蔚藍之雙眸相對矣悲哉佳人難再得吾心坎中永永貯此玉人小影彼姝者子竟以衞吾而遭慘斃余欲哭矣余書此數行以畢吾書不自知其紅淚淋浪溼吾襟袖也

（完）

偵探小說

斷指手印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清代聲色志

全書一册

本編敘述有清一代之名妓名優顛倒王公蠱惑士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評劇之書當以此爲第一巨著

價洋三角

銅琵金縷

全書四册

本編搜輯名人綺語駢散文及詩詞各體皆備有語皆香無言不韻古豔閨聞往往而在搜輯所至大半從零篇軼卷中來於供薰摘之用沾丐學子非淺尠也

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小二十四）

偵探小說

斷指手印

英國 A. JONES 原著
倚虹 碧梧 同譯

第一章

亞非利加洲一著名之遊歷家解姆司押拉司台爾君蹙其雙眉注視其僕所置於其前一小堆之信札凝視久之狀殊厭倦蓋以此種擾人之書函彼殊對之生煩不耐於過目也

此遊歷家之解姆司遊歷非洲至四年之久中間不知經過幾多之危險近甫生還祖國之英吉利復棲息於布辣克海斯牧場之舊邸故彼歸來方逾三星期而新知舊好之邀其宴會者已不下十餘起然此遊歷家雅不欲社會中以其爲徵逐酒食者流乃一一謝絕獨終日亟亟然從事於撰述彼所撰述者果何物耶蓋彼將以其於非洲莽黑之森林中所發明之奇異事實及所經驗之危險狀態著之成一極有價值之日記也嗟乎解姆司固一極緘默之人若非自述其眞相則烏知彼之好奇心達於沸點也耶

解姆司錄其日記於精美之書室中日以爲常每交午後卽從事於此有時僅偸閒片刻燃其雪茄或披覽近於其肘一小堆之手錄而已彼之相識者咸謂其於最後之遠行中其形容之改變甚銳幾幾判若兩人當四年前初離祖國時身軀頗雄偉昂藏今則奇瘦矣雖身材之高大猶昔然背亦微曲而隆起矣年紀未逾五二其面部因受熱帶猛烈之日光曝曬已成深褐色縐紋之深幾類七十許之老翁鬚髮固完全如秋霜之皎潔而兩輔之頰肉內陷雙目亦深凹若眢井矣嗟乎何遊歷之辛苦使人之憔悴若斯耶第有一事堪爲解姆司慰者彼之形容雖如此其頹敗而其平素特質如鋼之筋如鐵之骨似未嘗以

風霜之侵害而稍示衰弱也

此時書室門闢一女郎盈盈款步以入解姆司見之乃立停其事務此女郎爲麗拉押須弗爾當其孩提之際即失怙恃其父名喬治押須弗爾在柯哥斯弗爾大學與解姆司爲同學喬治饒於資財後不幸在獵場跌斃乃并其財產託孤於解姆司故解姆司者麗拉之保護人也麗拉既入室止於門次其風神之旖旎直若一幅豔麗無倫之美女圖畫電光熠熠照其寶貴之黃髮雖燦爛奪目之金光亦難與匹彼芳年纔二十一其容貌之豔美唯英吉利之玫瑰花差堪髣髴橢圓之寶靨綴以聰慧之妙目雙瞳之中微帶褐色愈神其冶細小之口如一顆之櫻桃紅嫩欲破而裊娜之柳腰被以晚妝之衣尤爲合度此美麗之麗拉趨至解姆司之旁柔聲問曰保護人吾未告汝即冒昧入室矣解姆司和顏含笑曰兒乎汝來果何事者麗拉曰無他密司忒甲克瑪同現在樓下亟欲面君解姆司急聲曰彼欲見余乎言時以其纖長之手指頻頻力撚其鬚少停復詢之曰彼何所需於余汝知之耶麗拉答曰余意彼亦無特別事件緣汝自作亞非利加大遊歷後吾與瑪同即互定婚約今若得汝之認可則瑪同即將爲汝之壻矣言時不覺紅暈梨渦嬌羞欲絕解姆司乃與其爲懇摯之握手急詢之曰然則汝固視余若爾父乎麗拉俯其身作親愛之接吻高聲曰然余素未識親生之父母汝待余之和善溫藹直莫與比倫余未邂逅瑪同前能教誨余保護余者僅君耳君如此之待余烏得不感激以父視君耶

詎意此時解姆司君忽發轟雷之聲調曰兒乎上帝佑汝雖然假使汝果知余以欺汝而愛汝者抑以余爲一卑鄙之小人或一陰險之盜賊耶則彼時汝能永遠愛余視余若父如今日之誠摯耶嗟乎此余所

最爲懷疑者也麗拉聞之殊不了解以不豫之目光注視解姆司曰請勿言汝胡爲作是奇特之言論何自視若此之卑賤余雖知汝言實無意味然殊足使余聞之而驚悸不已也解姆司聞言突然起立微笑輕撫麗拉之纖手表示極慈愛之狀態曰余之所云實愚甚他日苟遇一相當之機會余將告汝以余神經所受之痛苦余之腦海邇來時呈幻想不諗何故嗟乎余自知愚陋之癡想此時又使之侵入腦筋矣汝去告密司忒瑪同囑其來此可耳麗拉聞之鎖其雙眉凝立注視解姆司久之乃離其室去解姆司既闔其門以手覆面長吁怨聲曰余之可畏而非法之秘事能永遠不爲彼知之耶豈瑪同有所要求於余抑有疑於各事耶噫此殊不能言也語時又以筆端拍案沉思曰瑪同若何能知之或者彼胸中僅虛搆此懸想耶

時門外有叩扉聲解姆司許其入麗拉乃推開其門一魁梧之美少年立其旁此少年卽麗拉未婚夫甲克瑪同也瑪同非特美於貌亦且富於學近方供職於陸軍部中也解姆司起立曰密司忒瑪同請入內麗拉乃推其入室反闔其門去解姆司欲趨與握手然瑪同不之顧此時遊歷家之目光乃緊露一種恇怯之情狀指一椅復言曰君盍坐而言豈以吾容貌改變之甚有疑於余耶瑪同聳肩坐於主人所指之椅上頻頻視其面安然言曰君面目之改變可謂甚矣然余於無論何地點覩君之面吾亦能識君君遠行今茲得安然歸來余所深慰解姆司曰歡迎余歸君當爲第一人余在非洲烈日之下幾經危險之歲月今得復還故土余亦深信其幸福瑪同漫應之曰然隨手燃一紙捲煙注視主人珍重言曰汝秘密而緊要之事余已偵得確實之眞象矣解姆司聞言顫動其纖長之手指遂不覺遽易其坐位

此時瑪同繼續言曰余願以麗拉之事盡以告君五星期前乃其二十一歲之誕辰按其愛父遺囑所載之時期則麗拉至二十一歲應領其財產二萬餘磅解姆司畧示驚愕之象急以唾潤其脣曰此誠然第此事與君何涉言時其腔冷淡而含憤怒瑪同移近其坐次一步答以同一之腔調曰余以愛麗拉之故余殊樂觀其取得其應有之財產因此種原因故余認此事與余爲有關解姆司叱曰君意欲何如瑪同卒然曰吾試問汝汝至今猶不歸還其應有之財產其意果何在汝既爲其保護人在法尤當迅速遵照遺囑歸還之君返英吉利已逾三星期此事爲汝分內第一所應履行者汝胡遲遲乃爾解姆司聲大激烈抗論曰余從事撰錄日記頗碌碌無暇君何苦以此告余余對於此事雅不願多談今日之會卽可宣告終止瑪同急曰解姆司君余意今日之會爲君而發君殊不能以不了了之也解姆司起立高聲曰君何言君殆誣余耶言時褐色面皮乃轉而爲蒼白瑪同冷言曰君其迫余明言之乎嗟乎余知汝不以財產歸麗拉者蓋其財產之大半已不可復得矣解姆司向後退縮堅扶桌沿以支持其身乃高聲曰噫此語得毋無禮太甚君殆一鹵莽之徒耶可速離吾屋去瑪同曰倘如是余將以余之疑團告諸相當之律師託其以迅速之手續以法律解決此曖昧之案件解姆司君彼時汝不復能怒余矣汝今雖汲汲然從事於尋常之事件吾甚願汝費其寶貴之光陰繕寫麗拉向汝要求退還財產之證據君其允之乎解姆司曰余不退還麗拉之財產彼其告君乎彼其命汝以此可鄙之舉動侮余乎瑪同曰否否彼未曾爲此彼僅云需此款項之若干將以捐助紅十字會經費並爲余研究學術之補助金耳今汝固辭不歸其產是直有心欺詐此弱小可憐之女郎非僅無意爲之矣解姆司冷笑曰休矣瑪同汝居心欲得麗拉之資

財耶是徒自苦耳若此事之眞相一旦披露於外則汝希望操麗拉財產之權將尤難矣休矣瑪同汝勿再作此妄想瑪同憤然曰汝何出此鄙陋可鄙之言論汝以我爲饕人耶必待攫得麗拉之財產乃能生活乎噫謬矣余之伯父居於奧大利亞頃甫捐館遺囑悉以其巨大之財產付余嗟乎卽以我最近所承襲之遺產足供余一生費用而有餘是以余近殊怡然自得胸中毫無其他之奢望僅忠勤於我陸軍部之職務以盡我軍人衛國之天職而已殊不願效君之非法舉動也嗟乎解姆司君靜聽吾言我今宣布汝之非法舉動矣君憶否五年之前汝擬作亞非利加洲大遊歷時汝與某會定議存儲財產後忽然某會之大銀行倒閉汝因之損失甚巨君本非富翁經此巨創雖以君之名譽地位對於金錢竟不能得活動之效果蓋君已處於困難之境界後汝又購買投機之股票而股票之價格又復驟跌是汝又大失敗汝之債主日迫汝破產以償當時每磅汝雖付以二十先令然究未能濟事緣汝之損失已達數千磅之巨以汝個人所有之財產抵之而尚不足嗟乎彼時汝實際上已宣告破產矣而汝仍得有大宗之款項供給汝近日旅行之費用者此款果何來耶得非挪用麗拉之財產而何噫汝之鬼蜮伎倆我悉知之矣汝今日殆欲違背麗拉之父之遺囑揹不交產將以麗拉之財產恢復汝以前之損失耶汝以爲此事世人莫知其詳庸詎知我已盡得其眞相耶我鑒於汝上次去英吉利之神速直出於意料之外是以余此次不得不直言之矣嗟乎解姆司汝能從余善言依法交還喬治之遺產於其親愛之女麗拉耶解姆司聞瑪同種種嚴肅之議論身軀瑟縮乃坐於椅之前沿張口啓脣呼吸迫促顫聲曰譬如余以此事之眞相告君則君欲余如何瑪同曰汝須痛改汝對於汝故友之女所作之大惡並須懺悔對於麗拉之過失

而始終憐恤之果如是我或能恕汝而助汝解姆司曰天乎余素未欺彼又何能作如是之手續耶瑪同正色曰麗拉必有一日得知其詳彼時則不得不以正當之法律訴君於法庭解姆司君汝審之審之幸

勿自愚須知凡事一至懊悔之時代已陷於悲苦之境矣

此遊歷家之解姆司自久居野蠻之非洲經過幾多之危難及勇敢之冒險後其腦筋乃大受創痍與常人逈殊其性情亦驟變爲猛烈獷暴故一經感受外界之激刺幾不可自制必狂躁如癇今聞瑪同言躍起銳聲曰勿言余告君君誤矣君之所言悉屬妄談麗拉財產仍完全無缺汝爲一多事之徒余爲君計可速從事於他項事業此事汝可不必過問瑪同曰此種謬妄之言論汝乃以意爲之我殊不能信我今予汝以二十四小時之時間汝於此可貴之時間內子細審度良心上下一正確之決定若仍不以正直

待麗拉者余必盡情告之此時解姆司兇習之目若火燄熊熊之獸炭已離桌而立憤怒暴戾厥狀如虎遽犇撲瑪同緊握其喉大呼曰余將使汝永不能言余所愛若己女之麗拉汝乃奪其愛我之情汝實一可鄙無禮之惡魔余將致汝於死地瑪同掙扎言曰解姆司勿爾汝殆狂乎解姆司不答復加重其握力瑪同乃竭力求脫急偏其身握解姆司之手腕意欲使解姆司之釋手也乃此神經錯亂之解姆司仍堅抱瑪同之頸不稍鬆懈瑪同無術自脫而肺臟悶塞若將破裂於時瑪同思得一敏捷之方法乃釋手不握解姆司之手腕轉合其手以緊握解姆司之氣管復以徐徐之力使解姆司之身軀仰倚於桌而解姆司之手遂不覺離去瑪同之喉斯時也門忽驟闢解姆司之僕至捧盤呈一信札與其主目擊此情形不期大詫疑爲眼迷遽作哮聲瑪同聞聲遂放開解姆司使得直立曰此事如何爲之汝試觀吾無機會以抗汝乎解姆司接其僕所呈之信神情猶驚愕未已少頃其僕遂去瑪同亦去瑪同行至門次回身曰解姆司汝謹記之余給汝二十四小時決定此事吾知麗拉彼亦必求助於余也言畢離屋而去乃無意之中遺落一手套於地板之上蓋當掙扎之時由袋中遺下者解姆司見而拾起置之案上亦不呼而還之此時解姆司之身軀猶顫動若風中桐葉搖曳不定喉際亦啞不能成聲目光露驚悸之色低聲自怨曰瑪同已詰問此事之眞相矣嗟夫余將何以應之耶余將何以應之耶

斯時瑪同退出解姆司室行經會客室門次陡聞一種悠揚倩雅之琴韻雜以宛媚之歌聲出於室內噫得非瑪同之情人密司麗拉之歌聲耶瑪同不禁佇立不前傾耳而聽頓覺心地清涼而胸中無限之神聖純潔的愛情亦不期油然感發暴怒之面目至是亦回復於和善嗟乎何情人之清歌雅樂變人氣象

至於如此之速耶瑪同佇聽良久聞室中已鏗然作尾聲在瑪同之心理此時亟欲入室與麗拉爲濃摯之接吻顧自視衣裳摺皺領結欹斜面部怒紅未褪髮亦蓬亂髴鬆若麗拉見此情狀必瑣瑣致問殊難置答余且歸家俟夜深人靜時余遺一書於門次約其明晨相見可耳蓋瑪同住宅亦距此甚邇也既而瑪同自思曰余今日未能達到解姆司速歸其產之目的而遽別去余對麗拉當如何解說方不著痕迹余亦不得不預爲之備也

第二章

布辣克海斯牧場之前有廣闊之官道二一日昏夜有二客緩行其地徘徊道畔彳亍不前其一人著名之偵探家薩克唐布萊克其一爲蘇格蘭場檢察官抹汀君也此時抹汀柔聲曰此二道吾曹將何所從布萊克漫應之曰余友余誠不知抹汀曰是其時矣自列威沙開來之火車將至矣遲將不及該地又無摩託車可僱噫吾曹何不以汝車來耶布萊克彈去烟斗上之灰復裝而吸之和聲詢曰君何憶及此耶已而彼等又思及列威沙專克星車站尚有末班火車可乘然必須行過此廣漠之草地方能抵車站乃是夜獨天暝如潑墨黑雲翳翳密蔽月光不使其滲漏一線之光明空氣更鬱塞渾濁若欲有大雨者然數尺外即不能辨方物彼等以傍徨歧路之人在此昏暗中益不能確定孰爲正道傷哉行路之難也布萊克曰吾曹莫若從左道行抹汀曰誤矣布萊克曰然則向右可乎抹汀曰以吾之意莫若稍駐於此逆料距開車之時已甚邇欲乘末次之火車恐已不及吾曹盍緩行胡汲汲爲布萊克忽曰噫是非一屋乎吾曹可就之叩問歸途蓋在彼等前方約距二十碼有一精美之邸第燈光閃閃自窗外射抹汀曰時

已深夜其家當已酣臥奈何嗚乎布萊克君速觀速觀時則布萊克就其友所指示之樓窗凝視遽癡立如殭呼吸迫促蓋其窗帘爲白布所製四圍漆黑燈光映照其上至爲清晰窗帘上顯出二個之人影互

相奮鬪時前時後布萊克曰速君見乎抹汀曰然一人已刺傷其敵矣時則窗帘之影有一人已仆轉瞬間又覩其影猛擊其敵之胸中有一人似持有一細長之器械抹汀及布萊克因距離甚遠影約模糊不能確定此兇器之是否爲刀然決其中有一人爲盜也布萊克乃挾其友向屋狂奔比將及屋遽爲四圍之高籬所阻布萊克不待尋門欲躍籬而入不意籬上有鐵絲之小鈎布萊克不知也手觸其上掌破血流負痛後仆急起曰速覓戶入吾從此道行矣抹汀君可向彼抹汀點首各繞籬而行布萊克方急急前行忽聞抹汀呼彼之聲蓋渠已覓得屋門矣抹汀與布萊克別

後即自袋中取出懷燈借其强大之光線且燭且行既得此短籬之門乃呼其友布萊克循聲而往遂相遇於門首抹汀亟推開其門布萊克等緩緩前進詎入門不數武黑暗中忽與一人之臂相觸其人驚極而呼布萊克急猛抱其身彼則極力求脫怒聲曰此爲何意汝爲誰何爲……布萊克不待其言畢遽擊其後腿二人遂同仆於地此時抹汀自衣袋中急取手枷出俯身其傍方繫其一手顧其人頗富雄偉之力量抵抗不受縛經布萊克傾其如鋼鐵之筋骨猛烈而壓覆之於是其人遂不復有拒捕之能力抹汀乃得繫其第二手矣

布萊克徐徐起立抹汀亦植立於所獲之人之左此時其人喘聲曰汝輩爲此野蠻之舉動奚爲耶余與此屋之主人相識吾來僅投信耳抹汀曰汝爲誰似此昏夜汝胡爲蹲伏於此其人曰吾非告汝乎吾來遞吾之信吾名甲克瑪同過此牧場即吾之住宅汝與汝之夥伴在此何爲且擊吾拷吾又何故耶抹汀曰余爲蘇格蘭塲之檢察官汝爲一行兇之罪犯形迹殊可疑汝對我須作切實之報告胡爲此狡猾之口供耶

第三章

時布萊克以電燈燭瑪同之面瑪同呼曰天乎兇手耶誰實爲之抹汀曰吾曹尙不知但見彼窗帘之上有二人掙扎之影故決其爲爭鬬耳瑪同曰然則行兇者此時當尙在室中君輩失其緊要之時機徒縛余無辜之人胡爲耶抹汀曰此言無須汝見告汝今願偕吾曹入此室乎瑪同舉步欲行俯視其手拷乃請之曰君輩能去此物乎是屋爲解姆司押拉司台爾君之邸彼爲亞非利加一大遊歷家君輩或已久

耳其名矣余近方與其被保護之女郎麗拉押須弗爾定婚倘令其親余手腕上驟加此不名譽之裝飾品徐使其芳心恐怖耳抹汀曰俟吾曹知汝果與此事無關爾時會當爲汝解除之也布萊克乃促之曰抹汀君不若依其言去此手枷即使麗拉更增恐懼亦於事何補抹汀聳其廣闊之肩意殊遲疑曰君言雖是必另得極可疑之人始可瑪同安然曰脫非君輩告余此屋之事余尚茫然君輩果允去此拷吾當助君合力搜捕勿使兇徒遠逸抹汀曰汝勿戲弄余假此以得逃逸之機會俟至屋之前門時再去之於是三人寂然上臺階而抵門次抹汀乃釋其手枷緊緊伺立於瑪同之後蓋防其驟然兔脫也

布萊克舉手按門鈴久之竟無應者僅聞一婦女呼曰兇手兇手繼之以驚愕聲問訊聲步履錯亂聲鼎沸於樓上約閱二分鐘布萊克意殊不耐復力按門鈴乃聞有人匆匆下樓聲步過客堂聲此時一白面之男僕始砑然啓門布萊克急告之曰吾曹爲偵探此屋主爲誰僕人顫聲曰吾主人……既瞥見瑪同復喘息曰瑪同君在此耶吾深慰矣嗟乎可憐之麗拉驚悸已類一狂人解姆司君爲盜所擊嗚呼竟死矣抹汀曰汝其旁立乃推瑪同入復曰解姆司何在速導余至其地僕曰余欲往召布納特醫士倘吾主能稍延殘喘彼必能救之抹汀叱之曰汝不云汝主已死耶布萊克插言曰行兇之屋何在其告吾爾速往召醫士稍事稽延則生死之機大有區別僕曰吾主今在其書室中瑪同君君固門徑甚熟可導之往也布萊克曰善僕乃急去瑪同即前導方登梯至樓上而演此慘劇之舞臺已森然在目蓋有一叢衣裳顚倒荒張無措之僕人麕集解姆司書室前也

此時抹汀急欲入屋已忘其所逮捕之人推開羣僕大踏步而入精密之偵探家布萊克對於此種驚人

案件經驗已多尙覺鎭定乃先遣四僕入園搜查勿令兇手逃逸餘者仍留屋內蓋防兇手尙未去也安排既定始徐徐入室而瑪同已先在矣此時解姆司之書室作何景況耶雖富有經驗之布萊克亦殊駭然解姆司衣寢衣斜臥地氈之上衣上血痕斑斑鮮紅如早春之玫瑰太陽穴上傷痕顯然可憐之麗拉於時則著長博之外衣美麗之髮分披於兩肩與抹汀俯身解姆司之旁瑪同則獨立旁觀亦不知若何措手麗拉一弱女子耳驟遭此種慘劇精神錯亂㰸狀如癡但頻頻拂拭解姆司額上之髮而懇其與之爲最後之一語嗚呼讀者諸君細味此言麗拉之悲悲可知矣

布萊克方注視解姆司受傷之情形乃忽覩煤氣爐中火燄方熊熊未息噫今晚固甚熱也胡燃此爐火爲耶布萊克方以爲異抹汀曰布萊克君解姆司尙未死也然亦危矣醫士何時得至耶布萊克曰待余檢視其傷痕復指俯身之女子曰汝殆爲解姆司被保護之女郎麗拉押須弗爾乎女郎應曰然此時移其可憐之妙目直注視布萊克之面汪然欲涕若哀其援助者然布萊克曰余爲偵探名薩克唐布萊克此君爲余之友乃蘇格蘭塲檢察官抹汀也吾曹過此見此窗帘上有二人奮鬭之影乃舂門來此噫布納特醫士距此甚遠耶麗拉曰否不久當可至矣嗚呼誰爲此窮兇極惡之舉耶布萊克君吾之保護人將死乎布萊克怡聲曰吾將止其血流汝勿悲汝當鎭定汝之精神勉爲一勇敢才能之女子余曾習外科救傷之術醫士今猶未至余將盡余之力先以簡單之手術以療治之汝今且給余以裏巾等物麗拉起立目光深露感激之狀遂急離屋而往取布萊克乃輕解解姆司之寢衣使離其胸復以手巾拭去血漬此時傷痕之眞相乃畢現矣其形爲一小圓洞顯非爲刀所傷在胸部小於一三辨士之錢布萊克鋪

手巾於傷口血尙浸浸出時麗拉乃檢得輭布一束來布萊克取之以裹創口約閱半小時血止復輕置一枕於解姆司腦後俾其能得安穩之睡眠此手續方畢而布納特醫士至矣

醫士布納特年事在三四十之間目光敏捷舉止合度一望而知其爲一學術精深之大醫士也入室後置手套於桌上去其帽屈膝檢視傷者解姆司究爲何物所傷彼亦深以爲異著手療治閱十分鐘起立面色莊重曰危矣言時頻搖其首似若極困難者復言曰無論兇器爲何物幸刺入其胸部左偏約半寸若刺中心臟則行血之總機關一破立即死亡雖有能者無能爲力今猶可以勉力治之也麗拉女士以吾之見莫若移傷者於臥室此層樓上有臥室耶麗拉曰有之布納特曰趣移至彼或較安全吾儕可以手臂之力舁彼於臥室於是布納特乃俯身擡其頭僕人擡其足布納特曰注意注意幸勿震動之爲要遂徐徐舉解姆司而走麗拉則緊隨其後經過迴廊達臥室安然置解姆司於一溫輭之睡榻上布納特仍立於榻前以觀其傷者之動靜

此時抹汀已別遣一僕馳報本地之警察署蓋盼警士之來以協助其搜捕也復入書室指室中之保險箱曰布萊克君見此箱乎當君檢視解姆司時余已瞥見此物確已爲人所竊君不見鋼門之上已有破裂之痕迹耶布萊克俯身視之果然尙未考其究竟而麗拉復入時瑪同坐於近窗榻上麗拉趨而詢之曰君何在此昨夕何去之速耶抹汀聞此言急移其銳厲之目光注視瑪同細聽其答復之語言詎知此嫌疑犯之瑪同果耳紅面赤囁嚅曰此實難言麗拉曰奇哉君之行動也昨夕汝未與余道晚安而別何深夜汝又出現於此耶瑪同曰余已還家又思致書與汝汝之保護人與余……嗚呼余豈明言之耶麗

拉安然曰。願君如是。勿爲此含糊之詞。第一。君之匿不見我。我所深疑者也。瑪同以齒嚙脣曰。麗拉無他。蓋解姆司盛怒。命余速離此屋。當時余之所以避不面汝者。因余之神情大異。恐汝瑣瑣相問。故不辭而別。後擬致汝一函。約明晨相晤。既歸家。一再躊躇。方始著筆。宵分吾挾書來投汝。不信可於堂中尋之。當可得此牋也。麗拉詰之曰。君非與吾保護人口角耶。君睽隔吾保護人已四年餘矣。胡一相見。卽搆此激烈之衝突耶。瑪同握其手曰。嗟乎。他日可告汝以詳。情事之眞相。余已探索而得。以余思之。當解姆司傷體未恢復健康以前。吾曹口角之原因。仍宜守嚴重之秘密。或者……言至此。遽咽其語。面露憂容。欲語又止。乃懇切詢麗拉曰。嗟乎。卿殆不信任余乎。麗拉緊握瑪同之手。久而弗釋。妙目瑩然。注視以示許可之狀。

布萊克不欲續聽此談話。以誤其偵探之職務。乃詢麗拉曰。麗拉。解姆司之保險箱已洞開。汝其檢點有何遺失。能告余乎。然以余觀之。箱內之物。似未擾動。麗拉轉身至箱前。開一抽屜。取出一袋。袋內滿儲金錢。註有解姆司之名。又一捲函札之類。至是忽驚呼曰。蒙格爾哥猶猶。神像無矣。昨夕鎖箱時。余明明見其固安然在也。布萊克詢曰。神像耶。若何之形式耶。麗拉曰。此神像爲金所鑄成。高不滿六尺。成危坐形。身之兩旁。各張以三手。其眼爲寶石所製。光彩殊燦爛奪目。乃解姆司由亞非利加攜歸者。嗟乎。此神像蓋一極可寶貴之品物也。君試讀其日記。則更知其得此神像之恐怖歷史矣。時解姆司之日記。方展開在案上。布萊克聞言。亟坐於案前讀之。初殊漫不經心。繼讀至又一頁。則趣味橫生。是頁之端。註以五月十二日。布萊克乃讀之。其日記曰。

……是以吾曹爲異族所獲異族爲何吾已言之吾所受之痛苦亦由此開始盧姆里、否格松、牙斯波凱司、盧各俄爾松、及一敎師爲余同伴同被禁錮於一廟中之監獄此廟在森林之間吾曹亟欲脫離羈絆而逃竟不得其機是以吾曹臥於此幽凄沈寂之地獄互相談話相對作楚囚之欷歔而已然此談話之權利本爲此野蠻之法律所不許吾曹之得此權利尙荷彼輩之特別優待吾曹思之亦不能不感激之也後吾同伴爲睡魔所纏相繼沈沈入黑甜鄉去余雖疲憊因神經中感受莫大之恐怖竟展轉不能成夢蓋余方運用吾腦一再自問曰嗟乎吾曹殆將死於此野蠻人之手耶被戮時乃亦如野蠻人戮吾曹鄉導之慘酷耶抑尤甚於前耶當此時間莽蕩之森林中車聲寂然余知天晚矣余應睡眠矣蓄余精銳以待明日之用而吾友盧姆里之鼾聲忽大作萬籟俱寂之中陡聞此吼吼之鼾聲幾欲震於腦海而崩裂嗟乎良友乎禍懸眉睫生死在俄頃間矣汝之睡眠奈何猶如此其甜蜜耶余恨不呼而醒之也此時復有巨大之野蝙蝠結隊飛翔其鳴吱吱聲尤慘厲翶翔於吾之頭上令人不寒而慄閱若干時余始勉彊入夢而畧事休息矣

十三日

余方在睡夢中忽見火光耀眼一兇惡之野人矗立余前手持一匏內陳之物類乎米穀彼遽以鋒利無倫之巨矛刺余其意蓋以此物授余使余受之以爲早餐也吾所名爲蒙格爾哥部落之人其形狀吾已言之其皮膚雖黝黑如漆而遍體刻以佳美之花紋自僧人而外悉爲裸體僅著腰裙其髮捲曲披於兩肩體格頗佳持驚人之矛或刀其刃鋒利當甚於薙髮之刀吾同伴者既醒別有二野人給以

食品亦若余所食似米非米之物吾儕食時得許運用右手食畢卽重新緊縛而野人亦去入吾曹牢獄頂上之穴此吾亦曾言之矣約閱一小時陡聞一怪誕之歌聲始而低而悲繼乃漸近而漸高此歌者爲誰余曾聞之名巴納瑪耳乃一高僧也身衣紅袍其形容與余前所云者則大異矣面塗紅白物身上以人類之骷髏作圈以飾之持一小神像卽余稱爲『蒙格爾哥猶猶』者是也像爲金製倘他日余果生還英國余必竊之而遁置之博物院中寧非一有價値之品物耶高僧後隨以若干之僧侶計之約三十列作圈形團團圍住盧姆里仍嗚嗚高歌各張其兩臂高逾其項嗟乎此種野族之僧侶有一特別習慣爲余所僅見而亦爲終身所不能忘懷者卽此輩僧侶皆缺其食指之上截噫何爲成此特別之狀態耶以余推測僧人必具此奇異之標記方足表示其神聖之階級而別於常人也此時僧人圍住盧姆里約十五分鐘乃列爲單行徐徐離吾曹之獄高僧則珍重置蒙格爾哥猶猶神像於石階上確在吾友盧姆里之前及天曉吾曹復被囚於廟中詎知守護吾曹之人忽擠吾曹入一較小而較華美禮拜之地其地之極端有一碩大之神像高可二丈其彫刻亦如猶猶神像之精美以余審之此像當全爲金製顧神像前有一可驚可怖之巨石發現於吾人眼簾之前石上血漬糢糊腥紅欲滴此恐怖石上亦不知斷送幾多人類之生命蓋此殘暴之野人直以人類爲犧牲之品殺之以饗神祇嗟乎此巨大之頑石其殆野蠻神像之俎豆簠簋耶抑人類之行刑塲耶乃一轉瞬間吾至愛之良友盧姆里乃爲蠻僧捉去解去其縛剝去其衣履有力之野人置之於石上彼雖極力死鬬而野人執之直若一宛宛之嬰兒耳嗚乎吾不忍復著筆矣俄而奇異之歌聲復起愈唱而愈高森林中慘澹

之鼓聲復鼕鼕而作此殘酷爲首之僧侶驟持利刀向前噫吾聞盧姆里悲慘之聲吾亦暈矣

十四日

今日輪及牙斯波凱司矣猶猶神像又置於獄之石階上蓋昨夕既殺盧姆里後吾曹之守護者復驅吾曹入獄也牙斯波凱司之死狀亦若盧姆里吾不復贅述矣

布萊克仍繼續讀之知解姆司之同伴如何一一被殺供祭廟中大神像後僅餘解姆司獨存蓋依次以之爲最後之祭品也野蠻之僧侶復如法置猶猶神像於其前以今晚卽爲其行刑之期幸其守護者無意中遺落一刀於獄中解姆司卽以之割裂其縛並竊取猶猶神像以俱逃爲此生死關頭一大紀念品耳

布萊克讀時抹汀亦從其肩上觀之至此忽曰布萊克君解姆司冒險事業不失其生命者不趐千鈞一髮布萊克曰然余讀此日記如覽極有興趣之小說幾忘余之緊要職務矣麗拉女士解姆司鎖猶猶神像於此保險箱後未一更動耶麗拉答曰未也昨夜彼殊困憊急欲休息余故知其決未移動也

此時布萊克推日記而起見桌上有一新聞紙已爲墨汁所浸汚其墨汁之瓶亦翻落於地板上此顯爲半瓶墨汁傾倒所致乃布萊克此時忽發出宏大驚詫之聲抹汀知其友必有所得急趨其旁亦不覺駭極而呼蓋新聞紙未浸之一部有一手印布萊克及抹汀皆逆料此必爲互相掙扎時將墨汁瓶碰倒一人手與相觸無意間印入新聞紙上其尤令人驚駭欲絕者則此手印之食指顯然缺其上截抹汀曰天乎布萊克君豈亞非利加異族之僧人探得解姆司之蹤跡冒險來此奪回猶猶之神像以報昔日之恨

耶布萊克凝視此手印木然癡立竟不能答一詞

第四章

時抹汀布萊克瑪同及麗拉羣注視新聞紙上之手印抹汀忽曰布萊克君其贊成吾意乎時布萊克方攫取此新聞紙近其眼就燈光下細察之若不耐煩曰吾固贊成汝意抹汀曰以余思之則……布萊克接言曰此斷指手印固起人疑然手印中仍有一可疑之點在抹汀聳肩拈鬚狐疑曰君意云何布萊克曰君試思之以亞非利加中部一野蠻之僧人猶知著手套耶此實可疑抹汀驚曰然則此手印爲手套之手印耶急進身復子細檢視曰噫君言誠是布萊克曰君試觀此手印兩邊之紋抹汀曰此顯爲直縫而成手指之印未有作如此之紋理者布萊克曰且紋印頗深

印此手印時必用力甚重抹汀君汝有小刀乎吾未帶刀也抹汀卽取刀授之布萊克將新聞紙上有痕迹者裁下摺之藏入袋中後俯身在地氈上拾得一火爐捧其端甚銳而無血跡可尋乃置於火爐之旁再加搜檢乃在安樂椅下得一手鎗曰此爲實彈之鎗柄上且刻有JHA之號記麗拉聞之急曰布萊克君此爲吾保護人之鎗布萊克頷之乃置鎗於外衣袋中忽曰抹汀君此爲何物非一可怖之物耶乃自桌上解姆司日記之旁取得一鈎形之錯刀其端極利復向抹汀曰君猶憶解姆司之傷痕歟抹汀曰憶之然此物我決其恐非凶器君不見錯刀之上固毫無血跡耶布萊克曰凶手或已拭去抹汀意不謂然曰恐凶手未必有此餘暇且錯刀著血尤不易拭淨布萊克聳肩以錯刀示抹汀指其端冷然曰君試審之方知余言之不謬抹汀復視之其端雖有紅色痕迹然非血也布萊克堅執己見曰吾必認此爲凶器以解姆司兩處傷痕而言雖此紅色之痕迹亦頗重要君以爲然否吾思凶手必既用此錯刀刺傷解姆司而後拭去其血漬此理昭昭然也抹汀曰何耶布萊克曰凶手用意頗深彼以爲無論何人既欲殺人必以特別凶器及既殺之則必隨身帶去是以彼故作此舉以亂人意耳抹汀仍細細察之布萊克知抹汀仍不決疑乃進而解之曰事難預定以時間計之則余決其頗爲忽促凶手是否卽用此錯刀以行凶而保險箱是否爲一大盜所開此二端當深研究然以爲是皆亞非利加一野蠻之僧人施其復仇手段而來此種言論直出人意外抹汀曰然則此盜亦祇有半截食指若亞非利加之野蠻僧人乎事之適合何其如是之巧耶布萊克頻搖其首失聲笑曰安知凶手之手其健全不與吾曹相同耶彼蓋偸讀解姆司之日記故留此斷指之手印以亂偵探之耳目移其禍於亞非利加之野蠻僧人耳布萊克之議論

方續續未已似更引人入迷惘之途方欲詳細解釋而地方警察官及官醫翩然至矣地方警察署雖距離解姆司之住宅甚遠因彼等乘摩託車來故能迅速乃爾警察名魯濱孫與抹汀本舊識乃與之握手抹汀以簡單語告以此案之大概官醫亦得麗拉引導入視解姆司矣魯濱孫亦欲入內一視而布萊克尼其行乃與之曰君姑緩行吾有要事請君攜來之警士助余遍搜全屋余以爲是不可少之舉吾已遣此間男僕入園中偵察前後門亦各有一僕守衞若凶手先時未得脫逃此刻當尙在屋內抹汀曰搜査手續早應行之徒爲君空談所延誤耳布萊克揮之以手曰吾初至時祗守護解姆司是以保險箱之被竊亦未注意然若非余注視解姆司恐彼之魂靈早已脫離其軀殼矣抹汀漫應之亦不與辯蓋其果宣布布萊克怠慢之實情則不搜査之咎應屬之於彼彼素性倨傲恒自掩其過失滋不欲人之揭其短也

此時大偵探布萊克乃急爲亡羊補牢之計召魯濱孫帶來之二警士入室使其爲一致進行之搜査此二警士本任駐守後園園門之役今以布萊克之命令不得不追隨大偵探之後矣於是布萊克首先步向門前瑪同欲隨之而抹汀以手阻之曰君幸暫留此屋不必隨吾曹爲同一之行動余將命警士來伴汝也瑪同聞之滋怒然不能抗其意乃强制其倔强之性枯坐榻上抹汀則隨布萊克魯濱孫及二警士而去未幾一警士復回安然坐於門次似已受上官命令來此監守此少年者瑪同憤甚亦不與之語警士狀亦頗以沈寂爲苦時室中杳無聲息僅鐘聲的的而已約閱十分鐘瑪同覺室中熱度太高不禁長吁蓋門既嚴闔百葉之窗又復緊閉空氣閉塞沈悶欲死覩此魁梧奇偉之警士危坐門次目灼灼相向

不期啞然而笑瑪同欲滅息爐中之火以火燄熊熊至今未息與抹汀布萊克初進此屋時同也警士阻之曰請君勿爲此瑪同怒曰息之庸何傷余素無頭暈症今亦殊覺難堪噫火之可畏若是警士曰君乎余亦惡之然以數種關係則不可息此火因此室中固有之狀態吾與君皆無權力以變更之否則余將因以獲咎瑪同曰當余與布萊克及蘇格蘭場之友初來時火即如此警士曰然則尤不可息以待搜查君若坐於桌之彼方面余或可微啓此窗以透空氣瑪同頷之曰謹謝盛意乃依此警士之言易其坐位警士啓窗約數寸於是又復寂然約閱十五分鐘瑪同殊不耐乃曰蘇格蘭場之紅面人其命汝監守余以防余逸乎警士笑曰君之所謂紅面人者殆即檢察官抹汀耶則……瑪同曰誠然彼以余爲凶手蓋其遇余於園中致生嫌疑耳君吸烟乎警士固亟欲吸烟然搖首曰否否吾儕吸烟有犯警律君不妨吸之於是瑪同乃燃其一枝仰臥椅上默無一言作靜聽狀俄而忽曰君有所聞乎警士曰否瑪同復躍起蓋其忽聞園中有呼救之聲復注視警士所啟之窗高聲曰試聽之呼聲又作矣此呼聲極清銳若人爲敵所困不得逃脫者既而寂然未幾又聞摩託車行動聲警士曰噫此非吾曹來時之車耶瑪同曰君輩乘摩託車來耶警士曰然瑪同曰此時車忽開行是何意耶豈殺傷解姆司之凶手乘隙駕車脫逃耶速！隨吾行言畢急從榻上取其帽戴之警士茫然尚不知究竟而瑪同已行抵窗前洞開其窗窗距地本不甚高瑪同且知此窗下有一花臺乃躍登窗限上方欲下跳此魁梧奇偉之警士乃陡憶此人爲上官所命令監守之嫌疑犯烏能任其逸去乃力執其衣向後力拽曰君乎吾之職分本……瑪同怒曰速讓吾行稍遲兇手遁矣遂脫其外衣猛躍登窗從窗口下跳警士受其震動頹然仆地急起立奔向窗前

然已不及蓋敏捷之瑪同已脫離此屋而去此負有職務之警士至是乃大驚亟追蹤往捕彼之身軀雖高碩無倫以久經訓練之故一躍登窗其捷亦若電光之一閃急急下跳不意用力太猛扭傷踝骨痛極而呼竟踣不能起遠聞瑪同急奔聲繼而又聞暗處有瑪同高呼聲此時警士欲起不可欲追不能目送此嫌疑犯之漏網遠颺舍高聲呼援又何術耶然而殊無濟於事也

第五章

吾書今將述偵探布萊克與檢察官抹汀行搜查手續之成績矣彼二人既抵屋之最上層仰視天窗果已洞開一椅適倒其下抹汀曰噫於此可見兇手已由此處遁矣布萊克曰吾曹盍更登屋頂以一觀其究竟君幸爲余扶穩此椅此時布萊克已將椅扶正立於其上抹汀遂穩扶椅背布萊克登椅一躍以手扶天窗聳身而上復俯身下視抹汀曰君放膽上此吾助君也抹汀頷之遂以同一之手續而跳乃彼之跳力殊不合法不期將椅傾覆於是抹汀君一頎而長兮之身材搖搖虛懸於天窗沿際力聳其身竟不得上面色奇紅曰吾將跌若……布萊克觀之不覺失笑力掖抹汀之臂始共登屋頂抹汀曰吾殊缺乏跳之技能君得毋齒冷也耶噫此時兇手豈仍蜷伏於此耶君宜特別注意布萊克答曰是或然君有手鎗乎抹汀曰君可用解姆司之手鎗吾自有吾者君其愼之此兇惡之盜賊必有極猛利之兇器不可不謹防之也於是二人在黑暗中蛇行而前摸索久之未達數尺地布萊克忽執抹汀衣袖曰此爲何聲非自園中來耶抹汀聽之而第二聲又作此呼聲卽瑪同在解姆司書室中所聽得者布萊克抹汀聽此呼聲雖不清瞭然可決其爲呼救聲已而復靜聽之寂然繼而又聽得一極清朗朗呼救聲此聲何來耶此

卽警士追捕瑪同由窗下躍跌傷足骨竭力呼救之聲也其地較迫而其聲復高故布萊克抹汀聽之極爲清晰布萊克回身趨天窗前曰抹汀君速！！吾同人似已在園中爭鬭矣乃復由天窗躍下抹汀則踏在已倒之椅上足爲所絆墜樓板上痛甚布萊克亦不之顧沿迴廊而奔既至樓梯匆匆疊級而下抹汀亦忍痛下樓奔過堂屋達於僕人住地一女僕向其指點入園門徑並云布萊克頃亦由此往逮欲告以其他事實而抹汀已不顧而去既至後門一僕仍駐守於此蓋受布萊克之命者仰視穹天仍沈沈冥黑星光亦殊稀蕩此敏捷之抹汀於此空曠之園林中更從何處覓其伴侶耶

抹汀處此四顧蒼茫之際乃大呼曰布萊克君布萊克君汝何在而光明之書室窗下有一極明晰之回音抹汀趨視見布萊克方俯身一受傷警士之旁警士曰君乎余不能阻之彼脫其外衣而逃余急追之乃仆於此抹汀急詢之曰汝云爲誰警士曰罪犯瑪同抹汀呼曰瑪同耶汝縱之逃耶警士力白曰吾何敢爲此吾方奉命監守此人時忽聞樓下有呼救聲彼卽由窗躍下抹汀曰笨伯汝胡不阻之吾非囑汝謹守之耶時抹汀身後又有驚呼聲視之乃爲一僕僕曰噫摩託車已失車夫已被擊抹汀曰摩託車耶何人之摩託車耶僕曰魯濱孫及警士所乘來之車耳此時受傷之警士頻頻撫其傷處藉以稍殺其痛苦乃接言曰君乎吾適欲告君吾曹聞呼救聲瑪同極驚愕蹶然起曰兇手逃矣急欲外奔吾力牽其外衣彼乃脫之由窗下躍吾緊緊追捕之詎跌傷吾足遂痛不能興嗟乎吾此時脚踝之痛如置火上吾不能忍矣言時甚苦

抹汀曰汝故託辭以釋汝罪耳噫奇哉此短髮之童子胡爲乎來哉此時一童子立抹汀前曰嗟乎吾之

自行車亦爲人奪去矣抹汀曰汝爲誰何今夕失車者之多耶趣言之童子曰吾名佩唐吾爲布納特醫士之僕吾方倚車於門次乃園中忽來一人握吾車之扶手曰汝車速假我往告汝主傷解姆司之兇手已逃矣我今往追之當時吾駭極欲阻之其人已奪車登鞍風馳電掣去矣吾雖從其車後且追且呼彼殊不一顧已而望塵莫及吾亦力疲而歸可憐哉彼處猶有一人偃臥地上聲息奄奄亦非酣眠吾搖之不動若沈醉者然意者其已死耶布萊克驚曰其人何在童子以手遙指曰卽在彼方雖然我已嗅之聲息已微矣布萊克曰噫此人必命在須臾以吾度之未必死也然彼何由至此可愛之童子汝勿恐怖其速導吾曹往觀解姆司之僕乃前導曰是卽吾所云被擊之車夫也其人臥處距此不遠可從此行也

抹汀指受傷之警士命方來之一警士曰汝可扶其入室善視之警士乃諾諾抹汀則隨布萊克解姆司之僕及此短髮之童子匆匆前行已而至其地矣布萊克俯身以電燈燭之偃臥者果一摩託車之車夫也仰面謂抹汀曰僅暈耳抹汀自袋中取出一長頸之瓶傾數滴勃蘭地酒於昏暈車夫口中未轉瞬間車夫睜眼注視布萊克所執之燈詢曰吾何所遇其聲絕危弱布萊克曰汝被擊汝之車亦爲人竊去汝曾覩汝之仇敵乎車夫加手於額沈吟久之似有所悟掙扎坐起曰吾猶憶之吾方坐車中吸烟忽有人來猝握吾喉吾乃跌入車中其人頗具偉大之力量吾欲擊之並竭力呼援然吾已幾爲其扼死吾思吾頭必中石是以昏暈其他事則渺不可知君云彼竊吾車乎布萊克曰然車夫以目四顧曰噫吾車果不翼飛矣嗟乎吾若何以告吾主人耶

布萊克曰彼去未遠吾曹或可尋之雖然吾將詢汝一事汝其以詳細之情形答我車夫曰何耶布萊克

曰汝曾見擊汝者之面乎車夫曰吾見之惟不十分明瞭以彼時天頗暝黑故不能辨然擊吾者頗似爲一黑人抹汀呼曰黑人耶然則竊取蒙格爾哥猶猶神像以及今晚之事互有關係矣布萊克復問車夫曰汝何由知擊汝者爲一黑人車夫曰彼面黑而黑鬚蓬蓬布萊克曰汝見其手乎車夫曰手甚白布萊克曰奇哉彼何面之黑耶噫吾能詳其理由汝不云其黑鬚蓬蓬遮其面之下部耶車夫曰以吾觀之誠然布萊克安然曰擊汝者必戴以黑色之假面具故彼眞實之面目轉爲其遮掩在黑暗中汝故以其爲黑人抹汀以爲何如抹汀曰然但竊自行車者又爲何人豈卽瑪同歟布萊克曰吾固作是想童子乎汝其識奪汝車之人乎童子曰吾不知其名然決其爲吾同種之人以吾燈光之力吾見其取道布辣克海斯布萊克曰彼旣上汝車汝曾追之乎童子曰吾追之若干遠彼隨一摩託車而行蓋吾旣聞摩託車之機輪軋軋行動聲復睹車後之燈光閃閃故見之至爲淸晰抹汀曰然則吾曹對此將若何措置之耶爲今之計吾思必宜取敏捷之手段立卽追捕或克有濟否則鴻飛冥冥無從弋獲此一齣離奇之悲劇殊難閉幕也

布萊克曰吾亦云然第必須得一車方可從事跴緝然何由得之耶乃指解姆司之僕曰汝主人有車否僕曰無之車夫曰君可速以電話報告此間之情形於吾公司公司當必有車來此以助君也吾公司之商標爲威麟電話之號碼爲3030也布萊克曰善抹汀詢之曰約閱若干時車始可至汝公司距此遼遠否車夫曰在新十字街閱時當無幾抹汀搖首曰恐亦嫌遲然吾曹候車時果有他事可爲耶布萊克曰多矣多矣兇手由屋頂躍下之地吾曹可加以愼密之考察當吾離該屋繞牆行時有長春籐曾拂

吾面兇手或卽攀籐而下於此不能不注意一研究之也此時布納特醫士之童子及魯濱孫之車夫已由解姆司僕從引入廚次署進飲食去矣布萊克與抹汀則循行至屋牆旁果見籐已扭亂布萊克以電燈燭籐下花臺見臺上輭泥印有足迹顯然方俯身就視此足印詎知手持之電燈在花臺沿上又接觸一可貴之品物急拾之起顧謂抹汀曰一帽也抹汀曰此恐非兇手之物彼決不能遺此物於此布萊克曰君須知其匆促遁去旣尋帽不得無已始棄之不顧蓋其雖有燈不敢用慮爲邏者所見兇手由屋頂自此躍下當可無疑且輭泥上之足印如此之深益信其攀籐至半途而下躍噫我更知兇手躍下時且復跌傷矣抹汀曰何由知之布萊克曰君不見山石上之血跡乎乃以燈燭之一重山石中紫羅蘭之花方亭亭盛開美麗欲滴距牆之左約二尺一石上有血跡一大塊抹汀以手觸之腥紅猶溼乃曰以此觀之似若彼由高處跌下布萊克曰然吾曹必量其足跡再至書室或更有所得二十分鐘內威麟公司之車未必能至猶有極充足之寶貴時間大可供吾曹之研索也於是乃自衣袋中取一輭尺子細量此足跡至再至三記入手册中復攜花臺中所拾得之帽與抹汀相偕仍入解姆司之書室中矣

此時麗拉與布納特醫士仍守視解姆司於其臥室中故書室內狀頗沈寂布萊克抹汀乃得從事搜查手續布萊克瞥見瑪同之外衣仍置於近窗榻上此外衣卽瑪同脫而逃去留此者電爐中之火猶熊熊然未殺其燄抹汀取瑪同外衣伸手入袋中取出書札數事閱之皆無關緊要者此外又有手帕一烟盒一最後更得一手套抹汀頗注意此手套一再審視曰噫何祇餘其一耶布萊克曰此無足異或失之耳保險箱上未識有手跡否亟取出顯微鏡細細察看鋼門搖首曰竟無痕跡噫竊此猶猶神像者必非一

庸碌無能之豎子也抹汀曰果爲大盜何棄金錢而不取布萊克曰彼或雖知金錢所在地方欲攫取而適爲解姆司所驚君猶憶麗拉之言乎彼云猶猶神像卽在箱之最上層一開其門卽能見之蓋彼方置此金質之神像於袋中必解姆司卽聞聲入室已不及囊括金錢矣噫地毯摺起一角何故耶乃俯身檢視之抹汀從旁呼曰血也血也

布萊克曰吾前云兇手用錯刀刺傷解姆司而後拭去血跡今證之果不謬抹汀注視此地毯底面上許多之血跡斯時亦不能不傾佩布萊克先見之神復狐疑曰全局眞相究如何布萊克燃一雪茄曰非難預定以吾思之此錯刀必爲兇器以其端及地毯上之血跡並解姆司之傷痕證之當無異議此兇手既至此室必先從事於保險箱以其頗舊而不堅開之殊易既闢其門卽覩猶猶神像彼亦爲有識之人解姆司日記中所載亞非利加蠻僧事蹟亦必取而讀之蓋此日記顯露於桌上披覽之固甚易也是以知猶猶神像爲金所鑄極貴重方欲納入袋中解姆司乃挾手鎗猝至兇手必以重物傷其陽穴其手鎗或爲自落或爲兇手所奪而擲去則不可知然彼等必互相打擊兇手既得此錯刀卽猛刺其胸解姆司遂仆矣吾以爲兇手初意本不欲傷之今見事已如此罪已成立乃思欲故設疑陣以迷惑偵探家之耳目兇手非已讀解姆司之日記耶知蒙格爾僧人之食指皆祗有半截乃效之以遂其欺人之計使偵探家疑爲野蠻之僧人追蹤而至欲得猶猶神像以報昔日之仇彼乃著以手套以墨水一一遍塗之故留其食指半截不塗於是印於新聞紙上無論何人見之必以爲是斷指之人矣其所以著手套者蓋恐其眞實之指印轉因此而遺留他日偵探就其指紋而逮捕寧非弄巧成拙作法自斃耶彼復以墨水浸汚於

新聞紙之他部分而傾倒其瓶者一若無意中爲之使人於此不疑嗟乎此種手續得非極靈敏極細密也耶然猶有兩破綻卽竊開保險箱之情形必爲熟手之盜一也二則此手印上有手套兩旁直縫之紋抹汀曰噫此盜之精細亦殊可驚歎也若偵探者專就手印上著想則必認犯罪者爲亞非利加野蠻之僧人是適足以墜其術中幸吾曹未受其蔽也

布萊克曰吾曹今將研究其何以燃此煤氣爐矣抹汀曰君意兇手爲之耶布萊克曰固然麗拉不云乎昨夕解姆司困憊殊甚歸臥室絕早彼胡爲留此熊熊之火於其書室中耶且今晚頗熱殊無升火取煖之必要意者竟爲兇手所燃以焚燬何種證據之用耶抹汀曰哦其燬有墨水之手套乎布萊克點首俯身爐旁細察之以鉗夾出一物指案上水瓶謂抹汀曰君以一杯水來抹汀以水至布萊克置鉗得之物於水中詎此物入水卽沈著於杯底布萊克持杯有頃乃自杯中取出其物噫此何物耶蓋一手套上之鈕也布萊克含笑置於掌上以示抹汀曰果如尊見兇手燃煤氣爐焚此手套以滅迹也抹汀就視之復取其由瑪同袋中所取出之手套謂布萊克曰噫得之矣傷解姆司者必瑪同也必瑪同也試觀此鈕非與君爐中鉗出者相同耶布萊克乃比較之者其形式之大小製法之精麤適不差累黍布萊克亦爲之愕然

斯時也警官魯濱孫忽偕一解姆司之僕至謂布萊克曰吾適覓君此僕告余一事殊極緊要而有價値遂顧僕曰汝爲布萊克君復述之僕乃曰吾所云者亦不知是否有益於此事然解姆司受傷瑪同似不能脫離關係以吾所目覩者甚詫怪也抹汀促之曰汝何所見幸速直言僕曰當余今日薄暮於此書室

遞信與吾主人時瑪同適扼吾主之喉按之仰臥於桌上爲狀絕佷而險吾見之駭極疑爲噩夢不期大號瑪同旣見余始釋手放吾主起立彼等之面色殊奇紅呼吸惴惴設非瞽者孰不知其爲一最激烈之奮鬬耶設非深仇宿怨又奚爲此激烈之奮鬬耶

嗟乎經此僕人詳細之報告後瑪同爲擊傷解姆司之兇手幾成鐵案此時檢察官之胸中已不復承認瑪同立於嫌疑犯之地位直視之爲眞實之兇徒矣

第六章

燈光閃閃機聲軋軋一華美之摩託車自解姆司屋中飈馳而出噫此誰之車歟即布萊克以電話向威麟公司賃來以追捕瑪同之車也時布萊克抹汀及魯濱孫同坐車中抹汀坐布萊克之旁曰此行吾曹第一當勿再失瑪同之蹤跡今已證明彼爲擊傷解姆司之兇手矣布萊克曰君意瑪同乃爲眞兇手耶抹汀答曰然否則印於新聞紙上之手印何以竟爲瑪同之手套若云印手印者非其手套則彼又何故焚其一隻布萊克曰君以爲瑪同焚之耶抹汀曰倘他人焚之何能得彼之手套布萊克曰或彼遺失於解姆司屋中亦未可知君不聞頃間解姆司之僕之言乎彼云瑪同曾與解姆司爲激烈之奮鬬也抹汀曰聞之若謂瑪同與解姆司鬬後即離其屋亦未與其未婚妻一道晚安則其去也頗匆促而擊解姆司似更爲一人故設手套以惑人心今手套已證明確爲瑪同之物而當吾曹遇彼於園中時其時間距吾曹見窗帘上人影奮鬬時亦不遠就此種種原因證之若合符節即或瑪同非正兇彼亦必知有盜在此甚願其爲盜所殺以洩其恨也布萊克曰就君言之則瑪同固願解姆司速死並知有盜在此極願假手

殺之可卸罪他人矣抹汀曰此固彼之想像也布萊克曰殺人者既非瑪同則彼又何必用其手套印此手印以亂人意耶況吾曹遇彼於園中時告以此事彼極震駭就神情察之似非殺人之徒抹汀曰噫大

凡犯法之人每多狡猾慣作假惺惺態無論如何倘吾曹追及之決不令其再由吾手而逸須知瑪同一去此案更難捉摸矣

此時車中寂然車急急行布萊克雙瞳灼灼注視前途不少瞬未幾車忽驟停蓋道旁有一摩託車已欹斜傾倒於道旁魯濱孫遽大呼曰是矣是矣是即吾曹頃間所乘之車也於是布萊克抹汀魯濱孫俱下車抹汀忽覩破車旁有一物僵臥於地屈膝視之驚呼曰得之矣得之矣此非瑪同耶嗚呼死矣布萊克視之曰未也彼特暈耳以我觀之當係受猛烈之震動所致抹汀亟以手枷緊繫之布萊克曰瑪同獲矣其所追之人又何往耶時彼等車首之燈

頗閃爍光亮映照此毀損之汽車極明晰無遺布萊克復從事搜查破車之中無一物有研究之價值然距此不遠則有所得足以證明瑪同所追之人亦傾跌於此昏暈若干時者何故耶蓋天不雨久矣沿途沙土頗厚其上有一顯然人臥之痕迹未幾復周圍加以考察則又得一破壞之自行車倒於道左已不堪用布萊克曰噫此殆瑪同向布納特醫士之童子所强借之自行車矣布萊克乃取之置諸破車之上抹汀魯濱孫已將瑪同扶掖安置於完好之車內魯濱孫復燃一巨燈樹於破車之旁俾後之來車知所趨避不致有衝突之危險此亦警察之保安職務也

布萊克復屈膝瑪同所臥之地詳細審之見沙土之上印有帽痕而瑪同頭上此時固禿然無帽布萊克一再思之以爲瑪同暈倒車旁時帽固安然在頭不然何沙中印此帽痕耶厥後必爲其所追之人攫取以去於是又陡憶及解姆司書室牆下花臺所拾得之一帽決爲兇手所遺蓋兇手由屋頂攀籐下跳時跌落其帽頭撞石上受傷頗重以致山石上血漬淋漓因事機迫促不暇尋帽遂匆匆奪取汽車狂逸及至車翻跌暈暈而復甦乃取瑪同之帽戴以遠遁用之遮掩傷痕以避警察耳目者也於是布萊克含笑不語蓋已得此案之端倪矣乃呼其伴侶載此昏暈之瑪同驅車而還解姆司之住宅

俄而車抵門次布萊克曰吾將以電話通知挺哥囑其攜白得魯至頗有助於余也挺哥者布萊克之副手也白得魯者一慧銳無倫之偵探犬也布萊克言畢即按門鈴一僕洞啓之乃俱入抹汀魯濱孫則擁瑪同入解姆司書室中布萊克既以電話通知挺哥後亦入書室見未受傷之警士鵠立門次抹汀魯濱孫則俯身瑪同之旁時瑪同猶昏昏未醒布萊克至睡榻前急以在窗外花臺上所拾得之帽試爲彼戴

之乃尺寸頗大殊不合其頭且帽簷廣闊幾遮沒其眼抹汀曰然則此非瑪同之帽矣布萊克曰然彼跳窗追捕兇手時雖極匆促幸取其帽戴之彼殊加惠於吾曹不淺也抹汀曰何耶布萊克曰瑪同果不自戴其帽則兇手無從攫得夫兇手頭巨而瑪同之帽則甚小勉强戴之其狀必極難堪與其遇者未有不加以注目較之額上之傷痕尤易惹人視線嗟乎兇手而有此特別標識吾曹偵探家更易著手抹汀君拭目俟之兇手之就逮或在指顧間也

此時瑪同漸醒以肘支其身曰噫此爲若何之猛撞耶以目環顧室中曰君輩是否得余於道上布萊克曰然君何所遇瑪同啟脣欲答舉手欲撫其頭乃兩手爲手枷所緊緊而不得自由彼垂目下視驚曰此爲何意抹汀曰昨夕擊傷解姆司汝爲嫌疑人故加以逮捕吾爲汝計幸明白言之愼勿再作狡猾之報告須知今日不易任汝再逃也瑪同曰嘻此殊堪一噱耳君輩遇余於園中遂以余爲兇手要知吾於此事毫無非法行爲則昨夕之事更無秘密之必要設非君輩在園中告余則余尚茫然室中有此慘劇布萊克君君非捕余之人乎當時狀態君當能一一憶之也布萊克聳肩曰吾固知汝無罪然實可疑汝之手套何時遺失其一趣明言之瑪同曰手套耶何時失落吾不復能憶之矣豈已爲君輩得之耶布萊克曰在爐中檢得汝手套上之鈕耳瑪同意殊愕然少選曰或當吾謁解姆司時失落然何爲焚之布萊克答曰新聞紙上既用以印手印矣烏能不焚燬以滅迹耶瑪同低聲曰天乎君思吾……噫此殊可畏……曾作此驚人之事耶布萊克曰尤有一事質汝解姆司之僕持信入門時親見汝扼其主人之喉汝果無仇於彼又何爲下此辣手耶瑪同答曰吾殊不欲扼之乃當時出於正當之防衛不得不如此耳當解

姆司與吾口角忽起立擊吾緊握吾喉吾氣幾絕吾再三懇之彼不之應爾時生命懸於一髮吾爲自衛計不能不反抗之方吾轉扼其喉其僕適入布萊克曰汝與解姆司口角之理由君曾不願宣布刻將仍守秘密耶瑪同沈吟久之曰吾此時仍不能宣布蓋此事於解姆司之名譽及愛吾者之幸福有莫大之關係今茲吾殊不能諾君之請也

布萊克曰我且問汝乘布納特醫士之自行車緊追前行之摩託車有何聞見幸詳以見告瑪同頷之曰吾既得自行車後撥轉扶手力踏雙輪緊追前行之摩託車遙矚前車果祇一人吾以爲卽擊傷解姆司之兇手也後摩託車遽停猛以手鎗擊余彈續續發狀如連珠余聞鎗聲急偏轉扶手或左或右使余之車路時曲時直兇手之鎗乃不能瞄準彈多落空未中此時兇手之車復急急開行吾於其後仍緊緊追逐最後吾

車與之僅距離五尺矣吾又用全力踏輪猛進已而兩車並行矣吾乃急傴其身與摩託車接近以一手堅握彼之車柱布萊克曰此時君曾見車中人之面乎瑪同曰未也是晚天黑如墨吾僅覩其形影而已嗟乎吾既得此車柱吾乃棄擲自行車於不顧吾之身乃繫著於此摩託車之車沿兩足猶掛車左此時車行猶未止吾亦隨車而奔嗚呼險矣幸車行未幾即撞入路旁之沙灘而覆余亦隨之顛仆於地昏暈如死此後事我悉不知諸君乎兇手其已捕獲耶

抹汀曰未也汝其與魯濱孫同至警署受訊倘果無關則立即釋放還復君之自由魯濱孫即命警士引之行方起身官醫步入曰解姆司傷殊危險布納特醫士亦頗失望魯濱孫略點首官醫退乃與警士驅瑪同行方至門前時迴廊中鑾轔聲得得而來噫何人耶麗拉也玉容憔悴斜視其未婚夫爲警士所拘手枷聲錚錚然不覺震及心肺驚向後却欲語似又不知若何措詞目光驚悸嬌軀戰慄向之芙蓉秀靨今亦作可憐慘白色矣瑪同亟欲前進作慰藉語又恐其昏暈麗拉以手捫心曰嗟乎瑪同君此胡爲哉汝何爲隨警吏去耶汝腕上又何爲驟加此物祈君語我以故瑪同振氣曰吾愛此舉殊大謬汝勿怖吾俄頃卽歸麗拉以悲惋之柔聲詢之曰君究何罪豈彼等以君爲擊吾可憐之保護人之兇手乎瑪同君能以眞情告我耶瑪同答曰正以是被嫌疑耳蓋吾曾與解姆司口角而彼等適見窗帘上奮鬬之人影未幾卽遇余於園中此誠不誤然此冤獄亦不難加以說明麗拉長吁謂警士曰公等幸勿如此君其觀之此爲瑪同授吾之信囑余於今晨相晤彼深夜來此卽爲此也言時卽自胸前取出一信授抹汀抹汀接而展之所載與麗拉所云無異乃抗聲曰此無補救於此事瑪同君必一至警署果無罪……麗拉接

言曰彼誠無罪彼爲吾所至愛之人不久即正式行婚禮彼之性質吾豈不知之耶吾告君彼於此事殊無關也繼又作悲聲曰吾愛上帝佑汝汝勿自苦噫彼暈矣麗拉遽向後仆布萊克疾趨前以臂支之復

置於安樂椅上瑪同俯身其旁以唇親其白冷之額後直立謂魯濱孫曰去爾去爾吾其偕汝輩行乎

布萊克則掣鈴召僕僕至布萊克囑其守護麗拉以彼暈去尙未甦也此時門外忽有嗚嗚之聲蓋摩託車至矣布萊克謂抹汀曰必挺哥已至吾曹其速往勿再稽延以誤事於是相將至園中挺哥方由車下躍慧銳之白得魯狗亦隨之以下見其主布萊克至疾依其旁頻搖其尾以表示無限之親愛布萊克則微俯身撫其頭曰佳哉白得魯也吾今有所使汝矣顧挺哥曰吾曹速循此道往勿虛擲光陰天將拂曉矣遲則兇手將更遠颺於是一一登車展

輪飛馳車中布萊克畧告此案之大槪於挺哥此時車行甚速俄而抵破車處矣仰視天際疏星可數銀漢西斜一縷蛋白色之曦光已隱約發現於東方乃停車而下布萊克取出在解姆司花臺沿上拾得之帽徐行至瑪同所追之人傾臥處謂挺哥曰以白得魯來挺哥即引至其側布萊克則置帽於此靈慧之小犬鼻孔復以手指地曰其速察之白得魯似解其意以鼻近地嗅之未幾昂首汪汪而吠頻引其索欲離此而趨草上布萊克即以索授挺哥曰汝可緊隨之往勿遲勿遲抹汀君吾曹可歸矣

抹汀銳聲詢曰此時歸胡爲耶布萊克曰吾曹仍有疏漏處錯刀之柄上或有指紋也抹汀曰君能覓得之乎布萊克曰是或可得吾頃者未一尋之良自悔君試思之兇手若先除手套而後揩拭錯刀上之血跡則錯刀柄上所裹之紙必能留有指紋蓋兇手既以手套浸墨汁印於新聞紙上其墨汁必浸透手套而達於指肉匆促間彼未必留意洗滌其指上或留有殘餘之墨汁則錯刀柄上亦必有濃黑之指紋抹汀曰噫此實爲才智之思想倘留有指紋而即爲瑪同者則其爲兇手也無疑然亦吾曹之幸福布萊克曰以我之懸想縱有指紋恐正未必爲瑪同者也時白得魯仍竭力就地狂嗅蓋將尋此氣味以追覓罪人之蹤跡也挺哥詢曰吾即去乎布萊克曰然汝謹記所偵緝之人爲一戴黑白相間之花呢獵帽者顧其帽尺寸頗小極不適其頭汝若得端倪即以電話告余余不在解姆司宅邸即在拜痾街挺哥諾而去布萊克抹汀復驅車回解姆司書室布萊克急持錯刀至電燈下細察之乃錯刀柄上所裹之紙果有淡薄之痕迹布萊克以顯微鏡細審之此痕迹確爲拇指浸墨汁所印成雖墨汁已乾其色甚淡而拇指之紋理固十分清晰毫不模糊布萊克急持之以示抹汀且高聲曰天乎罪人斯得矣抹汀君吾意瑪同固

無罪也此指紋非他卽吾曹日日腦中欲捕之與布萊達克司透也抹汀曰噫君云何其眞達克司透之指紋耶布萊克決然曰然此達克司透之指紋雖在千萬種之指紋標本中吾亦能識之而不爽蓋自渠第三次逃逸後彼之指紋吾已深深雕刻於吾之腦蒂矣今日對之寧有誤耶

達克司透者劇盜也屢犯巨案均以術逃脫不久方以蘇格蘭塲之炸藥案發覺爲布萊克抹汀所逮捕不知達克司透又以如何之方法復爲其漏網官中方以其指紋印爲寫眞遍付偵探從事密緝故布萊克能一見之而了然也

第七章

挺哥既與布萊克抹汀別後白得魯卽遍地狂嗅以盡其狗之偵探職務挺哥決其氣味必大蓋距離兇手經行其地閱時尚無幾也此慧銳之白得魯且嗅且走經叢草之地而至通列威沙之街挺哥緊緊隨之白得魯繼續前行至奧布列斯克街復向右沿盧姆比特谷而至列威沙街時街中頗靜寂既過此直行至押摩沙街又至新十字街仍興致勃勃行行重行行挺哥乃知其取道於東南及至茶坦姆車站既達其地白得魯仍且嗅且走將直入車站挺哥阻之蓋挺哥之意以爲作此驚人之巨案復能設種種之疑雲其盜決非等閒必爲巨猾無疑若果爲劇盜未必不識我慣能捕賊之挺哥且必更識此靈慧之白得魯今若一露其面直使之望影而逃躑躅於站外者良以是耳

時尚未及五時售票處已啓其玻璃之窗售票蓋第一班汽車已開此時站西忽來一苦惱之工人手攜一筐滿貯錐斲之屬踽踽前行挺哥以手阻之急詢曰君欲乘何班車工人注視挺哥以烟管頻搔頭上

之短髮曰吾曾聞有人竟能自忘其事是耶非耶挺哥不耐阻之曰勿如此吾問以要事並有需於汝且給汝半圓銀幣工人笑而納之神情即大異於前乃曰君何所問挺哥曰君欲乘何班車工人曰後一班車至大橋者挺哥曰君可耽擱若干時工人曰僅十分鐘耳挺哥曰煩君為我代守此犬我將往站內一行俄頃便還乃以狗索授工人而白得魯嗅其足而吠工人驚曰彼將齩吾挺哥以溫語慰白得魯曰汝為一至馴之良狗汝其少安毋躁復叮囑工人曰無論如何君必候吾於站外愼勿牽犬入站吾殊不願站中人見此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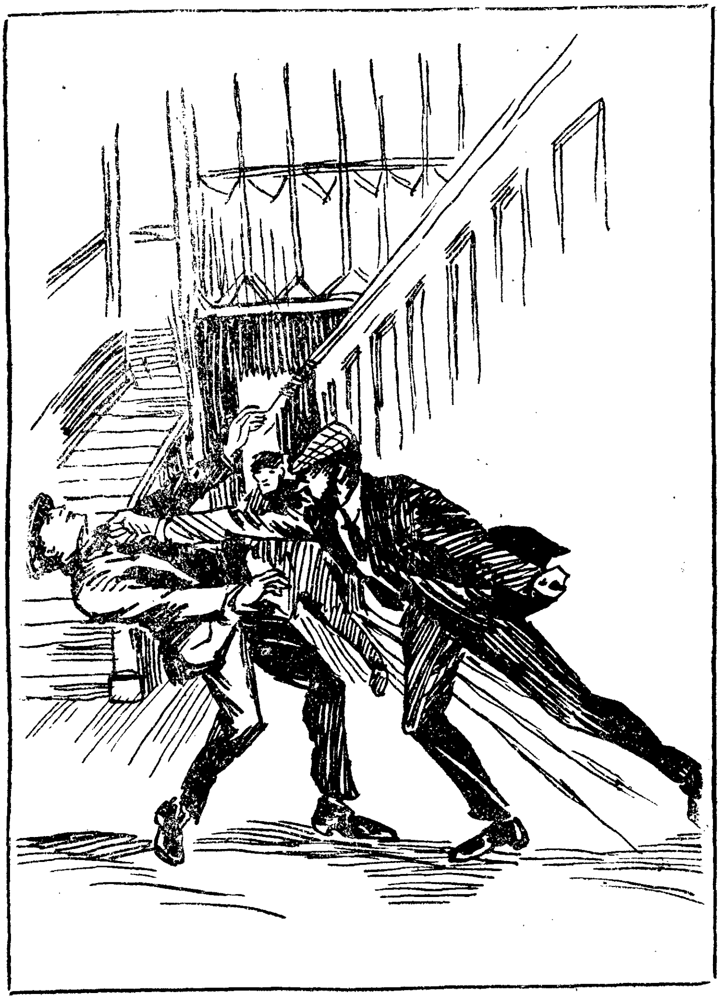
挺哥言畢故低其帽直遮至眼時賣票人懶懶然坐於售票處挺哥趨前詢曰吾訪一友彼戴黑白相間之花呢獵帽者曾購票耶賣票人欠伸視挺哥曰得非頭甚大而帽甚小頦下黑鬚蓬蓬之人耶挺哥曰然彼何往是否至倫敦街賣票人曰否彼購至押得解特街之車票乃另一軌道君為其友奈何不知挺哥曰此班車何時開行賣票人曰半句鐘後即五點四十分鐘距此班車一句鐘後尚有一班挺哥頷之乃購一車票就售票之玻璃窗內視見壁上設有電話機乃詢曰君能允我一用君之電話乎賣票人曰否此非公用電話局中有例局外人不得假用挺哥曰果如是耶殊不幸也因自袋中取出一半磅錢在售票處窗沿上敲之曰君能特別允我乎此時賣票人忽覩此燦爛之錢遂驟變其嚴肅之法律面目示意令挺哥入內叮嚀之曰君其速為之此實為變通之舉挺哥入室以錢授之乃檢視電話號數表既得解姆司住宅之號碼遂搖鈴囑電話機關接線俄而通話矣

挺哥曰君為布萊克乎對話人曰然君其挺哥乎挺哥曰然吾今已在茶坦姆車站矣布萊克曰兇手已

得乎挺哥曰我已偵得之矣其人已購至押得解特街之車票矣半句鐘後車即開行公等能速以車來耶布萊克答曰吾與抹汀行且即至君其愼之勿使兇手再逃挺哥……汝注意聽之此兇手非他乃劇盜奧布萊達克司透也挺哥曰然則尤爲緊要之犯矣布萊克曰然倘吾曹不即至車站無論兇手至何地汝必尾之行挺哥曰此固然……言畢即放下聽筒復向賣票人曰尚有一事君能許余乎站外吾有一狗擬寄存尊屋片刻此犬頗慧解人意若吾囑其安靜勿躁則彼決不致嗚嗚而吠致擾淸聽也賣票人沈吟久之曰亦無不可又曰君殆一偵探耶挺哥曰然頃吾所言者幸君爲我秘守之賣票人頷之言畢匆匆出站向工人取回白得魯入站托付賣票人復叮囑白得魯曰可愛之白得魯汝勿躁怒而主人行即至矣狗亦頻搖其尾弗已靜臥於賣票人之案側

此時挺哥乃手持車票步過柵欄至臺階上層此臺階通至月臺即爲此班車發點之地挺哥復下其帽以遮其面部之上半使人不識徐徐下此臺階月臺上頗靜寂闃其無人唯二三站中勞動工人著號衣憧憧往來給事而已挺哥決定兇手必在待車室內因不得不格外注意月臺之旁適有一牛乳公司之告白牌挺哥即隱身其後蓋謹防爲達克司透所見也挺哥注視臺階復視站上之鐘約計祇有三分鐘則開至押得解特街之火車即至此時待車室中有若干之旅客提囊攜鞄魚貫而出相繼鵠立於月臺時光易過一刹那間祇二分鐘矣挺哥忽聞汽笛聲波波而鳴知火車將至俄而轔轔然車抵月臺矣挺哥直身立目光灼灼注視待車室之門不少瞬時月臺上旅客已紛紛滿集仍不見有達克司透之影噫其已聞風遁去耶復注視臺階之上層又自語曰噫何布萊克亦珊珊來遲耶殊令人煩鬱欲死也

正煩躁間臺階之上層忽來二人噫來矣來矣蓋即大偵探布萊克與檢察官抹汀也同時待車室中亦有一人冠黑白相間花呢之獵帽帽甚小僅覆其額徐徐而出狀雖從容而目則狠顧露張皇恇怯之形



噫翳何人寧非劇盜達克司透乎達克司透出待車室後方欲攀登最近之一車挺哥乃自牛乳公司告白牌後飛步而前足聲甚巨達克司透遽聞其後有急急之步履聲回顧陡見爲挺哥驚駭欲絕布萊克抹汀已覩此二人追逐之狀亦由臺階疾趨而下挺哥既至達克司透身後猛欲執之達克司透急以拳揮之遂仆乃大聲呼援達克司透急推開火車之門躍登脚踏板上即竄身入車然斯時挺哥已復起立一躍登車追及達克司透堅握其臂竭力拽之出車爲力太猛達克司透與挺哥俱傾跌於車外掙扎於月臺上者久之已而挺哥跪起壓迫達克司透於身底更以手

牢握其喉此時布萊克抹汀已急奔而至布萊克乃以鋼製之刑具拘繫達克司透之手足於是此劇盜乃就縛

布萊克曰奧布萊達克司透吾今又獲汝矣汝曾憶犯有許多之重案乎就中以刺傷解姆司於其宅邸一案爲最近達克司透顫聲曰君爲薩克唐布萊克乎布萊克曰然吾已兩次獲汝蘇格蘭場之事汝狡獪竟逃於法外今茲之事吾殊爲汝憂若解姆司果屬不救……達克司透高聲曰然則解姆司未死耶嗚呼謹謝上帝……噫君何所云解姆司爲何人又何爲而致死耶布萊克冷然曰此自當爲汝明言之解姆司者卽爲汝所擊之人達克司透戰慄曰凡此種種吾實不知君言何指倘君不信吾能誓之（譯者案西人最重誓言決不輕於宣誓由此觀之彼中盜賊梟獍

之徒。於無可奈何之時。亦作僞誓以自逃。嗟乎。彼不負道德上之責任者。固未能以宣誓繩之也）布萊克聳肩笑曰。汝之黑白花呢之獵帽。何來額上之傷痕。又何因而至言時又插手入達克司透袋中取出蒙格爾哥猶猶神像曰。吾今送汝以可靠之證據矣。轉以付抹汀。曰。君幸爲解姆司保存之。吾曹勿再爲此無益之談。徒耗光陰。俟登車後再爲此狡賊言之。於是布萊克挺哥抹汀押解達克司透經過臺階而出車站。挺哥復向賣票人索回其狗。既登摩託車。挺哥自爲機關手坐於司機位次布萊克與抹汀及達克司透坐於車之後箱。敏慧之白得魯則蜷伏於布萊克之足次。怒目而視達克司透。嗟乎豈兇人之可惡。雖猩猩之畜類。亦解此耶。

此時布萊克坐車上。謂達克司透曰。汝故意留墨汁之新指手印於新聞紙上。並拭去錯刀上之血跡。此殊精細。汝奈何先去手套而後拭錯刀。致使汝之拇指指紋無意中遺留於錯刀之柄所裹紙上。遂令今日就縛無辭以自解。寧非天奪汝之魄耶。達克司透遽聞此言。知種種奸惡手續完全披露。不覺身軀瑟縮。佝僂以手遮面曰。天乎。解姆司未死耶。吾實無害彼之動機。布萊克君。上帝神明。吾心可表。

第八章

布辣克海斯牧場上。一壯麗之宅邸前。有廣博之草庭。一方芊芊。如茵。彌望。皆碧。近屋處。支一白帆布之輭榻。一形容蕉萃精神困憊之老翁。倦倚其上。時日光方紅。麗如錦。而穹天空朗。作蔚藍之媚色。無復有片雲之點綴。林間小鳥。咸鼓其慧舌。得意而歌。以唱其嚶嚶求友之曲。空氣瀲鮮。清甜可味。雜花芳馨。尤沁人脾肺。似此良辰美景。洵堪賞心樂事。乃榻上病翁對此。殊不覺其生趣。顰蹙其眉。鬱而不舒。一若感

受無涯之痛苦有莫大之隱憂將至者噫此何人歟即解姆司押拉司台爾君亞非利加一大遊歷家也自其遇盜受傷後命懸旦夕偃臥匡牀已數週矣經布納特醫士精心療治日趨健康今則已漸能下榻値此和暖之風日中乃移榻草庭畧暢襟懷亦殊有益於病體也此時解姆司自語曰吾思吾今日不死固當感謝衆人雖然果任吾死則爲事更佳吾之感激衆人當較今日爲尤甚今既不死對於麗拉當若何懺悔以贖前此之咎耶嗟乎其財產刻僅有數百磅耳吾豈堅守前言以秘密之乎質之死友之交誼與我個人之道德吾又安能永遠以欺詐之耶此時解姆司方天人交戰於胸中忽覩一影冉冉而至乃起立視之則綠陰深處知人隱事之瑪同來矣解姆司覩之目乃下視凹入之雙頰以受非法行爲之激刺不覺深赤如山茶之花嗟乎人有內媿於心胡表現於面目者如此其易此殆良心上天然之色彩歟雖名畫家所不能點染也耶

瑪同自受嫌疑之名被捕入警署後經正式之審判後復得正犯達克司透之反證益證明其爲無罪旋即釋放出獄後解姆司即未與之面爾時瑪同步至解姆司旁以手輕拍其肩解姆司舉目觀之曰君何爲至此君不能待吾病體痊可即復來責問吾之秘事乎君將迫脅此衰病之翁宣告此事以破壞此愛若己女之愛情乎詎知瑪同非特無逼迫之怒容轉柔聲曰麗拉將至勿爲彼所聞解姆司君吾對於此事一再思之麗拉決不知君之底蘊解姆司面露狐疑之色曰吾殊不明瞭足下之言遲早之間吾必盡情告之瑪同低聲曰君愼勿孟浪爲此吾不曾告君我已襲產爲富人耶吾之所有足供余一生費用而有餘當吾前者謁君於書室時曾語足下謂吾之來有所助於足下乃君不察以我爲仇於是以口角之

故而遺手套以投書之故而被逮捕脫非偵探神明元兇就縛幾成冤獄雖然往事已矣我亦不復懟君我今又來面汝矣解姆司喘聲曰君意云何瑪同授一粉紅色之紙片與解姆司曰君其取此支票其數爲二萬磅可償還汝欠麗拉之財產解姆司訝甚幾疑爲夢復以爲眼迷凡人喜極或悲極大半皆作此狀態特解姆司此時屬於喜極一方面耳

解姆司乃出以感激之聲調曰瑪同君吾不能受此上帝知汝爲美意然吾之傲性……瑪同接言曰君勿再施傲性解姆司君汝往者濫用麗拉之財產雖微近於非法然君之預算固以爲易於清償不圖市場變幻事業失敗遂令君力與心違經濟上既陷君於窘迫之境界於是君乃不得不暫用欺詐之手段嗟乎欺詐之手段發生道德上法律上君不能不完全負其責任我知君神經上之痛苦深矣此時若使麗拉知此情形君之名譽自毀滅無餘徒作社會上笑罵之資料在君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原不足恤其如我最親愛之人之生趣因此斲喪盡罄何嗟乎解姆司麗拉者我所至愛之人也吾寧盡破吾產殊不願使其神經上受一刻之痛苦生趣上受一毫之打擊矧此戔戔二萬磅猶未足破我之產耶今以此支票付君君可依其亡父遺囑悉還其產君之往事固一了百清而君與麗拉之間尤彌縫無毫髮之缺憾寧非甚善君胡堅拒而弗受耶至君斷斷於不能無因而受我之厚貺嗟乎此非我貺解姆司也實間接以貺我親愛之人麗拉耳君受之當永永感激麗拉不必汲汲以謝我也此時解姆司啓齒方欲有言而矮籬東畔紫羅蘭盛開叢中因風忽吹來一和緩之歌聲宛媚使人欲醉已而花梢拂處佳麗之麗拉亦隨歌聲而珊珊至矣春風滿面靄媚如天上之安琪兒遙呼曰吾愛吾又捕得一美麗之蝶矣幸速來

觀瑪同應曰來矣急低聲促解姆司曰君速受此勿為彼見解姆司手指顫動接此支票納入袋中老淚幾奪眶而出復噫噫曰嗟乎上帝佑君瑪同君此時吾腦筋中不知應製造如何之語言方能代表吾感君之忱嗟乎吾腹中仍有無量數之語言欲向君一吐瑪同握其手曰吾知之矣言畢即回身往迎麗拉一種深情流露於眉宇間覺生平之愉快無有過於今日今時者噫此後瑪同與麗拉之歲月固皆甜蜜之光陰即此大遊歷家解姆司亦能靜享其安閒之幸福每交午後得以一志寧神摩挲蒙格爾哥猶猶神像撰其極有價值之日記於其精美之書室中矣

第九章

某夏日之晨倫敦舊市政廳中空氣奇濁旁觀者蜂集錄事者筆不停揮罪人柵內一盜鵠立即所謂奧布萊達克司透者是也彼為屢犯之罪人近復暗傷解姆司押拉司台爾數月前在此廳中亦別有成案審判官哀斯瓦得為執行長官乃高聲宣布最後判決書曰奧布萊達克司透其聲嚴肅而慘澹罪人聞之宛若聽送葬之鐘聲淒涼欲絕獄中灰色牆垣髣髴森然照眼即刻將嘗之粗糲囚餐似已飽咽喉際矣審判官曰前汝疊犯二罪吾已判決復命汝改過遷善尚可得良美之生趣汝善逃近復發生解姆司之案神聖法律訓汝之言汝恢聽之藐藐前案已判決徒刑八年今強盜解姆司之猶猶神像並刺傷事主依法應處以徒刑七年兩罪並科執行共十五年矣罪人達克司透聞此最後之判決緊握其拳叱聲大呼時布萊克挺哥坐於法庭之旁達克司透指而獰視之曰汝為一多事之徒復狂吼曰俟吾罪滿而得自由吾……吾必殺汝獄吏不容其絮絮為狂悖之詞匆匆出柵後之門牽之以出遂鋃鐺入獄矣布

萊克挺哥亦即離法庭而登摩託車挺哥曰君曾見人之狀態驟變至此乎此項判決書一經宣讀竟能使其狂躁如瘋嗟乎法律之威權竟若是耶雖然若彼出獄後竟實踐其言君其愼之布萊克微笑燃一雪茄安然答曰挺哥君言誠是然彼非爲初犯彼亦曾以此恫嚇余欲得余而甘心我何嘗爲彼所懾耶復聳肩曰君試計之十五年之時期寧非一悠悠之長久時間耶

（完）

商業小說

牛乳大王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再版出書

重校訂正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爲卷七十四爲類十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動多窒礙本局爲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全書十六厚册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每部二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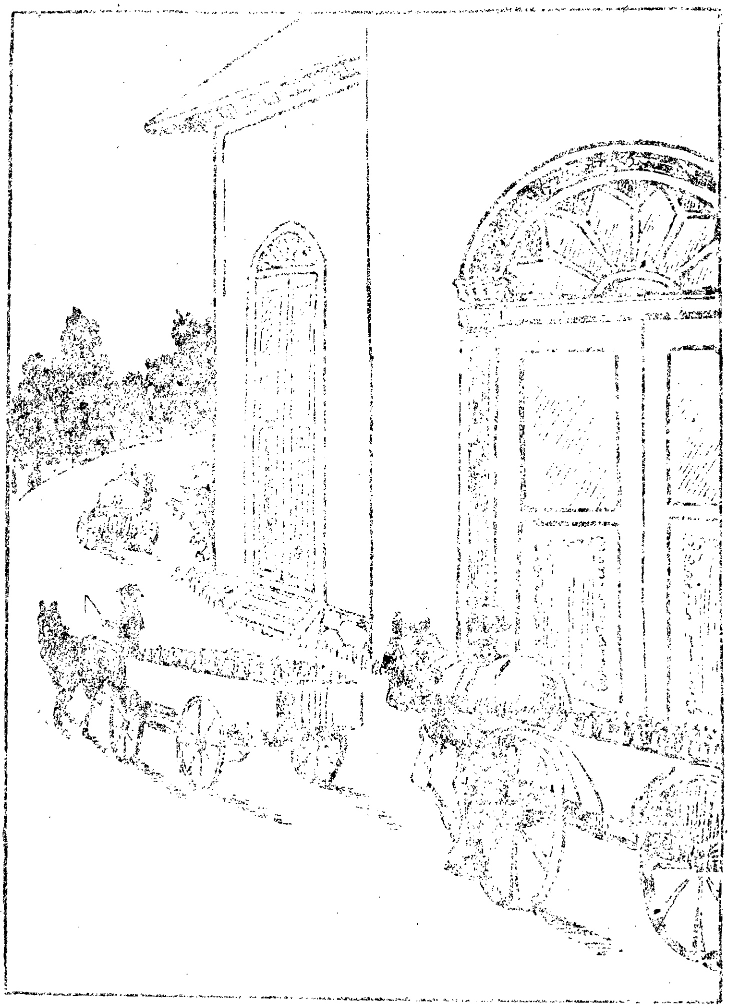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小三十）

商業小說

牛乳大王

半禪譯述



第一章

范笛客軒軒然正作好夢猝有蟲嚙其耳遂醒時三點三十分尙萬籟無聲纔聞一送牛乳馬車轆轆戸前而過天氣暑熱平明較涼笛客乃頻搔其癢處思重往睡鄉一遊則又一乳車至乳車出行綦早而聲又雜不悅耳故睡夫每以其擾人淸夢爲恨笛客一弱冠少年也富理想喜有爲除批霞娜無所嗜舍鄧雪麗無所戀爾時在不數分間乳車之陸續過去竟多至七輛笛客於是忽獲一異想悠然神往不復能睡常日胃欲甚强至是晨頓大殺畧畢箸便匆匆出母憂之亦捨食竊疑其方躊躇對於雪麗之媚事詎知笛客之意殊不繫於是

笛客已抵辦事處。亦悔不將心事一訴諸母。母本喜聆笛客言。凡笛客有所陳述。必瞪目張唇傾心聽之。無論知與不知。必表同意。今母既不在。遂與同事名賴伯萊者語。伯萊之為人。矮而肥。鼻小而凹。露齒齒又參差不齊。聲粗暴。好自誇。張笛客言曰。伯萊。余今得一發財捷訣。語次。將測繪器聚於桌之一端。伯萊則心性嬾慢。一任其畫器星散。不之顧。淡然答曰。何謂也。試述之。能實行否。笛客擦其T字尺。徐曰。理財首務。須去冗費。曰此言良是。然亦不足謂獨具隻眼。語至輕率。現一種自稱老於世故者。藐視少年。不更事之態。又曰。斯誠致富惟一法門。其次則必藉法律為保障。以盜人財產矣。抑爾謂去冗費厥術維何。曰分送牛乳耳。言至此。故作一頓。冀伯萊之驚異。寧料伯萊陽陽如平常。一如未之聞。笛客始續曰。今晨余家過巷內所過乳車。有七輛之多。然車不過載二三瓶。是詎匪冗費乎。伯萊乃挺胸睨視之曰。是爾欲并以一輛送之乎。笛客適爾對曰。然。昨閱報紙。知此間牛乳商實有一千人。日銷乳在三萬六千金之譜。語次。雙眸烱烱。頻矚伯萊。伯萊則拊膺蹙眉。俯首不語。互各靜思。有如鉅商之遇疑難問題者。正求其解決。少選。伯萊言曰。斯舉洵足引起我興致。惜為數不大耳。但余另有計劃在。深喜爾能指點余。余今當利用爾議。俾得實行。笛客喜曰。余正難之。爾亦有經驗乎。伯萊引手拍胸部大聲曰。余乎。非誇口。余夙擅創辦企業之才幹。曾為人經營數大公司。俟有暇時。當將其組織法一一告爾。爾今且語余著手方法。笛客自知門外漢。悉然曰。余擬先設一牛乳代送所。代各乳商日分送乳於其主顧。伯萊掉首曰。不可。若輩必起衝突。爾之公司。可即日瓦解。曰否。譬如一乳商。嚮以二車分送其乳者。今余為并以一車送之。無有不樂為也。伯萊乃伸其肥大之拇指於領衣腋際。以右手巨掌敲其胸。次曰。笛客。爾宜速行。時即金也。曰余思

車一輛年收費五元。今豫算共需千五百輛。尚值一試。伯萊沈吟移時。曰孺子。是年入只七千五百元。除去開支僅餘五千。而每星期不過百餘元。已曰今所獲每星期纔四十耳。能有百元。便可娶婦矣。然果能辦一合資公司。則富可立致。

伯萊不覺失聲曰。創辦牛乳托拉斯乎。此良策也。爾欲婦進款多少皆可得而有。然欲相居之適則匪月入二千元不能矣。曰月二千乎。爾謂竟有如是鉅資可獲耶。伯萊笑曰。年欲各得二萬四千亦易如反掌此議果發生於爾。然匪有一精明幹練之商務專家經營之決不能有效。今余在爾無憂已。語訖出小鏡自照曰余甚喜爾之能表同情。然爾亦思首當如何組織。伯萊於是凸其脣。側其首曰先互相聯絡創設一大公司。獨營本城牛乳業而握其權。後即擴而有之。則日入三萬六千元亦不爲少已。然則年獲若干。箇客忙然。提鉛筆作乘法曰一千三百四十萬元。商務專家伯萊者。遂拍箇客肩曰甚佳。三百萬零數不計。即有千萬。爾我精力已不虛耗矣。今日始此業。已在我二人掌中。箇客不信。曰恐無若是易耳。伯萊雙手撫胸。亂彈其與臟腸髣髴之十指。曰是不難。不出三月。定克奏厥膚功。復伸其右手指曰十年以內爾我皆可擁有千萬鉅資矣。箇客大喜。緊握其手曰伯萊。於此緊要時。余何幸而獲遇爾也。曰爾我俱幸耳爾有良謀。而無實行之力。我懷長才。而無用武之地。今吾兩人融諸一鑪。利可操券而獲矣。

時忽有瘦小之一人入。圓眼高顴。披八字黃鬚。洶洶然檢自書夾出數紙。紙端汚碎已甚。問曰賴伯萊君在是乎。商務專家賴乃凝視其紙。取鉛筆。擊桌曰賴伯萊已於昨日除名。彼自謂欲赴芝加哥云。曰然乎是則敝肆當函彼處收帳員追索。彼負哈白洗衣肆四元八角。猶是四月前宿逋也。言竟啓戶去。伯萊見

笛客評甚便莞爾言曰彼等對此戔戔過於認眞不得不以此手段對付之余身畔故有錢在故意難之耳但現請再言牛乳公司此事竊以爲尤匪勢力不辦余識施理矩理矩執本城政界牛耳必能相助是亦爾幸與余商之特益笛客陡聞是大名鼎鼎之政治家不覺失色急問曰信乎曰信余二人甚莫逆待午餐時卽當告之今試以爾計劃大略語我曰余擬聯絡各牛乳小公司創一牛乳托拉斯推各公司主充理事余自爲總經理得若干紅股作創辦人之酬勞已足余意如能將無數小公司合爲大團體利益均沾必可償余所望伯萊故商蠹也精於盤剝聞是卽曰依例創辦人可得百分之五十一之紅股曰然乎余不知竟有此數此間各牛乳商之資本除亞曼公司外其餘小公司總計不出三十萬此余亦在日前報上見之

伯萊喜曰是可作二千萬之公司辦理蓋大都公司之資本不過六分之一爲實數餘皆虛額也曰爾言亦然唯余初望不欲有虛額耳然既無虛額則恐余之紅股亦不能獲究之初試時必有數小公司不願來歸故不必若爾所言之大大約我儕團體既固資本充足分送之費減乳價以廉則彼小公司必不久自歸淘汰伯萊如有所失言曰不然何用減價爲我儕既操專賣權則增既不暇尚欲減之乎爾尚憶余曾告爾人須得千萬乎余現欲與爾各獲萬萬缺一不可我儕既成本城之牛乳托拉斯便可推之全國改爲美國牛乳托拉斯然後再推之全球改爲萬國牛乳品托拉斯

言未已適纔瘦小之人復啟戶立門限次憤然呼曰爾實一無價値之傖猶故高其聲殆欲他室聞之耶余初入時便疑爾卽賴伯萊其人今問諸人果不謬四元八角速於十分鐘內交出否則莫怪鳴警伯萊

大怒引拳捶桌吼曰小人焉得無禮余本應逐爾出然余亦不屑與爾小人爭實告爾此日付訖爾帳後嗣後與友人等決不與爾哈白洗衣肆再有分交之交易即探手左褲袋內忽色變大怒復探右手褲袋反怒為疑繼遍摸各袋反疑為急更拾外衣搜之又嗒然顧謂笛客曰失之矣今晨離家時尚在現竟不脛而走異哉失此二百八十元鈔票不足惜惟其他貴重紙契與之俱去為恨耳笛客爾有五元鈔票乎笛客年事究尚穉未解人世之奸詐見其所失如是之鉅亦深為扼腕即出五元票一紙授之伯萊接而擲諸來人曰速取去找款亦不必矣曰我當找爾友人使其尚得百一之價也收帳者去伯萊猶忿怒不可遏移時始曰任此種無賴小人擅入辦事處殊惱人也

第二章

雅新登俱樂部市人薈萃處也當日將午時遊人尤麕集有瀹茗而談者有持壺獨酌者有呼盧喝雉者紛紛擾擾入而觀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然人僅知其為遊戲之場而不知其實為本州政治上商務上之樞紐耳是中來賓有富翁有貧士有商賈有醫生以至梁上君子沿門托缽之流無類不備施理矩亦日必以時至風雨靡阻其下級政客以及吮癰舐痔者皆預得此大王躍躍欲獻媚冀一荷垂青俱樂部之裝潢甚雄麗四堵俱鑲玻璃光彩炫目不啻水晶世界柚木櫃上酒瓶行列侍者數人皆諳俚語且雅善杜撰中有一人係德國產而戴法鬚狀尤特殊及伯萊至已羣賢畢至幾無餘座僅得與邱納爾同席納爾能吹大法螺顛倒是非無中生有故為理矩所契重嘗肯與之交言或與之同座伯萊乃深自慶幸納爾時戴褐色帽子帽上塵垢殆滿帽又掀於腦後其頭項乃現牛山濯濯之象面前鹽缸糖盅間置甚繁

之新聞紙一吸臘雪茄煙小半支方持叉細嚼盆中牛排伯萊招呼之則既不擡首又不舉目惟喉間噱然一聲有如豬鳴而已但在伯萊已頗覺滿意

伯萊曰今日大兒來乎大兒者理矩之雅號也納爾復噱然一聲應之出其捲成卵形之巾頻抹其鬚巾汚甚故摺成卵形以藏之伯萊知理矩若在城必能及時至因亦以豬鳴爲然復言曰余欲一見之旋又高聲呼侍者侍者奧達夫最切切於小帳而伯萊則最斤斤於是達夫乃但微頷其首匆匆經伯萊前而過納爾於時始昂首略睨對坐之人顧仍無笑容惟見其似牛皮之臉上四紋畧深而已淡然曰余料爾能一瞻其顏色伯萊厲聲曰余有商務條陳上之施君納爾含糊不答自食其牛排蓋施派談話之秘訣也伯萊遂畧述其意見納爾仍靜聽不聲則亦施派之慣技伯萊見此極大事業彼仍充耳無聞大失望遂復引吭呼奧達夫達夫趨前微笑而問曰客何事見喚伯萊盛氣呵之曰此間關應何一率至此又顧納爾曰納爾爾知本城有千萬一年之事業尚未開辦乎曰知之莫非販賣郵票及印花稅票乎曰否否此純粹商業不涉政治理矩能助一臂必能達到目的將來亦必有以酬報納爾仍叉其碟中紅蘿蔔湯汁淋淋送諸口內於伯萊之所言熟聽之若無聞也然伯萊亦不以爲傲但亂揮其纖肥之右手曰此不過小技耳是念雖生於今晨今即擬利用之雅不欲遲遲使有腳底生青草之誚納爾又自骨上刮下小肉一塊拾食之不語如前伯萊續曰試思日僅三萬六千元之交易而彼無數小公司者直雇三千人爲之不能聯絡一氣減工節費詎匪可惜納爾漫頷之似聞非聞眸矚碟內之骨視猶有餘肉與否

伯萊出視時計復忽呼奧達夫達夫徐徐前以對付吝客之顏色問曰客何欲午餐耶皮酒耶抑咖啡耶

曰皮酒。達夫領之。又往他處招待矣。伯萊亦末如之何。尚思滔滔申論。卜納爾之歎賞乃驀然。此笑語繁喧之俱樂部寂靜無聲。萬目睽睽攢首前視。俄而大門啓處。大兒施理矩昂然入。衆與之爲禮。理矩都不答。其與領首者報以微聲者。僅有數人。握手者三人而已。最奇者其與交稱莫逆之賴伯萊竟漫不招呼。惟對邱納爾畧點其首。理矩之後隨御侍班田司。亦一態度鎮靜之紳士也。二人行未多時。一身闊頸短之人前阻。理矩與之畧語。後復有十餘人趨之。理矩俱答以應酬語數句。伯萊見之。膽爲少壯。卽往田司前。忻然伸手畀之。曰班君。田司亦漫答之。卽握其手。既而復將掌於外衣上亂擦。曰爾何人。余不復能憶。曰余卽賴伯萊。嘗在康諾處與爾一晤。今以事須一見施君。幸爾卽爲余介紹。田司面團團鬚翹起於脣際。厥狀一如施理矩。曰施君事冗。爾有何語之與譚。曰事關緊要。宜與施君面議。曰獻計於施君者。邇日頗衆。故對於理財之端。甚爲漠然。爾不明言於先。終不能達施君耳。今姑爲余言之。則余或能爲先容。伯萊不悅。辯曰。余之計劃。可見諸實行。匪可與理想者同日語。曰究爲何事。無吞吐。

伯萊始深噫一氣。引右手一指。指左手掌心。曰本城有一千萬元之事業。尚未開拓。此事現僱三千人經營之。田司不耐。曰此鋪張之辭。請弗必贅。一言蔽之可也。不然不欲聞已。伯萊遂信口言曰。牛乳業耳。曰爾思如何爲之。曰專賣之。曰如何專賣。曰吸引各小公司。組成一托拉斯。而取得其百五十一之股分。曰如何吸引之。伯萊尚未思及此。遂語塞。卒囁嚅曰。此事余不得不暫守秘密。田司亦然之。曰計似佳。容余與施君言之。彼若再有所問。卽當轉告。決不忘爾。然余不言時。切勿相擾。言竟旋身去。伯萊復呼曰。班君。田司微愠。略扭轉其軀。伯萊附耳語之。曰請代達施君。事成必有重報。曰爾蠢人。句末畢其語。逕退入施

理矩之特別室室中器具皆已陳舊為俱樂部未發達前之物今留之作紀念品云時適有一人在謂理矩曰今人咸抨擊乳商不講衛生致所產乳常欠清潔君似可即乘是機從速營救嬰孩此眞一絕好之名譽事業也理矩喉間呵呵若欲哂者言者伊誰即本城首屈一指之牛乳公司總理亞曼也亞曼又曰此間乳商不衛生極矣余為敝公司節財起見嘗大加整頓近得一種新牛料值較雜料尤廉田司聲曰不衛生處自宜早日禁絕曰以鄙意觀之雜料餵牛尤須懸為厲禁蓋此物匪惟不宜於衛生且極有危險苟有新聞記者來探意見余定當直言不諱田司頷之曰余意第一步辦法即請公共衛生官出示嚴禁各乳商以雜料餵牛乃復以慫恿各報之鼓吹為之後盾曰余亦當作一報告謂喫雜料牛之乳果甚有礙衛生至余之牛乳則清補無匹人人可來敝公司查驗田司又謂理矩曰余等即僱一牛乳調查員專理此事亞曼大喜曰斯舉愈速愈妙醫生裴龍於醫學頗有經驗為余所素識願以推薦彼亦必樂就斯職也理矩朗然曰此不可田司凝視亞曼若有所思俄而憬然曰裴醫生爾表弟我儕聘之難免高立日報評論復對理矩曰施君爾意中有相當之人乎曰濮愚何如亞曼大奇曰彼馬醫耳理矩不言田司笑曰不然彼獸醫也曾得醫博士學位今事甚冗非已抱恙困於床褥時即妻子亦莫能相見裴龍且好色決不能負此仔肩亞曼蹙然致慫而不敢言旋出一小銀梳梳其黃髯曰牛棚中泥地亦宜改良器具尤須改用新式者且必日以沸水洗滌後復將乳牛一一檢驗凡有不健全者概出之則本城之牛乳事業庶有豸乎田司答曰似爾所言不若盡戮諸乳商較為省事爾意欲改良牛乳寧知反餓斃羣嬰乎理矩啞然大笑亞曼亦笑曰非此之謂也余欲以良美之牛乳代彼不潔者藉以濟世

耳。蓋亞曼時自以爲善人。故凡於彼慈善事業。其捐資者之名。銜能表示於衆者。必先人解囊。有數處教堂屋稅之得其慨助。其著者也。

田司曰。余知之矣。是爾可以賤價吸收數小公司。而將其餘撲滅之矣。曰爲衛生計。果非有極大公司執其專賣權。而使彼殘殺赤子之小公司。悉歸淘汰不可。施君余現擬將敝公司資本大加擴充。已入爾五十股於册。理矩遂稱謝。田司復曰。此事即當着手進行。想各報亦必能附和而贊助。所不可必者。惟彼高立日報耳。亞曼掉首愀然曰。彼報主筆亨達生寔最固執。一自余將八小公司并成亞曼股分公司。彼即絕端反對。若謂彼四小公司之主人。初本殷而今之忽流爲貧民者。皆余所致。詎非持論之不平者乎。田司又莞爾曰。茲譚牛乳業。余又忽憶彼可笑之賴伯萊。已彼適晤余。謂欲組織一千萬元之牛乳托拉斯。操牛乳專賣權。言既。冀亞曼一笑。詎知此牛乳大王者。但漫頷之。若不甚以爲重要。徐曰。余亦曾有是想。今誠能去其半數之小公司。而吸入其餘。則托拉斯成矣。彼賴伯萊何如人耶。曰。一胖子耳。其爲人也。愛己甚。而不及其他。議論多而無深慮。曰。彼將以何術聯絡之。曰。是則未問及也。余時果欲其陳述。則一日二十五小時。彼將如大小洋之水。滔滔不絕。然彼所云云。終不過水泡而已。曰。余深願爾試一問之。曰是則今可即引之入。亞曼遂起曰。無急急。容余去後而問之。未遲也。惟無謂余與此亦有關繫。詢明後。可逕來告余。得彼局外人發起。眞是良法。田司深善之。曰此計甚妙。即後欲逐之。亦不費吹灰力。

亞曼去。田司復謂理矩曰。據亞曼言。若乃甘爲商界蟊賊。曰此種人萬不可少。彼自覺腹膨脝。欲嘔出其金耳。爾所云野郎而今安在。田司即出覓得賴伯萊。謂之曰。爾入。余能任爾將牛乳計劃。告知施君。伯萊

正呵責奧達夫曰爾待客如此簡慢休思得半文小帳既乃對田司曰余深愧歉刻正無暇請轉語施君明日此時再來奉謁言竟握手搖之匆匆出經行巍峨宏壯之鉅商總會前乃自忖曰不久余亦當占此中一席地既歸辦事處謂笛客曰笛客諸事皆已妥洽笛客訝曰然乎何速也洵匪余所能夢及曰余僅道數語大兒卽心動余來時彼竟使班田司復邀余入欲余詳述一切余辭以他事蓋此種腐敗政治家決不能使其知我儕於此心亦頗怦急也笛客大恐曰爾不懼攖其怒乎伯萊如醉如癡睥睨一世曰我儕建此破天荒之宏策彼輩應以禮待余蓋此世以善用腦力爲貴腦力之效用不可勝言余祇於今晨獲一異想而今且實得其利矣笛客怒曰伯萊無爭此議創自余伯萊睨視之心中大不悅蓋早已置笛客於腦後也今突被駁詰亦祇能改口承認遂勉强答曰誠然又獰笑曰笛客無怒此余不留意之過在理矩處固聲明此計爲爾一人所設曰謝君厚意然亦不必過於撝謙盡功歸余曰余執兩用中可耳但雖對理矩言若是理矩必不能信蓋彼亦夙知其老友賴伯萊足智多謀於斯舉必有偉論也翌日再見時卽當共商大事笛客喟然甚歆羨之但自度齒穉識淺不敢妄試伯萊又曰最佳者爾今晚偕余餐以便先互相磋商種種笛客卽稱善

第三章

笛客家在半城半郭間山水清幽草木暢茂既無城市之繁囂又無鄉落之枯寂誠一最可悅目賞心之地也二實業家公事畢卽相偕至此笛客家族祇母姝二人母氏春秋已高髮已斑白妹年事方十八顏若海棠髮如橡栗見笛客挽友至咸喜盈於色相將出迎笛客互爲介紹謂賴伯萊爲其股友復語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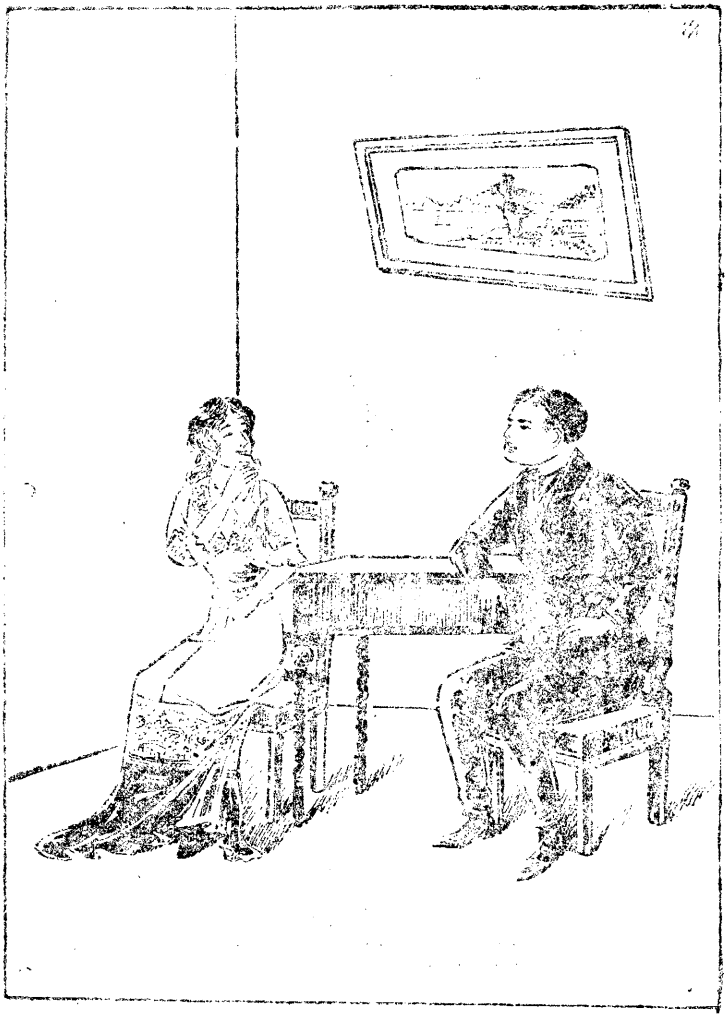
曰阿母我儕現將創成一世上最大之事業今晨余忽得一異想賴君即以其商務上之經驗提倡之不久必能發達不亦樂乎其妹梨賽即應聲曰笛客然則速取之否則無及矣哥尙憶劇場前遺金乎我儕見之不卽拾彼六人乃先我攫去曰此事他人必不能奪之蓋無是目光也不然年來何無一人道及耶范母驟然曰我兒究爲何事無作胡盧悶人曰分送牛乳耳不過三分一瓶之牛乳耳母妹果甚詫異不失笛客所望

梨賽復笑曰哥猶憶爾欲以一母雞易一千雛卒盡斃於卵乎伯萊捧腹大笑笛客慚甚顏赤延耳際范母曰梨賽爾不應任意譏爾兄長梨賽見笛客大難爲情亦自悔失言然仍引巾掩口笑不可仰吃吃曰哥余終不甚信爾伯萊亦儳吻曰姑娘言良是笛客向其母强笑范母知其難堪遂曰笛客速告余余實不耐笛客躊躇曰此不過小計耳余於今晨聞乳車之過者多至七輛復回顧梨賽曰梨賽爾再笑余不說已梨賽尙未克自制因以左手按心星眸但仰承塵而視若將殉道笛客赧然勉强畢其辭梨賽見生客在亦覺羞然伯萊時手弄橄欖至是乃提起精神曰笛客君爾之發此異想深可忻幸再以余商業上之學識政治上之勢力運行其間其結果必有可觀今試先以此七輛乳車申論之乃又伸其右手指桌之一角曰譬如各乳商日以車七輛馬七匹御者七人來此間分送牛乳若干瓶而余句今我儕之公司卽以一輛一騎一人代之則是七分之六之冗費便可入余與笛客之囊橐已茲以此數與一千五百輛爲乘彼千五百輛現日交易四千元卽年得千萬矣以是推之其利可知言時得意洋洋不自知醜態之畢露梨賽亦爲之色喜笛客因之熱誠又增范母則尤不勝愉快

范母曰。笛客、素性、聰穎、能見人、所不、及見、不能、見。余猶、憶其、十二歲、時。便能、自製、玩具。笛客、爾尚、能告余、昔究、何以、能造、于秋、耶。笛客見若母絮絮。頗覺乏趣。乃曰。兒時瑣事。可弗提及。且言緊要問題。但范母仍叨叨不已。謂伯萊曰。其秋千。頗能利用。較之。市上所售。遠勝萬倍。惜發明時。其父已作古。故無餘資。呈請註冊。俾得專利。當時。余母子。亦自惟有自嗟薄命而已。今其又得此。途牛乳事。爲人之所不爲。未亡人眞與有榮焉。伯萊曰。笛客雖年幼。鮮閱歷。然即以其過人之理想。亦已足致富。今晚。我儕卽須與議一切。不出二星期。行見牛乳品公司開幕已。笛客必能占一重要位置。月薪亦可從豐。范母喜曰。梨賽。滋非佳事乎。梨賽目視伯萊笛客二人。曰。然然。月薪何自開支耶。伯萊卽曰。此必由公司照付。余料此後之進行。當能如前之順利。梨賽喟然曰。余亦、深願、如此。爾亦、自欲、支給、薪水、乎。曰。此一定之理。笛客經營於公司。余周旋於政商二界。設無余。則偕此大托拉斯。斷難成立也。曰。是則、開辦、經費。亦君、與家兒、擔任、乎。曰誠然。刱此、款、亦未、必亘。笛客、脫、無餘、銀。余可、先爲、一、墊。言竟。頻呷其湯。

笛客曰。無庸。爾自交已股可已。余尚、有儲蓄、銀八百。或已、足付、余股之半、乎。伯萊。畧展其眉。突其厚脣曰。僅八百。乎。復俯飲其湯。范母則又讚曰。賴君於此。卽可。知我笛客高人一等。彼父去世時。家無寸金。今彼撫養。我母女二人。外猶克力自節省。得臻此數。詎他家豚犬所能望其項背耶。伯萊速吞其匙中湯。對曰。笛客之理想。雖必得余而方能見諸實用。然其腦筋績密。已爲一匪常之人。范母又見笛客蹙然摔首。索然寡歡。乃曰。笛客無對阿母如此。母驚爾才。甚不能不言。復謂伯萊曰。我兒交友如君。亦是幸事。爾有以教之。彼必能效之。彼在校時。試輒逾其曹。笛客急阻之曰。阿母此祇一季耳。曰然。爾故常居前茅。卽或不

幸。亦從未降至四名下。賴君。彼果往往深自謙抑。然竊以爲過謙亦不必。因此之故。余乃輒與之呶呶爭辯。伯萊眈視廚房。狀至饕餮。卒然答曰。此與余同病。致生平屢受人欺。梨賽遂爲之噴飯。旋顧其兒則怒



目不聲。然伯萊終刺刺不休。梨賽又掩口葫蘆匿笑靡已。笛客因以爲大恨。

席終。笛客即乘間大興問罪之師。曰。梨賽。余邀友來。議大事。此爲余句我儕命運所關。乃爾竟兒戲。目之。破壞其間。究屬何故。梨賽滿擬即行請罪。但一憶伯萊之爲人。又不覺嬉笑答曰。彼自引人笑。余不能忍耳。語未已。又憨笑不止。時商務專家賴獨坐廊下。深吸雪茄。梨賽恐其聞之。仍以小巾掩口。傴僂力遏。范母曰。梨賽。爾下次宜慎之。須知來客與爾兒有商務上之關繫。復顧笛客曰無怒。梨賽性本喜笑。而賴君古怪之貌。亦真令人忍俊不禁。實則凡大人物。皆形奇狀怪。余未嫁前見之。

多矣梨賽即曰是則阿母當笑不勝笑范母曰笛客賴君恐已不耐靜待爾可往陪笛客斯時怒氣已消即忻然出則見伯萊正默坐凝思手持一角二十支之雪茄將兩頭合接爲一見笛客至遂曰我儕公司何必限於牛乳一門如今世所用之乳油酪漿乾酪冰乳咸可專賣即冰乳一種其利已溥笛客陡聞是說一時無從捉摸乃曰恐範圍太大矣伯萊訶曰無少見多怪籌劃一大公司與經營一小公司其手續初無少異也

正爭論間忽一少年翩然入呼曰笛客梨賽安在曰爾且靜聽不難即得則果聞梨賽笑聲發自戶後少年遂不復按鈴排闥直入戶關鐙光外射伯萊探視之不覺大爲駭異問曰此非高立日報主筆亨達生乎何爲而至此曰探望梨賽耳曰余欲與之一晤余二人故時相覿面者惟未一通聞問耳想彼亦知余曰俟其出時余當爲爾介紹曰此子誠可見彼老大之高立日報閱者素鮮少自其秉筆政以來不意銷數竟驟增而其發達正未有艾人謂本城人物足令施理矩注意者惟此君耳其人猶一未逾二十五歲之小子也笛客愕然以爲亨達生已屆壯年奈何伯萊尙小子呼之時則亨達生已出梨賽尾之曰且請在此廊下吸煙靜坐十五分余即來也達生曰余不欲煙在厨下亦可閑譚曰此不可爾言娓娓我母女便無心收拾矣在此且住爲佳曰余不願待此梨賽適提其臂至笛客處置椅於旁介紹於伯萊復謂笛客曰哥試將牛乳一事告之詢彼以爲何如遂去達生坐曰賴君余甚喜與君晤達生對於范氏事甚關懷故即又對笛客曰爾之牛乳計劃可得而聞乎曰此事體大余初甚畏之幸有賴君助余一臂我儕蓋欲聯絡各牛乳小公司設一托拉斯耳即力減冗費而謀獲其利耳又將七乳車送乳事詳述一番達生

笑曰。爾之腦筋洵屬靈敏。然使亞曼公司聞之。不知當何若。亞曼於十五年前。即有是念。經之營之。迄未能成也。伯萊毅然曰。恐彼才力不逮耳。達生顧盼莞爾對曰。此則不知。惟鄙意亞曼實一譎詐多端人。譎詐二字。雖匪好名詞。然亦凡欲有所設施者。必不可少之物也。爾擬如何進行耶。笛客曰。并現有各小公司。爲一千萬元之托拉斯也。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如此大事業。非有大勢力擁護之不可。曰賴君已得之矣。伯萊曰。此可無再過慮。今晨范君以此策告余。後余卽往商諸余友。彼感於友誼。卽允互相提挈。抑此舉雖在我儕觀之。已覺頗大。然再將範圍縮小。彼亦不願與聞。彼之勢力余思必莫之與京也。達生又笑曰。果施理矩置身其間。則誠無懈可擊矣。伯萊恐達生或詢理矩。立揭破其眞相。亟曰。匪大兒也。曰惜哉。彼在亞曼公司。亦執有股分。此事將來彼勢必與分。勸爾必以乞得其援助爲佳。無令其反對。笛客憤然。即曰。賴君此何隱爲。明白言之可也。伯萊叱曰。余自有用意。容後告爾。達生曰。此姑弗論。惟君等實行時。請有以語余。余當能聊效棉薄。笛客見其一行與梨賽爲友。卽能使梨賽一心嚮之。而悉搭羣少不少顧。因甚欽佩其才。茲聞其自願借臂助已。遂竊喜稱謝。

達生沈思半嚮。又問曰。爾果已決意爲之耶。笛客曰。然。卽欲爲之。曰。是爾吸收諸小公司時。當先設法以廉價收之。庶可獲利。伯萊不悅曰。君言亦是。然我儕托拉斯成後。勢必鬨動全城。各銀行之銀將自願送來。諸小乳公司將自願加入。奚必多此一番手續哉。曰。君欲獨斷獨行乎。是不必。高立日報鼓吹矣。笛客於是慍然曰。伯萊爾何固執。乃爾復謂達生曰。爾謂其議爲何如。曰。一年前余擢升主筆時。卽攻擊雜料餵牛甚力。議會亦擬提出議案。繼以亞曼公司亦用是料。而施理矩卽彼公司股東之一。礙於情面。遂置

不論伯萊曰我儕於此着果不可少忽器具必須清潔牛乳務求精美亨君爾即再昌言反對隱爲余助曰此其策也余准重張旂鼓提議雇一公共牛醫以時調査諸乳公司凡有不衛生者即嚴加取締又各種乳具咸令改良則每一小公司即須多費四五元已高立日報獲一美名而各小乳公司大受其窘彼老弱不健之牛祇可驅之田野助農作矣彼弱小公司不久亦且閉歇矣若曹乃以廉價收買之笛吝大喜曰偉哉是天助我儕成功也伯萊爾以亨君意爲何如伯萊曰此策之上者正與鄙見不約而同達生甚惡其每多大言悠然曰此事即或不益於爾然亦高立日報應盡之義務故余志在必爲

時梨賽冉冉至達生曰十五分已過乎曰然再緩十五分當亦無妨曰可梨賽遂吹脣作響緩步而出曰余至雪麗處須臾即來達生亟尾之出笛吝呼曰達生尙有所商請爾即歸伯萊曰令妹豔麗實甚爲余生平所未見笛吝含糊應之又曰余刻正擬一公司名此與諸小公司感情有關即喚合衆公司何如曰不甚佳詰朝余往晤施理矩時爾即可去質定一臨時辦事所其律師爲誰待余聞明後即當告爾爾乃速往聘之惟切弗擅用私人曰爾言果類商人曰余之脚底決不任之少出青草晏安鴆毒古之訓也此余所服膺者故平生未受其害唯余所存費城銀行之二千金尙未匯至不免可恨今擬再去催促不使遲誤但其間尙須挨延數日故開辦之時不能不依賴爾八百元矣待彼款匯來必當取出交股笛吝頷之曰可此不難曰以後公司中需銀亦可由余代墊此匯與爾乃借與我儕公司耳復按手笛吝臂曰此爾必任余爲之實則伯萊故常不名一錢者費城存項云云皆子虛烏有之譚因且言且默忖謂一旦敗露時將以何言對付思之不通亦惟望費城銀行速即倒閉而已

無何。達生梨賽偕雪麗至。笛客與伯萊議事過久。不覺漸煩。見雪麗至。乃思與之一譚。或能別有見地。卽離伯萊諸人。挈之出牆外。雪麗者。體態娉婷。眉目如畫。笛客曰。雪麗。令嬙尙以七鬼性待爾乎。雪麗嫣然曰。無多談。彼性雖惡。然亦未若爾言之甚。曰。余不能不言。彼之遇爾不善。觀爾嬌弱可憐。此心嘗覺不忍。欲有所爲爾謀。無令爾長此吞聲忍氣。雪麗微喟曰。彼旣衣余食余。尙有何怨。曰。爾雖口無怨言。但彼之劣根性。余實知之。已稔七鬼性呼之者。卽幷其妒性卑性吝性憎性忿性恨性腐性言之也。言時又屈指數之。雪麗捧腹大笑。牆內梨賽從而和之。雪麗又曰。爾旣欲舉是諸美名贈之。然以余觀之。尙有一徽號爾未道及也。曰何者。雪麗卽提笛客耳。大聲呼曰。卽鬼性耳。笛客耳鼓爲之一震。大喜。握其臂曰。爾知達生與梨賽不久將成伉儷乎。曰然。故嘗聞之。曰。彼二人雖尙嚴守秘密。然余實已窺見其隱。達生時注意報上出賃房屋一欄。以是知其正欲借得金屋爲藏嬌計也。惟梨賽嫁後。余母又不免岑寂矣。曰。卽我儕少一伴侶。亦一不如意事。曰。雪麗。余現正擬始一新事業。每星期能獲七十五元。希望且頗大。雪麗欣然曰。此大佳事。祝爾功成。曰。他無足喜。所喜者卽可有資迎娶耳。曰。迎娶誰氏。笛客駭曰。爾何作是言。曰。果爾。有情於余。則爾可正式向余求婚。曰。余未嘗求婚於爾乎。曰。未也。曰。奇已。誠未向爾啟吻耶。我愛余之愛爾。洵無相當之語。足表余心。爾能嫁余乎。雪麗思戲弄之。乃曰。尙容余細思之。然而芳心已動。音顫顫不清。笛客乃狂喜。抱而連吻之曰。爾誠能令余爲世上最快意之人。雪麗面斗發赬。不能掙脫。

適梨賽出。見二人暱態。大駭。忘客之在。呼曰。笛客。雪麗。爾已定情乎。笛客喜溢顏表。答曰。然也。達生聞之。亦出。曰。不五分鐘。已成千古美滿事乎。梨賽以美目盼之曰。爾羨人何爲。達生乃起攜梨賽手曰。爾、我、今、

可至簷下沙法椅上言之語矣。遂挽手進。笛客與雪麗從之。一時裙聲綷縩。履聲藉藉。間以笑語聲。聲聲悅耳。正懽忻間。梨賓陸憶伯萊猶獨坐廊下。乃呼曰。笛客。爾宜稍往賴君處酬應。笛客正與雪麗相偎相倚。聞之。覺阻人清興。卽信口對曰。不能。又呼曰。伯萊其攜椅來此偕坐。伯萊對曰。余近日睡頗早。卽須返矣。笛客卽起曰。然乎。達生先與之握別。笛客則復送之至戶前。言曰。頃與達生言時。竟忘一事告之。彼既皷吹改良牛欄。精選牛乳。則彼諸小公司。必不能久支。然我儕必備有現銀。庶便收買。若是則匪先招股若干不可。曰然。余亦已嘗熟思之。今又得一公司最好之名稱。蓋聯絡諸牛乳小公司。非遥名牛乳商合衆公司不足動之。爾意云何。曰此與余頭所擬者大同小異。曰非也。爾但謂合衆公司。我今加以牛乳商三字。則圓融多矣。

第四章

田司爲賴伯萊與施理矩介紹。伯萊因理矩先見六七人而後及彼。心頗怏怏。顧仍霽顏趨前。伸手微笑。曰施君。久耳大名。屢欲一親色笑。今蒙許見。何幸如之。理矩旋首一瞥。還以手授之。曰余亦甚喜與君一謀面。田司曰。伯萊。爾之牛乳計劃。今可卽以簡語語我儕。伯萊早於晨間預備完善。竟能對答如流。曰余擬辦一千萬元之牛乳商合衆公司。一方面收諸小乳公司。一方面集資招股。自留百分之五十一。作爲紅股。田司俛覘時計。曰然則收牛欄將用何法。曰首聘一公共牛醫。從事調查諸乳公司。不准雜料餵牛。牛欄有不清潔者。迫之改良。牛有不健全者。勒其逐去。則彼諸小公司。必難維持。自來我儕大公司之掌握矣。而彼等主人。既不患再愁各種開支。又能占一理事之位置。亦未始不樂爲也。若其過小者。則更

不能久存大可度外置之至大公司成立後彼各理事者卽可託辭開除之而我儕卽欲再用雜料舊棚病牛舉無不可田司目注理矩作嗤然一聲理矩亦噱然若以爲得此已足者田司曰此爾一人之主張乎曰然惟曾與一少年名范笛客者議論之彼極力贊成亦發一二議論持之有理余乃採取之則亦不能不稍予以數股以示獎勵外此則無有人與聞於此矣曰爾欲先招若干優先股曰二萬五千元之數曰余意卽招足五萬元爲最妙可由余擔任然其開辦費爾擬從何處支給耶伯萊慨然曰此亦微數至多八百元余當與范君暫墊理矩曰是爾速去爲之曰君之律師現爲誰氏曰戴栗伯萊遂起曰諸君余深盼斯會卽爲我儕將來政治上商務上聯絡之第一次語次卽別田司親送之既轉身笑謂理矩曰此公殊足令人發噱曰一蠢驢耳一詼奴耳事成後可卽繫一火鑪於其頸而投之井嗣後亦弗任其見余是爲至要田司稱諾又喟然曰惟此五萬元股分尚不知向何處銷售耳理矩始開其此星期中第一次之笑口曰可售諸亞曼曰余現擬往戴栗處一行彼或能有以教余理矩領之田司乃出理矩則靜坐待之或謂田司爲理矩之主腦觀於此益信

伯萊去後卽電話笛客曰事已諧今無暇來辦事處或恐從此不回也爲余先告勞讀謂余行將辭職笛客愕然對曰然彼欲將是事於星期六告竣爾不來烏可者曰區區事彼烏得挾制余此千萬公司事務孰與其事重要余別理矩時田司復以速去爲之再三囑余爾亦大可告退然爾果欲畢今日事亦祇得任爾意耳曰此不能勞讀君嘗語余謂爾我二人須合力將此事於星期六日告成俾教堂開會時可以應用蓋以此事他人亦莫能爲之耳曰爾斷無此權擅爲余置諸爾究已尋得辦事所乎曰然已閱定古

栢屋之一隅。足容一桌二椅及帳箱等物。租金月十元。伯萊不懌。曰此屋不甚合式。望爾尙未賃定。曰誠未也。曰甚佳。余當於下午另覓一所。事成當再告爾。俾爾詰朝卽來事務所辦事。笛客唯然曰。此斷難如

第五集

命。余已親許勞讀君將此事於星期六前告竣。爾雖不來。余亦當晝夜赶成之。伯萊不答。卽搖斷其線。至下午二時半。復由電話謂笛客曰。余已於楷翰路賃定一屋。暫以一年爲期。爾可速寄楷翰田產公司洋七十五元。曰何所用耶。曰預付第一月房金耳。彼楷翰路二百二十六號之屋。自明日始。卽爲我儕牛乳商合衆公司辦事所矣。笛客乃允之。四時。伯萊復電話曰。速遣人送帝師木器公司三百五十五元。曰購辦事務所器具乎。曰然。衣服亦在內矣。曰無乃太奢乎。曰無效守財虜。當知斯誠大企業形式。亦須講究也。今晚余當再到府上。共擬告白等。曰何必急急。至星期未晚

也。曰晏安鴆毒。余不嘗告爾乎。曰不能。余今夜非至半夜不回。爾宜速來助余。將此事了理。伯萊不允。曰爾不余助。余當獨行。余今已延訂一美女郎。爲速記而兼打字。其人黃髮藍睛。衣服麗都。洵余所罕睹者。箇客怒曰。爾竟不余商而擅自爲之耶。余雅不欲此種妖姬置身於我儕事務所。伯萊大駭曰。爾果不欲彼耶。曰誠然。伯萊笑曰。爾謂使君已有婦乎。曰此亦無與於爾。請無再饒舌。伯萊遂告罪曰。老友。余句再欲續時。覺線已斷。乃愕然謂不知箇客何竟易激怒。一至於此。既忽思彼蓋不忍多費金錢耳。

翌晨十時。伯萊又以德律風語箇客曰。即付譎考印刷所五十元。余處亦付五十元。備他種用度。曰印刷無須五十元。伯萊不耐曰。此蓋預存以免不時來擾。曰然則爾所印者何物。曰信、封、信紙、告白、傳單、樣本、股票等。此余昨夜費大半夜工夫擬成傳單。自謂甚佳。起語乃牛乳商諸友公鑒曰此單已見准於施理矩等乎。曰否。曰此理應於未付印前授余與理矩閱之。曰無難。爾且先將五十元交來。余即當寄一紙去。有未滿意處。亦不妨酌改。曰余欲一見原稿。爾之作事究太匆迫。曷弗俟星期日耶。須知無論何事必得我二人同意然後施行。曰余非脚底生青草之徒。爾祇付款。凡事由余擔任。決不有失。傳單上余列施理矩爲總理。田司爲協理。爾爲秘書。余爲會計。曰此理矩意乎。曰否。是余一人之意。然將來勢必如此。不如今即宣佈之爲愈。曰余於是舉頗不滿意。以後願事事與余妥商。慎弗自主。曰箇客汝勿畏首畏尾。爾欲謬許長爾十齡之人乎。爾究願付此帳否。箇客憤憤曰。不願。遂將聽筒擱起。

第五章

伯萊至雅新登俱樂部早餐時。班田司已先在。遂從之至理矩特別室。田司問曰。誰畀爾權以理矩爲總

理而余為協理曰班君此不過臨時借用耳曰今晨靄考印刷所招余往欲余准彼印此故知之曰然君竟准乎否也曰紙雖粗余以兩手橫撕之囑其徒即投諸火方出抑彼高立日報今日之社論又何人作祟耶伯萊即曰此非余所知曰今日高立日報反覆申論本城牛乳事業將我儕所欲辦者已一一披露將來實行時寧非一似彼所指引者乎不知究誰洩此秘密伯萊時倚坐理矩椅背聞之乃大恐頻頻抹其額汗曰彼亨達生與范笛客妹已定婚矣曰范笛客何如人曰余同事也嘗以此事就之商榷曰是則速加狗嘴套於其口彼如再聲余即當將爾牛乳計劃作罷余見爾優美之傳單已有辦事所地址彼楷翰路二百二十六號現有何人居之曰一漆工在描繪牌膀其第一月房金及什具之費俱已付訖田司乃笑曰什具乎得無椰木麤絨之器耶伯萊見其怒反怒為喜始少慰即曰否皆麻花瓜櫥木與熟牛皮所製成君昨囑余速去為之故即冒昧採辦然此器具與彼名號想亦能與此千萬元之公司稱田司愀然曰爾既從余命而即為今何以來此猶欲余遣一小兒監察爾而指導爾乎此後余未有命切弗妄動否必不恕伯萊見其出言不遜怒不可遏繼念其人雖粗鹵然其勢力則雄厚若與之抗勢必僨事因極力自制徐曰余思余果句田司覺其辱而不惱甚異之笑曰余本擬遣爾往戴栗律師處一議開辦事宜因恐不妥轉欲自去今爾可先往事務所遲余伯萊惡其蠻即悻悻然出就餐於楷翰旅館食事竟適復電話笛客曰爾此後宜留意不可將情傾告達生施理矩與班田司對於今日高立日報不及時之社論頗不贊成再如是恐將決裂已余現事繁不克細告開辦手續已促田司籌備有此本州政治上最有威力者協助名利尚有不能唾手並得者乎余之所以遽欲着手進行者良以不欲使腳底生青草耳

語畢。與侍者打彈子數盤。既出時計視之。見爲時已不早。恐田司呼喚。遂終局。計贏小銀元三角。酒票六紙。又搔首謂彼屢戰屢北之侍者曰。余欲雇一應門者。爾知能於何處得之耶。侍者年僅十九。骨瘦如柴。曰小人有弟。現適閑居。君擬月給若干金耶。曰暫予每星期三元。彼今安在。者曰即在間壁巷內。言次自啓戶出。未幾偕一青臉童子入。唇黃而臉重。伯萊即錄用之。授以辦事所鑰。曰今授爾職。日守二百二十六號屋。至下午二時半。有人來謁。可謂余已公出。不久卽回。萬勿告以余之所在。俟其去後。乃來報告。是日也。爲星期四。此後星期五六二日。伯萊優遊極樂。名在牛乳商合衆公司事務所。實在楷翰旅館作葉子戲。逮星期六下午。乃往勞讀處。領其三日半之薪銀。然後詣笛客處。出一五元鈔票與之。曰笛客。是卽爾借余還洗衣錢之款。曰無庸如是之急。曰帳無大小。以清爲貴。但爾今猶能出一五十八元之支票乎。此款本爲五十八元三角三分三釐。然零數亦可不必計較矣。曰此又何用耶。曰余之三日半薪水耳。復拍笛客肩曰。爾能早日卸職。可同是得每星期百元。奚必四十。曰爾不能俟公司成立後支取乎。今用途正大。而爾之費城存款。尙未遽能匯至。倘一旦不能接應。奈何。曰無多言。一至下星期。進款卽將源源而來。曰是爾卽可待之下星期。余決不能付。伯萊不悅曰。余時悔孺子不足與謀。今果然。笛客赧然曰。爾何。句復笑曰。余事尙冗。今暫請便。

第六章

星期一。伯萊與笛客應班田司邀。往戴栗之律師事務所。至時。已先有三人在。一面圓而色紫。一黑鬚而方頟。一闊肩而短足。頃之田司出自後房。微蹙其額曰。請諸君入內。復謂面團團者曰。湯模爾來頗早。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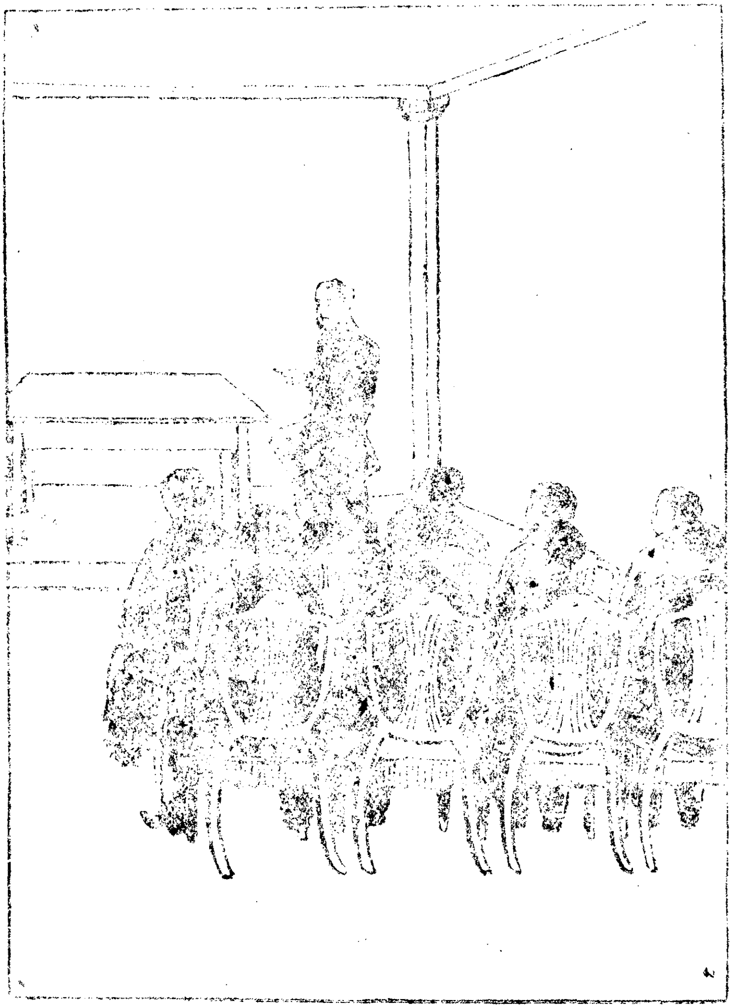
獨優待之也。語次。遂偕入。則見長檯一端。坐一斑白之老人。獐頭鼠目。鉤鼻銳頦。衆坐未定。其人卽啓吻曰。諸君。創一牛乳商合衆公司。欲鄙爲呈請知州註冊。今將其簡章署爲宣佈。本公司以一千萬元爲資本。售股招足。股分兩種。卽優先與尋常。年利皆六釐。惟選舉權。歸尋常股。息季發先給優先股。而後及於尋常股。優先股銀作常住資本。尋常股銀作循環資本。諸君皆贊成乎。彼三人專爲是蒞臨者。雖未聆淸竟。亦頷之。伯萊則於戴栗言時。一句一俯首。卒乃朗聲曰。此論正合鄙意。又回顧笛客曰。爾知尋常股乎。此卽屬於我儕發起人者也。笛客懵然曰。余不知也。伯萊嘸之。以鼻呼曰。且靜聽。戴栗時復在桌屜中出一稿。琅琅誦之。畢。卽授諸人署名。遞次至末。乃以吸墨紙乾之。返藏諸桌。田司對於此事。若甚淡然。惟間與湯模笑語。戴栗又曰。班君此呈准。卽封遞州政府。四日後。必有回音。屆時卽可開會招股。惟尙未可正式收銀耳。田司笑曰。知之。復顧語衆曰。孺子且出。五人者果俱起。一如貧兒院中孤兒之整隊至體操場。田司卽與先至三人。一一握別。

伯萊偕湯模等去後。爲笛客介紹於田司。田司細視之。曰。事不宜遲。彼有價値。吸入之。諸牛棚速勸之來歸。今姑與爾一星期限。無效。當另以幹者承之。薪水可以優給。爾需得幾何。伯萊面頳。游目書架。繼俯視地。旣仰觀壁上月份牌。卒遙矚牖外久之。方答曰。我二人初冀每星期各得百元。曰。諾。爾二人可各獲是數。爾謂房金及器具等費。俱已付淸。總計若干。伯萊揮手指笛客曰。彼現充秘書。必能置答。笛客適出匯票視之。告以總數。伯萊曰。上可再加余三日半薪銀五十八元三角三分三釐。田司曰。爾所爲何事而欲工資耶。曰。建設。田司凝視之。似欲研詰。後忽曰。可。遂書一支票與笛客。復攜椅坐二人前。低聲曰。有以牛

乳棚來請加入或他人來認股者皆可勸之購優先股謂能先獲六釐之息至尋常股之有選舉權彼等不問時萬弗告之問時則可聲明謂彼等後優先股獲利故不得不給以此權以資調劑而施理矩之與此有關與否更可不必說爾已知之乎二人同聲稱是曰是則速去二人又唯唯卽出當待電機稀時伯萊復問曰此尋常股詎卽屬我儕者乎田司含糊應之

二星期後各乳商因諸報抨擊其不衞生咸四出運動商立日報口吻則自謂斯舉之發起人各報則都謂爲夙持人道主義之大善人施理矩所主張然在各乳商之心目中均料必別有一魔鬼在其間作祟而報中所論大抵爲嬰孩衞生計謂牛料須以青草牛齒宜日擦洗於是諸乳公司大受其害一年之利悉去於一月之間誠空前絕後之大恐慌也時購乳者亦被煽動接乳時乃必細細翻詰付款時大使咆哮致罐頭乳酪之銷途反以大廣衞生官至各牛棚時更吹毛求疵牛醫官則既傾其乳復責其被乳所汙地之不良故雖清潔之棚健全之牛亦不免於厄迨風潮臻於極點商立日報與他報始皆異口同聲一致贊成彼新闢之千萬元牛乳公司惟前者爲笛客計後者爲理矩計耳既各乳商見彼公司章程倘有准其入股之一條既不須另費分文而能作股東獲利息且可仍充理事經營各已之牛棚而有薪銀抑明知理矩權勢大稍與之逆卒必被逐於是咸紛紛加入趨之如鶩笛客見入股者絡繹不絕喜不自勝以爲若是之易誠夢想所未及伯萊與笛客同事才一日即覺此事煩瑣且嫌大才小用遂去之從事其所謂建設往楷翰旅館彈子房實施其手段至晚上始至笛客處調查一番及翌日午時將帳送交田司伴爲皆彼二人合力所成

越數日。發起人開第一次會議矣。戴栗登臺報告。曰州政府已准我儕收股。田司時亦在會。然見戴栗已克將此事獨了。無須己助。遂不多言。但充位而已。戴栗又曰。今請諸君各認尋常股五股。以補缺額。再呈



知州閱驗。伯棠亦莫名其妙。惟悅其手段之靈敏。遂三日簡咨。一在戴栗當言後。一在衆簽名時。一在田司稱後者有事當再召集時。又逾三星期。牛乳商合衆公司居然完全成立。田司見已有四十二萬五千元之優先股與價值二十八萬五千元之牛欄。施理矩廼語亞曼曰。我儕公司將正式開幕。爾可速出一五萬零五百元之滙票。亞曼愕然曰。何爲者。曰此爲七萬五千元之優先股。及五股之尋常股。曰尋常股匪有選舉權者乎。共有五千之數。何余僅得千分之一乎。曰今祇餘此五股已。除田司外。他人亦至多不出五股也。曰然乎。余思戴栗必可恃。然此優先股余終覺太多。

曰此我人獲利最佳之機會幸有六釐息事且極穩妥也曰然然余頗不欲存此許多之現銀曰爾不嘗謂欲執公司中總權耶則此其時矣亞曼本仗之謀利者不敢多有所違拗遂曰是則余從之矣此款准晚上奉上曰可寄戴栗付牛乳商合衆公司

是日戴栗亦電話伯萊曰爾未忘詰朝開股東會推選職員事乎伯萊亟答曰未也自君半月前告余後即記諸日記此間事務所內當先整理一清曰甚佳然彼五百元者幸亦無忘帶伯萊愕然曰五百元乎曰然付爾五股之尋常股耳請並轉告范君伯萊木立不動俄而曰然戴君余當轉達既離電話架遂即謂笛客曰翌日我二人須設法千元笛客方握管計數乃蹙然仰視之訝曰余意田司必能一墊伯萊就皮椅坐以膝支肘曰此番交我儕之十尋常股也曰余之股銀早已備齊然殊不知何以猶須付是曰此不過形式耳曰余不喜形式惟此覺斯事大不妥彼之索此區區以余觀之必匪善意曰余思不若從之之爲愈決不可與理矩田司爭抗矧此必日後尚能獲還爾猶憶爾之墊款已由田司償爾乎且爾又嘗得其三百元之薪銀已曰良是但此款亦已用去過半今欲余再付股銀匪先告余以其緣由不可伯萊大恐曰爾若在施班二君前出此必見逐矣爾果乏錢借之亦易曷弗向達生一挪移耶彼必能爾助笛客見其鹵莽亦勃然怒曰余之不欲告貸於彼者自有其故且必萬不得已而必須交銀則余款已有爾自如數交付可也曰其如余銀猶未匯至何曰何不借之爾謂甚易易也伯萊悖然曰笛客爾近日於銀錢事何斤斤乃爾此實不類合資營商者曰余意無他不過爾之牛乳大計劃不甚可恃耳伯萊怒甚立起厲聲曰爾辱余乎余必報笛客笑而不答往電話架呼田司寓號碼伯萊不知其意迺猝忘其怒問曰

爾欲何爲曰一詢田司我儕於每尋常股既須仍付百元則將來尚有何望聆之者初爲一女子移時田司乃自至箇客曰余合衆公司中范箇客戴栗君頃告賴伯萊君謂我儕二人於明日開會時亦須各交股銀五百何君初未嘗提及曰然本無庸施君當爲爾直之伯萊得聞是即曰然乎余果語爾謂彼等必不爾欺曰然必一問明爲佳耳

第七章

牛乳商合衆公司第一次之股東會誠盛事也施理矩親蒞尋常股東共十人公推戴栗爲臨時主席桌中供紅薔薇一瓶即賴伯萊所置而伯萊之胸前亦掛玫瑰花一朵內襯粉紅汗衫極衣冠楚楚彼豔麗之女速記酬酢一切戴栗發言曰承諸君推余爲臨時主席則當有臨時秘書余擬請范君箇客充之諸君皆贊成乎衆皆舉手戴栗又曰今日之會專爲宣佈詳章通過後即請諸君署名遂誦章程一過謂諸君如表同意即可實行田司曰大贊成老紳士湯模曰余亦贊成戴栗曰已有二人表同意餘人對此是否可以一言決之箇客見衆咸以是對即附和之曰章程已通過而有選舉權之股員亦已到齊則即可推舉職員矣第一舉總理君等試先舉名伯萊亟牽箇客裾低聲曰舉余忽一驢臉而羊鬚者期期曰余擬舉湯模君又一肩闊者曰贊成戴栗曰尙有人他舉者乎否則余將句伯萊即起立曰臨時主席在座諸君同伴誤會余意不允舉余余今即不能不冒昧自薦余自本公司開辦以來停辛茹苦備嘗艱險本公司之成立咸余之功也想諸位愛余憐余感余余之欲居是位必能見允於諸位戴立攙曰此公乃竟自薦乎伯萊傲然曰余故有此特權可自薦爲總理因句戴栗大愧恨曰然則誰有贊成者則衆皆莫答

伯萊迺惶恐無地頰以靴蹴笛各而笛各仍寂不動不覺大失望戴粟於是大聲曰既無人贊成賴君之自舉又無人他推則余當決選矣衆又不聲惟伯萊依然喃喃不絕亦不知其作何語曰是湯模君已被推爲本公司總理又顧湯模曰湯君賀君獲選請即就席

湯模老於開會集議事宜見戴粟不即離座乃起以下節擊桌曰請諸君續舉協理田司應聲曰其推亞曼君亞曼微笑曰然乎恐余無暇旁及耳彼闊肩而赤髮者見田司向之一頷遂亦仰首呼曰余意正同亞曼復掀髯迺爾曰賤務倥傯斷難如命田司又目一面團團而鶴頸者其人即曰余亦贊成羊髯者從而和之湯模乃曰現已有四人推亞曼君爲協理諸君若表同意請舉手遂多數通過湯模續曰協理既定請舉秘書聲未絕鶴頸之面團翁即曰余意屬戴立君驢臉者曰正合余意田司又流目睨赤髮鬼赤髮鬼亟曰甚佳則復有三人和之曰我儕皆極贊同湯模曰餘五君意云何乃又有數人頷首稱善湯模遂復高聲曰是秘書一席已屬戴君今可再選會計一人戴粟曰余舉班田司君闊肩者鶴頸者羊髯者皆同聲贊成田司遂獲會計一職湯模曰現當再舉何種職員田司對曰按本公司章程尙有議董七人四人即以職員兼任則今可另舉三人須臾即相推定三人一赤髮鬼一面團翁一驢臉者

事已湯模又問田司曰我儕已可閉會乎田司答曰然衆亦稱善戴粟則復謂湯模曰其速開職員會一謀進行方法於是諸人少憩後即復齊集湯模拄桌而言曰諸君有何善術促本公司進行盍各舉所知以對戴粟曰鄙意可先實行組織一切推一人爲總辦授以建設施行公司諸事宜及延訂人役酌定薪金之全權田司首稱贊成亞曼則微笑起立曰余於此事本不欲故持異議然竊以爲是皆可由諸職員

互相磋商互相提挈從必多立一名獨攬其權戴栗曰不然此所以專責成免齟齬也亞曼不懌對三非職員一視因益憤三人者即賴伯萊范箔客與施理矩也遂復忿然曰爲公司前途計諸君恕余饒舌戴秘書議匪特無益且易滋流弊蓋一人操權太甚往往養成獨斷獨行之風即生自私自利之害此往昔所習然而使余居是職恐亦在所不免故總辦一說必非公司福余因不揣固陋極力排斥顧彼總協理及五職員者皆置若罔聞戴栗時復授新總理股單一束自來水筆一支囑其簽字又曰總辦一席非威望夙著之人斷難勝任余舉施理矩君任期五載亞曼再三反對然已一致贊成口衆不敵

戴栗曰今可議實行事非職員不得旁聽理矩雖亦非職員然現已爲本公司總辦自在例外於是被擯者惟伯萊箔客二人而已伯萊信口曰此事竟使余如墮五里霧中莫得要領余本公司之第一發起人而向田司曰容後告爾伯萊乃偕箔客往辦事室玻璃窗上總辦處三字赫然猶存也戴栗又曰且稍待尚有備股票在即自湯模手中取還股單先檢賴范二人者復對衆言曰諸君恕余今當即將股票發清須臾票即給訖伯萊與箔客即駐足戶前細察之亞曼適坐理矩田司之間先視其五股之一單顧視理矩者則上書四千一百二十股再斜睨田司則正得意洋洋睇矚其五百股之一單乃憬然若有所悟自語曰果巧計也田司即慨然答曰何爲巧計皆以現金購來戴栗君試可念帳與聽班亞既歸口賴范亦逡巡不去戴栗唯唯急出其簿大聲誦曰白老格五股史納五股葛譽五股賴伯萊五股范箔客五股湯模一百五十股戴栗二百五十股班田司五百股施理矩四千一百二十股共五千股計洋五十萬元此款即作循環資本今在貯銀處亞曼起立大吼曰此欺人之譚也田司思承其人但亞曼已衝出

席曰無再擾余此不能不說若皆蟊賊以余爲欝乎余誓不欲彼五千元之優先股爾必强余購之且需欲余出銀付彼五尋常股余敢斷言除余一人外必無復有出銀購股之人爾誠黠者卽以余欵作開辦之費又顧理矩曰爾策此乎迫余負債塞余財源卒復棄余如敝屣忍哉爾也此無異索余命耳爾究何所居心耶

亞曼言時理矩冷然不聲但以其如綫之目光睨之人謂理矩不悅時之目光能令人不寒而慄今亞曼被其一盼果霎時怒氣冰消聲顫顫悽然問曰君究何爲而出此理司叱曰爾欲蔡山壓爾身乎爾詎已忘余使施君前出人頭地者乎梟羽毛未豐滿便欲食母乎究彼援爾歟抑爾援彼歟爾猶憶客歲各宗教聯合會開會時爾嘗當衆演說牛乳改良乎回家後卽核算未來亞曼公司之利乎施君拯爾於饑溺爾詎已置於腦後耶今居然於大庭廣衆之間與之衝突爾誠無心肝者語次卽躍起奮臂欲毆理矩急止之曰無動武可閉會已伯萊乃乘間疾趨臺前高聲曰余與亞曼君大有同情惟彼所容受猶不逮余甚耳余本本公司之母竟反被棄天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設無余句且范君之異想此公司焉能發生而脫無余之經營尤烏能成立飲泉不思源貿然欲逐余出此五股者在余視之不啻糞土遂撕作片片撒播於桌又曰實告爾余非卽此甘心余決不任余腳底生青草試觀此間一塊乾淨土究竟有何法律公理言至是故作一頓冀人褒揚田司呼曰戴栗爾可卽將其股取消不交股銀作爲無效另書一新單歸幷於施君復謂伯萊曰伯萊爾爲招股事曾給爾薪銀幷五百元之獎股爾自不欲耳今日起爾與爾友范笛客皆已開除

第八章

世界末日至矣。笛客覺世路崎嶇。人心叵測。於是匆匆歸家。向胭脂隊中。尋生活。誓嗣後不復與世俗一通聞問。抵家則見雪麗與其母妹正共作繡貨。皆怡然自得。見笛客入。卽倉卒收藏。范母與雪麗皆赧然。梨賽則起。親迓之。曰我儕在工作時。爾似不應來擾。今可無多言。亦無多問。范母見其顏色如常。而舉止頗失度。因急問曰。笛客何事。笛客故能容忍。乃强笑曰。無他。商務事耳。三人皆詫異不止。梨賽曰。伯萊何如耶。笛客聞其猝問及伯萊。不覺失聲笑曰。彼誠名利兩獲矣。竟將其股單撕碎。曰何謂也。曰嫌少耳。曰彼得若干而猶嫌少。曰與余同得五百元之股。然而已失其位置。言時持帽之手。顫動不已。三人迺料其已受紿匪淺。梨賽又曰。此恐不確。笛客欲言者三。而喉間輒覺哽不能聲。梨賽大憤。紅暈及鬢。曰此實不公之至。得匪施理矩誑爾乎。笛客默然頷首。微笑後忽問曰。爾何以知理矩。曰達生嘗告余。究何緣由。試爲余言之。曰余亦不自知。惟當開會時。彼一人獨吞。不肯分肥耳。曰果不出達生料。今速告之。或能挽回。笛客復微笑。范母曰。梨賽爾言何奇。以笛客之智。尚不能敵彼老奸巨猾之政治家。詎達生謂猶有挽回之餘地耶。曰此余亦不知。惟想彼必有以對付之。笛客掉首。謂其妹爲不識時務。曰此必無效。彼曹曼與理矩故相識有年。且曾與之在政界上狼狽爲奸者。今亦受其愚弄。彼費五萬元。亦僅得有選舉權之尋常股五股。蓋與余等也。所尤不幸者。彼鯨吞蠶食之政治家。猶甚垂涎其公司。故其公司之命。現懸於旦夕。此事已決。不能挽回。雖達生亦奚濟。曰無小覷之語。畢沈吟移時。毅然姍姍出。范母曰。梨賽安往。但梨賽已遠。未之聞也。三人皆訝甚。

梨賽則逕至一地以德律風接高立日報社。日欲與亨達生君一談。俄而達生至。柔聲問曰。梨賽欲購何物。曰歸時可帶紫色絲綫十絞。現則余欲丐爾逕詣理矩處。告其速畀笛客以應得之股。曰然。尚有他事

乎。曰否。爾有以語余乎。曰有。一禿首之排字者。日以此時糾纏不清。今又來達生案前刺刺不已。室隅好批評之記者。深怪其打字機不靈。桌旁又有一自命不凡之學徒。倔強不馴。曰無取笑。達生言時。此三人果皆吃吃笑不已。曰余今晚當早歸。據爾言。不出余料。笛客果見棄乎。曰此事甚易明。今日開會之結果。笛客僅獲五百元之五股。即被黜。伯萊亦然。顧彼即將股單當場撕去。亞曼傾其所有。所得亦不過是數。餘實施理矩一人吞之。曰此蓋較余所度尤甚。現正無片暇。請越一點鐘後。再出電話詳告。然今日出報。余恐已遲二三分矣。曰僅二三分乎。此不足謂誤事。余亦不欲

再驚擾爾一言蔽之。理矩盡吞箇客股分。欲爾勒其嘔出耳。爾能允余耶。達生一時忽遽。竟許之。曰此舉有理。余當即往。曰然。爾可俟貴報出版後去。恕余擾爾公務。曰無妨。余愛爾心。誠縱有驅遣。無所辭也。語時旁若無人。既乃互道暫別。將聽筒懸起。回顧記者。猶匿笑不輟。遂訶曰。斐爾遜。爾徒事嬉笑。將欲改本報爲週刊乎。爾遜即哆視不言。但打其新聞稿。少選而歲事。高呼麥透斯。透斯至。爾遜曰。此虐母師暗殺案。題須印以大號字。透斯稱諾。即三步并一。如飛而去。達生則從事校對。見牛乳商合衆公司。第一次開會事。亦在本埠新聞欄內。

校竟。靜思五分鐘。覺箇客事頗棘手。顧爲梨賽。故萬無推却理。遂出往訪施理矩於第一國家銀行。理矩爲行中總理。而此時必在行視事。故達生遥赴之。至則理矩正與會計在一柚木總理室內閒談。然是音即微擡其首。會計包登者。乃頹以其肥手。捲髭革頦。又顫顫靡已。色頗不懌。曰君直入此間。意必有極緊要事。達生曰。良然。又曰。施理矩君。余欲得牛乳商合衆公司之尋常股五十萬元。兼爲總辦五載。達任一次。理矩曰。不難。唯爾未必能達到目的。包登喘喘曰。施君言然。然二人正相怒目而視。故亦未之聞。達生續曰。爾諒余不能耶。爾故有財有勢。然此尚不足難余。余亦不懼。余此之來。不過欲爲友人報復耳。曰爲亞曼乎。曰不然。爲范箇客也。然心中已知施理矩正畏亞曼。理矩淡然曰。即彼乳臭小兒乎。誰與其權爲合衆公司總理耶。曰彼自有此特權。余今欲爲之直。理矩笑而不答。包登則復厲聲斥曰。爾大言不慚之哄嚇。不值一笑。言竟自得意其氣直理壯。因傾耳以聆其音浪之回聲。達生不之顧。仍泰然謂理矩曰。余意爾尚未知箇客之爲人耳。箇客懷才而自謙。故似碌碌無所表見。實則此牛乳計劃。即彼所首先提

倡其晚余適在其家彼乃將其梗概語余余亦許其援助其衛畜不外揮擊雜料催牛提倡牛乳改良以資諸乳公司待其不得支持時乃以廉價收入之耳此外各種建設事宜亦皆由彼一人爲之賴伯萊之人余亦知之能言而不能行永日不作事惟往楷翰旅館取樂即於股票之銷售亦未嘗稍費精神爾如不信試閱單上之簽字理矩對曰此亦不偶人能爲之彼作三星期事余已給其三百元之薪金與五百元之股單矣此恐已爲其有生以來之第一次大進款也曰爾取五十萬之股票一百萬公司之全權亦僅一句鐘之勞爾於己則不計時日乎爾徒使權勢以惡吞其利於彼箇客發起之人復靳予以獎勵此誠不平之甚若其速畀以多股優其月薪用示公道

理矩曰其如彼實門外漢何曰爾亦未必專家彼幼而慧猶及學之惟爾則老而無能矣達彼將來成名時恐爾體早已物化爾之臭錢已蕩盡而爾之威勢亦已遺諸數十不齒小人矣施理矩笑曰無以老夫爲笑資余今加給其五百元股分何如此余以百元一股購之者再多亦不能矣理矩於是等不合意問題決不肯言至五分鐘然達生者亦其夙所畏憚之者因不得不忍氣與之談達生正色曰無多言此爾計也爾陽購五十萬元之股分而賣出十萬留四十萬作己有實則未費半文徒以他人之銀作空頭耳爾在第一國家銀行以五釐借其銀作循環資本而仍將此款存之作爾個人之擔保品爾乃尚可得六釐之息此種股票實無異諸乳商之催命符耳若輩一生汗血錢皆斷送於爾手矣今余來此非徒爲范箇客說情亦欲使爾願歸其固有之權利耳包登惴然問曰信乎理矩曰余今待此聽爾所爲達生曰爾且俟諸異日必有可觀彼戴栗洵屬狡猾小兒竟能上下其手亂人聽聞實吾合衆國第一等蟊賊之魁

導然而其中奸計非純天衣無縫靡有破綻章程中一條謂循環資本利息應仍歸尋常股負云云余不能盲從當倡議改爲與優先股負共有彼優先股仍先占六釐然在爾尋常股之利當失二萬五千元已余既能得爾此種詭謀便可說一股東提起訴訟勒令解散高立日報爲衆揭開黑幕必有厚利余欲攻爾寧患無資料哉

施理矩凝思久之卒曰爾卽欲以范笛客爲原告乎曰非也笛客無如許鉅資運動翻此重案且彼對爾之寃毒亦未必若是之甚也高立日報當先宣告此事於衆然後令一富於資本者控爾其人非他卽被棄於爾銜爾刺骨頻於夜半以針刺爾照片者之亞曼也理矩中懾三十分鐘後凡達生之要求遂完全承認達生於是欣然至范氏宅手持施大兒之黑色長雪茄且吸且入梨賽見之卽趨出迎之詰問所託事達生故吞吐其言遲遲不答梨賽不耐大惱提其襟而搖之而達生殊不爲動反以用力過猛已自搖搖欲倒久之達生始將此交涉一一道出衆初不信經達生八次重述方悅服范母與其女後先吻之以爲獎品笛客則緊握其手長示感謝之忱雪麗亦嬌聲稱謝於是一家陶陶其樂靡涯　（完）

立志小說

冶遇

古今小說名著

說部之大寶藏

學界之饋貧糧

說庫

今爲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意魯魚亥豕訛奪眯目讀者往往生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愼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游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點亦便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册

定價洋八元

外埠郵費每部四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立志小說

冶遇

無愁

第一章

著者曰吾今寓海上塵紛扇人傭書又甚勞有時扃戶閒居思曩日鄉居情形如隔世然猶憶數年前吾海上歸來寓吾戚串某氏家吾戚居鄉而去城不遠鬧中取靜至足稱意屋縱老而境則甚幽相傳地在百年以前繁盛無比肩摩轂擊殆市集之中心點也紅羊之役某王據城以地形廣衍不足固守則拆城數十丈重行改造而促其範市廛民廬烈火而焚蕩焉燼焉至於數十年之久猶然榛莽遍地無能稍復舊觀惟廓外東南一隅稍有人家蓋有力之地主承平以後亦有重興土木奠厥幽居者吾戚所居係拆他處古屋建設其間吾每登樓啟窗遠望莽莽平蕪一顧豁心眸至於城堡半傾頹於斜陽蔓草之間參差雉堞至并規橅無存牧童樵豎時來其間掏蟋蟀而鬭有時斷垣缺口處忽見荷笠鄉農攜籃市物跨城而出為狀至堪失笑蓋天下之平久矣

距吾戚所居約半里而遙二檜參天下有古屋一所吾視其狀誠百年物殆劫後餘灰也是屋主人其姓來字曰慕庵肫然一老學究也今其人且以實業自效矣吾戚於來氏歷史知之最悉又為余言之甚詳憶而得之因編為小說家言以餉讀者亦豔聞趣史之亞也

來氏為人刻苦而厲學布衣疏食若教士然一身以外父母妻子親戚朋友可云一無所有相依為命者僅有一華髮盈顛之寡姊來年四十亦勿圖娶然來氏在二十年前亦儼然一詩書溫飽之裔以淫於書

祖父生產之業無勿及來氏之身而槩娶妻胡氏爲里豪之女蠢而悍罔識詩書事事相背而行貌又絕醜嘗二人行事不相聞問迨後生二子一女妻遽逝某年時疫盛行一月中罄其子女自是來遂孑然一身矣來維書獃亦勿甚悲有一次鄰家失愼延及來居收其古玩書畫以去倖免一身遂依姊氏以居

來奇窮教習生涯所入極微有所得每上姊氏無論盈絀皆不過問人見來氏者必埋首書堆之時爲多以來縱奇窘猶時縮衣食購書本朋友謂教師中儲參考書多者無過於來先生惜先生書都無意味苟爲名家小說將不脛而走或幷一編無存亦未可定以來氏藏書都有死人墟墓之氣令人沈沈而寡歡無異於來氏之爲人朋友遇來氏者決不迎送擡眼書堆中表示意思而已辨狀未審卽復尋行而讀偶與言或唯或不唯無所容心奪其書復抽一本而觀友歎息字其人曰書獃久之無至者惟有寡姊一人相依勿失勞形若奴廝撫其獃弟若嬰兒然有一蓬頭婢子司應門炊浣之役姊氏劬勞事必躬親又喜樹藝百物時或抱甕灌園往來烈日中不異夏畦來熟視若無覩之來居斗室而遊心極遠上下千古縱橫八方惟意所適教人無常性復不屑按常規瑣瑣强聒恆詔童子以哲理童子瞠目坐講堂聆先生言若墮五里霧中舉袖拭涕竊竊先生而笑幼穉生徒覬先生無見竊探囊底剝栗潛食同坐年長者挨身力擠互較體力之强弱兩手抵抗幾翻講桌而先生興高每長譚不休亦不問現授何課修身耶地理耶皆引之使入哲理一方大睨高談旁及天算測量或迴身面壁舉筆颼颼漆版上作弧三角圖形學生見狀竊竊耳語云此吾姊氏曩贈予三角鷄也加以兩脚則高騰矣遂有膽大之學生發問云先生此鷄子尙少兩脚重輕失鈞將旋舞空中若風車吾曩試之不誤也先生薄慍云汝安知此弧三角形天算也然

鷄子有類弧三角者非弧三角即鷄子也且語且書三角公式於圖形之下學生是時引起放鷄子之興
味而先生好言又能有問必答遂與先生論鷄子美人、蜈蚣、蜻蜓、老鷹、瑤琴、蝴蝶、名目繁多言人人殊嗟
乎凡人曾爲小學講師者必有一無窮之隱恨卽所授功課難促學生注意是也先生才高亦抱此憾遂
不得不出於因勢利導之一法而詼諧說笑遂人人公認爲敎授上必不可少之一種法術就令去題萬
里亦非所惜實則削足就履要豈施敎者之本心非得已也來是時手執粉筆卓立講臺狀若判官政制
衆令靜嚴重發問云衆思之鷄子死物曷爲能飛衆急云風也風也先生又云風爲何物……卽空氣也
又隨手畫一地球粉筆塗其四周以象空氣且云空氣爲物譬之於水人在空氣中若魚之居水也鷄毛、
楊花都能浮空飛艇重大至能載人航行……學生遂問云人在氣海旣類遊魚何故不能騰空而翱翔
先生云因無兩翅托力某生云然則鷄鴨固有翅胡不能飛先生又云翅小則托力小故不能飛來是時
張皇頗甚意謂以此著頗與亞奇默德浮體算式及達爾文進化公例有關然是二理由精深繁博都非
單詞片語可盡而鈴聲鏘鏘修身講授應退班矣思十分時間之休息光陰不可不補述其言而未盡之
義第以理繁時促講解格格爲狀彌苦蓋以高深玄妙之理思爲淺人說法甚非容易之事因之腦筋盡
暴嗌沫四飛衣袖頭面手臂等處白粉狼籍沾被殆遍甚至粉屑盈髮狀若糠鼠空氣旣燥先生驟因呼
吸而嗆手口並用可見其爲狀勤矣學生時以鈴聲旣動本可無按講堂規則因之羣圍先生而語有一
學生因聞適間鷄鴨之事不覺冥冥而思驟然發問云噫、先生先生鷄者何物所生耶先生曰鷄者蛋所
生蛋者鷄所出鷄生蛋蛋生鷄循環無窮學生曰敬聞命矣然則第一鷄蛋何從而來先有鷄耶抑先有

蛋耶時第二班唱歌先生已懷琴譜而入先生逃而下曰此理由頗長不能爲汝等傚促言也因悵悵然還其私第

第二章

此來氏獃狀也實則先生亦名師惟不合於初等教授懷才莫展可以見處境之窮矣惟以境窮益篤於學所歎然者來氏平居往往舉首觀天喜作冥想多思而寡學每入魔道而獃狀亦益甚且以思極頗具厭世主義但亦有樂觀以爲現社會不足觀研究學問者多將以道德科學產造一新社會此吾黨責任也而同輩每笑之嘗集同志發行德育雜志取價極廉而貽書定購者不及五人出版後亦鮮過問者遂舉是贈諸生彼所喜者爲哲學及數理第以陳義高識者至鮮而來氏則謂吾著書爲一二人讀非爲千百人讀也其可笑都類此然來氏平居每自困其心不少休或思考一問題繼續而下至於數十小時之久不少間斷夜睡中舉指劃被潛布圖式甚至夢寐之中亦適感覺先是著書付梓陳義晦澁幾於句讀勿辨馳書詰責者相逼而至來每浩歎而著述不衰又有某稿告成意頗欣然商之書肆主人以冷澁過甚不允付印遂降其格而求之且不索稿價以流傳人世爲目的試允其請名亦稍稍起矣然來氏之貧仍及零度彼每得金嘗扶危濟困一夕而罄其所蘊里巷少年鮮衣怒馬旦暮出入每睨來氏若無物然識者以爲區區一官半職進退因人決不足以稍動來氏之心也以來氏博學數年以前亦蒙軒車之召苟圖富貴者寧不向此終南之捷徑而趨惟以疏狂成性避弓旌若浼至於逾垣而遁閉門不納亦可想見其高風矣

湯生國賢者來氏高徒也初高中大層累而上且入高等大學矣是子聰俊來極賞之但彼父業卑設肆修槍並治馬足名曰慶生子三人國賢其次也伯氏吹笛爲樂工能於尺管中變化聲調不拘一格遇喪事則其聲泣然以哀遇喜事則其聲悠然以和叔則紈肆中爲學徒而已湯讀學校以來氏資助之力爲多始入初等學校受強迫教育來一見即賞其人無令中道退學惟匠氏生子以餬食他人爲得計稍有才具又必強使爲增益乃父之事或得金或助力蓋湯讀三年學過乃父欲令坐肆中司登記來因竭力與爭得不廢學至於湯生同學每妬其人且多懷疑以匠氏蠢蠢而彼伯仲二子聰明每出人上此極不可解者或湯母夙爲大家侍婢稟秀靈氣遂產寧馨兒耳

湯體荏弱容體清癯眉目亦至平靜無驚人狀驟視之與庸閭無異而來氏則視以爲吾道傳人非此莫屬蓋以來氏理想往往深邃而繚曲發問極晦而湯生見問必能如先生之意而答來氏心喜輒盛譽之湯見譽甚至搵淚而泣同學駭笑實則湯生沈潛人也感極則泣至如發揚之生每聞譽言而笑甚至得意而歌如湯生同學李東來陳伯平諸人是也寓沈潛之性而富有粘液質者則其性情舉動每有類於婦人女子無論毀譽慚感往往墮淚湯生同學遂嘲湯生爲婦人然來氏年高愛之不異於猶子湯讀學校每代付款例如校友會中購置網球在勢人人皆宜捐金湯亦爲衆所迫慷慨簽名而回家數次迄未敢一啓齒蓋匠性戇而又酗酒非易與也來苟見必呼而語之曰湯生汝應付之款已爲汝繳清矣湯生喜如釋重負來氏年老而愛湯生之心如其年齡而增以湯勤於學無忤先生每有講授即非課本正義湯亦一一憶之總之先生苟爲湯生講解無論一字一語皆無虛發湯生亦有疑問苟有疑問必統全局

而思必於此一問題大有關係者故來譬湯生若聖門之顏回非虛語也來自謂吾入世至今遇人至多然都無情至於妻子兒女亦若傀儡老姊亦但貧苦之伴朋友泛泛更非所論總而言之皆不縈吾繫念之情吾念念無忘者僅一湯生而已嗟乎來氏處境可云奇窘矣而抱道自重勿以貧饕而易操生徒感化亦有行路還金之事此可念也至於湯氏貧賤亦更清介自勉師每言曰人生至可寶貴之事無過於品學二字家富有時窮學富無時罄也吾境窮而學則尚富吾授汝學勝貽汝金也來每間遊湯必追陪或終日相對並無一語或娓娓講論迄不少休有時來行郊外舞杖而嘻其氣或尋鄉民瑣話桑麻晤對未竟已出一編即石上讀矣湯每恣意登陟或長嘯震谷或投石驚魚或唫莎士比亞之詩或詠李杜元白之什有時枕石觀雲去若奔馬淵泉在下澌澌而流清越悠

揚若振金玉此際閉目遐思恍見環珮仙姬飄然於虛堂畫閣間也此二人書獃性成每當課暇周歷鄉村村姑稺子以爲教民傳道者往往篝深林密中探首躡足一窺動靜無不失笑而去或在休沐假日來氏深居鮮出此沉潛簡默之學生必候先生於家或娓娓竟日或枯坐無言至於數小時之久亦不言去蓋同學諸生都有陶情娛樂之事各約伴侶而去而湯性靜寂伴侶至鮮且念念勿忘先生寧從先生遊也雨暘寒暑往往無失而竊姊之心則大不怡以爲是人屢耗吾飯米貴物價又高此着大不經濟非惟如此有時湯賚問題入門師與討論竟至俟飯不食書獃自得之狀至可哂也

第二章

長松翠色修篁綠陰森森無盡夾一坦途而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殆謂是矣賴墻綿亙基石皆作虎皮之紋穹門高拱形若半環坦坦長途直達門外門臨巨塘水色深碧沿堤多柳修條長垂幾沒巨浸之中門前巨鐘針指五字以外以日長殘陽猶挂樹杪紅磚赭瓦映夕照中益復耀眼甬道中有二人比肩遊行狀極從容陸體修昂藏有丈夫氣衣服整潔革履滑澤光可鑑人目架金鏡但面色微濇張較侏韶秀而膚白手臂短小面形甚團秀髮下掩亦御金鏡是助丰釆左指約二寶戒値頗不貲凡見二人面狀者都以爲可喜而後者尤勝二人則行且語道坦人稀秘不可聞第見張行久俯身道左摘一籬花而嗅陸拾籬材取代護棒行近門次舉首看榜意頗怏怏蓋二人名都居中後也陸舉棒點前列一人名可數過歎曰門第破除鏞釘驕人矣汝不知二郎神昨在此間觀榜耶張嘆曰噫有是耶何與彼事關心乃爾想有親戚在是耳陸曰否否實則張榜是間吾至不欲張云不欲且奈何但……但……陸云但但何耶抑

欲買蛋食餛飩否張云吾意吾劣狀苟爲親友父兄所知吾亦無恤但據汝云云吾慚恨幾不自聊嗟乎吾悔已晚將奈之何陸笑云癡者汝也汝門閥亦足自豪何必徼名言次二人已出甬道至堤上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觀玩晚景頗可悅目惟張頗懊喪陸慰之云吾頃所言汝意云何張不答陸復云再則爾我多金何求不得乃沾沾於此耶張恨恨云汝誠不諒吾心吾懷已久吾心幾碎以爲非是莫可非是者吾且狂易君乃言之輕渺耶胡求不遂汝言亦是父母爲吾作合芸姐亦佳汝亦見之彼亦傾向吾身吾自維一言可以立決第吾自誓萬不以彼易此陸笑曰張君汝亦自諒否片面文章勿成事實汝知之耶張聞言意至惘然癡立有頃遂續言云果若是耶但吾意仍無餒西諺不云乎貴重之寶物必出貴重之代價吾惟千迴百折認此目的而趨耳

著者曰此二人所居地位與所懷抱之想像吾於彼等之笑貌言談中可以得其大凡矣已而二人縱步至水濱坐於石步之上俯窺水濱遊魚實則二人非窺遊魚將以止水爲鑑照見翩翩自喜之影此二影佳妙若何縱難遽斷然遊魚掉尾無不望影而沈可見其爲容佳也加以柳條深碧倒映空潭綠鬢修眉赫然在目二人自疑我容奚爲美好若此或者女而非男殆樓居玉人耳張生品貌尤宜考列上上就以全校生徒而論最優等第一宜非此莫屬也惜乎容貌修飾勿屬科學範圍以內因之二生屢考下下而來氏心中尤更惡此二人以二人舉動甚似貴遊子弟高視闊步意態蕭閒坐講堂若赴茶寮縱有深刻學理以及繁密問題皆不足窘此二牛之腦力牛名非著者刻先生所加耳以二人頗知保養身體明知凡人苦學無已足貶丰采甚至顏色枯滯語言無味將與學究無殊故不欲破費一分腦力易取一分學

問而先生之意以爲凡吾問題即人心之桎梏而跳踉之生勿就吾範能無深恨惟付之心誅而已有時同班生徒匯繳答案師顧二生而笑陸待下矣來呼令前屬舉手相示生上右手來謂非是遂下右手上左手師笑曰噫此寶戒耶其名爲何鑽耶玉耶寶耶噫金剛鑽價重連城且語且弄其戒顧謂諸生曰爾等誌之此名鑽戒價重連城考第一考第一生慚極俯首視地頸耳俱赤徐縮手退坐有啞笑者聲若鼠唧蓋二生宗旨非重學術延佇學期取得文憑耳此二生宜蚤除名矣而有奧援張生叔氏據要津且有維持該校之力心知其故者往往容忍之因寬賜其分點且以金錢勢力廣尤能出重貲購答案貧生無聊時一爲彼捉刀迨至上卷別字沿訛觸目盡是來見此必笑曰此又江魚販子也惜已朽腐不足寶貴耳

二人坐水濱已久無何飯鐘動矣陸擬返校張執手言曰何必爭鷄鶩食趨飲花月樓耳二人遂挽手而行既登樓侍者一見即鞠躬迎梯次笑面承歡爲狀頗諂以二人豪邁每夕什九飲此間而賞賜頗多迭爲賓主無不盡醉乃歸坐既定陸笑曰汝所企圖眼力良不弱門閥亦清高且有徽婣更易著手但吾默察彼人心理似有所屬張駭曰汝云彼人安屬陸云此亦不知但非屬汝可以斷言張聞言意極不怡二肱伏案以箸點頷目視壁畫畫爲美人曉起圖倦眼惺忪舉掌伸腰爲態絕媚樓外海棠盛開燕燕飛鳴確爲名人手筆是畫爲樓主人新易者二人初未見之張竟注目不已陸因張生無語亦循視綫而觀嗟曰態度何似彼人耶此際二人之意均各惘然時殽核未至張因舉箸蘸醋劃案而書似有一字上爲草頭而累書不已張因曰汝言吾至勿信總之此飛艇航空尚在迴翔中耳惟彼人落落性成縱已成年情

苗未茁賴吾日夕灌溉耳

陸云汝言亦然然事有可怪者不觀平日舉動雅與是物相親近耶此至可笑言次以匙調湯而飲是物謂清魚湯也張曰是何傷是殆學問關係耳研究請益於人何涉陸笑曰然則曷不請教爾我張云無多言足令爾我生慚陸云吾今日甚悔張笑曰何悔耶陸曰悔不學學則可爲紅粉師張云此亦難言如爾云云學究先生都交佳運矣陸笑曰豈敢豈敢老師非前例耶著者曰老師者老鴟也此雅號丙等生私謚之以爲來氏怪狀若角鴟以先生言重不避權貴二生尤覺恨恨無地遂奉雅號當面而呼但口老師而心則老鴟可見其怨毒深矣二生心中尤惡湯生常恨學校辦事人取錄生徒之始不調查門閥以致貧民寒族洶洶然與貴冑爭名此著大足傷來者之心且來氏爲人罔識世務竟軼欺貧諂富之常軌乃令酸丁得志可恨已極因字其人曰豆腐以湯生爲人荏弱無能大類豆腐且學校每餐皆有一豆腐羹湯命名可謂雅切而陸生聞言則以爲此名之加大於湯生有益宜改易之衆請其說陸笑曰豆腐煮水越煮越老此不可也遂易其名曰鏽釘

第四章

方二人蘸醋書名時湯生飯罷亟焉請假而行還奔已家時已皓魄東升夜光頗佳湯生但挾巨册而行無戀景物觀其脊行倥偬必銜有重大之命令而然此命令爲一女郎所畀湯生誠篤安得不竭盡心力以赴之女郎何人即張生所書之芝仙女士也女士此遣已有少年三人情懷顚倒旦暮夢想其人張生而外陸郎湯生皆其人也陸藏於中而口不宣湯蘊於懷而貌不顯惟此中當有辨者以湯氏縱愛其人

決不敢作求凰附鳳之想此著凡爲窮人設想皆然吾云湯生愛此女郎猶有語病湯重女郎不異天人豈敢云愛敬之而已女郎者牧師囊中物也牧師專制例擇教會中人得任意支配之女郎身世尤懔懔而可危凡人論女郎者以爲壽星動矣蓋牧師妻密昔司沈已有一次召女使入密室覘彼意向欲取以爲小牧師之媳而女郎不欲幸牧師夫婦尙有西人尊重自由之風雖專制而不遽强一夕談判遂爲了而不了之懸案此一事也次則張陸眈眈日思媚取女郎之術其道又屬甚危惟此女郎天眞爛漫自顧年幼尙不欲提起婚姻爲吾學問之梗無論何人苟有嘗試愛情者有立予決絕耳而女郎又頗與湯生有緣則又何耶蓋鐵匠之家在一十字通衢之上屋宇四厰狀類馬廐砧碪之聲轔轔而緊無論寒春冷月恆有赤膊之人舉硾打鐵火星四飛皮裙亦焦行人過門每移視綫而覩且敎會學校立於城之極西輕盈嬝娜之子因之日過匠人之門鼓風箱之黑囚往往以胸抵柄俯其前身目送女郎之行讀者諸君設使閉目而思以一妙年女郎曳半西粧之長裙編髮覆額單衣短袂露其如玉之膚豈不可愛且革履纖翹立地如釘無論何人必皆目逆而送之毋謂黑囚無愛好性也女郎過此亦往往疑雲陡起以鐵店靠壁之處三足破椅之上每坐學生檢一金字巨冊而讀此狀中國社會不常有之至可異也蓋湯居距校相較爲近女首途湯恆未入校也有時晨興坐破椅上食燒餅檢哲學書而讀女意錯愕未免凝視久亦習見無奇迨後湯生母氏遊鄰人家竟晤女郎蓋彼家亦信徒也女性溫順無驕蹇態湯生之母愛其人甚力與要歡自後女郎每過必呼曰梅小姐願汝安好女亦笑應之惟女每日起身絕早而湯母以大家婢未免晏起之習往往不遇遇者或下午耳而湯生則往往遇之惟先此數月女郎縱過湯亦勿覺以

湯生耽心載籍無暇窺道上行人亂我心曲久之亦時向書編中稍移視綫候女郎過蓄匠居臨官道道坦而人稀湯年少羞慚彌甚往往下其眼皮窺半截美人去稍遠方擡首湯無意中正視數次以爲世上美人無若女郎佳也吾踞坐破屋中但得美人旦夕過從至於無窮歲月吾幸福已屬不淺吾坐此觀書就令不見其人吾亦心慰噫若湯生者可謂情獃矣

久之湯生青眼竟與女郎平視矣此事言之可笑蓋湯生晨起方索代數難題一題甫畢因擲鉛筆書上起身而伸其腰揚掌着力遂墮挂瓶女方經過不覺視彼而笑湯是時及家衆無不聞墮瓶之聲而失笑也湯自思瓶碎果可惜惟以戔戔易佳人之笑吾瓶値不啻千金矣

著者曰此時二人之情已至第二步矣第讀吾書者必謂吾言莽撞不知作者心理正欲分二人之愛情爲一百等分如春雲出岫閒閒而起至於愛情之第三步則在某年月日之下午時光也

一日湯生歸自學校時方下午氣壓甚低躁熱亦甚室中鑪錘少罷湯亦坐敗椅上昂首天空見蜻蜓欵欵成羣而飛因之遊心遐想及於飛艇戰爭已而道旁樹木戢戢震響旋風捲地木葉如潮擁階而至天容自暗變白跳珠之大雨至矣此際但見道行之人以袖掩首而奔雜以呼噪至於米棧力士並不驚慌因彼足下本鮮襪履巴斗頂首若覆巨帽笑聲礫礫出巴斗中蓋謂凡人富貴貧賤往往不測以今日情形而論不如吾苦力得勢優也至於湯生門次觀人亦作是想忽有翩然而入者爲狀若燕非燕也人也辨狀未審但聞笑聲蓋雨至室遂甚暗也此際湯生之家天人降矣衣裙綷縩中頗聞脂香惟女身無香而湯則聞之湯心慚恐不知所可因癡立不語幸湯母能抽椶令坐湯此際冀天速晴此天人速去爲佳

以彼寓此眘不可言而湯母則與言之娓娓湯父外出未歸匠徒出茶奉客以瓦缶粗狀亦不完湯翁慚恨心念此可不必乃獻醜耶外史氏曰湯生之愚亦已甚矣鐵匠之家何物非醜何待於獻女郎趨此但

求庇耳物醜何礙且女郎雅有禮儀含笑入門罔勿招呼至於醜徒亦知奴侍紅妝可見其麗力大矣女郎云地僻程迂乃遭盛雨出門時天容晴正未攜雨具不得不擾及尊居心頗歉然復請家人各理所事無以賓禮見待令吾不安其居是時大雨密集水積道上盡作泡沫頗有兒童嬉皮赤足露脛往來水潦中且有五六齡小兒高僅及案戴巨笠而遊見笠而不見人女郎外覷因之大笑湯生意亦少抒亦笑和之女忽迴首四目相觸湯亟迴首而避女曰先生亦讀學校耶此時天少晴室放光明湯已面赤若霞女趨上首小案檢湯所讀之書女喜曰然則先生殆讀高校矣噫

此哲學此心理學吾頗喜之[illegible]之研究機會湯忽他去向母耳語湯母亟趨前謂女郎云梅小姐新裙沾泥矣可惜可惜女迴首稱謝亟檢裙微審不覺露襯意頗含羞而縮其脚湯此際心頗跳而慚過女郎蓋匠氏之家食縱非茅而踐則盡土以天氣潮泛且道水自檻隙溢入幾幾不可下地至於女裙固新製之貴品也湯復語母女郎足下遂有臨時地毯出現蓋敗席也此敗席已易名馬韉至此以未入馬腹權名地毯而地席破敗湯心更慚忽撿包書之皮於上女感極遂舉纖趾蹴其上嗟乎凡少年豪放之士布衣可以干公卿捫蝨可以傲王侯至於珠玉在前則形穢自慚往往不足自振呼吸急促跼若轅駒每可笑也著者每觀古史夫人娘子每每統兵而獲奇功可見大凡英雄都願為紅粉而死吾可斷言湯生全家各各輸誠都願為紅粉奴隸矣在理此時天色已晴女郎宜去以感家人相待之誠席未暖而亟去未免恝然無情不覺與湯生論學湯下坐非櫈也乃一風箱在一機器壓架旁女坐湯生三足椅上弄彼書籍與其算稿至於片片翻揀女問湯答湯俯首手握螺旋之柄音吐極微女郎以為湯學高出己上願商代數求湯許可外史氏曰女郎之意誠也或云凡為女郎宜見少年而羞不知羞之一物此盈彼絀不溢累黍湯既盛羞女郎之羞因之所餘無幾蓋以湯生為人生活程度萬萬不稱女郎可以無羞彰彰明甚譬如市廛之內店鋪鱗比肆中都坐少年而妙年女郎往往買物議價無所懷慚此何故耶又如紅閨女兒偶爾延貯門墻設有華服少年于于而來則候門之人每作驚鴻之逝然而等是少年被以百結鶉衣若落拓無聊者或向女郎伸手要錢就令對彼冷淡決不迴避或竟賜彼錢物以及溫言亦未可定此又何故也耶第女郎此際忽洪羞矣有一紙片盡係算式忽圖高底西式之足一再而三其形絕俏女思此何

故耶不覺甚羞湯亦微睨見之急急迴首伏機器上羞慚至於無地女是時亦亟掩卷不視赧亦極甚此無線電也家衆不知知者但二心耳女此際首幾莫擡著者曰此圖形亦湯晨坐成績也玩久圖狀因之而極肖湯母忽進言曰小姐汝歸覓肩輿耶抑命徒取雨具皆可照辦女不答忽云吾亦不決湯母因呼湯生欲購小食進女郎湯無奈强擡其首眼餳面赤語言亦啞女見狀不禁微哂然女至悔此哂既哂悔亦無及而生面更赤紅白屢泛層疊不已女悔愈甚意頗憐之憐甚不覺自羞總之二人此際羞悔無已湯亦自責不應落鞋樣爲輕薄狀尤恐女郎自是將鄙其人悔更不堪幸有解圍之人至矣狗也非人也狗名阿哈戀女郎若美少年之戀紅妝延首於家候女郎不來女表嫂因呼狗名云阿哈獃坐胡爲天晴矣宜迎主人狗聞言迴身而跳以地濕急捲其修尾至背上上道狂奔幾過鐵匠之門矣女忽擡首見犬遂呼而入狗見女郎而喜親近無已女撫其顱命坐地席上家衆圍犬議論女命遍拜湯生家人犬承旨一一遍拜但遺二黑囚囚呼犬命拜已犬若罔聞但呦呦作聲而已已而天晴地燥女郎挈犬登程行矣

著者曰此卽二生所云二郎神也相傳二郎神每行必挈犬與俱第女縱愛犬不常挈與遊行耳

第五章

禮拜六之下午最後下班之鈴已鏘鏘然按時而鳴大抵校中久居之人可以聞聲辨識此每星期六最後之鈴聲恆與往日不同司鈴人爲一童子意馬心猿狀極跳踉然以終日搖鈴一時一刻未能少釋懷來不無恨恨之心且因校長逼迫令讀師範院之附屬小學中以職兼搖鈴後衆人而上班先衆人而下班此外復兼洒掃揩窗之役睡則往各臥室熄燈碌碌鮮暇而童性敏活得勿曠職童家中有父母兄妹

樂事甚多而每週工資例在是日給發既得錢必歸家敘天倫之樂而託其職務於他人以心尋故鈴語亦攸然深長也此聲既發全校學生都有續續歸家者或約伴作郊行或出外買物或擬薙沐飲茶三三五五結隊而出此中人黨派至多貧富異侶貴賤異徒或以性情而別或以鄉土而殊或以學問程度而分至於其中更有細而又細之目例如學問高下各從其類而科學不一英算理化各有偏勝之處蓋以志願所在與其性質相近遂擇此中一二攻究無遺也各以相類而友者謂之同志第校長平日時與參觀員議論校事往往興感以成績優異之生大都出自寒賤之族富家子弟遜避不逮此可歎也著者曰校長之歎然也吾以天下學問誠宜畀之有錢之人他日得志當能措置而裕如蓋彼等父兄每據要津子弟之奮飛日易乃或用人者鮮學飽學者仰人指揮此大不可也時鈴動已久校舍清寂生徒之存者無幾草花無名姹紫嫣紅競妍於短籬之下籬內多夾竹桃含蕊未花若綴櫻桃此短籬四周蓋校舍也櫛比雲連大類蟻蛭每層都分為前後間後間所對為別一天井每一室內各寓二生留者少去者多往往閶門而銜其鎖但有三五貧生分居各室伏案勞勞各捉鉛筆在一白紙巨簿上狂揮算草非演習乃謄錄也或間奚為云預備文藝出品耳自餘數家亦有閱小說及習英文者皆藹然習靜生也第七號室在最後一天井中地最幽靜天井中花木亦獨多此學生自行購植者半非校產也凡人驟見此室必疑人家繡闥窗有幔地有席壁有衣手風琴時鐘大字典百科全書無不赫然在眼炫其室主人之富有至於參考之書亦多金碧輝煌陳列滿架校長室耶總教寓耶監學居耶否否否惟架上之書開索已甚笑此二人不已蓋彼中頁頁張張自有生以來未嘗偶見天日也時案上器物凌亂無具鏡晃粟殼堆旁有

象棋一局對著未竟殘兵敗卒匹馬單車寥若晨星二師地位亦各岌焉殆危但以二人深交不願以無爲之爭傷及情分因各罷此不弄蒼顏之人嚙一瓜子之殼待吐不吐欲吐仍茹斜坐椅中觀天不已意緒頗亂心念此局頗劇吾敵乃有二將苟滅其一尚存其一將奈何耶然而無計之計以吾思之天下絕妙好計殆無有更過此著者吾待事機成熟一舉而滅二憾而第三者從此可以得志矣尋思至此不禁點首大喜嗑瓜子亦愈力著者曰彼人非嗑瓜子也乃抓一撮入口而嚼齒頰津津而芬蓋得意極矣張臥牀上旋其表柄後則玩弄挂件尋思無已弄亦不休已乃言曰陸君汝言信矣乃有二狗隨此仙姬此何可耶陸不答觀天仍自若忽云急起直追盡此心力可耳張笑曰心力耶奚所不盡師斥吾愚云吾心若煨熟之芋卽戳一孔亦將因擠而閉此至可笑不知吾二人心宜較師靈孔多無數將類海綿惟此孔孔洞洞決不容學問流入學問之道足以損範而窮人天下不祥之物無過於此陸笑曰汝孔多學海揚波流入汝心且奈何張曰吾心若貝類潮至立掩吾蓋斯空洞不容一物矣陸曰汝解嘲耳吾見汝愁眉苦臉嘗抱殘編而呻此奚爲者張笑曰無多言議正事可也陸云吾爲汝忠謀無他可告急脈緩承斯上烈耳

第六章

著者曰芝仙女士得一佳偶矣此女友家計豐而雅愛朋友風貌亦韶秀與人言婉婉有情若一依人之小鳥年弱於芝仙者可二齡非學問中人也而心喜學問芝仙娟雅人也亦樂有呆伴且人苟有學都有英材樂育之心芝仙生平又長於音樂及英文蓋與其婉妙緻密之心相近因之爲學遂愈工忽有投函

女士者情詞宛轉出語謙虛願學於女士之門牆而又道其久仰渴慕之忱且其人亦女郎也張其姓字曰纖雲訂期進謁相見甚歡云願專攻英文始請業於教堂繼以未便遂日讀於女郎家中久之則請女郎過其家家視芝仙之家爲富有精室與書齋頗足養心書齋中滿架皆書然舊本鮮都若新出訂作者富而且多女士默念此等物或自書肆中拍賣而來而纖雲則謂此爲彼阿兄之書齋阿兄何人讀何校女頗秘之此至不可解者第女郎每道阿兄必炫其才學以爲一時無兩芝仙來數日無一日不見此阿兄非阿兄也乃阿兄之像像翩翩爲一美少年然以女郎日中而觀則不甚贊成蓋其人縱媚而鮮秀氣以一半身男子右執書本左支香煙尤可痛鄙說者曰此亦匠氏苦心非是者金鑽且隱非炫富之道也猶幸女郎賢不類齷齪之兄衣服亦雅素惟愛兄稱兄不去口芝仙思此兄非可愛也稱之又奚爲然自後纖雲與芝仙之交情且日密芝仙多暇嘗遊女郎之園林或與母妹共飯此翩翩少年時一現身尊俎間履舄觥籌爲歡倍至所難堪者此男子好動若彼眶中之二眸倩盼縱美然類遊伎句人此至可笑也著者曰張生之言差矣彼云學問一道足損人範殊不知人苟寡學則一切舉動皆將荒傖而不中程此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是夕燕會全家上下之人罔勿歡娛至於張生之母年鬢縱老頗健談且識大體心喜芝仙甚張生之妹又遊揚芝仙云彼自幼好學奮發潛修入校勤讀茲已畢業爲人助教然猶不自滿足思從當世名師益友遊進魂靈於高尚無等之域至可欽敬其人蓋以芝仙爲人語言婉約都有意味乃母乃妹無不心折張生此際旁坐侍謙得意極矣然茅塞之心不及母妹善談至於芝仙尤不足比口既緊關無因而亂動其體手足全身蠢然思叛先抖足後伸肢皆以爲姿勢非是意頗愧悔以爲形

態之學吾少至今愧未研究苟有名師能在此一分一秒間詔我以取媚婦人之道何術最佳者千金之贄吾亦無恤惜無其人也遂橫肱案上伏其身若太廟之犧牲繼以爲姿態太板因之稍側其首相芝仙之面見彼耳墜上綴綠玉大僅逾米纍纍擺盪頗可悅目卽此一端已足醉人至死復念珠聯璧合態當逾美思吾母多珠乞取一二奚所不可復念吾宜變態矣何者較佳耶若有來告者曰汝無動汝殆一蛇蒼蠅蘇蘇然遊汝項上無因癢覺而縮其首聽之聽之復聽之登汝額矣額不可皺循汝眼矣眼不可開遊汝鼻矣鼻不可吸待之待之待至卽汝口角定當一舐而落此思想頗有效驗蓋人生世上恆有奇逢幸遇來與命運相湊往往欲速不達愈弄愈壞者張生初擬起立把盞忽爲一念禁遏因之神色少定探懷出盒欲吸紙煙又有耳神潛告西國禮俗決無面對名姝吞吐雲霧之理因又廢然自沮遂於萬萬無可表見之中思得一法卽於袖中出一粉紅之帕香雲拂拂氤氳無盡取巾掩口微嗽示意而二目斜溜幾欲遁入眶中欲作俯吐地上之勢於是此坐中半邊女郎上自髮頂下迄足跟二瞳遂各遊歷一周此二瞳意極惘然以此二瞳在途並不晤彼二瞳於是萬不得已遂以香巾掩口柔聲言曰芝仙妹妹請飲此杯力瞟其人靜待顧盼所惜纖雲招承太力換酒乾杯謙恭百態女士秋波因之無暇鬭我機鋒伊可恨也第張生無悶亦曰待之待之待之而已

著者曰吾傳張生醜狀此一斑耳千形百醜吾亦不屑累累敍之惟後此張生在家幾與母氏衝突所爲何事則秘不可知有一日芝仙來張生家纖雲謂吾茲託吾親眷上海洋行中購一風琴將請女士一試其優劣遂相偕入張生之書齋既見風琴絕佳毫無遺憾可言芝仙云此價當值百金以外教堂中物無

若是佳也試按之宮商宛協渢渢可聽因之愛不忍釋歌數調遂起身徐步忽見案上册籍數十本大小一律整潔可喜若調查戶口之書或選舉册試與翻閱則算稿英文論說稿理科雜錄科學筆記哲學要領等質言之學校成績品也問此何爲女郎云吾亦不知吾見吾兄日弄此耳凡人見此簿籍者皆將震而驚之以爲張生學問之佳至於文章以及每屆考卷都可把玩贊語極多總批眉注罔非稱許之詞芝仙見狀不覺心重其人以爲由此而觀學較湯生佳也嗟乎人生世上識人最難吾曩以彼爲浮滑傖俗之人不意彼所造就精詣如此人豈可妄揣外貌者不覺失啃曰噫雲妹妹吾誠不料象句著者曰此下六字則牙乃出狗嘴中也纖雲曰妹欲擬象何人芝仙曰吾謂汝兄文筆象湯生耳此際伏壁之人突門入矣此所謂待之待之者也芝仙急欲起避然此局已成一夫當關之勢幸有纖雲在側意亦無餒遂彼此爲禮爲泛泛之議論蓋張生狡展受女郎贊賞但有竭力規避謙虛萬狀以爲戔戔之學乃一錢不值者豈足當女士之謬贊然此言要亦張生違心之論也購稿成文價且不貲謙虛乃爾耶纖雲旁觀以爲芝仙女士殆當世勢利人也一見所學而冷暖之情狀昨今大異至稱之爲苑科先生言下每有敬慕之意張生復與女士論音樂幸張生粗諳中律逅詞掩飾又有纖雲旁溷得鮮破綻張生遂謂芝仙云前聞舍妹言及女士雅擅音歌舍妹久有學習之心此風琴自上海新購者不知尙可合用否芝仙頗加贊賞以愛此琴臺甚不覺面對張生復歌一闋張此際入耳蕩心神搖不已竟欲喝采又以爲女郎心愛此琴誠宜立刻奉贈纖念此所謂待之待之者冒昧出此必敗吾事因之肅然就範爲狀彌恭鄙倍之念亦覺潛移張生此際又有一可喜之事卽女郎耳環竟已璧合珠聯是也此一著頗見張生用心之深蓋以

張生愛此女郎必欲少贈彼物繼念直接見貽必且僨事遂商取弱妹贈彼二珠此二珠乃張母賜妹氏者乃以甘言求之妹氏復求妹氏贈之芝仙芝仙清矯豈肯受他人之惠者幸而織雲善言云爲束脩之

代價苟不見受是不屑致誨也遂强受之復綴環上令强戴之張是時不覺心喜無已然避女若浼潛窺玉容竊聽嬌聲而已著者曰此所謂心虛病也芝仙是時愛此女郎甚若異姓姊妹然而又以張生爲人見色不亂循循然有禮儀洵所謂正人君子也而生母尤爲可親膽既縱來女郎家亦益勤芝仙既愛織雲甚身世心事無一不與女郎言

一日芝仙既去織雲坐琴臺中譜一懷人之歌音階錯亂久不成聲蓋彼心煩慮紛無可告人也念念慚疚苦惱竟不堪言咄咄自計曰吾負友耶抑負兄耶吾生平無友可愛之友竟一芝仙友豈可負者而可

愛之兒僅一苑科兒又豈可負者愈思愈煩不得要領繼念兒事逆負兒順也然兒親友疏且吾兒懇切拜禱我者又爲何事幾欲一死以謝二人繼念吾死仍負一人死亦無濟且此事萬萬不可商之吾母商之他人卽負吾兒矣遂忽忽不樂臥病矣

第七章

吾書別湯生久矣至於芝仙女士亦久別湯生湯初以母病每夕來歸其家一月後且消假宿學校中道上美人因之不可得見芝仙遇雨後之第三日挈可愛之犬來謝其家人媵以鮮花一握家人深感之嘗有一次芝仙攜一叫人鐘來屬匠氏修治匠修鎗固兼通機械之學者芝仙意將藉是厚報之也匠治鐘成亦不候芝仙來取逕送學堂不取其値鄙野之人其心理不知何似然自其大體言之固謂學校方面爾我皆與有關係者何必戔戔者爲芝仙贈數次亦決不受彼此交誼又進一層矣此一事湯生所極爲心喜者乃父善體乃子之心可感也又有一次芝仙過往竟付湯生一問題屬求答數約明日來取湯時坐肆中芝仙來湯母瑣瑣與之言詎不及片刻湯生之答數已得芝仙喜湯生更喜芝仙甚感之而又盛譽之芝仙去湯生之父母無不狂喜甚至二黑奴亦甚喜嗟乎凡人食主人家者罔勿樂主人之有榮譽人生世上名譽之事固至可寶貴也自是而後芝仙父母甚至譽芝仙不異於天人而其地位更擡至無上無等之域此所謂絕妙文章也讀者聰明當不煩著者之曲解矣

凡人天性之厚無過於湯生若言必則古昔稱先生芝仙聞湯生言亦敬來氏不衰每見湯生必令彼候先生起居湯遂言之來氏來氏頗稱奇以爲天下女郎乃有敬重老夫學問者老夫此世不虛生矣遂以

著作數種令湯生贈女郎一日女郎謂湯生云國賢君吾與汝關係深矣湯聞言面遽赤心遽跳首幾莫擡何以故以女郎每次稱湯生曰國賢先生今若此又奚爲耶女此際頗現得意狀湯竊擡首窺女郎容色而湯此際面際猶有微霞平心而論濟濟生徒中湯生之貌亦頗不弱惟以爲貧所掩衣不新整且因苦學失調而損容惟骨格則頗清奇二眉尤豁目亦修長入鬢惟世俗之見則視以爲煤渣鐵落遂以家世而廢其人且生長困厄中更少軒昂之態耳女見湯羞微語曰此可不必繼念此言極有語病轉覺自羞若洪醉然此際二人心中均各羞不自聊湯退坐俯首至臆左肱支於案上目注女郎之足耽耽不休女郎之足適易淺帮皮鞋韈則縷空而映其膚女忽遽覺急爲內縮其實湯自重豈敢窺女足爲避羞故窺足然羞來尋人愈避愈至卽在女郎此足本可無動任湯生窺可也乃移其足爲避羞計無形之羞竟成有形之羞亦所謂越避越羞也女郎以羞故竟窘其口非惟窘口且窘於心甚至現方何思思爲何言皆遺忘盡淨萬不自聊起身遽行亦不別湯生繼念此太無理已窘湯生矣豈可再窘其人遂勉强迴首與湯告別以巾掩口微笑言云明日再會願汝晚安而湯生是夕且作香夢無數心花意蕊甜蜜無倫忽爲鐵板震觸而醒則爲時已晏湯母謂芝仙小姐入校已久汝尚沾滯寒衾不可笑耶湯云吾昨夕登牀遲故起身亦晏吾思索某問題捉筆布算竟屢演屢錯非燈燼者吾亦決不登牀著者曰湯生是夕隨衆登樓彼臥室在一小閣上不足云室但名一盒惟上有天窗復類幻燈一榻一箱已佔是屋地積四分而三餘則室門開闔之空隙也有一櫈潛處榻下苟有朋友來會先延彼入室蟠膝坐牀主人入立闔門扇抽櫈款坐或請客升牀蟠膝高坐而已坐櫈上杯茗入則置一箱篋上箱敗矣上鋪紙下墊一敗風箱高

等於案可置百物此室縱無窗而天窗倒光映壁反射亦足觀書壁有學校相片有一渺渺之身偕其團體卓立巍巍歐字之下同學少年頗多軒昂之態可喜也湯是夕入室之後不知所可始而解衣一鈕面壁出神母經門次以門未闔與語數語湯亦勿省或促其早睡云爾湯思少頃卽蘇然坐牀無聊中不覺眠榻觀書惟以爲書皆不佳屢屢易書而觀哲學心理歷史地誌旋閱旋棄旋棄旋取亦不順序而觀指觸何處卽開編眼到何處卽循行多則五行少則三行棄勿恤觀矣忽檢一編爲代數上册此中問題皆已爛熟者亦玩視一二不覺技癢捉鉛筆起坐伏箱姑演習之然久亦不知弄筆胡爲吮筆不已至卽書中問題字字加圈已而布算矣愈思愈難幾疑問題有錯或不應收入此間心緒煩悶面容微赤而探索不已是時街柝洸洸巷犬不吠石油之燈仔仔鳴寃以爲此有金錢關係主人奈何勿思一夕之豪幷耗明日儲蓄非得計也湯不理坐自若已而客至矣來探室主人之動靜兩耳圓巨目炯然有光若嵌二黃豆坐燈後作愕視狀以久伏不耐遂遣代表出探情狀以爲今夕小室之中華燈照夜或因延客開飲嚼盛會不無利益可沾不得不冒險一行也其實渺此窮室就令延至無窮歲月亦決無希望可圖惟視爲四出因糧之孔道耳此時燈語轉寂湯因伸腰而叫不覺遽驚來客踏空墮地幾墮腹胎燈因先睡湯亦登牀湯此際別無他想惟盼明日天光耳嗟乎凡人幸福之來固有萬非意料所及者以一窮窘無藉之身乃有天仙化人與己自言乃云與有至深極鉅之關係恨吾福淺愁病又多不克承載爲可慮耳凡人欲知湯生是夕心喜如何者吾筆枯拙不克擬狀因念獄囚但聞明日繯首之消息愁慘決難擬議作一反比例卽得矣

後此數日湯亦勿見芝仙以彼爲助敎課程更改無待日日曉行相見之次數因之日鮮蓄疑不決惝怳已甚上課時師方講解旁坐傾聽者無不精神貫注師忽發問指湯生待答湯竟罔覺旁坐生力促之湯愕顧同輩以拳擊腰促令起立湯亦不識爲何癡立不語爲狀頗久幾欲問詢現方何語師遂重述以爲某某數大學問家相互辯難各各不一如爾之意究以折中何說爲宜湯急觀書待答詎上課之際竟攜地理書入法律講堂因之惶遽不已同輩生私笑之急移書假觀湯遂任指一人以爲其說可取然是人學說最無價值說亦陳舊後來之人已力予攻擊幾於體無完膚所謂毫無成立之理由者同輩生大駭以爲此人必有驚人之辨足以活既死之學說者不覺悚然出聽師亦促述意見湯竟弛然下坐羣大異之敎師方欲痛責幸而鈴聲已動樓上生徒先潮擁而下師亦點首告別師行後階石之上同學無數各挾書册相互議論笑湯生失神也湯慚極急挾地理巨册遁歸書齋

第二次上課時師對湯生頗有訓誡之辭蓄期望深責備因之而切湯亦無敢歸宿惟其如此心思益與書本勿涉湯已早睡而鄰舍生逾十時熄燈後出殘燭瓶酒相對歡飲以興高不覺語重甚至猜謎說笑趙鄰喜思及酒香不禁饞滴先猶隔室咒詛後則披衣下牀趿鞋啓關叩門入矣久而轟入者多入室生力磔其門不聽更入門外二生爲力滋偉竟力推而進聞有大聲言者云公無量小我有盈樽之醪甘醇芳冽上品也其數凡三有劉伶好者從我入室言竟欲行衆曰毋信彼言溺器耳雜以鬨笑而言者力承無欺衆皆曰無多言有心請客取入可耳皆應曰然時聞履聲競繁人多屋幾勿受聲浪洶洶四出爲害湯心煩强交其睫若見百物衆飲少醉有逄逄叩壁者詢主人云此何家耶劉耶沈耶主人云貧戶耳衆

云然則周陳李湯必居其一主人曰豈但有一乃居其二言至此語似甚低主人云歸矣周病湯則每夕歸也

湯此際意至慘然知衆人將議己作聲禁止亦覺不可因側臥以被掩耳使聲浪不得入挺若已死而呼吸則甚促此時萬念盡灰思念渺渺之身苟非力學萬萬不足自振又念天壤悠悠凡遇我者皆憎我窮往往白眼加人實則我窮何與人事而恨我若是之切所以然者以我窮將藉求學以自振名譽苟起社會空氣將因之淆濁非力抑其人使淪九幽不拔之域不足快心然則苟有煦吾寒賤中者誠仁人義士之心矣生我者父母愛我者良師此外惠我之人幸有朋友然惠我之朋友少則父師之恩更難得而可貴矣埋首衾中因之潸泣不已此際湯生又有一新理想冀塊然之身速速毀滅於心方喜毀滅不得自洸或可明知世上窮民無異於不祥之一種怪物人苟相近將必無幸往往生徒驟聞教師譽己無不斜眼而努其嘴或咳唾示鄙狀總之凡有貧生校亦失色著者曰湯生之言然也貧生何害所不可者考列前茅代表全體耳湯此際將決計與女士絕交無令塵起汙人惟以慮緊感盛體亦疲倦不覺沈酣入夢比醒夜已逾午遙聞校鐘鏘鏘二鳴而鄰壁尚漏燈火而聲息竟杳忽有嗜者歎爲表練絕佳呼云少甫此物奚購而屋主人酣沈矣鼻息若牛並無報章此際二客似張陸也剝栗聲尚猶相聞一作以主人醉呼不已並戲弄之都寞然罔覺陸忽言云彼心何如矣久不聞君報章諒有可圖張曰計已潛行待之而已陸云然則頗可望矣張曰吾心碎究亦非成莫可陸曰汝以爲吾功如何然則報酬一節胡猶靳不予畀張曰公竟無饜汝受惠亦多矣且汝亦富豪朋友盡力乃戔戔計較耶陸歎曰張兄汝安知在勢愛好

之心彼此從同然吾不汝競極有緣故此與朋友交情無涉吾得金汝得人此兩全矣實告汝吾縱博負款滋多非得挹注斷難自聊吾惟望汝耳爲汝盡力至此否則吾妒且不暇焉有授柄自殺之理張驚曰吾知汝來時纍纍者孔多皆無存耶陸曰此何待言吾屢與汝言詎汝勿覺實則彼此所好不同利害關係遂若秦越人視肥瘠矣張曰吾待設法必濟汝急惟汝功猶未成也乃屢耍權利言次醉人騾自騰於牀揚手及板震響絕巨二人試呼亦勿應時室中燭光大明以燭且盡堆殘蠟於盤中膏溢輝光逾烈後則光暈若豆二人呶呶瑣語熄其燭代闔門戶即出室偕行天井中月光頗明二人語不休且立而小遺乃歸齋而寢

第八章

湯是時沈潛向學力驅妄念恢名譽如往日蓋湯窮邃珍名譽若性命也一日下午師退班呼生與語召至其家也少須湯至逕入書室師方飲燒酒一小杯佐以黃豆少許此不常有之事且飲且觀書湯至覩書仍自若而內室則聞師姊氏方與人健談師時意態蕭閒拋書本謂湯生云湯生汝知言者何人耶湯云不知師又云汝試辨聽之湯果辨聽傾耳極久語斷續不多第入耳通心燕語鶯聲歷歷可辨則芝仙女郎也湯大異之幻想遂陡起且不可遏目師不休來笑曰此汝所不料者然老夫亦喜心此文字姻緣也即謂因汝作合亦無不可湯自思噫天下果有此等事耶莫作夢否否則斷然無此奇遇然此際形穢自慚又恐福薄身且不載欲覓一語感謝師門迄不可心躍面赤而已復念天下必無此事師言誑耳然芝仙往日之言又奚爲耶兔起鶻落變化無已嗟乎來氏爲人生平至爲誠實今則游戲行文欺此童子

大不可也然此老人得意已極則亦忍俊難禁姑一試彼狡獪手段實則凡爲少年男女苟有一人加彼青盼每無形而流露於人心喜志得喋喋無休一念秘密一念復稱道之來聞湯生譽女郎久矣以爲不過爾爾茲女郎躬謁來氏竟國色也來此際力吸餘酒續言云湯生汝知是人伊誰吾徒也彼生父今尚在原省老夫與爲友相交頗得以此女虐於後母爲彼表嫂挈以來此表兄顧某今爲大家司出納吾家亦與有姻戚惟貧富異勢吾又鄙其人遂日益以疏……言次來姊氏從芝仙入書齋復面來氏四人均坐姊氏亦喜極贊芝仙美不去口且曰吾別汝不十載不圖汝長成竟美好若仙復曰我兄慕庵先生爲汝啟蒙事汝宜忘却矣芝仙微言云吾尚憶之耳姊氏復云汝表兄一家向與汝父母同居啓蒙事宜不盡忘女曰幸得先生著作披其梗概得先生名嫂驚語余云此汝先生也宜往謁之吾母昔每爲余言汝蒙師來先生道德高尙學問人品近世無兩姊氏遂云噫吾妹秋瑟吾念之綦切乃不永年汝更家變言之更痛言罷搵淚女觸悲痛亦舉巾掩面汍瀾不已湯生旁坐意亦惘然姊氏復云吾非喜責他人汝父年邁本可無娶後娶虐遺雛泉路有知不知若何痛心矣此言既出來亦淚漬眼鏡模糊幾不辨物以芝仙母氏夙具賢德感人至深也惟芝仙之父以後妻生子竟鄙芝仙至於無地表嫂仗義拔芝仙於苦楚中老父亦求勿面生女頗與表嫂齟齬此芝仙身世也幸生父每月尙寄津貼表嫂家又豐芝仙復能自立學校爲助教禮重其人者多至於學問亦有根柢不同恆泛來氏畧與考問都能應對且性狀亦佳來此際意甚得吸其空杯叩案言曰當日汝甫上學我固謂汝質可造他日必成爲女界上有名人物今果然矣可見老夫藻鑑不謬總之老夫相人百無一失言次指湯生言曰即如彼人亦爲老夫提攜栽植之

人茲竟高出儕輩矣來姊旁謂云噫、芝仙芝仙歲月不居流光迅速幼者少少者壯壯者老矣吾震汝美貌當面幾不汝識汝視我等諒亦不識芝仙微語曰吾憶之耳師去吾鄉吾年十二師寓吾家時吾齡亦在九十之間憶我幼時乾孏時抱我身餌我以食至於吾師手采吾猶在目頰際紅痣吾每勿忘來無語因撫其痣上之鬚點首自得來姊笑曰女兒家總好記性無若老人之憒憒然汝幼時故事多也憶汝家婢子一次竊食爲八哥告狀汝婢恨極沈八哥於盆水中八哥病月瘠汝哭甚傷汝憶之耶汝母爲余言每笑汝癡噫、是婢何名耶芝仙云此事吾勿忘懷作孽者母婢冬梅耳來復云汝同學女伴珊珊玉嬌今各安往芝仙太息云珊較吾長閨出閣後遇人不淑境頗鬱鬱玉嬌已患瘵疾死均令人無歡來姊太息云吾姊弟垂老悉貧貧不自聊汝又飄泊吾無出夫又蚤世汝師境厄妻子兒女死滅盡淨彼此相對均可憐人也汝師平日往往念汝憐汝幼慧來又云吾爲學究幾若終身之業然佳子弟鮮聰俊者未嘗無人惜志趣脆薄欲求內蘊不露心思緻密者實難其人足當吾意者惟汝與湯生耳汝長成後學問奚似吾縱未必了了然據湯生傳言所造當必不弱且知讀吾著述有所評論此詣尤非易到芝仙聞言微睨湯生笑曰吾讀先生文著神往已久但不知即吾業師吾師奚爲更名署書令人莫識非前日敍文中自述身世者幾當面錯過矣來云吾遭家多難更吾名號祓不祥耳汝能讀吾著作吾心喜勝得十甲級生大凡文章之士苟得紅粉遊揚往往聲名易顯來復笑曰噫、吾逃名人乃言此耶少頃芝仙告行來更贈書數册來姊執手送別屬令無事時宜屢顧復云湯生汝憒憒彼若許重物能一人提攜耶湯大喜急起挾書送芝仙行芝仙亦挾數册而行

碧雲在天。黃花滿地。楓林點絳。紅酣若二月花。此秋景也。道中人稀。野景逾媚。二人相去絕遠。行久無語。芝仙且行且擷野花。旋擷旋棄。留其佳者。已忽盈掬。過一短亭。遂坐小憩。湯後至。亦置手攜物。少抒體力。

湯立芝坐。少盼。湯生作感謝狀。湯亦下。其眼皮微覷芝仙。但覺美好無匹。芝仙羞舉手掠鬢。此際四野人稀。忽有自由車一乘。自郊外飛馳而至。光彩耀眼。車上人亦金光燦爛。但穿亭而過。其疾如矢。忽見美人在座。勒車不及。瞬息已過。惟迴望不已。車過時。湯立女郎身旁。適觀壁上題詩。覺後審視。似同學陸君也。急待相呼。芝急搖手力止。少須。二人分途而歸。乘車人歸校已久矣。自此男女二生。每晤於來氏家中。以爲常。

第九章

的鈴的鈴鈴聲動矣此司鈴童子當階而立面展笑容今日何日可以知矣見壁上時鐘長短針適成直角先生方挾書册點首與衆告別有一頎碩蒼黑之學生排衆起立宣言云諸公暫請屈坐聽弟一言諸公居此學校破產之禍事已到尙夢夢耶衆愕然又有一美少年起言曰不圖學校清嚴之地乃出敗類第三者起言曰稽查監學二位先生所司何事乃令竊賊橫行成何世界又有三五人各思起立陳詞蒼顏之人立講臺上挺腹仰面一手叉腰對衆宣言云諸公聽之弟以不德承羣公委託被舉爲齋長不意一星期中紛紛向吾言失物者有五六起之多此何事可長久耶衆大駭然懷疑亦甚復聞蒼顏人慷慨言云第一次姚君雨蒼失一銀表屬吾呈報監學第二次朱君錦雲復失銀幣今日張君卓然更亡雨衣其他鉛筆墨水抄簿文具更不勝計諸君試思宜用何法對待方絕後患時李生起言云此必校役所爲設加搜索必有所得言次包生起言云吾意得物之人必已運至外方寧有祕藏待搜之理且彼等每夕往往請假回家安知不攜贓物出門但以鄙見而論諸公既係失物何不立刻聲張事越數日方見提議耶張生言云此亦有故大抵多人集合之所失物消息一經傳布人人將不自安貧生更甚且齋長之言亦是彼屬吾等且勿聲曉將縱竊賊之膽待露破綻然後尋根究底一鼓而擒可以萬無一失陸復宣言云請問諸公計將安出是時多人議論紛紛不一有謂宜白監學者有謂宜稟校長者有謂宜盡易校僕者有謂宜先加搜索者陸立臺上慷慨言云搜索役室固爲不易之辦法倘無所得復將奈何時失銀表之姚某亟揮手作起立發言之勢然格格不吐衆視其人貧生也而出語尖厲若婦人顫空氣中幽慘而可怖急言云衆思之此銀表吾乞取祖母而來余傳家物也衆嗤之以鼻復云吾亡此表如亡性命衆更

大笑姚羞極語幾不續久乃達意乃云校役固宜嚴察學生臥室亦宜搜索衆贊成云非是者不足自明陸生亦謂諸公之言然也弟亦有此意但不便出口諸君不知失物情迹甚離奇也人窮則志短此亦難料言未畢已公舉監督並搜查員皆富生承之朱生之意欲先貧後富分別而搜陳怒斥云此何言耶太不公平遂挨次而搜先及東齋第四家卽得矣銀表銀幣雨衣所亡失物一一在目衆咸失色陸云此何人居耶噫吾健忘姚云湯家也陸笑曰否否周家周家衆曰周家卽湯家周躊湯留湯方立隔屋觀人檢索聞言趨歸然已人擠滿屋挨不得入撞朱生肩朱大怒云汝事發思入室滅贓耶惜已無及遂牽其衣高聲謂衆云賊在此無令逃逸也衆人見狀罔勿心駭有微歎者有唾面者室內抖亂不類人居議論嘲雜都不堪入耳湯此際憤怒已甚面赤眼紅猛猘若獅知衆人欺己目淚瑩然此際篋覆地下皮球石筆小刀牋紙以至兒時操衣凡有儲蓄無不傾筐倒篋陡見天日蓋湯有惜物之性無論師長偶賜微物無不極意保存茲被蹂躪若淩滅湯生之名譽然其實所有贓物無不得自枕函之下茲已盡得本可無待翻弄惟衆見百物罔勿詳辨或疑殆類己物至見信箋亦以爲花樣類己有一趙生突見筆帽以爲何與己所日用者相似陳怒云汝慣慣筆帽非在汝手耶趙亦失笑時校中生徒擾亂極矣無不擬議懲治湯生之法富家子弟更覺痛心不已以爲此等敗類大爲家計富有之累似非立正典刑不可亦有冷語侵人者似云人必墮行方列最優等我等非習穿窬宜每試輒蹶矣此語一發閧和者六七人皆最激昂憤慨者湯立階下但狂叫云氣死我也氣死我也此際湯見有人解彼枕衣有一紙裹赫然墮地湯遂不顧性命力奔而入朱被脫手欲再牽掣亦已不及湯排衆人力猛若獅陸已取物在手湯與大鬭幾損湯目

面亦抓傷。衆謂此必贓物。湯云此秘密函件也。不可看。不可看。相持不下。幸陳生排解云。無論是函件是贓物。可交我手封存待質。衆贊成。陳牽湯手引之外出。因云湯君。汝手冷若鬼。氣喘若牛。然可不必。吾知汝寃。爲汝別白可也。汝且從容坐此。是時有數同志。心知湯寃。皆來力慰。然大部分人。不以彼等所爲爲然。都已掛籌而出。而下等生則轟集一隅。將以口舌凌辱。報平日之宿怨。

時辦事員均回家。生徒在校。一時不得主見。擬拘湯生稟校長家。凡贊成者均簽名。乞校長明日逐是生出校。在座者均以爲可。陳伯平立階上揚言云。諸君少安。能聽我一言否。衆曰可。有何意見。願聆高論。蓋陳生爲人。夙有朱家郭解之風。衆甚佩之。陳生一手扶湯生。從容言云。公等將謂是人作賊耶。衆曰然。陳曰。於何取證。衆曰贓物。陳曰。以外國情形論。可入人罪否。張生云。此亦難言。陳復云。吾等皆學生。設有人在汝臥室內檢出贓物。汝將奈何。張曰。此必無之事。陳曰。咄。是何言。吾爲此。汝又奈何。張笑曰。吾多財。安用竊。陳曰。然則據汝言。貧民皆竊矣。公等試論湯生學問如何。衆曰佳也。陳復云。然則品行奚若。衆不語。然有數人良心發現。微語云佳也。陳又云。公等試論湯得物將安用。衆云或恐質金。陳云。衆思之。湯視名譽重耶。金錢重耶。喫著賭博。皆與其人無涉。彼固謂無所需錢者。公等亦憶學藝會獎金事耶。湯得金頗不貲。乃徇任生請。購大字典。便同舍生。公等忘之耶。衆皆曰然。且云此必有寃。陳曰。此第一著。再者凡人失竊。往往立刻鳴寃。乃有容忍數日之理乎。且但報告齋長一人。更不可解。衆拍掌。且曰此必有寃。陳曰。且問諸公。湯君昨日是否歸家。衆曰下課卽歸。衆又云前三日亦歸。陳曰。既歸家。何不併攜贓物出門。乃待他人搜檢。有是理耶。衆曰。必無此理。陳復云。某君失物。云在前三日四時後。然湯三時後卽出門。此有

號薄可稽人去靈魂在此竊物耶因云此理由可成立否衆皆曰不成立不成立掌聲已若雷鳴湯亦大喜面有笑容陳四顧慷慨言曰公等皆落落男子惜爲奸人所愚乃欲坑墜其人然非有心也公等再請審視失物人告狀人均安往耶衆愕視皆逃而去羣爽然若失陳復言云吾平心觀察心知湯生之寃然此獄之成但自一二奸人搆陷而然餘皆被動也公等平情而思姚某貧生甚至裏衣不完彼母爲人浣衣以活祖母亦無告乃有傳家銀表否衆思其言益不謬惟朱生猶在因曰吾爲傀儡心至悔之陳云汝少年盛氣亦不怪汝彼等且將利用汝之盛氣汝失物之狀吾見亦眞但汝憒憒始終受愚耳朱恍然大悟揖湯不已湯悲身世亦頗悲泣陳生云大丈夫宜自奮無柔懦若兒女子也衆此際心服陳識崇拜無已陳云汝等皆立身事外靜觀彼等舉動可也衆以爲然悉慰湯生而去

次日星期張生陸生姚生等投函湯生自願罷此不題而其措辭則謂自聞陳君高論心折無已此必校役惶急遽置此者且有人見其入室至於我等同學決當顧及情誼不欲中彼奸人之計仍當言歸於好永釋前嫌湯亦不較而陳生必欲窮究之湯反力求息事詎此事已爲芝仙所聞馳書力慰以爲聞君中謗心實不平繼念如君高明雖有百嫌疑相加妹亦無動總之道高謗集而孤立無援繫者易被人欺如妹身世亦正相同惺惺相惜正見處世之難君於父師之前以諱爲佳二人愛君甚不能堪此無謂之惱怒也湯閱書感入五中不覺愴然泣下曰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彼姝知我吾無憾矣

一星期後陸生竟不至衆知湯生寃無及此事者至於失銀表之姚生同學苟見往往目笑彼既精神上大感痛苦無因而自隳其學業愧悔不已幾致狂易而自殺一日來入預備室中獨坐觀報姚生入長跪

不起甚至投地稽顙求師懺罪蓋種種詭計皆陸氏主謀因藏己表詐言姚物被竊以人多則事可信也陸所以如此者爲張計耳張以爲生平情敵但一湯生陸代計較宜毀湯生至於極地則破竹之勢成矣張因此事無恤鉅款至罄其妹氏嫁中物爲運動費陸自謂足了此事胸有經緯但得鉅款張可坐致美人矣然彼博負絕鉅每得卽空姚莽人也陸劫之云昨見彼母浣於門中此賤事吾一揚言名必墮地欲求隱秘但從吾計而行且有報酬姚無奈何含淚允之既而天良萌動愈思愈不足爲人言之來氏然事之顛末則勿敘然顛末姚亦不知但云陸姤湯威迫利誘屬中傷而已乃上所得金於來氏並求先生記過少寬罪戾來以陸去屬暫秘徐觀動靜爲宜

第十章

歲月僊僊殘冬向盡一日來氏家居偶見芝仙玉照赫然在室復讀遠地來書頗入遐想思湯生芝仙蹤迹頗密總以成此姻事爲宜卽起入內笑謂姊氏云老姊芝仙函來也候吾二人起居彼歸尙待時日有一事請汝細思彼每來函必及湯生何耶姊笑曰愛屋及烏其理甚明來云汝言亦差彼識湯生在謁老人後也姊云然則學友矣來云請老姊再進一層言姊啞然曰貧富相異寧有是想來云人情豈可逆料吾觀二人日暮往還固雅有情愫也吾必力承撮合之任姊云縱有情愫亦難強同來云凡人作事宜有肝膽彼等殷殷依吾者曾何取意耶姊云貧富異勢貴賤殊途此天生缺陷也平心而論要亦佳兒佳婦吾曩見二人亦偶戲言而二人都洪羞莫擡其首至歷數刻無言吾事忙未與汝言也來聞言拍掌狂喜作而起曰然則吾姊先有此心矣佳兒佳婦汝言當也吾必成之姊云無論如何宜探芝仙之心來云彼

隨人往漢口辦理女子職業會事歸尚需時吾但進行可也姊無謂湯生窮彼學富也愈思愈佳比及登牀心中喜悅幾於反側牀蓐不克成寐署一合眼而曙色上窗矣

明日晨起先生下牀盥已少食即披長袍出門而疾奔先生行速衣未竟紐橫風吹裾若披戰甲第鐵匠之居爲道絕遠時因道旁叢樹木葉盡脫朔風欺人遂不禁仰首而自縮其頸鼻受冷凍色赤而感木痛而且酸淚竟狂溢因之舉袖掩口喘息遄行噓氣成水濡袖盡溼時以先生趾蹵奔亦匆捷行行久之遂至鐵匠之家

匠家半涼亭式之老屋雖在冬月東南二向門戶尚盡啟先生入室趨就爐火鞴鞲往來烈燄上騰先生大喜亟焉烘其殭人一邊已暖復易一邊而烘血脈和煖即覺遍體生春矣而鐵肆主人方俯首鞠躬摔馬足而別有一羸馬巨帶絡身滑車弔之而上縛蹄於四柱間足躑四創若飛蛺蝶先生入遂呼慶生汝狀佳耶慶擡首審爲先生因竭力招呼請坐喫茶用煙别馬足勿休繼而擲刀鏘然起與先生周旋矣

慶生傖人也語戇而行率如彼二徒來時頗跳踉久受剛克遂若輭鐵之受錘無勿如其意旨而行慶工作其閒爲一肆之主任頂鴨舌帽御窄袖短服紐類櫛比先生善算亦勿能竟舉答數衣壞扣亦勿合楯爲鐵落所灼綠色潛褪雜作黃斑有一鋼質表練燁爛敝衣之中頗堪悅目慶狎爐錘與其小伴盡色黑若非人但齒則甚白目復如電慶見先生亦知脫帽爲禮蓋先生才高本可無侶傖人然愛其子并及其父困苦中嘗假以貲慶甚感之因延先生上坐畢茶奉客茶色濃濁杯溢幾勿克承遂寖巨擘殆馬爪湯也先生受而飲之慶下坐力吸板煙思作寒暄格不可吐又恐馬鐵竟鎔偸竊洪爐又顧先生手煙斗言

云天……來此時思想輻湊不禁得意而笑手撫茶杯點首顧慶云慶生汝知老夫何爲來耶慶愕然不審先生意疑爲學校索逋而來遂大戚前次曾因校友會捐金之事主任者墊款無著遂索欠於家阿慶語囁幾啟衝突卒賴先生調停而息事慶生者窮人也以先生獎借望子綦切但苟喫飯讀書耗其一錢心亦極痛有時苦工既罷敲其身上煤屑出飲茶寮亦以兒子成績與他日種種希望驚其座人至有意外需索耗彼囊錢幾欲巧避推却不欲承爲吾宗甚至易湯爲來亦無不可嗟乎吾國社會人心至倚賴而齷齪培植子弟萬不願如場師之保養其梧檟食桃山中下山而棄其核他日蔚爲桃林則攘竊爲私人之產不知桃既野生實亦不甘滋未深思耳

先生言既目視慶生而笑可見躊躇滿志亦已臻於極地加以洪爐薰體熱湯淋腸若春風之煦萬物言詞潮湧急欲尋端而發欲發不發大有山雨待風之勢慶是時侍坐無聊遂云先生降尊得勿爲某事某事耶先生曰否否噫慶生汝安知吾爲汝送喜信來耳汝勿知汝子勤學又能端品他日深造者決爲必成學問名家全體學生無及汝子國英者老夫愛之不異猶子非但老夫一人之私愛而已凡有學問之人無不愛此少年老夫今茲語汝一事汝聞吾言當用心慰……言至此復目慶生而笑因續言云今有一紅妝美貌之女才華富有家計亦至豐腆且能自立爲地方學校宣力教務汝思此人非全才耶但愛汝子學問頗有往還契合之雅老夫思此良用心喜以是予學問皆爲老夫殫其精力悉心貫注者茲獲賞音爲德不孤矣老夫來意欲爲彼等盡其撮合之力實則彼等二人神交已久譬如電燈在座闇然無色然苟有人舉指觸紐必能於頃刻之間生其光熱所待解決者僅兩家父母耳外史氏曰先生喜極至

幷女郞姓名勿道而鐵匠家衆盡已了了然都以爲先生冒昧也

匠聞言荷荷不已然心中計較亦不以此著爲可蓋匠性戇直而見芝仙則甚慚甚至女郞偶至匠必假意他出畏見其人亦已甚矣女郞每與爲禮匠慚極必循目視地徒見狀每竊笑之匠自思金屋可貯阿嬌鐵肆破敗乃居佳麗耶引目外盼遐想不已此際馬足被燙盛發青煙奇臭若燎雞毛馬因負痛而顚蹶若射彈力擲徒頸爲狀甚惡來知旨點首言曰蔦蘿附松吾知汝心當必甚願惟以貧富不稱爲憂然汝子學富足蘊所有傲彼城入富家子惰愚蠢俗何可並論匠膽微壯含笑言曰謝先生厚意無論成敗感且不朽先生笑曰慶生勿自餒老夫行事期在必成請觀後效可耳遂起立告行復坐語鐵匠曰茲且勿告汝子出其不意斯足欣喜耳先生言既遂取冠外行既乃迴身言曰汝子學佳果使成績優異大有官費出洋之望光汝門閭希望豈有窮盡吾願汝自厲毋餒也來氏既去湯坐風箱外望道上行人續續過往已數十人矣慶坐遐思亦續續無已也

第十一章

讀者諸君苟非甚惡先生者將必憫此好事先生之無因而劬勞惟先生行事以有興會雖甚勞苦而精力彌滿蓋來氏行事譬治算學然不以時爲限以取得答數爲限第今日問題至亘答數非一而來氏必欲於頃刻之間一一取得遂不覺道行之驟而心有所思遂致行不視地時有賣花之女俯首徐行數其籃中售存之花一來一往遂力與先生相撞此大類冰山觸舟行似甚緩而勢力極猛籃竟墮地女亦呼痛幾仆來既肇禍亦不引罪跳籃不顧幌然而奔女郞怒其莽撞甚詈之旁有童子意不能平至舉石子

投之來置勿顧折入深巷傯促間復踏狗尾狗乃狂鳴勢欲噬來幸不數步已見黑色雙扉沈沈晝掩舉手力叩久而勿啟忽見扉穿繩結於外遂力掣之門啟女傭問姓氏導入一精緻之室盆花列架籠鳥鳴簷庭中石疊小山天竹掩映石背丹黃之實若綴葡桃而梅樹當階含花欲笑蓋笑客來不速冒昧陳辭將攖主人之怒也時則曉日滿窗微風入幕花香撲於鼻觀設著者身處其中則欣賞不暇矣乃來氏憐才作合之心倍切又以成否莫必不免忐忑於懷彳亍不已久之履聲細碎侍兒引一中年之婦蕭然入室矣先生下其眼鏡拱手爲禮尊之曰嫂嫂汝佳耶婦亦還禮狀極從容稱曰慕安先生何事忙迫久不見顧康嫂近狀如何吾事忙久未奉候嫂亦勿至殊系懷也言次讓坐來且坐且語因云勞與嫂氏等吾事更忙忙中之閒迄不可得吾此來將有一事奉告嫂果樂從則爲益大矣言至此二股相交抖足勿已目婦亦勿少釋婦意愕然徐謂來曰先生何事不妨明言來續云總而言之爲益甚大復抖其足欲言勿語者久之而著者於此當敘此婦生平矣

婦胡姓適俞氏芝仙表嫂也與來氏之姊爲遠族妯娌能言而機警有臨時應變之才慷慨熱腸鬚眉有所勿及其夫嘗受人所愚家垂毀矣賴婦力爭得復故業蓋以理由充足辨論詳明訴冤於邑縉紳之門聞者不平力爲援助令控於官有調停者出遂得復其故產故胡氏抗健有名於鄉黨閭里猾士豪聞而咋舌至於藁砧則懦夫而已凡事悉聽其婦主裁勿敢過問婦亦嚴正有儀未嘗以夫懦而欺之芝仙之父名穀城母亦端淑芝生而母多疾不數年遂亡續娶巨紳陸姓之女豔而暴厲驕貴自恣梅以愛敬故勿敢有所拂意芝仙至前則笑啼皆怒父勿忍偶撫愛之陸乃遷怒及夫惡女愈甚且假纏足之名而施

其虐血肉狼藉跬步難行芝仙至此奄奄待斃矣胡聞其事不禁熱血若沸憤然起曰舅氏闒茸乃苦芝仙若此然有吾在必不令姈姈塊肉死毒婦手中也乘輿詣梅挾芝仙同歸陸雖登門要索顧胡理直氣壯鄰里咸助之陸知勿敵戢尾而去芝仙劫後餘生實賴胡氏則其婚姻去取主權應屬於胡來氏昧昧勿及察耳

方來氏入門之先以兩生學問年齡彼此相若胡爲芝仙計當無勿許者不知閉門理想每與實行相悖矧來既與兩姓往還見其生活程度相距天淵稍知世故者安肯妄思援繫惟來之行事嘗與學理並觀以爲即有難題脫能苦心孤詣進而勿退必底於成所以格格不吐者深恐一言既出機緣因此而失於是題前騰挪極思若何措辭得以免爲彼婦所駁不得已以利益甚大四字爲此煌煌巨文之冠冕以冰人說合大都張大其詞歆彼聽者庶斧柯有所著手無如瞑目遐想但覺彼家破屋之中舍彼砧鏟風箱數者之外僅有敗桌破椅即有家具要皆不堪入目則家業富有四字揆之良心萬難憑空揑造論理先生此舉宜得芝仙同意斯有幾微把握顧胡既出芝仙虎口則恩同再造實握主婚大權雖芝仙心許無益也

惟胡既語言鋒銳對之不易措辭而整潔之服裝至與落拓勿合貧寠若湯生彼婦見拒不問可知矣來思至此焦灼萬狀傭婢侍側見來獃態失笑者屢來愈窘抖足益甚致脫其履婢俯拾上來氏掩口內奔未及逾閾而笑聲縱矣婦復窮詰來意來無奈紅漲於頰造次言云吾爲執柯來耳是人現爲高校生徒品端學粹學問深造同輩中無與及者吾意欲偶芝仙耳嫂請俯允機緣錯過悔將無及婦云噫先生汝

爲芝仙作伐意極可感彼年逾笄婚姻何可再延先生相人當必無誤不知是生父母今存在否兄弟幾人家產有幾父兄在社會上地位若何官耶紳耶抑商人耶以愚見而論女子適人不可不愼重將事本人學問固不可少而先人田廬亦須詳細探聽吾妹芝仙父母早亡托命於吾吾撫愛之決難草草從事先生須知凡人窮窘不振至易促人壽命吾小姑曩嫁寒士家徒四壁至於抑抑而死可慘也吾爲此懼先生諒有同情尤有進者人心不古今日而極竟有詭寠人子爲富豪者豈可但聽一面之辭漫不加察耶先生汝試以彼家家庭之狀況詔余去其枝葉簡舉精華可

也凡冰人必打謊語先生道學諒無欺人之談且先生愛吾稺妹必有可託終生者吾願聞焉外史氏曰婦人之言可云老練達世務矣字字句句皆有鋒鋩若皆爲先生而發者來氏心坎中若受巨拳欲言不

語甚悔此行遂強應云終身耶宜甚可託家計若何吾至未能了了但聞彼父曾爲鐵廠主人實業界中頗足自食總之人貴自立祖父遺產萬金亦可立盡惟有學問決不餓死飛黃騰達希望無盡……婦人曰止止……止……彼何姓父又誰何來云湯也婦笑云非謂鐵匠湯慶生耶吾妹嘗語其人矣噫……噫……先生……亦太渺視吾家矣吾家窮而清名尚存彼祖父爲知事叔亦教官先生……汝夢囈耶否則來此取笑且語且顧左右云汝等試思芝仙小姐乃下偶鐵匠耶言至此氣亦上湧幾於語言不續傭婦旁立亦均失笑亦各竊竊耳語既而攙言云芝小姐非云其能繪圖耶有一婢子立門次點壁上畫云此是也乃英雄獨立圖來此際亦已怒不可遏衆人議論皆若不聞幾欲強迫姻事力底於成遂力言云無論如何人材極佳總以成就爲是婦亦忿然云汝言湯生吾亦曾見其人豈足偶吾芝仙至於鐵匠更不足齒無論如何此等婚姻吾必極力阻止休矣休矣勿更重提令吾氣忿莫遏也先生怒遂還其家咄咄短氣極不自聊中心慚忿亦勿敢面鐵匠搔首彷徨意極無措使探芝仙行蹤亦鮮著落並恨芝仙至於極地

第十二章

喬木陰濃柳條翠綴冬去矣春來矣鶯啼燕語誰氏園林耶有一華髮老人手書一編危坐小樓之上遊目遠矚樓高檻卑頗見景物檻外綠樹無數若鋪翠被人家隱約都在樹底此樓面南啓窗西望歐宇紅牆迴抱不殊梵宇琳宮屋具尖形纖細無盡上接穹蒼殆月姊遺針也南有官衙國旗獵獵颭揚空氣中衙基佔地可一二畝可以知此中餐食之多矣而老人在坐每每瞻眺東方試循視線而窺則此半歐式

之建築物卽爲此老目的矣是屋廣衍綿亙無盡窗孔高下多若蜂房屋外叢碧之樹整若界綫亦有巍樓形製絕巨鐘聲鏘鏘每出其間老人觀書未竟卽已擲卷遐思以爲吾曩振作家業勞若老犉殆至基業粗安則望子之心綦切停辛佇苦送子入學然吾今日東望校旗令吾心痗蓋彼遊息其下者不異於蠢蠢之一豕豕劣將耗牛食非堪戚戚耶著者曰麀伏其下者鹿也非豚也何以言之以鹿有美角且覓體多具金錢之文又善戲躍於其姓氏之音亦近喻鹿爲宜惟是物性貪強分老犉之食䑋刻甚至犉歎息忍痛讓食以鹿善巧言云吾穉仰汝以食待吾少長香草佳果反哺奉汝恣汝饜足而擇酬報於汝者不啻倍蓰汝又何靳焉老犉往往爲彼所愚嗟乎凡人培植子弟者孰不作食報方來之想無如身名未立而儲蓄已空而揮霍之學則已以最優等而畢業此可哀也老人懵昧不諳學校內容以爲凡子弟誦法是中者必納最高等之代價因之破產而償嫖賭之費猶以爲求學之代價鉅則他日之結果亦良寧知汝心中夢想之馴鹿久已不在宇下已優游於他人之園林耗汝養老之費此尤可哀也是時張陸二生已處於相持不下之地位單車羸卒相厄無已因之有一美人曉起春閨閒愁幽怨極不可堪此張生弱妹纖雲女郎是也女郎奚愁乃有馴鹿向彼求牝又有一獐欲銜其芝此所謂絕不相類者也第此二妄人熱度頗高先是張生作僞圖娶芝生陸生謀也已斥巨金爲報酬品陸復一擲而負陸謂張云吾宗旨已易汝云苟得芝仙將增吾資吾意斥此不取別獲相當權利亦許我耶張請其說陸笑云吾言之君幸無怒也嗟乎君妹纖雲婉妙若仙不圖吾一面見卽已心醉神迷不能自已實告君吾猶未婚也吾得汝妹勿欲得汝也張大震心念纖雲婉好必不許此紈袴不學之子此言一出必傷妹心因正言面斥曰

汝妄念可不必起唐突西施多取罪戾耳陸云君言何也吾家世門第寧弱於汝張曰非謂此耳惜汝無學陸曰然則汝有學矣宜彼人傾汝張曰吾誠無學然吾意中美人則已震吾有學吾事當可無梗陸曰汝無學而有學此誰之功張曰謝君厚意感君忠謀但吾已捐金可不更提陸大怒目眦盡裂髮均上指以拳抵几曰汝謂目的已達可棄我若敝屣耶吾必有術足以令君不歡而哭張失色力戰不已立地起身作揖無數以爲言實莽撞請恕勿校陸迴面冷笑曰吾受汝牢籠耶汝妹從違一言可決實告汝吾不得芝必得雲得雲出汝所賜汝靳不吾賜吾置雲而取芝吾取芝第一著即壞汝事非壞汝者於吾事多梗實告汝吾負債多即子金亦可觀吾非內助後半世決不自了得芝之得雲縱二者均無擇而目的則一張笑曰醜哉醜哉汝落落男子乃圖婦人奩耶陸曰無多言吾必如此汝又奈何張此際但百計慰之擬先假以資容俟時日爲彼籌第二問題顧張亦坐窘資金亦勿可得則悉時表字典金約皆爲陸有矣

纖雲女郎居家坐哭之日家人上下均各寂靜無歡然家中人一月來見女郎每悉哭此殆第十次矣家人竊謂阿兄無良每傷弱妹之心此可恨也吾謂女郎爲人亦柔婉可憐而摯愛其母兄彼姨嬙也死之日執女郎手潛贈錦盒一悉爲奩中珍貴之品彼愛女郎甚故有是舉惟張生本富家以兄妹較女郎一身更多私蓄第女郎蓄是物並不以此驕人至於愛兄敬母純出天性休沐中往往勉力行厨致阿兄所好物而烹飪之既食則立待報章首肯許可則笑顏啟矣陸爲張計以纖雲爲幌羅致芝仙入幕張因得近丰姿待事成更以鉅金酬陸至於今日陸郎復變前議欲乘張生於危急中攫取纖雲張以纖雲心傲事必無濟且陸生品學無一足觀女亦素鄙其人然張爲利害所動天良竟泯燈窗夜坐家人歡聚之頃

遂以張陸姻事爲言母女聞言罔勿駭然著者曰此張生之過也方在姻事未議之頃張生平昔每舉陸郎荒謬之事言之母妹此著非但爲解愁破悶之助亦以爲世上敗家子弟隨地都有汝等疑我放縱正不知自此而降每況愈下有較區區勿若者如汝阿兄尙爲不可多得之佳子弟耳張旣中傷在前亦欲自圓其說力釋前疑但彼二人腦中已有先入之見牢不得拔張因窘極難言嘗三請而三拒之然張固男子也意氣豈可久挫者思以威力懾取家人以爲大凡一家必有政政必有主父死政宜屬我任我支配可也母怒起與相爭以兒女皆我所出我女終身之計誠宜自我而決就以自由婚姻言亦宜決之爾妹毋庸汝溷自是以後家庭間每每失和纖雲悲身世亦每恣哭張生積忿語言失檢時有侵及母妹者彼之弱妹遂以哭泣爲日課張悔且憾則又挾妹跪母請罪不已妹恐阿兄難堪亦復破涕强笑纖雲以愛兄故每出私蓄供彼揮霍數且不貲矣亦不問其安用蓄纖雲此際正以拒陸之故若犯重眚揮金且少贖吾罪也女於無人時亦詢阿兄以妹適陸諒有他故不則何爲相逼之甚兄始諱言因請則言其詳女始恍然亦欲慨允勉徇阿兄之意惟以陸氏爲人蠢類鹿豕心與願違豈能以情面之故貽誤終身耶偶爾齒及卽覺流淚莫決張亦掩面太息失望逾甚遂鬱鬱歸校第張視學校等牢獄先此兩窗晨案中所視爲夙昔知心之良友若陸生者今苟念及不異於債主毒蠍見影聞聲卽更戰慄蓄張生心醉芝仙大有允之則生拒之則死之勢殆性命中之靈魂也然此靈魂已爲奸徒所持生死榮辱緊彼舉手投足之下思極而懼不禁捧首伏案若見鬼物幸而奸人陸生心似亂麻每離傳舍之學校而遊往往不與張生相値殆如彼身之靈魂每每不附軀殼也張因感幸苦中得趣遂有一日之舒雖然彼人債主也三日之

約五日乃至則更振振有辭矣

張生之戀芝仙若墜體之向地心芝既遠行張無聊亦日甚遂自囚於學校中每值繁星在天更籌初轉之際齋舍燈火彌望皆是欲與明星皎月爭輝但時方春夜何來絡緯吟秋然彼等都爲春試預備也中有一人閱書未竟卽已蹀室而歎又或抱頭苦慮備作醜態無聊已甚則出室閒遊視地觀天咄咄微語或摘樹葉相搓不已繼更出拳伸臂向空力擊然直線所對則四號室湯生居也芝仙既適漢口二人遂伏湯生讀罷每計女士歸程以爲消遣之計湯生明知女士卽歸亦必無所希望惟思賦友過從之樂黯黯亦已不淺蓋二人交期歷久渝敬艮以貧富相異每足戢人妄念至於女郎喜依湯生而遊亦不明其所以然例如每晨入學女過湯生門每呼同行二校與向此中但有百步之程同出一途女每呼湯相送湯自念此遊樂也惟湯生夜讀中尙不知彼師來氏乃有提姻之議女居客中亦勿知有此事蓋吳氏忿忿並不函告女郎也

凡人處境若纖雲女郎者誠可謂困苦難言矣數日來心緒更劣歐文罷讀琴譜無聲試窺粧臺之上至於塵封其奩粧亦不整一日晨坐循誦來書芝仙所貽也然女士於昨晨歸來胡不過從其家耶纖雲此際坐粧閣中遐想不已至於感覺皆木已而墮淚矣飄珠霄玉瓊瑰盈懷然著者以爲人生世上多一朋友卽多一感傷多一親戚卽多一苦惱纖雲芝仙二人之契合深矣而感慨亦逾甚而女子有懷往往悲泣因之千派萬別之淚無不奪彼二眶而流私心怦怦若犯嚴譴纖雲於芝仙欲歸未歸之頃得一惡夢夢隨兄行至一處二途當前一明一暗臨歧莫決彼兄力引令卽暗途鬼嘯風凄醒猶驚悸數日來每思

此夢刻不去懷此際竊自念曰吾其文過飾非耶抑爲慷慨磊落披心瀝膽人耶獨坐清寂鐘逾八刻思仍勿決遂登車候芝仙於學校中

二人既見引手爲禮至於抱頸而泣蓋喜極墮淚也芝仙歸家後精神亦陡長既別重逢語遂不休有少許物贈彼母女女見案上封贈之物至多纖雲無事代彼書籤而纖雲慧令芝仙勿言一一猜而書之大都無誤又有羊裘一襲贈與何人不可知矣纖雲擲筆請示芝仙笑而不答屢問皆然纖雲是時面芝仙不稍瞬芝仙笑曰汝屢覷我何耶纖雲笑曰吾賞汝貌美飄飄若仙便帽而敞衣爲狀更佳芝仙笑曰汝非男子愛亦枉然且吾每妬汝汝年更少美亦過我纖雲笑曰師言妄哉弟子陋質足並論耶芝仙曰請勿師弟姊妹可耳芝仙復云纖雲汝兄何如人耶纖雲曰請待之將報汝復曰凡人皆愛其兄妹亦如是爲譽兄之一人問我亦無益師以爲可愛則愛之耳芝仙笑曰汝言至狡非我素心也纖雲聞言意頗震動面驟失色舉動亦失措芝仙徐謂曰汝言亦逾分矣謂吾爲愛汝則可愛汝兄則不可汝知之否纖雲聞言意忽少舒不覺微語曰謝上帝芝仙笑曰汝效我聲口矣但吾云不愛汝兄汝謝上帝此何爲耶纖雲曰無之師誤耳

門丁持函入函絕巨字字飛舞若走龍蛇芝仙得函頗用遲疑以爲素昧平生之人乃投余函纖雲微窺歎曰噫陸君函胡爲來耶芝仙異其言因曰汝識是人耶遂發之芝仙讀絕疾欲藏之已爲纖雲所得函爲陸寄蓋發彼兄張生之奸者欲芝仙勿嫁其人芝仙笑曰謝盛意我固謂……言至此睨纖雲不語纖雲意亂久坐不言纖而起行亦勿告別但曰謝上帝芝仙執其手言曰吾恕爾矣言亦何傷纖雲復坐言

二人詭謀然芝仙方知彼兄固已訂婚者擬退而更娶芝仙駭甚二人告別心俱釋然纖雲曰謝上帝芝仙亦曰謝上帝二人遂分袂

第十三章

芝仙歸家之次日老人湯生均得書然老人已預屬湯生勿面芝仙亦勿言其所以然芝仙贈老人姊弟物甚夥若眉鉗鬚掠手套眼鏡等老人均璧返之至伻來函亦不登退歸其人越數日又有女郎訂期請益之書來亦不報久之湯生亦知彼嫂却婚之事慚不可堪亦伏學校不出女郎時方承他人之乏教授高等科學無所決疑意極彷徨來得書以心緒惡久置不答一日來無事苦悶難言取冠攜杖出門而遊行春郊中景色絕佳芳草如茵觸履頗輭燕子啣泥爭掠地面而飛遙望城隅梵宇琳宮掩映綠樹之中塔院鈴聲隱約而動無何信足左轉沿官塘徐徐而行綠水漣漪鱗鱗微皺楊柳搖風則柔條礙帽柳花似雪陣陣撲面而來尤有沿堤矮牆碧桃一樹懸腕句人花雨紅酣芳馨若醉先生此際俯察仰觀不審其遊心何所惟道行之人苟窺先生面狀者知其念慮深也第此間地曠行人無多就有經過者都有俗塵鞅掌之容留連光景之人可云什不獲一有二學生負昆蟲采集之袋而行以伴侶相約行走至迅既見先生脫帽正立鞠躬行禮先生亦不見答第舉杖叩樹即見桃花之片紛紛而落沾衣殆滿因之下杖而行先生此際行路爲狀頗怪以杖點地若三足之蟾俯首視地幾撞來人行行久之擡首見狀忽覺去鐵匠之家爲程不遠亟焉遄返若遇鬼物蓋先生本意非至鐵匠之家惟如是地蘊嘗慣至曾經不覺趨就熟路茲因慚見慶生因復改向而行道行至久漸即田野有一碧溪上跨高橋層累而上都有坐人之

石為狀若椅年湮代久橋石半碎青草迷離石磴幾不可辨先生覓石而坐伸其二足狀若箕踞取杖點地翕唇噫氣坐久四顧不見人來第見橋下籬落之內有一菜園園址頗大菜則寥寥無幾中抽獨莖上綴黃花思道歸之時宜摘取一莖可作理科標本因更遊目四矚忽見橋頭有一古廟廟基支木為梁蓋架自水中者有一涼亭建橋頂上因之拾級而登上橋觀瞻第見聯語祠額都不可解亦不審廟祀何人蓋廟小僅寓一廟祝於中廟祝他出則鎖門而去彷徨門外遂不可入遂立涼亭四望但見橋下盡屬田廬土宇茅茨為狀不一是日適為休沐之日遠處禮拜堂中唱歌祈禱之聲挾風而至時遠時近心曠神怡可謂極視聽之娛矣復見田疇叢碧之中有一白石田塍曲折無盡時有鄉婦帕首攜筐而行牧童樵子熙攘往來又有緊身捲尾之犬的的而行俯首嗅地俀忙無定時時回面顧其主人忽為叢樹所掩犬復不見來因下橋思歸但以無聊之思不禁復坐來時石座之上俯首至臆突然遐思經過之人亦不寓目此際忽聞人聲四顧並不見人但有狗頭緣橋而上忽見狗身矣狗既上橋不即前行迴身搖尾候彼主人主既登橋狗喜而跳噫噓、彼何人哉而來是處耶

狗主人以行走迅速嬌喘微微香汗潛溢凡坐下風者為福不淺也狗跳女郎掐狗頭呼云阿哈阿哈我待姆姆應少坐汝亦宜息否則奔回家待我也狗戀主人餂女手掌女迴顧忽見來嗜曰噫先生汝在是耶吾念先生久曩奉寸箋久候不報諒事煩也來此時意窘矣來氏存心欲此生此世永永不見女郎心鄙其人至於極地非但不欲更見女郎甚至湯生鐵匠皆不願更見之雖然來氏者未嘗不心中愛此女郎而見面則恨心生矣先此欲避其人猝為所擒無術更能避之此狗亦認識來氏者而來眼鈍則不識

之狗見來意大喜若他鄉之遇故知嗅先生不已至圍先生而跳來於不知不覺間伸手撫狗顱繼念此可不必遽縮其手女郎坐石上呼云阿哈汝拜先生將賜汝肉繼念此有語病狗豈有先生者不禁失笑笑且羞迴其電目坐石上無語久之

來意欲行女忽呼云先生久久不見清減多矣何事勞心自窘如此先生曰嘻吾誠窘非窘於學但窘於事心殊怏怏耳言已欲行時女郎保氏已力追而至挾皮脊書及野花坐石而拭其額汗來欲行女郎呼云先生少坐吾有一問題奉詢也保氏笑云既係中表何故不呼兄妹而稱師弟女郎云此非汝所知吾敬先生耳言次力索衣袋而問題不可得意頗懊喪女郎遂云茲值先生可云奇巧第懷疑仍不可決先生試坐吾且憶之噫趙甲李乙百碼競走奪一錦標……噫……噫……吾必憶之言次倚橋石上相先

生之面迄不稍瞬已而得之遂續續爲先生言若在往日來氏聞命必立爲此生探索答數矣昔日學校生徒曾有一雅號奉此先生云來先生者捕答數之偵探也答數無論若何狡猾深藏不露師必捕而出之至於今日情懷大異舉杖叩石謝女郎云吾腦箸無能爲汝費此心神也趙甲李乙錦標誰得以吾思之女郎宜必自知老夫衰朽且又魯鈍豈敢妄作解人言次他顧而噓氣女郎聞言意頗爽然癡立大類石人姆姆促女郎起行女亦勿覺久之女郎云此問題內容頗極複雜恐立談片刻之中未必言之詳盡意將造先生之居專求剖析焉先生亦能許我否來不答女固請先生曰可女遂挈犬隨媼下橋以行先生怏怏然目逆而送之曰此落落庸流也賞識乖謬吾意至羞之

外史氏曰大抵人生世上以兩男爭媚一女或兩女爭奪一男則謂之妒而先生今日情狀大有妒意然先生非欲得女郎之人但足謂爲代人作妒世間凡可駭笑之事殆無過於此者也女郎每語先生家庭之間頗有難言之隱而先生憒然甚不爲女郎諒之嗟乎吾述女郎身世又不得不爲女郎睊睊以悲也女維蝨奇人家以衣食累人爲戚遂有擇業自立之思年稍長即入教會學校嗟乎教會學校之牧師人既傖而且蠢學問亦極有限祈禱宣教耗其大部分之光陰至於科學講解但足啟迪童蒙而已譬如挽舟湍灘之上寸進綦難彼等受教學生又若種豆於覆盆之下不與外界之光氣相觸雖有萌蘖有立待萎亡而已猶幸女郎好學不以沾沾之得遽自滿足力追名師而遊女郎此際已爲人師矣凡爲人師好學之忱宜較學生時代殷也此女郎以先生老而且鰥意頗憐之每濳贈先生以金以及衣食吾云濳贈非避他人蓋避先生耳蓋凡人慕先生高名贈先生脩金先生視之不異於齷齪之賄賂必揮之門外而

後已先生以爲吾道高吾授受爲傳世計貴重殆無價值可言以吾金殆辱我耳所恃者但有學校中區區月薪耳顧先生得金與食亦昧所自來以爲姊氏所貽每慷慨贈湯生故女郎居積即謂間接贈之湯生亦無不可後此女郎請益於先生之家時遇湯生湯生有學女郎頗愛重之惟思彼人生平大類朽壤中一流螢不自淪棄熠熠而發光明又念湯生落拓邊幅不修丰采未足動人他日欲圖社會上致重名諒不可得以人見湯生每狎而玩之不異於婦人穉子也有一次女郎辛勤爲先生製一手套明日晤湯生於途即赫然在其手中矣女郎見狀亦每駭笑曰湯君汝此物奚來耶湯亦滑稽即云吾已敬求先生屬爲轉謝賢妹矣女亦笑云湯君此非易成汝宜珍惜也吾費十黃昏之工夫而成非敬愛先生必不致此今若此又費吾十黃昏工夫矣女言至此湯睨女郎吻手套不已女意解遂一笑而別後此女見湯生衣博願爲湯生改作湯力謝之蓋湯生之衣皆先生所賜第衣寬而履大頗與短瘠之身不稱設在他人必改製以圖適觀而湯生之心則以爲先生寒素乃能解衣見賜故雖垂敝綿袍寶之有同錦繡改則近乎勿恭怡然被體遂有小來先生之稱一日道出東城日暮心亟遂划兩手而行有類舟之兩槳巨袖被風若鼓氣枕忽遇張陸二生陸善滑稽張尤刻薄陸乃笑曰吾觀湯君他日爲官必爲廉吏無疑張勿解陸正色曰君勿喻吾旨耶此非所謂兩袖清風耶張大笑曰否否是非君所知者吾揣湯兒之意以巨袖可容三手腰寬可以藏物從此勿憂貧窶矣在理湯生被侮宜必怒目切齒反脣相譏矣而湯竟怡然勿校人謂湯生雅量綽然寬廓適如湯生之袖也然參觀員至學校者頗以是生顧視清高迴異恆流爲可喜學生父兄亦有以是爲言者此理至不可解然常人以爲天下名師每出高徒有名士風流之先生

郎有名士風流之學生且有名士風流之女郎讀者諸君必以爲吾詞費解而不知女郎嘗云慕庵吾之良師湯生吾之好友此亦所謂相賞有眞者歟第女郎性高而身世又極飄零終身寄託迄無著落大似莽莽江流中泛然一不繫之舟女郎自思吾在今日宜以立名修學爲急急之務而一表嬸一先生以愛吾之極强與吾終身之事第一則富而鮮學一則窮而落拓皆有萬難作合之勢而二人一意孤行力欲牽引吾身使入旋渦之中固胡爲也耶嗟乎吾師汝耄而愛吾邀摯汝之雅意吾豈勿感至於湯生爲人吾亦引重吾自有生至此無論男女小友相見亦多愛吾者亦正不少然皆不及湯生誠湯生於吾言都能體貼入微彼無形中之愛我勝於有形中之愛吾萬萬彼人深沉明知地位卑賤不足與吾抗因是彼縱愛吾嘗深恐爲吾所知例吾暮歸必遙遙尾吾迎吾者至彼乃潛去此可念也一次道逢盛雨湯亦獨行乃授蓋於迎吾之人僞云彼可共傘他人實則冒雨而狂奔迎吾之人固見之歷歷者此尤可感也嗟乎湯生吾拓此心許爾爲生平第一之良友矣但吾仔細思若湯生愛吾之誠可決當世無兩蓋凡爲男子無若湯生柔也嗟乎吾嫂氏所爲正耶否耶吾心游移至難取決也至於吾師怒余之言亦難堪矣而吾則不怒而感思至此陡念亡母淚交其頤哭不休未幾遂挾書冊詣先生之家

空庭寂寞花落無言先生舍學而荒殆無今日之甚者矣時已道行還家案間時計針在二三之間冥坐沈思牛乳一杯置之案上溫度續續而降至於上結厚膜先生亦勿取飲徙倚椒榻之上仰首觀天不知心之所屆忽焉迴目遂拾案上一書而讀書既拾取塵灰矩印赫留案上似嘲先生輟學久也未竟一版郎聞小僮語聲來者何人尚未辨晰而狗足的的之聲徐疾不一捲尾之狗竟已入室而來狗主人來先

生至不願見之但又不能揮之門外爲狀之窘因之非言可喩雖然天下紅粉佳人設有一事相煩垂老之人未有不鞠躬盡瘁爲之量力效勞者著者以爲天下權力之偉無過於美人顏色者也傾城傾國顧盼間耳而況老人區區之怒單詞片語若湯沃雪老人之笑顏開矣向例女郎每來必坐姆姆於外室今日亦然俄聞講學論藝之聲起矣鉛筆觸紙颼颼然若春蠶之食葉自是而後此枯禪老人日沈浸於紅顏之中而女郎科學且有名於學界之上論者每驚女郎敏悟之神幾忘女郎之淵源有自女郎秘且老人之學知者稀也

凡人老狀之窘殆無更過於來氏者也窮而且忙無不臻於極點然此尤非可痛來氏嘗曰吾煢煢一身伴窮姊而居鰥寡孤獨備吾二人之身幸來氏勤學無以寂寞爲感然來氏正以勤學窮且益甚吾書別湯生久矣此在秋窗風雨中來氏亦頗念念非惟來氏女郎心中亦每每念之先生見女郎者必曰湯生有書來耶女郎見先生雖不問信亦循目先生之案不少休實則湯生苟有來書先生豈有不即舉示女郎之理一日二人相見各有歡容易書而讀爲樂彌甚蓋湯氏放洋後第一書也吾書至是千頭萬緒甚覺下筆爲難吾因簡舉其詞以告讀者則湯生已以學校官款留學美洲矣此大類被迫而然蓋以姻事決裂二人頗有難以見面之勢此猶可置勿論以湯父業卑社會階級嚴大有沈淪不拔之痛乃父初意是子學校畢業之後縱有留學之機會不願任令遠遊望彼執業養父茲受激刺不得不宏彼造就令其遠走天涯矣此著來氏女郎均極贊許第依依惜別之心則又彼此同具蓋湯生縱無多言而深情契合每每藏而不露蓋天下至情之人殆無湯生若也彼之生平孝父敬師愛彼同學而又摯愛女郎此二人

成行之先都有眼淚吾亦不解其然是夜九句鐘時有一小舟載湯生女郎及其父師往火車站而去舟小無燈聲聲欸乃搖曳蘆葦叢中水鳥驚夢撲撲四飛月光如水照見男女二人立船頭上握手勿釋也

第十四章

吾書後此暫與湯生別矣湯生放洋之後芝仙仍依表嫂以居二人言情惜別之時實已潛定婚約然出洋留學爲日正長吾書乘此暇日補叙一段瑣事讀者視之必謂無足重輕然實二人升沈離合之關鍵也大凡人生世上都有譽兒之癖而先生能譽湯生鐵匠安得不竭力譽之鐵匠言誇遂無往而不譽兒嘗有園人老趙牽一羸馬而來屬配馬足匠笑云老趙如此老畜羸憊已甚吾意不如放生縱彼入山恣食青草或可稍活殘年馳驟不已明年今日必不煩吾手工矣趙笑云汝言絕獃天下馬行主人必非大慈善家既已斥金購馬決無縱令入山之理總而言之似此老憊之畜四足苟能立地者必盡其一日之力而後已質言之到死方休而已匠云忍哉忍哉趙笑云金錢關係決無容情吾云到死方休猶有語病匠驚云汝等將能驅使鬼馬耶趙云非是馬死剝馬皮而售價亦頗得次則馬肉亦得售錢五味薰製可充牛脯匠歎息云老馬老馬前生何苦今受是孽言次吊馬而上索因受絞而盪馬迴其身若兒童玩具亦不踶趹匠時大驚以四目相對見老馬目眶中似蓄淚痕也因恨恨言云汝園主人來生必變爲馬使受苦痛園人笑云汝勿自覺人生世上勞苦覓食無異於服軛馳驟之一馬不觀汝體老憊猶竭全身之力終日無休鼓其風箱實則馬縱勞苦猶勿若汝之廑其憂心汝風箱一日不鼓者將絕汝食貽汝以戚二人言時有一營勇曰溜得快者來取舊槍立風箱之次思乘間覓鐵匠而言是人地痞也但頗震西人

之學心亦崇拜學堂此至不可思議者嘗終日遊通衢無所得食遂投營爲兵打鹽梟捕强盜呼哨而去往往半途遁歸伙伴調誚遂易劉得魁之名爲溜得快留髮在頂大若燒餅爲狀絕詭而善談不休嘗酒肆中晤鐵匠能譽其兒因叨酒饌至此遂攙言云老趙汝安知無視窮匠無能彼次子將學成而得官數年以後安見此窮窘不振之人遂爲湯老太爺爾我貧賤酒友將不識矣匠聞言心喜無量體力既增鼓風箱若無物幸而昔有先進同學畢業而後大都窮窘坐食無事可圖否則聞此譽言將必心喜失笑而死然而人生希望與生命爲伴因之語言流露鼓吹仍不少休得快諸人時以得伍貫友驕其儕人湯氏令子遂時有名於窮苦社會中而是兒每屆歸家衣履亦頗周整距先生說親後數月矣竟有媒人惠臨鐵匠之居來作說客者豪富美貌備極眩惑實則新人母氏即爲前鄰胡氏姆姆胡氏姆姆者收產爲業而兼作喜娘者也彼人生平縱具二業說者謂二業相關譬如靴肆之中兼售鞋油藥店之內每坐醫生以凡購靴必當擦油服藥必先延醫也良以吾族繁衍嫁娶勤螽斯之慶亦繁衍胡氏二業因之銳進不已二十年中竟致巨萬衣食既足無因而生其廉恥之念思附清流濯彼穢德因之盛飾兒子使翩翩然若濁世之佳公子資之交際酒食之費使自附於清流彼其之子風貌亦頗不惡金鏡寶戒若貴遊然不知其人者固以爲儼然貴遊也

是時城河之濱花巷之南有一酒樓焉畫橋楊柳風景極佳賢士大夫往往讌飲其間臨流賦詩興復不淺但觀其疥壁題字之多可見瓊樓尺寸之地已爲風雅之文魔詩伯佔領久矣彼等詩文作家意氣甚盛苟非所喜縱極意凌鑠而不辭至於里豪銅臭尤其視若無物片詞隻語奉人雅號確切傳神惟妙惟

背亦可云雅謔矣然而一字之評實足爲子孫萬世之恥推彼臧否人物之用心亦曰吾非得已而然將以正人心維廉恥而已胡氏子非能文者自頂至踵無一雅骨第以結納士夫之心至殷且切輒候蒙師高耦睥於座間師諒其心遂竭盡心力爲彼介見名流實則胡某倜儻於上流社會之一舉一動心摹力追頗極神似且衣履鮮整儼然入室往往炫其座人而又外交之術絕工滿室招呼不遺餘力第人各有類物必從羣以一白丁位置騷人墨客間談風論月限令飛觴惶窘何待於言自尋苦惱莫此爲甚不知彼人之來正惟行使金錢結納之術囊金而來解橐而去觀花遺興之客迨至酒闌夜深爭解囊金方知東道主人久已先我而去於是頓開詆諆之輩天良偶爾萌動亦自慚於形容之言未免太甚矣而濟嬌自愛之客萬不願無因而至叨醲醲者酒食之惠愈思愈惡幾欲出門而哇甚至饜飫肥鮮報之惡聲種瓜得豆洵奇事矣一次胡某以事儆儆先衆賓下樓躬叨酒食之惠者至於極口稱謝拱手送行時有一老名士蕭某者徙倚巨椅中舉杖剔牙目逆而送其行因曰此屠八子也長成血光中吾至憚其腥聞因是遠坐然總以不見爲佳胡某於名士所言聞之甚悉歸途慚忿幾欲痛哭而自殺自是而後胡氏母子自高門第之心日益以切處心積慮欲娶名門鄉宦之女爲室抑且愛女掌珍宜嫁名流然是時胡氏姆姆爲彼子女求援名門說合數家無不受辱失望蓋胡氏貪財家計縱富有時雅興勃發尙作馮婦以此之故上流人士益不理之一日因作喜娘當綵輿入門之際湯生之兄方兩手攜笛側首而吹胡氏遽忽有感因與湯兄點首問詢湯亦點首報之微笑口因微啟幾亂宮商未幾鐵匠之家遂有媒人來臨一以炫富一以慕貴而將命之人頗能娓娓陳詞匠人儔侶無不傾聽出神風箱不鼓砧錘無聲有一馬掌之

鐵受熔洪爐之中取出待鍛久竟冷却因更入爐受熔出入三次并未一鍛鐵匠手拈燐寸待吸板煙欲吸不吸燃指方覺再燃更吸煙斗中並未實煙因爽然自笑其倥傯湯生旁立未知乃父心理究竟奚若但或爲金錢之勢力所動亦未可知此心遂不免於戚戚而憂其實鐵匠心理亦不以此爲可作惡之狀亦如其子但偶爲金錢所歆舉動因之而乖次日湯生言之於師來氏飄然而來力阻此事爲意甚怒以凡人淸名至難得而極易失吾望汝子爲第一流人名利希望將無紀極茲汝老悖貪目前之利作踐汝子至於無地觀汝所爲譬如入糞窖而求黃金金未必得而糞已沾體千夫所指而自奮之機會泯矣嗟乎彼人業卑不異蜣螂以不能奮飛自慚欲乘蝴蝶而飛不知蝴蝶將不勝蜣螂之重下墜於深淵之中彼此安有所利耶匠意感動且以羞慚所激遂聽子出洋不更強阻而芝仙嫂氏且謂學成歸國將以彼妹相屬芝仙湯生二人聞言均各鼓舞不已

第十五章

湯生去後高等大學中復招新生一班又屆畢業之期有一日此品學兼優之來先生忽在一茶樓中品茗茶樓在一繁盛之處衆見先生丰采猶是而白髮又添數莖顧興趣極佳憑欄昂首手執遠鏡延望不已已見遠處黑煙一點蓬蓬而來漸近漸巨形若長蛇茶博士謂車站茶客無若今日多也言猶未竟汽笛嗚嗚車漸到站軍樂之聲洋洋大震人語如潮遊客若蟻人人都有笑容而樓上先生笑口大張眼淚亦被擠而出車未到站已見揚巾揮帽之人多至不可勝計日光映射更覺眩目已而花車抵站一西裝之少年出矣磊落英姿點首不迭第觀者辨狀未審已爲歡迎之衆高擎入雲如是三次至於西人社會

男女亦有百人無不執手哄賀更有爲芝仙道賀者可謂熱鬧極矣頃刻間此少年身上幾負花園而行大凡歡迎之人皆有一花相贈尤有五色采紙向彼力擲者紛然四飛若飄紅雨越數日此少年男女即成婚於地方禮堂之中至於風光榮譽之狀恨吾拙筆不足形容萬一吾因乘此餘間述少年之際遇

湯生既出洋留學於美洲之工藝大學湯在內地時物理算學已有根柢遂一考而入又能勤學屢試優等後二年每屆都考第一時有華僑傅君積資千萬心仰湯生之學欽羨無已欲字以女湯以已娶爲辭而自是以後二人竟爲密友蓋湯生誠甚似華僑也湯歸國傅君不忍相別且傅君有志亦欲於彼祖國有所助力湯乘機以舉辦鐵廠爲請傅君立即慨允意欲斥款百萬委人經營湯則總理一部分事湯歸國時傅君亦偕之以行已有電致國中沿途歡迎之人是以多耳湯歸時凡同班畢業者皆引以俱來求其相助爲理後此鐵廠成立來氏以及湯生舊學凡有一長可效者皆錄其人而來氏工算且以理論施之實驗矣來每慨歎以爲所學不足請問於湯來笑曰吾曩自滿足今此方知凡學問實驗當分途而獨吾自修而得之學譬如曲木勿中繩墨吾今此方能就範自效也

方國內開歡迎會時有一老人拄杖來觀舉袖揾淚悲不可制即陸生之父也歎曰吾生子驕縱不加抑制乃縱博耗吾業彼亦憤戕吾今乃知艱難困苦中乃出人物耳

湯歸之第三日張生亦自沈於河死矣死之先貽書勸友畧曰湯生地位盡人可致吾苟學茂此女郎可以屬我(以張未婚妻逾年即死)成績苟佳亦能出洋今則學校且以荒謬斥我煢煢不足自立非死莫可後來之人幸引我爲戒也

此際張生之妹纖雲女郎以由湯生爲媒儷陳君伯平矣伯平豐於財豪士也二人頗相得於社會公益事能多所盡力

湯生之父富貴矣然其人戇以坐食爲羞且性喜機械亦能盡力廠務後亦有所發明湯生之兄亦戇人也以因人坐食爲可羞仍爲樂人以終自食其食與之金亦不受終身不娶悠悠然自有至樂亦奇人也然而人每敬之

（完）

清夢盦筆記

現代十大家文鈔

王壬秋　鄭蘇戡
樊樊山　梁任公
康長素　章太炎
陳伯嚴　蔣觀雲
易實甫　劉中叔

風雅道衰海內詩人屈指可數輯錄十家或宗法漢魏或胎息唐宋淵源所在自成派別取法貴近請讀此編（外埠加郵費二角）

全書廿冊價洋四元

明清八大家文鈔

歸震川　梅伯言
劉海峰　曾滌生
方望溪　張濂亭
姚姬傳　吳摯甫

桐城文派遠祖震川近祖望溪姬傳直接劉氏間接方氏承先啓後實爲大宗厥後伯言梅氏濂亭張氏摯甫吳氏皆其嫡派湘鄉不名一家然亦隱然自附於桐城彙輯是編可以知淵源之有自矣（外埠加郵費一角二分）

全書八冊價洋一元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丙小二十八）

清夢盦筆記

東吳盱若著

寇桂鳳

寇桂鳳。遼瀋京津間之名女伶也。其父本吳下籍。行販於秦晉間。薄有積蓄。遂娶晉婦。而居於晉。且設沽酒肆焉。生女八歲。父沒。晉婦藉遺貲撫孤女。差能自給。女年及笄。豐容盛鬋。負豔名。且慧黠逾常人。値庚子之變。清帝后倉皇西奔。乘輿所過。民不堪擾。大有十室九空之勢。桂鳳家某莊。適當其衝。見有酒肆。谿誅求無厭。亦既盡室以獻矣。乃衞從某武弁。豔桂鳳色。聲言將挈之西行。桂鳳知不能免。與母謀宵遁。武弁不得女。大怒。火其廬。桂鳳與母歸。見産已蕩析。不能居。輾轉流徙。至津沽。遇父友某伶工。主其家。偶學爲歌。聲清於雛鳳。某伶工遂慫恿其母。使爲業。一載藝成。出臺於下天仙。歌喉一囀。四座傾耳。加以窈窕身裁。俊俏面龐。咸歎爲得未曾有。聲譽因之雀起。時同園女伶如小桃璧。皆夙負盛名。桂鳳既出。無不作退避三舍想。遠近梨園主耳桂鳳名。爭來致聘金。旋爲瀋陽俱樂園主所羅致。是時瀋陽大吏趙爾巽。刻意規復遼東半島盛況。設女閭。興梨園。方將藉燕歌嬿舞之狀況。表示其庶政刷新之景象。士大夫皆耽於佚樂。不識艱鉅。桂鳳際此時機。忽現其色相於紅氍毹上。迷陽城。惑下蔡。顚倒於其石榴裙下者。遂不知凡幾。吾友石工壽子。山陰名士。蘊藉風流。與桂鳳尤纏綿。雖風雪雨暘。必衝寒冒暑以聽其歌。歸而篝鐙塡詞。以紀其一日之所遇。曾編有桐影蔬香卷子一册。蔬香者。指同時女伶小白菜也。鳳留瀋陽不及兩年。爲鐵嶺某梨園。以重金餌其母。聘之去。瀋陽鞠部從此闌珊。顧曲者咸生鳳去臺空之感。多有形之

詩歌者。惟石工執敎鞭於實業校。每値星期休假。必附汽車北去訪之。約三閱月。桂鳳忽罹喉症甚劇。石工聞之。亦遂棄職務。星夜走訊。不意彩雲易散。造物妒人。比石工至而美人早已鵑化。乃爲之理後事。幷貲其母返津。其後余嘗與石工晚步。過桂鳳瀋陽舊居。斜陽門巷。絮影空飛。恍有啼鵑聲入耳凄楚。以重來之崔護對善感之春陽。不覺娓娓而道桂鳳生前事。謂鳳生平最樂與文士交。敎以字義。輒不忘。能讀新舊小說。嘗煮苦茗。與人譚紅樓夢。津津有味。欲編爲戲劇而已。串王鳳姐。不果也。鳳所演劇。體貼入微。尤長於科白齒牙伶俐。字字清圓。評者言求之鞠部中。實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云。

梅灣異草

梅灣在蘇屬吳縣七子山之麓。余每歲以催租掃墓。時至其地。山樵村農。半與余相識。豆棚閒話。亦有足紀者。老農王允健譚。多識村中故實。謂五十年前。是地後山林中。忽產異草。觸之能死人。亦能生人。當地人無以名之。名之曰陰陽草。草絕大如慈姑葉。綠色。邊有刺。甚鋒利。當時有其族中小兒逃學匿林中。見草奇之。以有刺不敢拔。歸告同學。約散學後。同往視之。既而羣兒畢集。有黠者挑以竹。草齊根斷。乃爭往取之。族中兒首先拾得。羣兒共擠之。冀攘奪焉。不意族中兒遽倒地。草委於地。一兒復拾之。見族中兒不動。以爲人奪其草而作佯死。以恐人也。戲以草上刺刺其膚。血出。族中兒方甦。羣笑之。初不以爲意。乃笑聲未已。而持草之兒。又無故猝然倒。羣兒始異之。族中兒忽悟。因呼曰。草有毒。羣兒大愕。思遁。族中兒曰不可。余初執草無他異。嗣有根上汁染余指。覺週身麻木而僵。既而忽鬆爽。亦不知何由而然。想彼略臥片時。亦當甦。俟其甦而同行爲便。羣兒聞語。同聲曰。汝之甦。草上刺刺之也。試驗汝臂。尚有血痕在。族中

兒視之果然因復建議欲如前刺倒地兒羣兒皆曰然然咸不敢拾草互相推諉族中兒挺身前曰余死彼刺活之今彼死矣非余誰活之耶且所懼者根上之汁耳苟不令沾及手指何患之有於是端詳草本無餘汁更取兩瓦塊輕輕夾草起相倒地兒之臂於己所被刺同一地位亦刺之血出倒地兒竟立時蘇羣兒大喜試詢何爲踣於地則所述正與族中兒同羣兒驚奇之目爲仙草且以忽死忽生其權可操於俄頃而又絕無所苦反爭欲一嘗試之以爲樂乃彼此訂約互相染刺一轉瞬間十餘兒皆飽嘗長眠滋味末一兒方死一兒正欲持草以刺忽聞塾師聲自林外來遂棄草共遁師至見一兒踣於地驚呼其家享長來舁之歸而救之不得活均莫明其故反疑塾師致之死而棄於林欲訟於官呶呶爭不已約數小時始有一兒洩其事於家乃往告死兒家屬至林中覓棄草得之以刺死兒血不出無效死兒家屬又大憤謂告者庇其師而愚弄人於是是兒復邀集羣兒共證之且自願於衆人前覆試一回以實其事家長不許兒力白無妨不得已聽之既而果然疑乃解蓋死兒延時過久血凝滯不得復流行故刺之無濟草藏於塾師處久之乾癟無所用棄於河林中亦無復生者噫天壤之間何奇不有乃至一草之微能令人生生死死不可捉摸小兒據而有之居然能操縱死生同尋大解脫門以爲樂其死生之觀亦可謂透徹無餘矣安得天壤間更生此草使彼塵夢迷離時刻作身後計較者一嘗其撒手後之風味果何如耶

吳王臺畔之豔蹟

同光之間吳下世家子彭某嫌城市喧囂讀書靈巖山麓山故館娃古址風景絕勝彭有祖塋在山之陰嚮堂之外復築有敞屋數楹極精緻彭乃攜琴劍負書簏居其中書聲琅琅與風葉聲相應答逸如也墳

丁某。老而無子。有一女。字曰巧姑。已及笄矣。荆釵布裙。頗具姿致。性明慧。而多憨態。其父愛之逾掌珠。以彭爲累代主人。故命巧姑爲之執爨。且供使令。相習已半年。頗稱彭意旨。凡彭之所好者。無論飲食起居。女皆能竭慮迎合之。彭每夜必誦唐人詩。巧姑紡績於隔室。聞其聲效之。輒成誦。一日爲彭所聞。呼之前而問曰。汝口中呀呀者何語耶。女笑曰。余不知也。此固公子所常誦者。公子不自問而問余。不亦異乎。彭語塞。曰然則試誦之。女殊洒脫。卽誦若耶溪傍採蓮女一首。蓋李白採蓮曲也。一字無爽音。彭異之。因語以徒誦無益。須識文義。女卽倩彭講解之。彭遂略說大意。女頻頷首。若頗有味者。彭驚其慧。許每日授以字義。女喜極。自是每日除爲彭執役外。手惟一紙。倩彭錄所成誦之詩句。記識而求講解。以爲常。久之。漸近於狎。彭不自禁。遂與亂。然女之詩學竟大進矣。且略能作書。惟膠於陳作。不得融會貫通。苟非成誦而曾經講解者。仍對之漠然也。無何。彭忽病歸城中。未逾月。竟死。女不知也。惟自彭行後。悵惘如有所失。終日誦其所習之詩。凡彭所常誦者。如李白採蓮曲。白紵詞。短歌行。長干行。盧仝有所思。杜甫秋興。陸龜蒙美人。元稹連昌宮詞等篇。尤膾炙不離口。其父厭而呵之。不之理。惟作憨笑。然亦絕不一探彭之近訊。越半載。彭柩歸葬祖塋。女始知彭已病歿。亦不悲。但往往乘隙至墓前。一誦其所誦詩耳。既而其父將爲之議婚於某姓。詢女意旨。女不置可否。乃私告於鄰媼。且囑其詢某家郎。亦能許其誦詩否。媼竊笑其憨漫應之。然媼固嘗疑女與彭私者。因笑詰之曰。汝與彭家公子交甚密切。今汝欲嫁。得勿復念彭公子乎。女曰。惡是何言。余念公子綦切。抑念公子。則不可以嫁乎。然並非余欲嫁也。乃吾父欲嫁余耳。媼曰。否嫁與不嫁。惟汝主之。特不知汝與彭公子亦曾同寢處否耳。女沈思半晌。曰同則如何。媼曰。女子從一而終。苟

同矣。不可以復嫁女曰、然則須告之於吾父乎。媪曰。告之。使女復現遲疑狀。旣而曰不可。余不能負公子之囑。媪曰。公子何所囑。女曰。公子囑余。勿以共寢告吾父。媪乃故難之曰。不告則汝父必令汝嫁。女於是大躊躇。繼忽奔赴墓前。仍誦詩訖。跪而祝言以不得已之故。致負公子。囑乞毋罪。余祝畢。詣父前。直陳之。在鄉愚本不以貞節爲奇事。以愛女故。聽之。惟咎其不早言於公子未死之前。致失此好機緣。不得高攀一門親耳。女從此知從一之義。乃時至墓前跪祭臺側。拾小石子書巧姑在三字於臺上。久之。攻磋成溝望而能辨。越一年。女亦死。年僅十有九。彭家人哀其志。爲之附葬於塋側。一坏黃土。淒豔絕倫。見石臺字蹟者。輒爲之唏噓憑弔也。

記洞庭尼阿二

洞庭女尼。半作賣笑生涯。與梁溪惠山尼相仿。尼皆作時世裝。惟項不蓄髮。四周有鬖鬖者。覆額際及腦後。值民家有喪事。延之誦經。或執紼送殯焉。喪家設齋供弔者。尼亦入席執盞勸客。間以笑謔不禁焉。海虞吳生有姑嫁西山。年一往省。値姑家有喪事。與女尼阿二者遇。阿二丰姿綽約。吐屬溫文。吳一見傾心。於席間暗躡其足。阿二嫣然。送以微波。心益搖搖。將散。阿二密告以居址。曰儂住山後雙清院誌之。吳顚首示必往。意目逆而送之。雙清院者。非若普通之庵堂也。不過具名而已。實則與滬上妓女之商標等。或林或觀。隨意題之。不知者咸以爲清修梵行之蘭若也。此中女尼。皆來自客籍。鮮有土著者。阿二亦錫產。七八齡隨其師靜仙來。靜仙不知何許人。其來也。已三十餘。能書畫。且嫻武技。阿二盡得其傳。靜仙今已五十許矣。退而別居一室。一聾媪供炊事。洒掃應接。皆自爲之。惟拘束阿二極嚴。凡子弟來遊。必先經靜

仙一當目。許可而後晉接之。違則戒以規律。用皮栲桎梏其手足。三五日不等。阿二絕憚之。是日由喪家歸。忽忽如無俚。坐則傾耳。立則凝眸。冀吳生之接踵來也。遲三日。吳生不至。阿二遂病。偃臥不能離牀榻。惟聞門環響。必遽然起。見來者非吳生。廢然復臥。靜仙察其狀。知有異。以好語誘詢之。阿二遂陳吳生爽約不來。故靜仙笑曰。此無關緊要事耳。何不早言之。往日汝歸後。卽有人持書來。屬余手披之。洵是吳家郞君所郵。言因母病。亟當歸里。約明春再至。余以爲誰氏子。欲規避汝需索。故作假語。以欺人也。一笑置之。未及告汝。不意汝乃爲之顚倒夢魂也。於是卽入己室。須臾取書出。授阿二。讀之。信。病若失。時方臘月初旬。乃靜候春來。晨占鵲喜。夕卜鐙花。此中況味。誰能共之。而靜仙自刺探得實。防範益謹。不令見生客。然阿二亦已猜得其意旨所在。遇有生客來。必私窺之。苟非意中人。亦樂於不露色相焉。會元夕里中儇薄少年之好事者。議作創舉。奏鼓樂於街坊。喧闐過舍外。阿二聞而出觀之。諸少年驚其豔。入以游語尋至近身。阿二怒。飛一足中少年臂。少年痛不可忍。呼女尼傷人。於是羣少年俱前。阿二出立街心。左右前後。格以手。衆皆不敢上。正紛擾間。靜仙聞而出。未及語。羣少年以爲此尼衰朽可欺。遂舍二而搏靜。靜仙擇爲首者擒之。執其兩臂。使禦衆。衆又辟易。阿二從旁吃吃笑。不意有自後拍其肩者。以爲諸少年又乘隙而進也。遽反手猛摑之。突聞嘻汝胡爲。語音甚審。亟返顧。不覺顏騤赬。蓋所摑者非他。卽眠思夢想之吳生也。吳生聞二臨去語。卽默誌之。詰朝試往覓不能得。薄暮始悵惘而歸。以爲阿二紿己也。姑置之。然花前月下。猶時一憶及焉。一日偵知當日徵阿二來者爲某戚。竊喜。亟踵訪而詢之。某見其誠懇狀。故祕之不以實告。謂近已遷居山後某巷。某巷者。卽阿二所居之鄰近也。意將使其紆迴而得之。吳生聞之大

喜。以為桃源咫尺。大可鼓棹前進。不復有迷津虞矣。詎知踏破鐵鞋。仍無迹兆。返而詰之。某某仍支吾其詞。日復一日。蹤影都虛。時已歲暮矣。家書頻至。催促歸裝。乃心有所戀。舍之不忍。因詭言歲首例當復來省。路途跋涉。不如省卻一番奔波。其姑亦聞而慰留之。始已。此一月以來。吳生足跡。實已踏遍雙清院之左右前後。每當夕陽西下。路人漸稀。必有躑躅巷頭。徘徊瞻顧之一人。則吳生也。是日吳方負手閒行於巷西。忽聞傳言巷中女尼傷人。心大動。試折而入巷來。果見阿二立於前。亦不暇復觀他人格鬬狀。遽以手拍阿二肩。不意竟遭誤摑。阿二見吳生以手自按其頰。知用力過猛。心大不忍。其時衆目睽睽。羞作溫存語。幸衆皆注意於格鬬。咸未屬目。阿二情急智生。隱牽生裾。令掩入院。且藏諸己複室中。囑勿聲言。吾師苟知。行且下逐客令矣。於是復掩而出。適諸少年已甘拜下風。而鄰右又出排解。鬬事寢。靜與二閉門入。薄責二不當多事。二曲意承受之。靜意為之滿。生之掩入。固絕無聞見焉。是屋計三院落。靜所居在前。與二隔一院。殊遼遠。語非大聲不能聞。故生既作入幕賓。得與二傾譚積愫。知前所授書。實為靜假託。而吳生之所以徧覓不得者。亦以靜欲拒生客。剗落其所顏之故。是夕繾綣備至。眠幾失曉。兩情之暱。殆無與比。二特於複室中除書案。一供生起居。日則鍵之。夜則闢之。方以為得計也。越數日。吳生之姑覓生不得。疑甚。適生家書至。又來促歸程。益不解。會某戚至。述及生詢尼居址事。乃倩某戚往探蹤跡。晤靜仙及阿二。靜仙坦率。答無吳家郎。至而阿二頰若緋暈。某戚懷惑而歸。以告生姑。共相猜測。謂尼菴往往匿少年不令出。阿二情虛。生必在是。議訴諸官。請往搜之。其時諸儇薄適以不甘受辱於尼。亦架詞赴訴於官。官見雙清院同時發生兩案。情罪加一等。視立出簽票。赴當地抄拿兩尼至。於是搜吳生出複室。靜與二

皆被拘。官怒將治以罪。生聞之。乃詣官所直陳其遇。請開脫。官原其情。判逐出境。地靜仙遂挈阿二去。不知所終。

吳人不弱

蘇人多習文。博滿清科舉者。指不勝屈。皆不足異也。獨余先世九霞公。諱成琰。生而有神力。多奇技異能。實足以息蘇人文弱之誚者。九霞公年十三。以擔桶二。盛一石水令滿。縛以繩銜於牙。能一躍過牆。水不遺一滴。又善射。先以青石井欄圈於臂。然後拈矢引弓。發無不中。一日方射。突有人自其後以手拍之。公立不能定。幾傾跌。顚越至二丈地以外。乃謂之曰。子特蠻有力耳。未知輭功也。於是公遂從之爲師。雍正元年應武科。中解元。北上至山東道。有並植巨木於地而較力者。公掃以足。連折其十二。羣見公身短而瘦。具此神力。驚詫不已。乃有一人更小於公。亦掃之。足略動。已折其十有五。二年聯捷成武探花。欽點御前侍衛。是科狀元。即向之連折十五椿者也。後宦浙江副將。告歸。值乾隆屢次南巡。復令隨侍。或有見之於虎埠者。謂蒼顏白髮。方侍上側。忽聞傳呼聖駕將行。公倉猝不及走。乃從五十三參（虎埠石堦計五十三級故名）以上躍而下。疾如飛。一轉瞬已爲前導。其精神矍爍有如此者。

祈夢

余先世祖澹雲公。幼嘗祈夢於府學韋蘇州廟。廟祀唐韋應物。爲蘇州名宦。世稱之曰司夢神。故祈夢者絡繹不絕也。澹雲公夢先至同族健章公家中。突見四棺。驚而歸。至家又見一棺。復驚而出。至一巷。顏曰富春巷。遇一人。頎而長。長至天。夢中擬之以爲鬼。醒而大悸。疑其禍之來。將不旋踵矣。久之。無他。其後健

章公四子皆出仕。公亦得天長縣教官。乃知棺者官也。長人長至天。則顯示以天長二字耳。其富春巷者。殆指富於春秋也。公薨之年。蓋七十有六云。又公未往天長時。嘗夢一僧人來。授以袈裟。曰汝其歸乎。公辭之曰。尙欲誥封吾父母及自天長歸後。忽謂家人曰。吾今年必死。蓋向之僧人。又入吾夢。仍與吾以袈裟。促吾歸。謂今旣誥封父母矣。是年果歿。公之夢亦靈矣哉。

義伶奇緣

陳難逢。吳人。故梨園丑角。以善詼諧。能博人笑。取人世難逢開口笑義。乃以此名之。嘗落薄投粵東江湖班。班有生角吳月亭。亦江南產。與之最莫逆。結生死交。一日爲某鄉聘演社戲。僱舟往。夜泊江干。地甚曠。鄰有巨船。泊某宦眷屬之赴任所者也。班中原尙武藝。械皆用鐵。諸子弟以月色皎潔。江干甚靜。悄共持械登岸。比賽爲戲。鄰船大懼。以爲盜也。共相戒嚴。夜半。盜果至。大聲呼救。班船中人俱驚起。月亭藝最高。提短矛躍而過。同班從之。與盜格。盜不敵。半負傷。一盜被矛刺垂斃。他盜負之遁。惟短矛爲盜攜去。戚未置意。宦船中人出酬拒盜功。皆不受而別。旣而該班復演劇於某邑附郭。已三日矣。鄰近有余姓者。家小康。惟母女二人。女字小翠。年二九。頗有姿。是日亦與母往觀劇焉。旣歸。夜被盜。盜皆塗面與戲中人相彷彿。其母驚呼。一盜刺以矛。立斃。棄矛奔女欲劫之。一盜不可。乃相率去。及明。得矛。矛柄鐫有班名及書月亭字。蓋卽前盜所攜去者也。於是鳴於官。控班中人爲盜。官乃盡提班中人。至問孰爲月亭。吳挺身出。官命小翠相其是否。小翠謂夜中塗面來。貌固不能認。而身裁短小。恰不謬。官遂詰月亭。月亭不服。班中人亦同呼冤。並陳往日遺矛事。官以爲罔。置不理。小翠復言盜刺母死。欲犯之。而未果。而是日觀劇生角月

亭。曾以目屢屬之。官因誣月亭。見色起意。嚴刑訊問。月亭遂誣服。惟言所與盜。皆非班中人。現悉聞而遠遁。官亦以班中同謀無確證。而主凶已得。乃舍班中人。獨繫月亭於獄。難逢知月亭寃。誓爲雪之。擬徧跡往日官船中人。以證明遺矛事。辭班主欲行。會兩人來聘演社戲五晝夜。價三倍於常。指索全班俱行。以百金爲定。班主乃留陳。暫緩行程。如期而往。由來者導至一瀕海小村落。居民數十家。茅茨星散。無市集。惟木橋通出入。臺設社廟前。廟小而陋。不能容班衆。或一或二。分寓各家。演至第五日。行竣事矣。夜未半。難逢已無正劇。先歸其寓。其家人猶未返。惟一女郎丰姿綽約。見之不避。陳故善調笑。戲與語。並入游詞。女無怒容。逡巡入其室。將狎之。女忽正色曰。死在俄頃。尚相戲耶。張駭然詰之。則曰某年月日。班船泊江干有諸乎。曰然。鄰船遇盜。班衆赴救。有諸乎。曰然。矛傷盜而失其矛。有諸乎。亦曰誠然誠然。女曰若輩之命。皆喪於是矛也。陳聞之。已略有所悟。復詰之。女曰。此間居民皆巨盜。無一良民。吾漁人女。亦被刼來。偷生於此。莫由出樊籠。聞此家盜首江干行劫。遭戲班中人以矛貫死。獲其矛。上有班名。因徧訪是班。知演於某地。遂夜劫鄰近某姓。找其家主。故遺矛以賈禍。今聞官所繫者。祇一人。餘均無恙。乃以重餌誘汝曹來。預儲硫磺焰硝於臺下。擬俟戲畢。卽縱火令全班成灰燼。即逸去。橋已抽斷。無生還理。今吾欲縱汝冀傳語老父。設法營救。故不避瓜李嫌耳。陳聞而股慄。女曰。事急矣。勿猶豫。由此西行。遇橋斷處。爲往來大河。惟凫水可渡。傍岸東行三十餘里。有漁寮中一老叟。眇一目者。吾父也。可暫往依之。囑櫂小船來夜釣橋畔。吾當乘間登船歸。但吾縱若去。盜或致詰。昨觀千里駒劇。可效之。縛吾於室。以解疑。陳不敢違。如其教。縛之。瀕行復語陳曰。余字紅紅。他人絕不知之。以語吾父。必能取信也。陳出向西行。抵河上。橋果斷。試

返顧見多有執炬以赴廟所者。大懼。自念鳧水非所長。河闊恐力不能濟。正遑遽間。望有大艦乘月色揚帆來。乃撲水呼救。其船拯之。船中一少年。出予以衣。審之似相識。問落水故。陳乃備述盜事。未竟。少年遽失驚曰。嘻、巧哉。余卽當日遇盜被救之船中人也。因相與唏噓。扼腕不已。少年爲某顯宦書記。聲勢正煊赫。因約貽書某邑。爲月亭解脫。且詣省請兵勦盜窟。陳則以漁女未出險。先登彼岸。往尋眇漁。果得之。眇漁得女耗。大喜。留陳於家。夜卽櫂小舟去。兩日載女歸。眇漁遂贅陳爲壻。女行時。攜有盜貲頗不薄。因謀徙居。先赴某地。探月亭事。其時某書記已寓書邑令。案情畢露。凡建議爲媒。以余姓女配月亭。邑令是之。將釋月亭。先令人以意諷示小翠。小翠以誣月亭。陷縲絏。皆己所指。深不安於心。默許之。於是邑令爲之當堂指婚配。適陳已偕漁女至。遂分其所攜貲與月亭。擇期結褵。兩家稅屋共居焉。盜窟旋爲當地駐師所平。班中人則竟不聞有生還者。想共葬於烈熖中矣。慘哉。

狼子

陝西之北山中。多虎狼。居民咸以獵爲業。得虎狼皮。售諸市。價絕高。有李翁者。自幼遠賈。耄而歸來。積貲頗豐。有怪癖。無子。族中人涎其貲。均欲以其子螟蛉之。翁咸拒不納。一日。鄰人獲巨狼。檻而過。翁覩之樂。出貲商購。鄰故昂其價。翁亦不惜。如數與之。去。翁舁歸。日飼以米穀。久之。狼甚馴。出之於檻。狼亦帖耳曳尾以就翁。翁行。隨之。翁坐。臥於足下。人見之。詫爲奇。或勸之曰。狼性殘刻。不易馴。一旦變生不測。將無及焉。不如檻之。翁拂然不悅。起而毀其檻。示不復穽。曰。吾將以爲子也。既而竟閉狼於臥室。與同寢處。居然若父子。翁鄰家故多蓄犬。會有巨獒入翁家。狼適往隔室。去獒傍翁立。翁以爲狼也。撫以手。狼遽至。見獒。

目灼灼覷翁。翁始知撫者非狼。亟釋手。而狼忽疾撲。猝不及備。竟遭嚙死。於是鄰家恨狼不止。且每見狼。恒惴惴不少安。隱乘間飼狼以藥。狼遂斃。翁哭之哀。如喪其子。人多匿笑之。余昔讀屠孟昭所撰顧俠虎兒歌序。述顧沂以虎爲子。不禁奇之。然顧孔武有力。虎苟變。尚能制伏之。而李翁則一衰朽無能之人也。純以天機與狼相習。不亦奇之又奇者歟。

蔣清

讀西國偵探案。每歎其鉤稽精微。有出人意表者。乃客述濟南。昔有名捕曰蔣清。其所爲事。實亦不多讓於福爾摩斯馬丁休脫輩矣。蔣清執捕役三十年。遠近有盜無不審之。歷艱險。受苦楚。所捕盜蓋不計焉。其生平最有興味之一事。則瞽其雙目之歷史也。先是鄰邑出鉅盜案。蔣早知爲劇盜王某所爲。鄰邑正苦不得王蹤跡。時方盛夏。急雨初霽。蔣偕其徒據一茶舍外。望見一瞽者自遠至。而道中適有積水。瞽者跨而過。迨至茶舍前。蔣命其徒出而謂之云。蔣某特致意。徒不解所以。如其教。瞽者曰。蔣某汝師耶。果好男子。乃能識我。請以明日見於其家。詰朝。蔣室中忽發現一利匕首。旁置白鏹二大錠。門扃如故。其徒皆驚異之。蔣置不爲意。但笑曰。王某殊憒憒。乃欲以賄屬乃公耶。其徒仍不解所謂。蓋昨日所遇瞽者。卽劇盜王某也。僞爲瞽以掩人目。而蔣則見其能不履於水。疑而辨得之。於是王夜投以金。囑勿預己事耳。既而鄰邑捕盜不能獲。募蔣清名。請協助。蔣以上官所遣。不獲辭。偵緝王某。蹤得之。王早知蔣應鄰邑聘。以爲既得金。必不力。未謀避焉。不意蔣率捕掩至。王倉猝欲遁。不得與其黨悉就逮。王呼蔣與語。責其背約。蔣曰。汝金宛在。誰能與盜約。語未竟。王口中忽發二小矢。出中蔣雙目。復吃吃笑曰。汝昔見余僞瞽。余行

見汝眞聾矣。自是蔣目遂廢。不能復充斯役。惟日與諸徒飲。以送餘年。會王繫獄久未決。忽越獄遁。諸囚皆逸。一日有踵蔣門求見者。不通姓名。其徒引之入。蔣與把臂爲歡。詢客姓名。言未出口。卽緊握客雙臂不釋。咄嗟呼諸徒曰。鄰邑越獄巨盜在此矣。縶之毋令佚。諸徒皆相顧失色。蔣曰。汝非越獄之王某乎。兩手拷痕宛然。而獄味衝鼻。淸雖聾。不受欺也。其人聞而慴然。亟附耳與之語。蔣不禁狂笑釋手。蓋其人亦鄰邑捕役。與蔣有素。曾以通盜事發。下於獄。今乃乘機逸出者也。然蔣之機警亦至矣。

談虎臣

談虎臣。閶闔城中之以測字名者也。卜吉凶如響應聲也。趨之。門庭如市。余少時旋里應試。偕中表兄黃懷蓮及二三子。啜茗於元妙觀。旣出茶寮。悵悵無所之。欲東欲西。不能決。見談方布捲字於道傍。戲令決之。拈一捲。謂之曰。吾儕此行。利於何方。談展捲得一兆字。曰是利於北方。而獨不利於東南。余請其說。談曰。以兆字觀之。只能加減之成西字及北字。獨不能改成東南二字。而君等一干人。適立案左。以干人兩字。拼成禾字。加以側刀。豈非利字。故此行之有利者。獨不在東南一隅也。余等聞而笑。相約故往東南隅以試之。蘇城試院。適在是隅。遂結伴往。乃是日以新陽案首爲城中汪姓所得。新陽人欲毆之。汪姓貌與黃懷蓮相似。見黃以爲汪也。毆之致傷。幾興訟。卜之當信。有如此者。又余戚家偶失珠環。徧覓不得。往問談。得一干字。談曰。越三日。當得之。此物非人所竊。乃以干字稍出其頭。而復加人字於下。曰此未經人手之象也。當在屋宇之下。盂類之上。越三日。爲丁日。天干之下。其轉脚者惟丁。而得字之末有干字。故云。然其後。戚家果於三日後獲環於瓦盆中。其盆置於櫃頂。恰合宇下盂上之言。蓋戚眷忘置於盆中者也。又

一日。余方立其側。見一人來。問病人狀況。不拈捲書一一字與之。談瞿然曰。死兆也。恐已僵矣。一者。死字之起筆。是有兆。且其形似杠棒。又似挺尸。病必不起矣。其人懊喪而去。旁觀咸怪其不爲人留餘地。有好事者。亦隨手取其筆書一一字於板。而問病人。談曰。是不得死。大有生路。詰其故。曰汝手所持者何物。曰春牛圖也。談曰。以牛加於一。非生乎。聞者咸服其警。蓋後來者實無病。思欲難之耳。談至今猶設硯於元妙觀之牛角浜。問休咎者日必數十百起云。

三喇嘛

三喇嘛者。奉天北塔寺之喇嘛僧也。主僧曰大喇嘛。次曰二喇嘛。又次乃曰三喇嘛。三喇嘛蒙古人。有名而不傳。膂力勝人。能禁雞犬。爲人諷經治病。輒有效。不知其具何魔力也。喇嘛僧本不禁娶妻。三喇嘛則有妻一妾三。供應浩繁。所入不敷。嘗竊寺中物以售諸人。大喇嘛屢戒之不悛焉。無何竟被黜。不令復入寺。大喇嘛有駿馬。嘗乘之出。一日。過某衚衕。馬忽癡立不動。鞭之無所覺。下騎牽之。足如有根。詢其地。正三喇嘛所居廬在焉。知必爲三喇嘛所爲。不得已叩其門而請釋術。三喇嘛不承。曰實非余所爲。然余能治之。須得貲以償。索絕巨。大喇嘛難之。以愛馬故。願半其値。酬十金。三喇嘛受金。笑而出。戟以指。馬立甦。奮鬣揚蹄。無所傷。大喇嘛怏怏而去。越一日。復出。復如之。巡至繞道不敢過三喇嘛所居。而乃隨處皆爲所禁。每禁必請釋。每釋必十金。大喇嘛憤不出。出亦舍騎。三喇嘛無如之何。會寺中每歲舉行跳塔之祭。跳塔者。盛典也。寺僧皆以奇異怪誕之假面具。如龍馬牛羊之首。套於頭。或曰按天上二十八宿之象者。手執鐃鈸鐘磬。或弓矢互相跳躍以娛神。正酣嬉間。諸僧忽俱寂然不得動。一如大喇嘛乘騎被禁然。大

喇嘛知有異。疑三喇嘛闌入寺。雜觀客中。乃徧覓不得。令人至其家見之。則方擁其妻妾以爲樂。來者述大喇嘛意。延之去。三喇嘛堅不肯行。曰本居跳塔無預吾事。雖往無益。大喇嘛計莫能出。許以復舊職。三喇嘛始樂從之。比至寺。以目直視衆僧。半晌前走。一一拍以肩。曰甦矣甦矣。衆僧果應聲而甦。自是三喇嘛遂復居寺中。或謂三喇嘛。嘗與一俄羅斯人遊。傳以催眠術。其或然歟。

水怪

人或落水而死。迷信者輒曰是水中鬼索替身。誌怪之書。多有紀載。或故事渲染以愚讀者。余故特紀水怪一則以破之。揚州十二圩。濱於江。多港汊。光緒某年。有一人落水死。未數日又二人繼之。於是哄傳某港有鬼。且有一人既淹而遇救。得不死。謂初落水時。即覺有人拽其足。迨既得拯而始釋之。言之鑿鑿。衆乃益信。甚至有謂親見鬼坐岸上。見人來跳入水。澎然有聲者。於是相戒不敢過其地。既而有漁舟載私鹽。爲緝私巡船所截獲。藉沒其網罟之屬。戲於港口密佈滾鉤以求魚。乃忽獲得一水怪。其形如猴。遍身有鱗。而生綠毛。其首如狼。其前爪如雞距。後足若膃肭魚。無尾。初著鉤竄躍思遁。力絕偉大。既出水有聲嘖嘖。巡勇始猶驚駭不敢動。疑爲江神所化。白於哨官。哨官適宴於某書記家。某博聞多記。詢狀曰。是水怪也。見於某籍。能伺人隙。攫人於水濱。乘人之未死而吸其血。故人之落水者。往往不見其尸。必俟之許久而後上浮。卽水怪之所爲也。聞某港近多落水死者。洵此怪作祟耳。今被擒。患當絕。於是共往視之。而以鐵索鎖之船脣。亦無他異。惟其齒極銳利。與以竹木。嚙之如啖蔗。余時赴金陵。泊舟十二圩。曾目覩之。

釧影雜詩 甲辰舊作

奇夢溫黁不可招 萬千億語總無聊 謝他眉子三分月
天上人間伴寂寥
秋風落日滿江湖 變盡黃金腼小夫 自對湘蘭揮涕淚
當門香草任人鋤
散花不着拈花笑 病榻維摩萬念無 總是愛根剗不得
藕絲雖斷未曾枯

蠹餘錄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英文造句用字法

全書一册

是爲王豐鎬君所著專取切用要語依字母挨次排列每字詳舉用法及意義解釋顯明初學英文者手此一編於英文造句之用字及運化不難迎刃而解且條例分明尤便自修

價洋六角

英文法程彙譯必覽

全書一册

價洋五角五分

英文讀本

全書二册　價洋四角

作者本敎授之經驗研究吾國兒童初習英國文字之狀況編爲是書開首數課將字母漸次提出連綴成字使之誦讀俾兒童易於記憶而無繁難之慽字母既畢示以四體之書法至於各字之用法語言之學習均取淺易足供實用發音符號尤爲明晰每課之後復將已授之字彙集成表以便溫習選材精當立法謹嚴吾國幼生肄習英文當以此書爲最新最宜之善本

英文教科全書

全書五册　價洋二元七角

是書爲英國文學家薛壺林氏名作由淺而深秩序井然所選課文以便初學興味勃然不忍釋卷爲主所論述者本之自然不加雕琢務使學者讀一篇獲一篇之益而敎者有事半功倍之樂譯語淺顯確當足以資爲軌範所選實際應用之材料尤爲宏富敎授參考均能適用洵殫精竭慮之作（卷首一角五分卷一二角卷二四角卷三八角卷四一元二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蠹餘錄

馬汝賢編

慈禧軼聞

慈禧后每歲於頤和園之樂農軒。有御烙餅之舉。盛典也。宮監先藉軒側以麵烙餅。餅成獻諸后。后自取一枚。以其餘者。分賞帝后、妃嬪、及王公大臣。而受賞者以銀犒宮監。數十或數百。以位而異。惟后素玉食。以典例故。勉御粗味。然啖未及半。李蓮英每半跪請曰。賞奴才罷。后乃笑而授之。

慈禧遊園。妃嬪之得厠隨御者。以爲榮。然亦甚苦。慈禧頗健步。間亦乘轎。隆裕有轎而不御。禮節上之點綴物也。妃嬪各有其太監。挾錦墩以隨。設后回身向語。則太監立鋪錦墩。妃嬪立刻齊跪。高聲應諾。其太監之鋪錦墩。則手術尤嫻。若練習甚慣者。

庚子拳變。慈禧初亦不信其神。嗣以內監某。汲引匪首張老師私覲。后諭實彈於槍。令張演法。張坦腹受彈。了無傷痕。而拳禍胚胎。至是成矣。迴鑾後。某監失蹤。遂有泄其事者。謂某監本張匪同鄉。且受厚賂。故甘爲作僞。當演法時。槍藥確非贋物。惟彈尖以糖質造成。外裹錫葉。一經熱力。糖質融化。故張匪無恙云云。

吳勤惠軼事

咸同間。吳勤惠公棠。初無大經濟。以一縣令而薦升督撫。時人疑之。而不知實有隱德於西太后也。初西太后之未入宮也。其父爲江南遺缺道。后隨任侍奉。及父病出缺。扶柩歸旗。況甚蕭索。溯江而上。沿途絕

無赴唁者。至清河。適公爲縣令。其簽稿鄭某人呼爲八太爺者。請吳致賻送席。公素信鄭。令妥爲致送。鄭遂矯命致賻金二百。祭筵一席。並請公上祭。公從之。親祭於舟。后感而怪之。穴艙竊窺。且誌其名。公祭歸。恐致賻過豐。頗滋不懌。以成事故。戒鄭而置之。後公卸任省居。后亦被選。前事俱忘。適同治登極。江南軍務倥傯。大吏有請旨者。后謂吳棠頗能事。可令幫辦軍務。帝然之。旨下。咸莫識吳。乃行布政司澈查。始得之。由是而府而道。不數年而四川總督矣。公既督川。屢思乞骸。鄭八太爺阻其陳情。公亦念鄭舊事。勉徇之。自是而鄭愈跋扈。招權納賄。聲名狼藉。臺諫風聞。交章彈吳。帝欲命左宗棠查辦。后曰。不如李鴻章。蓋后知左性卞直。不能爲公地也。及李奉命查辦。請訓之日。后謂李曰。爲我問吳棠近日起居。李唯唯。覆命摺到。則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嫁禍於一二小吏。以留臺諫之體面而已。

湯文正軼事

吳俗崇奉五通淫祀甚盛。自湯文正公斌撫吳後。焚而夷之。毒燄稍殺。初吳中有范生者。妻某氏。琴瑟彌篤。生子已襁褓矣。驟爲五通所魅。積久瘵死。生痛甚。撫視呱呱。慟更欲絕。乃走上方（山名在吳城有五通神廟香火最盛）謀毀其像。至則鄉民阻撓。且肆舌揮拳以辱之。適龍虎山張道士在吳。生告其故。且求復仇。張曰。五通雖邪魔。然其血食。果受命於天帝者。我力不足以勝之。再求再辭。生憤而牒諸城隍。亦無驗。時湯公下車三月。政聲鵲起。生怦然動。欲控五通於公。人或誹笑之。且詆公僞道學。以尼生之妄動。生曰。我將以公之受理我訴訟與否。以卜其道學之純僞也。遂上訴。公准其辭。立命兵役毀像以報。兵役惑於五通之神。舉不敢奉命。公怒甚。齋戒投牒城隍。危坐終夜。自省平生。昧爽。盛設鹵簿。帶印竟赴上方。

下令耡像。仍無應者。公乃以鐵鍊一。牛繫偶像。牛繫公項。謂曰。我所不能毀汝者。我將殉汝以控汝於天帝矣。言訖。舉手攀扯。范生助之。偶像立毀。遂焚其廟。吳下稱之。後公去吳。稍稍弛禁。尚無敢公然奉之者。惟每屆八月十八夜。民家多私祀之。然必待人靜後。嚴閉門戶。始能設饗。及將撤祭。主者又必狂呼湯飯一齊來。蓋范與飯同音。借以警告五通而速之去耳。此先慈吳太君手線課讀時。所舉以示余者。泚筆追記。猶憶孤燈熒熒時也。

李文忠軼事

牙山未開戰前。公檄調丁禹庭。統率所部。赴敵接應。丁懼。飾詞發電。謂日軍窺伺。不敢驟動。致遭暗算云云。公復電調之曰。復丁提督。牙山並不在漢口內。口。汝地圖未看明。大隊到彼。倭未必卽開仗。夜間若不酣睡。彼未必卽能暗算。所謂人有七分怕鬼也。葉志超在牙山。尚能自固。暫用不着汝大隊去。將來我擬派兵船。或令汝隨同觀戰。稍壯膽氣云云。調侃庸將。語堪解頤。惟此役結果。海軍蠹壘。公亦難解於任用之匪人耳。

甲午之役。公深知國力。不敢輕啟釁端。力主和議。京內外妄臣夸將。囿於聞見。交相攻擊。諤諤一身。幾爲衆矢之的。時有統制某力求進見。並請主戰。公詢其作戰計畫。則曰。日本蕞爾小國。人體瑣小。我以長大漢子當之。彼必不戰而敗。李調之曰。設彼以印度兵來。則我又瞠乎後矣。矧近時果仗軍火。不僅恃武勇已也。則又曰。東局子內什麼都有。不信日本亦有東局子。（東局子卽北洋機器廠在天津今移德州矣）可以抵當我麼。喋喋不已。李怒甚。手拾廳事間吐壺。擲中其腿。大罵而起。

庚子亂後。聯軍在天津者。無不目公爲豪傑。有談及之者。輒豎拇指。以表示其欽仰。尤以俄人爲甚。故津沽間因緣公以獲保全者更僕難數。嘗聞當時聯軍。圈地紮營。及借房屯兵。旗到處不待支吾。惟告以李鴻章產。則舍去之。久之遍處皆成公產。聯軍幾無屯紮之地。都統疑而詢諸公。公但頷首。都統亦笑而置之。

聯軍駐京。以天壇爲牧場。恭王溥偉自行在來。奉命祭壇。謂公曰。「少荃。咱要祭壇。你給我把洋兵趕了去』公唯唯。翌日見善耆。偉亦在坐。公謂善曰。你們王公哥兒年輕不懂事。怎麼不去念念書。昨日小恭王呼我少荃。從前老恭王。也呼我一聲中堂。這孩子眞是小渾蛋。偉汗流面赤。無地自容。善耆爲之解說。並亂以他辭而去。

楊文敬遺事

公素好客。座上常滿。及督直。僚友戚舊。投者更衆。每飯十餘席。食必精潔。公列座其間。不作時下大僚獨私精膾之習。惟蓄僕多驕。偷客之貧寠者。闕席而至。令設杯箸。往往蹇應以示其怠慢。公深痛惡之。常於席間遇此等驕吝之僕。令跪於旁。席散始准離去。以故終公之世。門下食客。從無有彈鋏以歌者。

魯省官習。故深綠呢大轎。遍地皆是。凡居留之外人。及信教之部民。又必綠呢其轎。招搖過市。公撫魯。深以爲國恥。亟與交涉。謂名器不可假人。苟可以自由僭竊者。辱我國體已甚。似非所以鞏固邦交也。不寧惟是。物之所貴者罕耳。謂蠢人而用之。亦何貴乎。且教民固以律身奉教爲常道者。其出我部下。而僭用我名器。是亂法也。教會固所不取。而我亦與有責焉。此雖小節。其措辭得體。頭頭是道。亦多見其能事矣。

聞公撫魯時內政外交均稱斐然。及督直後。縱情詩酒。故爲顢頇者。別有難言之隱衷也。公懼內。初置一姬。貌姣好。夫人瞰其亡而贈諸轅弁。別遴一不揚者以充公下陳。且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貌美者德必不足以濟之。嗣自夫人外示寬大。而公則虛擁豔名矣。蓋卽不揚者亦從不一令薦枕。告朔犧羊而已。公嘗自撰輓聯曰。平生愛讀遊俠傳。到死不聞羅綺香。尋公卒。有不慊於夫人之悍且妬者。書而懸之。報紙傳載。喧騰社會矣。

宣統卽位

宣統卽位年纔四歲。當受賀之日。醇邸抱持入座。帝驚而啼。強欲離座而去。醇邸撫而慰之曰。不要哭。一回兒就完了。識者謂非佳讖。及武漢起義。人心不屬。馴至退位。屈指僅三年耳。偶語成讖。斯亦異矣。

預備立憲

歲丙申。預備立憲之詔。電傳至滬。滬上寓公。開會歡祝。懸旗結綵。頗極一時之盛。惟風雨三日。氣象愁慘。所有燈彩。悉付飄飆。其國旗龍章半爲風雨摧殘。不見其尾。余謂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立憲其無結果乎。及今果驗。

高道士之與萬福居

高道士。京師西便門外白雲觀住持也。清末政以賄成。高爲幕中之一人。其交接均於楊梅竹斜街之萬福居。萬福居者。尋常山東飯館耳。善治庖。雞丁一味。其烹調法則師承於高道士者。故以高雞丁著名。西巡回鑾。沿途伙食。均由京師著名飯莊分段包辦。萬福居得高道士之拉攏。亦承包某段。然他家虧蝕甚

巨。而萬福居獨盈。蓄高深知大臨蘇拉等。食後往往以器皿拋擲爲戲。故預囑所用器皿。盡以燒磁及洋鐵爲之。又爲關說於李蓮英。既無意外之損失。又得權閹之周旋。故較他家獨得羨餘也。

譚貝勒

小叫天。即譚鑫培。名噪都內外。汪大頭後一人也。出入王府。周旋公侯。與貝子載振尤善。嘗同逛香廠。兩人粧束一致。惟大拇所扣翠班則譚較振綠。連轡馳騁。人皆嘖嘖。以故譚名益起。月包之巨。曠絕古今。而一般戲迷。更以神聖奉之。所至不敢直呼其名。咸稱之爲譚老班。有黠者。故以老班二字顚倒而讀別之。謂爲貝勒。自是而後。向所老班之者。今皆貝勒之矣。嘗見瑣事聞錄續編。謂道咸間。名伶余三勝。都下均呼爲余老爺。清議非之。然以余視譚。則又瞠乎莫及矣。

泥槍藥

甲午一役。所用軍火。大半合肥某氏所承辦者。軍事不利。後聞前敵中人云。吾軍器械。臨戰時半爲無聲槍礮。初尚不知其故。後加研究。始知彈中悉實泥沙。至是而東西各報。騰佈此說。倍極譏笑。並有解剖繪圖。以徵實其事者。說者謂此項槍彈。多購自某國。張某經手。貪得回用。斷送同胞軍人。自非人類。可不之齒。而某國忍爲鬼蜮。亦未免太悖人道也。

寫本時憲書

余喜羅舊籍。每過都門。必躑躅於琉璃廠之冷攤。藉以自遣。曾見一殘缺寫本時憲書。紙潔而字特端麗。惜首尾均軼。僅存十數頁耳。書尺寸較頒行本爲大。惟中多硃書。始以爲進呈樣本。後見竹葉亭雜記。乃

知爲御用時憲書也。

鹽鴨生蛋

某孝廉八股八韻。素有斲輪之目。惟昧於世務。戶限外事。往往不加經意。蓋書獃之流亞也。嘗過親友。有以鹽鴨蛋餉之者。深以爲異。揣摩久之。莫知其妙。將以俟博物者而攷證之。後有人自南中歸者。貽以鹽鴨。始恍然曰。數年疑團。至此揭破。吾故謂鹽鴨蛋必有鹽鴨以生之者。今果其然。宇宙之大。眞無奇不有哉。

三不管

三不管者。天津庚子紀念之熱鬧市場也。其命名之故。因各國推廣居留地。此疆彼界。爭劃鴻溝。惟此方隅。均以汙萊不治。未經劃去。而天津官紳。或以昧於外交。或以曾列順民。未便反抗。一主放任。未之過問。此處遂列於中立地位。既不屬東西各國所管轄。又不受中國政府所保護。居民安之。遂以是名。迨後風聲四播。官吏偵爲確實。乃收歸版圖。量加闢除。今則居然一全盛之市場矣。幸哉。

混混

混混。卽南中流氓靑皮之類也。其訛詐多恃蠻力。以詭計取人者絕少。北方風氣剛勁。地理上之關係也。天津瓜果入市。向歸經紀上秤。經紀者。卽牙行領袖之謂也。凡業瓜果者。均應聽其覇持。定價上秤。按斤抽用。鄉民患事。往往忍而受之。故此等經紀。必著名混混。始能充任。然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因經紀而競爭者。時有所聞。鮮果經紀某。漁利有年。家已小康。覬覦之者。遲疑未發。獨某乙不顧。竟往挑釁。甲置油鑊

一具。沸油以待。曰果好漢者。入此。誓必以經紀相讓。不爾、莫來捋虎鬚也。乙曰。眞耶。甲矢之。乙乃邀其黨。使甲署券。甲允之。轉要乙署死無抵償之券。兩相交代。中證當面。乙乃一躍入鑊、無或阻之者。甲即收回其券。將經紀一切。點交乙子。嗣後有與乙子爲難者。乙子亦如法泡製。然從無嘗試之者。此蓋庚子以前事也。至拳亂後。則混混已不多見。半皆助拳而死於聯軍。其倖存者。懾於巡警。亦勉爲善良矣。

地方官深恨混混。然一經拿案。雖百般非刑。敲撲並施。不但無以殺其凶威。轉予以釋放後稱雄同黨。魚肉良懦之資。天津某守。深知其故。凡混混犯案。罪止責放者。反不加責。令薙其髮作偏桃形。即吾鄉所謂歪毛者。穿以紅袴。傳窰娼至。跨其身而兒呼之。迫令其應。不應則撻楚並至。應則立釋。厲行數月。身受者同黨不齒。凶頑者亦深自斂迹。終某守之任。混混之肆毒於市上者尙鮮。

元元紅

津伶元元紅。工山陝調。登場一闋。響遏雲霄。津人士爭相歡迎。幾類狂醉。而北里嬌娃。大家姬妾之爭憐獻媚。以資其漁獵者。更難勝數。後事發拿案。禁習藝所。罰充苦力。其事發原因。聞甚複雜。謂有某當道寵姬。與元伶他好撚酸。巧訴於其主者。轉函審判廳。嫁禍於某紳姬海銀挂以逮之。海銀挂者。本一無甚價値之二等土娼。某紳納之。寵擅專房。喜聽元伶劇。每元登臺。包廂中必有海之蹤跡。如是數數。眉眼引線。金針暗度矣。然某紳猶未之知。及審廳傳海。始悉其奸。遂推出窗月。遵飭送案。而海姬元伶一發堂一監禁矣。聞元伶收禁之日。沿路馬車、人力車之相隨以送者。有十餘起。女伶、娼妓、閨閣。色色俱到。惟禁未數月。別有一紳爲之說項。罰鍰五千金。脫其羈禁。其出禁之前一日。沿街戲帖。已大書特書曰。元元紅紳商

頌演南天門云。

蝎子湯

天津河東某蒙師設帳數年。徒鴉師猴。誤人自誤而已。某日師出。徒張姓捉得一大蝎子。他徒羣集。叫囂爲戲。並以開水泡蝎。盛之以碗。謂爲蝎子湯。有幼徒某因病不與其戲。張嬲之不應。乃嗾羣徒以湯灌之。湯盡乃已。幼徒歸。頭腫身脹。氣息僅屬。父母詢所苦。乃述顛末。翌日毒發身死。徒父母責問蒙師。師懼宵遁。不知所止。後由羣徒家屬歛金止淚。乃寢其事。然天津私塾。自是遂無問津者矣。

錢串子

北方少蛇。卽蜈蚣亦不多見。惟蝎子甚多。蝎毒在尾。倘誤觸其身。尾卽激刺。射毒人膚。立見疼漲。苟中要害。且將致命。惟錢串子則牆陰壁角。到處皆有。並不爲害。北人所云錢串子。像形也。南人初北。頗以爲患。蓋此物在南方。身有毒水。觸之卽發。着膚立生紅顆。重且潰爛。同物異性。造物之化工歟。地理之關係歟。留以待博物者之考證焉。

龍涎香

龍涎香俗傳種種。頗堪發噱。余友王君志一。水產學專門家也。嘗謂龍涎香。係鯨魚腸胃積糞。每獲鯨魚。其得利巨細。卽以積糞多寡爲衡。王君曾出海捕鯨。實地練習。經驗甚多。斷非理想家捕風之談。

雕刻

天津勸工陳列所。有平圓象牙一枚。對徑寸許。一面刻山水一幅。一面刻桃源記全篇。畫師煙客。字學蘇

髯。氣息停勻、非僅襲皮毛者。惟筆畫纖細。須借助顯微鏡。始能卒讀。余管理此所時。嘗存接待室。壬子兵亂前數日。爲原主索還矣。

先瑞卿伯。藏有松子手串一掛。刻西廂記全齣。殿屋人物衣褶。絲絲入扣。而每齣又綴以回目二字。惜蟲傷其二。已非完璧矣。

友人蔣平子。示以湖筆一枝。管刻行楷阿房宮賦一篇。字亦不俗。

又牙匣一件。大比桃核。中藏牙彫猴子八。坐立跳舞。爲狀不一。以牙練分貫猴項。而總繫於匣。練細於毫髮。長幾盈寸。與八猴同裝入匣。匣適充滿。惟須蔣君自爲。否則格不相入也。

請客受累

吳人趙君、作嫁天津、庚戌秋。有以電話招至某南館者、爲時已晏。初擬辭謝。繼以主人爲同鄉而新自關外來者、勉赴之。寒暄未畢。趙遽倒地。痰聲咯咯。氣如遊絲。主人急僱車送歸、延至中夜而卒。趙景況蕭條。且新作齊人。此怨彼尤。東西聲擊、伯仁雖非我殺。爲主人者。其抱歉爲何如耶。

濟南食事中之搶蝦一品。選寸許水晶活蝦、臨食漬以酒醬。入口活跳。始爲佳品。非若蘇滬食館、以二寸許死蝦。縱橫疊臥於盆碟間。其腐味傖狀。令人作惡者也。某君請客。席列此品、有初到濟者。爲是席之特客。偶取一蝦。箸未到口。蝦卽一躍入喉、橫梗氣管內。大肆活動。客大嗆大吐。痰血滿地。延醫無效。數刻而卒。客非濟產。而到濟卽死。且死於一蝦。死法甚奇。殆佛家所謂孽果者非歟。此陸君應言謂余言者。蓋陸君亦座客之一也。

余在津。鄉友甲乙二君。寄榻寓廬。囑謀席地。甲已勉成。乙則尚須有待。甲因招余與乙並及小兒維銓同酌於某南館。興致甚豪。及半酣。乙忽倒撲於地。滿面血污。人事不省。施救再三。始醒。及問所苦。曰無他。醉耳。其血則額角牙齦。爲椅角所傷者。蓋乙以甲事有成。牢騷內蘊。加以席間酒菜爲高粱及辣虎雞丁。辛辣猛攻。致令驟醉耳。

北方之佳食品

蜢子。卽蚱蜢。以香油炸之。鬆脆而帶清香。腹有子者尤佳。余終以爲嫌。未敢食。不能知其眞味。北方老饕則皆嘖嘖哆爲美品。謂味勝蝦米云。

螃蟹。非海產者。大不及太湖產。而肉特細。結油黃亦多而膩。其小者。食館中去其箝腳。留其背脊。如吾鄉之芙蓉蟹式。或炸以油。或炙以蜜。俗爲金錢蟹。雖不大佳。亦別饒風味之食品也。

對蝦。卽海蝦。賣者以對論價。而買者亦不恆單買。故曰對蝦。最初上市時。價有每對索洋一角及一角以上者。逐日跌價。至賤則需二十文一對耳。食宜清蒸。味香而腴。且腦油泛溢。紅等瑪瑙。若更以佳磁器承之。色尤動目。所謂色香味兼到者。若以油炸。則眞味全失矣。南人旅北。往往有切作細膾。用煑湯麵。味勝徽館之蝦仁麵。或蒸晒成臘。蓄作旨冬。則味尤無窮也。

河豚。白疑卽吾鄉之鮰肺。（鮰魚卽小河豚。故云）惟色白而大於猪腎。聞非本色。蓋以法醱而漂之者。食必以匙。入口甚腴。如溜黃菜而無特別鮮味云。

銀魚。長五寸許。色白如銀。全身除兩眼作黑小點外。無絲毫雜色。賣者均置草囤內。擔而叫買。買時魚身

裹凍。狀如高麗細參。作僞者利用其凍。以綿魚相欺。蓋綿魚種類相似。而身量較圓耳。食宜以蛋清攪麵粉塗敷之。用以炸透。佐以西酢。其嫩香肥腴。雖松江之鱸。難比什一。然有以煑作清湯者。則淡白無味。殺風景之舉動也。

鮮蘑菇。大者切作片。漉以鷄湯。味等竹蓀。南人初北。往往但賞其味鮮質脆。而莫名其爲何物者。質平常北人不甚珍視。余眷頗喜之。以油熬煎。謂爲蘑菇油。亦頗可口云。

蒲筍。卽平常製蒲包之蒲芽。或以酒醬醃。或以糖醋拌。沁齒爽口。確爲無上上品。

蘿卜苗。細如蓁荳芽。味畧苦。以芝蔴醬與白糖拌食。無比爽口。

北方佳品。不經見於南者。何止百數。畧舉一斑。謂爲蓴鱸秋風也可。謂爲望梅止渴也。亦無不可。

壬子正月天津之搶殺

余僑寓章家胡同。咫尺大胡同。宮北、估衣等街。前後均被焚掠。而章家胡同。獨未波及。惟眷口鎭夜解衣不敢就寢。及明啟戶。則殘衣。零布。與靴鞋之包紙。遺棄不少。蓋前後搶掠。以此爲運贓交通之道。故獲保全。亦云幸矣。

造幣廠掠後。有兵以小缸裝載銀幣。押令洋車。送至后家後。缸滿溢出。丁噹遺地。絕不之顧。到後。遺於車上者。則給作車價也。

河北仁壽里某公館。眷口細輭。避居租界。僅留粗重。及事定遷歸。則滿室細輭。價值不貲。蓋兵匪藉以窩頓者也。

有匪欲劫陳列所。警士勸止之。得免於劫。

北馬路售品所。有焚斃匪屍。跨樓窗上。作欲下不下之勢。窗適臨街路。經者咸見之。西沽某貨店。匪入强索錢物。掌櫃給令上樓自取。及均上樓。則去梯而燃火於下。燔死者四十餘匪。

有某官署執事員夫婦二人居河北某里。因貧未徙租界。匪至索男子身上時計。不與。槍洞其胸斃之而去。婦雖倖免。然親戚鄰里早避一空。河北一帶行人斷絕。呼天無門。越三日而始獲成殮。

有女子僑裝混入匪隊肆掠甚凶。後經槍斃。外間猶未知其為女子也。

窮苦小戶。多隨匪隊後。以拾其餘。匪亦招呼之。呼曰大家發財。其黠者檢取細軟。其取粗重者。後被搜出。多處以死也。

河北肆掠租界劇場。鑼鼓喧天。座客亦甚擁擠。有寓河北者。聞耗趨歸。至老鐵橋不得過。退歸則租界斷絕交通。突進退維谷。多望火而哭。余友顧君德文亦因阻不得達。幸無家眷。折而避諸余寓。經宵而去。

斬匪咸尸於市。五步一尸。十步一首。東馬路一帶所見尤多。尸腔涓涓流血。頭顱置諸袴中。而以辮繫於腰間。驟望之。若一大包裹然。

有匪號令於金鋼橋者。其母哭之哀。謂其子本木匠。初不欲搶。其媳慫恿為之者。

余眷上下十口。初亦徙避租界。嗣以共和宣布。人心大定。屢接鄉人郵電。敦促南歸。籌辦工場。乃遷歸章家胡同舊寓。安頓眷口。即於是晨趁大臣輪隻身南下。行抵青島。驚悉亂狀。進退無計。旁徨一晝夜。抵申得津寓安電。心始寧帖。是役余雖未親諸險。未經被掠。然此十二時之回腸。逐洪濤巨浪之機輪。以相蹂

躪。其所受亦不可謂非酷矣。

蘇城蟹形

蘇州城形勢如蟹。余幼時習聞是說。鄉先輩每謂蟹性見火即行。故蘇城週圍不能設燈。紅羊犯蘇。城內外增設團防燈火照燿。不半月而城陷。辛亥歲。城中街道。裝設電燈。先曼卿伯父惴惴然謂必有故。初以爲老人守舊杞憂耳。迨竿線安排。革命事起。遂於光復日。開燃歡迎。迄今省城隸爲縣部。而居民生計。商戶買賣。一蹶不復振矣。

吳縣知縣

知吳縣者向無吳姓。歷攷掌故。信而有徵。蘇人更有一非謠非讖之讕語。謂吳縣不得以吳姓者知縣事。叩以故。則又茫無所對。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辛亥官吳縣者。爲吳次竹熙。人皆嘖嘖焉懷疑忌。及光復。其言始驗。於是益授迷信者以口實。

末代宰相

陸文端初魁天下。衣錦歸來。里人爭識。有髡鉗者藐之曰。是末代宰相耳。時際盛平。初無置意。及公大拜。國勢日漸。已有泥髡鉗語而竊竊議者。民國蹶起。清室爲墟。三年而公薨。以大學士、太保加太傅銜。賜謚文端。靈輤發引。由京抵蘇。凡里人之往奠者。莫不怦然於當年髡鉗之語。曰末代宰相。末代宰相。

吾家之蓬仙花

道光辛卯。予家蓬仙花。高逾屋脊。五色斑爛。遠近喧傳。爭來訪問。羣以爲妖。及明年。曾大父學易會試第

一。始有以爲瑞者，獨曾大母怏怏謂人曰。瑞止此乎，後曾大父以戇直忤同鄉某宰輔。終身一主事。未嘗有所陞遷也。

蘇州兩陸狀元

崑山陸元文。(本徐姓後歸宗曰徐元文)爲清代吾蘇最初大魁者。厥後胚胎狀元。連綿不絕。至光緒甲戌。元和陸潤庠掄元。而遂無復魁天下者。計有清一代。蘇州一郡。而狀元以兩陸姓者相終始。亦可謂會逢其適矣。

高心夔

邑中某紳性多忌諱。最惡尼。某年某日。出門賀年。纔過影壁。突遇老尼。拂輿而過。紳觸忌諱，命僕拘尼持片送縣。請予重懲。時邑令高心夔下車伊始。力標風厲。及接此案。莞爾曰。雖不能得罪巨室。亦未可法外科人。無已，如是可耳。亟坐堂。皇責尼曰。出家人理應靜修。元旦日僕僕道途。決非安分。不予薄懲。難肅清規。令以蘆席枷鎖尼。發號於某紳之門，每遇紳出。尼必號哭跪求。紳以忌召忌。不得已轉欲請釋於高。高不允。及元宵過去。新年闌珊。高乃慰而釋之。

儉德

吾外曾祖吳公。經商數十年。所設行號。悉託他人名下。不令家人聞問。曰無使知我有餘而託以浪費也。居家極儉。食指雖繁。家用錢月封數千文。嘗患病。號中經理相訪，外祖春霆公以無錢延醫相告。經理詫曰。家中無錢。豈號中銀錢。非君家者乎，至是家中始知公開設行號在外也。

太勃爾

庚子以後。競言洋務。官場末秩。以一語而膺憲知。得優差者。不可勝計。有某令需次蘇垣。際遇平常。惟人物口角。確係漂亮一流。而參軍工語。且曾卒業於潑拉瑪者。(英文初學書)時撫公某苦於交涉。亟欲遴選洋務人材。用作臂指。惟宦海浩淵。苦無標準。不得已於接見僚屬時。諄諄以學習英文爲勸。適某令隨班請見。越衆自呈所學。鋪張揚厲。不可一世。撫公指廳事方桌。詢以英語何云。則對曰太勃爾。(桌也)撫公首爲之頷。明日藩署掛牌。某令已札委洋務局幫辦矣。同僚豔而妬之。羣以太勃爾贈爲徽號。官廳茶寮。播爲美談。後令別以風流公案鐫職。而徽號亦因以取消云。

朱舉人

吾邑朱舉人。隱其名。素行無賴。有忤之者。輒受其詐。蓋以土豪之變相。而執破靴之牛耳者。然有俠氣。對於四窮。每以魚肉所得者週恤之。凡刁商惡賈。苟有不遜。遇之者必無幸。其嬲人之術。每以滑稽出之。隨機應變。能令受者吞聲不敢或辯。談者津津。惜多遺忘。緬錄數則。皆其惡劇之一班也。

吾邑食麪館。爲點心鋪之一種。凡顧之者。必先餕以蛋皮湯一甌。名曰單湯。主顧會鈔。每於正價外加給二文。謂爲小賬。蓋包括熱手巾在內者。非單湯之代價也。朱嘗赴麪館。單湯已過。麪久不至。負氣而出。鋪掌邀之曰。單湯未可白喫也。朱曰。單湯賣乎。曰唯。曰二文錢耶。曰唯。付之而去。明日集其徒黨。麕集該館。滿佔客座。各輸二文。大索單湯。一甌既盡。更呼一甌。連續不已。鋪掌始知忤朱。服禮而能。然是日座賓已無一人。蓋懾於朱威而避之者半。座滿無隙而去之者半也。

有鄉人擔糞者。誤濺朱衣。朱呵之。鄉人不服。曰我重挑、爾輕身。爾宜我避。何反怒也。朱改容曰。誠然。但爾如此重挑、前途高梁、如何得過。設再濺人。恐將拳爾、不能如我之恕也。我素行善。當助爾。吾兩人盍以前挑扛之過梁、再以後挑過去。然後爾自雙挑、庶可無虞。鄉人感之深。口誦善人不置。朱暗嗤之。揎衣聳肩。此呀彼吁。前挑安然過梁。朱曰。後挑我力難勝、爾自爲之。飄然而去。鄉人兩挑滿重。分置兩處。中隔高梁、獨立徘徊。正無措手。朱已折回、望而哂曰。我宜爾避也。

磁器鋪有花瓶二。朱欲購。索價過巨、朱許以四百文。鋪夥曰、四百文買瓶乎、既而哂曰。此亦足兩耳之値也、蓋瓶固有兩耳者、朱無語。袖出錢包。擊去瓶耳。置錢四百文而去、

朱於茶寮啜茗。被竊小帽、喚博士使償。博士曰。客識字乎、衣帽物件、各自照管。倘有遺失。與堂無涉。非高標於牆乎、客休矣、毋相溷也、朱頷之。數矚牆壁。起呼博士、與以錢十文。曰爲我取混沌菱來、時正初春、菱角尙無秧米。博士以爲癲、哂之曰、此豈賣菱時乎。朱指牆上賣菱價牌曰、然則高標者。不足憑耶、博士知其爲帽也、償之乃已、

盛夏有重孝人服紗羅者。脫置茶寮衣架上。朱以己之布衣易之。洋洋欲走、重孝人告以誤、朱不應。喧爭不已。旁觀者咸證其誤、朱索證據、皆謂目覩彼穿來者。朱曰。汝曹蓋相串以詐我耳。試問彼熱孝在身、豈有服紗羅者乎。悻悻而去。人有知其爲朱者。勸不與較而已、蓋是時功令嚴、恐因以張揚、轉至訟凶也。

縣令某、素驕蹇、每出必假寐輿中。朱謂人曰。我將使之醒。且降輿焉、翌日令過狹巷、輿止不前。問故。左右曰、朱舉人跪當道拾錢。聲言救駕。令素諗朱黠、恐爲所中、急飭左右代拾。而已則降輿拱之。蓋朱預袖百

錢。擲以阻鹵簿者也。

管茂才

管茂才、素不羈。而尤惡迷信。値其表弟回煞。吳俗須於是日以亡者衣服鋪置牀上、覆以被。一如臨死狀。而召羽士唪咒。謂爲召亡、管預臥被中。羽士至、其主者正唪咒間。覺被中有異。目視他羽士。羣作疑訝狀。鼓鈸聲爲之驟亂、主者急高聲誦咒。手招符訣、以令牌擊案。似欲藉以鎭壓者。但令牌一擊、則被中一動。三擊三動、並作欲起狀、羽士皇遽、撇其道具狂竄而去。

賴債

滬上某公、手段闊綽。聲勢赫熠、某年年關阻隔。周轉不靈、索逋者躑躅門限爲穿、乃令駕車擇熱鬧之區。往來馳騁、途遇債主。則手揮目送、若謂卽刻送償然者、人亦以爲驅車通途。斷非賴債行爲、靜待光臨。乃更轉星横、足音渺渺、及晨光熹微、則已藍頂花翎。隱約於鞭影蹄聲中。作賀年新客矣。

吳中某公子。好狎邪、倚紅偎綠、博取廣徵、以故纏頭所擲、逾其所有之額。歲闌無以爲計。乃先一日至其所狎妓家。一一約以不得到府。除夕夜午。准自送償。並喫司菜。司菜者。妓寮廚夫。年例燔送菜肴。藉博妓女秋風。而妓女轉以供客。蓋償諸廚夫者。卽間取諸客者也。及期。擕元寶二。乘紅勒輿。遍走各家。每至一處。必曰忙甚。刻纔得暇耳。乃指元寶喚輿夫進曰。爲我兌銀元去。我在此候。輿夫則曰。小人不識銀色。大年小夜。恐受錢鋪欺。請自去兌換也。則怒曰。汝輩祇知要轎飯錢耳。此戔戔者。替不得公子耶。無已。自去耳。旋囑妓家云。兌換卽來。任如何必到也。乃起身去。計遍所狎。歸逍南柯。栩栩然新年之佳公子也。

城嘯

上元中元下元。舁神出巡。吳俗謂之三節會。每逢是日。富者則放棹三塘。其次者亦挈侶虎阜。士女紛闐頗有空谷空巷之概。某年上元。金閶門下。擁擠至死者數十人。並有一輿被擠在內。久不得出。輿毀而人斃。亦可慘矣。聞前一夕。附郭居戶。陡聞長嘯。聲宏而淒。聞者膽落。更定後。又有語聲、笑聲、叩門聲、及狗嘷聲。嘈雜不一。晨起相問。滿街一致。並有起身啓戶數四。不見一人者。旁晚事出。始知妖之有由來也。時余在蘇。言者鑿鑿。而余友顧君石甫。以是日出城。故先夕住居附城舖家。尤所親見親聞者。

開元寺石獅

邑開元寺。古刹也。門前石獅雙蹲。中一以石擊之。嗡然作聲。若腹中空空如者。據云紅羊前。寺鄰夜聞吼聲。初以爲獸。並不怪異。繼於月夜見有巨獸跳舞。且北向而拜。悟爲石獅作祟。告諸寺僧。而以鐵鍊鎖之。其怪遂絕。事屬無稽。姑妄言之。惟擊聲空空。余親嘗試之。且兩獅石質形狀。並無歧異。而擊聲迥異。亦誠奇矣。

周孝子祠

吾鄉有周孝子祠。不詳其歷史。惟年逢春秋。地方官向親致祭。後吳縣某令。蒞祠主祭。見杯箸倘左。詢諸廟祝。則曰、孝子生前果爾者。令曰。天下父母。未有不教子以右手者。今其倘左。是已違犯庭訓矣。不得爲孝。因以撤祀。聞者咸是令說。而令亦頗以自負。然以余所聞。有謂孝子早喪父。其母果左手爲食者。有謂廟祝誤設杯箸。懼遭申斥。飾辭以對者。二說是否。姑不具論。惟令不加調查。驟撤祀典。未免予智自雄耳。

倘循是以臨民。將不勝其草菅矣。

寶林寺牌坊

寶林寺。名刹也。寺前有木牌坊。相傳曾栖鳳凰。至今凡鳥。不敢棲止。余初未之信。後屢過其址。雖四周呀啞。而牌坊上不見片羽。亦奇事也。

奉上金元寶

江蘇藩司。每屆新任。初次開庫放款。其平餘之奉官者。庫吏必搜集新寶五枚。諛詞以獻。曰奉上金元寶。蓋寶爲奉賢、上海、金壇、元和、寶山五屬所解者。

常招金元寶

新年接財神之風。吳俗最盛。而錢店尤爲愼重。每於正月初四夜。氍毹貼地。爆竹喧天。神龕供桌。除香馬蔬果外。天平砝碼置於右。算盤賬簿列於左。居中則供繫新元寶五枚。蓋於年前預覓四平八穩。銀色最高。而自常熟、昭文、金壇、元和、寶山五縣所冶者。謂爲常昭金元寶。以昭作招。取作口采也。

壁蝨大王

吾鄉謂臭蟲爲壁蝨。蘇金橋有壁蝨大王廟。門閈上煌煌六字。爲宋封皮場大王。中供石像。衣飾甚古。十餘年來。香火甚盛。凡患臭蟲之家。燭香往禱。媵以紙馬。並拈一臭蟲。以紙包裹。壓於香鑪之下。蟲卽絕跡。余未試驗。不遽之信。而禱者每神其說。近有王姓往認其像。謂爲王家某世祖王某某公。蓋王姓祠址。與廟爲鄰。尙有迹象可尋。惟當時傳訛附會歷史。迄未證出耳。神道設教時代。杜十姨嫁伍髭鬚。固未足爲

異聞也。

鴨子金

曾記幼年就宋師顧儔先生讀。師從市上購一光鴨付廚開剝。而鴨脤中雜有金屑二小片。約重分許。成色極佳。確非沙金。且面甚光滑。一似消化致之者。特未識此金原物爲何。而鴨脤何以有消化金質之功用耳。

黑米

己亥春。吳下喧傳地生黑米。初不之奇。數日後遍地發現。俯拾卽是。貧家兒且有攜筐叫賣。以饜人眼福者。余家庭院。浮土中發現亦多。且半經余手。米色黑如炭。顆粒無恙。質堅如常米。中斷之。色亦與表面同。賁之。微有黏性。而不能成飯。化之。爲純炭質。畧含阿莫尼亞耳。諸啄類來。爲妖爲瑞。各是其語。而報紙則多主災異。有謂天雨者。有謂地產者。惟某報獨排衆議。謂爲米囤經火。未之經意。至此發見。適逢其會耳。余折衷諸說。硏究旬日。終未能得其平。曾與某報駁復數次。謂天雨地產。縱非確論。而米囤經火一說。實不足以折服衆議。余曾親手發現者。至余家庭院。從未囤米。亦未經火。且建築亦僅三五年耳。

術士

何君巨門家。某年突來一傖。絕無所言。惟取廳事茶杯覆几上。並取大靠椅以（俗謂太史椅者。重約二十餘斤）前足直置於所覆杯底。兀立不動。約刻許。取下。然後聲言能治百病及算相等事。喋喋不休。時何君外出。眷屬震駭。給錢數十文而去。此物理學重心在倚點之理。固無足奇。惟理學士講堂試驗器械

應手。且不能立時合度。彼無所依傍。舉手即得者。我無以徵之。徵之曰術士。

嘗在茶寮遇術士。攜布袋一。謂算人祿壽。百不爽一。且能知人名號。及其生年月日。惟須有緣。始爲推算。蓋所算命紙。已於隔夜推出。藏諸袋中。即俗所謂隔夜數者。余年幼好異。而同伴許君。亦慫慂之。術士乃囑余任以一紙。寫名號及生年月日。團搓而自握於掌。不令彼見。彼端相余手數四。曰有緣。隨於袋中取紙包付余。及開視。乃一命書。某年如何。某年如何。已過事大致不差。未來者半屬恭維。江湖口訣。無甚奇異。惟余名號及生年月日一行。爲最可驚人者。上載馬仰寓。即馬仰禹。某年月日生。即某年月日生也。蓋余自寫名號。及生年月日時。將禹字寫作寓字。而假造一生年月日以欺之。不意其命紙上果標而出之者。其理如何。誠不可解。後予以錢。則曰。君命本月應得發財票。請給錢五百文。當以號碼相告。余以汝自去發財可也。則又曰。晚間須點燭。將命書燒化。否則我術將不靈云云。余恐遭詐詐。別給錢數十文。付以命書。囑代燒化而去。由前而觀。尙不失爲術士。由後而觀。直一詐詐無賴而已。

說夢

予幼年體弱。喉痛成痺。醫生斷爲不壽。先慈吳太君憂之。日夕禱告。夢寐耿耿。嘗於除夕。夢余喉病甚危。勢將彌留。正徬徨間。似有人謂曰。夫人能戒慘殺。則此子當生。太君意似躊躇。則又曰。夫人試思其所嗜者可耳。太君悟曰。然則戒食油醬蟹耳。言已而寤。自是吾家戒烹油醬蟹。而余病亦不復發。惟親友知吾太君之嗜而烹以相享者。則仍飽饜也。吳下以蟹斷作兩截。糊以乾麪。油炸而以五味烹之。謂之油醬蟹云。

錢塘戴文節公熙應道光壬辰會試榜發前一日夢入劇場場上正演綠牡丹笙管未終有馬騾出直撲公首。一驚而覺翌日榜發公列第二其會元吾曾大父學易公也及通刺公首語曰君何相驚曾大父茫然不知所謂後以夢告相訝爲異云。

余寓申數年從未一經廣肇會館但曾夢兩至其地醒而問友述其內外建築狀一一符合迄今十餘年。與此館曾無些子瓜葛未識將來與有關係否耳。

牙牌數

湖北籤捐彩票發行後財迷者趨之若鶩某年元旦蘇垣各票店有馮姓寓公徘徊其間久無當意店夥詢以所欲則曰須號碼末尾爲七十二者夥乃代覓全張故昂其價詢其住址姓名成交而去及發表果得頭標店夥往賀索酬並求所以覓取碼尾七十二之故馮曰無他吾晨間卜牙牌數得句爲七十二戰戰無不利耳。

打印

余友戴君夢鶴家嘗於夏夜晾衣忘收及明見衣襟上有方印一徑二寸色則非朱非墨字亦不隸不篆大類蝌蚪後聞是夜凡晾衣未收者均有此印而百里內豚豕肋下各去毛一處蓋有方印吳下居民遂相戒不食豬肉謂將行瘟者久之亦無他異或謂白蓮餘孼將借以煽亂人心於中取利也其或然歟。

祕方

蘇鄉吳儂橋有鄉人爲牛角觸撞腹裂腸出呻吟未死圍觀甚衆有謂送醫院者有謂請傷科者議論紛

紛。莫衷一是。有老農獨排衆議。謂有祕方。用少年頭垢。敷諸腸上。立能縮入。一言未畢。垢已盈握。蓋旁觀伎義。爭相搔刮而得者。遂塗附之。然不見效。乃送天賜莊醫院求治。醫生謂垢穢中毒菌傳入。臟腑已腐。不能療矣。惟初非死證。誤於祕方耳。

嗅癮

南海李山農觀察。喜嗅雅片。常屬門客。爇煙作鬆泡。就鼻嗅之。數十年未嘗或輟。偶一失時。則涕淚交下。而每日所費煙資。較吸者尤爲加巨。蓋李一人之嗅。足供門客二人之吸云。

記王鐵如姻丈云。橫塘顧姓嗜煙。有鼠據伏帳頂。嗅其煙味。日以爲常。顧或他出。則鼠必嘷叫奔突。屎糞狼籍。顧姓患之。俟其伏嗅。以煙籤遽貫其腹。旋即放之。以爲不再來矣。明日復來。顧乃捕而投之於河。

胎異

朱某、邑之孝廉也。其封翁老年無出。禱於邑百杳橋之觀音殿。夢大士授以楊枝而寤。後生孝廉。惟生無穀道。洗三後排泄不通。淹淹欲絕。乃重禱於大士。翌日微露肛門。如被刀割。雖纖細如蚓。而排泄有道。生命以延。少長偶食不消化物。則一痾之難。甚於婦人之坐蓐。曾因誤食枇杷核一枚。而臥蓐者數日。孝廉初受業於先醫生舅父者。故知之綦詳。

何媼、不詳其生產地。記其爲一鄉媼之傭於予戚串家者耳。媼身材髮膚。無甚異處。惟食官特小。齒舌排列。一如常人。而上下脣之距離。僅容一櫻桃之出入。想樊素櫻口。恐難專美。每遇食物。必細加臠割。以箸夾入。而後咀嚼。據云他無所苦。惟枵腹時。有物不能驟食。涎流滿頤。殊難爲情耳。予兒時喜以食物餽媼。

媼頗噢咻予。從不以爲忤。媼多子孫。昔常往來於予家。十餘年來。予挈家南北。已絕不聞問矣。

某年哄傳獅子林有連童。爭相往觀。余亦投資以入。二童年齡相若。肥瘦亦相差無幾。惟眉目不類同胞。童甚活潑。互相厮毆。攜之者謂係父母。據云一人飲酒。二人並醉。試之不驗。有客欲觀其異處者。則更須投資。其實並無所異。惟腰間皮肉連接。約三寸許。似有斧鑿痕。故見者多不以爲異。而以爲慘。時吳令馬公漁珊。微有所聞。喚之內署。以言唔童。童謂被人拐掠。刀剜其肉。以藥連接。致成此形。惟現在攜之者。雖非父母。確係價買。且相待尚厚云。令爲之慘然。籤票提其所謂父母者。則已逃去。二童如何。後亦未之聞也。

有孕丐臥土地祠。呼痛兩晝夜。產尺許枯木。落地旋轉而扑。他丐取以焚之。其燼餘與木炭無異。巷談謂爲木偶所感而孕。然無有研究得其實者。

邑元妙觀有江湖賣藝者。攜一童。年約十四五。背生肉鱗一簇。作鈍三角形。等邊大幾六寸。鱗狀似穿山甲。而隱有血紋。賣藝者逆而批之。童楚若不勝者。每袒以示人。則青蚨飛集。予少年選事。曾特輸數文。一爲撫摩。確知其爲天生而非矯造者。亦可異矣。

歲乙巳。旅蕪湖長春棧。同旅有錢姓者。似爲宦途中人。其左耳倒置。輪廓宛然。聽覺亦無異常人。館僕好奇。以詢待詔之曾爲客取耳者。謂耳之結構內外無不顛倒。而耳輪上有針孔一個。似爲天然之胎異云云。

張家口民趙吳氏。坐蓐產一圓物。剖之得一男孩。垂眉趺坐。合掌作呼喚聲。父母謂爲佛菩薩降生。甚鍾

愛之。及長。了無所異。且極惡僧。於佛尤甚。

患兔脣者。每缺於上。予曾見有缺於下者。自下脣平分至頷。每逢食事。其翕張之狀。見者每爲噴飯。然於彼當無所困難。惟飲湯啜水。則一滴入口。卽順流而下。有調之者謂曰。一滴何曾到五臟。此人家世頗高。文字亦優。言論間每引以爲愧。聞後經西醫爲之補綴。迄已完人矣。

邯鄲縣吏王某。其祖顱頂作長方形。帽非定購。不能貼合。其父得遺傳性。亦畧異常人。再傳至某。變遷作卵形矣。惟前後顙塊然突出。仍異尋常耳。

陸奇生。直隸深州之鄉農也。額間有一凹形。儼經斧鑿者。兩旁又聳起若山。全顱形狀。宛如世傳之魁星。牙亦外撩。墮地不哭而笑。其父母欲棄之。鄰里勸乃止。因名之曰奇生。初亦從師讀。師泥其狀似魁星也。頗屬望之。然魯甚。三年不能識百字。因棄讀而耕。爲人渾噩無爭。予與邂逅。椎然一老農也。

文登縣差趙升。有子曰三兒者。兩手屈曲如雞爪。指甲皮膚。無一不類。飲食以匙而不以箸。匙把闊大。始可把握。年十三。臟脹而死。

潘君斗南。右手拇指作駢形。君謂伊外祖右足駢拇指。至君已三傳。是殆遺傳性之證明歟。

妖異

內兄施君卿雨。賃居倉橋浜。初無他異。數月後。屢見怪異。桌椅無故自動。箕箒飛舞堂前。一若舉屋中所有者。無不爲怪。余往慰之。親見有火爍然。空懸室中。久之嘩然一聲。自東而西。復西而東。恍如穿梭。余爲大駭。力勸遷居。未一年而卿雨作古。

庚子前北洋大學。時有怪異書籍儀器。無故淩亂。學生牀帳。往往㷟然着火。亟往施救。則又一無所睹。飯食中死蛙腐雀。日有發現。西教員某力其闢妄。詈爲迷信。翌晨。齋僕灑掃西教員於室外之廊地。擁衾酣臥。亟喚醒。問之迷惘不知所以。自是向之悪詆迷信者。稍稍有所顧忌矣。

周君仲蔭。嘗有磁碟八件。疊置桌上。半夜忽作巨聲。如有物撲碎之者。視之無恙。偶一移動。則破裂如碎礫。翌晨得上海電。則渠兄栽伯先生作古矣。

平湖伍蓮生君。畜一貍奴。其祖母愛之甚。眠食與俱。貍亦甚馴。惟每當昏黃。必匿跡廳事。作馳驟聲。少選。則又呼嚕於老人之側。初以爲捕鼠耳。聽之日久生疑。因而瞯之。則貍奴方大肆筋斗。或正或反。不讓孫悟空專美於前。正皇惑間。貍覺而遁。明日仍如之。乃捕而縊焉。是年其祖母死。合家顛倒。伍亦大病幾殆。

余年六齡。先君見背。時賃居城西之鹽倉巷。居多妖異。余腦筋卑弱。恐怖尤甚。每當日下。卽依依母肘。不肯或離。母噢咻余。百端慰藉。偶有所見。禁人傳說。每見傭媼切切私語。余母必努目以止之。然默察余慈母於哀慘之中。時露局促不寧之狀。蓋余祖母以恐懼故。攜余姊避戚串家。僅存余母與余及余三齡之愛弟耳。余欲有所慰余母者。而不知所以慰。欲有所問。而亦不以余告。厥後遷徙其巷老宅。年齒稍長。余母始將妖狀約畧語余。余猶記最可怪者。述之如下。

新年祖先行樂前。所供蜜柑。有大狐捧之而食。見吾母至。人立而拱之。驅之洋洋去。如是者數日。及柑罄。乃不復見。

竈鍋之底。柴灰結成梅蘭等花。異常生動。屢去屢生。

先君於大除夕見背。故正月二十七爲四七之期。俗謂四七遇七。座臺連接。（座臺靈座也）苟於是日午夜。將座臺四足。踞斷少許。則可以禳解。吾母乃飭木匠杜某徇俗爲之。正鋸間。突有蓬髮長人。猛擊其腰。大呼疼痛。合家驚起。詢以所苦。則已噤不能言。延一日夜而卒。

有女子自吾祖母房出。詢諸不答。逼視之。避入牆。牆上現黑影一團。薄如籠霧。濯之不去。五日而沒。

陰兵

光緒甲申夏。吳下盛疫。喧傳城外。每夜有火光一片。色作綠色。繞城而行。光中隱有人馬雜踏聲。好事者登城瞭望。謂爲陰兵過。余初不信。久之城內各街巷。深夜亦有所聞見。先瑞卿伯曾於門隙窺之。據謂一如所傳。而光中且隱見馬蹄起落狀。余以慈母禁阻。不獲一闚。深以爲憾。

鬼喫飯

記髫年就學陸師守墨家。冬夜晚膳。盛飯入口。味等糟粕。鬆而且爛。同座欲嘔。初謂宿飯變味。繼詢廚媼。謂確係新發諸鍋者。惟開鍋時。燈火驟碧。而竈隅有霍霍食粥聲。聲甚煩碎耳。翌日午晚二餐。仍如昨狀。聞者謂爲鬼喫飯。師家或將有不吉。明年蔭之太夫子仙去。妖豈有由來耶。

煞神

李君季眞夜行。就牆隅小遺。偶聞哭聲。鼓鈸聲。相間雜作。知爲送煞。正皇惑間。忽見一蓬首長人。行步踉蹌。面目模糊。自牆角相逐。驚極奔至家。卽發大熱。而骨節寒冷。如墮冰窖。未及一晝夜而卒。人咸以爲衝撞煞神云。

紙轎役

邑朱家園兵燹後。曾以爲刑人之場。靑燐白骨。過者輒爲膚粟。以故陽烏西墜。人跡頓絕。蓋咸以鬼鄉視之者。某傖於中秋夜。乘醉踏月。忘其所以。逕入其地。朦朧間似有一狀似轎役者。由對面來。遮其前途。欲東則東。隨欲西則西。阻久之。傖憊。氣逆酒湧。哇然一吐。穢物直射對面人身。立見此人體漸縮小。倏然倒地。傖大驚。酒亦頓醒。俯而檢視。則一紙翦轎役。滿沾吐物。蓋喪家焚化紙轎之燼餘也。按吾邑風俗。凡人彌留。家人必焚化紙轎。附以二役。謂藉免亡人步行者。

大眼

歲壬寅。東渡歸。周君仲蔭。邀作禾遊。初主秀水小學堂之皐比。學堂假城之精嚴寺。寺甚深遠。余寓其廊。去禪房非近。而下榻者僅余與二役耳。某夜睡醒。見窗紙外似有物。閃閃作金光。亟呼僕。一僕囈不能語。一亟起。覘覘狀而匿。謂有兩大眼。巨幾塞窗格之二。且向內噓氣。余起啓扉。而物倏不見。明日告僧。且登屋察視。疑爲賊。而絕無痕迹。其一囈語之僕。榻近窗。適當其噓。據云。心殊了了。惟腦冷作痛。不能動作耳。後數日。余入縣學堂主教物理等科。乃遷去之後。亦無他異。

紙人

光緒初年。白蓮遺孽。翦紙作人。咒使爲祟。能夜入居戶。魘人至死。吾鄉謂爲壓虎子。不知所自本。擾擾累月。城無寧戶。久之始有爆竹魘勝之法。法頗驗。有某宅燃放爆竹。轟中紙人。虛空墜下。長僅尺許。以尋常黃紙。墨印面目衣褶。而摹翦爲人形者。其製甚粗。惟血點斑斑。作殷紅色耳。神乎其事者。謂爲魘死一人。

則見血一點。余不以爲信。蓋術士固有嚼舌噀血以行法者。然自是而其法已破。門角牆陰。時有虜獲。付之一炬。絕無他異。先君嘗於白晝。聞牀頭悉率聲。尋獲紙蛺蝶一雙。斑血未乾。撲捉時猶作翩翻舞。是又行法者。以紙人破獲。變道以售其奸耳。

江輪扒手

癸丑作萍鄉行。乘輪至漢。購房艙票。艙位故有二。乘客擁擠。則例得以他客併入。余同艙陳客。適爲船上司賬之友。余初無伴侶。得此殊以爲幸。抵鎭江。余口銜雪茄。散步艙面。藉吸空氣。正拽門欲行。突有掣余雪茄而去者。急追之。至艙面。忽回首顧余詫曰。誤矣。吾與王三戲耳。返余煙。倍致謙恭而去。余回至艙。則陳客正與茶房扭住一人。以拳腳酬其雞肋。陳客告余曰。君出艙。此賊即乘間開門。搜君枕邊皮包表洋。均入其橐。惟伊志在竊物。不虞門左鋪上。尚有余在。因俟其出。喚茶房捕得之云云。乘客有勸付賬房。交鎭江地方官者。余不願。縱之去。蓋搶余雪茄者。爲其同黨。相串以行其調虎離山計耳。

口技

余昔年旅滬。遇一操口技者。耗銀一毛。令獻所長。其設備與尋常者無異。奏技之初。隱聞雞聲。由遠而近。由稀而煩。有老婦作乾嗽聲。帶微喘。頻喚寶珠。一女郎呼欠嬌應。並喚妹醒。起牀穿衣梳洗。俄而紗廠烏烏放汽。姊妹抱怨失曉。老婦料理食籃。催促出門。雇坐小車。車夫爭價訖。小車自近而遠。下車進廠。司事呵女郎到遲。不令工作。女郎哀懇。另一司事作調笑語。勸止之。女郎入廠。機聲軋軋。正熱鬧間。忽有大聲呼火起者。於是警笛亂鳴。男女號哭。水龍射水。巡捕呵人。聲聲相應。驚心動魄。雜亂中。遠遠聞吾的寶珠

吓。一聲未了。全堂寂然。口技者執其道具。領錢稱謝而去。然傾聽者。猶戀戀於寶珠之生死也。

手技

吾鄉有賣藝者。手持紙裏一。破摺扇一。紙裏中除不規則式之紙片外。一無所有。每當夕陽西下。于于而來。予以錢數十文。即允奏技。其技僅恃兩手一扇。左右翕張。而以紙裏中之不規則紙。於手與扇間隨意裝置。背燈取影。令觀者注目牆壁。而種種迹象。湧現壁上。恍如活劇。絕無呆滯之態。余所見爲一老人驅一兔。兔遁。老人追之。兔入一罏。老人碎其罏。兔復出。以頭撞老人足。老人顚。緩緩起立而畢。

昆蟲之能力

吳茂才子綸。性好弄。而腦筋特銳。於理化學初未涉獵。頗能知其肯要。喜捕昆蟲。以研究其能力。比者因事旅浙。無意相値。他鄉遇故。夥其聯牀夜話。商量邃密。奈睡味曹騰。記憶不良。僅就尚未遺忘者。錄之如下。

有殼黑而硬。狀如地鼈者。尾有一小囊。囊生兩鬚。杭人謂之醋蟹兒。捕捉時。其尾鬚中。即發出酸味一縷。恍如醋酸。雖爲物渺小。而氣味則可騰滿一室也。

蟑螂喜追蜈蚣。追時以鬚亂點其身。則蜈蚣即僵而體空如蛻。

蜘蛛能剋蜈蚣。凡受蜈蚣刺傷者。捕蜘蛛以其口就傷孔。則伏而吮之。立見腫消。屢試不爽。

蠅爲蠅虎捕者。死即如蛻。蓋已吮盡其脂膏矣。

螟蛉作蛹。必先捕小昆蟲。藏諸密處。伏而鳴之。五日成蛹。其所捕之昆蟲。以小蜘蛛爲多。而藏處則以筆

管。或細竹管爲多也。

燕窩

燕窩產絕壁。採捕非易。業此者。每尋鮑魚爲導線。蓋燕窩下。必有鮑魚自海岸起。緣壁而上。相離數尺。則銜伏一介。捕者先持鐵鏟。輕擊鮑殼。鮑即緊吸石壁。其勁甚大。乃足踐其一。手持其一。陸續緣之而上。燕窩既得。即順緣而下。隨下。隨將鮑魚鏟去。故每獲燕窩。所得鮑魚。值亦稱之。

鐵羅漢

鐵羅漢爲長生砂礫中之昆蟲。傷科青囊中。視爲要劑。每伏巢。必先於砂面旋轉。一旋即深入砂中。一二尺不等。捕之者。但覓砂上有凹狀。畧作旋螺形者。掘之即得。

蒙古住戶

蒙古家屋頂圓如瓦窰。室中亦間有土坑。然襲牛羊皮於平地者居多。平時父子姑媳兄弟姊妹同夢於上。屋隅常有大陶器。滿儲牛酪。甚白淨。蓋資以飲食者。其食也。無兼味。以小米雜牛乳而已。然此猶生計稍裕者耳。貧窶者無論已。

蒙人妝束

蒙人妝束。男子無髮而穿袍褂。與近時翦髮不易服者相似。惟服多紅黃色。其袍之兩旁挾手處。油膩可鑒。蓋手把肉食。不復洗滌。故其狀凡居京津間者多能見之。女子亦穿長袍。上中流仿效旗裝。下流則頭覆三角巾。惟身穿長衣而已。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握教權勢力等於歐洲之教王。其權力可以生死人。故蒙人奉爲神聖。求所以媚達賴者。無微不至。雖祖父之親妻子之愛。達賴有所頤指。欲如何則如何耳。不惟不忤。且以爲榮。達賴每屆放頭大收賄賂。放頭者。如內地戒幢之水陸勝會。然屆時善男信女爭輸金錢以邀達賴之一盼。其輸金多者。可得達賴摩頂及木槌擊顱之典。凡被摩者。人皆嘖嘖榮之。其得邀槌擊者。雖顱墳如卵。不敢聲痛。甚且私相慶幸。蓋謂是年順利。可免災眚。不獨藉豪閭里已也。

喇嘛廟

喇嘛廟多壯麗。廟中徒衆。視其廟之規模。以定多寡。主者喜奔走官場。善酬應。與內地勢僧氣味不相懸殊。廟之形式與內地相彷彿。亦有建於有趣味之山谷間者。其城市之廟。位置似較崇。而俗則較甚。主僧面多肉。徒衆則有菜色。然所餵之犬。則又肥大。余謂爲專制國之影子。當知非誣。朝陽城喇嘛廟主者姓潘。人皆以潘大喇嘛呼之。余往瞻禮。頗承接待。以所藏古玩相炫。書畫絕少。玉器較多。且無甚出色。亦可想其俗矣。

風水

蒙人惑於風水。故鑛產雖富。多未開採。即發現鑛苗。亦禁止採拾。建平縣有土名貝子府者。（因該地有貝子府故名）產天然磁石及金石兩種。余調查及之。走商縣令。轉索一枚。歸備陳列。久之不報。及詢其故。則謂貝子府方以此二種石爲府中興旺之兆。未許採取。破壞風水云。

蒙地

蒙地荒僻多草。關外謂爲草地。地產蘑菇。大者徑尺許。土人發掘銷售。獲利頗巨。地方權蒙古自主。惟內蒙古之報效我國。與我國借地設官者。其領土權均操諸我。至糧賦正供。則未經報效者。不我輸也。

牛奶磚

蒙人以牧畜爲生。飲食起居。不離牛羊。而牛奶尤爲飲食之必需。故彼中有奶豆腐牛奶磚等食品。奶豆腐者。卽醇牛奶凝成固體。形似豆腐。而白嫩過之。奶磚。卽奶豆腐歷久晒乾。質堅微黃。而大小厚薄與磚彷彿。且便於攜帶。旅行中權量多寡。以水化飲。自是妙品。倘提倡有人。改造罐詰。銷售洋莊。未始非中華一大財源也。

紅鬍子

紅鬍子者。東省馬賊之通稱也。其名所自來。未由考據。首領不一。各自爲股。股或數人。或數十人。多亦不過二三百人。無紀律而剽悍特甚。不相統一。故時有互鬨。其搶掠之道有二。有擄人勒贖。曰幫票。被虜之家。須探明爲何路何股之所爲。尋走門路。磋磨贖價。然亦有由賊定價。勒限以通知者。價之高下。視乎被虜者之身家。及其關係。倘逾限不贖。則被虜者必無幸。掠奪牲口。曰出販。意蓋謂奪於此而販於他也。遇官兵則權衡勢力。以定抗否。非必拒捕也。倘勢不敵。則四散走。遇追急。則沿途奪馬。以易其疲馬。術極嫺。故捕之者。每無如之何。惟爲害閭閻。而掠不及官。蓋此中首領。除陶什喀陶就撫於俄國外。均有張作霖馮麟閣之希望也。

陶什喀陶

陶什喀陶者。紅鬍子之最悍者也。部曲三百人。肆毒於熱河及直隸邊境。與東三省。飄忽不定。蹤跡詭祕。其行劫也。往往自率數十騎。驟出不意。無論城村有無軍警。均莫之敢當。槍法極神。縱遇大敵。能於百數十畝內下馬放槍。斃敵數人。上馬再遁。更能蹬身馬腹。以兩足拘馬背。兩手自馬後胯間放槍斃敵。有女絕麗。槍法尤神。遺其名與綽號。近日傳有一枝花者。擾於吉林。聞即為陶什喀陶之女。陶蒙古人。故恆仇於漢人。間及俄人。遇回人。則無有或免者。俄人患其悍。招撫而利用之。

建平學費

建平縣壤地褊小。興學無費。官紳艱於籌措。不得已花樣新翻。仰給於賊產。賊產者。籍沒當地馬賊之產也。凡籍沒賊產。除俵賞馬步隊外。官幕一再乾沒。所餘幾何。乃變價以充學堂經費。故該縣學堂日坐愁城。而三數學生。呀呀捧讀。其形式較三家村之私塾。或且不及。其精神更可想矣。

賊產

賊產除高粱麥子外。牲畜居多。有籍沒一家。而牲畜多至四五百口者。獲賊後地方官申報賊產於牲畜一項。必多報一二。以侈其功。數日後。乃報倒斃。陸續申報至案結變價。則向獲牲畜四五百口者。僅存一二成耳。其所謂倒斃者。實已全數出售。得價以飽其私橐矣。

青紗幛

秋間高粱未割。長與人齊。十餘里連綿不斷。馬賊之黠而乏技勇者。每利用之以藏身。出則掠奪行旅。謂

爲青紗幛。意在賊藏於內。可以望人。而人不能見賊。如人之藏於青紗幛內者然。地方官至秋後。每多派兵隊巡邏。比於內地之夏防冬防焉。

奸案

關外風俗醇厚。尊重名節。故奸案甚少。偶或有之。則地方官一年嚗著不愁缺乏矣。朝陽某富家有女字而未嫁。處閨不謹。通於戚某。已有孕矣。壻家聞而恥之。議解婚約。女父懼辱。願壽千金。以掩壻羞。議未定。有健訟者。激其壻且重辱之。乃慫恿成訟。府某集三造問是非。先不與斷。但令提女到堂質問。女父羞之。賂幕友求免拋露。幕報不能。僅允推緩堂訊而已。及訊期。女報病。官准之。如是者屢提屢賄。而屢報女病。延年餘。官幕腰橐已滿。案始得結。然女雖未經質訊。而家已中落矣。

燒鍋店

燒鍋店差徭最多。官役過境。往往借爲行臺。供張備極豐腆。宿室亦甚古雅。塞外行旅。得此殊甜夢境。余此役領有公費。所至均投旅店。抵黑水店。過惡劣。且不耐熱坑。衞兵力請往燒鍋。姑應之。兵即馳報。未幾燒鍋經理迎道左。拱余入室。室中陳飾古茂。補壁有板橋竇竹。峭竿勁節。的是眞筆。几上文具亦頗精潔。短僮伺客者數輩。一呼卽噭應。若惟恐客之不當意者。余隨僕一人。轉無所用。及飯。則八碟八碗。牛羊雞肉。無不畢具。所缺望者魚耳。蓋周圍數百里。無鱗屬生產地也。飯罷。經理王姓。就談於余。其人圓轉如意。貿遷老手。及詢以供張之故。初不肯言。堅叩再三。且告以余果鯫生而非狠吏。始稍稍言謂該店每月官吏供張多至十餘次。少亦五六次。其兵役查案過門。未有不投止者。卽不住宿。而茶點馬乾。亦所應供。此

風年甚一年。商憊不支。惟有增價倍水藉彌虧蝕云云。明日行。酬以五元。經理人詫爲奇事。蓋創見也。余飾言犒僮。三辭而受。余僕來告隨行馬步兵役伙食馬乾。亦均備辦。統一宿之供。所報不及所投。然余苟住店。尙無需此三分之一。兩俱有損。所利者兵役耳。蓋衞兵原有口糧馬乾。而車掌馬保。則雇約上固訂定不管人畜者也。

旅店

旅店非隨地而有。或三十里。或四五十里。始有營此業者。其地必爲一村落。然寥寥三五家。或欲購一雞蛋而不可得。飢旅過此。殊難爲情。幸宿站必較尖站爲優。宿站者。去著名城鎭每百里左右。必有一站。而尖站則每四五十里耳。其距離之度。以道之平坦與否爲準。蓋旅客常例。每日行百里左右。則宿。至四五十里則飯。而營業者。遂集此以逐什一。店皆土房。建築甚粗。門蔭大樹。夥伴貌多獰獰。令人慄慄。因憶施耐庵十字坡之點綴。或非理想。室中兩大土坑。客縱橫躺臥。狀類縛豕。坑熱炙手。因坑頭即係鍋竈。烟突出於其下。槐柯爇時。黃粱夢熟。亦兩便道也。入夜熱燥更甚。南人斷不能耐。余每以數坑桌支於其上以臥。及旦視之。則桌下蒸汽成水。淅瀝如珠。臭霧團結。迷漫盈室。初未知其所從。繼乃確斷爲人身所吐之炭氣也。

縣令威福

關外縣令。頗作威福。所謂天高皇帝遠也。縣令出門。或車或轎。儀制雖亞於內地督府。而尊嚴過之。人民瞻望等諸神聖。若離城公出。則馬步衞隊暨巡警兵。如衆星捧日。隨風而馳。蓋地方不靖。縣令多兼營務

處衙也。令有公費。年五千或六七千金不等。蓋因地屬蒙旗。借以設官。無忙可徵耳。然差供不多。倘恃此公費。勉爲廉吏。亦不至過於竭蹶矣。

鵝眼錢

余見小錢多矣、大抵出於私鑄。雖字跡模糊。輪廓不完。究尙具有形體。從未見如建平縣所行用之小錢者。錢大小形式彷彿衣紐之套環。孔較小而作方形。薄則與套環三一之比。多沙眼。幾於透光。百枚重率約與兩銅元比。每銀元換十二千枚。此皆以至小者比例言之。然大者相去亦復無幾。兌價則增高矣。各鄉不同。價亦相差。竟有相隔一二里而不通用者。錢法之壞。一至於此。

瑪瑙石

瑪瑙石。產阜新縣之蟒牛河。河已半涸。厲揭可涉。石散布於中。大如握拳。卽相差亦無幾。微質透明。表面與常石無異。故探者須於水中望而拾之。若涸置水旁。則皮相者將失之交臂。色各種均備。白者較多。紅紫較少。其白而中綴綠色水草者亦夥。土人拾而售諸錦州。磨琢成器。寶光洋溢。與尋常瑪瑙過無不及。銷路頗暢。胚料每百斤約洋一元。成器後亦不甚貴。余購歸甚夥。扇墜每值銅元二枚。紙烟管佳者每枚祗洋二毫而已。余得二枚。一猩紅如血。光可流轉。與紅寶石無異。惜不善保存。爲愛之者默攜去矣。一卽白而中間綠藻者。贈吳君侶伊。聞亦失去。噫、地不愛寶。而人獨懷寶何哉。

巴林石

巴林卽今之林西縣。荒僻不成部落。壘土爲城。及肩而已。居戶不及四十。縣署未建。茅茨土階。依然太古

遺風也。鄰城有山石皆光白。用刊圖章。最爲合宜。質與壽山相埒。而紅絲如絡。隱約成紋。倘留意斧斤。可得紋理如繪畫者。若觀音。若彌勒。若遠山近水。鬚眉生動。風景淸佳。化工之妙。眞有不可思議者。余倉卒間所得大塊。苦不甚佳。朝陽王太守迺斌。慨贈印胚一方。確係上品。惜亦不成紋理耳。

紅山石

離赤峯州五十餘里。聞有紅山者。山石皆作紅色。而石之稍平易者。卽有鉤屈如字。大如擘窠者。列於其上。皆作陰紋。疏密有致。深半指許。最奇者。卽一線石隙。人手不能探入者。側目睨之。亦同此奇景。土人謂爲天書。待有緣者而發明之。此赤紳李君林梓爲余述者。余欲探之。適至中秋。嚮導無人。且限期廹促。不便淹留。此願欲償。俟諸異日。

魚兒石

距建昌縣城二十里西北大新房子村。有土阜一。產魚兒石。石色甚古茂。質粗而鬆。易於剝落。但魚影縱橫。作紺色。鱗刺凹凸。活潑如生。長者寸許。甚勻淨。用作屏鏡。極有致趣。說者謂爲化石之一種。可留備研究地質之用。採法甚簡。墾地丈許。卽得。出土時。自成片段。惟質輭。見風始硬耳。余得三片。長尺許。闊六寸。爲建昌學董王君寅臣郵贈。後爲于君伯謙夏君同甫各取其一。所存碩果。亦已中裂。非復完璧矣。

塞門德原料

朝陽民房牆腳。多用不規則石塊支配而砌成者。其銜接處。以泥沙和石灰黏合之。雖年久不至殘蝕。且堅能耐斧。究其原因。則以本地泥沙石灰均有特別黏性。與尋常三合土差異。若加研究。用作塞門德原

料。當爲佳品。

皮張

皮張。爲關外出產大宗。卽羊皮一項。每年不止百十萬張。皆由各洋行設莊收買。如瑞記太古均有坐莊。車載牲馱。絡繹於道。倘能因而利之。當與南方絲茶同受歡迎。不然。賣生買熟。一轉移間受虧已匪細矣。

余在赤峯購山羊皮毯二張。狗皮毯三張。價只四元。其廉可知。

魚泡

泡子似湖由山水瀦聚而四無出路者也。開魯縣多泡子。產魚富而且巨。初以蒙人管理。恐傷風水。禁止下網。自經報効後。有集股創辦漁業公司以專利者。初次舉網。獲千數百斤。魚大而老。味亦鹹辛。數百里內素有無魚之歎。至是奉爲珍羞。銷路尙暢。惟三閱月後。竟絕其種。蓋泡係死水。魚無來源。所網得者。皆蒙人歷年禁止下網畜養以遺留者。且且伐之。能無竭乎。

元寶山煤鑛調查記略

元寶山煤鑛。爲赤峯山全治中鑛地最發達而改良最先者。余得其總理李君林梓之許可。介其經理李世臣君。縋井參觀。井口凡三。均係現開者。一深四十餘丈。一五十餘丈。一止六七丈。五十餘丈者。勢稍陂。余與李世臣君。改換裝束。短衣手燈。一如鑛工。自午後一時半。於此稍陂之井。由騾力磨盤之鐵軌漸縋而下。歷一刻鐘。及地。參觀五小時。尙未走徧。因煤氣過重。不能再進。反縋而登。鑛中每場約六七方丈。高約一丈餘。隨開隨支以木。每場必留一鼻。『鼻者牆之謂也。鑛工忌諱。故云然』厚尺許。再開一場。遞開

而進。此井計五十餘場。場地甚潔淨。不留煤滓。以防自燃。至所燃之燈。均用蔴油。烟煤磅礴。近風洞者。尙可見人。過遠則對面不復識面。而且燈作紅色。奄奄欲息矣。其風洞開在平山。不易得風。即有亦不能及遠。余因勸以改用安全燈。以防危險。裝設風筒。以流通空氣。並爲繪一草圖。李君頗韙余言。議即改良鑛工總計二百餘人。木匠、鐵匠、編匠、皮匠。均不在內。局中管食。按貨給資。牲畜畜有數十頭。田畝積有三百頃。林木數十叢。兼收並畜。局中所需。無用外求。規模井井。實爲一完全商辦之事業。而李君尙有十年後林木不敷。受制於人之慮。亦可想見該鑛之精神矣。惟所產之煤。遠損開平。在鑛時堅不可斫。出鑛即易分碎。如有極大煤塊。經風一月。碎如泥沙。燃時烟氣又重。故銷路僅止赤峯。全屬其他原因。有礙銷路者。則運費太大。錢法過壞而已。且土法開採。未免難盡地利。該鑛自井口改用鐵道後。由井運煤。人工較省。而成本轉蝕。推原其故。則以鐵器運自口內。運價倍於貨價。至不能因利其利耳。後日鐵路敷設。交通便利。該鑛煤質雖損。其發達當未可限量也。

撰山子金鑛調查記略

撰山子屬建平。有金鑛局一。官督商辦。除監課由熱河札委外。悉歸督辦黜陟。督辦張姓。遺其名號。聞係張燕謀君之姪孫。蓋鑛即張君私產也。鑛現開者三井。全用土法。深者三十餘丈。中無階級。僅恃木椿嵌入石縫。以資接足。故上下頗艱。砂線寬只一尺。開採時間用炸藥。其砂淘金不一。有一斗淘金一分餘者。有一斗淘金數釐數毫者。每月產金四百餘兩。以六分升課。鑛工計五百人。由排頭管束。工食亦由排頭照管。其淘得之純金砂。則由局發價收買。每兩金砂發給洋錢五十餘串。合制錢二十六七千文。其收金

之天平。每加重成數。如金砂一兩。以一兩二錢上兌。以補火耗。惟不得攜金出局。更不得售金局外。法令甚嚴。聞局中司事薪水。每月不及十元。年終花紅。則倍蓰不止。其購買私金者無論已。

朝陽府赤峰州兩屬調查記略

己酉秋七月。直隸贊助南洋勸業會設立出品協會。派員分赴各屬。調查工藝物產。余於是役。初僅朝陽一府。後以赤峯地僻多險。奉委者多繳札辭謝。因以屬余。余素富冒險性質。遂亦應命。於七月十六日出發。搭京楡汽車由山海關至錦州登陸。前進時青紗幛起。鬍匪出沒。綁票出販。聞不一聞。且山水纔退。道路未修。迂迴曲折。幾經險阻。至九月十九日返抵津門。計歷程途三千。時日二月。雖竟其事。實未蕆功。蓋限期廹促。地方錮蔽。著手維艱。地利難盡。職之罪乎。非敢諉也。姑撮大略。錄供參考。關外地屬蒙旗。除開魯林西兩縣由蒙王報効外。餘均借地設官。地廣民稀。久安僻陋。工藝二字。未知所用。朝縣赤峯本係縣治。近年改建一府一州。而各屬縣惟建昌仍舊。餘皆新設。縣治衙署且有未建。城基亦多未定。權限更有未經劃分者。如阜新衙署設於綏東治下。尤爲可異。縣地居民有三數十戶者。有百數十戶者。買賣以牲畜皮毛爲普通商品。餘僅備居民日用之粗貨而已。至行政概略。則以朝府綏邑昌邑赤州爲規模粗備之治。學堂首推昌邑。巡警莫劣於赤州。而錢法尤壞於建平。商會均以一二老於市井不知春夏者。充其數。至新政名目。有以一紳兼辦數事者。有以一學堂掛四五牌子者。工藝僅建昌有織布廠一區。因陋就簡。告朔犧羊而已。赤峯有工藝局。而無款無人。更無一事可辦。朝府昌平二邑均有罪犯習藝所。三者比較。朝府爲最。然亦具體而已。鑛產最富。赤州之西元寶山。平邑之撰山子。余經入井勘驗。餘亦細加調查。

其已開者。列表備查。其未開者。難以僕數。地不愛寶。久而必宣。余甚有望於後者。糧食本爲關外大宗產品。然皆高粱麥豆而已。本年朝府以北。均不見佳。赤峯屬有不及往年三之一者。林業均有經驗。惜少研究。民情強悍。馬賊充斥。有股賊陶什喀陶者。爲最悍。劫掠之事。日有所聞。東擊則西竄。南追則北擾。居民行旅。悉受其害。余行經之地。先一日。被劫者有二。天氣寒冷。沿途經雪四次。厚可尺許。山頂積雪不化。河流亦皆凝凍。物產以牲畜皮毛及蘑菇爲大宗。工藝品則赤峯之栽絨毯。綏東之馬鞍爲佳品。自鄶以下無譏矣。行政官由熱河都統委任。直隸並無統治之實。龐雜淩亂。難乎爲治。烏乎。誰階之厲。余乃知種種不治之原因矣。

附錄朝陽府赤峯州兩屬鑛產表

鑛質	地名	距城里數	升科
烟煤	南三省	朝陽府一百六十里	一五
又	黃金溝	同	同
又	黨金溝	同	同
又	葦子溝	同	同
又	白棗樹溝	府二百里	同
又	小札蘭子營	三十里	同
又	三義棧	九十里	同

又	悅家溝		同
又	尖山子	一百十里	同
又	大梁崗子	一百六十里	同
又	水泉溝	阜新縣城東百五十里	同
又	西元寶山	赤峯東南六十里	同
無烟煤即焦炭	興隆溝	朝府六十五里	同
金	台吉營子	朝府七十里	同
又	賴曼溝	朝府西北八十里	六分
又	小搭子溝	阜新縣一百五十里	同
又	金廠溝梁	建平縣北一百十里	同
又	霍家地		同
又	各重谷	建平北二百里	同
又	撰山子	建平西北一百二十里	同

（完）

院本
儀鸞殿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玻璃版畫册目錄

徐熙百花圖長卷	一套	一元
曹大家女箴册	一本	三元
李龍眠白描九歌册趙仲穆行楷題辭册	一套	八角
閻仲彬蕙山石隱圖	一本	三角
沈石田靈隱山圖卷	一本	一元四角
沈石田移竹圖	一本	五角
文徵明瀟湘八景册	一本	八角
仇文合璧趙飛燕外傳全册	一本	二元
仇文合璧西廂記全册	二本	四元
董文敏秋興八景册	一本	一元五角
童西爽花鳥草蟲册	一本	三元
藍田叔仿古山水册	一本	一元
石濤畫東坡時序詩册	一本	二元四角
石濤和尚花果册	一本	八角
龔半千山水册	一本	一元二角
呂半隱山水册	一本	一元

黃端木孝子尋親圖	一本	一元八角
黃尊古山水册	一套	六角
黃尊古仿古山水册	一套	八角
高澹游山水册	一套	六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册	一本	八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册	一本	九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册	一套	八角
惲南田花卉册	一本	二元四角
惲南田花卉王石谷山水合璧	一本	一元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一本	一元四角
王石谷山水册	一本	一元
王麓臺山水册	一套	八角
王麓臺仿古山水册	一本	一元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册	一本	一元八角
蔣南沙花鳥草蟲	一本	一元六角
馬扶羲花鳥草蟲册	一本	一元二角

華新羅寫景山水册	一本	一元四角
馬江香女士花鳥册	一本	一元
馬江香女士花鳥草蟲册	一本	九角
黃癭瓢人物册	一本	一元二角
黃癭瓢人物花卉山水	一本	一元
羅兩峯鬼趣圖	二本	三元二角
蔣銕琴地支十二屬圖	一本	一元
邊壽民魚雁花卉圖	一本	一元
邊壽民蘆雁册	一本	一元
黃小松山水册	一本	八角
戴文節銷寒畫課册	一套	八角
戴文節仿古山水册	一本	一元二角
翁小梅花鳥草蟲册	一本	一元
王小梅人物册	一本	一元二角
費曉樓仕女册	一本	一元
南湖詩意册	一本	二元

右●橫式册二十種　山水風景册十一　山水花卉合册一　花果蟲鳥册五　人物仕女册二　動物屬册一　●縱式册十二種　山水風景册九　花鳥册二　人物册一　●放大册三種　●山水風景册一　花卉册一　仕女册一　●文仇合璧册二種　人物仕女　另册十一種

（丙小三十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儀鸞殿自序

昔者樊樓簫鼓北宋以還建業春燈皇明斯熄釵鈿寂寞玉環信足傾城情豔芬菲孫槃未可無記已則有賽金花者人居吳苑名孃玉京翦蓮涇以流波對靈峯而鬭黛菱歌唱徹一水皆香玉牒招來三生鑄孽鴉梁乍渡鳳侶斯嫺官柳市橋薄蜀伎送行之什軺車載道正班生內選之年爾乃牡騑騑被祁祁上河邑出皇畿駕玄鼈以爲梁勅青鳥以通辭浮槎雲漢之水棹歌滄浪之涘侍讀學士乃亦有要狀元夫人居然陪使時則海外瞻其風華宮中羨其窈窕被素女以羽衣勅青娥以帝詔琉璃倩影絕世雙姝樽俎新盟瓊宮兩好豔譽既蜚情緣乃肇望征人於千里芳草路長惜錦被於半牀玉閨春小遂令過市羊車獨賞相思鵲調仙葩無主時貽方朔之桃迷津有緣竟贈安期之棗繼乃楊惲罷官相如不壽玉容無恙覆水難收領花光於上苑記姓氏於歌籌屈瀛洲之舊侶居邯鄲以與儔時則延秋烏啼汾水雁飛銅駝埋於荆棘玉龍入於塗泥馬嵬之輿蹕未還燕都之客師久駐將軍煊赫未忘賈女之香宮殿邱墟遂反蒯侯之劍於是議和宰相與之周旋百勝將軍承其風指鶼鰈之盟新修秦晉之師齊輟四郊烽火賴香唾而不驚半壁山河藉纖手而扶住是不足稱一代豔史千秋傳奇者乎

儀鸞殿

小鳳

第一齣　催妝

(旦睡妝曉起上)(長相思)鶯解歌燕解歌繡帷春醒一身酥可能勝綺羅羞也多喜也多天孫忒煞破工夫妝成未渡河奴家傅彩雲北里班頭南州色選擷吳宮花草之英獨蜚豔譽支江左風華之局雅擅新聲花國臚傳擢幽芳於第一分司豔唱廻青盼於無雙昨晚來了今科廷試進士及第的洪郎文卿團玉爲情搓香作骨洗馬清癯羊車過市子夫天麗鴛牒成盟下嫁蘭香早許明珠量去墮樓梁氏敢辭寶馬駝來吾家阿姆爲洪郎是個當地貴人已許奴家脫籍約今日鼓吹來迎只奴春意欲酥新妝未竟對着這豔瀲朝曦窺人眉嫵恁生發付也(貼捧妝具上)姑娘喜也姑娘喜也阿姆正忙着叫奴來說與姑娘洪府香車料想便到來催姑娘上妝哩

(金蕉葉)(旦作梳妝介)等閒肯上玉人頭鸞笄銜玉凹眼底畫眉夫婿曾修到幾生豔福

(丑扮鴇婦上)掌上搖錢樹門前急色兒狀元配婊子天地本無私姑娘妝成了沒有(旦起迎介)還沒梳洗呢媽敢乏了坐着罷(丑)呀姑娘你今天是金昌亭畔的傅彩雲明朝便是狀元府裏的新夫人了我捧着臂趨奉還來不及敢受姑娘這般的客氣麽阿娥姑娘妝梳你怎呆呆立着還不把新開盒的玫瑰脂勻着(貼笑介)怪不得阿姆喜得眼都花了奴正助着姑娘抿鬢脚翻說呆立着可知等一刻就要做狀元爺的小丈母哩(丑笑介)啐誰花了眼呢姑娘這兩股鸞釵是箇上頭的大禮待我

來替你簪上罷

(五更轉)(旦含羞低頭介)(丑取釵簪旦介)(旦)鈿一盒釵兩股兩心誓無他伊人如玉醫得心頭可祗恐今生天教命薄不祥人誤洞房停紅燭

(丑)審姐兒是天生祥物你不見那班大人先生們娶小老婆愈多升官發財的愈快麼包管你這一去保佑得洪狀元榮名百世哩

纏頭萬貫成一諾奈他下嫁蘭香情緣成錯

(丑)哈哈姑蘇傅彩雲做了天上杜蘭香我鵠兒要篡王母仙位了這些門面話是做倌人的本等只從今日起還該收拾乾淨去做好人家模樣呢(旦低頭不歡介)(丑着呆介)(貼)媽還是這樣多嘴多舌的可知姑娘不舒服哩(丑賠笑介)原是我多嘴姑娘你且打疊起愁顏早些畢妝罷(內作鼓吹介)

(丑)誰家娶媳婦這樣早便打動起鼓樂來(旦笑介)(丑)好了好了姑娘笑了(鼓樂漸近介)(雜扮龜奴上)馬來佳名六阿叔出身十棄行稟本家大事不好了(丑驚介)甚麼事(雜做鬼臉介)一班體面強盜鳴鑼聚衆的來搶彩雲姑娘哩(溜下)(丑)呸姑娘狀元府鼓樂已到快些更衣我要去張羅外邊哩(下)(貼替旦更衣介)

(梧桐樹犯)(旦)春心何處多剗地垂金縷儘笑倒鴛鴦雙棲繡碧襦雲裳翠帔披纓絡自愛好天然奪綺羅問溫香輭玉今誰屬換情懷前宵偷解迎拒渾無那

(貼)一經新妝豔容煥采姑娘你此去祥徵早在這翠眉春色中發露了(內誦催妝詩介)楚水巫雲

各一方名香百合促新妝天諸才子佳人眷徹地笙歌出畫廊（貼）外邊唱到催妝第三疊了姑娘出房罷（雜張燈上）姑娘再不出去要急煞狀元爺哩（內鼓吹介）（旦含羞起立介）（雜張燈導旦下）（貼）姑娘一去這室中寶匳明鏡便黯然無色起來這是鸞儀殿的第一齣待奴來串箇弔場尾聲罷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下）

第二齣　註史

（小生輕裘晏服上）丹院花光傍禁城御前撤燭禮儒臣宋祁終負新唐史不若丹黃註古人小官洪鈞文卿吳苑舊家瓊林新侶瀛洲仙伴曾爲房杜陪從春殿賡詩敢繼岑高逸韻齊璇璣以衡才天宮擢典量瓊珠而作聘金谷新妝前時衣錦鄉邦彩雲入夢今日分香宸苑緋紫爲囊每日從翰林院回來名香淨室悅目賞心與其同年兄輩酒食徵逐不如將平生抱願未了的元史詮註一回翻覺墨香筆韻心怡目悅也

（玉交枝）香浮御袞臚傳到南國書生握驪珠生逢明聖敢汗顏下第劉蕡待將這胡元舊史作千秋金鑑粉白鉛黃上紫宸

這是地理志了塞外要荒隔絕萬里地名經譯稽索大難須考證詳確方不致笑罵萬世（作翻書介）（貼捧茶上）寧爲才子婢莫嫁牧豬奴老爺蓮桂湯在這里（小生）放下了夫人安歇也沒有（貼笑介）夫人那得便安歇几自倚着薰籠候老爺宵飲哩（生）你去把攢盒移來請夫人到書房說我要對佳人斟美酒賞奇書呢（貼含笑應下）（丑扮僮阿福傳帖上）會館中送來這帖兒要請回片呢（小生接

讀介）翼午崇效寺文醼便章候光鄉弟潘世恩訂（笑介）龜巢老人淸興不淺只名士無好宴即席一咏又是逃不走的哩（囑阿福介）快拿回片去說明日必到就是哩（丑）吠（下）（旦扶貼貼捧盒提燈）（旦）洞房且卻珊瑚枕午夜來陪蛺蝶杯老爺好興致也（生起迎介）擾卿淸夢難爲了一雙蓮瓣了（旦）橫豎孤眠無緒算得甚麼只爺入值辛苦也合早些安歇呢（坐介）（貼設杯箸斟酒介）（旦起勸飮介）（生回勸介）（旦）爺終日把這書圈註得五朵絢爛的做甚麼（生）這是元史啊（旦）甚麼叫元史（生笑介）元朝一代事蹟的便叫元史譬如我們曩日的遇合以後有好事的妝點着做起兩人的事蹟來便也合叫才子佳人的豔史哩

（前腔）（生）冕旒金粉著千秋各有典型倩龍門重描粉本付孟堅別撰奇文從容待我評花品玉焚香珥筆傳佳人

夫人你道好也不好（旦）得侍粉郎已逾福命這非分之望今生所不敢呢（生）這算得甚麼飛燕玉環俱有專史如卿絕豔難道便不及古人麼（旦笑介）老爺醉了那飛燕玉環一朝妃子怎將他比起妾來虧沒有都老爺在側不然張學士參得李爵相老爺是個翰苑新進這罪名便也不輕哩（生大笑介）夫人俊辭逸響沁人心脾對此佳人狂生要故態復作哩（連勸旦介）（旦半醉乞憐介）（生醉介）（扶旦起介）夫人既到醉鄉會須攜手香國良宵易去莫被錦衾笑人（貼攜燈介）（生旦偎倚行介）

（尾聲）晚妝越靚着微酣芳心警待眼底溫存心頭厮搵

（貼）老爺夫人仔細呀

(生)銅龍鳴禁漏　(旦)寶麝燼餘香

(生)薄醉難爲夢　(旦)含羞耐盡狂(同下)

第三齣　墜簪

(貼上)咦夫人呢他這幾天神思恍惚纔出了妝閣一霎時到那里去了(作聽介)那不是書樓上琴聲除了夫人那個會彈這新鮮頑意兒(作上樓介)(場上設風琴旦暗上彈介)(歎介)六市春深素心誰解琴兒琴兒你那知音安在啊(貼)夫人說琴兒琴兒你那知音安在啊這是句甚麼話兒我且湊回趣去(進書室介)(笑介)夫人知音人現在只沒緣法的便咫尺千里呢(旦)啐(貼)纔聽得鏗鏗鏘鏘的怎擱着不彈了(旦低頭不語介)(內作鳥鳴介)(貼)夫人你聽小鳥當春也知唱和大人自秉了俄國欽使軺車一去竟信也沒一封來可知閨中人爲郎憔悴哩(旦歎介)(貼)古人說琴書消憂夫人你試彈一曲婢子先替你爇盒合歡香作佳人清供哩(爇香介)(旦彈介)(貼)

(降黃龍)豪竹哀絲差他旖旎一聲聲裏離鸞別鳳賺盡人間紅淚不道纖纖女子勅情天來腕底這便是着意爲歡在心成志

(旦啐介)賤人你便懂得這許多(貼笑介)婢子雖不及回頭顧曲的周郎卻算箇慣猜詩謎的杜家呢(旦)還要嘴硬罰你箇挑逗主婦的罪名候郵船攆還你蘇州去(貼)婢子再也不敢嘴硬了(旦)討饒了也罷從寬罰你依着琴聲唱個曲兒來聽(貼)當得只夫人莫又多心啊(旦微笑彈介)(貼唱介)

(滾)紅顏耐幾時紅顏耐幾時問瑤琴知未知誰啊鳳求凰解釋得惡相思誰啊傍西廂

投止蒲東寺誰啊闞東閣延及司香侍誰啊河陽擲果姿韓掾偷香技再少箇撮姻緣氤氳使

（場內作喝采聲介）（旦）誰在樓下喝采好去看來（丑扮華德西末副淨老旦扮遊人上）好新鮮歌聲啊（末）這是中國公使館這歌聲卻似大道倡當街賣唱的聲調（副淨）莫亂說他們是箇禮樂之邦甚麼韶濩哩大武哩你只聽不出罷了（老旦）那里是這些名樂前年我也到過中國那上海福州路一帶婊子窩裏唱的卻好同這聲一樣的呢（末副淨老旦合）哈哈公使館變了婊子窩這也算一時佳話呢（末副淨老旦下）（丑作仰望介）（貼開窗俯視介）（急縮身介）夫人你睄樓下有新鮮頑意兒呢（溜下）（旦憑窗俯視介）（丑飛眼含笑介）（旦含羞凝注介）（貼暗上介）（旦墜簪介）（丑拾簪介）（旦）呀（貼）呀（旦）你呀甚麼（貼）夫人呀得婢子也隨着呀哩（旦倒椅上介）（貼）呀不呀不值甚麼只這鑽石簪兒夫人要也不要哩（旦）什麼不要快下樓去拾來（貼笑介）怕夫人正望有個人拾去呢（下）（旦悄起偷望窗外介）（復坐介）（復起望窗外介）（躺向榻上介）（貼上）（旦）簪可拾還來了（貼）早被人拾去了（旦）誰拾去便問誰要啊（貼）誰不向他要去那殺千刀的（旦）你怎罵起他來（貼笑介）夫人捨不得他婢子便叫了聲他他非但不還且說出許多話來（旦）他說甚麼（貼）他說的啊他說

（前腔）向夫人致意向夫人致意拾瓊釵成連理聽瑤琴銘心肺再拜窗前志心朝禮他年重到海外桃源備誠心謁仙子

(旦)啐(貼)這是拾簪人說的夫人不犯啐起奴來呀(旦)誰叫你去問他容他說出這些話來(貼)奴原沒問他呀他自這樣說不說時又擔了個部署不周啊(旦低頭不語介)(貼)外國人的榜子手段原也比中國進化多呢(旦佯怒介)你說甚麼(貼)奴沒說甚麼(旦)唉奴才奴才我也懶得同你說話把這兒收拾好我要去歇息了(作懶態下)(貼)你看夫人得了這信連說話也懶了咳夫人夫人

(尾聲)幾聞邂逅西廂事瞞過紅娘眼底一樣琴心誤人間佳麗

呀連這大人手置的簪兒也不問了

漢皋神女解相思　玉佩珊珊贈與時

醫得相如消渴疾　瑤琴一曲許人知(下)

第四齣　獲圖

(小生)宮花插帽壓鰲頭萬里星軺出薊州敢以書生輕計略讓他定遠獨封侯下官洪文卿早年科第冠冕瓊林絕域行人折衝樽俎在俄京駐劄三月仗着兩國無間還虧千秋有業朱鉛案左將元史箋註完畢更喜離去俄京時得了張中俄界地的祕圖細細考訂不特補我註史闕漏還可當作釐訂國界的眞詮今日明窗靜晝不免將此圖展開與元史考證一翻阿福那里(丑上)羊酪嫌騷牛排怕老不如歸去菜香飯飽大人何事(生)你去把紬箱中藏着的地圖拿出來掛在壁上(丑)吠(下)(生翻書介)(拍桌自負介)洪某洪某你得了這祕圖好僥倖也(丑捧地圖上)(掛介)大人地圖掛好了(生起介)(指點介)

（武陵花）萬里邊圻葬盡黃沙戰士魂指點河山咫尺記得胡元鄉井迴波南下斡難河連峯東走興安嶺看水環山抱黑森森是先王疆理天塹限玄冥長白嶙峋一角珠申管領東去關山薄海溟西來鐵騎蟠郊坰上喀碑高卡倫煙嗔歎金甌有恨一紙千鈞我便要筆尖橫掃莽風雲絕漠秋高起漢旌

（丑）大人這地圖花碌碌的到底是甚麼頑意兒（生）你懂得甚麼還不看茶去（雜送邸報上）（生坐讀介）呀俄人竟硬把我索倫占了（又看介）還好還好曾爵使是個有作爲的人有他在裏邊主持諒還沒甚大害（綱報沉吟介）且住中俄界約糾葛了百餘年總沒個了結不趁這機會斬籐斷葛的訂個結實後患正多我今既得了這地圖不免鈔個副本送到總理衙門去做個交涉考證有何不可（再看邸報介）妙啊香濤既入了總理衙門我只索寫個私函把副本寄給他更易爲力了（寫介）

（前腔）故人榮幸軍國平章倚寵膺長蛇封豕窺吾北鄙胡馬南侵折衝樽俎仗宏謨河山指掌描參證琳琅片幅抵多少庭諍閣議彈指定紛爭

呀且住他們雖得了這副本沒中國歷史上確切的鐵證不難被俄人一駁無辭倒不如向信上透些風聲趁這機緣携彩姬故鄉一走他今也渴念着山塘畫舫虎阜香車呢（作沉思介）（寫介）

誤我長纓回首天涯悲哽萬里負君前席問年來鑄錯在虛聲

（自讀介）有這幾句話包管要丹書萬里徵召入京哩（丑上）大人夫人問大人出去也不（生）夫人什麼說（丑）夫人說落霞夫人約着去赴宴的呢（生）請夫人自去罷我還有公事沒了呢（丑應下）

（生重寫介）

拜祝彤庭皇輿整頓更至誠問訊父老搢紳海天晴好軺車在應有仙風送彩雲

阿福你把還地圖送到內文案房叫他們照樣畫個副本不許漏洩（丑）呋（生）你看時候尙早落霞夫人那裏料得尙未開席倒不如也到那里陪着彩雲免得他獨自歸來哈哈勝遊不再這信一去不上兩月包管在宣南傳詩鬬酒哩

（尾聲）一封書去功成定萬里難拋故國情彩雲呀好端正繡幰朱車入帝京（下）

（丑）大人去了且把地圖送去再樂我的

持節天涯託主賓　居然合喚作陪臣

他年煊赫榮歸日　海外奇談嚇煞人（下）

第五齣　祭珍

（付老旦扮內侍上）

（水底魚）頭白啼烏延秋門上呼翠華遙去鈴鐸雨中多臙脂新井可是馬嵬坡可是馬嵬坡

（付）黃衣五夜聽傳呼（老旦）玉漏聲殘警信多（付）前殿淒涼秋月冷（老旦）四郊烽火燭銀河（付）俺的哥你看乘輿一去宮殿沉沉今夕兩宮正不知駐蹕何處（老旦）聽說今日辰正纔從頤和園起駕怕還沒出宛平地界呢（付）可憐昨宵此刻還是燈火六宮金吾簇護不上一晝夜便只留你我

兩人守此空殿了（老旦）咳老佛爺萬壽雖高聖體倒還康健只萬歲爺十年幽閉憂能傷人宿痾未祛新愁又作去挨這長途風雨正不知如何憔悴呢（付）帝后此去仗着沿途保護總也不妨最可憐的是珍娘娘多才招嫉隕身宮井老佛爺盛怒之下連萬歲爺身爲天子救不得美人一命這一段長恨怕眞成綿綿無絕哩（老旦）俺們今日橫豎沒第三個人在宮中倒不如偷向中華宮前爇香一祭也算不負珍娘娘平昔慈恩（付）使得俺們快去（繞場行介）（老旦）咳珍娘娘你生英死靈眼看着這凄涼宮殿知地下傷心更勝人間十倍哩（付）娘娘的靈魂合早飛追上聖駕去哩那里還耐煩留在宮中（停介）（合）到了香燭酒菓呢（老旦）把老佛爺供佛的借來一用罷（下）（付嘆息介）（老旦捧香燭酒果上）（付陳果爇香介）（老旦燃燭介）（各跪獻酒介）（貼扮宮娥上）（唱）時歌舞月冷到帝王家誰吃了猻猙膽的三更半夜的在這殿庭焚起楮帛來（付老旦焚楮帛泣介）珍娘娘祝你來生懺了聰明再懺富貴兒惹這窮天寃孽罷（貼點頭泣介）（老旦）呀珍娘娘靈魂歸來哩（躲介）（付）呸那里來這鬼話（老旦）你聽這不是麼（貼微歎介）（付驚顫介）（見貼介）（拉老旦作手勢介）（同跪下介）珍娘娘你是慈悲在生前的莫嚇着奴才罷（貼轉身介）兩位總管奴是娘娘梳頭宮女爲見兩位私祭特來陪饗的啊（付老旦）呸（立起介）倒跪了一會兒（貼）殘香未燼待奴也磕幾個頭（跪介拜介起介）（付）俺的哥這姐姐也是個有良心的俺們三人遺落在這冷清清的宮殿中橫豎也睡不成倒是團坐這殿前把這祭餘酒果消些永夜罷（貼）奴不會喝酒（老旦）不喝酒也坐一會兒（各坐介）（付斟酒介）（各飲介）（老旦）姐姐你是個有名的永新念奴今夕對着這般愁緒還是賞個曲兒來消遣罷（貼）奴那里會唱（付）

姐姐不肯賞賜俺們也罷只當着秋宵私祭借他古調作吾挽歌也算侑了珍娘娘呀（貼微唱牡丹亭離魂介）（集賢賓）海天悠問冰蟾何處湧便玉杵秋空憑誰竊藥把嫦娥奉甚西風吹夢吹夢無踪人去難逢須是神挑鬼弄在眉峯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泣介）（場內作呼噪聲）（貼老旦付驚介）（老旦）呀這不是聯軍傳令聲麼（內作遠遠礮聲介）（貼）怕又是拳匪的搶刼哩（付）他們早脚底朝天的跑了那里還敢在聯軍脚下放一槍半槍兒（老旦）聽說聯軍司令叫甚麼瓦德西將軍的因我們殺了他國的公使定要刻意的蹂躪宮禁明天要强來佔着儀鸞殿做司令部呢（貼）眞有這句話麼（老旦）總有七八分實在哩（付）管他來也不來俺們且喝一宵酒再說姐姐你把這離魂唱完了罷（貼搖頭歎息介）指顧琳宮由人牧馬還那有心思唱來俺們收拾了罷（老旦付合）咳俺們收拾了罷

（節節高）（合）西來胡馬刼後銅駝禁城高迴驚烽火景陽井胭脂恨誰堪訴珠簾寂寂夜沉沉君王下殿胡兒怒明朝龍馭著羊裘何年一洗千秋汚

咳俺們收拾了罷

（付）八駿西馳玉宇空（老旦）臙脂誰奪漢家紅

（貼）仙人去後無消息（合）自向深宮泣曉風（下）

第六齣　初懺

（旦上）萬花低首拜枝頭仙種移栽自十洲夢斷瓊樓千里月漢宮禾黍正油油奴家賽金花原字彩雲姓傅獨擅奇姿曾經滄海金龜夫壻命短長卿黃鵠餘生竟成馮婦自洪郞故後不合心猿無主重

隸教坊拚個人不知把奴當個小家薄命倒也罷了偏他們都喚奴做狀元夫人叫奴應既不敢拒尤未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低徊往事眞個不堪回首呢現在兩宮西去百揆星散那聯軍便不洗城只兵荒馬亂那里是賣歌糾酒的時候要走呢纖軀弱質那里能偸度敵營咳賽金花賽金花你若始終不負洪郞管今夕正在山塘畫舫平章水月哩

（桂枝香）淒涼回首一事一回難受病相如可憐消渴癡雙文忒嫌郎溜鎖雙蛾眉痕依舊是伊人去後伊人去後

你看燈花欲吐蟢子淚垂可不是笑奴作孽特來揶揄的麼

嘆孤鸞喪偶是孽緣自受負心人天難宥甚燈花可卜勸蟢子去休

咳前塵如夢負己負人原只得丟開不想只奈何他苦苦的兜上心來記那金昌亭下雲英初嫁時節啊

（前腔）洞房春晝廿四文鴛初繡

記得大夫人殷勤攜着奴說道老爺指顧上京願妹替妾爲郞調護罷

使佳人好去扶持諒居者尙操井臼伴夫壻封侯夫壻封侯

奴那洪郞當日啊

屈文章魁首供蘭闈奔走爲歡娛操心透遲眠陪刺繡早起看梳頭

夫壻多情人間尙有只紅顏萬里跨海壯遊屈指古今還有那個記當日啊

第五集

（前腔）倚危欄雲天亂走莽重洋螭龍所守趁長風着對鴛鴦問支巫當年知否效磔格軥輈磔格軥輈向胡兒攜手壓胡姬低首望神州一天殘照涇萬里暮雲浮

更記得鈿車密召春殿蒙恩與皇后比肩攝影時節后笑撫奴肩喚奴作東方第一美人咳謦欬九天獨垂青盼天原沒負奴賽金花這絕世奇姿啊

（前腔）銅壺夜漏宮車暗走似珊瑚網到西施險拉與君王消受

那時與后娘娘攜手同攝的小影兀自藏在枕函

喜花開並頭花開並頭畫中攜手評量個環肥燕瘦乍回眸枕函餘豔蹟雲水隔瀛洲

那個時節誰不豔羨奴來可恨那刁鑽促狹的小斷生生誤了奴半生

（前腔）聰明骨透顯慇懃主人背後忒刁鑽覷破惺惺說情願貼身侍候

這小斷眞弄得奴沒奈何呀

便欲休怎休欲休怎休是自家人口比不得出閨露醜儘綢繆吃虛裝主婦紆貴訂鸞儔

從此春心一動到處沾泥記得那日趁這小斷他去在書樓上彈琴又彈出了一段孽緣來

（前腔）茜窗春晝瑤琴初奏是偶然綠綺彈來被伊行紅情挑逗便天涯翠袖天涯翠袖輕付與春痕涴綴心香溫透輭兜兜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

（內作刁斗聲）你聽客營人定刁斗宵傳四壁寂寥獨留奴這刼後餘生般般向心頭提起可不愁悶煞人

（長拍）嘆如今懺悔都難懺悔都難沉沉午夜警芳心四郊刁斗百二春光剗風花一夕成秋猛可上心頭覺別是一般懊惱一般僝僽生作金昌歌舞女敢註定不死難休趁今日聰明看透合與君王同運禾黍油油

（內作鷄唱聲）

（短拍）聽晨鷄啼動晨鷄啼動知否明朝此際載離魂蘆溝橋頭記當日豔跡遍歐洲渾不似這番淒涼出走拚此去燒香拜佛結束到蘇州

（內再作鷄唱聲軍號聲）

（尾聲）嚴城笳鼓擁千夫將軍赳赳問可有雄冠劍佩當日鴛儔（掩淚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65748

憶憶詞

憶憶 調寄菩薩蠻　釧影

瓊閨月暖無人處最難忍受嬌無語蘭麝散幽香落花風正颺
生來情性皺悄惹鶯嗔咒惆悵倚斜暉王孫歸未歸

憶憶詞 和釧影　晚秀

年時草草銷魂處相逢苦怨無多語寂寞鈿車香簾波靜不颺
酒痕衣上皺負汝銀屏咒罵閣倘斜暉奈何人不歸

憶憶詞 和釧影　明星

瓊樓惆悵留春處笛中吹出相思語一院裊餘香風花昨夜颺
肩痕顰鏡皺曾照櫻脣咒羅幙送殘暉催人無那歸